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五冊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建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建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五册　目錄

第十七卷　清代（上）

附圖十五—六四七　鄭成功收復台灣後之台灣地略圖

附圖（計五十四幅）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五冊

第十七卷

清　代（上）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五册

第十七卷 清代（上）

第一章 清代全般大勢

第一節 清代盛衰概況

清自其太祖努兒哈赤于西元一六一六年（明萬曆四十四年）稱帝，建元天命，國號後金始，歷十二帝至西元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亡國，共歷凡二百九十六年。在此近三百年之歷史中，其盛衰概況，概可分爲三期，玆述之如左：

清代帝系及年歷：

太祖努兒哈赤（12）——	太宗皇太極（17）——	世祖福臨（18）——	聖祖玄燁（61）——
（年號，天命）	（天聰，崇德）	（順治，六歲即位	（康熙，八歲即位，十三
公元一五八三薩爾滸戰勝	元年征朝鮮	十三歲親政）	歲親政）
一六一五定八旗兵制	二年征蒙古、察哈爾	元年（一六四四）入關	元年明桂王被殺
一六一六稱帝	改國號大清改元崇德（	多爾袞攝政	二十年三藩平

一六二六死

一六三六）
再征朝鮮
十六年洪承疇降

二年滅李自成
三年滅張獻忠

二十二年台灣平
三十六年外蒙古平
六次南巡

——世宗胤禛（13）——高宗弘曆（60）——仁宗顒琰（25）——宣宗旻寧（30）——

世宗胤禛（13）
（雍正）
青海蒙古略定
西南苗疆平

高宗弘曆（60）
（乾隆）
十全武功（平準二、平回一、平金川二、靖台灣一、降緬甸安南各一、降廓爾喀二）
六次南巡
編四庫全書

仁宗顒琰（25）
（嘉慶）
川楚白蓮教亂
清代中衰

宣宗旻寧（30）
（道光）
十九年鴉片戰爭
三十年太平天國起事

文宗奕詝（11）——穆宗載淳（13）——德宗載湉（34）——宣統溥儀（3）

文宗奕詝（11）
（咸豐）
英法聯軍之役

穆宗載淳（13）
（同治）
慈安慈禧聽政
三年洪楊平

德宗載湉（34）
（光緒）
中法戰爭
中日戰爭

宣統溥儀（3）
革命軍在廣東舉事一再失敗
辛亥革命軍武昌舉事成功
清亡

捻回平

戊戌政變

八國聯軍之役

拳匪之亂

孫中山革命起

（**開創時期**）：本期自努兒哈赤創業始，至三藩、台灣之平定百年間，努兒哈赤征尼堪外蘭以降（西元一五八三），次第蕩平關東諸部。又破明兵，拔遼瀋，兵威所至，無不率服。天聰、崇德之間，下朝鮮，臣蒙古。迄順治朝，遂入關定鼎，取明而代之。但明室諸王及遺臣宿將，猶相繼保據東南及西南、以圖恢復，且有稱兵海外者，至康熙初不絕如縷。及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分據雲南台灣之吳世璠、鄭經皆死，三藩悉平，台灣在握，海內統一，於是清之國基固矣。

（**全盛時期**）：本期自康熙中世至乾隆末年百餘年間爲鼎盛時期。此期之武功，則西藏、靑海、準噶爾、回疆，次第平定，境土增拓，超越前代。其外交，則尼布楚條約，使俄羅斯盡撤黑龍江畔之堡寨，而以外興安嶺以南之地，歸還中國。其文治，則康、乾兩朝，再舉鴻博科，廣刊巨籍，影響及於全國學界，文學考訂，斐然稱盛。此期之歷史，可與漢、唐媲美。

（**衰亡時期**）：本期自嘉慶初年，至于宣統亡國百餘年間，內則白蓮教、苗族，相繼煽亂；而太平天國竟奄有中國本部之太半，滿清之不亡者幾希，其間更歷三朝，用兵十餘年，僅乃克之。外則歐人東漸之勢力，日以擴張，自鴉片戰爭以降，數與外人搆兵，而每戰必敗，每敗必喪權辱國，如港灣租借，鑛山開採，鐵道權之讓，相逼而來

。西力之東侵，如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制，於是內憂外患相乘，清朝遂亡。（洪榮寶清史講義）

第二節　清代軍政制度

一、中央之軍政

自古以來，凡以一小部族發展而為大部落；復由大部落發展而成國家者，皆因戰爭而開疆拓土，而建邦立國，故其初必文武不分，軍政合一。滿清以一小部族興起于長白山之麓，自亦不能例外。

牛彔與四旗兵制：滿清始祖努兒哈赤，以遺甲十三起兵復仇，其始僅是一小部落之酋長。及克圖倫，收棟鄂，歸附日衆，兵威驟大，亦仍不過臨陣衝鋒，受其指揮而已，固尚無畫一之兵政。其當時之編制，有所謂「牛彔」者，卽女眞人狩獵時，不計人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而行，及至圍場，乃每人出箭一枝，而于十人中擇一人領之，令毋離隊越次，稱為「牛彔額眞」。牛彔卽大箭，額眞卽主之意（後至雍正初，以都統印信額眞二字作主字解釋，非臣下所得用，乃改為固山諳班）。至明萬曆二十九年（西元一六〇一），努兒哈赤始分編三百人為一牛彔；每牛彔設長一，名曰「牛彔額眞」，當時祇四牛彔，用黃、紅、藍、白四色為軍旗，以分別四牛彔，是卽四旗兵之始，後來滿清八旗兵制之基礎卽啓於此。

八旗兵制：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努兒哈赤猶祇有四旗兵，至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始增設四旗，而用原紅、黃、藍、白四色旗加以他色鑲邊以別之；黃、藍、白旗鑲以紅色邊緣者三旗，紅旗鑲以白色邊緣者一旗，為新四旗，合原有四旗，遂為八旗，卽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是也。其編制如左

三百人一牛彔額眞（一再改爲（牛彔章京」，「左領」）五牛彔爲一甲喇額眞（後改「甲喇章京」、「參領」），共爲一千五百人。五甲喇額眞爲一固山額眞（此總管大臣後改爲「都統」）；每固山額眞設左右梅勒額眞（後改「梅勒章京」、「副都統」），共爲七千五百人，是爲一旗。

固山額眞之上，有和碩貝勒，稱爲固山王，此卽滿清封建王國之規模，固山王卽猶中國周代之諸侯也。但其封邑無疆土之胙，以在旗者爲之奴屬，故旗人對帝王則自稱奴才。人民以所屬之旗籍貫，不論居地鄉里，但曰某旗某牛彔，凡能被甲者，卽盡屬士兵，是爲滿淸初期軍政合一之制。（清代通史卷上頁五三—五四）

行政組織：努兒哈赤已創八旗之後，軍律漸整，乃復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參決機務；札爾固齊（蒙古語理事官）十人，分任庶務。此等理政大臣與札爾固齊，常以八旗固山額眞（總管大臣）或梅勒額眞（佐管大臣）等兼之。其體制文武不分，軍政合一。若國人有訴訟，先由札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于五大臣；五大臣再加審問，然後言于諸貝勒。衆議已定，猶恐有寃抑，乃令訟者跪于努兒哈赤前，再詳問之。由于此種理訟之認眞，是非嚴明，故臣下不敢欺妄，民隱上達，國內大治，奸宄不生；遺物于道，無或隱匿，必歸其主，求其主不得，則懸之公署，使認取之。田野，刈穫已畢，始縱牧羣，無敢竊害者。行軍，隊伍整肅，節制嚴明；克城破敵之後，審核將士功罪，當罰者雖親不貸；當賞者雖疏不遺，是以將士一遇征伐，靡不歡欣效命，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奮勇力戰，所向克捷，丕烈昭著。

觀此，可知滿清初期，由軍事組織發展而為部落政體。旗，初為軍隊之標幟，後乃轉為部落之區分，為人民之所隸屬。其在政治之行政上亦惟知以軍事統其部屬，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事，皆視「旗」為區分，馴至聽訟理獄大政亦然，軍與政為一體。

軍、政制度之演進：天命十一年（一六二六），努兒哈赤死，太宗皇太極嗣位，乃召諸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一，為總管旗務之大臣。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出獵行師，各領本旗兵而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一如以前之固山額真兼充議政大臣。是為總管旗務之八大臣。其每旗各二之佐管大臣，察理本旗事務，審斷詞訟，亦一如以前之梅勒章京兼理事大臣，是為佐管旗務之十六大臣。

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至崇德六年（一六四一），以議政大臣或出兵，或在家，有事諮商人員太少，若遇各處差遣則左右及王貝勒之前，竟無議事之人，乃命固山貝子尼堪、洛託、博洛等與議國政。每旗各設議政大臣三員，以鞏阿岱等充之。蓋其時雖已設六部，但國家大事，仍為貴族將領所操縱，故此雖較努兒哈赤時代之八旗制度為稍異，然以兵制為官制，軍民之政不分，前後仍復相同。

天聰八年（一六三四），始定軍制之名。先是，各旗所隸兵，止就該管將領稱為某將領之兵。至此，始以中國軍制上之名稱如護軍、前鋒、守兵、邊兵、援兵、砲兵、騎兵、步兵各營伍，分別稱之。又蒙古兵稱左右翼；石廷柱、馬光遠所管之兵，稱漢軍；孔有德、耿仲明所管之兵，稱天祐兵；尚可喜所管之兵，稱天助兵。入關後，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又因明制而有總兵官、副將、參將、游擊、備禦諸名，論功加授。

蒙、漢八旗之增設：努兒哈赤於初設八旗兵時，合滿、蒙、漢為一而編組之。每三百人由一佐領（牛彔額真

、牛彔章京）；五佐領設一參領（甲喇額眞、甲喇章京），領千五百人；五參領設一都統（固山額眞、固山章京），領七千五百人；每都統設左右副都統（梅勒額眞、梅勒章京）。共八旗八都統六萬人。其時滿洲佐領有三百零八人，蒙古佐領七十六人，漢軍佐領十六人，共佐領四百人。其後歸附日衆，生齒日增，至天聰九年（一六三五），乃分蒙古爲八旗。兵萬六千八百四十人。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又分立漢爲二旗，以石廷柱爲左翼管旗大臣，馬光遠爲右翼管旗大臣。至崇德四年，漢軍由二旗再擴充爲四旗。崇德七年，又擴充漢軍爲八旗，「天祐」「天助」兵皆編入之，仍各有旗色以爲別。滿、蒙、漢八旗外，又設索倫錫泊等兵，察哈爾兵。順治入關以後，軍民之政乃始畫分，而非舊制矣。

二、漢化之政制

部院官制之始定：太宗皇太極天聰五年（一六三一），始定議從漢制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一如明制，每部皆以一貝勒主之，曰「管某部事」（猶後之管部），其下有承政、參政、啓心郎（似爲譯員）、辦事、筆帖式等官。承政，滿蒙漢各一人；承政之下皆設參政八人，惟工部分滿八人，蒙漢各二人（猶後之尚書侍郎）。辦事、筆帖式則各酌事之繁簡補授。文臣賜號巴克式、榜式者，仍許舊稱，其餘並令改稱筆帖式。

崇德元年（一六三六）設都察院，司諫諍君主，奏劾諸王貝勒大臣之曠職不敬者，乃究察六部聽斷不公之事，其官制與六部同。明年，更定部院官制。先是，部院設滿漢承政三、四人，其餘參政凡二等。至是，每衙門祇設滿承政一員，以下酌設參政、理事、副理事、啓心郎，額者庫（即筆帖式，猶後來之主事）各官，凡五等。三年（一六三八），更定蒙古衙門爲理藩院，專治蒙古諸部事，官制亦同六部。合六部兩院，是爲八衙門。部事以貝勒主之

。軍政民政始分，官制亦由此而確立。八年（一六四三），又命諸王貝勒不得管理部院，是爲滿清制度又一演進，蓋此時國事日趨繁殷，非復頭腦簡單之王貝勒所能勝任矣。

文館之設立與內三院之更定：天聰三年（一六二九），皇太極以歷觀歷代帝王得失之故，且欲記注國家政事，以昭信史。乃命儒臣達海等十人分爲兩直，翻譯典籍，記註政事，名曰文館，及崇德元年（一六三六），改文館爲內三院：一名內國史院，記注君王起居、詔令，收藏御造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辦事宜，外國所上奏章，編爲史册，並修纂歷代實錄，撰擬郊天告廟祝文，功臣誥命，諸貝勒册文等均屬之。一名內祕書院，撰與外國書，及上賜敕書，並諭祭文錄，各衙門奏疏及詞狀等均屬之。一名內宏文院，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進講御前，侍講皇子，並教諸親王，及頒行制度等均屬之。每院各設大學士一人，其下有學士、舉人等。時六部衙門雖已設立，然實權則握于文館。蓋其所司事務，比較接近內廷；且當時之王貝勒等雖掌兵事大權，兼領部務，然文館之事，則非彼等所能干預者。故至是兵民兩政乃漸分焉。

內閣與軍機處之設立：至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清世祖裁內三院而設殿閣大學士。康熙卽位，又以內三院爲太宗之舊制，詔復之，而罷內閣翰林院。但至六年（一六六七），復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林院；內閣大學士之職，在贊理機務，表率百僚，蓋沿宋明之制，其人數爲滿漢各二員；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員，爲政令所自出；然滿人大學士品級較優，實權多歸之。

崇德舊制，每旗設議政大臣三員，皆以滿臣充之，凡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擬者，皆交議政大臣會議具奏。故清初之政令，雖號稱出自內閣，而實權則仍在滿大臣之手。至康熙九年，復順治十五年滿漢官員品級畫一之例，於

是大學士漸爲文臣之極品。然康熙帝又設立南書院於乾清門右階下，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令其各擬進諭旨；是時南書院遂最爲親切之地，有如唐翰林之掌內制，於是內閣之權，又爲稍分。及雍正年間，因西方用兵而立軍機處，選大學士及尚書侍郎爲軍機大臣，使參機密重務，而內閣遂失其實權。其不入軍機處者，除照例之票擬外，幾與閒散冗員等；惟大學士品益尊，與三公並列矣。按滿清之大學士尚書，向例俱兼議政虛銜，自此亦有名無實。至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遂諭不必兼充虛銜，而議政之名乃廢。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清初承明舊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雍正年間，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儤直者多，慮洩漏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遂名軍機處，初僅板屋數間，員寡事簡，至乾隆始改建瓦屋。相沿日久，遂爲軍機章京之專職，而員數且數倍於昔，且不必皆內閣之人，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進此任事，大臣之特簡者無定員，後復有大臣上行走及大臣上學習行走，章京則滿漢各十六人，分爲兩班，每班各以一人領班，曰「達拉密」。其額外漢章京無定員。此制至清末未變，雖皆兼差，而有實權，猶唐之中書樞密，咸豐諭旨謂絲綸重地，殆屬政權所寄之地。其與內閣同爲中央政府而分司行政者，曰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設尚書，左右侍郎；其屬有郎中、員外、主事等官，概屬偶數，以滿漢人分任之。其餘號言路、司糾參者，曰都察院；儲人材備顧問者，曰翰林院，以入直上書房，南書房爲榮。詹事府本東宮官，至定制不立太子，徒以爲翰林揚歷之階而已。司裁判者，曰大理寺，與刑部、都察院稱爲三法司。掌外藩有，曰理藩院，皆滿員，無漢官，主教育者，曰國子監，祭酒司業爲之長，均以翰、詹官升用。而通政司專司章奏。凡此爲滿清中央文官之大略。其帝室私掌，不關民政者，有宗人府、內務府、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鑾儀衞等官。茲再將內閣、六部之組織，簡述如左：

內閣——內閣大學士以殿閣之名冠之。殿閣之名凡六：故大學士曰中和殿大學士（乾隆十三年裁，增設體仁閣，以配三殿三閣之名）。曰保和殿大學士，曰文華殿大學士，曰武英殿大學士，曰文淵閣大學士，曰東閣大學士。其名雖六，而設員則滿漢各二人，不必全備。初定滿人一品，漢人二品。順治間俱改正二品，雍正間又俱升爲正一品，均由特簡補授，並兼六部尚書銜（後不兼）。此外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以六部尚書簡充；雍正始置，佐大學士釐閣務。學士滿六人，漢四人，兼禮部侍郎銜；初定滿人二品，漢人三品，順治年間俱改正五品，尋改正三品；雍正年間，升爲從二品，所以敷奏本章，傳重綸綍也。其下復有侍讀學士，滿四人，蒙二人，漢二人共八人。侍讀滿十人，蒙古、漢軍、漢人各二，共十六人。典籍滿、漢、漢軍各二人，共六人。中書滿七十人，蒙十六人，漢軍八人，漢人三十，共百二十四人。貼寫中書滿四十人，蒙六人，共四十六人。中書舍人滿二人，漢四人。共六人。內閣承辦本章有五所：㈠滿本房，司繕寫。㈡漢本房，司繙譯。㈢蒙古本房，司繙譯外藩屬國文字。㈣滿票籤處。㈤漢票籤處，司繕寫票籤，記載諭旨撰文之事，俱以侍讀學士、侍讀司其事。中書分任之批發紅本，曰紅本房，以內閣翰林等官司其事。（見清代通史卷上第一册五〇四至五〇七頁，下段同上）

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設尚書，滿漢各一人，初定滿人一品，漢人二品，順治間改俱爲二品，康熙六年復舊，九年再改俱正二品，雍正升爲從一品。左右侍郎滿漢各一人，品秩亦經屢改爲正二品。初制，吏禮二部漢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銜，其非翰林出身者不兼；尋罷兼銜。又各部院初設有啓心郎，順治十五年始裁，各部各設清人吏司，吏部四，戶部十四，禮部四，兵部四，刑部十八，工部四；又有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

六部分司而外，尚有堂主事一官，以滿漢軍充之，其數滿人三至五不等，而漢軍則部各一人，掌文案及章奏之

事。又各部均有司務廳，司務滿漢各一人，掌出納文書，稽查胥吏。筆帖式滿人三十四至百零五，漢軍四至十六，蒙古二至八人不等，掌繙譯清漢章奏文籍等事。而各部尙有附屬之局、所、庫、倉等機關。

三、地方制度——行省

地方行政區：行省之制，創始于元，當時名曰行中書省，明清因之，以爲地方最高級之行政區。按中國地方制度歷史，在秦曰郡，在漢曰州，在唐曰道，在宋曰路；元倣魏、晉尙書行台之意，改中國爲十一行省，地方權力益重。清倣元制，官職則略依明制，分行政區爲四級：最大者曰省，道次之，府又次之，廳、州、縣爲最下。其官級則縣上有府，府上有道，道上有司，司上有督撫，凡五等，是爲普通之行政區。此外如東北各省、新疆、順天府、蒙古、西藏、青海、及土司等，則爲特別行政區。茲以表示之如左：

地方行政區畫
- 普通行政區——省（十八）——道——府——縣、廳、州
  - 直隸廳州……廳、州
- 特別行政區
  - 順天府
  - 盛京（陪都）、吉林、黑龍江——後之東三省
  - 藩部
    - 新疆（後建省）——準部（天山北路）、回部（天山南路）
    - 蒙古——內蒙古、外蒙古
    - 西藩——青海、西藏
  - 土司

省道府縣隸屬關係：清制區畫，除京師、盛京、吉、黑、藩部而外，爲十八行省，分置各府，以領諸縣。州廳則參列其間，或直隸如府，或分治如縣。而道又合併數府，或以府及直隸州爲區域，以成四級之制。

省道府州縣之官制：省有總督、巡撫（或僅有巡撫而無總督，或僅有總督而無巡撫，但總督有管二省三省者）、布政、按察、提督學政、道員等爲行政官。

道爲一省第二級之行政區。府爲第三級。直隸州廳則與府同。州廳縣爲第四級。道之官制，清初有分守道、分巡道之分。分守專掌錢穀，分巡專掌刑名。守、巡之名，起于明朝，清初因之，設參政、參議爲布政使之次官，分守各道曰守道，每省無定員。糧儲、屯田、清軍、驛傳、水利，各以其職爲名，設副使、僉事爲按察使之次官。分巡各道曰巡道，每省亦無定員。提學、兵備、清軍、巡海、水利、屯田、驛傳、鹽法諸道，各以專設各省要地。後因時裁設，銜額無定。至乾隆時，始裁去參政、參議、副使、僉使之銜，定守巡知爲正四品。其職務之區分，至清末而盡泯，蓋錢穀刑名守巡並得掌之也。其普通職權，約言有二：一曰彈壓地方。守巡道雖文臣。而有命令軍隊之權，蓋認爲必要時，則移牒各地鎭營，命其出兵，而親行總帥之。二曰監督管內事務。各道職司風憲，綜覈官吏，爲督撫布政令，以率所屬。故刑名事件，除府所理流罪以下，直達按察使外，其餘案件，必申詳于道。若直隸廳州之案件，則無論性質如何，皆必經道，然後達之按察使。是道對下級官廳之審判，可謂第二審之裁判所。

府置知府（從四品）一人，統轄管內一切事務。府之輔助官，因地方情形不同，多寡亦異，最要者有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同知皆有專職，如供給軍糧、造船、水運、河海防禦、鎭撫蠻族等，種類繁多，皆冠以職名。通判分職，略同同知。此外，尙有經歷、知事、照磨、司獄、宣課司大使、稅課司大使、倉大使等（自正八

品至從九品）；未入流者，又有檢校、庫大使、茶引批驗大使、吏目，及幕友書吏等。

直隸州有知州（正五品）一人，掌一州之政令。其規制與知府同；惟無倚郭，其所治州卽以知州行知縣事。此外州同（從六品）、州判（從七品），其職與府同知、通判同，以佐知州爲職務，員額建置不定。又有吏目、巡檢（皆從九品）驛丞、閘官、稅課司大使諸官（皆未入流）。吏目掌禁戢姦宄，防護獄囚，典司符籍。巡檢以下，各掌其職與縣所屬同。

府及直隸州，皆有儒學教授（正七品、教諭（正八品）、訓導（從八品），掌生徒訓迪之事。

縣之官制，置知縣（正七品）一人，掌一縣之政令，平賦役，聽獄訟，與教化，厲風俗，凡養老、祀神，貢士、談法，皆躬親厥職，所謂親民之官。僚屬有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分掌糧馬、征稅、戶籍、巡捕之事。州有知州（從五品）一人，掌一州之政令。以縣之地大事繁者升格之。所統轄一如縣制。僚屬有州同（從六品）、州判（從七品），分掌糧馬巡捕之事。（以上見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〇至五四二頁）

廳之官制，大約與州縣同。

四、地方制度二——順天府東三省及新疆

順天府：順天爲國君輦轂之地，全國首善之區，其設置自與各省不同，府尹（正三品）爲行政長官，雍正時以部院大臣兼管府事，亦猶六部尙書之外，設管理部務大臣者，其職權有與普通府同者，又有特別委任者，其下有府丞（正四品）、治中（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儒學教授（正七品）、經歷（從七品）、司獄（從九品），及崇文門副使等官。治中，掌供文武鄉會試之饔飱製卷。通判，掌京城各市牙儈之籍，而榷其常稅，會社則治其名簿

。經歷，掌出納文書。照磨，掌鄉試繕册彌封之事。司獄，掌刑部所送軍流徒罪人收繫而發遣之。副使，掌守崇文門庫藏。儒學教授等掌八旗及京師黌序訓課之政。所屬有大興、宛平二縣，各置知縣（正六品）一人，掌縣之政令，與五城兵馬司分壤而治。其下有縣丞（正七品）、主簿（正九品）、巡檢、典吏、閘官等。

盛京：此地爲愛新氏發祥之地，故其設置亦異于各省。清初建都時已設六部承政、參政等官，順治初遷都北京，悉撤廢之，派內大臣駐防。後改爲昂邦章京，給鎭守總管官印。其後歷康熙之世，仿明留都之制，復設禮、戶、工、刑、兵五部，使各侍郎及其官屬治之。以各官俱由京師銓定，故不置吏部。雍正又設滿州尙書一人，總理五部。旋罷。

盛京五部而外，又有將軍、奉天府尹、知府等官，皆因行政區而設，其制甚簡。將軍，掌軍政其權最高。府尹掌一府之政令。其上有兼管府尹事務大臣一，爲五部侍郎兼充。其下有丞、治中、理事通判、經歷、司獄、儒學教授等官（以上見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四至五四六頁）

吉林、黑龍江：行政組織較盛京尤爲簡略，只設將軍、副都統及以下八旗武官。將軍駐吉林城，綜理全省事務。其下行政組織及官員極爲簡略。（見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七頁）

新疆：此地初爲準、回二部，乾隆始定天山南北，創立經制，建城置官，儼如藩疆。由于其地是新定之邊疆，故官吏皆爲朝廷所簡派，且只有將軍大臣等武官，而無直接治理之文吏。所賴以統轄部落者，惟在其固有之伯克及扎薩克等自治機關。玆簡述其自治機關及官吏狀況如左：

一、自治機關：（見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八至五四九頁）

㈠伯克－伯克，是回民稱呼其酋長之號。乾隆時改爲回疆，仍其故俗，各城設置伯克，授三品以下至七品官，其任命並非世襲法，大抵由參贊大臣奏請簡放。小者由參贊及各城大臣先行檢補，年終彙奏。大者曰阿奇木伯克，統理城村大小事務；副曰伊什罕伯克，其首領官爲都噶伯克，掌租稅者有噶雜那齊伯克，及商伯克。掌理登記田園家屋者，有密特瓦爾伯克。分理回民千人者曰明伯克，分理百人者曰玉資伯克。此等官員皆在各城承將軍大臣等指揮，以治其部衆。

㈡札薩克－在新疆哈密、吐魯番地方，其民皆出自蒙古部落，故其組織亦如蒙古，札薩克受汗王公爵。大抵世襲不替。故其實權亦優于伯克。其組織有旗、札薩克，清廷賜以王貝勒等爵，一如蒙古。

二、派遣官員：

㈠伊犁將軍－乾隆二十七年，置總管伊犁等處將軍，率領滿人兵丁屯田。將軍所居曰惠遠城，統督駐在新疆各地之參贊、領隊、辦事、協辦諸大臣。掌天山南北路之軍政，專任邊防之事。下有副都統二人，贊助機務。其他總管、副總管、協領、佐領、防禦、騎尉等。

㈡參贊大臣－贊襄將軍以理軍務。屬下有總管、副總管、佐領、驍騎校、卡倫侍衛、印房章京、筆帖式等。在塔爾巴哈台、烏什等處，又有參贊大臣各一人。下有印房章京、筆帖式、管理糧餉等屬官。

㈢領隊大臣－初派屯田兵於新疆，有八旗索倫、錫泊、察哈爾、額魯特五隊，皆以大臣統之，故稱領隊大臣，各冠以族名，如索倫領隊大臣等。駐伊犁各處者五人，分統游牧。

㈣協理大臣－駐烏什等處者，與參贊同。均裁設無定。

(五)辦事大臣—為天山南路回疆職官，分駐各處。由特旨簡派，其下屬官，略同參贊。

(六)協辦大臣—亦在烏什、葉爾羌等處，助辦事大臣統治回民。

(七)都統副都統—在烏魯木齊。其下有協領等官，亦掌地方之軍政，統滿兵及綠營者。

五、地方制度三—藩部及土司

內外蒙古：內外蒙古之區劃，其部落之最小者，為旗；合旗為部；合部為盟。皆因其會盟之地稱之。其行政機關，有自治、官治兩種。所謂自治，即其部落酋長之統治；官治則由朝廷所派之官吏治之。

一、自治機關：旗有旗長，盟有盟長。旗長世治其民，稱曰札薩克（外蒙有稱汗者）。關于其領內行政，雖受理藩院及將軍都統大臣之監督，然其實際則不受牽制。各札薩克惟每年貢羊、酒、馬、香、廚、刀械，及朝賀、圍班（帝出獵其地時，札薩克須扈從）、行走（各札薩克每年分班在京師充當御行走，或乾清門行走，共備儀衛，並無職掌）。又有協理台吉（二或四人）為札薩克之副，助理旗務。若有員缺，則札薩克與盟長會同擇閒散王以下，台吉塔布囊以上，保舉正陪二人，送理藩院。理藩院奏請引見，然後補任。其餘官屬，有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二或一人）、參領（每六佐領一人）、佐領（百丁，或二百、二百五十丁，一人）、驍騎校（每佐領下一人）等，均選補于台吉塔布囊及部衆內。盟長由理藩院開列盟內各部之札薩克，奏請敕裁任之。又依同一方式，選任副盟長一人，助理事務。故盟長異于旗長，是由朝廷任命者。然惟擇札薩克中最有德望者，以總理各旗大事而已，其為札薩克則一也。各旗遇有重大事件，乃兩者合議而行之。

二、派遣官吏：朝廷派遣之大員，不獨管轄無札薩克之部族，且駐在各要地，以任控御之責。分述如左：

㈠察哈爾都統：駐張家口，管轄察哈爾及其他游牧部屬。其下有副都統（一人）、理事官（滿九、蒙八）、八旗總管（八）、參領（八）、副參領（八）、佐領（百十一）、驍騎校（百十七）、護軍校（同上）、捕盜六品官（三）等。惟張家口屬直隸，故關于此地漢人之事，仍須與直隸總督協議。

㈡熱河都統：駐熱河，專制游牧蒙古。關于一般民事，必與直隸總督協議。而政治則有理藩院理事理刑二司員，承都統指揮，分掌錢穀刑名。官屬有總管二人，協領（五）、佐領（十五）、防禦（二十），及驍騎校、前鋒校等。

㈢綏遠城將軍：駐綏遠城，凡土默特部之內屬者，皆歸其直接指揮。以其地在直省內，故一般民政，須與山西巡撫協議，一如熱河、察哈爾之都統。

㈣定邊左副將軍：駐烏里雅蘇台城。在外蒙古之西部。統制喀爾喀諸部，或稱烏里雅蘇台將軍。其餘承其指揮，分掌諸部者有：①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二人，一由朝廷選滿人派充，一由喀爾喀貴族補充），②科布多參贊大臣（居科布多，統制烏梁海部，其副爲幫辦大臣，皆治其所管地方）。

㈤庫倫辦事大臣：駐庫倫，掌中俄交涉事件。理藩院所派遣之司官、筆帖式、幫助大臣，掌貿易裁判事務，又洽克圖置辦事司員一人，監理俄人貿易事務，受庫倫大臣之節制。

蒙古札薩克而外，尚有以宗教之首長而私有土地人民者，曰喇嘛。喇嘛本爲黃教之首領，在西藏爲最貴，其後迎入蒙古者，亦握政教之大權。且各有特別之名，如「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又有於喇嘛尊號上加札薩克三字者，如內蒙錫呼圖倫札薩克喇嘛，蓋其握政治之權，一如札薩克也。（以上見清代通史第一冊頁五五〇—五五四）

青海：青海古曰西海，魏晉爲諸戎所據，隋唐以來則有吐谷渾、吐番代興，明初遣官招諭，授番酋以諸衞所指揮僉事等官，且與互市，又加番僧國師禪師等封號，各許其朝貢。西番之勢力益分。清初有厄魯特顧實汗者，自西北侵有其地，崇德年間卽遣使通好，後其子留汗西藏，乃分其爲左右境，部落散處，謂之青海諸台吉。康熙已平準噶爾，青海台吉咸內附，封以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爵。雍正時編設行政組織如左：

青海額魯特
- 和碩特——二十一旗（乾隆時增一旗）
- 綽羅斯——二旗
- 輝特——一旗
- 土爾扈特——四旗
- 喀爾喀——一旗

各旗如喀爾喀諸部之制，各有札薩克，惟不置盟長，而以西寧辦事大臣攝之。辦事大臣爲朝廷所派遣，駐甘肅西寧府，專掌青海之軍政，凡簡稽軍實，巡閱邊防之事皆屬之。

各旗之外，又有大喇嘛察罕諾們汗所屬蒙古，分爲四佐領，不統于各旗，卽令喇嘛管轄，其封爵朝貢，隸于理藩院之典屬、柔遠二司，權力與蒙古喇嘛等。（以上見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頁五五四—五五五）

西藏：西藏爲吐番之地，唐時始通中國，南與印度相接，其俗信奉佛教。元時，西藏領于番僧（若大寶法王帝師之號），尊禮特殊，明代因之。自宗喀巴始興黃教，數傳之後，爲西番所尊信。於是有「達賴」「班禪」兩喇嘛

，更在番王之上。清興東土，喇蕃遣使通好，賜以封號。康熙時爲準部侵擾，經清遣兵平定後，乃永爲中國藩屬。

其地有四：

- 康（亦曰喀木）
- 衞（卽前藏）
- 西藏
  - 藏（卽後藏。亦曰喀齊）
  - 阿里

西藏亦有自治及官治兩種機關：自治卽喇嘛，官治卽朝廷所派遣之官吏。

一、**自治之官**：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實爲政教二權之長。達賴領衞、康兩地；班禪領藏與阿里。

二、**官治之官**：有駐藏大臣、幫辦大臣各一，駐拉薩，以三年交代。駐藏大臣及幫辦大臣，與達賴、班禪立于平等地位。其特殊職權有三：一曰節制軍隊，二曰管理貿易事務，三曰統轄達木蒙古（青海、西藏之境，有地曰柴達木，住此之蒙古人，稱曰達木蒙古，別爲八旗，歸大臣直轄。）（以上見清代通史第一册頁五五五—五五八）

土司：雲、貴、四川、廣西僻野之地。苗猺諸民，棲息其間，乃原始民族之遺裔，文化甚低，故此等地方之行政制度，至難實施。清初沿明之舊，分土司之官制爲二：

一、**土官**：分苗猺諸族之領地爲土州縣，擇其族之酋長子孫世襲知府州縣之職，曰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是爲土官。土司之文化稍爲進步者，則改爲普通官廳，名曰：「改土歸流」。

二、**土司**：土司爲蠻族酋長，歸降而有戰功者，世襲與土官同。惟土官爲文官，土司爲武官。土司之職位，比土官

略高，常帶指揮使、宣慰使之職銜，受三品至五品之官，除徵納錢糧及貢物外，其他皆受所在府、州、縣、廳之管轄。（以上採自蕭一山氏之清代通史頁五五七－五五八）

第三節　清代經濟社會概況

一、經　濟

清代國庫收入爲田賦，次爲丁稅，再次爲關稅鹽課。中原平定後，田畝闢耕，人口繁殖，收入激增。清康熙更整頓收入，嚴密查核開支。雖經進行平後三藩及征準噶爾戰爭，庫存最高時仍達五千萬兩。清世宗雍正採取嚴峻密察之統治作風，其自奉節儉而努力整頓財政，使國庫最高存額達六千萬兩以上。清高宗乾隆在位六十年之久，北征西伐，用兵最多。又大修典籍，奢建苑林，政府支出最爲浩繁。但經其祖及父康熙雍正兩朝之經營積蓄，使高宗乾隆坐承其成果而享用之，但財勢實則益富，其存額竟超出以前兩朝。經過討平新疆，用去二千餘萬兩，討大小金川用去七千萬兩。普免天下錢糧四次，南遊六次。共值二萬萬兩。庫存尚有七千多萬兩。而每年收支，仍有贏餘一千一百餘萬兩。可見當時國家財富之豐盛，爲中國史上所罕見。

清代在英法未侵入中國之前，原爲一純封建式之農業經濟國家。其經濟生活資本爲土地耕作，飼養牲畜，及手工業爲農家之副業。清承明末流寇竄擾之農業社會，收拾亂極思治之人心，自順治入關（西元一六四四）至乾隆中季（西元一七七四），其間一百三十年，多爲承平少有荒旱之時，故農業興盛，家給人足，國家稅收充裕，號爲安寧盛世。自乾隆中葉以後，吏治腐敗，貪污風行，當時之皇室宗親，中央大員與封疆大吏，都或爲富有銀錢之資本

家，其以銀錢來兼併農村土地，一變皆成廣有土地之大地主。農民以安土重遷，而淪爲官僚地主之農奴佃戶。所幸官僚之富戶不出三世，多由子弟敗壞家業，又將土地出售於佃戶所有，如此循環，使農村尚可維持其經濟平衡。

在當時之國家經濟政策中，有所謂不尚奇技淫巧之說，以是國中無人敢於創造一部新式生產機器，不敢設立新式工廠，不敢建造一艘新式大船，更不敢修築一條公路鐵路，只是墨守舊法，自耕田、織布、養蠶繅絲織綢錦，打鐵、煮鹽，以至於蓋房修路一切依賴手工。而同時之西洋各國，則早已使用機械動力，集中生產，而進入資本主義之成熟階段。西洋各國由資本主義之爭奪海外市場而發展成爲帝國主義時，中國因受封建思想限制，仍保守封建式農業經濟狀態，與西洋帝國主義者一經接觸，立刻變爲其彼此爭奪之經濟市場。

當時國人上下，在經濟上仍襲明人之舊觀念惟知重視白銀，以爲白銀是唯一貨幣，可以代替財富，又以爲國疆版圖廣闊，物產富饒，無所需求於國外，只要白銀不外流，國家便無所損失。故對於外國通商，多採取以貨易貨方式，竭力防止白銀外流爲滿足。是爲閉關時期之經濟政策。在嘉慶、道光時期（一九七六至一八五〇）海運暢通，世界各地關係密切，各地商人皆知中國重視白銀，於是爭相載運銀元來中國購買貨物。當時中國輸出貨物中以絲織品、茶葉、瓷器爲主，輸出地以廣州爲主。由於廣州市是出口貿易港，故有十三行之設立。英國商人不願用銀元向中國購貨，乃用盡計謀以其所產之鴉片毒品作代替銀元來推銷，是爲國際販毒案中之大案。後由于鴉片戰爭爆發，始揭穿其此一陰謀。據黃爵滋與林則徐對於因鴉片輸入使中外貿易失去平衡之計算稱：「道光三年至十一年（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一）廣東海口共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五）共漏銀二千萬兩。十四年至十六年（一八三五至一八三七）共漏銀三千萬兩。」當時爲禁止英國鴉片進口，因而發見過量加速之入超與

白銀之漏出，故林則徐奏議中特別强調者卽「鴉片不禁，數十年後，非獨無可用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

清初昇平日久，國庫收藏原頗豐裕，及乾隆中年，國力之富達於極盛。乾隆好大喜功，到處用兵，巡遊無度，舖張慶典，大興土木。於銀錢消耗上漫無限制，國庫因漸空虛。嘉慶中葉大有難以爲繼之勢，道光以後，更於財政上捉襟見肘。其後遂每況愈下，內憂外患隨之而至矣。

二、社會組織

中國是以宗族積成之國，由宗族而聚爲鄉村，因生業而各自成部落，借宗法關係而實行「鄉自治」。鄉村自治與保甲政策，在古代是同一淵源，到後來乃演變成爲兩種體制，而保甲時廢時興。清代重視保甲，常頒法令，督促實行，幾乎與鄉治聯爲一體。清代鄉村組織名稱，大要如次：

鄉、里、區、社、坊、鎭、舖、廂、集、團、都、保、總、村、莊、營、圩、甲、牌。

尙有其他特別情形之組織者，如寨、堡、團、卡房等，彼此大小範圍，皆無定制，大概皆是家、戶、人之組合體，爲最下層社會之自治單位。其首領皆爲一鄉之耆紳，或一族之長老。其組織之原則大略如下：

一、鄉村中各家，互相聯合，設村長一人，間有合數村設一長，或一村設數長者。
二、村長等是由族長兼任者居多，因一般農村多聚族而居，其族長不特有行政權，且有處決訴訟及私事之權。
三、村之大小，多則百餘家，少則三，五家；普通大概是二、三十家，依自然地勢，相依相集。
四、村名隨一族之姓氏，或地主之姓氏。倘一村有數姓者，以大族之姓氏爲名。亦有因地而名者。
五、村與村、鄉與鄉間，都可以聯合編制，大約鄉鎭比較村莊大，堡寨比較鄉鎭大，其首領多爲有聲譽之智識份子

及在鄉軍人。或者是取合議制。（見蕭一山中國近代史概要）「鄉治之善者，往往與官府不相聞問，肅然自行其政教。其强有力者且能自全於亂世，盜賊汚吏，莫敢誰何。」（梁啓超中國文化史）大抵此種有領導而强有力之鄉村，並不多見。就一般之鄉治而論，以宗祠爲基礎者最多，梁氏記載其鄉「茶坑」之鄉治情形，大概是本保會議曰「上祠堂」，聯保會議曰「上廟」；祠堂有值理，保長只應官。耆老會議以春秋二季行之，子弟一切罪行，皆可處理。自衞有鄉團，鄉中公共工程則推派人工，祭祀娛樂有放燈，打醮、演戲；讀書有蒙館；或有類似信用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之設。此等清末鄉村情形，大抵亦是相傳之舊規；但此種較具團結性之情形，似在南方各省，較爲普遍，北方因種族經幾次混合，情形自然不同。

清廷實行保甲政策，遍于全國，始於順治，初爲總甲制，繼爲里甲制，皆十戶一甲，十甲一總；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康熙四十七年申令，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紙牌一張，「出則明註所往，入則稽其所來」，「無事遞相稽查，有事互相救應」。造册呈報，以稽戶口。乾隆間因有鄉村以市井無賴承充保甲長者，乃諭令「士民公舉誠實識字及有身家之人充之。其一切戶婚、田土、催糧、拘犯等事，另設地方一名承值，至巡更看棚等役，民間以次輪充。」同時推行「以士大夫治其鄉之事爲職，以民供事於官爲役」（皇朝文獻通考），及「自城市達於鄉村，使相董率，遵約法，察姦宄，勸徵行。善則相共，罪則相及，以保安息之政」之鄉治制度（大淸會典）清廷對鄉治取放任態度，對保甲取厲行政策，其用意蓋在防制漢人之反叛。

第四節　清代外交國防及軍備

中國因處在山海環抱之特殊環境下，自秦漢以來祇有在本地區內各民族之鬥爭或交通，故並無現代型式之國際外交關係出現，即使春秋戰國時代，諸國林立，而有類似如今之國際及外交關係型式，但此所謂「諸侯之國」，乃同一民族、同一宗主、同一文化之「諸國」，而與清末西力東漸，交通發達後之外交型式，根本異趣。故言東西交通之開端者，應自印度航路開闢以後之事。而發見此航路者，爲葡萄牙政府之力，故交通中國者，亦以葡萄牙爲最先。由是而荷蘭人繼之，英吉利人又繼之，而西班牙人亦藉馬尼剌爲兩國之媒介，間接以行其貿易。清廷對外的國際之關係，即由上述諸國東來而啓開序幕。

歐洲中古之時，威尼斯及熱內亞諸商之往來印度者，其航行之路有二：一則取道埃及而出紅海；一則由黑海取道美索不達米亞而出波斯灣。自東羅馬帝國滅亡之後，黑海地方之通路，爲土耳其所扼。歐人之從事貿易者，不得不更闢他途。是時，航海之術，物理之學，日益精覈。乘時有爲之士，爭以捷足先至壟斷市利爲其目的。於是哥倫布以地圓之理，游說西班牙政府，資其舟楫財用，以求諸大西洋。而葡萄牙政府，亦以累代獎勵航海之故，使非洲西南海岸，次第發現。其臣華士哥德噶馬（MASCO DA GAMA ）卒於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西元一四九八），通過非洲之南端，以達印度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 COAST）之古里（CALICUT），是爲歐亞海路交通之始。亦爲東西交通史上至要之事實。

自噶馬發現印度海岸以後，葡王以馬篤利第一，東略之志益銳。弘治正德間遂佔臥亞（GOA）、馬剌加（MALACCA）以設立印度總督，掌理貿易拓殖之務，並置敎士以綜理東洋布敎之事，勢力遠及蘇門答臘（SUMATRA）、爪哇（JAVA）諸島。其後五年，葡人剌匪爾伯斯德羅（RAFAEL PERESTRELLO）遂附帆船入中國，是爲

歐洲船舶內渡之始。時爲明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翌年，其印度總督遂遣使求於明廷締約，並使人測量中國港灣，初頗受中國地方官吏歡迎，繼以其踵至者，有暴行遂爲所逐。其後十數年之間，葡人遂相繼開闢電白、澳門爲商港，葡商居留者，常數百人。當時廣東而外，沿海諸省爲葡人所出入者，尙有寧波、泉州等地。至嘉靖年間，居寧波之葡商，或結黨四出，誘掠婦孺，居民大憤，故有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屠葡敎徒萬二千人，焚葡船三十七艘之事。數年後，泉州之葡人，亦爲吏民所逐（一五四九）。於是澳門獨爲葡人極東貿易之要港。

葡人已有澳門爲其東方之貿易中心。萬歷末年，荷蘭人亦踵之而至，且擁有爪哇、馬來西亞羣島之貿易拓殖地。在馬來西亞之荷人東進爲澳門之葡人所阻隔，乃轉經營台灣。時適清廷定鼎中原，荷人得舊敎士之言，盛稱清廷開通。遂於順治十一、十三年（一六五四、一六五六）、自爪哇遣使至北京，覲見清世祖，以互市爲請。清廷僅許荷蘭船八年一至，船數以四艘爲限。是爲清廷與西人交通之始。其後荷人所據之台灣爲鄭成功所取（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又連年進攻福建沿海。荷人乃數遣艦隊助清廷攻金廈，削弱鄭氏勢力，於是挾功求報酬。至康熙三年（一六六四）一再遣使至北京議約，皆毫無所得而去。

英商之東來，殆與荷蘭同時。惟荷人所經營者，以馬來西亞羣島爲主；而英人所注意者則在印度。明萬曆年間，英與西班牙交惡。西班牙之無敵艦隊，爲英軍所殲（一五八八）。而是時西葡合併。英人遂欲藉戰勝之勢。進覆其根據地。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英女王伊利沙白曾一度遣使奉書於明廷，但未能達其目的。其後英人因經略印度之故，與葡人相衝突。戰爭連年不絕。葡印度總督在屢敗之餘。迫不得已與英人締休戰條約，許英船有出入澳門之權利。崇禎十年（一六三七），英人威代爾（Weddell）者，率艦隊至澳門，爲葡澳門知事所拒。威代爾乃思轉

與明廣東大吏交涉，而葡人又讒之，因此當英艦至廣東虎門時，明守軍竟遽發砲擊之。激戰數時，砲台爲英軍所陷。英人以所得戰利品還明廷，由是遂允英人之通商。是爲中英交通之始。未幾，明廷外遭滿族之侵寇，內有李自成等之大亂，故外國貿易爲之中輟。至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東印度公司遣商船一艘至廈門，無功而返。時會鄭經在台灣，頗講外交之策，英人因與訂約，得以安平及廈門爲出入地。時台灣新闢，物產貧乏，故安平貿易，不久旋廢，而廈門獨盛。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英人議始於廈門建商港，然以清廷干涉之故，事卒不成，惟其商船得以偶至而已。

綜上所述，清廷在與西人交通方面，雖有如此久遠之歷史教訓，但終囿於自秦漢以來，中華獨尊之傳統習氣，及史傳所載，視四鄰爲蠻夷之舊觀念，故清廷臣民皆昧於新世局之大勢。復加以清廷在皇帝一人極權制度之下，而皇帝又自幼育於皇宮禁苑之中，以一二迂腐之讀書人侍講經史詩文，以爲經國安邦大道理於此已足，其他非屑所聞。因此對西人東來所造成之新國際大勢，昧無所知。於是閉關自守，形同井底之蛙，不但不知外國虛實，抑且不知本國之虛實，故滿清之外交，始終把「中國爲上，外國爲下」之牢不可破觀念。對外國種族，悉目爲夷人，與外人往來，初視爲示恩，後視爲受惠，初只知馭夷，後感到受制於夷，始終未得到平等互惠之利，故根本上可謂無所謂外交。

在拒外國人於千里之外時期，自高自大，視自己爲天朝，鄙外邦爲藩屬爲夷邦，以爲天朝法度，是絕對無可變更之者，數毫無一分商量交涉之餘地。外國人之所以武裝進攻，亦因此所以激成之。

在帝國主義者未侵入中國之前，滿清政府中根本上無辦理外交之官員，更無所謂辦理外交之機關。清廷之有外

交機關，是始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因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之役不得不設立一處交涉機關爲始。由於官銜小，權位輕，外國人不肯視爲交涉之對象，故稱之爲總理衙門。至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始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在咸豐以前（一八五一年以前），清廷對外之交涉大臣只是兩廣總督。蓋因與外國通商口岸只限於廣東一地，而兩廣總督衙門兼代清朝外交大臣之權限，僅限於通商，而無權接受通商貿易以外之交涉。而清代衙門漏規極多，兩廣總督衙門之公人一向威福自居，對於外夷除照施威福之外，更以夷人爲可欺，凡事橫加限制，甚且剝削與勒索，其理由爲防邊爲國防，而實際上則爲想「外快」，得「洋落」。外商不堪其苦，向兩廣總督提出要求，請改善貿易關係，或求另闢商港，總督則一再拖延。外商請其本國政府出面交涉，其本國政府遣使臣欲向滿清中央政府交涉，投遞國書，而非進貢，則地方官吏如兩廣總督者亦不予收轉，而外國商人之伸寃、訴願文件當然更投遞無門矣。

各外國之使臣得入北京面見滿清皇帝，實已大費周章而耐候時日，又由於覲見儀節發生最大問題。清廷專爭其所不當爭，讓其所不應讓，對於眞正關係國家利害事，反而漠視無覩。外國人因而倡言：「完全了解國際禮儀者爲文明國，完全不了解國際禮儀爲野蠻國，清朝半了解半不了解國際間之禮儀，該爲半野蠻國。」對待半野蠻國家當然要使用大半野蠻之手段對付之，以此遂有輸入鴉片，進行鴉片戰爭，要求賠償鴉片損失割地賠款等種種。

中英鴉片戰爭發生於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後二十年，即咸豐十年始設立對外交涉之總理衙門，以爲外交機關。惟有清一代缺乏外交知識，更無具備外交才具之人物、機關之設立，亦徒具形式而已，故每有對外交涉，則無有不僨事者。

滿清自入關統一中國以來，以爲從此可以長治久安，故對於國防大計，只有消極措施，而毫無積極之建設。一

且有內亂外患之事發生，其對內亂猶可採用高壓政策以制服反側，其對抗外侮則一籌莫展。其傳統輕視外人思想之來源，則由於中國四鄰皆爲弱小國家，懷德畏威，常來朝貢，各鄰國之文化又皆不如中國，滿清以天朝自居已久，鄙視外國皆爲夷狄，故稱其人爲「番」爲「鬼」，認爲一切皆不足道。又因外國人種族容貌與中華民族不同，認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而不欲與之接近，更不欲了解其言語飲食生活習慣，以及其國家之政情與國力等事。再加以中國人善於重溫舊夢，常將歷史光輝拉入現實生活之中，以爲中國漢唐版圖達於西域，元代擁有歐亞大部地面尤雄甲世界，明代亦領土廣闊，東北擁有庫頁島及全黑龍江流域，西南擁有中南半島，且常以巨大艦隊訪問南洋歐洲非洲各國，清廷自認爲不讓古人專美於前，聲威所播使四方來儀，更以爲中國地大物博，立國之條件已是應有盡有，件件齊備，處於此種國際環境中，只有人求於我，我固無求於人，西洋不外奇技淫巧之長，無補於國計民生，本古人「無慾則剛」之訓，嚴申海禁，拒絕外貨，及至無法拒絕時則儘量限制外貨種類數量，甚至故意大加留難，希望其知難而退，裹足不前。

中國之自然環境，影響於清代對外國防政策者亦極大。清廷認爲中國之四周，多有天然屏障，臨海之海岸線，因海域廣闊，瞭望無遺，不虞發生海上之侵襲。更以爲南面海上諸鄰國，多不善營生，歷來少有來自東南海上入侵之事，或偶有之亦不過海盜行徑，爲皮膚之癢而已。西南方則有高山峻嶺，人跡鮮通，小有邊患，動員即可撫綏。西北方曠野千里，人民稀少，多有廣大沙漠橫亙其間，沙漠外則爲荒涼寒冷之西伯利亞，冰天雪地交通不易。東南沿海之海上交通雖不甚發達，有多數漁民守在海域，因此以爲國家有磐石之安，而無所憂懼。故其對外祇知閉關自守，祇知排外爲能事。

外國與商人同入中國者多爲傳教士，由於西洋宗教亦有其道理，故國人亦多有信之者。傳教士因而介紹西洋學術於中國，國人更發而習之。滿清皇室爲推行其一統萬年政策，認爲「攻乎異端，斯害也矣」禁止人民接近新思想，不許西洋人在中國傳教。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下詔「不許西洋人在華行教」。清世宗雍正尤惡西洋傳教士，於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命所有西洋人除在京効力者外，悉行遣去，沒收各地教堂。教案之不斷發生，亦無不種因於此者。

滿清海禁愈嚴，而外國人企圖通商之要求愈切。清廷禁不勝禁，乃採取默許而課以重稅之刁難政策。對於通商之外人予以種種限制，初實寓有國防之用意在，及至演成國際戰爭，屢戰屢敗之後，其此項國防政策反成爲外國要脅之藉口，中國之門戶洞開，外商自由貿易，遂陷國家於幾被瓜分之地步。

滿清之對內國防政策，是以高壓手段爲主，而輔以牢籠、限制以及欺騙、改造等政策兼施而並行之。

滿清入關多得力於其「以漢制漢政策」，以及在政治上，宗教上互相箝制政策，然後將其滿蒙漢合組之八旗軍，分別以將軍率領，駐防在各省及各要地，將國家總預備軍駐紮在北京近地之熱河及圍場。以八旗將軍監督各省總督、巡撫，以總督、巡撫統率前明所遺之綠營兵以鎭地方，此爲滿清皇帝，對中國全國人民實行其高壓政策之「保險設備」。在此種高壓政策之下，各地有敢於逆命者，縣府撲之不滅，則由府道撲之；府道撲之不滅，則由巡撫、總督調動綠營兵撲滅之；督撫率綠營兵猶不能滅之者，是卽爲大叛亂，則由皇帝派遣大將軍，調集各地八旗駐防軍及國家總預備軍征討之。

中國歷代開國，或朝代中興，皆有所謂「政治號召」以號召國人齊心戮力向一極光明政治目標奮鬥。惟滿清取

15—5255

得明朝江山過易，只有收攬人心，無法提出政治號召。故其入關之後，所施種切皆是牢籠政策，如減免加派各餉；減免拖欠錢糧；大赦天下，擢用明朝罪謫諸臣；舉行科舉；允許人民照舊束髮，衣冠姑從明制；爲崇禎皇帝發喪等，皆不外收服民心以爲己用，迨大局既定，便一反其前此之作爲。

滿族人數過少，爲加强其統制地位，懾服各宗教與人民，乃仿效明朝君主極權之政策。爲防滿族以外之人之反叛，設官則重用滿人，以至滿無微員，宗室無外任。若內閣大學士定滿漢各二人；六部尙書，右左侍郎滿漢各一人，務使漢人不得實權，而處處受到督視，甚至詰責攻擊與傾軋。至於地方督巡，亦大都滿人。中央行政，用人行事皆取決於皇帝一人。宰輔虛位。至於軍權更非滿人莫屬，並特簡經略大臣或參贊大臣以監臨將軍。而將軍又例由親王、貝勒、貝子等宗親任之，各督撫亦只爲策應工作而已。有清一代，漢人爲將軍者唯岳鍾琪一人以大將軍指揮滿人軍隊。是清代之防備漢人變起肘腋，其政策設備可謂周密。

康熙以來，爲防止人民有異志思想，乃進而想出改造讀書人思想之方策。如舉博學鴻儒，分別授官，使修明史；表彰理學，纂修典籍等。乾隆復舉行博學鴻詞特科，纂修四庫全書，將古書中凡有詆及滿洲女眞及刺激異族之字句，均行擅改或刪除，是其以保存中國文化遺產爲名，而進行摧殘中國文化之實，使古籍之湮佚者雖賴此舉得彰，但名人著作有關於國族以文化程度爲華族之辯者，亦因斯舉而毀損不淸。又淸朝爲防人民對其族人歧視，或不尊視而生異念，乃大興歷代罕見之文字獄，如康熙初莊氏史案，及後南山集案；雍正乾隆時之查嗣廷、呂留良、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等案，其禍之慘實史無前例，滿淸對內必使人人不敢存有民族思想，故用毒辣手段，故意株連以大事屠殺有欠恭敬之讀書人。迫使當時有思想有才智之士，惟有寄情於考證之學以免其忌。滿淸改造人民思想政策

，表面上可謂甚爲成功。

爲滿化全國人民，乃下薙髮之令，遵者爲順民，違者同逆命，卽舉兵屠殺，因裝束衣冠被罪而死者不知凡幾，此種限制人民裝束，亦清代一種別具心腸之對內政策。

清代在湘淮軍未建立之前，軍備以八旗兵及綠營兵爲主。八旗兵採用滿蒙漢混合編制，共約二十餘萬人，以騎兵爲主，半駐京師及熱河，半鎭守各省及各要地。綠營兵爲收編明朝之地方兵，由省縣按戶籍召集而來，分爲馬兵、步兵，由提督、總兵所統率，同時受總督、巡撫節制，全國總額爲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六名。士兵待遇微薄，不及旗兵優裕，且常有欠餉及爲官侵蝕事。在營士兵不能維持最低生活，必得兼營他事或求取外快以爲補貼，因而作奸犯科之事層出不窮，至道光時（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已毫無作戰意志與作戰能力。

清軍之裝備，於鴉片戰爭時，大致仍沿襲明朝之舊規。水師則木船布帆，全恃人力推動。武器，砲則百年前舊砲，形式笨重，名爲抬砲。百子砲、子母砲、霸王鞭砲之類，皆是用黑色火藥，點火發放者。陸軍主要武器，爲弓箭、長戟、刀、劍、藤牌、鳥槍、扛砲等。士卒且喜用弓箭，而惡用鳥槍、抬槍，因其容易爆炸，反有自損生命之危也。當鴉片戰爭時，澳門西人所辦之新聞紙曾有載云：「中國之武備，普天之下，至爲軟弱極不中用之武備。」「其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衆，若有事之時，未必一千合用，餘皆下等聚集之輩。其砲台却似花園之圍牆，周圍有窗，在海岸遠望，亦是破壞。砲架亦不能轉動，却似蜂巢。」（見近人陳恭祿中國近代史第五九、六四頁）及太平天國戰爭以後，清廷雖已感於西洋武備之精良，而謀從事改革，但由於政治敗壞已極，故在甲午之戰中，雖有優勢之新式海軍，仍不免覆沒之厄。

第二章　薩爾滸之戰（附圖十五—五九四、五九五、五九六、五九七、五九八、五九九、六〇〇、六〇一、六〇二）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西元一六〇八）九月，建州衛都指揮龍虎將軍愛新覺羅努兒哈赤第三次親自朝貢於明後，侍郎楊道賓彈說建州衛指揮種種不法，將來大爲可憂。明廷以國家多事而優容之。至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建州衛遂自立改元建立後金汗國。爲懼明聲討，乃先發制人書七大恨以誓師攻陷明撫順關。於是遂有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二月薩爾滸山之戰。此戰結果，明軍敗，後金自是益强。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努兒哈赤之厲兵秣馬

滿族之先，卽趙宋時女眞族所建之金國的遺裔。當金爲蒙古所滅後，其居內地已華化者外，其尚散居于混同江南北之遺族，則仍各依舊俗，從事射獵，設官牧民，隨俗而治。

明初，開拓東北，東盡于開源、鐵嶺、遼、瀋、海、蓋而已，其東北之境，明實力所未及。明成祖于永樂初，倣唐羈縻州之制，置建州衛于興京（今安東新賓縣），以其地之酋長爲指揮等官。歲一朝貢。旋又增置左衛，以猛哥帖木兒（一作孟特穆）爲之長，是卽清追謚之肇祖，居於朝鮮之咸鏡道。宣宗時，遷其部落定居于赫圖阿拉（今

安東新賓縣）英宗時，復析左衞增置右衞，是爲建州三衞。

猛哥帖木兒四世孫福滿（追諡興祖）之第四子覺昌安（追諡景祖）多才略，承先業居于赫圖阿拉，其兄弟五人則環赫圖阿拉各自築城而居，近者距離五六里，遠者二十里，並稱寧古塔貝勒。覺昌安率諸貝勒征滅鄰近部落之雄傑者，盡收蘇克蘇子河西二百里內諸部（今蘇子河以西），由此其勢益强。覺昌安第四子塔克世（追諡顯祖）之長子努兒哈赤（即清太祖），長有武略，善騎射，其部人稱爲聰睿貝勒。大有恢張其大金帝國之志。是時蘇克蘇滸部之圖倫城（今遼寧撫順東北）有尼堪外蘭者，原屬塔克世部人，陰導明寧遠伯李成梁兵，攻古勒城（圖倫城東十里）。其城主之妻，乃覺昌安之孫女。覺昌安恐孫女被陷，乃率塔克世往救，引兵入城，俄而城陷，覺昌安父子皆被殺。努兒哈赤得悉，大慟！詰明邊吏。事聞于明廷，遣使歸其喪，並與勑三十道，馬三十四，封其爲龍虎將軍，復給建州左衞都督敕書，使襲故職。（見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第一〇至十一頁）

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努兒哈赤率其祖父遺甲十三副或尼堪外蘭，爲其祖父復仇。尼堪外蘭奔至撫順所（遼寧今縣），欲入明邊以求保護，邊兵擊逐之。乃攜其族逃于鄂勒琿（今嫩江齊齊哈爾城西南三十餘里）築城居之。其後數年中，努兒哈赤連年征討，竟盡統有滿洲全境五部。尼堪外蘭復逃至明邊，明人不能保護而執送殺之。並約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又開撫順、淸河（今遼寧本溪縣東北與安東省交界處）、寬甸、靉陽（寬甸西北）四關，以通互市。（見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第十五至十六頁）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西元一六〇八）當努兒哈赤正圖大舉征服葉赫（遼北四平地區）之際，曾親赴北京（今北平）向明天子朝貢。禮部侍郎楊道賓，見其印綬表章以及貢品，皆不合制。上書奏彈之，並認爲邊疆從此必擾，

而女眞將來大爲可憂！主退其貢免其賞賜以示懲戒。大學士葉向高亦認爲今日邊疆之事，惟以建州夷最爲可忠，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日九邊空虛，惟遼左爲最甚，並述李化龍之言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遼陽一鎭，將不能守。卽發兵救援，亦非所及。且該鎭食罄竭，救援之兵，無所仰給？若非反戈內向，必相率而投於虜，天下之事，將大壞而不可收拾」。時努兒哈赤已知明廷臣之態度，乃以卑詞求明上下之同情，聲言願以和平貿易爲朝廷守邊，以盡邊臣之職。由是明廷始收其貢，厚其賞賜使還。（見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第四十六頁）

努兒哈赤回到建州衞，探知明廷已增兵遼陽，並以最良火器援助海西女眞之葉赫部，增築邊城稱之爲北關。又於開原亦屯駐重兵，與葉赫備爲掎角之勢。努兒哈赤因明方不遑之徒，遁入彼族，爲其謀主與敎唆，因以爲明人必定進兵來攻，乃星夜擴張城郭，修整戰備。爲求啓發其部民之智能，又仿照蒙古文字以製造滿洲文字字母，而稱之爲金朝文字（後稱爲滿文）。更宏揚其固有宗教之「薩滿敎」，以女巫降神，託言以決事故休咎。用言語傳達以爲神道設敎之效用。因此，努兒哈赤在按兵休士，廣儲備、利器械之餘，開始金銀礦冶鐵，以廣其國用，在赫圖阿拉城東阜上，建立釋迦牟尼、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痘神鄧佐將軍、玉皇大帝、馬神、貂神等七大廟，其中以關廟祀關羽，尊之爲武聖、伏魔大帝，用以敎戰，頗收實際模楷之功效。蓋當時努兒哈赤擁有軍力不過五萬餘人，如非獎勵智勇，便無以達成其繼承大金帝國之望也。是以乃詳向部屬申明其承天應命之志，以爲居地逼近遼瀋，西受明軍之壓迫，北受葉赫之敵視，南受朝鮮之威脅，非圖向外搏噬，便無法以求自存。但如先圖葉赫或者朝鮮，則明軍必乘其虛，而直搗其巢穴。根本不保，則族散衆離，大勢去矣。爲求能以北圖葉赫，南拒朝鮮，須先向明軍挑戰。倘如此策略僥倖成功，則不但葉赫與朝鮮將俯首聽命，且可剽掠財物以自富强。以此自努兒哈赤以下諸將領皆積數

年之處心積慮，準備與明軍殊死一戰。

二、努兒哈赤之創八旗兵

女眞族原係漁獵部落羣衆，以屯居水邊林緣營漁獵生活爲主，很少有耕種土地者。因而其屯居處所，去留無定，故部落中全民到處游獵，成爲全民皆兵。卽各隨族黨屯寨而行，不論男女，皆須參加射獵。只有育兒童之婦女看守屯寨，食用所獵得之屯積物品。至其肇祖景祖時，雖仍以遊獵爲業，但已成爲城郭土著，因變行國而爲居國。各據一方，弱肉强食。

女眞人之出獵方式，常以十餘人爲一射獵單位。此十餘人行至圍場，每人出箭一枝，並各說明其此次射獵計畫。其計劃爲衆所贊成而或爲多數人贊成者，卽將此每人所出之箭交付該人，該人卽爲該十餘人小組之指揮官。餘人不許離隊越伍，或有違命之事。否則此小組之指揮官有權置之于死。滿語稱此小組曰「牛彔」，稱此小組之指揮者曰「牛彔額眞」。淸季始改稱「章京」。此爲該族人在水上或山林中射獵之基本單位，旣適於圍場之用，也適於戰場之用。

女眞人每有秋季大獵，須聚數十「牛彔」以行之者，各「牛彔額眞」亦各出一箭以選出一大「牛彔額眞」爲此大獵之指揮官。滿語稱此大牛彔額眞曰「甲喇額眞」。（見淸代通史上卷第五十三頁）

萬曆二十九年（西元一六〇一），努兒哈赤既收服董鄂部長何和里，並攻克其附近諸部，收服之以爲所部。人衆既多，戰事日急，深感牛彔之數目過多，於進退指揮上諸多不便，於是乃考慮創制軍制。初規定每百人有一牛彔。至萬曆三十九年（西元一六一一），始規定每三百人有一「牛彔」，首領「牛彔額眞」，漢語稱爲「佐領」，定

爲武官之基本級職。合五個牛彔卽一千五百人爲一「甲喇」，甲喇之首領曰「甲喇額眞」，漢語曰「參領」。合五甲喇卽七千五百人爲一「固山」。每固山置正副領袖各一，正領袖曰「固山額眞」，漢語爲「統領」；副領袖曰「梅勒額眞」，漢語爲「協統」。努兒哈赤最先只編成四個「固山」，卽其衆有三萬多人，是爲正兵。此四個「固山」各授以不同顏色之旗幟，以爲識別。卽分爲紅旗、黃旗、藍旗、白旗四種色之旗。至萬曆四十三年（西元一六一五），努兒哈赤爲應其軍事上需要，乃將其集得副兵之一部分都升爲正兵，乃擴編其前定之紅旗、黃旗、藍旗、白旗四旗組織，增編成鑲紅旗、鑲黃旗、鑲藍旗、鑲白旗四旗，合稱爲八旗，此爲有清一代、八旗兵制建立之始。

八旗兵制初立，純爲一種軍事制度。因女眞族原無軍民之分，其社會生活簡單，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是以其原來之領袖既各担任八旗兵領袖，在無形之中，此八旗制度亦成爲同一軍事、政治、經濟之單位。良以當時之部族生活中，其行政、經濟全靠軍事以爲維繫，而行政及經濟亦遠不及軍事重要。卽對外貿易與搶刼，亦成爲彼等之唯一重要活動，蓋彼民族向以俘虜他族人爲之耕種、爲之織布，以及取資他國之財物以維其生也。

八旗兵由八個旗主分別統率。行軍之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爲八路以分進合擊。地狹則八旗各行一路，不得亂其節次。其軍士，禁喧嘩，禁擅越。行伍接戰之次第：以被堅甲、執長矛、操刮刃者爲前鋒；被輕甲，而善射者，由後衝擊；別有精銳騎兵，以備緩急。八旗主皆從形式上推選而出，自然此八旗主也依形式共推努兒哈赤爲「大汗」，以爲全族人之總發號施令者。（見清代通史上卷第五十三至五十四頁）

女眞制度，稱堅甲曰鐵甲，輕甲曰綿甲。鐵甲係以緞子或棉布作衣裳，其裏綴以二寸長一寸寬四分厚之鍛鐵葉，成排成列襯於衣夾層中，用細繩縫納之。綿甲雖有種種階級上之不同，然實爲緞製或棉布製之軍服，重要部位稍

施薄鐵葉，或生皮片縫納之而成。（見淸代通史上卷第五十四頁）

八旗兵規模旣具，努兒哈赤將此六萬餘之正兵，施以爲期二年之嚴格訓練，以齊一意志，統一戰力，使各能發揮其豐富之戰鬥經驗與高强之戰力，更激之以躍躍欲試之雄心，而完成一切作戰準備，然後，就在其上下互相鼓舞之下，向明遼東邊境進兵，以試其鋒芒。

三、努兒哈赤之建立後金帝國（參看附圖十五—五九四）

努兒哈赤自二十五歲，以其父所遺甲十三副，兵不滿百起家，襲其仇人尼堪外蘭起，於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五月，攻克圖倫城（今遼寧省撫順東北）。八月又攻克薩爾滸城（圖倫城南）。遂又相繼吞併蘇克素諸河部（今安東省柳河縣一帶）、渾河部（今遼寧省撫順縣東部一帶）、董鄂部（今安東省通化縣一帶）、哲陳部（今安東省海龍縣一帶）、鴨綠江部(今安東省輯安縣一帶)、納殷部（今安東省長白縣一帶）及朱舍里部（今安東省臨江縣一帶）。於萬曆二十七年（西元一五九九）九月，更擊滅哈達部（即明所稱之南關，在今吉林省盤石縣對遼北省開原縣一帶）。萬曆三十五年（西元一六〇七）九月，又擊滅輝發部（今吉林省樺甸縣一帶）。萬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正月，再擊滅烏拉部（今吉林省吉林市附近）。待努兒哈赤收集各部族之壯丁堅甲建立八旗兵制後，在女眞族各部中，只剩扈倫族之葉赫部一部（今遼北省四平市附近明所稱之北關），與散處在森林原野中之東方野人女眞渥拉部（散居今松江省寧安縣以東深林中，以居林中故亦稱窩集部），瓦爾喀部（散居今松江省延吉縣以東山海間），庫爾喀部（散居在前兩部之間），以及索倫部（散居在今黑龍江流域）等部未被其吞併。此等部所以未爲吞併之原因，是由葉赫部受到明軍之保護，而野人女眞各部落散處遠山遠水深林原野中，一時難以征服。但努兒

哈赤却日夜處心積慮計劃征服中。是以在萬曆四十年以後，努兒哈赤已實力强大，儼然成爲與明敵對之强國，遂啓迪其與明作戰之決心，終於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正月，以與明爲敵之心，決心叛明，乃冒大不韙，而卽大汗位於赫圖阿拉城（今安東省新賓縣城），建元天命，國號後金。以次子代善爲大貝勒，弟子阿敏爲二貝勒，五子莽古爾泰爲三貝勒，八子皇太極爲四貝勒。命額亦都、費英東、何和里、扈爾漢、安費揚古爲五大臣。使之同聽國政。

清實錄記載：「春正月壬申朔，羣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太祖（努兒哈赤）陞殿。諸貝勒大臣率羣臣跪，八旗大臣出班跪而進表章。巴克什額爾得尼（修正金字爲滿文之人）宣讀表文。尊上（卽努兒哈赤）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於是太祖降御座，焚香告天，建元天命，以是年爲天命元年，年五十有八」云。此段記載顯係後世纂改，用以告示漢人者。因當時建元雖屬事實，而登皇帝位則殊近虛誕，且爲後世所僞造者，蓋當時亦自稱汗，猶自認與葉赫、朝鮮同爲明之藩臣也。（清太祖實錄卷五頁一）

當時朝鮮人有諺語曰：「女眞不滿萬，滿萬不可敵。」是朝鮮與女眞爲近鄰，常爲女眞所侵掠，因懼而有此諺言也。萬曆三十七年（西元一六〇九）十二月十九日，朝鮮光海君日記中記有咸鏡監司張晚報告邊情之馳啓，有努兒哈赤有意於南侵已久，勢在必發。以朝鮮不練之卒，愁怨之民，拳石之築城，齟齬之器械，恐不能當云。是足說明努兒哈赤之南威朝鮮，西鄰遼邊，東至海濱，北取諸女眞部落，疆土日廣，人衆日多，已選出精兵六萬人，爲求壓倒四鄰，在東、北、南三方旣服之後，自然要西向於明，以與明爲敵也。萬曆四十五年卽後金天命二年（西元一六一七）六日，明兵部右侍郎崔景榮上疏曾言：

「遼鎮以二千里長邊，無一牆捍隔。驅八九萬餓卒，禦數十種悍夷，奴酋（指努兒哈赤）耽視北關（即扈倫之葉赫部），日圖摶噬，戕我樵採，時露爪牙。近復締姻西虜（指遼北及熱河北之蒙古族），出入內地，慶（慶州即今熱河省北部及察哈爾省北部之地，治在熱河省林東縣城）、雲（雲州即今察哈爾省南部，治在察哈爾省赤城縣北之雲州堡）屢被侵殘。向爲蘊火，今更益薪（指努兒哈赤自爲可汗事），開（開原）、鐵（鐵嶺）之間，漸見多事矣。」（萬曆實錄卷五五八）

是努兒哈赤建立後金帝國威脅四鄰之史實。

第二節　清代開國諸重要人物

努兒哈赤：

清太祖努兒哈赤，姓愛新覺羅氏，係金之遺部。始祖布庫里雍順，居長白山東南俄謨惠之野俄朶里城，號其部族曰「滿洲」（註），是爲滿洲之始。父塔克世，母喜塔喇氏，有子五，太祖居長，生於明嘉靖三十八年（西元一五五九年）。太祖儀表雄偉，志意闊大，沈幾內蘊，發聲若鐘，睹記不忘，延攬大度。

太祖臨陣神勇，愛才惜士，年二十五歲即開始率軍征戰。當其攻翁克洛城時，太祖乘屋而射，敵兵鄂爾果尼射太祖，貫冑傷首，拔箭反射，殪其一人。又敵兵羅科射太祖，穿甲中項，太祖拔箭鏃卷，血肉迸落，挂弓徐下，創甚馳歸。既愈復往克之，俘鄂爾果尼及羅科二人，太祖非但不忌其仇，反讚其壯，授以佐領，戶三百。又征哲陳部時，太祖與弟及近衞共四人，衝殺敵軍八百，殺敵二十餘人，敵爭遁。

太祖用兵善察敵情，有計謀，勵士氣，故常能以寡擊衆，克敵致果。當葉赫糾約九部之衆約三萬人來犯，太祖兵微將寡，而申令曰：「烏合之衆，其志不一，敗其前軍，軍必反走，我師乘之，靡弗勝矣。」衆皆奮。太祖揮軍拒敵，果大勝，俘獲甚多。又天命三年（西元一六一八）將伐明，太祖以七恨告於天，振奮民心士氣，隨破遼瀋一帶明軍。

太祖出生於文化落後之部落，然當其統軍主政後，却能布教令，立法制，禁暴亂，戢盜竊，令民墾田，養蠶繅絲，初以黃、紅、白、黑四旗統兵，後又易黑爲藍，並增四鑲旗，以八旗統兵，置理政聽訟大臣，以治部民，迨疆域日廣，卽帝位，建元（天命），定國號曰「金」，封四貝勒：次子代善爲大貝勒，弟子阿敏爲二貝勒，五子莽古爾泰爲三貝勒，八子皇太極爲四貝勒。命五大臣額亦都、費英東、何和里、扈爾漢、安費揚古等同聽國政，秉志公誠，勵精圖治，先後略定關外、遼、吉、黑龍江大部地域，曾五遷而定都瀋陽，稱曰「盛京」，清代之基業由此奠立。

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八歲。清史評曰：「太祖天錫智勇，神武絕倫，蒙難堅貞，明夷用晦。迨歸附日衆，阻式潛消，自摧九部之師，境宇日拓，用兵三十餘年，建號踐祚，薩爾滸一役，翦商業定，遷都瀋陽，規模遠矣，比於岐豐，無多讓焉。」（清史卷一太祖本紀贊）

註：據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載：「滿洲，本作滿珠，二字平讀，音近曼珠。有國之初，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繙譯名義，曼珠爲妙吉祥。又作曼珠師利，爲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之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當時建號之義，實取於此。後漢字相沿，誤爲滿洲，則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耳，實則部

族而非地名也。」

皇太極：

清太宗皇太極，係太祖努兒哈赤之第八子，母素慈高皇后。儀表奇偉，聰睿絕倫，顏如渥丹，嚴寒不慄。長益神勇，善騎射，性耽典籍，諮覽弗倦，仁孝寬惠，廓然有大度。太宗即位後，以行正道，循禮義，敦友愛，盡公忠相勗勉。

太宗一生統軍主政，勤政愛民，當其即位之初，曾禁止城廓邊墻之興築，止葺頹廢，以省民力，俾民專勤南畝；禁止貝勒下邊外行獵；除國家大祀用牛外，其他禁宰馬騾牛驢，以蓄養國力。太宗自律甚嚴，屢諭諸貝勒大臣，求直言其過失，曾諭曰：「凡進言者，如朕所行未協於義，宜直言勿諱。政事或有愆忌，宜陳無隱。六部諸臣，奸僞貪邪，行事不公，宜行糾劾。諸臣有艱苦之情，亦據實奏聞。苟不務直言，遠引曲諭，勦襲紛然，何益於事。」太宗曾以蒙古察哈爾林丹之悖謬不道，其臣不諫，以至失國，告諸大臣：「朕有過失，爾諸臣即當面諍，倘面從而退有後言，委過於上，非純臣也。」

太宗治軍頗嚴，用兵有計謀，重視制度之建立。當其即位之初。設八固山額眞，分領八旗軍。又設十六大臣贊理庶政，設十六大臣聽八旗訟獄，行軍駐防則分遣之。曾頒有八旗臨陣賞罰令，以律獎懲。曾諭諸將士曰：「拒者戮，降者勿擾。俘獲之人，父母妻子，勿使離散。勿淫人婦女，勿褫人衣服。勿毀廬舍器皿，勿伐果木，勿酗酒，違者罪無赦。」固山額眞等如不禁，罪加之。太宗伐遵化、通州，有蒙古兵擾兵，太宗諭曰：「有掠歸降城堡財物者斬，擅殺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計所取倍償之。」太宗用兵穩重，詳於校計，天聰九年（一六三五）有人進言

伐明，太宗諭曰：「察哈爾新附，人心未輯，城廓未修，而輕於出師，何以成大業！且大兵一舉，明主或棄而走，或懼而請和，攻拒之策，何者爲宜？」可見太宗用兵之謹愼，思考之週密。（以上見清史太宗本紀卷二頁十一、十九）

太宗嗜於典籍，重視教化。天聰三年（一六二九）即頒諭試考生員，諭曰：「自古及今，文武並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敵。今欲振興，試錄生員，諸貝勒府及滿滿蒙古所有生員，俱令赴試，中式者以他丁償之。」初試生員錄二百人，賞緞布，免差徭，予以優遇。太宗鑑於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猶死守，及援盡城降，而錦州猶不下，豈非明人讀書明理，盡忠其主！而清之棄守永平四城，皆貝勒等不學無術所致，故令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皆令讀書。屢令諸子孫嫻騎射。（清太宗實錄卷五頁二十並見清史卷二太宗本紀天聰三年八月乙亥）

太宗一生征伐，武功彪炳，領有綏、察、遼、吉、黑龍江、朝鮮半島大部地域，民殷兵强，奠定清代之基業。在位十七年，崩時年五十二歲。清史評曰：「太宗允文允武，內修政事，外勤討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雖大勛未集，而世祖即位朞年，中外即歸於統一，蓋帝之治謀遠矣。」（清史第一冊頁三一卷二太宗本紀贊）

岳託：

太祖次子代善之第一子，智勇兼備，有政治長才。曾率兵伐朝鮮，奏功後，力主與之和，以防蒙古及明之相機進擊。既和，力阻掠奪，以安定秩序，撫慰民心。用兵機動，善察狀況，能因應變化，故多奏功。朝內部設六部，岳託曾長兵部。作戰勇猛，暴力與招撫並施，如伐大凌河之役，明將祖大壽請降，以子可法爲質。可法見諸貝勒，將拜，岳託曰「戰則仇敵，和則弟兄，何拜爲。」因問：「何爲死守空城？」可法告以畏屠戮耳，岳託善慰之，遣歸。並獻計曰：「前克遼東、廣寧，漢人拒命者誅之。後復屠欒州、永平，是以人懷疑懼。今天與我大凌河，正欲

使天下知我善撫民也。臣愚以為善撫此衆，歸順者必多，當先予以室家，出公帑以贍之。倘蒙天眷，奄有其地，仍還其家室，彼必悅服。…………至明諸將士，棄其鄉土，窮年戍守，畏我誅戮。今慕義歸降，善為撫卹，毋令失所，則人心附，大業成矣。」此等見解，至今視之，仍覺其可貴。

岳託一生征戰，伐朝鮮，伐明，伐察哈爾等均著成功。大軍伐明，授岳託揚武大將軍，統右翼軍。統左翼軍者即睿親王多爾袞。唯性耿直、強固，有驕氣，曾被兩次論死罪，均賴其才既得寬恕。

薩哈璘：

代善之第三子，允文允武，公忠體國，通滿、漢、蒙古文義，有治世大才。曾進言曰：「圖治在人，人主灼知邪正，則臣下爭尚名節，惟皇上慎簡庶僚，任以政事。遇大伐，上親在行間，諸臣皆秉方略。若遣軍宜選賢能者為帥，給符節，畀事權，仍限某官以下干軍令，許軍法從事。」可見其對領導統御、指揮職責、人事任用等均有獨到見解。對軍戰之事，善察敵情，有謀略，有遠見，曾進言伐明，朝鮮、蒙古孰先孰後，孰攻孰守之計，曰：「當寬朝鮮，拒察哈爾，而專征明。察哈爾雖不加兵，如虫食穴中，勢且自盡。至于明，我少緩則彼守益固。臣意視今歲秋成，圖進取，乘彼禾稼方熟，因粮于敵。為再進計，量留兵防察哈爾，先以騎兵往來襲擊蹂躪，再簡精兵，自一片石入山海關，則寧錦為無用。或仍自寧錦入，斷北京四路，度地形，據糧足之地，乘機伺便，二三年中，大勳集矣。」可見其用兵之輕重緩急，深謀遠慮。一生隨軍征戰，卓著成功，甚獲太宗信任。太宗於薩哈璘病時，曾諭曰：「羣子弟中，整理治道，啓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爾是賴。」

多爾袞：

太祖之第十四子，作戰英勇，有計謀，伐明及伐朝鮮諸役中，均著成功。曾統伐明大軍之左翼軍，自董家口毀邊墻入，約右翼軍岳託部會師通州，轉戰河北、山西、山東一帶，克要城多處。世祖即位，多爾袞與鄭親王濟爾哈朗同輔政，後專攝政權。處事公正，有朝鮮國王以私餽贈，過去則先稟告而後受之。今輔政，不受，並禁外國餽贈諸王貝勒。

多爾袞應吳三桂來書乞師，率軍入關，敗李自成大軍二十餘萬人，進軍，誓諸將曰：「此行除暴救民，滅敵以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李自成敗，焚北京宮闕，載輜而西。多爾袞率軍入京，並遣將追擊李自成，敗之。迎世祖由瀋陽入北京，大業至此底定。

清軍入關，初令軍民皆薙髮，繼聞拂民願，多爾袞傳命緩之。並令戒飭官吏，網羅賢才，收恤都市貧民。用湯若望改正曆法，定名曰「時憲曆」。復頒佈治國安民之要舉，令曰：「養民之道，莫大於省刑罰，薄稅斂。自明季禍亂，刁風日競，設機構頌，敗俗傷財，心竊痛之。自今咸與維新，凡五月初二昧爽以前，罪無大小，悉行宥免。違諭訐訟，以所告罪罪之。鬥毆田婚細故，就有司告理，重大者經撫按結，案非機密要情，毋須入京越訴。訟師誣陷良民，加等反坐，前朝弊政，莫如加派，遼餉之外，復有剿餉、練餉，數倍正供，遠者廿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買糧料諸名目，巧取殃民。今與民約，額附外一切加派，盡予刪除，官吏不從，察實治罪。」其省刑薄稅，勵精圖治之要舉，由此可見其概要。

清軍入關之初，世祖尚在沖齡，多爾袞攝政，分遣諸王，四出征伐，撫定疆陲，創制規模，皆所經畫，清一統之大業，多爾袞厥功至偉。其所定律制，不僅在當時，及對清廷爾後之影響，亦莫大焉。

多　鐸：

太祖之第十五子。有計謀，諳韜略，勇敢善戰，功績彪炳，對清代開國貢獻極大。曾獻計攻明、朝鮮及察哈爾之略，曰：「我軍非怯於戰鬥，但止攻關外，豈可必得！夫攻山海關與攻燕京，等攻耳。臣以為宜直入關，庶饜士卒望，亦久遠計也。且相機審時，古今同然，我軍若弛而敵有備，何隙之可乘！吾何愛於明，而必言和？亦念士役勞苦，姑為委蛇，倘時可乘，何待再計！至察哈爾且勿加兵，朝鮮已和，亦勿遽斷，當先圖其大者。」可見其對戰略目標之選擇，深具遠見。（見清史卷二一九頁三五四四）

多鐸曾先後掌禮部事及兵部。伐朝鮮有功。隨多爾袞伐明，曾大破李自成軍，受封為親王，命為定國大將軍。南征，追擊李自成，出河南，渡黃河，入潼關，進軍西安，屢敗李自成軍。李自成殘部出藍田口，竄商州，南走江漢。多鐸受命略南陽、開封，諸州縣悉降，所至設官吏，安撫流亡。繼進軍淮、揚，克揚州，屠其城（史稱揚州大屠，為史家所訐），殺明大學士史可法。再進軍渡長江，明弘光皇帝走太平，多鐸至南京，收降明文武官吏及馬步軍共二十三萬有奇。繼追擊明弘光皇帝，於蕪湖附近俘獲之。後伐蒙古，大有斬獲。患痘病死，時年僅卅六歲。（

濟爾哈朗：（參見清史卷二一六頁三五〇九—三五一〇）

太祖弟舒爾哈齊之第六子，幼育於太祖。臨陣驍勇，曾裹創奮戰，伐明、伐朝鮮諸戰役中，屢樹戰功，封和碩貝勒。初設六部，曾掌刑部事。世祖即位，受命與多爾袞同輔政。及多爾袞統軍入關，又受命為定遠大將軍，率軍下湖廣，進軍長沙、湘潭、寶慶，追擊明軍至廣西全州，西南大部底定，建有殊勳。曾向世祖奏請，廣察民疾，崇獎忠直，錄功棄過，多與大臣詳究政事得失，必商榷盡善，然後布之詔令，庶幾法行民信。並疏言：「垂謨昭德，

莫先于史。古聖明王，進君子，遠小人，措天下於太平，垂鴻名於萬世，惟史官是賴。今宜設起居注官，置之左右，一言一行，傳之無窮，亦治道之助也。」疏上，嘉納之，對清初政治之推行，具有貢獻。

范文程：

字憲斗，原籍江西，明初自江西移瀋陽，遂爲瀋陽人，居撫順所。少好讀書，穎敏沉毅，謁太祖，太祖器重之。作戰多計謀，有胆識。天聰五年（一六三一）師圍大凌河，降其城，有明別將壁西山之巔，獨負險，堅守不下。文程單騎抵其壘，告以利害，乃降。

天聰六年，文程論進軍之策，疏曰：「察我軍情況，志皆在深入，當直抵北京，決和。否，毀山海關水門而歸，以張軍威。若計所從入，惟雁門有便，道旣無阻，道旁居民富庶，可資以爲糧。上如慮師無名，當顯諭其民，察哈爾汗遠循，所部歸於我，道遠不可以徒行來，與爾國議和，假爾馬以濟我新附之衆。和議成，償馬値；不成，異日興師，荷天之寵，以版圖歸我。凡軍興而擾及者，當量免賦稅數年，此所謂堂堂正正之師也。否則，作書抵近邊諸將吏，使以議和請於其主，爲期決進止。彼朝臣內撓，邊將外諉，遷延逾所期，我師乘釁而入。我師進，利在深入；否，利在速歸；半途而返，無益也。」所言，對當時用兵頗具影響。（見清太宗實錄卷十二頁三—五）

文程參與軍機，討朝鮮，撫定蒙古，皆與謀。崇德元年（一六三六）清改文館爲三內院，以文程爲內祕書院大學士，所與皆機密事。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召入。太宗每議政，必曰：「范文程知否？」或爲未當，曰：「何不與范文程議之？」衆曰：「范亦云爾」，上輒署可。撫諭各書書敕，皆文程起草。初，上猶省覽，後乃不復詳審，曰：「汝當無謬也」。文程迎父楠侍養，嘗入侍，上每食有珍味，文程私念父所未嘗，逡巡

不簪，太宗察其意，卽命撤饌以賜楠，可見其獲信任之隆。

世祖卽位，多爾袞率軍伐明，文程上書，備言中原百姓遭離亂荼毒，思擇令主以圖樂業，今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官復其職，民復其業，錄賢能，撫無告，卹其士夫，拯其黎庶，止嗜殺，申信義。既克北京，百度草創，用文程建議，爲明莊烈愍皇帝發喪。安撫孑遺。舉用廢官。蒐求隱逸。甄考文獻。更定律令。廣開言路。文程對局勢之安定，厥功至偉。

江南既定，文程上疏安定民心，曰：「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爲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請再行鄉會試，廣其登進。」從之。後授議政大臣，監修太宗實錄。並進富國裕民之策，供知人善任之計。對清代開國人才之選用，政治之修明，貢獻殊大。（以上參見清史卷二三二頁三六六二—三六六四范文程傳）

孔有德：

遼東人，原係明將，能治軍，勇敢善戰。降清後，伐朝鮮、伐明諸戰役，均著戰功。多爾袞率軍入關，有德從之，破李自成軍。嗣從多鐸西討李自成，進軍陝西，復移師東下。克揚州，取南京，攻江陰，有德皆建功。曾受命爲平南大將軍，率師南征，進軍湖南，俘明桂王宗室及降明步馬兵六萬有奇，湖南全平。復率軍轉戰廣西、貴州，大部克服，當地土司猺夷，古稱叛順無常者，亦漸次招徠降服。有德自稱，此際解衣自視，刀箭疤痕，宛如刻劃，風雨之夕，骨疼痰湧，一昏幾絕，可見其南征之功勞與辛苦。後守桂林，兵寡，被明軍圍攻，受傷自縊而死，妻亦引火自焚以殉難。

祖大壽：

字復宇，遼東人，原爲明將，有計謀，善治軍，作戰驍勇，所部以精銳稱。大壽守大凌河城，太宗兵圍之，大壽善守，不能下，數次勸降，均爲所拒。後城中糧竭，商賈諸雜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馬斃殆盡，城傍諸堡均陷，大壽欲突圍，不得出，又悉太宗軍嚴整，不可破，始降。出城謁太宗，太宗與語良久，賞賜有加。大壽僞裝潛逃，返錦州，原允獻城，又傳語城中備嚴，客軍衆，未得卽舉事。太宗報以書，誡毋忘前約，並優遇大壽諸子孫，賜宅以居。

大壽仍繼續爲明效力，守錦州，戰清軍，屢獲勝，太宗終不能克。屢勸降，大壽亦不回報。後守錦州之蒙古兵叛，危在旦夕，太宗愛其才，仍遣使勸降，始再降清。太宗賜之優渥，仍使爲總兵，隸正黃旗。有以太宗待大壽過厚，而上奏者曰：「大壽悔盟背約，勢窮來歸，卽欲生之，待以不殺足矣，勿復使典軍。」實則，太宗之寵大壽，爲感召明軍諸邊將耳。世祖定鼎北京，大壽從入關，有功績。

清史論曰：「大壽大凌河旣敗，錦州復守，相持至十年，明兵能力援，殘疆可盡守也。太宗撫孔有德等，恩紀週至，終收績效。其於大壽不惟不加罪，並謂其能久守者，讀書明理之效。推誠以待人，節善以勵衆，其諸爲興王之度也歟。」（清史第五冊頁三六八九列傳二十祖大壽）

洪承疇：

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進士，官至延綏巡撫、陝西三邊總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有機謀，能治軍，剿高迎祥（李自成之舅自號闖王）俘之。迎祥部屬李自成接闖王號，承疇又破之。太宗伐明，俘承疇，降之，隸鑲黃旗漢軍。太宗遇之厚，但終太宗之世，未嘗命以官。多爾袞率軍入關，承疇從，旣定北京，命承疇仍爲太子太保、

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同內院官佐理機務。多鐸征江南，承疇以原官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省，對淸廷統一大業頗有貢獻。後復經略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地方，敕諭撫鎭以下，咸聽節制，攻守便宜行事，滿兵當留撤，卽行具奏，頗受倚重。所上疏言，多蒙採納。是與范文程對淸廷建功最偉之人物。

第三節　戰爭起因

一、後金叛明誓師

後金主努兒哈赤旣然具有初具規模之軍隊；又有征服女眞諸部落之戰鬥經驗；儘管其深知明乃大國，潛力深厚，不可以隨意挑戰。然而他終爲雄心所鼓勵，用極審愼確切推算；如用奇襲以剽略明邊，僥倖而勝，則明之邊疆大吏必然飾詞掩敗，要求明廷割地以爲賞賜；萬一不幸而敗，明軍志僅守城，不會遠追，仍可重整旗鼓，再向物資積聚之地進擊，一樣可以再求戰勝。是卽所謂戰勝則威無不加，卽或不勝，也不會有慘敗而招致極大損害也。於是乃決定於萬曆四十六年亦卽後金天命三年（西元一六一八）之春，向明朝遼東鎭邊塞要地一試其鋒芒。

決心既定，但出師無名也難以齊一戰志，努兒哈赤爲求激奮族人鬥志。乃宣布七椿恨明之事，作爲興師之藉口而名之曰「七大恨」。其文如下：

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於萬曆年，將我二祖無罪加誅，其恨一也。

癸已年間，南關（哈達部）、北關（葉赫部）、灰扒（輝發）、蒙古等九部，會兵攻我。南朝休戚不關，袖手

坐視。我仗庇皇天，大敗諸部。後我國復仇，破南關，遷入內地，贅南關吾兒忽答爲壻。南朝責吾擅伐，逼令送回。我卽遵依上命，復置故址。後北關攻南關，大肆擄掠，南朝毫不加罪。然我國與北關同爲外番，事一處異，何以懷服？所謂惱恨者二也。

本汗忠於大明，心若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見疑，故同遼陽副將吳希漢宰馬牛，祭天地，立碑界。銘誓曰：「漢人私出境外者殺，吏人私入境內者殺。」後沿邊漢人私出境外挖參採松子，我念山澤之利，係我過活，屢屢中稟上司，竟若罔聞。雖有寬怨，無門控訴，不得已遵循碑約，始敢動手傷毀，實欲信盟誓，杜將來，初非有意於欺背也。會值新巡撫下馬，例應叩賀，隨遣千古里方巾納貢行禮，時上司不究出邊招釁之非，反執送禮行賀之人，勒要十夷償命。欺壓如此，情何以堪？所謂惱恨者三也。

北關與建州，同是屬夷，我兩家結構，南朝公直解分可也。緣何助以兵馬，發給火（器），衞被拒我，觭輕觭重，良可傷心。所謂惱恨這四也。

北關老女，係本汗禮聘之婚，後竟渝盟不與親近。彼時是如此，猶不敢輕許他人，南朝護助，改嫁西虜（蒙古），似（此）恥辱，誰能甘心。所謂惱恨者五也。

我部看邊之人，二百年來，但在近邊住種，後南朝信北關誣言，輒發兵馬，逼令我部遠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將房屋燒毀（田）禾丟棄，使我部無居無食，人人待斃。所謂惱恨者六也。

我國素順，並不曾稍倪不軌，忽遣備禦蕭伯芝，蟒衣玉帶，大作威福，穢言惡語，百般欺辱，文（詞）之間，毒不堪受，所謂惱恨者七也（初稿滿文，譯成漢文如上，以宣告明人）（見太祖實錄卷五頁十二）

努兒哈赤於此宣戰諜文準備之外，猶恐戰志不一，乃復利用族人迷信心理，製造祥瑞以堅信心。萬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西元一六一八）正月中每日黎明日出之前本有朝雲爲霞光，乃故意神其說詞，聚衆大誇其事，言西南方有黃氣貫月中，其光廣二尺許，月之上約三丈，月之下約丈餘。努兒哈赤率衆於凌晨望之，謂左右曰：「天意已如此，汝等勿疑，吾計決矣，今歲必征明。」（見清太祖實錄卷五頁九）

是年二月朔，努兒哈赤復告諸貝勒曰：「予與明之釁，凡七大恨，其餘小忿，不可殫述。」因詳述七大恨原委，而準備並策定對明邊境之搶掠計劃。至是年四月六日，一切計劃均已完成，乃集結其八旗兵將領，設立松木桿於廣場中央高地，請出其各部落所信奉之神位，陳列九層，每層九位，名之曰「天地堂子」。祭奠已畢，乃以七大恨告之於天地，釋迦牟尼、玉皇大帝、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痘神、馬神、貂神、山神、土地神等，然後起兵二萬，親率之向明邊進侵。（見清太祖實錄卷五頁十又參見清代通史上卷頁六七—六八）

二、努兒哈赤襲取撫順關（參看附圖十五—五九五）

努兒哈赤奇襲撫順關之進軍部署分爲兩路。第一路爲左支隊，兵力五千人，自赫圖阿拉城（今安東省新賓縣城）出發，向西南行，作爲進攻明邊清河（即今本溪縣東北之清河城）模樣。然後就此攻襲清河之形勢，遶道清河以北而轉向馬根丹（在撫順南四十里處），以爲圍攻撫順之外勢。第二路爲主力縱隊，兵力一萬五千餘人，於是年四月六日自赫圖阿拉城（新賓）出發，沿蘇子河（即渾河上游）北岸，直趨撫順。在此主力縱隊之直前，先有用選鋒五十人裝扮之商隊，僞作市夷以趕赴十五日撫順馬市而爲買賣者，此僞裝之市夷攜有眞實貨物，與明朝廷頒賜之過關敕書每人一道。

是年四月十三日晨，後金僞扮之商隊趕至撫順關下。時明守備王命印守撫順關，使游擊李永芳驗關及監視市場，李永芳見建州市夷人數不多，貨物不少，每人持有通行敕牒一道，更有沉重門包與謙和禮數，不意有他也。及放之入關，突然間此部夷人即斬關奪旗，放其潛聲繼進之大軍入關。守將王命印倉猝間率衆與之巷戰，不能勝，遂浴血以死。而李永芳自知罪重難逃，索性薙去頂週外之髮，辮起髮辮，向後金投降，以避其死罪。

努兒哈赤既入撫順，乃揮軍盡捕城內商人及住民，盡掠商店及客寓之物資。並將其所捕得之山東、山西、河東、河西、杭州、蘇州、以及湖、廣、川、貴之巨賈中，各擇一二人，給以路資，書七大恨以付之，使歸於明用爲宣傳。然後將虜得城中數千家之商民與物資，悉數遷運回國，並命其士兵夷平撫順城而去。

明總兵張承廕自遼陽赴援撫順，比至，而努兒哈赤已夷撫順城而去。知去未遠，乃督軍追之。

努兒哈赤以明兵遠來疲憊，敢於追擊，知其不是邀名也是逐利，不予痛擊，難以立威，以杜後患，因而麾其部衆還擊，以騎兵衝明軍之行軍縱隊。相戰一日，明總兵張承廕、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以下游擊五員，千把總五十餘員，相繼戰歿。士卒被殲者近萬，餘皆潰散。此役後金掠得戰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無算，獲致完全殲滅戰果。於是，努兒哈赤大獲全勝，野心益熾，乃於是年五月再犯明邊，攻取撫順東北三堡之撫安、花豹、三岔，並陷附近小堡守砦八處。是年七月，又出兵鴉鶻關（在清河城之南），圍攻清河城，明副將鄒儲賢率兵號稱一萬，固守在清河城及附近各堡砦。苦戰月餘，城破悉數被殲。努兒哈赤亦盡剽掠人民與物質，夷其城堡砦柵而去。

此皆薩爾滸大戰之序幕。序幕既開，勢逼明廷必須對建州女眞使用大軍，因此而有薩爾滸之戰。

三、明廷議定征遼

撫順關遭受奇襲，遼邊上又覆軍殞將，已使明廷朝野震驚，遐邇恐惶，而邊報又言後金之兵攻陷撫安等大小十一堡之後，又出兵圍攻清河城、鴉鶻關，而盡殪守軍逾萬人。明兵部尙書薛三才上奏，明神宗大怒，乃於萬曆四十六年（西元一六一八）十月，授權兵部，使推薦總兵，迅赴遼東，經略軍務，以擘劃防禦殲剿，務期殲滅此建州女眞，以奠邊圉。更下詔給各有關部司，限日議定徵兵轉餉等機要事務，必以全力支援遼東方面軍隊之出征準備。並遣使馳命朝鮮、葉赫，令其卽速整備軍馬，克期隨軍從征，以匡輔此痛殲建州女眞之決策。

先是李成梁鎭守遼東者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十餘次，似乎出師必捷，故而有威望絕域之名。已而因威望旣隆，其子弟得亦盡列崇階，貴極而驕奢無度，因將軍資馬價鹽課市賞等公家財物，乾沒不少，然猶知厚畜將士，善視健兒，故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亦得拜將，李成梁被封爲世蔭錦衣指揮使。成梁年老貪得，其子如松更從而助之，於是全遼商民軍屯之利，盡籠入李氏私囊。更爲求彌縫上司，因而結納權門，賕賄顯要，以是每次督軍出戰，勝固奏捷請賞，敗亦掩敗爲功。其後且成爲常例，常殺良民以冒充斬馘者。總之，申同閣部以蒙蔽神宗亦非止數次。及神宗要兵部舉荐鎭遼總兵，兵部一時難得其人選，於是神宗想起每戰皆捷之李成梁，因想及其次子李如柏，現任寧夏總兵官轄下之右都督職，乃起用如柏於廢籍中，使爲遼東總兵。

時兵部以李如柏及其諸弟等長期縱情酒色，已不復少年英銳，而其父兄故有部曲，亦多已衰老星散，無復存者，徒以李氏世將之名，又有遼東軍民不喜之嫌，實非國家干城之選。然又不便要皇帝收回成命，以另選能者。兵部因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鎬，曾任遼東巡撫，熟諳遼事，特向皇帝推荐，請用之爲遼東經略。神宗允許，並賜楊鎬尙方劍，得斬總兵以下諸官。以此經略伊始，申明紀律，鎬到遼陽卽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以徇軍中。然後

徵兵四方，軍威稍振。

惟當時明廷朝野宴安已久，所在沉湎，征兵詔下七八個月。各鎮應徵兵馬，除宣化、大同、山西三鎮報有起程日期外，其餘各地均未能如期行動。且衣甲兵器存庫過久，多已腐敗銹鈍不堪使用。劉綎乃當時名將，膂力又遠越於時流，彼令兵士試馬，常見有墜武器於地者；又祭軍旗，三易屠牛之刀，牛首始斷。因深歎徵兵之無用，乃向兵部建議欲招募新兵自練精兵二三萬以應敵，惟兵部以時勢所迫，議格不行。李如柏中情畏怯，託詞等候各鎮兵行動確期而遲不啓程赴任，及努兒哈赤攻陷淸河城，殲滅副將鄒儲賢一萬守軍時，身爲遼東總兵業已數月之李如柏，尙未出山海關。

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正月，明廷收到努兒哈赤，自其攻葉赫部之軍中所致書，其略云：

皇帝能正遼人之罪，撤出邊之兵，悉納吾言，釋吾此恨而贈王號，我乃撤兵。原來撫順所有敕書（即當時明朝廷所發給外夷之通商放行證）五百道，開原有千道，可給我等軍士。仍輸綵幣三千，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於我等左右之人。（見淸太祖實錄卷六頁二）

神宗見書益爲憤怒，日發紅旗起兵前進。於是諸路軍不敢再顧及部伍疲憊，糧餉不給，惟有積極進兵以符命。遂導致疲憊之軍隊進入戰地，而展開足以決定明、淸二代國運之薩爾滸之戰。

第四節　雙方戰略指導

一、後金軍戰略指導（參看附圖十五——五九六）

努兒哈赤已呑併女眞諸部，就任可汗後，猶有海西女眞四部中之葉赫一部，抗拒不服。爲欲與大明爲敵，必先征服葉赫，而葉赫則依重明室之大援，迫使努兒哈赤不敢冒然相犯。且葉赫部人素强而多智，又持有明廷賜給之新式火器，如往進攻，不以全力，勢必難克；如以全力往攻，鈍兵持久勢所不免，萬一明軍及朝鮮軍乘之於後，攻其後方基地，巢穴有失，則成爲無根之樹矣。故欲攫取葉赫，必須先有制止明軍及朝鮮軍不得乘其空虛之策。

爲求防止明軍乘其空虛，乃尋求明軍之弱點所在。努兒哈赤積其數十年之經驗，以偵察明軍之虛實，及見到明遼東軍之戰備廢弛，糧餉不給，士氣低落，貪汚成風，種種腐化實事後，方信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殭」道理。以是啓迪其挑戰犯邊，狡然思逞之野心，以爲一再襲擊明人之邊堡關城，明軍知懼，明軍必不願再干預其攻取葉赫之事，而輕啓邊釁矣。及努兒哈赤一襲而取撫順關；再戰而殲滅遼東總兵張承胤大軍；三進而平夷邊境上十一堡；四進而下清河省與鴉鶻關；五出而攻略撫順村屯；六出而進圍葉赫，明遼東軍果不敢於北援葉赫，更無力以進襲建州之後方矣。正在躊躇滿志之餘，突聞明廷將集大軍二十餘萬於遼東方面，其集此大軍之目的，不是要犂除建州庭穴而何？明朝既欲殲剿建州使無餘類，努兒哈赤又將何所爲避逃耶？此乃晴天一霹靂之消息，努兒哈赤驚魂甫定，卽星夜自葉赫城下逃回其赫圖阿拉城（新賓）中，籌思如何躲過此滔天大禍之計。爲求外示鎭靜，乃與其幼年朋友，久參與其帷幄之漢人范文程（瀋陽人字憲年）、撫順降將李永芳二人，於研究明情之外，更編定兵法，以告諸貝勒及費英東、額亦都、揚古利諸將。其兵法後世稱爲太祖兵法，爲清廷祕寶，其大致爲：

凡安居太平貴守正，用兵則以不勞己、不頓兵、智巧謀略爲貴。若我衆敵寡，我兵潛伏僻地勿令敵見，少遣兵誘之，如其來，則中吾計也；不來，則詳察其營壘遠近，遠則厚集兵力，近則直薄營門，使彼自擁塞而掩擊之。倘敵衆

我寡，勿遽近前，宜稍退以待軍，衆軍既集，然後求敵所在，審機宜而決進退，此野戰之法也。

至於城郭，當視其可拔者進攻之。否則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

夫不勞而勝敵者，乃足稱爲智巧謀略之良將。若勞兵力，雖勝無取。蓋制敵行軍之道，自居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善之善者也。每一牛彔（卽三百人之長）制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

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彔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詰問之。管甲喇，管牛彔官，不以所領法令申誡軍衆，各罰馬一匹。若諭之不聽，敢違軍令者論死。

凡有委任職事，自度果能勝任則受之，不能則辭。蓋成敗關係，非止於一身，如不勝任强而受之，則率百人者百人之事敗，率千人者千人之事敗，國家之患，莫大於此。（上下文論兵法者見清太祖實錄卷五頁十）

凡攻取城廓，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若一二人輕進，致受重傷者無賞，縱殞身亦不爲功。迨列陣已定，爭先登城，方錄其功。有一二人先登破城，卽馳告本旗大臣，俟一軍畢登，然後鳴螺，俾衆聽螺聲而並進。

及聞諜者還報，知明遼東經略楊鎬已與薊遼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商定，約定鎮、道各官於二月十一日到瀋陽集合，兵馬分四路，各以期限出邊討伐建州等情。於是努兒哈赤乃令夫役一萬五千人，赴界凡山（卽鐵貝山在今遼寧撫順東八十五里處其南有山曰吉林崖其西卽薩爾滸山）築城，以爲拒守之備。

二、明軍戰略指導（參看附圖十五——五九六）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甲寅，兵部尙書黃嘉善奏：

經略楊鎬咨稱，奴酋（指努兒哈赤）精兵約六萬餘，而遼東全鎮額兵不過六萬（實兵少於額兵再除去張承

胤、鄒儲賢等敗歿近三萬人，故時遼兵不及三萬），除城堡驛站差撥外，實在僅二萬人，各有防守之責。今合薊鎮援兵僅三萬有餘。選調宣（化）、大（同）、山西、延（安）、寧（夏）、甘（肅）、固（原）七鎮兵馬一萬六千，薊鎮各營路兵丁數千，及遼鎮召募新兵二萬，通共未滿八萬人。將來分派數路，不免氣勢單薄。今劉綎議調各土司馬步兵丁，通共二萬有奇，皆本官統馭舊人，矯捷善戰，然其中有不得不裁者……總計調漢、土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即參將吳文傑等分統之，星夜兼程赴遼。（見明萬曆實錄卷五十二）

兵部原期用兵二十萬，以壓倒性攻勢，平定建州女眞之叛。但以明各鎮道兵，兵額多而實兵少，應召遲緩，無法如期集結出發，不得已始想出使用土司人馬，遠由川滇等地跋涉北上而轉道赴遼，沿途食宿失常，又須急走，而待遇菲薄，精神與體力多有難以支持者。在遼招募之兵固未經訓練，即薊邊前進之兵，亦非精卒，以此等四方雜集之衆，在久疲勞頓之餘，兵額雖二十萬，實兵不過六萬餘，合朝鮮與葉赫之兵，將及八萬之數。明廷却自號四十七萬，集於遼瀋以擴大聲勢。因而明廷官吏之不顧實際利害，自欺欺人，開口即曰：「大軍雲集，師久糧匱，必須不待其動，而先發制之。」於是廷臣上疏爭言，遍請皇帝日發紅旗以催促進軍，並限定時日要經略楊鎬呈報征奴戰略。鎬以兵員不足，於勢難以對敵，乃上疏奏曰：

奴酋（指努兒哈赤）之兵，據陣上共見，約有十萬，宜以十二三萬方可當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僅七萬有餘，豈能相敵？（見明萬曆實錄卷五八。）

但朝廷却認為四十七萬大軍是為虛數，而二十萬之額不虛，旣或其中多有空額，惟依平常習慣，平時為主官者對實有人數向來以少報多，使吃空缺，戰時怕多担負任務，總是以多報少。因而以為楊鎬「七萬有餘」之數，至少

爲故意減半言之者。乃不理會其人數多寡，但催其速報方略，卽時進軍。

遼東經略楊鎬被逼無奈，乃以不許成敗利鈍之心，策定如次之戰略指導：

一、征遼大軍以遼、薊、宣、大、山西、寧、延、甘、固九鎮，川南土司及朝鮮、葉赫等十二方面軍隊編成之，對外號稱四十七萬，分在寬甸、遼陽、瀋陽、鐵嶺、開原間四地分別集中，其指揮官及軍隊區分另表列報。

二、此集中之軍隊，分爲四路，以包圍殲滅建州奴酋（指努兒哈赤）及其兵衆爲目標，依約定時日，同時出邊，以分進合擊之勢，直搗奴巢，而捍衞明邊。

三、限定各鎮道官，統於二月十一日齊集瀋陽誓師。

楊鎬根據以上之戰略指導，而決定之作戰部署及兵力區分如次：

一、南路軍：以遼陽總兵劉綎爲總兵，海蓋道康應乾爲監軍，以海蓋道兵及游擊喬一琦部，共萬餘人（明號稱四萬，清戰勝後亦承認其爲四萬）爲基幹，附以朝鮮從征軍萬人。集結於寬甸附近，約期入寬甸口北進，由董鄂路（今安東省桓仁縣）沿佟家江（卽今渾江）向建州女眞之興京（今安東省新賓縣）東南側進擊。朝鮮軍督元帥姜宏立，由喬一琦監其軍，並爲連絡。

二、中路右翼軍：以遼東總兵李如柏爲總兵，賀世賢爲副將，遼陽道閻鳴泰監軍，兵力約二萬五千人（清稱六萬人），集結於遼陽附近，由清河道出鴉鶻關與中路左翼軍協力，向興京進擊。

三、中路左翼軍：以山海關總兵杜松爲總兵，劉遇節爲副將，廣寧道張銓監軍。率保定總兵王宣、山海關副將

趙夢麟等部，兵力約三萬人，集結於瀋陽附近，沿渾河谷出撫順關，溯渾河左岸入蘇子河之河谷，會同中路右翼軍，直迫敵之巢穴興京。

四、北路軍：以開原總兵馬林爲總兵，開原道潘宗顏監軍，率副將麻岩、游擊龔念遂、李希泌等部兵，合葉赫兵約共一萬五千人（清稱爲四萬），在開原、鐵嶺各附近集中，出三岔兒堡（在撫順東北九十里處）入蘇子河流域，由北側向敵興京進擊。

五、各路軍於二月二十一日，分別由各集結地同時前進，約定於三月初一日出邊攻擊前進。三月二日中路兩翼軍會於二道關（即三岔兒堡東南二十里處亦名尙間崖）後，再齊頭並進。

六、各路軍依既定之號砲、火光以爲進攻連絡訊號。並定時派員相互連繫，務期分進合擊，直搗興京，一舉殲滅女眞軍。

明征討大軍，卽在楊鎬如此統一指揮下，如期出發。會時天變降大雪，兵馬不能前，雪後道路泥濘，行軍遲緩，爲趕行程，多在夜間舉火把以進，因而明軍行動皆爲敵所窺知。

三、努兒哈赤之狀況判斷

後金諸貝勒與大臣以及諸將士，聞明起四十萬大軍來攻，盡皆驚慌失措。大貝勒代善問其父努兒哈赤曰：「明傾天下之力，盡宿將猛士及葉赫、朝鮮精銳，爲數四十七萬，同日深入。又南自福建、浙江，西自四川、甘肅，以海道、陸上轉輸糧餉而至遼東，聲勢極重，將何以禦之？」後金汗努兒哈赤笑曰：「大明遼東屯軍，原額九萬，逃亡相次，又爲我擊殺三萬，故遼東之軍實已有額而無兵矣。其新招之兵二萬，多係戰敗走亡之卒，早已胆破不足我

敵也。其自遠道開來之兵，行軍勞苦，疲憊不堪一戰，且爲數無多，沿途又多逃亡，不足慮也。所能稍有戰力者惟薊邊之軍，但其總數不過三四萬人，總合葉赫、朝鮮以及遼東殘餘與各鎮各地之兵，是明軍不過烏合之衆七、八萬人。與前九國聯軍之數相當而已。所謂『宿將』，必各不相干；謂所『猛士』，必進則爭功退則委過者。所謂『千里饋粮，師不宿飽』，今福建、四川至遼東萬里，萬里饋粮，士能不飢乎？故明軍雖聲勢似重，實則甚輕，不足畏也。惟聞明軍已分有四地集結，其主力究在何地？如何來攻？是吾朝夕之所憂者。因吾正居於開原、瀋陽、遼陽、寬甸四地之中心位置，恰爲明軍由四外對球心運動之標的，勝敗之機卽在於我能否在此四方之敵集聚之前，而能擊破明軍主力一事也。本國之興亡存滅，賭此一舉，惟願吾父子君臣，同心合力，致死命以爭取此致勝之機，倘荷蒙天寵，吾當先得知明軍之虛實，然後師直爲壯，戰勝必矣。」

於是，其君臣聚議，針對當前狀況，施行如下之處置：

一、積極偵察明軍之行動，以求得知更爲正確之情報，而爲機動作戰運動之準據。

二、派五百騎守備董鄂（今安東省桓仁縣），對寬甸方面之明軍，施行搜索、警戒。

三、派精騎四百，至蘇子河與渾河合流之附近，以掩護界凡山之一萬五千夫役築城之工作。

四、以侍衛扈爾漢等率兵千餘，進駐古樓山（在今安東省新賓縣西北百里處），以封鎖蘇子河之谷口。

五、盡徵各路屯寨之正兵，集結於興京附近，以待機態勢，準備向北、西、南三方面之機動作戰。

六、徵集各副兵及各城婦女以爲各城守禦。

斯時明與後金雙方集中及警戒之態勢，如附圖十五——五九六所示。

第五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五—五九七）

明遼東經略楊鎬昔守遼海道時，嘗乘雪夜北擊蒙古及東擊建州，又曾在遼東墾荒田百三十餘頃。後又經略朝鮮軍務，以功爲遼東巡撫，東夷懼之，軍民感之。曾以受劾輕啓疆釁之罪爲朝臣所劾去職，是其不僅熟諳遼事，更熟悉遼東戰地諸般概況者。所以鎬能以使用不足之兵力，向後金部署成球心之攻勢。更使得敵方努兒哈赤惑於海上運粮之力，而不能判定明軍主力所在之方位。故在地利上，戰略態勢上，明軍皆佔主動優勢，已奠定其可勝之基礎矣。

後金定都在赫圖阿拉城改稱興京（即今安東省新賓縣城）其可汗愛新覺羅努兒哈赤，自幼行商撫順市場，及長參加胡匪羣中，二十五歲爲報復祖及父仇襲擊尼堪外蘭起家，先攻克其本族建州五部，繼而北上與其同族海西扈倫四部爭長，而攻取其同族鴨綠江諸部、長百山諸部，終於吞併扈倫四部之三。是其在四十餘年來皆轉戰於明邊地之上，對於戰場上之地形地勢及遠近、廣狹、死生，多已瞭如指掌。故在此大戰之前，先行蕩平敵方可以逼近其基地與京以行集中之地，如撫順關、清河城等地。使敵方不得不在遠地集中，而遲緩其攻勢，以換得其決心攻防之自由時機，與運用兵力之餘裕。

雙方皆經精確算計者：寬甸去興京必須取道董鄂河谷，其距離約三百八十里，山谷崎嶇，戰地不廣，但易出奇。且寬甸右爲朝鮮，左爲高山，以鴨綠江爲後方運道，大軍補給便利，後方支援力量無窮，是可能爲使用主要攻擊力量之地區。

自遼陽去興京，路程較寬甸稍近，而進路却一樣曲折狹窄，其間要經過本溪湖、牛心台、淸河城、鴉鶻關、葦子峪、平頂山等地，方能到達興京，此進路兩側皆山嶺，進軍較寬甸方面爲難，間多隘口，易爲敵阻，適於用奇，不宜於使用主力。

自開原、鐵嶺向東南進擊興京，必須繞過或翻越中間相隔之鷄冠山嶺，才能進入蘇子河（卽渾河上游）流域。是以路雖較直，反不如自瀋陽經撫順溯蘇子河而取興京爲近。

瀋陽爲唐代安東都護府所在，渤海國名曰瀋州，遼爲興遼軍，金爲昭德軍、顯法軍，元曰瀋陽路，明置瀋陽中衞於此，欲以領袖前後左右各衞及各屯衞也。後因中衞以東之地朝廷許爲建州女眞避難之地，故僅餘此中衞所領各城關所堡屯寨，可爲明軍集中之掩護地。其東北八十里爲撫順所，所東二十里渾河之南有撫順關，所南五里渾河之南有千金寨。在撫順關（今章黨附近）東十五里有營盤山，山東十里卽渾河與蘇子河交流處之東有山曰界凡山（在今南雜木之南卽鐵貝山）乃明與努兒哈赤約定之界山也。在此次集兵之前，已多爲努兒哈赤所攻破夷平，不足以爲大軍集中之掩護地。

界凡山之西麓北臨渾河東岸處有崖曰吉林崖，爲界凡山第一險要處。山之南麓有關曰二道關，後金人則呼之爲扎喀關，爲界凡山第二險要處。營盤山渡渾河而南十餘里卽薩爾滸山。營盤山之北十餘里處有尙間崖，崖北相連於鷄冠山，諸地皆在努兒哈赤偵騎活動範圍中。故自界凡山至興京（卽新賓）爲沿蘇子河北岸而向東南走，時而迴峯轉道，路較崎嶇，故統稱相距二百餘里，實則不止二百里。卽自瀋陽至興京有三百五十里有餘。其詳細關係位置見附圖四。

明與動征討大軍，其徵調遍及全國，本作戰基地却限於蘇北、山東、熱河、遼寧、遼北及安東地域。而其預定之戰場，則爲自今之安東、遼寧、遼北三省邊地上出發，向今之安東省一隅攻擊，故直接影響於作戰之地理，亦僅限於今之安東與遼寧二省，卽所謂遼東一隅之地。

當時之遼東尙留滯於射獵游牧生活時代中，人口稀少，農業不甚發達，所謂西部之松遼平原，東部之長白丘陵，南部之遼東半島，土地雖極肥沃，雨量充足，但以地接邊陲，時常發生戰事，加以盜匪如林，掠略滋擾幾無寧日，故富者多移居內地，非至中原戰亂不已，不願回其遼東故鄕。故明初之遼東居民，皆願自屬於軍戶，其生活方式爲聚族自築城垣以居，族中男女各備刀槍弓矢及火器，以行自衞。因此墾地限於其城垣外之近處，其遠地山林僅供射獵及放牧牲畜之需。故待墾之土地極廣，限於環境不能使土地盡其利也。是以明初取消府縣，悉名之曰衞、曰所、曰寨、曰屯，亦卽由於當地人民皆願充任不支粮餉之民兵故。因此之故，所有村莊，皆以城堡寨營屯所爲名。南部爲遼東半島，西接熱河高原，東爲長白丘陵，北接松遼平原，中間地域形成遼東平原地帶。有遼河下游、渾河下游、太子河等水，交錯其間，河流短促，水勢湍急，交通雖不十分險阻，但當時以攜有火炮笨重車輛之數萬大軍，運動其間，勢多梗阻，不無困擾。

從後金居地之長白丘陵地帶言，南隔鴨綠江、豆滿江（卽今圖們江）毗鄰朝鮮，西與遼東平原及松遼平原相接，其東及北原爲女眞族人繁息故地。其域內丘陵起伏，巒峯叠起，地勢高亢，十分複雜，全域以長白山爲主脊，成爲松花江、鴨綠江、圖們江三大河流之發源地，高山大川之間，森林茂密，荒草沒脛，地處僻偏，人口稀少，故珍畜異獸出沒其間，千年人參亦生殖其間。後金都城之興京，在此域內之西側，地勢向西降級而下，故遼瀋一帶受其

高屋建瓴瞰制之勢。明進軍攻之，實有仰攻之不利。其進軍道路，又必須限於從各河流之河谷兩岸。

明軍之後方補給線，僅有三條。原水道一條，陸道兩條。水道爲海上運輸，可自沿海各口岸出發，直達於鴨綠江、遼河、渾河、太子河各流域之深處，或在海口轉爲陸運，交通便利，明人造船技術已相當發達，海上又無任何妨礙，原爲最理想之補給路線，然明人却未曾作有效之運用。

陸運以北京東之通州（今河北省通縣）爲中心，用車馬裝運成隊渡灤河出山海關，經甯遠（今遼寧省興城）、錦州（今錦縣）、廣甯（今北縣）而趨遼、瀋爲主路，出喜峯口經富裕衞（今熱河省凌源）、營州左屯衞（今熱河省朝陽縣）、義州衞（今遼寧省義縣）、廣寧而趨遼瀋爲補助道路，此兩陸路凡千數百里，以大車輸送，非半月不能達。明軍惟恐受到蒙古人擾害，補助道路雖近一二日行程，亦不輕用，故以經山海關、錦州衞之路爲主要後方補給線。

明英宗正統七年（西元一四四二），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開始修建自山海關至開原之段邊牆，其築法爲掘壕於外，版築土牆於內，在土牆外土壕積土之上皆插柳條成柳條林，俟其每年發出新條，卽結之成繩爲網，故牆雖不高，壕雖不深，阻障人馬之力頗大。是以稱之爲柳條邊牆。惟版築之牆懼雨，須年年加以增葺之。及女眞族自東方移居撫順之東以後，明守遼大臣，亦效王翺之所爲自開原經撫順東二十里，東南越鳳凰山至鴨綠江邊亦修築邊牆，設有北關、撫順關、連山關、安東關以及各口以嚴查外夷之出入。旋又進展至清河城東南，靉陽、寬甸之線上版築土牆，而設鴉鶻關、靉陽關、寬甸關及各口。明穆宗隆慶年間（西元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蒙古時犯明邊，並犯遼東，虜殺女眞各酋，女眞不振，明因之疏於遼東防務，移大軍守宣化大同，故遼邊版築之土牆，自廣寧以東，凡

無石基之處，皆爲雨水冲頹，無復遺者。只遺磚石所建立之關口，成爲無戰略價值之戰略據點而已。

第六節　作戰準備

一、明軍之攻擊前進（參看附圖十五——五九八）

明征討軍，迄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二月中旬，已在寬甸、遼陽、瀋陽、與開原鐵嶺間四地，集中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人（見王在晉之遼事實錄）。另有朝鮮軍萬餘，葉赫部軍萬五千餘人，共計十一萬三千六百餘人。雖尚有各鎭道、土司人馬，因路途遙遠行在中途，但明廷一再催促遼東經略楊鎬進軍，鎬乃不待集中完畢，先期指令各軍，在此四百里之正面上，分作四路出發，向後金國都之興京（即今安東省新賓縣），作求心運動式之攻擊前進。

遼東經略楊鎬，以撫順至興京路近，溯蘇子河谷之道亦較爲直而平坦寬闊，適宜使用主力軍於此。故在大軍集中之初，即集主力於瀋陽方面。爲期形成强有力之重點，已指令後續部隊，皆向瀋陽前進。

既決定四路進兵以求心攻擊，則此四路軍之指揮官人選固已由朝廷指定，但各人担任何方面之任，其權在於楊鎬，鎬以爲劉綎素有驍勇之名，令將寬甸方面之軍；李如柏中情畏怯而少銳氣，惟其以爲天子所選任，不得不給以方面之任，但又不敢令其在外圍作戰以免脫離掌握，乃令其將遼陽方面之軍；杜松有胆略，猛健絕倫，故令其將瀋陽方面大軍；馬林智略中平，乃令其將開原、鐵嶺方面之軍以從側翼作戰。指令各軍於二月二十九日晨出邊，定於三月初二日會於二道關（在今下古樓西）、小那霸（在清河東北）、董鄂（今桓仁）之線上，然後聯合各軍齊頭向興

京攻擊前進。南路軍劉綎以道途較遠，另指令其先期出發。殊不料二月二十九日大雪，行軍頗苦，因而各路軍對於約定到達預定地點，受到意外之困擾。各路軍爲期貫澈行軍命令，多有燃起火把連夜前進者。

主力軍所在之中路左翼軍指揮官杜松，素喜剛愎使氣，因居官後方過久，作戰經驗不足，因而持勇輕敵，欲立首功，乃貿然先期獨進，不肯遵守節制，故於二月二十九日晚，乘夜列炬出撫順關（瀋陽東百里）。翌晨爲三月朔日，杜松在行軍縱隊先頭，行抵章黨與營盤之間（撫順城東三十五里處），想起前總兵張承蔭全軍覆沒事，乃停軍設酒，望空而奠，要以之誓爲復仇也。因賜將士酒以禦寒。杜松亦酌酒賞雪，不覺過量。

會有敵騎數十，自渾河南岸偵視杜松軍，先鋒報知於松，並云前面薩爾滸山上有敵堡寨及守軍三四百騎，薩爾滸山之東渾河東岸有界凡山，山上有敵人在上築城。杜松以此些許敵人，不足介意，即揮軍前進以逐走敵騎，而進入薩爾滸山之谷。谷東即渾河首受蘇子河處。杜松在河西向東望，見界凡山上築城之敵甚多，雪地上翻出黑土遍山皆是。松於是取酒既飲且思，以爲先攻擊此築城之敵而戮之，以寒敵人之胆，亦一大捷也，遂令結筏渡河。

二、努兒哈赤父子之敵情判斷

後金邊境上之偵卒，於二月二十九日夜間，見到明軍進軍之火花，即以傳騎遞報於興京。南路偵卒發現明軍二十九日未刻進境，故馳報較諸路先到。後金諸貝勒大臣，多以爲明軍持海運以爲補給，船隻可溯鴨綠江而達於寬甸，今南路又進在諸路之前，則南路來者，必是重兵所在之主力軍。於議論紛紛之後，乃靜聽其酋長努兒哈赤之判斷。

努兒哈赤依據其對於明軍指揮上之慣性，加以分析，更綜合各方得來之情報與傳騎之報告，仔細研判，然後向

衆宣布其判斷結果曰：「明兵之來，信矣。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使南也，是其由撫順關方面前來，必爲重兵。今我於南路有駐防兵五百騎，卽以此拒明之南路；急宜集中全力向撫順關方面迎擊明之大兵，倘得破其主力，則其他路兵不足爲患矣。」於是卽於三月一日辰刻，努兒哈赤與大貝勒代善（努兒哈赤之次子）率衆貝勒、大臣，統滿州八旗兵，離興京城西上。大貝勒率全軍之一部爲前衞先行。其餘在前衞之後向西急進。

大貝勒代善在前衞先頭前進中，當日巳刻，行抵夏園（在今永陵鎭西四里許）附近，接到淸河、鴉鶻關方面偵卒報告，知有明軍大兵自淸河、鴉鶻關向東前進中，諸貝勒大臣意欲分兵往拒之，大貝勒代善當卽判決之曰：「淸河來路，道途偪仄崎嶇，敵兵未能驟至。我兵惟先往撫順，以逆敵兵主力爲是。」乃驅兵過扎喀關（在古埒山下蘇子河岸邊離界凡山約十五里），與守在關隘之侍衞扈爾漢，分別集結兵力，以待其主帥努兒哈赤之到來。

時四貝勒皇太極以祀事後至，因問其兄與扈爾漢以去敵遠近，知今晨有監督與掩護界凡山築城之騎兵四百人，已誘明軍渡過渾河至於薩爾滸山之谷，然後連界凡山與薩爾滸山谷之渡口，以拒敵中。四貝勒皇太極因建議於大貝勒代善曰：「界凡山上有我築城夫役一萬五千在焉。山勢雖險，非不能攀登者，倘明之將帥不惜士卒，奮力攻之，陷我夫役，則知我情矣。倘使我進不得戰，退不得走，可將奈何？故我兵宜急進，以安夫役之心而求敵與之決戰也。」大貝勒善其言，卽下令軍士盡擐甲以進。（此頁引文參見淸實錄太祖實錄卷六頁五）

過午，後金軍先頭至大蘭岡（在界凡山之東南六七里處），見明軍已以主力屯在薩爾滸山上，分兵約二萬餘直攻界凡山。守在渡口之滿州四百騎兵已與界凡山上之萬五千夫役合力據守在界凡山西之吉林崖上，明軍之一部正仰攻吉林崖中。大貝勒代善與扈爾漢皆欲駐兵於隱僻地以待之，惟四貝勒皇太極則極力爭之曰：「正宜耀兵列陣，明

示敵人，壯我夫役之胆，俾併力以戰也，何故令兵之隱僻地耶？」部將額亦都亦曰：「我軍之急，在求敵決戰，今敵分兵，正我兵堂堂正正以向敵人之時也。」衆將亦欲進戰，大貝勒代善因以衆志可用，遂不待其父到來，即集其前衞全力直趨界凡山之南列陣。時滿州八旗兵，乘良馬者先至，乘駑馬者繼至，其餘皆隨努兒哈赤急進在十數里之外。四貝勒皇太極乃向諸貝勒與將士商議曰：「吉林崖頗有我四百騎與築城夫役萬五千人在，再急增千人助之。則其勢益壯，俾登山，自上馳下以行衝擊，而用右翼四旗兵以夾擊之，其攻界凡山之明軍可破也。其在薩爾滸山上之明軍，則用左翼四旗兵以當之。」大貝勒代善信其言，即遣千人往吉林崖。

旋努兒哈赤馳至，問以分兵進戰之策，四貝勒皇太極具以議告之。努兒哈赤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之謀。但須分右翼四旗之二，使與左翼之四旗合，先破薩爾滸山之敵，此敵一破，則攻我界凡山之敵自然胆落矣。」因下令曰：『右翼四旗中之二旗，與左翼四旗即隨余往攻薩爾滸山敵之大營。代善與皇太極分率此右翼之二旗遙對界凡山明軍列陣，俟我援吉林崖之兵到達，自崖馳下衝擊時，即併力以戰。（以上引文見清太祖實錄卷五頁十二）

第七節　作戰經過

一、杜松軍在薩爾滸山及吉林崖之戰（參看附圖十五—五九九）

明中路左翼軍總兵杜松，爲人胆氣豪放而剛愎自用，平生以身多刀瘢自誇於人，目中固無建州奴酋努兒哈赤者也。於三月一日上午，以乘酒使性，令其結筏以渡河。但河水水流湍急，水中且多冰塊，筏既入水，人力不能操縱，反受衝擊爲水冲走。時松已醉酒，見狀大怒，乃親至河邊策馬逕渡河而東。其將士見主師已策馬渡河，誰敢再計

及個人利害，遂各策馬競渡而隨之，因而爲冰塊撞倒，溺死河中者不少，後軍繼之，裸下身涉水，中途抽筋而溺斃又多人。監軍張銓見已渡過萬人，而炮車輜重又實難以涉水，乃高聲遏止之，因收餘衆二萬餘據薩爾滸山之大營，徐張繩網於河上，以繫留船筏輸送重火器及輜重渡河，以接濟已渡至河東之軍。

時雪變爲雨，寒威凛烈，已渡河之士卒皆戰慄牙碰成聲，杜松心頗失悔，却難出口，乃整隊向界凡山急行，因與界凡山築城之敵，峙戰於吉林崖，却不意努兒哈赤率其八旗之兵，自東南方馳至戰場，將乘其分離而攻之也。

努兒哈赤率八旗兵（每旗七千五百人）到達薩爾滸山以東，界凡山之南，明據薩爾滸山之軍，與圍攻吉林崖之軍，二軍間之連繫遂告中斷，然彼此相距十數里，如在晴天原可相與望見，惟時雨雪交加，又時有雲霧，僅能聞其礮聲，却不能相視連絡。因之，努兒哈赤以六旗（即四萬五千人）進攻薩爾滸山之明軍二萬餘人，明軍上下皆無法知敵之多少也。

三月一日未刻（即下午二時至四時頃），明中路左翼軍監軍張銓，在薩爾滸山上，見敵大軍來攻，即令各隊結營列陣以待。及敵進至山下，當即發令開礮轟擊。戰幕方開，日猶未昃，雨雪忽止，而有大霧下降，彌漫山谷，視界陰晦，咫尺之外，難辨敵我。明軍各懷恐懼，乃折取松枝燃爲火炬以戰。不意敵人竟利用此等火光，使用弓矢，以黑擊明，矢不虛發，每發必中。而明軍使用槍礮，雖由此火光容易點燃火槍，但由明擊黑，發射槍礮，難尋標的，未能傷及敵人，反吃大虧。是以努兒哈赤之兵愈戰愈勇，遂得乘此晦靄，踰塹拔柵，攻入明營，明軍營壘相繼失陷，敵軍遂行縱橫馳突，不異時之間，殺散明軍，盡奪得薩爾滸山營寨，追擊四散之明兵。

後金之大貝勒代善與四貝勒皇太極，聽得薩爾滸山方面炮聲已息，又度往助吉林崖之千人當已到達，乃分率其

右翼之二旗之兵，在淺水之哨口渡過蘇子河，列陣進攻圍打吉林崖明軍之側，吉林崖上之守軍及往援之卒，聞得山下人呼嘶之聲，知是大軍已到，亦各自吶喊中，自山上馳攻下來。

杜松正在攻打吉林崖中，以爲建州奴酋率兵初到，往攻薩爾滸山，必難得志，故未在意。及有敗將畏死逃來報告，知薩爾滸山大營業已完全潰敗無遺，松驚震失措，進退失據。及見東方有敵軍攻至，山上之敵已衝下山來，乃以死相拚之情，督軍分頭作戰，始得勢均力敵之勢。但入夜時，努兒哈赤率其戰勝之六旗，前來合攻，各冒彈矢衝突，遂至短兵相接，苦戰一夜，杜松身中數矢，力戰而死，保定總兵王宣、山海關副將趙夢麟亦相繼戰歿於陣。明軍遺尸遍野，冰雪爲赤，餘衆北退至渾河岸邊，將旗幟器械投入河中，其負傷不能作戰者，各投河以死，餘皆死戰盡歿無一降者。明中路左翼軍於此全軍覆滅。

二、馬林軍在尚間崖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〇〇）

三月一日，明北路軍總兵馬林，已進抵鷄冠山附近。得遠探報告，知建州奴酋業已傾巢而去，向西北方來，而將展開大戰，便決心將軍隊先敵展開於有利地點，採取防禦。當時其軍分爲三處，在尙間崖等地，編成三角形陣地。

是日下午，努兒哈赤與明中路左翼軍主力鏖戰於薩爾滸山時，馬林正在薩爾滸山之北三十里之尙間崖（即二道關在鷄冠山北三岔兒堡東南）經營其防禦陣地，其與杜松之軍，各自爲戰，彼此不相連繫。故薩爾滸山之敗，馬林不知。是夜杜松等在吉林崖苦戰至死時，馬林以其全軍營於尙間崖，濬壕塹，嚴斥堠，鳴金鼓以爲自衛而已。雖距吉林崖十五六里，時得探知苦戰狀況，馬林仍只令開原道潘宗顏，與遊擊龔念遂各統軍一部，分營於其南數里之外

，潘宗顏軍於斐芬山（在尙間崖西南三四里外），龔念遂與李希泌等一軍，立營於斡勒鄂謨地（在尙間崖南四里處），此三營互爲掎角，各環營鑿塹三重，並環以大車以防敵騎，遍列堅楯以禦矢石，更使習用火器者立於壕外，列騎兵於火器之後，以待敵人。

三月一日夜間，滿州八旗之遊騎兵在追逐已渡過渾河之明兵時，見到尙間崖之馬林軍之嚴陣，乃乘夜馳告於大貝勒代善。三月初二日晨代善遣三百騎前往偵察，馬林方欲拔營行進，見滿州兵來，又回其營地結方陣自守。偵騎馳告努兒哈赤。時努兒哈赤正與四貝勒皇太極合力攻打龔念遂之營，已使步兵冒彈矢衝入，斫其大車，破其堅楯，以騎六千餘自其陣之一角衝入陣內，龔念遂與李希泌皆力戰歿於陣中。

會大貝勒代善使者尋努兒哈赤，報告馬林軍在尙間崖嚴陣爲守情況，努兒哈赤即不等待四貝勒皇太極之突入搏鬥成果，立卽急引侍從四五人馳向尙間崖，見馬林軍依山而陣，是待戰而不會移動，欲卽攻擊，而滿州軍未齊，及日已嚮午而滿州各軍到達陣前者只萬餘人，其餘皆在途中。努兒哈赤欲使其軍先據山巓，然後向下搏擊，乃率已到達戰場之衆，先行搶山，衆兵方依令登山中，突見馬林營中之兵已越外壕出來。努兒哈赤急告其衆曰：「是將與我步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卽下馬與之步戰。」更令其大貝勒代善往諭已登山之兵。時左二旗兵下馬者方四五十人，而明兵已自西突至，滿州軍列陣不及，各現驚怖。代善在山坡上回到山脚，乃言於其父努兒哈赤曰：「敵已列陣而至，下馬布陣亦不及也，可迎衝之，以求一決！」遂卽率衆騎怒馬迎戰，直入明軍陣中。時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勒泰，見其兄已率衆騎兵向來攻之敵逆襲，乃一齊鳴鼓，率衆台吉等一齊乘馬反攻。而滿軍陸續到達之各旗，亦皆不及列陣縱馬向前各自爲戰。於是兩軍搏戰，明軍發鳥鎗發抬炮，滿軍擲利刃射飛矢，烟障蔽天，聲勢動地，

滿軍盡其馬隊之力，向明軍部隊內直衝，明兵少却，遂遭敵騎縱馳衝破，所向無阻，而往來縱擊，明陣因而大亂，衆兵分別遁避。努兒哈赤更揮軍乘勢追擊，明副將麻巖及大小將士多陣歿，而總兵馬林僅以身免。

努兒哈赤既破馬林軍。見芬斐山孤立，乃復集兵馳芬斐山下，令軍士下馬登山，以仰攻潘宗顏守在山上之軍。宗顏軍約萬餘，在山上親見滿軍之攻打龔念遂軍，更親見馬林軍之前進，及滿軍向馬林軍之反擊。而皆不敢往助，自守於山上以待敵來攻，及敵人由四面仰攻上山，只以楯牌遮蔽敵矢而連發自己火器而已，相戰未久，卒爲敵人突破，而全軍覆沒於芬斐山上。（以上見太祖實錄卷六頁九）

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提兵在馬林軍之後方，聞馬林軍敗，而中路左翼軍杜松亦敗，知左右再無友軍，深恐兩邊受敵，乃急率其軍遁去。

努兒哈赤率其諸旗至古爾本地（即今營盤山南之營盤）集結，乃聚諸貝勒與將軍，計議如何回救其都城興京，時已知劉綎之軍正向其都城挺進。

三、劉綎軍在阿布達里岡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〇一、六〇二）

明南路軍總兵劉綎，素以驍勇稱，所使用鑌鐵刀重百二十斤，在馬上輪轉如飛，實是膂力過人勇猛之將。當其統兵出關時，令軍士試馬，見軍士嘗墮武器於地上。深嘆徵召之軍無用，乃上議請自行招募訓練精兵三萬人，朝廷不許。又盼能用蜀兵，惟蜀兵雖由蜀北來，却未能克期集向遼東，歸於其麾下。當劉綎在寬甸集結完畢，其兵力實不過萬餘人。是以劉綎對於經略楊鎬之作戰部署，認爲自己所率兵力過少，而懷疑楊鎬有意致己於死地而使之「死裏求生」也（註一）。及朝鮮從征軍到達寬甸，其軍亦僅五千餘人，朝鮮元帥姜宏立對後金之敵意不濃，從征似非

其本意，更無戰勝攻取之信心（註二）。故劉綎不敢用之爲先鋒，只令之隨軍爲後繼。

南路軍劉綎奉命於二月二十一日出邊，預定於涼馬佃（在今安東省新賓縣東八十里處）以搗敵興京之後。惟自寬甸出邊，經過太平哨往北，路多重岡叠嶺，必須沿渾江西岸進行，旣迂且險，馬不成列，車須逐輛用長索接送而行。旣入女眞境，連破十餘寨，迤邐而進，至於董鄂城（卽今安東省桓仁縣）。後金所派之牛彔額眞托保、額爾納、額黑乙三人，率守備五百騎迎戰，劉綎以分進合擊，圍而攻之，斬額爾納、額黑乙以下五十餘人，托保率餘衆潰逃。

劉綎旣克董鄂城，探知努兒哈赤已率其八旗兵西上，興京空虛，正好掩襲。乃集其精銳，欲自董鄂直趨興京，不再繞道涼馬佃以搗敵之東。於是，劉綎使遊擊喬一琦率騎一千先行，自率精騎繼之，餘騎編爲後部，在後跟進；使海蓋道康應泰率步兵與朝鮮軍在更後跟進。於三月初三日，自董鄂向西北行，沿渾河（卽桓仁西牛毛大山以北之河）之谷，直指興京。因不能察知後金努鎬哈赤八旗兵主力之所在，乃準備隨時與敵遭遇戰，故其軍節制嚴整，軍行皆持鹿角，軍止卽刻成陣。是日西進三十里止宿於富察（在今桓仁西四道河子之西），距興京只五十餘里，時有敵千餘騎在興京南十餘迯之都頭伏洛附近，會合托保敗兵實行防禦中。

方努兒哈赤在擊破馬林於尙間崖後，於三月初二日晚，集結於古爾本時，得遠探報告，知劉綎軍已深入至董鄂；明中路右翼軍李如柏已進至虎欄（在淸河城東南下夾河之東），努兒哈赤以該兩軍之前進方向皆在興京之南，必須乘其分離而各別擊滅之，方可奏功。又以爲自董鄂至興京路近而廣闊。自虎欄至興京路迂而多險；廣闊之地宜於攻戰，多險之地易於遲滯敵人行動。於是乃決心以四千兵於虎欄方向遲滯李如柏軍之進攻；迅速轉移全力於東路上

，以求先擊破劉綎之軍。因而當夜命扈爾漢率千騎星夜馳回興京，先在興京之南十餘里兩道交叉處，爲所要之防禦。俟主力到達時再向東南迎擊劉綎之軍。翌晨（三月初三日），天未明，努兒哈赤復令二貝勒阿敏率二千騎馳援扈爾漢。

三月初三日晨，努兒哈赤率衆回至界凡山，令軍中各殺牛祭旗，以饗士卒，而恢復戰力。大貝勒代善請曰：「吾先歸，從騎十二，微行探信，祀禮畢，父可徐來。」努兒哈赤許之。三貝勒莽古爾泰亦相繼行。四貝勒皇太極馳至，請與俱往。努兒哈赤曰：「汝兄微行往探，汝隨我後行。」四貝勒曰：「兄獨往，我留此，未安也。」遂即率兵行。於是努兒哈赤亦於申刻自界凡山啓行，星夜馳歸興京。（上下引文皆見清太祖實錄卷六頁十一、十二）

是日暮，大貝勒代善回至興京，告知京中曰：『撫順、開原二路之敵兵爲我擊破，誅戮且盡。南東之敵，已遣將往禦。我奉父王命，當即往破之。』於是，城中人各興奮異常，各持弓矢願隨出戰。大貝勒乃選得精壯數千，編成一旗，出城備戰。夜半，迎見努兒哈赤於大屯（在今永陵附近）之野。父子集議，乃策定以逸待勞之術。使降卒中之黠者，持杜松軍之傳令令箭紿劉綎。譎言之曰：「中路軍已薄興京，請南路軍速進！」劉綎以無號礮爲詰，卒乃詭詞而返。努兒哈赤得降卒報告，知劉綎所詰，乃急令傳礮。劉綎前進二十里，聞興京方向礮聲大起，以爲杜松軍已開始攻城，爲期急進求功，當即下令棄鹿角急進。是日（三月初四日）傍午，劉綎率前軍進至阿布達里岡，方知後金軍隊已擊退自己之前鋒喬一琦部。綎即引軍趨登阿布達里岡上布陣，以迎戰陸續來攻之後金大軍。

後金軍大貝勒代善欲引兵上岡，四貝勒皇太極曰：「兄統大軍留後，相機來，吾先督兵登岡自上而擊之。」大貝勒曰：「善！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引右翼兵登山，俾將士下擊，汝立後督視，勿違吾言，輒輕身入也。」於是

四貝勒皇太極率右翼兵登岡，劉綎與之戰，勝負未決，二貝勒阿敏與扈爾漢軍繼續來攻，綎督軍作殊死戰，亦遭拒止。惟斯時大貝勒代善着明軍衣甲，冒充杜松軍隊來救援者，遂仗杜松軍旗幟，自西方來直入劉綎軍陣之中，然後突大格殺，表裏夾攻，劉綎軍變起倉卒，因而大潰，綎引衆退入其後軍中，倉卒不及陣。四貝勒皇太極已麾軍乘勢追至，劉綎率其養子劉招孫出入死門者十數合。自初四日午直至翌日之晨，力盡而死。

劉綎之步兵，由海蓋道康應乾率領，陣於富察之北，朝鮮軍陣於富察之南孤拉庫崖上（皆在今桓仁西三十餘里處），及劉綎與劉招孫敗沒後，喬一琦率殘部投入朝鮮軍中。時明軍步兵多執筤筅，竹柄長鎗，被籐甲、皮甲；朝鮮軍被紙甲，其胄以柳條爲之。已將火器分層疊布列，以待敵人。後金兵於三月初五日日出之後，集軍以攻康應乾陣，應乾命發火器拒敵，一時競發火礮鳥槍，致使濃烟障目，視界不清。後金兵利用此烟障之瞬間，發弓矢之威力，一舉衝入明軍營壘，明軍大敗，應乾遁走。後金乃集軍到朝鮮軍之前。

朝鮮軍本不願從征，礙於明曾救其國難，不好不從。及元帥姜宏立知明軍敗，遂按兵偃旗幟，遣其副元帥全景烈出而通款於敵曰：「此來非我願也。昔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時，賴明助我，獲退倭兵。今以德報之故，奉調至此。爾撫我，我當歸附。且我兵之在行間者，已被爾殺，此營中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於我者，止遊擊喬一琦一人及所從軍士而已。當執之以獻。」喬一琦聞之，知大勢已去，遂投崖死。至是明南路軍又完全爲後金所殲滅。（見清實錄太祖實錄卷六頁十三）

註一——朝鮮實錄記載姜宏立與劉綎之談話云：「臣宏立往見都督（劉綎）問各路兵數。答曰：『西南路大兵齊進，東路只有俺自己親丁數千人，且有各將所領，要不出滿萬耳。』臣問曰：『則東路兵甚孤，老爺何不

請兵；』答曰：『楊爺與俺自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國恩以死自許，而二子時未食祿，故留置寬甸矣』。」

註二一日本稻葉君山所著淸朝全史上一第一一二頁云：「劉綎從寬甸東向出佟家江流城，自南而衝太祖居城，其所規畫，則杜松破薩爾滸之日，卽三月一日進入目的地的老城。不幸朝鮮軍趑趄不進兵於敵地，徵之朝鮮記錄，則朝鮮出師時早通款於建州。其與劉綎同行者，絕非本意，惟因壬辰之役爲日本秀吉所苦，幸依明朝而有再造之德，故不得不隨行也。」

四、楊鎬不知控制全局及李如柏之中情怯弱

明遼東經略楊鎬，雖以熟悉遼事見稱，因受朝廷輿論所迫，竟不待集中完畢，而定出兵時日，以名爲二十萬之大軍，號稱四十七萬，實則只有八萬餘人而已。既已按照律定之時間出邊，向敵人實行求心之攻勢，又規定各軍於三月初二日在門坎哨（在今下古樓之北）、二道關（在界凡山前下古樓西）、小那霸（在淸河東北八十里卽虎欄東北四十里）、董鄂（卽今桓仁縣城）之線上，各軍同時攻擊前進。其作戰計劃，亦可謂之頗具周詳矣。更因李如柏軍之進出淸河之路，劉綎軍之進出太平哨、董鄂之路，皆爲迂遠道途，已別令該兩軍可以先期出發，以便齊一於三月初二日會齊於統制線上之規定，是均爲至當之措施。惟對於進兵之日，大雪阻路，却毫無處置，是其未能統制全局之一；更對於敵人只視之爲靜態之防守興京，未對敵人作動態之判斷，以使各軍能以互爲策應，是其未能統制全局之二；又大軍既已前進，大軍指揮官應親率總預備隊，接近於重點方面，以便適時與敵實行決戰，而爲適切之支援，使新銳之軍加入戰場，爭取勝利，方爲正當措施，而經略楊鎬在集中時，卽未作留置總預備隊之計劃；當各軍

前進時，其本人仍留在瀋陽等待後軍，亦未到重點方面以協調各軍，作爲對敵實行決戰之準備。是以杜松之輕進，楊鎬未能適時加以制止；杜松爲敵分別攻擊，楊鎬亦未能使馬林之軍及時前進加入戰鬥，以爲策應；杜松爲敵殲滅，馬林爲敵擊破，楊鎬更未能使李如柏之軍急進，以牽制，杜截敵人之歸路，而使南路軍作戰進展之容易，或可有以挽回戰局之機會。故楊鎬之對敵人無狀況推移之判斷；對天候無變化之準備；對地形無廣狹之認識；對各軍之連繫無連絡之手段，徒以「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之一語爲大軍進攻之統制，失其統制大軍之道矣。

李如柏亦以宿將並起，而用之爲遼陽軍統率。以清河道狹，曾在雪夜燈火照明中進兵，如依照規定，當於三月二日在小那霸向敵攻擊前進，但在其當前只有二十敵騎阻路情況下，於三月初三日猶遲滯在虎欄，距小那霸尚有四十餘里之路程，可見其中情怯弱。故三月三日敵人自界凡山從容回軍至興京，是即李如柏不肯進軍之罪。方三月初一日薩爾滸大戰時其副總兵賀世賢向李如柏建議：「進軍直取敵巢穴，以致敵之所必救，攻其所不守，可大克也。」如柏不聽。三月初二日再建議：「進軍擣敵之虛，可謂『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倘敵四軍與我戰，則北路軍得進，敵遭夾擊，而南路軍得搗敵巢穴也。」如柏又不聽。及至三月初三日，敵軍自界凡山回軍興京，賀世賢再建議進軍攻敵側背，李如柏卻毫無戰志，坐待楊鎬退軍之命而不肯進兵。是中路右翼軍失盡戰機矣。

三月四日晚，經略楊鎬令李如柏回兵之檄到達虎欄，如柏如逢大赦，所以馬上奪路回走。敵人哨兵二十騎，於遠山之上見如柏軍退走，乃馳馬登山，鳴螺作大軍進追之狀，如柏之軍大驚，更見其主將張皇之狀，於是全軍六神失主，奔走相蹴，因而被踏遭擠，死者千餘人。是李如柏之一軍，並未與敵接觸，無助於杜松薩爾滸之戰；無助於馬林尚間崖之戰；未能對敵人之轉用兵力予以絲毫牽制，當劉綎在阿布達里岡與敵肉搏之時，李如柏在虎欄路上不

動聲色，等候撤退之令，毫無相救之意，及撤兵令到，反而因撤退過急，而自相踏藉，劉綎軍之覆滅，卽由於此。

明萬曆四十七年四月（卽本戰役後一個月），浙江道御史楊鶴上奏，爲劉綎家屬請求撫卹，萬曆實錄中記其言曰：

「但風聞綎提兵深入，已破奴酋十餘寨，堅壁列營不動。奴酋設計誘誘之，用杜松陣亡衣甲旗幟誘之，詭稱我兵乘勝督戰，綎如開營，遂爲奴酋所敗，然猶大戰數十合。養子劉昭孫出入死門者，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使淸河聞警，李如柏少聽賀世賢之計，偏師策應，殺入重圍，劉綎當不至死。或夾擊成功，未可知也。」（卷五八一）

是李如柏以怯弱，遺誤軍機，遼東軍事因之大敗，明朝由是以替，滿淸自此而興，故一將之任，其責亦大矣。

第八節　中　論

就明與後金兩軍之兵力言：明集大軍名爲二十萬，號稱四十七萬，實則徵自全國之數或爲二十餘萬，使用於遼東戰場上，得於出邊之日而向敵前進者不過十餘萬人，合葉赫與朝鮮之軍，總計不過十餘萬人，分爲四路之後，在重點方面的中路左翼軍不過四萬人，餘只三萬至二萬餘人而已。如不能合兩路軍之力之與敵戰，則對於集中一方面之六萬餘後金之八旗兵，是處處居於劣勢之地步，故明軍分進求心攻擊之制勝要訣，在於必能合擊方可。

就兩軍所使用之武器言：明軍攜有礮車、鳥鎗等火器，亦有弓弩刀鎗劍戟斧鉞鈎叉等兵器。而後金八旗兵只有弓弩刀鎗等兵器，而無火器，是在戰具上明軍實居優勢。後金之兵在作戰之時，亦只有利用天候、地形以躲避火器

之威力，本無對等戰力之可言也，但明軍雖有操必勝之武器，却以士卒未練，士氣不振，未能發揚火器之威力。時明軍使用之火礮乃改良後之威遠礮。口徑二寸二，重二百斤，用黑色火藥，可裝大鉛子彈一枚，小鉛子彈百枚，大鉛子彈有重六斤至三斤六兩者多種，裝塡之後，由礮後火門點火發射。射角仰高一寸半射程五六里，高三寸時射程十餘里。小鉛子彈可射四五里，有長百步闊四十步之被彈面。發射時礮口烟火甚大，常有數分鐘烟霧籠罩以妨礙視界者。明軍使用之鳥鎗，銃長四五尺。口徑三分，銃後旁有發火孔，銃裝黑色火藥及鉛丸，可射百餘步，時稱之爲十倍於弓矢，百倍於短兵。惟黑色火藥懼潮溼，雨雪中使用，甚不便利。薩爾滸山之戰適在雪後初晴，溼度最濃時，不生火烤乾，便無法射擊，以此明軍雖有利器，却未能發揚火器之威力，以致於反不及弓弩之威力強大。

就兩軍所有之機動力言：火礮須用車載運行，施放時又須下載支架，故礮兵與使鳥鎗者皆係步兵，只有使刀及弓箭者可以乘馬，以此明軍騎兵不多，主用步行作戰，故其機動力量，限於步戰範圍。後金八旗兵完全爲乘馬者，其機動能力大於明軍數倍，以是之故，明軍不能躲避敵人之攻擊，也不能追逐敵人之退走。

更就兩軍之士氣言之：明軍徵自內部各省，素質極不整整，其待遇極壞，而又長途疾走，既饑而多有病痛，各無殺敵致果之志，更未有教戰時間。其上級諸將，各以宿將自許，以能驅市民從戰爲能，貪功者輕進，怕死者不前，對於統率制令，無甚服從誠意，故軍心不一，戰志不齊。後金八旗兵在神道設教之下，認爲七大恨乃是其民族奇恥大辱，非報仇雪恨則無出路。彼輩原以擄掠爲生者，每攻下一城，輒屠殺全城搶刼財物以解決一年半載之生活問題。況每殺死一敵，既有隨身財物可得搜括，回兵之後還可以分領賞賜。以此八旗兵各有勇往直前攻城殺敵之胆量，又因地形熟悉，射藝騎技進退可恃，自信可以必能贏得明軍，故其好戰心理與作戰精神，極爲旺盛。

再就作戰指導言之。努兒哈赤以七大恨爲挑戰之藉口，居然成爲極好之宣傳口號，使舉族上下各認爲受到極大委曲。今朝明又發動大軍，傾國力來相攻伐，使得後金舉國人各有滅亡在卽之悲哀。各認淸其惟一生機，只有致死一戰，故各有拚命之心情，欲從死裏以求生。努兒哈赤更從而神乎其必勝之念，每出必先祭祀其「堂子」，設定方法，使衆週知其不但已經卜得必勝，且兵之所向又是大利豐獲，財喜福壽一齊臨門。然後依其八旗兵之大機動力，分向求心攻勢之敵人，實行各別擊破之策。

以上各種因素，是爲本戰役勝敗之關鍵所在。故明廷拔十萬優勢裝備之師，徵自全國，集向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出軍從征，軍分四路，克日東進，大張撻伐，是欲期一舉而直搗興京，拘執女眞，使之就範也。却不料兩軍方接，杜松之軍首先被殲滅於薩爾滸山及吉林崖兩地；馬林次第潰敗於尚間崖；劉綎軍亦復覆滅於阿布達里岡，只李如柏一軍自虎欄退回，是只五日之間，全軍披靡。是役也，明軍宿將猛士之歿於陣中者，自總兵杜松、劉綎以下凡三百一十餘人；軍士戰殞者達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衆，甲仗馱馬鎗礮亡失無算。敗訊傳至京師，舉國爲之震慴。事態之嚴重，爲二百五十年之所罕見者。而後金之八旗兵僅損失士兵約二千數百人，却虜獲馱馬甲仗礮鎗等軍實數百萬計。自古兩軍兵戎相見，其戰果之懸殊，鮮有如斯之甚者。度其所以然者，良以努兒哈赤父子能臨機決策，指揮卓越，且勇智絕倫，料敵情如指掌，更加以其八旗兵驃勁驍悍，各自認淸當前使命，爭先攻取，故其勢險而節短，機動飛速，所以能有此戰果。

緣努兒哈赤之初興起也，每有征伐，必先虛心定志，謀而後行，比至戰地，也是集野籌謀劃地而議，然後上馬傳令，令其軍隊行動。其令簡單，迅速而確實，蓋其兵力只六萬餘人，其率領非父子卽親戚故舊，所以上下一體，

羣策羣力，同心同德，無墮情，無私議，條律嚴明，賞罰有度。其令敕八旗兵之作戰敎條曰：「臨敵，如七旗卻走，而一旗拒戰，卽以七旗佐領之丁，給與拒戰之一旗。旗內半卻走半拒戰者亦如之。」故犯罪者雖親不貸，得功者雖疏不遺，令信而必，是以齊心。再加以其人民十萬餘戶皆散居在其京城與京四週，無事則射獵以足食習武，合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爲一體；有事則全國男子皆應徵以禦敵從征；戰而勝則人人得分俘受賞，用俘虜之人以爲助耕，故食有餘積。是其全國人自爲兵，人自爲饟，國家無須養兵之費，故其國用無有不給之時。反之，明軍朝廷急功，諸軍緩集，紅旗催師急如星火。逼使征師不待集中完畢卽得進進，此其作戰計劃難期以從容也。諸軍集自四方，宿將起自異域，總兵監軍各不相睦，或恃勇無謀，冒進貪功；或中情怯弱，坐視失機，此將士之不齊心戮力也。隊伍形同散沙，素質低劣，意志渙散，或來自遠方，疲憊不堪，或就近募補，濫竽充數，既缺乏精誠團結之感召，又無接受節制之習慣，千里趨敵，抱病赴戰，故毫無士氣之可言也。似此對上無信仰，對下少信賴，對戰勝無信心之大軍，縱使遼東經略楊鎬再能熟諳遼事，又焉能以一朽木獨撑將傾之大廈乎？何況楊鎬對於遼事未必眞正熟諳，將十萬大軍，分散於二百餘里之過廣正面上，只在時間地點上漫爲約定，而忽略天時、地利諸重要戰爭之因素，已屬疏忽之至。又在大軍之前進間，自留瀋陽，任憑各軍獨斷專行，毫不講求彼此連繫之道，似乎荒謬，不敗何待？

薩爾滸之役，明軍爲遠出征討，後金軍爲自戰其地，孫子所謂：「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輕地則無止」；「散地則無以戰」。又曰。「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設使明軍經略與督軍諸將明乎此，當無武斷輕進之事。既或武斷輕進也必先設法偵知敵軍主力之行動，以爲遂行戰爭指導之依據。楊鎬之不待集中完畢而驅軍前進，是「武進」也，諸軍之不能以併力

，是主將未能「料敵」也。二軍深入，二軍遲滯不前，是不知「輕地」之利害也。對於「散地」作戰之敵，不可使之或有小勝，因一有小勝，則其心理上以爲威無不加矣。當時明軍約九萬人，合朝鮮、葉赫之軍各約萬人，共爲十一萬人，後金八旗兵爲六萬餘人，總人數上明軍優於敵人四五萬人。而明軍有火礮鳥鎗等利器，而後金則惟弓弩，準備上明軍亦更佔優勢。縱然楊鎬之分軍並進，明廷之星速催師，已將人數之優勢分而不專，大軍武斷輕進，在在鑄成被敵各個擊破之時機，但如杜松稍知檢點，遵守節制，協調馬林、李如柏二軍，齊頭並進，則努兒哈赤絕無有先行擊破明軍一軍之機會。則戰局如何演變，尙難逆料也。即在杜松被破之後，馬林軍一心守禦，則努兒哈赤進攻不克，將以鈍兵繼續攻擊耶？抑星夜回顧其根本耶？是戰局轉變勝負之數猶未可知矣。更在杜松、馬林二軍覆歿之後，努兒哈赤揮軍南進之際，苟李如柏能適時策應，掌握良機，驅軍直搗敵之巢穴，協同劉綎南北夾擊，或者互爲策應以耗損敵力，則勝負爲誰，亦未可斷。況興京僅有守兵四千，李如柏以新銳之利器，直搗興京，雷霆萬鈞，破之可必也。惜乎，當劉綎在殊死搏戰中，李如柏却堅壁列營於二十敵人哨兵之前，坐待撤兵之檄，不作聲援之計，終至三軍敗歿，其一軍獨存。是李如柏安全矣，而明朝從此一蹶不振，卒至破亡。

此一戰役爲明、清兩代國運交替之重要關鍵，故其重要程度，實超乎戰爭本身勝負之評價。當南路軍戰事結束之後，努兒哈赤顧諸貝勒大臣而笑曰：「大明皇帝以二十萬兵聲言四十七萬，分列四路，並力來戰，今幸誅戮，遂獲全勝。各國聞之，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則必謂我兵强。究言之，聞於四方，靡不懾我軍威者矣。」從此後金建了起「建國必成」之信心，遂宣賓奪主，對明開始發動大規模之攻勢。

明與後金之關係，從此一戰，大易其勢。然此時後金之志猶不過想爲遼、金統一北方之續耳。（見太祖實錄卷

15—5310

六頁十五）

萬曆初政，將相得人，國勢尚差强人意。萬曆帝中年之後，奢侈無度，用費日繁，加以其喜食鴉片，因而居以深宮，二十年不視朝政其一切披閱奏章，悉委宦官，故其秕政之多，不可盡數。其皇子成婚，取國庫銀二千四百萬兩。加以前此援朝抗倭之戰，國力消耗極鉅，故致民困財竭，人不堪命。

明朝對外作戰，內政不修，財政窮窘，選將不慎，兵又不練，是其致敗之主由。此與後金努兒哈赤之整軍經武恰成完全相反之對照。努兒哈赤之創制八旗兵制，呑併鄰近諸部，建立後金帝國，其處心積慮，將求與明決戰也明甚。明遼東守邊諸大吏，不可能不之知也。何以直至努兒哈赤兵襲撫順關，以「七大恨」之漢文宣言書付之放歸之被俘商人，使轉致明廷，而明廷方知努兒哈赤之眞正意圖，此明廷之顢頇可知。

明廷之議定征遼，拘執女眞人使之就範，朝廷上下亦以大事視之。萬曆帝既已授權兵部，使之推荐總兵，選任經略，却又親自選定李如柏爲總兵，遼戰之敗，敗大事者卽爲此人，故此戰役萬曆帝自己應負其責者卽此。

楊鎬乃進士出身，由縣令入爲御史及大理評事，後遷山東參議，分守遼海道。在遼海道任內嘗隨大帥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襲蒙古炒花帳，大獲，被任爲墾荒副使，亦著績效。旋率副將李如梅（李成梁子卽李如柏之兄）出塞，失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餘人，會朝鮮戰事起，得免議罪，用鎬爲右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及援朝抗倭戰敗，萬曆帝震怒，欲斬之。朝臣營救得免，罷歸。及後金兵破撫順，殺守將王命印，遼東巡撫李維翰使總兵張承允等往援，又復戰歿，遠近大震，朝堂失措，兵部計議久之，乃推荐楊鎬熟諳遼事，起用爲兵部右侍郎，使往經略遼東以攻討女眞之叛。

楊鎬既至遼東，申明紀律，徵四方兵以圖大舉中，後金却出兵鴉鶻關攻克清河城。朝廷爲重其職權，特賜楊鎬以尚方劍（卽皇帝佩帶之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卽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以徇於軍中，各軍因之以肅。時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主管軍餉，責任重大，深懼師久餉匱，便日發紅旗，促鎬進兵而不顧及前方集中實況，更不研判敵情，故此戰敗之罪，彼輩亦實應有其責。

朝鮮之密洩師期，以及楊鎬諸舉措悉爲後金潛伏在遼瀋之間諜所知，更爲此戰成敗之關鍵。遼東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皆參與作戰計劃之議定，各以爲大軍四十七萬，自有泰山壓卵之勢，彈丸之興京，寡少之女眞，怎敢抗衡?卽在此自我陶醉之中，認爲先聲後實亦足以奪敵心魄，又何必祕密師期。由於此大張撻伐心理作祟，不但雪夜照明進兵，甚至明軍進兵道路與逐日進展程度，以及各路指揮官之姓名及個性，已早爲敵所周知。反之，明軍對於後金八旗兵之行動，却是上下一律盲然。似此統帥，不惟不知遼事，抑且不爲知兵。

杜松胆氣豪放，平生以身多刀瘢自誇於人，其雪地飲酒致醉策馬渡過渾河，是日中既無敵人，也不知何以統率所部也。如果杜松稍知用兵，自不會在出撫順關後，毫無目的而日行七八十里，以自疲弊其兵力。且當時寒風凜烈，雪花飄空，任勇輕渡渾河已爲兵家所忌；待知其東界凡山上有敵伕役築城，又復不顧輜重火礮等如何運用，竟自裸身大呼再渡蘇子河而往攻之，使得隨渡之士卒戰慄不能結營，不能隨渡者卽聽其在薩爾滸山結寨，似此牛瘋之醉漢，居然爲重點方面之指揮官，欲求戰勝攻取亦難矣，甚至爲其部屬，聽其以身作則之領導更難矣。

馬林不救薩爾滸山及吉林崖之敗，似乎爲一尚有決心之將領。及至三月二日晨刻欲放棄陣地而走，見敵之來，又出陣攻之，仍是一位無主見者。中路右翼軍李如柏不足論矣。如劉綎者率支軍向敵遠後方作戰，達成完全牽制之

作用，而為國犧牲，其姓名芳烈，可與黑水白山並垂不朽。

第三章　遼瀋及廣寗之戰（附圖十五——六〇三、六〇四、六〇五、六〇六、六〇七）

明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六月，即薩爾滸之役百日餘，後金主努兒哈赤攻開原陷之。七月又下鐵嶺，八月滅葉赫。明派熊廷弼守遼，局勢稍定。光宗泰昌元年（西元一六二〇）九月，袁應泰代廷弼，遂有翌年春正月後金進攻瀋陽、遼陽之役，應泰以身殉遼，遼陽成爲後金國都。

明既失遼瀋，乃議守遼西之廣寧，熹宗於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再起用熊廷弼經略遼東，朝臣嫉廷弼之剛硬，陰奪其權而委之於巡撫王化貞。化貞爲人騃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朝中朋黨助之，遂於戰守不決中而大敗。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薩爾滸戰後明遼東防務

薩爾滸之役，發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三月初，費時不過七日，明征遼四路大軍，竟有三路爲後金主努兒哈赤所各個擊破。王在晉遼事實錄敍述當時事：官軍總數八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名，將領陣亡三百十餘員，失印信一顆，兵士陣亡共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據此記錄，是明軍於此一役中喪其全軍之一半强。再加以朝鮮

軍萬人投降於敵，是喪失五萬以上之兵於敵手。而後金之兵於此役之損傷，據清廷後世屢次改正之實錄記載，損傷不出二千餘人。但後金之八旗兵在此七日之間，轉戰八九百里，其疲憊之狀，於勢亦不能穿魯縞矣。而明軍之進攻雖完全失敗，其守禦遼東，尚有餘力。況明遼東經略楊鎬尚握有其集中未曾完畢之大軍，正在瀋陽、遼陽等地集中中。

楊鎬以攻勢既敗，爲善後計，乃使北路軍總兵馬林退守開原（遼北省開原縣），使李如柏退守遼陽，自己坐鎮瀋陽，分別集結軍隊，欲圖再興攻勢。無奈其將士及兵士多已膽落，聞說行將再興攻勢，便有乘隙逃亡者，故其雖整頓兩月有餘，仍未能有所舉動。御史楊鶴上疏劾楊鎬，朝廷欲鎬戴罪圖功，故未議罪。是年（西元一六一九）六月初十日，後金主努兒哈赤率兵四萬自其興京向西北行，十五日夜攻陷明開原衛（原名三萬衛於開原城開市後改）之靖安堡（在開原城東約二十里），十六日平明，攻至開原城下，一戰攻陷開原城。於是，明朝言官多人交章劾奏楊鎬，宜下詔逮獄論死罪。議及遼東經略之繼任人選，朝官以聽勘在鄉之舊巡按遼東御史熊廷弼，堪當此任。神宗乃于六月末下詔，起用熊廷弼爲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往宣撫遼東，旋又下詔擢熊廷弼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代楊鎬經略遼東。熊廷弼入朝，朝廷問以經略遼東政策，廷弼上疏對曰：

「……遼左京師肩背，河東（指遼河以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指葉赫部）、朝鮮猶足爲其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於敵，敵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彼既無腹背之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於我，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備芻粮，修器械，勿窘臣用，勿緩臣期，勿中格以沮臣氣，勿旁撓以掣臣肘，勿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

……。」

疏上，帝悉報允，且賜廷弼以尚方劍以重其權。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今湖北省黃岡縣）人，萬曆二十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三十六年（西元一六〇八）巡按遼東。朝廷欲在遼興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於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百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於諸邊。時邊將好向敵進襲以搗敵巢穴，搶燒爲功，但遊牧之族蕩產之後，更生釁端，擴大禍亂。廷弼因上疏言，防邊以守爲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其巡按遼東數年，杜餽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後以杖死諸生事與巡按御史荆養喬相訐，因回京師聽勘。今以受命經略遼東，心知遼東情況緊急，星夜啓行。甫出山海關得覩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金生通告云：

「……今遼人胆落於奴（指後金藩州人），全無固志，惟知望風走耳。如開原之陷，賊方臨城，署道推官（指鄭之範等）先去，以爲民望。而文武將吏隨之，誰爲嬰城拒賊者哉？……。」

談論未畢，忽使者傳報，鐵嶺爲敵所圍。旋又有報：鐵嶺不戰而陷於敵。廷弼急進至錦州（今遼寧省錦縣），聞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亦洶洶不安。廷弼乃兼程東進，途遇逃者，諭令其歸，並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死難之士。至瀋陽先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官李如楨。以李懷信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令嚴法行，瀋陽守備大固，人心始安，敵覬覦之念亦因之稍息。

二、後金之野心

薩爾滸之戰，明敗，後金軍大勝。戰敗者國威大損，其爲亡羊補牢之計，將準備再戰，而戰勝者則野心勃勃，

，而躍躍欲試，以求得逞。

後金族人向以與明人貿易起家，間有以刦掠爲生者。無論貿易或刦掠，其主要對象皆爲明之商人。明萬曆四十六年（西元一六一八）四月十三日，努兒哈赤以一念之貪，統率步騎二萬人，偸襲明撫順關商場，降明遊擊李永芳，殺明總兵張承廕等，雖然掠得撫順關市場上所有商人之貨物金銀寶物，獲明軍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數百車，粮石不可勝計，但是此一戰役，後金却失掉其全族人生存所賴之市場，與其全族人與明商人貿易之路，更又惹起明人調集大軍之四路進攻。薩爾滸之戰僥倖獲勝，又在戰場上掠得許多礮車、火槍、衣甲物品，後金之全族人，既已失掉其對明貿易機會，亦唯有擴大其野心，從事大規模入侵與掠奪矣。此所以後金全國上下一致，要求向外發展也。

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三月初七日，後金者努兒哈赤於極端興奮之餘，便決心繼續對明遼東採取攻勢，以拓展地盤，求其種族之出路。嗣聞潰敗在尙間崖之明總兵馬林，已收拾殘部退守開原；自虎攔撤退之明總兵李如柏，已退守遼陽；新起用之李如柏之弟李如楨，已爲總兵守禦在瀋陽；明遼東經略楊鎬，將欲盡發遼河以東之兵，進守開原。努兒哈赤與其諸貝勒及大臣硏判結果，認爲明軍經薩爾滸戰役之後，胆落遼左，行動畏縮，全無固志，其調度軍隊，必將遲緩，如稍假以時日，使明之後續軍隊到來，勢將難以擴張戰果。必須及時發動繼續攻擊之力，以奪取明之開原、鐵嶺，並攻下葉赫，然後方有驅明軍出遼東之可能。於是，努兒哈赤乃迅速補其八旗兵，並利用降卒，編組新軍，使之使用在戰場俘獲之新武器。經過百日之努力，後金八旗兵在戰鬥技術與戰鬥員額及戰鬥精神方面，各有其顯著進步，努兒哈赤遂選定明軍最弱之一環開原，作爲其遂行野心之目標。於是年六月初十日，親

率兵四萬，進至明邊，十六日平旦，薄開原城，明開原署道，聞風而走。明總兵馬林，率副將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何懋官等嬰城固守。惟以少數兵列城上，餘衆盡陣四門外。努兒哈赤麾軍設楯梯，冒石矢攻城，而以偏師掩襲東門外明軍所陣兵，敗之。明東門軍敗走爭入城，塡擁於闉。後金兵見之乃奮勇奪門博戰，明軍益大亂。而其他三面攻城之兵，亦雲梯方布，蟻附而上，相繼逾城入。城上明守兵原甚少，於是皆潰。其他三門外列陣之明軍，見城破，大驚奔走，遂自相踐踏無復成軍。後金軍又據門扼濠，使明城外列陣軍不得入，而四散走，然後出騎兵分別追殪之。故此一役中，除鄭之範先遁得脫走外，餘將自馬林總兵官以次，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何懋官皆戰死。明戍守在開原之士卒亦悉數被敵殲滅。開原城大，民衆物力頗饒。努兒哈赤進入城中，即用民間牛馬車輛，運輸金銀財貨，數日不盡。

明巡按直恃監察御史田金生劾楊鎬之疏云：

：今遼人膽落於奴，全無固志，惟知望風而走耳。如開原之陷，賊方臨城，署道推官先去，以爲民望，而文武將吏隨之，誰爲嬰城拒戰者哉？……至若奴酋（指努兒哈赤）謀犯開鐵，久已有聞矣，楊鎬擁兵數萬，作何防禦？鎬之咨撫臣也，謂河東兵馬盡發開原，未見有一矢相加者，鎬之兵馬安在哉？使其倏來倏去，如風如雨，猶云策應不及也。明知賊在開原矣，連日殺擄甚慘矣，曾不聞稍設一籌，殺其醉夢，擊其惰歸，而藉口馳赴瀋陽，開諭人民，以掩其不救開原之罪……。」（見籌邊碩畫卷二）

後金軍既下開原，居城中三日，以天暑，乃移兵至界凡休整士馬，以觀明軍動靜。及見明軍無甚調動，明朝廷正在換將，乃於是年七月十五日又往襲明鐵嶺城，而屠之。更西破喀爾喀蒙古之兵於彰武（遼寧省今縣），生擒其

酋長宰賽。然後回軍至開原以北，以兵圍攻葉赫之東城及西城。

薩爾滸戰之進軍中，有朝鮮從征軍萬人，葉赫從征軍萬餘人。該役戰敗之後，朝鮮都元帥姜宏立副元帥金景瑞率全軍投降於後金；葉赫軍在馬林戰敗於尙間崖時，回軍退走。

三、朝鮮與葉赫之狀況

朝鮮都元帥姜宏立率衆降後，留居後金之都城。其胡中聞見日記有云：

「東路大將，爲貴永介（卽貴盈巴圖魯代善）、阿斗（卽阿敏）、李永芳（卽明守撫順關之遊擊降後金爲駙馬者）五六人，軍馬約三萬餘，騎皆被鎧甲。大槪馬兵五萬，步兵三萬。內城高五丈，外城多頹破，騎馬可出入。人物之盛，頗似平壤。一門外有弓匠家；一門外有甲冑匠家；一門外有倉庫十六所。或言淸河近處築石城，廣設屯田，爲久居計。我軍初到胡城，令留屯城外，翌日，鐵騎從城中執刀而搶出，包括四面，城中男女，登城觀望。有頃，正將厮殺，忽一騎出而散其圍。當時不知其由，後聞滿住（卽努兒哈赤）怒宏立等之態度，欲盡殺之。貴永介力言乃解。此間文書係遼人大海及劉海所專掌，短於文字。大海來問日本事，答之以實。大海曰：「去年曾見白氣，貴國是否亦有耶？滿住初以白氣爲朝鮮日本必來之兆，果貴國兵來矣。」我答曰：『日本之兵，我國雖得借之，今出兵非本意，故不爲也。』……」

是姜宏立受朝鮮王光海君密旨，投降之後，以此密啓於光海君。後金主努兒哈赤以朝鮮不足慮，頗有利用之心。乃於降人選得鄭應井、金得振二人，使之持書歸朝鮮，其書之大意曰：

「後金可汗奉書朝鮮國王：我有七恨，故犯南朝，非樂動干戈，實因逼陵已甚。若我素有犯大國皇上之心

，天實鑒之。天何獨眷我國乎？天無私，是是，非非，故佑我而厭南朝。朝鮮以兵助南朝，我知其非本意，以南朝曾救倭難，故報其恩而來耳。今我念二國以前之和好，現今統兵官屬十數人，以念王之故特留之。聞南朝欲使其諸子主我二國，欺我二國太甚。今王之意，將念我二國素無怨隙，再修前好，合謀以仇南朝耶？抑助南朝而不顧背負耶？……。」（見清朝全史十三章頁四～五，又參見清太祖實錄卷六頁十六～十七）

由是可見，後金對朝鮮採取和好政策，使對明朝亦啓叛心，故極力離間而挑撥之以迫使朝鮮至低限度，亦對明朝與後金採取中立態度，而與後金通商，以貿易有無。反之對於葉赫，則斷然採取攻勢。

葉赫當時有酋長二人，長曰金台矢居東城（今遼北省四平東南之葉赫站），次曰布揚古居西城（今四平南之營城子）。努兒哈赤既破鐵嶺彰武，擒蒙古酋長宰賽，乃於是年八月，回兵圍攻葉赫，蓋以為明軍既不敢出兵以為葉赫之援，而蒙古亦不敢再有提兵來救之者。故對葉赫之攻取，志在必得。遂即命先鋒圍西城，努兒哈赤次至，親率兵之大部圍攻東城。後金兵大呼薄城下，勸金台矢出降。金台矢曰：「我非明兵比，我丈夫也，豈肯束手降於汝營。」後金兵攻之急，城破。金台矢攜妻及幼子登高臺上。後金兵圍之重重，呼其下降，金台矢呼其甥四貝勒皇太極名，努兒哈赤即令皇太極往勸其降。金台矢曰：「我未識甥面。焉能辨眞僞耶？」八旗將費英東等曰：「汝視常人之中，有如我四貝勒魁梧奇偉者乎？汝國使者，必嘗語汝，何難識別耶？」金台矢曰：「是特誘我下台耳，我祖父世居斯土，我生於斯長於斯，則死於斯而已，決不降也。」後金兵各持斧砍台下，金台矢知將不免，遂自台上縱火，屋宇盡燬而自縊於樑而死。（見清太祖實錄卷六頁二四～二八）

東城已破，大貝勒代善謂葉赫西城主布揚古曰：「汝等吾之外兄弟也（即表兄弟），汝等降之不殺。」布揚古

要其入城爲盟，代善卽輕身入城，盟畢同出城往見努兒哈赤，布揚古向努兒哈赤僅屈一膝，不拜而起。努兒哈赤心怒而含容之。親自斟以金卮賜酒，布揚古却又不敢飲，只仍屈一膝，微沾脣，不拜而起。努兒哈赤以其終不能爲己所用也，是夕遂縊殺之。（見清太祖實錄卷六頁二八～三十）

於是，遼東通用女眞族語言諸國，盡爲努兒哈赤所併滅，而後金國之疆域，遂西至遼河，南至朝鮮，東至於大海，北至於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北矣。

第二節　熊廷弼之經略遼東（參看附圖十五—六〇二）

熊廷弼已受命爲遼東經略，未之任而開原城失，出山海關而鐵嶺又陷於敵。其兼程進至遼陽時，則瀋陽及諸堡之軍民，人心洶洶皆荷担御車逃竄於道中。廷弼以爲不正軍法，不明軍紀，則難遏止崩潰之勢，遂以到遼陽之第五日，繫三逃將於庭下，集諸將士而推鞫之曰：「……………………昔在撫順從張承廕逃陣一次，又從杜松逃陣一次者，非劉遇節乎？」衆曰：「然？」又問曰：「然則於法如何？」曰：「應斬？」又問曰：「臨陣背主先逃，致杜松呼恨切齒而死者，非王捷乎？」衆曰：「然！」曰：「然則於法如何？」曰：「應斬！」又問曰：「陷鐵嶺棄城逃生者，非王文鼎乎？」衆曰：「然！」曰：「然則於法如何？」或曰：「文鼎到城僅一日，其情可矜！」廷弼曰：「不然！其情可矜，於法無可赦，應斬！」遂皆牽出斬之，以祭死節之將士。又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官李如楨，另以李懷信代之，使督軍士造戰具，濬壕繕城，廣設守禦之計。令嚴法行，不數日，守備大固。廷弼乃令其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原善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鳴泰至虎皮驛（在瀋陽西南約四十里）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

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月夜赴撫順，瀋陽總兵賀世賢以近敵阻之，廷弼曰：「兵燹之後，數百里絕無人烟，敵不能料及我肯夜往也。」比至，守禦將士皆震驚失色，繼而歡動如雷。廷弼一一慰撫畢，又祭諸死事者而哭之。翌晨，耀兵至奉集堡（在今遼寧省撫順西南），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集流亡，繕治守具，分置士馬，指示機宜，瀋陽守禦以之而益鞏固。

朝廷以遼東形勢漸安，欲令熊廷弼督兵進勦敵人，廷弼因於是年八月二十九日上書於朝廷曰：

「遼東現在兵有四種：一曰殘兵，從主將趙甲逃陣，甲死歸錢乙又從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此殘兵之情形也。一曰額兵。開原一道全額已亡，卽臣標下兩翼，亦併全亡，至於闔鎭額兵，或死於征戰，或圖厚餉逃爲新兵者，又皆亡其大半，此額兵之情形也。一曰募兵，傭徒廝役，遊食無賴之徒，豈能慣熟弓馬，豈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粮，暮卽投之彼營，暮投河東（指遼河以東）領出安家月粮，朝卽投之河西（指遼河以西），點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去其半，此募兵之情形也。一曰援兵，各鎭挑選，誰肯以强人壯馬來，誰肯以堅甲利刃來，每一過堂，弱軍羸馬，朽甲鈍戈，不堪入目，而事急需人，又不暇發回以另換精壯，此援兵之情形也。皇上以爲有兵如此，能戰乎？能守乎？

「自喪敗以來，總兵以下，副將、參將、游擊、都守備，以至中軍、千把總、指揮、千百戶，死者五六百員，降者百餘員，遼將援將已是一掃淨盡。又募兵萬數千人，卽求一世職爲中軍、千把總分布管領，亦不可得。況今一二見在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敗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胆喪者。皇上以爲缺將如此，

能戰乎？能守乎？

「良馬數萬一朝而空，今太僕寺所存寄之馬，既多瘦小，驛馬更矮小。兵部主事王繼謨所市宣府、大同馬，並無一匹解到，即現在馬一萬餘匹，半多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圖充步軍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以此馬愈少而倒損甚多。皇上以爲馬匹如此，能戰乎？能守乎？

「堅甲利刃，長鎗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弦，所持箭皆無羽無鏃，刀皆缺鈍，槍皆頑禿，甚有全無一物而借他人以應點者。又皆空頭赤體，無一盔甲遮蔽。今將開局打造，既無鐵無匠，而需索中央庫局所貯又急不能到，皇上以爲器械如此，能戰乎？能守乎？

「聞風而逃，望陣而逃，懼戰而逃，頃聞此關（指葉赫）信息，各營逃者日以千百計。如逃止一二營，或數十百人，臣猶可以重法繩之，今五六萬人，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有孫吳軍令，亦難禁止。皇上以爲軍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

「又使民有同仇之意，各顧身家性命，同心協力，效死固守兩三日，以待救援，亦可以捍禦。今瀋陽人民皆已逃盡，遼陽先逃者已去不復返，現在者雖畏不敢逃，而事急之時，臣安能保也。況今日遼人已傾心向奴矣，彼雖殺其身，殺其父母妻子而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彼遣爲奸細，則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雖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皇上以爲民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

「假令皇上於撫順初失時用臣，臣力猶能處此，以保全遼；即於開原、鐵嶺未陷時用臣，臣力猶能禦之以顧北關；今臣不能制邊矣，不能保遼矣。臣又思之，漢唐以來，建都皆在中土，遼河尚無關輕重。今遼實神京

左臂，萬一不測，剝肘及膚，如何？如何？」（見萬曆實錄五八四）

因上方略，謂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在撫順北）、三岔兒堡（在鐵嶺東南）、鎮江（開原西）諸要口鎮守，使之首尾相應，有小警，則自爲堵禦；大敵至，則互爲應援。更計劃使精悍將士編組精兵爲遊徼，使乘間出沒於敵人後方地區，截掠敵之零騎，擾亂敵方之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再行相機向敵進剿，此殊爲先立於不敗之作戰準備也。疏入，萬曆皇皆從之。惟明之廷臣，却始終阻撓此計劃之執行，不欣賞固守，而漫談征伐，故對熊廷弼之固守，不濫戰，招撫流亡，整理殘局，布防險要等政策，統統加以指責，甚至反對。

明泰昌元年（西元一六二〇）五月，後金主努兒哈赤率衆攻明邊花嶺（在撫順東南），搶山破堡而退去。是年六月，又來攻略王大人屯（在鐵嶺東南），至奉集堡（在今瀋陽東南六十里），守軍用滅虜礮擊却之；副將朱萬良引兵趕至應援，見敵數萬騎已退走，遺屍數百具而已。是年八月，努兒哈赤分兵二路：一攻懿路（在今鐵嶺西南六十里）；一攻蒲河（撫順西五十六里），大戰竟日，明軍將士亡失七百餘人，賀世賢諸將殺敵上千，卒擊退強敵，敵至此方知明軍之不可侮矣。

給事中姚中文，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劉國縉，原與熊廷弼同排東林黨者，宗文對廷弼有干求，國縉欲以敵意望廷弼，廷弼以遼事責重，不能各滿其意，因而宗文與國縉相比以傾廷弼。曾聯合彈劾廷弼，有曰：「遼土日蹙，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又曰：「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高，工作無時止」。宗文等見劾之不動，便鼓其同類以羣攻擊，必欲去之。於是，御史顧慥首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

，荷戈之士，徒供挑濬，尚方之劍，逞志作威。」是時明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並謂「不罷廷弼，遼必不保！」詔下廷議，廷弼亦上疏求勘，其疏中大略謂：

「自去歲開、鐵連陷，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速來。今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去年無車失脚夫運粮，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頭，車至三萬餘輛。晝夜趕運，而軍中始有粮草。三路覆沒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臣聞調各大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千，槍砲一二萬，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削幹，買角易觔，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滅虜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中始有攻守之具，自斬貪懦之將，而將知畏；斬逃叛數卒，而卒知懼。不時細責不喂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夜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之鼓舞賴之。去年西虜（指蒙古人）住我汎怡棄地。日肆刦奪，自丁字泊斬捕以來，再從陣擒活虜，送撫（撫順）賞（寬甸），二十四營酋長，而始各就戍。索自瀋奉各戍重兵，賊遂爲所綴，悉衆與我對壘，不敢西窺遼陽、南窺寬、靉。至於近邊零星屯堡村落，勢自不能無搶掠，我固無如賊何；時而形格勢禁，賊亦無如我何也。如謂臣聽胡馬驕嘶，肝胆墜地，而冒陷往撫順、寬、靉、探甲，冲賊圍援瀋陽者，獨何人乎？遼已轉危而至安，臣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實共憐鑒！」（見天啓實錄卷二）

朝廷以熊廷弼初經略遼東，適遼東爲一分崩離析之局，廷弼能於斷瓦頹垣中，城遼陽，城瀋陽，建奉集堡於瀋陽城東南六十里處，建虎皮驛於瀋陽東北六十里處，鳩工繕障，開河建閘，使敵人年來不得越雷池一步者，誠有功也。廷弼督責部屬過嚴，性剛負氣，開罪言官，以至流言四起，使朝臣各對其固守政策表示不滿，是非曲直，宜加

查勘，因使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查廷弼功罪。童蒙勘察結果，向朝廷報告曰：

「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一月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如花嶺等山，賊王大人屯，及蒲河等處，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不爲無罪。至其城遼陽，城瀋陽、奉集、虎皮驛，鳩工善障，開河建閘，曾幾何時，而金湯鼎峙，則不爲無功。唯是廷弼因督責之太嚴，致流言之載道，言官得之風聽，遂入以告，乃廷弼勝氣相加，殊非大臣之體……」（見明天啓實錄卷二）

蓋明廷之勘熊廷弼，廷弼怒，遂繳還尚方劍，自求罷斥。給事中魏應嘉等復劾其不禮而有失大臣之體，朝議，允熊廷弼去職，以袁應泰代廷弼經略遼東。廷弼上疏謝之曰：

「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矣。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擒王，誠臣之罪，然求此於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指撫順關之戰張承廕之死）；馬上催而三路喪師（指薩爾滸之役），臣何敢復蹈前軌……。臣蒙恩四藉聽勘，行矣，但臺省責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陳之於上。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此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閧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見明史卷二五九）

朱童蒙還朝，備陳廷弼功狀云：

「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是廷弼受知最深，蒲

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其壯也。及見官兵驚弱，遽而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於功者矣。」

帝知熊廷弼抗疏請罷，乃迫於廷臣劾奏，並非見勢弱而乞骸求歸有負君恩。而童蒙責其「負君大義之罪」，意在標榜其功，請求留用其人，乃上詔使廷議之，欲再用熊廷弼也。不意廷臣羣起反對，並劾奏朱童蒙黨於廷弼，此案歷久未決，而瀋陽失守，遼陽相繼淪陷，軍民西奔，遼東地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閣臣劉一燝曰：「使熊廷弼在遼，當不至此。」於是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保守危遼功。帝深悔之，乃盡貶劾奏熊廷弼之言官，再起用熊廷弼於其家中。

第三節　袁應泰接鎮遼東與遼瀋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〇四）

初熊廷弼經略遼東之際，袁應泰爲按察使，治兵於永平（在今河北省盧龍縣），遼事方棘，應泰練兵繕甲，修亭障，飭樓櫓。關外所需芻茭、火藥之屬，呼吸立應，經略熊廷弼深賴焉。

應泰鳳翔人（陝西省今縣），進士出身，爲臨漳縣知縣，築長隄，禦漳水；穿太行，引沁水；溉田數十萬頃，鄰邑皆享其利。歷兵部武選郎中，汰遣假冒世襲職者數百人。遷淮徐兵備參議，嘗以工賑哺飢民，遭擅移之劾去官。後起用爲河南右參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得熊廷弼之力，爲右僉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到任踰月，而廷弼去職，因於泰昌元年（西元一六二〇）十一月，擢爲兵部右侍郎，代廷弼經略遼東。

應泰受事，卽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並上疏言：

「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明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應泰乃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定議將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方略，並開始城撫順、清河等城。惜上下不知守祕，早暴露其企圖於敵。

先是熊廷弼在邊，持法甚嚴，故其部伍整肅；應泰欲以寬矯之，故對廷弼舊制多所更易。蓋應泰歷官精敏強毅，頗能治事，却不知兵，更無作戰經驗，又不解敵人情況。故其規劃頗多疏漏，遂引起敵人覬覦之心。

是年蒙古地方大饑，蒙古人多入塞乞食。袁應泰以爲：「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敵以兵也。」乃下令招降蒙古流亡乞食之人。於是歸者日衆，乃處之於遼陽、瀋陽二城中。優給糧餉，使與民雜居，該蒙古人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乃潛出偷竊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於應泰曰：「收降過多，或陰爲敵用；或雜間諜其中爲內應，禍且叵測。」應泰方自詡其得計，將欲藉之以抗後金兵，故不聽。降人於是更肆無憚忌，占據民居，掠人妻女，遼人憤怨無所告訴，乃發生毆斃、暗刺、誘殺等事。於是後金人遂得乘間而入，一方面陰結蒙古降人，使爲內應；一方面厚撫遼人之往來女眞地區者，使爲耳目。在遼諸將探知後金包藏禍心之行爲，再言於應泰，請加防止。應泰以爲此乃後金使出離間之言，不可聽信。會後金以兵攻三岔堡（今撫順北三十五里），應泰以投降之蒙古人爲援兵之先鋒，一戰擊退後金兵，蒙古降人陣亡二十餘名。應泰以此乃大事宣揚用以釋諸將之疑議。自此諸將雖無敢再言降人可疑之事，但遼人却集恨於投降蒙古者而怨恨應泰。

後金主努兒哈赤，初聞熊廷弼去職，以爲有機可乘，乃積極作進攻遼陽、瀋陽之準備。嗣聞繼熊廷弼經略遼東之袁應泰將欲集兵十八萬人進攻後金，並收降蒙古饑民萬餘，將用爲前驅。於是後金主乃祕密遣人四出，探聽袁應

奉調集大軍消息，並決定以先發制人之作戰手段，不待明軍之動，而先期攻之。

明熹宗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三月初九日，後金主努兒哈赤自興京出兵，初十日進攻明邊之奉集堡（今瀋陽東南六十里處），守將李秉誠出堡迎擊之，與後金兵左翼四旗大戰於堡東，努兒哈赤親率右翼四旗，溢出正面，遠道進攻奉集堡北方之黃山（今荒山子），黃山守將見敵人勢大，不戰而遁，奉集堡遂爲後金兵右翼四旗所取。李秉誠進退失據，遂敗而南走。後金四貝勒皇太極率左翼四旗從後掩殺，直至瀋陽西南之武靖營。偵騎數十直達瀋陽城南門之下。

時瀋陽城中有守軍七萬人，分隸於賀世賢、尤世功兩總兵官之下。依熊廷弼舊制，掘壍濬壕，內外數重，樹大木爲柵，分列楯車、火器、木石，守備原極堅固。是日賀世賢聞奉集堡有警，已擬請總兵尤世功守城，自己率兵前往救助。故整備已妥，將於明（十一日）晨出發。及後金偵騎馳至瀋陽城下，總兵尤世功令部將出城追躡之，追殺四人，擒一活口而回。賀世賢總兵時方縱酒使性，率親丁出視，適見世功部將只斬四頭擒一人歸，心中大怒，遂引親丁出城追敵騎，欲盡斬之始返。其部將見主帥輕出追敵騎，乃督所部出城繼之而進。後金四貝勒皇太極偵知明軍追逐其偵騎諸狀，乃令其四旗兵佯退以誘之。賀世賢見敵人大軍退走，又見自己部將已率其大軍相繼而來，乃乘銳急進，欲建奇功。乃追出二十餘里，猝與努兒哈赤之大軍相遇，後金伏兵四起，進逼世賢，世賢見時已黃昏，後軍未至，不便突擊，只有且戰且退，以與自己大軍相會再作區處。及與其主力會合時，不及列陣，而敵軍追至，飛矢如雨，死傷甚衆，不異時天黑，約束不住，衆遂退走。將夜半，退抵瀋陽之西門外，城中聞世賢兵敗，蒙古降人乘機斷城外吊橋，而與守兵格鬥。賀世賢身已被十四矢，又不得入城，始自悔恨。其部將勸其走遼陽，世賢曰：「吾

為大將，不能存城，有何面目往見袁經略乎？」語畢，乃揮鐵鞭馳入敵陣中，擊殺數人，中矢墜馬而死。總兵尤世功引兵擊殺叛亂之蒙古人後。出城來援賀世賢，亦戰死。

瀋陽城內軍民，依熊廷弼舊制，悉力守城。努兒哈赤盡力圍攻，死傷甚衆，二日夜而城不下，直至十三日夜，蒙古降人之餘者，乘機開瀋陽南門，後金兵始取得瀋陽。

駐防在瀋陽、遼陽之間沈旦堡（遼陽西北七十里）附近之總兵童仲揆、總兵陳策，知瀋陽為後金兵圍攻，乃率領川浙籍兵萬餘，自周官堡及李大人屯等地出發，溯渾河東岸北上以進援瀋陽。十三日傍晚，行軍先頭到達渾河堡（在蘇河屯北二十里），知總兵賀世賢、尤世功戰死消息，遊擊周敦吉言於童仲揆、陳策二總兵曰：「事急矣，請逕起瀋陽與城中兵夾擊敵軍，可以成功！」於是乃集軍在河南岸上準備飽餐休息之後，於明日拂曉進攻敵人之背後。是夜半之後，聞到瀋陽陷落，諸將皆憤然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何為？」周敦吉固請與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營橋北，許之。於是童仲揆、陳策及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率浙兵三千人營於橋南。

秦邦屏與周敦吉渡過渾河橋，結營未就，而後金八旗兵之左四旗自瀋陽南下，來直攻秦營。秦邦屏軍却而復前者再三，邦屏戰死。周敦吉及參將吳文傑、守備雷安民等亦相繼戰歿於陣。於是其軍潰走，渡渾河逃入童仲揆之浙營。後金兵亦渡河而尾追之，漸次遂圍浙營數匝。明副將朱萬良、姜弼自蘇河屯來救，初至勒兵觀望，及見圍急始進前相救。後金兵勒兵還擊，一戰而朱萬良等敗走。於是，後金兵盡銳攻打浙營，營中用火器射擊，殺傷後金兵頗衆，半日之後，火藥盡，遂致短兵相接。陳策首先戰死，童仲揆等揮刃衝突，力盡矢竭，刀殺十七人後，負傷墜馬，猶嘶聲指揮。斯時，後金兵萬矢齊集，併力環攻，童仲揆、戚金、張名世、及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等相繼戰殞，

浙營遂全部覆沒。

後金主努兒哈赤，既下瀋陽，又戰捷於渾河，乃議乘勢攻打遼陽。

朱萬良、姜弼在河渾南岸救浙營兵敗，逃至遼陽，經略袁應泰欲斬之，朱、姜乞帶罪自效，更乞撤奉集、威寧（今遼寧省本溪縣城東）等軍幷力以守遼陽城。袁應泰見事態嚴重，許之。令朱、姜等隨同總兵官李秉誠、梁仲善出城東五里列陣以待敵；又令守城將士決太子河水注於城壕，閉西閘，使環壕沿陴盡列槍礮，廣施戰備，嚴加守禦。然後應泰自督總兵侯世祿等，至城東大營中親自督陣。

是月十九日午，敵騎偵至北門陣前，挑戰不應。二十日竟日平靖無事。二十一日見敵人大軍擁礮車過太子河而南，扎營於遼陽東北角外之東山，與袁應泰之陣相對。旋即以礮火與明兵大營相攻，雙方死傷均極大。明軍稍怯，袁應泰往來督軍不肯入城。是夜，敵遣步兵往攻遼陽小西門，遣蒙古騎兵攻打東門，另以其八旗兵之左翼四旗牽制城外明兵。

袁應泰在城外營中，聞報敵人在小西門外已泄開壕水閘口，在東門外已塞其水源。其步兵正囊土運石以壅水舖路，並用楯車以掩護士兵進迫城下，搶奪吊橋中。知城內緊急，不得已乃入城應戰。比至小西門內，見敵已冒礮火登城，據有一隅。應泰盡銳反攻，卒擊之退出。西門方轉危爲安，而東門外諸將又敗，李秉誠、梁仲善、朱萬良、姜弼、侯世祿等悉戰死。袁應泰不得已，乃與巡按御史張銓等衆官，各分一段防地，據陴固守。敵數登城皆爲拒殺。二十二日全天，敵人只殲滅城東諸軍，但已呈疲敝鈍兵挫銳之狀矣。會二十二日入夜，有明遼陽城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竝等，踰城遁走，城內人心離沮，城內收降之蒙古人乘機放火，爲敵人開西城門，城

內大亂。袁應泰督衆列炬與敵巷戰，拒戰達旦，不能驅敵出城，而東門外之敵又乘機登城。應泰顧巡按御史張銓曰：「泰不才，邀尙方之寵靈，固當以身許國。但按臣有閫外之責，尙當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指遼河以西）之計，泰死不朽矣。」乃赴城樓督戰，見勢已不可救，袁應泰遂佩印登樓引火以刀自裁。

張銓欲率衆突圍，坐馬被箭所傷，遂爲敵所捕，亦不屈而死。

分守道何廷魁知城已陷，不甘受辱，率妻及女投井而死。

努兒哈赤入遼陽城，即使蒙古降將，收集投明叛明之蒙古流民，許以月餉三兩，但以剃頭留髮辮作爲歸順之證。蒙古流民從之。努兒哈赤又以其軍人缺乏服裝，族人亦少衣着，乃下令其軍使搜括城內外漢人衣服，只許漢人成人留有衣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餘悉沒收。又令聚集所掠奪貨物於東方教場之上，公開分給其兵士及蒙古降人。更驅漢人赴北城，分各屯民歸併於指定村堡聚居，並各限期剃頭蓄髮辮以表示歸順，否則殺無赦。於是其不願剃頭辮髮者便連夜逃遁，以致遼、瀋西南二百餘里，民宅一空，經月不見烟火，而其間七十餘城，因亦不戰而下。

第四節　明繼續經略遼東概況（參看附圖十五—六〇三）

遼、瀋失陷之後，報至京師，明朝廷大震。閣臣劉一燝曰：「設使熊廷弼在遼，當不至此。」明熹宗亦想念廷弼固守遼東種種建設。對於熊廷弼之去職，甚覺悔恨。於是乃盡貶前劾奏廷弼之言官，再度任用熊廷弼爲遼東經略。在廷弼未到任以前，遼西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錦州（今遼寧省錦縣），已成爲拒止敵人之門戶，乃採用兵部尙書張鶴鳴之建議，任用守在遼西之遼東巡撫薛國用爲遼東經略，以王化貞爲遼東巡撫。化貞亦進士出身，由戶

部主事歷右參議，分守廣寧，有蒙古炒花諸部長，乘機窺塞下。化貞以計得結識諸酋長，遂化干戈爲玉帛，蒙古人未掠略而去。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勘事還，極言化貞得蒙古人心，勿輕調其職守，致墮撫慰蒙古人事。化貞自此以能撫慰蒙古並知蒙古事知名。此時朝廷問以邊事，化貞卽上疏答曰：

「蒙古與敵及我，皆可友可敵，能撫而用之，是强我而弱敵也，故得算極大。且蒙古地居遼西（指古遼西郡卽今熱河省東部地而言）之北，地面廣曠，人數亦多，如能爲我助，實足以禦敵。今遼事將壞，惟發帑金百萬，亟款蒙古人，則敵見蒙古與我親近，必有所顧忌而不敢深入。」

御史方震孺以爲王化貞用蒙古人抗制敵人之策可恃，亦建議「升遼東巡撫薛國用代理遼東經略，並升化貞爲遼東巡撫。更爲防使有作用之人難以施展其抱負起見，請加王化貞之秩，使其能便宜行事。」於是朝廷再擢王化貞爲右僉都御史，兼遼東、遼西巡撫，與遼東經略同守河西（指遼河以西），得專摺拜奏，並對遼東、遼西用人用糧餉得便宜從事先行後奏。

王化貞奉命後，自錦州進至廣寧。見廣寧城在醫巫閭山山限之中，登山可以俯瞰城內，城內有孱弱之卒三千人，人人惶惶，不可終日。可恃以拒敵者東北有正安堡，正東有中安堡，東南有青堆子堡、朝陽堡及鎭敎堡等，每堡所轄各屯所寨，其總計各堡人數，不過四千餘人。其所以未與遼東各堡投降敵人者，以其位置於三岔河之西岸上，一向與東岸各堡守軍少有連繫之故。

三岔河乃杜家台河與僴河及白土廠河之總稱。該河在靑堆子以東，大虎山以南，盤山之北，形成一片濫泥塘，名曰黃泥窪。窪之寬處百里，窄處十餘里，中間有道，以通往瀋陽、遼陽。守禦靑堆子堡之官兵，以瀋陽、遼陽已

陷於敵，遂遮封窪中道路，查證之後，始放人行。惟春季天旱，水源流小，窪中水淺，已到處可以徒涉而過矣。

王化貞到廣寧偵知上述戰地狀況之後，使從人持旗四出，招集散亡，得萬餘人。化貞又激厲士民，更聯絡西部蒙古（卽今遼北省北部地區），西部蒙古允許在必要時願出萬人爲援。於是，廣寧人心稍定。當遼陽初失之時，遠近震驚，朝中人皆謂遼河以西之廣寧、錦州之地，勢必不保，而王化貞提弱卒以進守孤城，氣不懾而轉危爲安，因之時望赫然。朝中重臣皆以爲其才足倚，可以將遼河以西諸事全責付之。而化貞時又聞經略熊廷弼，人未到京，先有遼西用步騎兵，天津、登萊用海軍，三方布置之策到京。化貞以爲迂遠，乃上疏奏稱：「登萊、天津之兵可以不設；諸鎭入京爲衞之兵可以止其行。」兵部及閣臣等皆稱其有才，天啓帝信之，凡其所請輒皆報可。及熊廷弼自其故鄕到京，仍堅決主張恢復遼東須用三面布置之策，其言曰：

「恢復遼左，須用三方布置。廣寧用騎步對堡於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衞，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奴必反顧，而亟歸巢穴，則遼陽可復。是以應再議於登（治在今山東省牟平縣）、萊（治在山東掖縣）、天津（卽今天津）並設撫鎭；山海適中之地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見明天啓實錄卷六）

於是朝議決定，在登、萊設巡撫如天津，任陶朗先爲登、萊巡撫。升熊廷弼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使駐山海關，統制遼東、天津、登萊三方，以經略遼東。廷弼因請尙方劍；並請調兵二十一萬；以及兵馬芻糗器械之屬，責成戶部、兵部、工部三部；又白監軍道臣高出、胡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竝等之無罪情狀，請各復其官以任其事；更提議多任用遼東籍人民，請故贊劃主事劉國縉（遼人以前劾廷弼而免官），爲登萊招練副使，使便於收用遼人之力；

請用夔州同知遼人佟卜年爲登萊監軍僉事；請用故臨洮推官遼人洪敷敎爲經略職方主事軍前贊劃；用以收拾遼人之心。朝廷一律報允。於是廣寧使用步騎兵列堅壘以控制敵人全勢；天津及山東之登州萊州置海軍乘虛而衝敵南以分敵勢之案定。是年（西元一六二一）七月，熊廷弼將離京赴任，明熹宗以異數待之，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送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有羨者亦頗有忌之者。

先是遼東經略袁應泰死，朝命巡撫薛國用代之爲經略。國用以病不能任事，新任遼東巡撫王化貞，以朝廷有令其便宜從事之詔，乃部署諸將，沿遼河西岸設六營，每營置參將一人，守備二人。又劃地設戍分守於西平（堡名在今遼寧省台安縣南）、鎭武（堡名在今遼寧省黑山縣東）、柳河（河名又堡名在今遼寧省新民縣西南）、盤山（即今遼寧省盤山縣城）各要害地。及熊廷弼到任，欲改正遼西守禦，化貞以朝廷令其便宜從事以守禦遼西，如無朝廷之詔便不奉熊經略之命。廷弼大恚，乃立即上疏朝廷，力言化貞防禦部署之不足恃。其疏中略謂：

「…遼河窄而難恃，堡小而難容大兵，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勢弱，敵以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潰，西平等諸戍，亦不能守矣。河上止宜置游兵，更番出入，示敵以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敵所乘。自遼河至廣寧，多置烽堠；西平諸處置戍兵，爲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於廣寧。蓋遼陽距廣寧三百六十里，敵騎非一日所能到達，苟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力防河，先爲自弱之計也。……。」（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傳）

疏上，朝廷優旨褒答，欲令之與化貞商議辦理。御史方震孺以爲不妥，並力言防河之策有六種不足爲恃之處。於是朝廷始下詔令化貞照廷弼意見加以改正。

王化貞得詔益慍甚，盡委軍事計劃事於廷弼，而自己專事帶兵執行。廷弼以化貞執拗不悟，乃請朝廷申諭之，並令人持手書往見之，勸重視國事，不可藉口節制以坐失機宜。

時化貞擁有大軍十餘萬，四方來援之師，兵部尚書張鶴鳴皆直接撥交化貞統御之下。其職務雖在熊廷弼之下，在實權方面，因廷弼僅授有四千兵，故化貞極輕視廷弼。每當有四方援軍到來，化貞皆給以「平遼」某某軍番號，遼人自稱未曾叛國，何用來平，要請更正，化貞不理。遼人請於廷弼，廷弼下令改「平遼」二字爲「征東」。化貞雖遵命更正，然經略與巡撫不和之說，却由傳說之中，逐漸成爲事實。

第五節　毛文龍之遊擊與經略巡撫戰守之爭（參看附圖十五—六〇五、六〇六）

當遼陽淪陷時，各地難民多渡遼河西走。惟從鴨綠江南渡逃入朝鮮境內避難者，亦甚多。明史朝鮮傳中有云：「昌州、義州以南，安州、肅州以北，客居其六七，主居其三四。」是可見其人數之多。又遼東地多農產，亦多礦產，農人散居山鄉者，戀念土地，不願棄業而走；礦工之生活資財全在礦山之中，恃有礦洞可以掩藏，亦不願逃走避難。此等農人與礦工爲防女眞人之掠略，遂聚會山林，製械自衞。呼女眞人爲「馬韃子」，因與女眞人發生零星戰鬥之數，不可勝計，致使後金八旗兵小部隊彼此相戒不敢入山。王化貞得知此類情報，乃遣都司毛文龍，授以遊擊名義，使率所要幹部，自遼西進入遼東半島對後金實行遊擊戰。

毛文龍率衆進入遼東半島後，卽爲後金騎兵到處截擊，陸上立脚不易，乃南略廣綠島（卽今大連東北貔子窩南裏長山列島中之廣鹿島）、王家山島（卽今長山列島北莊河縣南之大小王家島）、等諸島嶼，率島嶼漁民船隻，以

進窺鴨綠江口，掩襲後金守在九連城（在今安東省安東縣東北八里處）之後金守將佟養正，而生擒之。湯站（堡名在今安東省安東縣西十里處）、險山堡（在今安東縣西南二十五里處）所轄各屯之民，又斬其守堡之將來降文龍，於是後金上下震驚，努兒哈赤深懼內部鎮壓力量薄弱，乃下令移沿海之民於內地，以避侵掠而緊縮守禦之力，毛文龍探知敵人內部詳情，得採參漢人嚮導之力。遂乘此女眞人移民縮兵之機，率領其精銳之兵，以漁船溯鴨綠江而上，深入敵人之大後方，在珠舍里（卽今安東省臨江縣）上陸北上，直取輝發（卽今吉林省樺甸縣）；然後自輝發西行，襲取哲陳（卽今吉林省磐山縣），遂進入渾河流域以襲擊後金財富集聚地之薩爾滸城。後金深懼明朝大軍自西方來擊，故初對毛文龍攻入其後方之舉，以爲大舉進攻之前奏視之。至此，見西方明軍確無甚動作，而毛文龍軍恰似一柄匕首將扎到心臟，乃使二貝勒阿敏分兵一部以救薩爾滸城。

時毛文龍軍已轉戰百餘日，兵力疲憊，與阿敏軍相戰不利，乃沿摩天嶺西麓南行，轉進至鞍山（遼寧省今縣），越摩天嶺而南，自莊河入海。旋卽率衆入椵島（在朝鮮義州南鐵山半島南，朝鮮人讀椵爲皮，故亦名之曰皮島）。又自椵島北進登陸鐵山半島爲進出鐵山、宣川間，組織避難於朝鮮之漢人，盡驅後金勢力退出鴨綠江南岸。然後報捷於王化貞，是謂鎮江之捷。

熊廷弼以爲在廣寧方面求守，在天津、登萊方面求攻，必須兵力畢集，然後方可以發動攻勢。而在攻勢之前必須先收用遼人之心與朝鮮君臣之同情與協助，遂卽上疏朝廷言：

「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亟發勅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其八道之師，連營江上，以助我聲勢。又發詔書憫卹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軍合勢。而我使臣卽權駐義州（卽今安東以東江南之

義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於事有濟，更宜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箚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卽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備，將一呼立應，而一二萬勁兵可立致也。……。」（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傳）

廷弼因荐其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充命使。帝立從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賜一品服，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等八事。帝皆報可。

梁之垣方與所司議兵餉，而王化貞專摺報奏其所遣之都司毛文龍已在鎭江大捷。於是，舉朝大喜過望，乃亟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人，往朝鮮北部接應毛文龍；並命王化貞督廣寧兵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更命熊廷弼居中節制之。

熊廷弼對於毛文龍鎭江之捷，原不重視，及見朝廷下命乘機進取，既非大進，亦非有計劃行爲，只是乘輿以行險以圖僥倖而已。故對於進兵之事不能抗命，只聽憑遼東巡撫王化貞自由行之。

王化貞已達到其恢復河上防禦之原計劃，對於如何乘機進取，自己有志於呼喊，却無眞正實行之韜略，只是其認識蒙古酋長，輕信蒙古人能予其極大助力，便卽等候蒙古軍到來再定進止爲由，停止在守禦遼河西岸，以恢復原立之各營爲滿足。朝廷追問化貞進兵狀況，化貞因無法直接說出其不克進兵之事實，却備述東西情勢，請朝廷下令大舉進攻。其上疏中有言曰：

「…敵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將士日夜望官軍至，卽執敵將以降。而西部蒙古虎墩免、炒花咸願助兵。又敵兵守海州（卽今遼寧省海城縣）不過二千，河上只遼卒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必克。敵南防者，聞而北歸，

我據險以擊其惰，可盡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不知軍事之不可買空賣空，却信化貞之空言以爲然，奏言時不可失。御史徐卿伯更莫明其妙而復趣之，亦請令熊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移鎮山海關，以發動此未可知數之夜襲計劃。是明廷以遼戰視作兒戲也。

王化貞既得伸其素志，乃復奏言：

「敵因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衞屯民，屯民據鐵山（卽宣川西南之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敵圍之益急，急宜赴救……。」

因爲救兵如救火，兵部尚書張鶴鳴便越過熊廷弼，直接指揮王化貞，令其相機渡河進攻海州以解鐵山之圍。熊廷弼聞之，乃上奏曰：「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朝廷不聽，化貞於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八月底督師渡河，攻海州不下，無功而還。

化貞爲人騃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又好謾語。其文武將吏進諫者，悉不聽。其對於熊廷弼之爲上官，尤存心與之牴牾，蓋以自己控有重兵，而朝中有大援力在之故也。化貞先與已降敵之李永芳相善，相信永芳絕非眞心降敵之人，既已降敵，必想於適當時機爲明朝之內應。又以西部蒙古虎墩兔憨直可靠，據其所言「可助大兵四十萬騎」，當卽相信其爲實。故化貞自以爲既有內應，又有外助，彼努兒哈赤所率少數之女眞人，眞可不戰而全勝之。以此之故，化貞對於其軍中所需之甲仗，糗粮、營壘等亟應準備之事項，俱置而不問。專務大言，以張聲勢而欺罔中朝。兵部尚書張鶴鳴與之同病，故深信之。對其所請，無不設法活動朝廷，予以特准。以是之故，遼東大軍悉歸

之於王化貞麾下，致使經略熊廷弼徒擁虛名。

時延綏（延安綏德）之軍入衞薊遼，熊廷弼檢閱其軍，見盡爲老弱飢病者，實不堪用。乃上疏請加罪其帥杜文煥。兵部尚書張鶴鳴正欲廷弼指揮此不堪用之卒，特議請寬釋杜文煥。廷弼又請用佟卜年爲將。鶴鳴特上議駁卜年爲不堪用。廷弼又奏請早遣梁之垣赴朝鮮。鶴鳴故意藉留其餉不發，使之不得早日成行。兩人遂直接相怨，事事皆生齟齬。而廷弼性亦褊急，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臣多怨之。毛文龍鎭江之捷，化貞自謂發縱奇功，朝臣咸以毛文龍爲非常之人，廷弼致京中友人書，力詆之云：

「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衞軍民殆盡。灰山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

又上疏朝廷，指責兵部尚書張鶴鳴有云：

「…臣既任經略，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之數，經今兩月置不答。臣有經略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指張鶴鳴）與撫臣（指王化貞）共爲之…。」（見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傳）

自此張鶴鳴、王化貞等益恨熊廷弼不已。

是年（西元一六二一）九月，化貞猶言「蒙古虎墩兔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熊廷弼上書諫其不可曰：

「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爲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撐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不戰而勝也。臣初議三分布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

備，而後克期齊舉，進足以戰，退亦足以守。今臨時中亂，雖樞臣（指張鶴鳴）主謀於中，撫臣（指化貞）決策於外，卜一舉成功，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憂。」

朝中諸大臣多以廷弼驕，故右化貞而詆廷弼。廷弼各與之抗疏辯書，語頗憤激。時化貞以變廷弼專守之計，而享有將欲進攻之名，迷信內應外助，功可指期，乃騰書於中朝曰：

「仲秋之月（即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年八月）可高枕而聽捷音。」

識者至此，方知其將僨事。惟以疆場事重，無敢言其短者耳。廷弼雖屢次上疏聲言：「遼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疆場大可慮。」惟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信不移焉。

第六節　雙方攻防之準備

後金初立，奠都在赫圖阿拉城（新賓縣城西之老城），建元天命後改稱其都為興京。薩爾滸山戰役之後，營界凡山城。尋又築薩爾滸山城。此等皆為其進行侵略明邊之行營，雖各居住半年至一二年不等，然無所謂都城也。逮其攻取遼陽，即以遼陽經略公署為其大本營，蓋為南攻海（城）、蓋（平）、復（縣）、金（縣）諸州、西拒明軍，北控蒙古，東制朝鮮，用兵較便利也。及攻取海、蓋、復、金四州，收降遼河以東七十餘城之後，其統有之地面，已大於其本國數百倍，而擁有之可為其耕作之漢民已多於其本族數百倍，為求鎮壓不臣，為求更能西進以攻取明土地，不得不遷都於遼陽城，以為其滿族之總預備隊所在地。

及毛文龍自遼西進入遼東半島，半島上不甘心為敵人奴隸之漢人羣起嚮應，聚衆日多，殺戮女眞官兵者日必數

起，幸得努兒哈赤駐大軍於遼陽，指揮大軍到處杜截，始將毛文龍大部隊伍趕入海中，初以爲大患從此可以敉平矣。不意毛文龍利用海上漁民船隻，佔領海上島嶼，以爲根據，日夜掩襲沿海之女眞守軍，更溯鴨綠江東上，進擊後金大後方根據地。努兒哈赤以爲明人或可以利誘之也，乃專使人持書，追尋毛文龍以誘之。其書略云：

「伊尹去夏、太公歸周，天亡南朝，將軍豈得救之耶？佟駙馬與遼東、廣寧諸將，皆得自陣地，今皆顯官。將軍若來，又非他將比。……。」（見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二第六頁）

文龍亦志士也，又恃有遼東志士爲其助手與嚮導，因得率衆縱橫於安東、吉林、遼北、遼寧四省之間者，凡百餘日，由於敵人一意防守在西，不敢回顧，文龍等乃得以敵之資爲其生活與戰鬥之資，襲擊名城，擊破敵陣，所向無敵，所攻必取，所到之處，敵之守軍皆望風披靡。及其力疲之後，又復擊破後金二貝勒阿敏杜截之軍，取道鞍山（遼寧省今縣），越過摩天嶺而安然回至海上，整備後方軍隊，進取後金佔據朝鮮北部之鐵山、宣川，盡驅後金勢力，退往鴨綠江之北岸。牽制後金主力軍，不敢西進一步者一年餘。其同鄉浙人董其昌奏請其功有云：

「…國家若有二文龍，努兒哈赤可擒，遼地可復，李永芳、佟善性可以坐縛。……。」（見明史卷二五九）

是毛文龍具有膽略，受人敬重可見一斑矣。

毛文龍在鎭江之捷後，仍聚其實力於皮島（即今鐵山半島南之椴島）之上。築城建屋，以爲久居之計。從其在皮島之男婦老幼一時集聚四萬口以上。文龍一面要明廷撥發兵餉。又一面脅迫朝鮮而强求粮食。朝鮮君臣嫌彼逼處，亦不得不仰其鼻息。

皮島之地，爲朝鮮通往渤海灣之要路，中國人與朝鮮人滿載貨物之船隻，揚帆過此地者甚多。文龍忽起貪念，

對過經船隻强收一種商船通行稅。又開市場於皮島之上，强征貨物稅。更使避難之人民壯者組成採參隊，分批以船送往鴨綠江上游登陸，入深山採參，文龍以廉價購之，使人轉以重價出售於山東口岸。不久，文龍已成爲富翁，遂坐享於皮島自王其宮，不思進取矣。

努兒哈赤探知朝鮮君臣對毛文龍强求粮食之不滿，乃使人往朝鮮再伸和好之意。毛文龍聞後金與朝鮮往還，卽報於本國，以朝鮮監督爲請。明廷固未之允。但由此毛文龍以朝鮮情狀可疑，深懼不時見襲，大事隄防。因而努兒哈赤得以稍安心於南方。及後探知毛文龍自謀財貨等種種措施及聚斂與享用，努兒哈赤知其不會再有親率其衆擾亂後方，乃專心一意，謀求西進，以攻取廣寧而擴展疆土。

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冬季，努兒哈赤已詳知明樞臣張鶴鳴、撫臣王化貞與經略熊廷弼每事牴牾之狀，熊廷弼將無能爲，遂用重幣厚禮以懷柔蒙古；詐稱毛文龍將降以威嚇朝鮮，然後儘速整備兵力，欲西取廣寧。

遼西人民，聞說西部蒙古軍實未東來助戰，又見巡撫王化貞日倡渡河攻擊之高調者，業已消聲匿跡，攻復遼東之望，未有成爲事實之可能，故人各失望。反之，却聞敵人正準備大擧西犯之說，傳遍巷閭。廣寧人皆以爲十月遼河結冰，冰層封合之後，敵人必大擧渡河而來，於是乃防患未然，各紛紛思竄。巡撫王化貞見人心思去，始稍知懼，乃分兵守禦鎭武（在今遼寧省黑山縣東）、西平（在今遼寧台安縣南）、閭陽（卽今遼寧北鎭縣南之閭陽驛）、鎭寧（在廣寧東七十里卽今大虎山之東）諸城堡，而以大軍集守廣寧。並派人入京向兵部尙書張鶴鳴求助。鶴鳴至此，亦以廣寧可慮，乃請朝廷勅熊廷弼出關，至廣寧鎭守。

熊廷弼接獲詔書，乃上言辯之曰：

「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化貞駐何地？鶴鳴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爲今日計，惟樞部俯同於臣，臣始得爲陛下任東方事也。」

（見明史卷二五九）

其言雖切，致使鶴鳴益怒。因力持經略必須出關前進議。廷弼不得已乃出山海關，進駐在右屯（在今遼寧省錦縣東六十里所稱右屯衞是）。與化貞爭議數日，始決定折衷性之決定，卽以重兵內護廣寧，外扼鎮武、閭陽。並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又令羅一貴以三千人守西平。復申令曰：

「敵來，越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同前）

廷弼部署甫定，而化貞又輕信諜者言，於是年（西元一六二一）十月二十五日遂發兵親率之，以東向進襲海州，及明兵至城下，城內並無應者，不得已，旋卽引退，王化貞之行爲，輕率類此者頗多。熊廷弼因上疏朝廷要求統一戰地指揮之權曰：

「撫臣王化貞之進兵襲敵，及今而五次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過。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疏輒行者也。臣聞之，疾趨出援，而撫臣已歸矣。西平之會（指廷弼之重新部署），相與協心議守掎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武（堡在今遼寧省黑山縣東），臣卽以次日赴杜家屯（在今閭陽驛東南），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卽今遼寧省海城縣西北之牛莊），奪馬圈（卽今遼寧省營口縣西北田家台西之靑馬圈子）守之，爲明年進兵門戶。時馬圈無一敵兵，卽得牛莊

我不能守，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其不可，撫臣亦快快同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愼重舉止，勿爲敵人所笑。」

疏上，朝廷轉疏以戒化貞。化貞不悅，而馳疏奏辯，且曰：

「……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征將士：遼民賜復十年（卽免稅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卽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爲河西憂……。」（引據皆同前）

因仍請准其便宜行事。

時葉向高當國，化貞之座主（錄取進士之座師）也，頗右袒之。朝中諸大臣惟太僕少卿何遜遠主張「宜專守廣寧」；御史夏之令主張「蒙古之外助不可信，欵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主張「永芳之內應不可信」，是與熊廷弼合，餘多助王化貞，願其勿受廷弼節制。而給事中李精白更主張「授化貞上方劍，得便宜操縱」。又有劾閣臣劉一燝用廷弼等爲罪者。廷弼聞之，乃憤而上疏曰：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間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撫臣前請「一舉蕩平」，今宜如撫臣約，亟罷臣以鼓士氣……。」（見明史卷二五九）

朝廷以經撫不和，必娛疆事，乃以羣臣之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諭二臣，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旣下，廷臣又言遣官不便。乃又改交廷臣集議。事落張鶴鳴手中，乃集大議，議撤廷弼者數人；餘多請二人分任責成；獨鶴鳴一人倡言曰：

「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用命；遼人爲兵者必潰；西部蒙古必解體。宜賜化貞尚方劍，專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

議定上奏，而帝不從。又責吏部與兵部再議奏。會後金出兵圍攻西平堡（在今遼寧省台安縣城南），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遼東遂在此諸方不協調情形下，開始應戰。

第七節　廣寧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〇七）

一、廣寧陷落

明經略熊廷弼之防守廣寧計劃：欲集大軍於廣寧，引敵兵於城下，俟其鈍兵挫銳，再從側面採取攻勢。此雖然不定爲必勝之策，但較之巡撫王化貞分布兵力於諸城，尚爲得計多多。惜化貞愎而自用，不聽廷弼之命，堅持分兵於鎭武、西平、閭陽、鎭寧等地以分散敵力。惟廷弼亦堅持廣寧必控重兵之意，化貞見人民逃竄之狀，爲自保計，乃稍聽從廷弼計，控九萬軍於廣寧，交付其中軍孫得功爲之統帶。孫得功以巧佞事化貞，頗得化貞信任，以是亦成爲後金間諜工作者，專心致志必欲收買之對象。今孫得功居然操得實兵指揮大權，價値亦立高數倍，後金主努兒哈赤便使人動之以高官厚爵，許之以美女招爲駙馬，而指定其立功標的，即爲活捉王化貞與廣寧城以獻。若輩計議已定，化貞固毫不之知也。

明熹宗天啓二年（西元一六二二），乃後金天命七年，正月元旦，努兒哈赤在遼陽舊經略公署中，接受諸貝勒大臣朝賀之餘，乃將其所知之明軍經略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不和實況，及其與樞臣張鶴鳴等齟齬情形，以及後金對

朝鮮，對蒙古，對廣寧等處諜者進行之功效，綜合其結果，向諸貝勒諸大臣一一宣布。隨即又宣布其擬定攻打廣寧之構想，然後聽取諸人之意見，便決定其作戰構想，下達西進命令，令各貝勒大臣率兵逐次出發西上，首先以全力指向西平堡（在今遼寧省台安縣城南）。

明守在西平堡之將爲羅一貴（一作一貫），堡中有守兵三千人，堡外有參將黑雲鶴所率，散守在各屯之兵將約七千人。後金向西平堡進攻，首先與各屯發生戰鬥，各屯不支，黑雲鶴率兵出擊亦敗。遂各退還堡中。後金軍以八旗全力進圍西平堡，其實戰情況計有以下各種大同小異之記載：先看後金對此役之記載：

「上率貝勒大臣及衆兵啓行……至西平堡，乃止。申刻，大軍繼至，圍之，遂立營。丁巳，招其城守副將羅一貴降，不從。辰刻，布梯楯，攻其城，四面兵皆潰。午刻，克之。斬副將羅一貴，殲其兵萬人。」（見清太祖實錄卷八頁十一）

明御史方震孺報告遼東戰況之疏中云：

「又奴攻西平，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爲羅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豎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兩朝存信錄卷二）

又明天啓實錄中云：

「奴陷西平堡，副總兵羅一貴，參將黑雲鶴死之。……賊先攻西平堡，黑雲鶴出戰而死，羅一貴固守不下，殺奴數千人。」

明史熊廷弼傳中云：

「西平圍急，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畀得功及祖大壽，往會秉忠（祁秉忠時守在閭陽）進戰。廷弼亦馳檄渠（劉渠時守在鎮武）撤營赴援。二十二日遇敵兵於平陽橋（在今大虎山南八家子附近），鋒始交，得功及參將鮑承先等先奔。鎮武、閭陽兵遂大潰。渠、秉忠戰歿沙嶺（在今八家子東），大壽走覺華島（即今遼寧省興城縣南之菊華島）。西平守將一貫（一作一貴）待援不至，與參將黑雲鶴亦戰歿。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參議邢愼言勸急救廣寧，爲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見明史卷二五九）是王化貞所委用之孫得功別懷異志，在進援西平堡，遇敵於平陽橋，得功假巡撫王化貞之令，推劉渠、祁秉忠之軍前與敵接戰，其自己引軍分左右翼，將祖大壽引開，然後其與副將鮑承先等，爲助敵及早成功，遂引軍向後而奔。致使劉渠力戰而死；祁秉忠孤軍深入，被傷二刀中三矢，已墜馬，其家將衆擁扶之上馬奪圍走，卒因傷重而歿於途中。祖大壽被分派在大右翼，兵微將寡，被遣在敵側，既不能以救援西平，也不克退還廣寧，不得已而南走覺華島。西平堡待援不至，守將羅一貴遂與參將黑雲鶴等，以西平堡殉國。

正月二十二日，王化貞之中軍孫得功自平陽橋退回廣寧，欲生縛巡撫王化貞以爲投降後金晉見之功，乃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因而大亂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已不能止。化貞素以得功爲心腹，得功之潛降於敵，固未之知也。時方闔署理軍書，不知其署之已爲其心腹將孫得功網中之物矣。參將江朝棟見事急，乃排闥而入，化貞見而怒呵之，朝棟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因述孫得功反狀。王化貞頭昏目呆莫知所爲。朝棟掖之出上馬，有二僕人徒步從，遂離廣寧南走，投奔熊廷弼經略公署來。

王化貞逃離廣寧時，後金軍之前鋒猶停在沙嶺（在今大虎山南八家子以東），而西平堡猶未陷落於敵人之手也。正月二十三日午刻，西平堡陷於敵。二十四日敵自西平向廣寧前進，廣寧守將孫得功率九萬餘守廣寧之軍，開城門以迎接敵人入城。努兒哈赤進入廣寧，欲提訊巡撫王化貞時，方知化貞已逃離廣寧三日矣。廣寧參政代理巡道高邦佐見巡撫逃走，巡撫知心之將已開城迎敵，因嘆氣言道：「不能存廣寧，何顏入關？」遂趁敵人入城未至之際，自刎於城內。

遼東巡撫王化貞棄掉廣寧，蹌踉單騎出走，二僕徒從，遇經略熊廷弼於大凌河上，化貞大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

化貞慚悔無地，乃議守寧遠（明寧遠衞卽今遼寧省興城縣城）及前屯（卽今山海關外七十里之前屯衞）。廷弼以自己手中僅五千人，而化貞所控之十四萬兵皆已化爲烏有，各鎭援軍不及至，乃嘆曰：「噫！已晚！惟護潰民入關（指山海關）可耳。」

乃以己所將之五千人援化貞，使爲殿，盡焚積聚，於正月二十六日離大凌河（卽今錦縣東大凌河甸子），掩護三百餘萬遼民之逃難者南行。努兒哈赤率輕騎追之，廷弼已淸野堅壁，故敵騎二百里不得食，而退去。

廣寧失陷之消息，報入京師，朝野大震。兵部尙書張鶴鳴自知罪重，爲求免死，乃自動請求赴前方視師。是年（西元一六二二）二月，鶴鳴在山海關逮捕王化貞，罷熊廷弼，送於京師聽候罪辦。四月刑部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際、大理寺卿周應秋等奏上獄詞，將廷弼、化貞並論死罪。

二、熊廷弼功罪之評議

工部主事徐爾一訟寃之疏曰：

「廷弼以失陷封疆，罪至傳首陳屍，籍產追贓，而臣考當年，第覺其罪無足據，而勞有足矜也。廣寧兵十三萬，糧數百萬，盡屬化貞。廷弼止援遼兵五千人駐右屯，距廣寧四十里耳。化貞忽同三百萬遼民一時盡潰，廷弼五千人不同潰足矣，尚望其屹然堅壁哉？廷弼罪安在？

「化貞仗西部蒙古，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貞信李永芳內附，廷弼云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

「且屢疏爭各鎭節制，不行；屢疏爭原派兵馬，不與；徒擁虛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

「唐郭子儀、李光弼與九節度使師同潰，自應收潰兵控河陽橋，無再往河陽坐待思明縛去之理。今計廣寧西，止關上一門限，不趣扼關門何待？史稱慕容垂一軍，三萬獨全，亦無再駐淝水與晉人決戰之理。廷弼能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付與化貞，事正相類，寧得與化貞同日道乎？所以謂勞有足矜者，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俄進築奉集、瀋陽；俄進屯虎皮驛；俄迎扼敵兵於橫河上，於遼陽城下鑿河、列柵。埋礮，屹然樹金湯。令得竟所施，何至舉榆關口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殺不論，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矣。其才既籠蓋一時，其氣又凌厲一世，揭辯紛紛，致攖衆怒，共起殺機，是則所由，必殺其軀之道耳。當廷弼被劾被逮之時，天日輒爲無光，足明其寃，乞賜昭雪，爲勞臣勸。」

時朝臣以黨爭之故，欲殺廷弼以自脫罪者有之；以受敵驅使，欲自壞長城早亡明朝者亦有之。於是共同製作資料，將熊廷弼傳首陳屍，藉座追贓。國人以封疆事重，明知其寃，噤不敢訟。

熊廷弼被冤死後，年餘，大學士韓爌上言曰：

「廷弼遺骸至今不得歸葬，從來國法所未有。今其子疏請歸葬，臣等擬票許之。蓋國典皇仁並行不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狀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申己酉間（卽萬歷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亦西元一六〇八至一六〇九年間），廷弼以御史按遼東，早以遼患爲慮，請核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爲應，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

「戊午己未（萬歷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卽公元一六一八至一六一九年）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沒。皇祖用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鎬，一年餘，修飭守具，邊患稍寧。會皇祖賓天，建議以廷弼無戰功，攻使去。使袁應泰代，四個月而遼亡。使廷弼未必至此。其可言者二。

「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之田間，復任經略。化貞主戰，廷弼主守，羣議皆是化貞。廷弼屢言『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右屯，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廣寧潰，右屯乃與俱潰，其可言者三。

「假令廷弼於此時死守右屯，捐軀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不然，支撐寧前錦、義間，扶傷救敗，收於殘黎，猶可圖桑榆之效。乃倉皇風鶴，偕化貞並馬入關，其意以我固嘗言之，言而不聽，罪當末減，此則私心短見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公論，亦以此傳首邊庭，頭足異處，亦足爲臨難鮮忠者之戒矣。然使諫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偕同事諸臣一體伏法，廷弼九泉目瞑。乃先以賄贓拷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書惑衆，供題曲殺，身死尙懸坐贓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極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內忠臣義士

亦多憤惋竊嘆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訟陳皇上之前。

「臣等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誆官營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饋問，焦唇敝舌爭言大計，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長繫待決之人，屈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踰三年，收葬原無禁例，聖明必當垂仁。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玆事雖屬封疆，而實陰繫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縱英哲，或不以臣等爲大謬也。」

於是，詔許之。熊廷弼守遼之功罪，在人心中仍未成爲定案，而遼東遼西却不可收拾矣。

第八節 申 論

明、清（即本章所稱之後金）戰幕，啓於薩爾滸之役，而後金軍於薩爾滸之役獲得以寡擊衆之殲滅戰果以後，明軍在精神上已遭受到不可與戰、不能與戰之最大打擊，但明與後金之國界，並未因戰爭勝負而有所更移。是役直後，明軍雖放棄撫順關堡，而後金軍仍屯守界凡山以爲國界。在當時，後金軍仍以興京爲其都城，絕對多數之軍隊仍同駐在興京之周圍及其附近，而撫順、清河等地，實形成眞空地帶。明軍在遼東者，則扼守開原、鐵嶺、瀋陽、遼陽、南亘遼東半島諸州，而北倚葉赫。其後方連絡線，則向西延伸而爲廣寧、錦州、寧遠、山海關、薊鎭，而達於京師。此一與後金接壤之正面，是爲南北修長東西狹窄之地帶，再襯以後方一線之通路，恰形成一丁字形勢。在此丁字形之正面上，左翼除葉赫以外，尚有可以傾向於明、也傾向於後金之蒙古人；右翼爲渤海而近於天津及山東半島。明若再善於運用此丁字右前方之朝鮮力量，以對抗後金，明軍仍處於外線作戰之極有利之態勢上。

明廷既知經略楊鎬之不能守禦遼東，而用熊廷弼代之爲遼東經略，可謂甚爲得人。廷弼到任，誅貪將，罷無能，籌備戰具被服糧秣，欲集兵十八萬，以守禦靉陽、清河、撫順東北等舊日國境之線，非到可以進取之時機，則專事防守，絕不輕易攻擊以惹不利於我之浪戰。是欲先立於不敗之地位，以待可勝之時機也。雖然此一計劃，始終爲朝臣所撓，未得施行，但由於廷弼充實遼東戰備之故，使得野心豪邁之努兒哈赤深懷戒懼，而不敢輕於與熊廷弼從事攻戰。蓋因熊廷弼有文武才，善用兵，熟邊事，已整頓軍伍，分布要塞，貿然進攻，必然鈍兵挫銳而遭受不利。惟廷弼承命於三路喪師，及開原、鐵嶺、撫順、清河淪陷之後，遼東之軍民士氣，餒弱已極之際，敵人已擊降喀爾喀蒙古於彰武，更收降其南鄰朝鮮，當廷弼到達遼陽時，正值瀋陽諸堡軍民荷担御車逃竄於道，欲派員赴瀋陽以行撫慰，諸將皆憚不敢往，是人心洶洶，已不可終日矣。廷弼爲求鎮靜人心，重建士氣，乃自虎皮驛親赴瀋陽，更乘月夜以視察敵人棄守我軍方至之撫順城，使得守禦之官兵震驚失色而歡聲如雷，廷弼在撫順城中慰生弔亡，然後耀兵至奉集堡，驅逐敵人棄守禦而還。其所至皆招集流亡，繕治守具，分置士馬，指示機宜，遼東之守禦因之大固。當時遼東之軍隊已極其破亂，將士缺乏，馬匹瘦損，兵器盡失，軍紀破碎，民怨沸騰，外援悉絕中，廷弼擬請兵十八萬人，先推至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堡至鎮江一帶，爲一新國防線；再計劃使精悍將士率精兵深入敵後爲遊擊，以擾亂敵之後方，使敵疲於奔命；然後再相機以主力軍向敵進攻而求一戰大勝。努兒哈赤深懼於此等措施，乃千方百計使明之廷臣反對廷弼之此一計劃。明之廷臣頗知效忠於敵人，不僅死力反對廷弼之反攻計劃，更能以廷弼堅守不攻爲理由，迫使之去職。

熊廷弼離遼東四月，而遼東之重鎮瀋陽、遼陽，竟爲努兒哈赤所攻陷。明天啓帝至是方知遼東之亡，是其廷臣

暗助於敵所致，因而盡貶前劾奏廷弼之諸臣，再起用廷弼於田間，使任遼東經略，統帥於斯可謂得人矣。惜其時皇帝昏庸，大權旁落，樞臣之兵部尚書張鶴鳴得以上下其手，致令經略熊廷弼只將五千人屯於右屯，反令巡撫王化貞將十三萬衆駐廣寧以專任遼東之事。王化貞爲人驕而愎，素不習兵，又不知遼東敵情，故而輕視大敵，疏於防間，其以爲曾與降於敵人之李永芳甚相善，深信李永芳必爲其內應。其又曾與西部蒙古酋長有往還，以爲蒙古酋長憨直可靠，深信其可助大兵四十萬騎之言，因而大言不戰而全勝敵之說，以欺罔朝廷，而自欺於己，甚至幾次落空，仍不覺悟，致使毛文龍用遼東民間潛力深入敵後之作戰，成爲虛擲，遼東戰力經此消耗，遂至於不可以復矣。及至後金主努兒哈赤看破王化貞之伎倆，自遼陽起兵西攻明之西平堡，王化貞變起於肘腋，幾爲其部將孫得功活虜以獻於敵人之馬前，匹馬逃奔于廷弼營中，是其十三萬大軍已化爲烏有，只剩廷弼麾下五千人，以禦努兒哈赤之八旗兵，於勢亦無所補益矣。故熊廷弼之退入關內，因而坐受極慘之刑，其家族遭到連累之罪，大凡亡國之君臣，賞罰不明，每多類是，廷弼所遭受者，爲歷史上之最者而已，刑章顚倒，常爲國祚移轉之朕兆，是以有國者不可不愼！如明天啓之君臣眞十足亡國滅身之尤者也。

袁應泰一循吏也，不知邊事亦無武略，收降蒙古以恩義養之，而蒙古人却爲敵人之內應，是開門揖盜也。己以身殉而遼東被其害至於沉淪。薛國用亦一歷官醇謹者，因其在遼日久，深知敵情，日夜憂戰守備，得安於位，由於巡撫王化貞之專權觀之，薛國用之爲遼東經略只一木偶而已。就因於薛國用之木偶，養成王化貞之攬權，致使後任經略熊廷弼無法行使其統帥權，大壞國事，庸人誤國，每多類是。

熊廷弼第二次經略遼東，遼東已盡失於敵矣。其主張恢復遼左，須用三方布置，即用步騎兵與敵對壘於廣寧方

面，以綴敵之全力；用天津、登萊之海軍，覷敵後方迫敵棄遼瀋而反顧其巢穴；然後再使用全力以撲滅之。此不世之略，必須有爲之皇帝以大力支援方能行之也。廷弼徒知以兵馬芻糗器械之屬責成戶部、兵部、工部，而不知各部尙書正願當亡國大夫，而忌其有成也。廣寧之失，卽各部尙書門戶之見之必然結果。兵部尙書張鶴鳴，與當政者葉向高是罪魁也。

毛文龍有勇知方，因得遼東志士所助，以兵遊擊於安東、吉林、遼北、遼寧四省以及朝鮮北部地區，乘虛攻取，牽制敵人不敢西進一步者達一年之久，可惜王化貞不能以兵力與之配合，使發生較大作用。後來毛文龍在海上竟縱情財貨，不復銳意進取，豈或志士灰心意懶之表現歟？

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國必自伐也而後人伐之。明人之樞臣與經略不和，巡撫與經略亦不和，敵雖知之，然尙有所顧忌，故未敢貿然進兵。後知樞臣與巡撫合力以制經略，經略雖是能者却形同虛位，而毫無實權，更無實力。於是敵知明之防守，已爲自內而腐敗之物矣。乃縱其諜者，收買此毫不知兵之巡撫左右人，因而嘗言一舉蕩平敵人者，反爲敵人所一舉蕩平之矣。雖然明廷腐敗不堪，幸有極有爲之忠臣義士在，故明之大臣再欲速亡其國，猶難能也。甚至熊廷弼被屈銜冤以死之後，忠臣義士遂有不再愛其君者，但却仍熱愛其故國，是以仍在此偪彼起以與後金作戰到底。

後金在薩爾滸山之戰中，只擊破明軍四路進兵中之三路大軍，未曾奪得明人一塊土。在此戰役中，首得開原，次取鐵嶺，更北取南關滅葉赫，將與西部蒙古聯爲與國，是侵奪去明邊四大重鎭矣。明以熊廷弼經略遼東，已使後金之侵略爲之頓挫。及後金主努兒哈赤暫時放下其武力侵略，而展開其間諜戰時，熊廷弼去職，瀋陽、遼陽，以及

海、蓋、復、金諸州等七十餘城，遂爲之囊括而去。熊廷弼再度經略遼東，後金之侵略曾再度頓挫，惟紙老虎終於爲努兒哈赤識破，於是後金軍一渡遼河，明遂棄廣寧等四十餘城，其戰果之輝煌，皆超過進攻者意料之外，使得後金君臣遂油然升起滅明爲淸之志矣。

第四章　寧遠及錦州之戰（附圖十五——六〇八、六〇九、六一〇、六一一、六一二）

明熹宗天啓二年卽後金天命七年（西元一六二二）正月，後金主努兒哈赤取西平堡，犯廣寧，明遼東巡撫王化貞棄廣寧與經略熊廷弼南走入關。以王在晉經略遼東，朝廷採袁崇煥議以守寧遠，於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屯重兵。

天啓六年（西元一六二六）正月，努兒哈赤攻寧遠，環攻二日不下，反爲守軍砲傷而退。至是年八月十一日竟傷發而死。其第四子皇太極繼位改元爲天聰，天啓七年（西元一六二七）正月皇太極東攻朝鮮，五月西圍錦州，南襲寧遠，明軍擊敗之，史稱寧錦大捷。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十五—六〇八）

一、孫承宗代張鶴鳴主兵部

明遼東巡撫王化貞守廣寧失敗後，一向主張獨任王化貞之兵部尙書張鶴鳴，爲求逃其死罪，乃請命自往行邊以拒强敵。朝廷在惶恐之際，見鶴鳴雖有失着，尙能以忠勇爲職志，因而下詔，加其官爲太子太保，賜以蟒袍玉帶及尙方劍，以壯其聲威。其實鶴鳴實憚於行，故自天啓二年正月末請命，延至二月中旬後始出京，至十七日始行抵山海關。到關之後亦無所籌劃，只是日下令捕間諜，令人厚啗蒙古炒花、寧賽諸部之代表人以酒食而已。因此之故，

反使蒙古詳知明軍實況，就乘後金軍未敢進兵，明軍不想出關守禦之際，乃邀集其部族，入侵廣寧以南及其以西之各大城鎮、堡寨。明關外之地方官吏，以經略與巡撫業已逃奔關內，惶惶無主，見蒙古兵到，以爲其爲後金軍之先鋒，乃紛紛棄城而逃。蒙古於是知明朝上下無人，盡悉山海關以外之實際狀況。

當時兵部職方主事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進士出身，以職責所在，使人出關探聽，不得實情。在情急之下，乃單騎出閱關外，而得知實況，因而言於朝廷，其結言有云：

「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以守此。」

朝廷奇其才，遂擢其職，使爲寧前（旣寧遠前屯衞二縣）道道尹以監關外軍。並發帑金二十萬，俾使招募散兵，以相機規復蒙古哈剌愼諸部族人，借機相侵呑之諸地。

兵部尙書張鶴鳴之在山海關，旣無作爲，亦不敢回京。朝廷以閣部不能無人主持，乃命禮部右侍郞孫承宗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以入閣辦事。承宗上疏曰：

「是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略，而日問戰於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以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爲恢復計。」（見明史卷二五〇孫承宗傳）

因列上數策：撫西部；卹遼民；簡京師；增永平（府名在今河北省盧龍縣，轄盧龍、遷安、撫寧、昌黎、樂亭、臨楡、灤州等地）大帥；修薊鎭（卽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北灰嶺隘口之長城，長一千二百里，鎭治在薊州故

名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等。並請用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以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代熊廷弼爲遼東經略，使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諸軍。更請陞任袁崇煥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使仍監山海關外諸軍，朝廷皆一一照准實行。

二、明邊將戰略之爭

王在晉到任，與薊鎮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部蒙古人之性情，蒙古人亦以其賜食甚久頗愛戴之。然象乾實無他才，惟知勸在晉啖蒙古人以財物，用相羈縻，冀得以老解職而已。在晉謀用蒙古人進襲廣寧以建奇功。象乾深知蒙古人不會爲我所用，乃故意參之曰：

「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衞山海以衞京師，山海關外八里舖，可設重關用四萬人守之，使關有金湯之固，君子務本之道也。」

在晉信其說，將下令築重關，其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力諫其不可行。在晉以事在必行，乃上疏朝廷請之，其疏曰：

「昔清（淸河）、撫（撫順）之敗，起於輕敵；三路之敗，起於輕進；遼瀋之敗，起於輕戰；廣寧之敗，起於輕逃；是輕之一字，遂以亡遼。臣嘗謂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可以復廣寧；必有滅奴（指後金）之力量，而後可以復全遼。不然，啓無已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不可不慮」（見明天啓實錄卷二十一）因而敍述其必重關居守之決心與理由。袁崇煥等亦上疏力爭，亟言重關設守，不求進取之失策。帝問之於首輔葉向高，答曰：『是未可臆度也。』孫承宗因請身往決之。熹宗大喜，賜以蟒袍玉帶及銀幣等犒軍物品，使壯行色

孫承宗旣抵山海關，乃詰王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承宗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在山海關北十八里處）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舊城址，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曳戈於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在晉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承宗曰：「如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在晉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承宗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敎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爲恢復計，劃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鬨堂奥，畿東其有寧宇乎？」在晉詞窮。承宗乃議守關外。

旣決定守禦關外，當時諸將佐對於主守地之意見，亦頗不一。監軍閻鳴泰主張守覺華島（今遼寧省興城東之菊華島是）；袁崇煥主張守遼遠衞（卽今遼寧省興城縣城）；遼東舊監司邢愼言、張應吾等則附和王在晉守在近處之主張，主張守中前所（在今山海關外四十里處）。孫承宗心知蒙古人助守關外九城七十二堡之說不可信，又知諸將領願守寧遠、覺華，而兩地確可以爲守。乃決計說服在晉，而推心置腹以語在晉者凡七晝夜。在晉終不聽。承宗氣忿不已，乃還朝而上疏言曰：

「…設未抵鎭武（堡名在今遼寧省黑山縣東五十里處），而我自燒寧、前（指寧遠及前屯二地），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之罪也。將吏匿關內，並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指王在晉）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板築，曷若築寧遠要

害？以守八里舖之四萬人當寧遠衝。與覺華相掎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其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人之帳幕必不可近，關外杏山（驛站名在今遼寧省錦縣西南舊城已爲清軍所毀）之難民，必不可置膜外；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爲也……」（見明史卷二五〇孫承宗傳）

王在晉亦上疏言其老成持重之見，不爲少壯者流所悅之故，曰：

「…袁崇煥每曰：『我不惜身命』。臣應之曰：『身命與封疆孰重？』臣乃令彼往前屯安插遼民，四鼓入城，夜行入荆棘蒙茸，虎豹潛伏之地。臣未嘗不壯其氣，而深虞其輕進也。臣又嘗謂『今歲用兵具備，明年伺敵隙，可襲廣寧，然必有恢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廣寧可復。有威虜之力量，而後全遼可復。否則得而必失，徒啓無窮之爭，而遺不了之局耳。』小臣之亟亟守山海關者，非以關門自劃也。……夫中前所在山海關東三十五里外，前屯在七十里外，覺華島在二百里外，臣未嘗不發兵守備。然屯大兵於此等地方，所憂更甚，萬一此等之地，陷於敵人，吾等直有開關門而容逃兵耳。且烏合之兵，不足守此等要地。間諜不可恃，兵器粮餉不可繼，又將奈何？臣非敢以山海關爲限也，慮國力不足也……。」（見稻葉君山清朝全史）

以是，守寧遠之議亦不果行。

三、袁崇煥守寧遠

會孫承宗侍講筵，面奏王在晉不足任封疆事。乃詔改在晉爲南京兵部尙書，八里築城之議遂熄。

在晉既去，孫承宗乃自請督師，詔給關防、勅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鎭、遼東、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以閻鳴泰爲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

，臨遣賜尚方劍，坐蟒，閣臣送之崇文門外。承宗至關，令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袁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棨、林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礮台，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崙主市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採木。而令遊擊祖大壽、佐金冠於覺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於前屯，遊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湯應乾募遼人爲軍。是時關上兵名爲七萬，顧無紀律，且多冒餉。承宗親自校閱核實，並淘汰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眞定疲兵萬餘，以其甲餉救難民七千人發前屯爲兵。又遣使犒毛文龍於東江，咨朝規國使助聲援，檄登州帥沈有容以水軍進據廣鹿島（在今大連灣東北十海浬處）。令沈有容去職，承宗以尤世祿、王世欽爲南北帥，而以馬世龍爲總帥，爲之請尚方劍以節制之。

後金主努兒哈赤屯兵廣寧，聞明軍已制定政策，步步爲營以向前推進中，且知總經略孫承宗有勇知方，不甚易與，爲求減除後顧。加强與國，乃知會蒙古插漢部讓其入居廣寧城，卽委廣寧還軍遼瀋。

後金軍既退離廣寧，廣寧遺民及逃歸者卽領城爲守，以拒止插漢蒙古入城。插漢蒙古訴之於明廣寧道僉事萬有孚，欲聚明與蒙古之力以襲取廣寧，盡殲廣寧之民，而冒報恢復失地之功。有孚貪功將進，會事爲孫承宗所知，承宗急發檄止之曰：

「西部蒙古殺我人民者，將致罰如盟言！」

蒙古與萬有孚中止行動，廣寧人民乃得免於被屠。

閻鳴泰之爲巡撫，乃承宗所薦。後承宗知其無實，諸事多不使與議。鳴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疾欲退。言官共留承宗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以鳴泰無能其劾之。朝廷乃罷鳴泰，以張鳳翼代爲遼東巡撫。鳳翼怯弱，復主張守

山海關之議。承宗不悅，乃出關巡視寧遠，集諸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而馬世龍主張守中後所（即今遼寧省綏中縣），袁崇煥、鹿善繼及副將茅之儀等力請守寧遠城。於是，承宗決定守寧遠城，即令祖大壽興工築城，使加高濬，令袁崇煥，滿桂各率所部守之。又派兵進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以及小凌河、大凌河。計孫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復山海關以外之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五，火營二，前衝後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砲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田五千頃，歲入五十萬兩，

第二節　戰爭起因

一、袁崇煥之東巡與進兵

初孫承宗之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以爲中朝旣無信心遠守，何必多勞軍民之力，故築城之工程强度僅施十分之一，旣疎薄又不中程。袁崇煥奉命入城爲守之後，乃重新表定規制，墻高三丈三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寬二丈四尺。使祖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迄工，遂爲關外之重鎮。崇煥更善撫士卒，審選將士，招集流亡。勤加督練，其軍隊成勁旅，而軍紀嚴明，軍民合作，互不相擾，因而寧遠城中商旅日繁，不一年間流移駢集，閭閻輻輳，遠近望爲樂土。時崇煥之父喪，上疏請奪情視事。朝廷嘉之。崇煥即集其軍而誓師。共設誓與城同存亡。寧遠城之士氣民心自此益加振奮。此明熹宗天啓三年（西元一六二三）十二月事也。

天啓四年九月，袁崇煥以寧遠旣固，寧遠以北之防禦觸覺設備尚感不足，乃偕大將馬世龍（代江應詔爲總兵）、王世欽共率水陸馬步軍一萬二千人東巡廣寧。至廣寧先謁北鎮祠堂致祭殉國諸將士之靈位，然後撫慰當地諸居民

，駐馬十日再南行至十三山（在今遼寧省盤山西石山北），再南三十里至右屯（在石山之南，大凌河之東），卽抵廣寧右屯衞所在地也，崇煥所至皆撫慰當地人民，探詢遭敵蹂躪之苦況。遂卽東南行泛船於三岔河（今溝幫子南河）至大凌河口與水師會合，循海岸西南行，經葫蘆島、覺華島（卽今菊花島）而回寧遠。起草詳細報告及建議書，以上總經略孫承宗。孫承宗先請命朝廷，敍袁崇煥爲兵備副使。旋再請進爲右參政。更親自由山海關到寧遠與之討論前方情況。袁崇煥請求修復錦州、右屯等諸城。承宗則以爲兵力與財力皆爲時尙早，只宜派出游兵巡邏，不宜卽設守備。

明年春袁崇煥再次出巡錦州、廣寧等地，歸來後再與孫承宗計議。乃於是年夏分兵遣將至錦州（今遼寧省錦縣）、松山（在今錦縣東南小凌河之西）、杏山（在今錦縣西南高橋東）、右屯（在今錦縣正東大凌河甸子東三十里處）、大凌河（卽今大凌河甸子）、小凌河（卽今錦縣西）等處。繕城治郭以居之，以游兵巡邏廣寧、十三山、盤山等地。自是，寧遠且爲內地，開疆復二百餘里。後金主努兒哈赤懼明軍之進擊，乃使諜者入明都北京暗施謠言，謂明邊將之整軍經武，必將惹起再次大戰。

二、高第代孫承宗爲總經略

當孫承宗以袁崇煥、滿桂進守寧遠之時。蒙古插漢部受後金教唆，欲進入廣寧以爲後金之屏障。其謀爲孫承宗所知，承宗傳檄將軍趙率教發動廣寧居民及趙率教之兵力加以制止。插漢蒙古遂不敢進，而心有不甘，乃唆使虎部蒙古向廣寧以南盜掠漢民村鎭，趙率教游巡遇之，就現地捕斬其盜首四人，縛其族數百押解以交虎部蒙古酋長。虎部蒙古酋長以趙率教有意污辱其族人。而訴之於薊鎭總督王象乾。象乾以爲連結蒙古方可以保有薊鎭以北地方各屯

衞，乃移請總經略孫承宗斬趙率教以謝蒙古，承宗不許。而承宗所遣往營州（今熱河省朝陽縣地）諸衞採木之使王楹戌，爲蒙古朗素所殺，承宗益怒蒙古人之明友暗敵愚詐行動，乃遣大將馬世龍總兵，赴西部剿之。薊鎭總督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傳逃人僞爲殺楹戌者以獻馬世龍，却請命朝廷爲朗素增互市賞千金。承宗方上疏力爭中。而象乾以丁憂去職。承宗慮主事者撓阻於己，乃上疏言「督師總督可勿兼設，請撤銷總經略之職」。詔不可。承宗因卽不推荐薊鎭總督之候選人，而請以遼撫移駐寧遠以兼理薊鎭總督事。遼東巡撫張鳳翼誤以爲承宗有意陷害於己，乃使人向朝中活動不出關不涉險，去遼撫來鎭薊鎭。忽張鳳翼風聞孫承宗將保荐馬世龍爲薊鎭總督候選人，乃搜索並揑造事實，向朝廷力毀馬世龍以搖撼承宗。無何，朝中有人彈劾張鳳翼等，鳳翼疑是馬世龍與袁崇煥之構陷，乃尋找反對出關者共爲浮言以陷害馬世龍。給事中解學龍採信細人浮言，上疏極論馬世龍出關之策乃引敵來攻之漸，製造浩戰爭，誤國極深，其罪惡重大當付重典等。孫承宗聞之，上書力辯之曰：

「以守禦言，拒敵於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旣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勢又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旣不能恢復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當如何。倘臣言不當，立斥臣以定大計，無紆迴不決，使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喙，以殺臣一身而黨天下也。」

復爲馬世龍辯，而揭發王象乾黨與蒙古勾結乾沒公帑，以及與張鳳翼交構加馬世龍之實狀。明朝廷因斥張鳳翼不用，而以喩安性代之爲遼東巡撫。

及寧遠守備旣固，孫承宗擬圖大舉，乃採取袁崇煥之意見，先向前推進斥候線二百餘里，然後向朝廷奏言：

「前哨已置連山（今錦縣東大凌河甸子北雙山鎭）、大凌河（卽今錦縣東大凌河甸子），速畀臣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

帝命所司給之。兵部與工部相與議曰：

「餉足，渠卽妄爲。不如許而不與。」

於是兩部文移往復以稽緩之。承宗再疏促，兩部以情告帝，帝亦以戰端不可輕啓，以是承宗竟不果出師。年餘始遣中官劉應坤齎帑金十萬往犒將士，此賜承宗坐蟒膝襴，佐以金帑，以塞承宗出師之請，明天啓君臣之不知長進，每多類是。

時宦官魏忠賢益盜政柄，以孫承宗功高，欲親附之成爲己黨共爲狼狽。因令劉應坤申意於孫承宗，承宗知其不善，於相見接詔之餘。不與應坤等交一言。魏忠賢感爲大不道事。會承宗西巡薊昌（指薊鎭與昌平），聞魏忠賢正在大逐賢臣，展布私黨，心中極爲氣忿。承宗曾爲熹宗講師，知抗疏未必得入帝之目，乃以賀聖壽爲名，請入朝面奏機宜。忠賢知承宗來意不善，乃先發制人，揑奏孫承宗將欲擁兵入朝以清君側。熹宗不信，忠賢繞御牀哭訴之不已。於是熹宗爲之所動，令內閣擬旨，內閣次輔顧秉謙承望忠賢顏色而奮筆書曰：

「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

乃夜啓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道飛騎往止承宗。承宗聞命半道返防，其所率僅鹿善繼及一卒，餘一樸被而已。魏忠賢乃使人連疏詆承宗，詔召之至京。承宗求罷職。帝令羣臣議其去留孰可。而論其冒餉者復踵至。吏部尚書

崔景榮堅持必留，朝廷因以「簡將」「汰兵」「淸餉」三事責之而使還任。

孫承宗還任，諸將承朝廷意旨，爲之罷大將王世謙、尤世祿及副將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而言官復論馬世龍誤信降人劉伯漒言，遣前鋒副將魯之甲參將李承先率師襲取耀州堡（在今營口北牛莊附近），敗沒於柳河（即今遼寧省黑山盤山以西之河）一事，乃係故意陷害將士之舉。孫承宗不責馬世龍之貪淫朘削，而仍令之戴罪圖功，非但枉法循私，其心有不可測。於是魏忠賢使人交章數上，孫承宗力辯之後，乃上疏求去。是時朝野已盡多魏忠賢之黨，朝廷諸臣俯仰魏之鼻息，因准孫承宗去職，並撤銷遼東巡撫喩安性職務及機構。而以兵部尚書高第往爲總經略。

第三節　雙方作戰準備（參看附圖十五——六〇九）

高第到任，即擬撤關外守備。後金主努兒哈赤聞之，遂欲動兵以略取關外諸地，以擴展領土。

一、袁崇煥在寧遠之誓死不退

高第既爲經略，認定關外諸軍人數至多不過五萬人，以前孫承宗所要之十二萬人之餉糈，大多數皆爲肥己，不爲養兵。又認定關外地形廣闊，必不可以久守。爲欲證實其關外兵只五萬人之想法，乃下令，盡撤錦州、右屯、大凌，諸城守備，移於關內，以便聽點淸數。前方將士接到新經略命令，各爲驚訝，寧遠督屯通判金啓倧因上書於袁崇煥曰：

「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則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爲淪沒；關內外堪幾

次退守耶？」

袁崇煥亦據金啓倧之書向總經略高第上書爭之曰：

「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遠）、前（即前屯衛）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

高第以爲諸將貪得空額兵餉，故不欲撤回關內以憑點驗發放，而追治其罪，因而意志堅決，且欲幷撤寧遠、前屯二城，

袁崇煥見新經略恣肆胡爲不可理喻，乃再上書於高第，而聲辯其態度曰：

「我寧前道之官也，官於寧遠前屯二城所轄諸地面上，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

高第大怒，惟細查職官錄袁崇煥確兼任寧前道道尹，知無以難之，乃先撤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在今錦西與高橋之間）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石，而死亡載道，災聲震野，人民怨恨，軍遂益不振。高第驗視撤退之兵，竟有十餘萬之數，始深悔其向朝廷只要五萬餉之失策。不得已乃於折扣之餘再減半發給官兵。官兵不服，而相率逃往關外自去屯田。高第便以其長官裹脅農民，冒領餉糈治辦其貪污舞弊之罪。於是軍心渙散，怨毒橫生，叛命時起，多有以身死而甘心於高第者，高第大懼，始稍歛跡。因而凡有請調去守寧遠者，多准之，而嘉其行。此天啓五年（西元一六五二）十二月間事也。

高第雖知軍權之不可弄，軍人之不可侮，但坐視袁崇煥成盛名而孚衆望，心亦不甘。思寧前道之官爲朝廷命官，依「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之理，保其升遷使別人爲寧前道道尹，不愁再敢抗命。乃上疏朝廷，稱述袁崇煥

有勇知方，宜予陞遷。朝廷准其請，遷袁崇煥爲按察使，惟朝廷未解高第明陞暗降之意，以爲寧前道微職，另委人不便，仍令袁崇煥視事如故。高第大失所望，然朝命已下，一時無可如何。

袁崇煥既由右參政進爲按察使，仍兼關外監軍及寧前道等職，大將滿桂、副將朱海，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剛等所率諸軍皆隸其監督之下者，自成爲山海關外之一軍。崇煥與滿桂知前鋒之撤退。後金之軍必將隨之南來。乃先領兵入城。集諸將士，誓死守城，崇煥當衆刺血爲書，激以忠義，向諸將下拜爲國家與生民請命，將士皆感泣，請效死命。城內軍民聞之，皆望署遙拜而揮淚發誓，與崇煥共死。於是崇煥命人出城，分頭勸助城外居民遷居城中。盡焚四鄉廬舍。更命同知程維楧巡察詰捕奸細；通判金啓倧準備守卒食物，遷辟道上行人；又傳檄前屯城守將趙率教，山海關守將楊麟言：「凡寧遠將士逃至者悉斬首以示衆！」於是寧遠之人心大固。

二、後金主努兒哈赤之進軍

努兒哈赤已進入廣寧，見孫承宗頗有作爲，乃用重金唆使蒙古朗素與虎部蒙古、插漢蒙古，利用薊鎮總督王象乾。遼東巡撫張鳳翼，以搗孫承宗之台。及見王象乾張鳳翼不曾拉倒孫承宗，便遣人密至京師向太監等布散流言，揑造某將乾沒兵餉若干；經略乾沒軍餉若干等等，以使明軍受餉糈限制不得前進，努兒哈赤得有時機南拒朝鮮，西聯蒙古，向東向北以征討其同種之各部，使各部族之人民皆入其指揮範圍，聽命入伍爲兵以爲其擴張領土，奴役漢人。此時尚無志以奪取明朝天下之動念也。

及明朝廷時常派遣太監到各軍中視察。努兒哈赤，乃使人到明之京師製造孫承宗痛恨場方（太監主持特務機關），將欲率兵回京以清君側等謠言；更利用京師人以家書之便向孫承宗軍中宣揚太監魏忠賢以下竊權誤國，欺蒙皇

帝。玩弄大臣，以及剋扣軍餉，暴斂於民等等事實。會魏忠賢欲收買孫承宗爲己之黨不成，竟輕信「將清君側」之謠，務要設盡方法以除去孫承宗。及孫承宗終於明熹宗天啓五年秋，正當建設遼東規模初定之時，突被免職，遺缺由兵部尚書高第繼任。於是後金派在京師及明軍中之人，便一致發動謠言攻勢，其重心約有兩端：

(一)關外之軍實數不足五萬人，由將吏薪金微薄，乃竟集體貪污而偏造十二萬兵之額餉，以乾沒軍餉之大半數上下分肥。

(二)孫承宗所以出關進守錦州、右屯等地者，懼朝廷派人點名驗放軍餉之故也。實關外之地不足爲守。倘敵人進兵，將士必大報傷亡以彌補其空缺，而損害國家之威望。

高第以先入爲主，更仰承宦官首領魏忠賢之意旨，必欲查證孫承宗罪證以核實軍中實額。以爲自己將來建樹之功，竟於不知不覺之間，遵守敵人指揮，撤退前方四百里之守禦兵力，而到後方點名發餉，而爲後金主努兒哈赤讓出四百里之作戰空間。

努兒哈赤已利用孫承宗之去職，而動員其傾國之師十萬餘人，以準備作戰中。既知新經略高第頭腦昏憒，如此易與，便決心進兵以奪取山海關，將以長城爲其新國界。彼以爲袁崇煥書生耳，滿桂雖有名將之名，却無名將之實及明君不信用之，何況寧遠乃彈丸之地，實不值鎧袖之一觸。於是，努兒哈赤即於明天啓六年，後金之天命十一年（西元一六二六）正月初一日朝會諸貝勒大臣之時，向諸貝勒大臣說明狀況決心，指示攻擊目標，分兵進路及攻略要領。即日出動大軍十一萬，分道西進，努兒哈赤親統中軍。逐日前進，進至錦州休止，以探明軍之動靜。數日之後，見明軍毫無動作，乃下令前進，沿途兵不血刃而下遼西諸城，於正月二十二日遂越過寧遠城五里，橫截山海關

大路而駐營。

努兒哈赤駐營既定，見城內無出擊模樣，山海關更無前來攻戰之企圖，於是下令攻略寧遠城。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第十五—六〇九、六一〇、六一一、六一二）

一、寧遠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〇九）

袁崇煥之欲守禦寧遠城以擊退後金努兒哈赤之全力攻擊，已早具決心及準備。其作戰全部經過，明人之記載頗略，而清人之記載，雖多有隱諱而不肯言者，但其資料，尚足以徵實其作戰之大略，清太祖實錄卷十有云：

「丁卯。大軍至寧遠城，越城五里，橫截山海關大路駐營。縱所俘還，俾入寧遠城。告曰：『汝等此城，吾以二十萬來攻，破之必矣。城內官若降，吾將重賞之，加豢養焉。』寧遠道袁崇煥答曰：『汗何故遽爾加兵耶？錦寧二城，汝國既得而棄之，以所棄之地，吾修而居，寧各守其地以死，詎肯降耶；且汗稱來兵二十萬，虛也，約有十三萬，我亦不以來兵爲少也。』上欲攻城，命軍中備攻具。戊辰（二十四日），我兵執楯薄城下，將毀城進攻。時天寒土凍，鑿穿數處，城不墜，軍士奮勇攻擊間，明總兵滿桂、寧遠道袁崇煥、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火器礮石齊下，死戰不退，我兵不能攻，且退，翌日再攻，又不能克而退，計二日攻城，傷我遊擊二人，備禦官二人，兵五百人。庚午（二十六日），聞寧遠城南十六里外，海中有覺華島。其山海關關外兵丁糧芻，俱舟運於此，上命吳納格率所部八旗蒙古，更益滿兵數百，往取覺華島。……辛未（二十七日），上還軍，至右屯衛（在今大凌河甸子東南），悉焚其糧。」

又讀史兵略續編卷一上，十一則記寧遠之役有云：

「天命十一年正月，努爾哈赤統兵攻明，將至右屯衞（錦州東南七十里）。守將周守廉已率軍民遁。大軍前進錦州。大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諸城亦相繼下。廿三日至寧遠，超城五里，横截山海關大路駐營。……袁崇煥與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刺血誓師，更盡焚城外居，使還城中，以爲堅壁清野之策。詰城中間諜，又檄關（指山海關）上守將：『寧遠將士有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將士效死，翌日全軍進攻，載盾穴城，矢石雨上不退，崇煥令閩兵發西洋炮（葡國輸入），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翌日再攻再却。努爾哈赤謂諸貝勒曰：『朕自廿五歲典兵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此寧遠一城，竟不能下，豈非天耶？』因不懌者累日，旋卽病卒。」

又清史卷一太宗記載此戰役之經過有云：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戊午，上起兵伐明（攻寧遠）。城上發西洋炮，頗傷士卒。乃罷攻。遣武納格將蒙古兵攻覺華島，奪舟二千，盡焚其糧儲。班師。二月壬午，上還瀋陽，語諸貝勒曰：『朕用兵以來，未有抗顏行者，袁崇煥何人，能爾耶？』……。」

但朝鮮使者於此役，正在寧遠城中，其回國以後之報告文，記載於朝鮮史料中者，較以上三種資料更爲詳明。其記載云：（見清朝全史第十二章頁一三八）

「我國譯官韓瑗隨使命入朝，適見袁崇煥。崇煥悅之。請其入鎮。崇煥戰事節制，雖不可知，而軍中甚靜。崇煥與三數幕僚閒談。及報賊至，崇煥乘轎至戰樓。又與瑗等談古論今，略無憂色。俄頃放一礮，聲動天地

，瑷懼不能仰視。崇煥笑曰：『賊至矣。』乃開窗。見賊兵蔽野而進。城中了無人聲，是夜賊入外城，蓋崇煥預空城外，爲誘入之地也。賊併力攻城，又放大礮。城上一時舉火，明燭天地，矢石俱下。及戰方酣，從每堞間推出甚長且大木櫃，半在堞內，半出城外，櫃中伏甲士，俯下矢石，如是數次。又從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無數。須臾地礮大發，土石飛揚，火光之中，見胡人與胡馬無數騰空亂墮。賊大挫而退。翌朝，見賊隊擁聚於大野之一邊，狀如一葉。崇煥遣一使備物謝曰：『老將久橫行天下，今日敗於小子，豈非數耶？』奴兒哈赤已負重傷。及是，供禮物及名馬回謝。而約再戰之期，因懣恚而斃。』

由以上資料比較以觀，前三者皆係清朝修正而又修正之資料，後一則可謂客觀之資料。前三者所不能隱瞞之事實，爲後金何故攻城不下便即退師而去？後者明白說出者，是因努兒哈赤已負重傷。日本稻葉君山所寫之清朝全史亦記載寧遠之戰云：

「崇煥此時守城，其確以爲可恃者，葡國新輸入之多數巨礮，及善於施放火器之閩卒。彼所視之如生命者也。二十四日午前二時，太祖之兵攻城之西南隅，被火器擊退。及鑿城根以攻之，又不成。城兵見敵有怯色，乃擕棉花火藥進而燒敵之戰車。翌日又攻城，終不能克。據清記錄：則此時損傷游擊二人，備禦二人，兵五百。太祖謂諸貝勒曰：『予自二十五歲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不懌累日。其實太祖已負重傷。……乃僅焚掠覺華島而班師。……彼欲醫此傷瘡，是歲七月乃赴清河浴於溫泉，乘舟而下太子河，派人召大福晉來，大福晉者后奴也。至距瀋陽四十里靉鷄堡而殂。年六十有八。然太祖之柩未冷，宮庭之間又演出慘劇……。」（見清朝全史第十二章頁一三七及一三九）

綜合以上資料，可知本戰役係從兩方面進行，後金軍主力自遼瀋至寧遠，因明守軍已入關聽候點名發餉，故後金軍在此中間未遇任何抵抵。及至寧遠乃以必克之決心而圍攻寧遠城，已早視爲探囊取物矣。後來寧遠城未下，而努兒哈赤却另派蒙古軍吳納格及滿軍一部往襲覺華島，無甚結果，而結束此大舉之戰役。是兩軍作戰之結果，後金軍攻打寧遠城二日夜，因死傷慘重，而努兒哈赤負重傷，懼城內出擊，乃連夜退走回瀋陽。其往襲覺華島之蒙古軍，雖然小有斬獲，焚燬民船不少，但亦死傷甚衆，不能戰勝島上守軍，不能運搬岸上糧儲，因亦不敢久停於島岸之上，聞主力軍退却，此部分亦倉皇北去。

明廷初聞後金軍南進以圍攻寧遠城，兵部尚書王承光大集廷議戰守。計議結果無善策亦無對策，總經略高第、總兵楊麟並擁兵於山海關上不敢出關救援。時中外皆謂寧遠必不能守，及袁崇煥以擊退敵人之捷報聞於朝野，舉朝大喜過望，立擢崇煥爲右僉御史，皇帝以璽書獎勵。滿桂等各進秩有差。

方後金軍分兵往襲覺華島與參將金冠戰於島岸時，寧遠在被圍攻中不能往救。山海關屯有水軍戰船甚多，亦坐視不救，致使參將金冠戰死，其兵萬餘與島上居民及逃難船隻上之壯丁，合力拒戰於島岸上者一日夜，及寧遠圍解，袁崇煥派祖大壽往援，敵始退去。計官兵戰死者近萬。民丁死者近萬，難民老弱婦孺被略掠燒殺死者及三萬人。高第與楊麟皆以失援坐罪，並褫官而去。明廷以王之臣代高第爲總經略。以趙率教代楊麟爲山海關總兵。

二、努兒哈赤之死與袁崇煥之東進

後金主努兒哈赤之兵法書中，有「攻城必操勝算而後動，若攻之不能拔，反損兵氣」之一條。方其決心圍攻寧遠時，以爲寧遠之堅不及撫順、開原、鐵嶺、瀋陽、遼寧諸城，袁崇煥之官職遠低於遼東經略袁應泰，滿桂之將才

也下於賀世賢；守城人數與城內所集積之物資更少於瀋陽、遼陽百數倍；且判定山海關上之兵將絕對不敢出關應援，海上水軍亦不會來援此城，對此城不愁其不能下，只懼其逃也。故圍城之初先截斷其逃往山海關之路，以爲此孤懸之城既成囊中之物，至即可取之。不意袁崇煥先則嚴詞拒降，更不意在其下令攻城之後，先遣潛伏在城中間諜及派在俘人中之間諜，皆被城內寧前同知程維英悉數詰捕，不能內應；因而誤中袁崇煥之假內應之影響，以爲大功已成，輕身接近內城，遂爲城上之礮彈破片所殺傷極衆。而努兒哈赤本人亦爲之重傷。爲免大敗，乃不能不立即退兵瀋陽，延醫療治。

努兒哈赤自負重傷之後即似神志不清，其一切事之決定皆由其大貝勒代善（是年四十六歲）、二貝勒阿敏（四十二歲爲努兒哈赤之弟舒爾哈齊之子）、三貝勒莽古爾泰（四十歲）、四貝勒皇太極（三十歲）兄弟四人之合議。彼時撤退由年長之三兄統兵爲左右及後方之掩護，由年事較輕之四貝勒皇太極率其所部，扶其父之病車爲中軍先退。從此照顧努兒哈赤成爲皇太極之專職，亦成爲病榻前代替其父之發言人。初時之發言僅限於病況飲食起居。後來努兒哈赤之神志稍復，欲立其十四子多爾袞（是年方十五歲）爲其繼承人以爲後金皇帝，使諸兄弟齊心輔佐之時，四貝勒皇太極即一變護病孝子，而成其父皇之代言代行之人。就在其父皇立儲君之詔命之上，將「我死之後，傳位十四貝勒」之十字，爲之改成「于」字，成爲「我死之後傳位于四貝勒」。於是以詔命召十四貝勒多爾袞之母大福晉，及諸貝勒於由清河溫泉至瀋陽途中，比大福晉及諸貝勒至靉雞堡（瀋陽東四十里），而努兒哈赤已死。其遺命有二：一有「傳位于四貝勒」；二爲「要大福晉殉葬」。關於此遺命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皆疑之，而四貝勒皇太極規定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人，以兄行列座其朝堂皇座之左右，同受諸貝勒及諸大臣之朝拜。並以國步艱難，

當先為諸弟開創大局為其三兄勉。為求開創大局，即與其三兄分析當前狀況。彼認為新敗之餘，山海關之限不可能以襲擊破之；越海而征山東，以船隻不足亦無可能；藉漢人之力耕作所得之糧，雖然豐收，但人民日多，食糧與衣料仍感奇缺，而族人採得之天然產物人參貂皮等物，以戰爭之故已與明商人失去交易場所，無法換取金銀以為軍用。且當時擁有大軍十五萬之多，餉銀亦着實難以籌措，尤其對蒙古之賞銀必須發放，不急設法，立有分崩離析之勢，故在後金危亡迫於眉睫之時，皇太極以為國家唯一之出路。即向南方之朝鮮大興問罪之師。於是便整軍南向，終於明熹宗天啓七年即後金天聰元年（西元一六二七）正月，後金以大軍進攻朝鮮。當朝鮮力弱不能抗衡，只好遣使乞和，問其所欲。於是後金取得朝鮮之糧食布疋銀兩，渡過其難關。

明廷自廣寧之敗，敢對後金議戰守者，以袁崇煥為始，因於天啓六年（西元一六二六）三月，陞崇煥為遼東巡撫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蔭錦衣千戶。崇煥躊躇滿志，志氣漸驕，因不滿意於滿桂，上疏請調往他處。王之臣以桂與崇煥等於趙之藺相如與廉頗，欲使之相協。不成。崇煥因亦不滿於經略王之臣。明廷以崇煥有中流砥柱之選，乃調滿桂至他鎮，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袁崇煥巡撫勢力範圍。崇煥又恐廷臣忌己，乃上疏言曰：

「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為體，乘間擊瑕以為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

帝優旨褒答，勉其盡職。

及崇煥確知敵首努兒哈赤已死，欲乘此時機偵敵虛實，以離間努兒哈赤之諸子。乃遣五台山喇嘛僧鎦南木坐爲弔使，以守備傅以昭、田成等三十三人同往弔喪。後金主皇太極遣方吉納溫塔矢隨鎦喇嘛歸來謝弔，並致謝書曰：

（下文見清太宗實錄卷一頁十八並見清朝全史第十四章頁二一—二二）

『後金皇帝致書於大明朝袁巡撫。爾停息干戈遣喇嘛等來弔喪並賀新君卽位，我亦無別意，既以禮來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皇考征寧遠時曾致璽書與爾袁巡撫，未見回答。今汝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可觀我書而答之。凡有言詞，當尚誠信，勿事文飾。』

袁崇煥以此書將大明國號與彼方國號並寫，不便奏聞。及知後金用兵朝鮮，乃偕趙率教軍前進巡視錦州、大小凌河，議欲大興屯田，漸漸收復前經略高第所棄之舊土。策上，朝廷照准，並加蔭崇煥爲錦衣指揮僉事。崇煥以爲遼左之壞，雖由人心不固，亦緣失去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也。因人心不固，故不利於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礮之一策。又以爲山海關外宜建立寧遠、錦州、義州、大陵四城以守，四城既興，更當再修復松山、杏山、塔山、右屯諸城，故宜先用四軍四萬以進駐錦州以修繕三城。朝命如議。並罷王之臣經略之設，命袁崇煥以遼東巡撫指揮關內外諸軍事。不久，更命崇煥與中官劉應坤監軍，用並便宜行事。於是崇煥乃乘勢修繕錦州城及錦州左屯（卽今遼寧省義縣）及大凌（卽大凌河甸子）三城。

三、明、金之和議（參看附圖十五—六一〇）

後金主皇太極方欲用兵朝鮮，乃先使人持書向袁崇煥請和，其乞求和好之書曰：

「吾兩方所以構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寧守臣，高視爾皇帝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天上之人，欺藐陵辱

難以容忍，爰告天興師，約計大恨共有七端，至於小恨何可悉數，如此陵辱難忍故爾興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兩方之好，其和好之禮，爾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疋，毛青梭布千萬疋相贈。旣和之後，兩方往來之禮每歲我方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參千觔饋爾，爾方以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疋，毛青梭布三十萬疋報我。雙方誠如約修好則當誓諸天地永固和睦，爾袁巡撫卽以此言轉奏爾皇帝。不然，是爾仍不厭兵戈也。」（見清朝全史第十四章頁二二又見清太宗實錄卷一頁二一四）

袁崇煥知敵意非在媾和，而欲爭取時間以征服朝鮮，崇煥亦欲完成錦州三城之工程，故亦遲緩答覆之，其覆文爲：

「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汗之帳下，再辱書教。知汗漸欲恭順天朝，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强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害汗家所抱有長恨者，不佞寧忍漠然聽之。但退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疆細人與汗家之不良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估孽之人卽逭人刑難逃天怒，不佞卽不列舉，諒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開晳恐難問之九泉，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書中所開諸物，以中國之大，皇上之恩，而養四夷寧少此物，亦寧新此物。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亦汗所當自裁也。」

後金主皇太極見此堅持漢夷之辨，自占宗主國而不理所要求諸物之書，乃卽答覆之曰：

「來書云汗只知堅意事我皇上，宣揚聖德料理邊情，爾之邊情爾自理之。我之邊情我自理之。我奈何爲爾料理邊情乎？講兩方修好之言，何出輕人之語如此，豈欲以空言制勝耶？爾卽輕我，我豈因爾言而自輕耶？輕之重之，惟視天意。袁巡撫來書尊爾皇帝如天，鎦喇嘛書中以異域之君列於爾方諸臣之下。此等爾等私心所爲

，非義之當然也。夫人君者佛天之子也，人臣者其貴賤悉聽命於君者也。以後爾凡有來書，書爾皇帝比我高一字，若以爾方諸臣與我並書，我必不受。」（見清朝全史十四章頁二二一—二二三又見太宗實錄卷一頁八—九）

皇太極更附有覆錙喇嘛一書，其書云：

「自古以來或興或廢，何代無之。如大遼天祚無故欲殺金太祖而起兵；大金章宗無故欲殺元太祖而起兵；萬曆無故侵陵我國偏護葉赫。而我兩國之兵起，既克廣寧，諸貝勒遂欲進山海關，我皇考曰『昔日遼金元入處中國之地，易世以後皆成漢俗』，故聽漢人居山海關之西我自居遼東地方，滿漢各自爲國所以未入關而返者此也。意漢人或來議和，遲遲四載，彼乃乘間修葺寧遠不肯覆書。因以兵攻寧遠，時適嚴寒不克拔城，遂班師。及皇考升遐，喇嘛來弔，意謂此天欲我和好之時也。故具書講和，遣官偕往，乃以書詞不合，封還至再。今爾喇嘛書內又云「有不兵戈一語難以轉奏」，夫我以衷言致書於明，皇帝亦以書報我，彼此通達明析，則和好可成。若順從彼意，不使直吐眞情，欲議和好得乎？又將袁巡撫書於上異國之君書於下，是不欲成兩國之好也。袁巡撫書內云「所開諸物往牒不載，多取違天」。昔遼金之於宋取予且有成例。和於蒙古取於明亦定規也，此皆天所賜也。來書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當向明朝皇帝言之。爾喇嘛乃深通佛教，多明道理之人，何有明知而故欺我耶？」（日本稻葉君山之淸朝全史第十四章頁二四）

此一段和談，是自袁崇煥遣使弔努兒哈赤之喪起，至袁崇煥奉命赴援朝鮮爲止，乃明朝建議，決定令袁崇煥爲之者。後金之目的在移兵進攻朝鮮；袁崇煥之目的在修繕關外四城，故此一段交涉可視之爲文字之交戰。

錙喇嘛至瀋陽弔喪，後金諸貝勒皆叩首謝弔。後金遣方吉納溫塔矢回謝袁崇煥，崇煥接見之於寧遠學宮蓋取泮

獻之義也。來使恭順，行三步一叩首禮，一如曩時入貢受賞者。跪拜如儀完畢，然後再跪呈其書札，口呼「老大人」。因其書上大書金朝，因退還之。第二次後金來使將僭稱皇帝之處皆改稱汗，但稱僞號仍舊，故復退還之。以後亦間留其書，以答覆之。及朝鮮與毛文龍同時告急，朝命袁崇煥發兵爲援，崇煥乃以水師往援毛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進兵三岔河（在今遼寧省盤山縣西南）以爲牽制之勢。待朝鮮臣服於後金，始令諸將還鎮。言官以朝鮮及毛文龍之被兵，係由和談所致，而攻詰袁崇煥，崇煥因上疏辯之曰：

「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百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右屯、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

帝以優詔報之。崇煥乃令趙率教駐錦州護版築，錦州城因得提前竣工，戰備因之以固。

四、袁崇煥寧錦大捷（參看附圖第十五—六一一）

後金既下朝鮮，又知皮島毛文龍之虛實，更知袁崇煥在錦州、大凌、義州積極繕治防守等情形，其主皇太極乃決心向朝鮮取得所需之物質以和，並約爲兄弟之邦以減除後顧，而便於再次使用全力大舉攻明，雪洗其先考努兒哈赤之遺恨。於是，突於明熹宗天啓七年（西元一六二七年後金天聰元年）五月。皇太極親率其兩黃旗兩白旗四軍，直陷遼西諸堡。時大凌城修築未完，明軍不能守禦，因撤退入錦州。於是後金軍遂於五月十一日圍攻錦州城，先縱其在各台堡所俘虜之降卒二千人至城下求入城，錦州守將趙率教下令拒絕，不納潰兵。皇太極遣使勸降。率教拒其使者入城，而派人與之就城墻上下以談和議條件，以爲緩兵之計。因之和議談判之使數次往還，城內將有從容準備

之時間。及和議不成，後金軍悉銳攻城，趙率教與其監軍中官紀用嬰城固守，又復遣使出城約和。皇太極不准其和，晝夜攻之，率教因宣言與城中軍民曰：

「敵酋怒甚！非但不准求和，誓要屠城使償其父之命也。」

於是，錦州城內軍民遂亦誓死不屈。後金軍已攻破錦州城之西南隅，其軍之一部已擁入城中，但爲城內乘陴之兵從三面猛攻，人人不顧生命，前仆後繼直衝而上。鏖戰半日，終將壞垣阻塞，將攻入之敵悉數殲滅。後金軍因此次失利，遂退五里紮營，更分遣軍隊遠道偵察，以準備移其全力截擊明朝自寧遠前來之援軍。

時袁崇煥守在寧遠，聞後金進軍而西，以凌河城工未完不足爲守。乃先下令撤退凌河之兵，分往錦州、義州二城助守。及聞敵圍攻錦州城，即決定寧遠、義州二城之守兵不動，只選外圍游兵之精騎四千，使尤世祿，祖大壽將之，前赴錦州以繞擊後金軍之後背；更別遣水師往三岔河口（即今大凌河口）遙爲之勢，以爲策應。且上疏朝廷將請發薊鎮（駐在永平府即今河北省盧龍縣治）、宣、大（宣化府大同府）之兵以東護關門；移山海關總兵滿桂前移於前屯（即今山海關外之前屯衛），秦皇島總兵孫祖壽移駐山海關；更請發山西、河南、山東各守臣整軍備調；使昌平（河北省今縣）、天津、保定（今河北省清苑）之軍，馳赴張北、古北、喜峯、界嶺等口上關備戰。朝廷亦以敵人傾巢而出，其志不小，皆一如袁崇煥之所請而準備之。更命宣府總兵黑雲龍東移一片石（在今河北省撫寧東北），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即今山海關臨榆縣城），孫祖壽移前屯，而使滿桂移寧遠以爲助守。

五月二十七日，尤世祿與祖大壽將其精騎退回寧遠，報告敵人大軍已直向寧遠而來。袁崇煥當即分派滿桂、尤世祿、祖大壽守在城外，親與監軍中官劉應坤副使畢自肅督率諸將登陴守城。於是城外列營掘壕以待，城內登陴備

具以守。翌日（五月二十八日）凌晨，後金主皇太極率兵至寧遠城外，見城上有守，城外有備，乃稍引退，設伏以誘，希城外之明兵能來追也。及見明軍堅壁不動，始復來詳細視察。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皆以明軍軍營及壕壘堅固，城內外所備之火器可畏，地險可依，請勿輕攻。皇太極曰：

「昔皇考太祖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似此野戰之兵，尚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見清太宗實錄卷三）

於是一聲下令，馬上疾馳進擊，其侍衛人員皆免冠兜鍪持盾之進。諸軍冒死衝突，以攻滿桂、尤世祿、祖大壽野戰之營。滿桂親率其精銳以拒敵鋒，身中數矢，猶力戰不退。後金軍終於力竭而却，貝勒濟爾哈朗（努兒哈赤之侄阿敏之弟）、薩哈廉（大貝勒代善之子）、瓦克達（代善之子）皆被重傷，雙方士卒死者極衆。後金終被擊退。

兩朝存信錄卷二十四所記載此戰役之詳報云：

「天啓七年六月，袁撫奏略：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卽職去年亦從上而攻城下。今始一刀一槍而下拚命。不知有夷之兇狠驃悍。職復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鎭（指滿桂）之力居多。二十八日參將彭纘古三次用紅夷大砲，擊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四王子（指皇太極）僞白龍旗。奴兵死者甚衆，遂不敢西行。據降夷言，奴酋長子召力免碑勒（貝勒）中箭穿胸必死。其子浪蕩寧谷貝勒先於陣上被我兵射死，陣亡孤由四，伯彥達子無數。」

清太宗實錄卷三則記載謂：

「是役也，貝勒濟爾哈朗、薩哈廉及瓦克達俱被傷。還軍，至雙樹鋪（在今遼寧省興城錦西兩縣之間離寧

遠已三十里）駐營。是日、明錦州兵，乘我大軍攻寧遠未還，出城窺我，我軍迎擊之，復遁入城中。我遊擊覺羅拜山，備禦巴希，爭先衝入，歿於陣。……。」

而兩朝存信錄卷二十四則載有：

「寧遠太監紀用飛報捷言：切照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於城外。以是初四日（六月），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大砲火罐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於焚化酋長屍骸處，天墜大星如斗（是夜有隕星流射故稱之），其落地如天崩之狀（或有隕石墮地面上適落於錦州城外附近），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

是本作戰有四次重要戰鬥，卽後金於五月十一日，十二日攻打錦州城陷城西南角之戰；後金軍於五月二十八日攻擊滿桂軍於寧遠城外之戰；錦州城守將趙率教乘後金軍分兵，出城襲擊敵之大營之戰；元月初四日大舉進攻錦州城之戰。明史袁崇煥傳云：

「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趙）率敎偕中官（紀）用嬰城守，而遣使求和，欲援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尤）世祿、（祖）大壽，將繞出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鎭、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駐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大清兵已於二十八日分趨寧遠。崇煥與中官（劉）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壕內，用砲距擊。而（滿）桂、（尤）世祿、（祖）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

以溽署，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毁大小淩河（城），時稱寧錦大捷。」

查明史修於清朝乾隆年間，對當年清太祖、清太宗之大敗情況須避盡「不良、不敬、不恭、不諛」之字句，以免陷入文字之獄而遭族誅之慘刑。故其眞實資料多遭淹沒，只於袁崇煥傳中保留此「大捷」字樣，讓後世人自行推想之而已。

第五節　中　論

後金與明之相戰，戰幕啓於薩爾滸之役，已詳於本卷之第二章。因後金軍於薩爾滸之役中獲得以寡擊衆之殲滅戰果，遂使後金上下大增其戰爭自信之心。而明軍在精神上却遭受極大打擊。但兩國之疆界，却並未因薩爾滸之役而發生顯著之變異。是役之後，明軍曾一度放棄撫順等關城與附近堡寨，而後金軍仍守在界凡山，未敢輕於前進，其多數之軍隊仍囘駐在興京附近，使得撫順、淸河等地形成眞空地帶。明軍在遼東者則扼守開原、鐵嶺、瀋陽、遼陽，以遼東半島之四州，北依葉赫，南聯朝鮮，而向西延伸於廣寧、錦州、寧遠、山海關、薊鎭而達京師，以成爲一大「丁」字形之軍事地帶。如果明朝善爲整軍經武，受此撻擊，正自我檢討之良機也。倘此外線作戰態勢，選將訓兵，挽囘劣勢，重新攻擊，非不可爲也。無如明帝無能，權臣弄柄，使兵疲於邊，將訌於野，朝中大臣各懷私念，不以國事爲重，卒使兵潰財竭，國事凌替。明神宗（萬曆）晏處深宮，君臣隔絕，中官居中牽制，綱紀廢弛，國事日非，柄臣相軋不已。及明光宗立，而踐祚爲時既短，未見作爲。明熹宗（天啓）爲人極爲庸怯，仰息於中官司禮監魏忠賢之左右。是明朝之社稷，已成爲魏忠賢之天下矣。朱明之祚運，已屆垂暮，兆億離心，軍將浩嘆。袁崇煥以兵部

微官，慷慨負膽略，悲於國事，乃喜研機兵書，每得暇輒尋老校退卒詳問塞上事，熟記阨塞形勢，因畜其「以死報國」之志，而欲挽回軍事之頽局也。是乃明朝之國士，以天下國家爲己任者。

後金主努兒哈赤自二十五歲提兵攻戰，至六十八歲未曾遇到勁敵。其使明經略楊鎬四路喪師，固無論矣。其見新經略熊廷弼頗有作爲，乃亟避之，設法使明廷之言官迫其離職而去，因乃得使新來之遼東經略袁應泰於失掉瀋陽之後而殉職於遼陽城。及薛國用繼任遼東經略，努兒哈赤以爲易與，可以大開疆土之際，方定計劃猶未動兵，而明廷旋又起用熊廷弼爲遼東經略，遂暫收起其侵略土地計劃，而大肆其間諜活動，於是使得熊廷弼成爲一光桿經略。遼東軍事指揮權落入在既不知兵又不善戰而胡鬧之遼東巡撫王化貞之手。因而努兒哈赤之兵一動而取得廣寧，竟將無權之熊廷弼送上刑場。明以王在晉繼任遼東經略，而放棄關外諸城。努兒哈赤感於地面過大，恐多事端，仍實行其眞空地帶政策以爲緩衝，故亦放棄廣寧而回都於瀋陽，以爲逐步蠶食消化之計。不意，明以孫承宗出來督理薊遼軍務，而孫承宗聽信寧前道袁崇煥之主張守禦寧遠，却更欲逐步前進以規恢錦州大凌等地，努兒哈赤便施用其縱間造謠等故智，挑撥孫承宗與魏忠賢間之矛盾，於是孫承宗爲後金所縱之間諜打倒，明廷以主張放棄錦州各城之高第爲孫承宗之繼任人選。努兒哈赤以爲大功已成，可以舉兵攻取明之山海關以薊鎭爲眞空地帶矣，不意此乘風破浪決勝千里之大船，竟翻覆在寧遠壕溝之中，自犯其「攻城必操勝算而後動」之要則。而賠上其自己一條生命，於一無籍籍之名的袁崇煥之手。

皇太極已深知袁崇煥非易與者，因就其遣使來弔之便進行和談，以便抽出時間東撫其內部，北和蒙古，南征朝鮮。待其解除內顧之憂，卽以爲其先考努兒哈赤報仇雪恨之姿態。以攻打袁崇煥，然被崇煥首挫其鋒於錦州城下，

再挫其鋒於寧遠城下，正在兩地徘徊之中，而錦州之城外之營反爲錦州城兵襲擊而破，不得已乃拾取已折之刃而再攻錦州，陳列梯牌工具者，正其色厲內荏，懼錦州城兵出而截其還路也。故史稱袁崇煥寧錦大捷，誠非虛語。

在明廷上下惶惶不知所爲之時，袁崇煥亦一書生耳，突向朝廷提出「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寧遠」之言。當時之寧遠，即今遼寧省之興城縣城。東靠渤海，西依邊疆之柳條邊，南離山海關，北距錦州皆二百里，明廷之失敗論者以爲是一孤懸在外之城，而袁崇煥却以爲是扼制敵人咽喉使不得進之地。惟明廷方盡十年之力而聚天下之兵，竟爲敵人連戰擊破，故人人喪膽落魄，自不敢言戰，亦怕別人言戰者。獨禮部右侍郎孫承宗發言支持之。時皇帝畏懼，而主意最多之魏忠賢亦拿不出主張，因而即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以主持對遼諸事，孫承宗爲打破王在晉堅持守關之僵局，而親自督師於山海關，是以敵人不得不稍爲斂迹。而袁崇煥由之得倡行其守禦關外之主張，努兒哈赤因而退出廣寧而回都於瀋陽，便以孫承宗爲使用間諜之總目標，務求設法打倒之。所謂「務於遠者，每失于近，」努兒哈赤專注意于遠，却忽略此一勇敢苦幹大膽進展其力量之袁崇煥。

祖大壽之築寧遠城，努兒哈赤知之，更知其工程强度僅十分之一，既疎薄又不中式。而袁崇煥加築寧遠城。却爲努兒哈赤所忽略。努兒哈赤總以爲兵猶是敗兵也，將亦是敗將也，只添一袁崇煥生力軍，職不過一監軍，所監之軍不過一二萬人，居於彈丸之城，處於懸絕之地，其一人欲殉國則爲可能，使上萬而至數萬之明軍民齊一意志殉守一城，乃爲不可能之事。因而乘孫承宗之去職，高第下令退錦州諸城四關之際，自廣寧，盤山之線上，進軍南下，過義州、錦州，長驅直進而向山海關，比至寧遠，而寧遠果然不退，悉銳一攻，反而遭致意外沉重而竟致命之打擊。清人無以自圓其說以服明之遺老時，便推說「此係紅夷大礮之威力也」。

查紅夷礮，明軍使用已久，薩爾滸之戰各軍皆用之，薩爾滸戰役之後，後金軍將明軍之紅夷礮，用以攻打瀋陽、遼陽，故兩方皆常使用紅夷礮。又所謂紅夷礮亦非有完全採購自紅夷之人。且多有國人仿製，或聘請外人技師監製者。明天啓元年九月，天啓六年二月曾命孫元化監製西洋礮。天啓七年三月發運寧遠時，皇帝曾封礮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將軍」，遣官致祭，然後運出京師，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寧遠之戰。是否使用上此等西洋礮，史無記載，然此礮亦使用黑色火藥，只比舊日之砲稍大一二分而已，並無新奇之威力可言，只是在袁崇煥指揮之下，使用沉着，瞄準精確，加以礮位安置適當，礮手訓練精良，懂得敵人習慣戰法，選定適當的時機射擊，故一礮發出卽開出一條血渠，是其砲位甚低，砲口正對來攻之敵也。亦卽是城中穿穴於城牆根而推砲口至城牆表皮位置，臨發射之時始穿城成孔向外射擊也，故有此等奇襲射擊之效，惟使用之礮同是舊日之礮，用礮之人亦是舊日之人。所對之敵仍是舊日之敵，所不同者卽在於發射時機與使用方法而已。實則只是昔日不曾想，於今想出實用之而已。

袁崇煥欲偵察敵人實況，使人往弔努兒哈赤之喪。後金新主皇太極移兵南攻朝鮮而使人與袁崇煥進行和談，崇煥亦欲以和談爲阻兵修繕錦州三城，是可謂吾虞爾詐各盡智慧之能事，各自利用時機準備下一次大戰之計耳。不過同樣用謀，則皇太極組織單純，運用自如而不受任何牽制；袁崇煥則反是，不僅處處受到牽制，且易動輒得咎，而失去機密，因而永陷於被動與受攻擊之地位。其卒能獲得擊退敵人猛烈攻擊之成果，得來頗爲不易。

時司禮太監魏忠賢當國執政柄，中外諸臣皆爭頌魏忠賢克敵致果之功。袁崇煥以敵人方退，正準備規復故土工作，預作進一步之打算，未曾向魏忠賢稱頌請求建造生祠。魏忠賢以袁崇煥自居勝敵之功。而瞧不起太監。乃使人指責袁崇煥於此戰役無功，所有破敵之功皆爲滿桂、楊率教死命作戰得來。又指責袁崇煥不但無功且不無微罪：敵

退不知進擊，敵人第二次圍攻錦州不肯率兵往救，此雖不爲大罪，但是證明其已暮氣沉沉，而無勇氣擊敵之惰歸也。於是，袁崇煥經同僚苦勸，方上疏請爲魏忠賢建祠於寧遠、錦州二城中，有詔不許，崇煥知無法再留於任內，只好上疏乞休，有詔准之。遂於是年七月初二日，此匹馬出國巡閱寧遠形勢之慷慨男兒，退休還鄉，再與老卒談論塞上故事去矣。

袁崇煥其人雖去，其制却猶留存在寧遠城，其精神意志却生根於守城每一人之心中，故有明之世，敵人不敢貿然向山海關一試其攻擊之力，只有借重蒙古人爲嚮導，買通西方各口，以大迂迴之道路，去掠奪京師附近也。

第五章　皇太極征朝鮮之戰

（附圖十五—六一三、六一四、六一五）

朝鮮與努兒哈赤有往還，始自明萬曆二十三年（西元一五九五）。是時努兒哈赤已征服佟家江及鴨綠江上游各地，直與朝鮮國接壤。值朝鮮有倭寇爲害，努兒哈赤欲出兵助之，因明出師援朝鮮而止。明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朝鮮出兵助明以攻努兒哈赤，於薩爾滸戰敗後，朝鮮將姜弘立降於努兒哈赤。明熹宗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明遊擊毛文龍以廣綠島進襲鴨綠江，連年進襲頗有斬獲，努兒哈赤苦之。欲移兵南征朝鮮而不能。及努兒哈赤卒，皇太極立，知明兵不能東征，乃移兵征朝鮮，是爲第一次征朝鮮之戰。至後金天聰十年（西元一六三六年），後金改國號大清，朝鮮國不擁戴不致賀，皇太極乃再出兵征朝鮮，是爲第二次征朝鮮之役。戰爭結果，朝鮮敗，降於滿清。

第一節　寧遠戰後之概況

一、後金內部狀況

明熹宗天啓六年（西元一六二六），乃後金主努兒哈赤天命十一年，是年正月，努兒哈赤以其大軍攻明寧遠城（卽今遼寧省興城縣城），爲明守軍將領袁崇煥之砲所傷，而退軍瀋陽。袁崇煥因揮軍收復大凌河以西諸城。努兒哈赤因傷重歷半年而死，遺命傳位於皇太極，並命多爾袞之生母大福晉殉葬。時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

（努兒哈赤之弟舒爾哈赤之子），三貝勒莽古爾泰，皆統重兵，心中不服，皇太極乃命此三人同秉政並列座朝同受朝拜，當時稱之爲「三尊佛」執政。而皇太極於是年九月初一日庚午卽後金大汗之位，定明年改元爲天聰元年。清實錄稱皇太極得繼汗位原由謂：「我國向不解書籍文義，太祖（指努兒哈赤）初未嘗有必成帝業之心，亦未嘗定建儲繼位之儀、後國運漸盛，講習文義，及太祖稱帝，閱漢文及蒙文書籍，乃知漢之儲君曰皇太子，蒙古之繼位者其音亦曰皇太極（譯音）。由是以觀，其命名之暗合，蓋天意已預定也。」此皆後世附會文飾之詞，時皇太極年三十五，其乳名起於三十四年前，且係由女眞語音譯爲漢音字而爲「皇太極」者，蒙古名台吉（譯音）者乃貴族之意，與「皇太極」漢音義之名風馬牛不相及也。

當此皇太極新立，內部情勢有不穩之虞時，皇太極爲謀挽救，以推進其艱難國步。必得喊出齊一人心之口號，乃以努力爲其父復仇消恨爲號召。然在此敗衄國喪之餘，錦州、寧遠方面之守禦已極爲堅固，若欲仍循錦州、寧遠，以突破山海關之戰略，則以其父之雄武猶遭挫敗，皇太極自亦不敢貿然再試。於是苦思之餘，乃定其迂道攻明戰略，先作越海進攻明山東打算；後作迂道西遼河以南長城之試探。

皇太極唱出越海攻明山東之口號，必須先用兵進征朝鮮，以此用兵方向問題，與其三兄（卽代善、阿敏、莽古爾泰）頗多爭執，歷三月不能決。時會朝鮮發生內亂，於是始決定乘其亂而伐之。乃有第一次征朝鮮之戰。

二、明軍狀況（參看附圖十五—六一三）

明遊擊毛文龍，前自遼西率兵進入遼東半島南部，略取廣綠、王家山諸島嶼爲屯兵根據地，而進窺鴨綠江口，深入後金九連城以後，遼東漢民多起兵相應，後金上下一年數驚。及屢發大軍攻擊。毛文龍則相機退入海島；而後

金之船，則又無如之何，及毛文龍得明山東方面補給，俟後金軍之解卽又登陸遼東攻擊之時，努兒哈赤在無可奈何之餘乃使人移書毛文龍勸其歸降，可見後金受毛文龍威脅之嚴重。其事已詳前述。

明史朝鮮傳中言：「昌州、義州以南，安州、肅州以北，客居其六七，主居其三四。」是指明遼瀋失陷於金時，遼瀋難民不及渡遼河而西走者，多南渡鴨綠江避居朝鮮，人數之多，超過當地土人將及一倍。毛文龍嘗居椵島（時人稱皮島）中國人與朝鮮人日夜與之揚帆往還，爲日已久，遂成爲市場，盛時人口集聚四萬有餘。毛文龍由此以海上王自居，明朝廷亦以毛文龍在皮島爲東方之一大鎭，因而想以遼西當敵：以山東登萊掌握海運，以毛文龍牽制後金之側背後之戰略，故極重視之。

袁崇煥亦以毛文龍爲聯合朝鮮牽制後金側背之橋樑，因欲增置精兵良將，以鞏固此一根據地，但毛文龍却懼於不能專其海上王之利，而千方百計阻撓之。袁崇煥因疑文龍有似海盜之行徑，撓阻恢復國土之大計。

三、朝鮮狀況

明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楊鎬經略遼東時，朝鮮王光海君派其都元帥姜弘立、金景瑞率萬兵從明征討後金。旋以明將劉綎敗死而率全軍降於後金，聲稱受有朝鮮王光海君之祕旨，使「觀形勢，定向背」。蓋以其國鄰近後金，懼於兵敗後國受侵凌，而出此脫患之詞也。

當時努兒哈赤爲減少兩面作戰之顧慮，對朝鮮應利用之，乃於降人中選鄭應井、金得振二人，使之攜後金國書還國，謀與朝鮮聯合。其書詞已見前章。時朝鮮王光海君以毛文龍逼處在近，橫征暴斂是務，但又不得不仰其鼻息；至于對後金亦不敢開罪，於是乃與後金虛爲和好以應付之。

未幾，朝鮮將李貴、李適等以光海君無道，逼使退位，推其侄綾陽君李倧為朝鮮王，是為仁祖。效力於此事者號為靖社功臣，各自以為擁立功多而賞不均，李適與韓明璉等發難為內亂。至仁祖二年內亂之軍敗沒，李適被擒斬，從亂諸將韓潤、鄭梅等逃入後金，向姜弘立稱本國之亂，盡誅姜等妻子，因勸弘立借後金兵復仇。弘立信之，向後金乞兵，於是皇太極遂乘機南征朝鮮。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五—六一三、六一四）

一、後金建都及其改變戰略

後金初建國於赫圖拉城，號為天眷興京，簡稱曰天興城，亦曰興京。在今安東省新賓縣西南呼為老城之城是。於明熹宗天啓元年後金天命六年（西元一六二一）第一次遷都到遼陽（遼寧省今縣城）以明遼東經略本署之地為本營，於明天啓二年卽後金天命七年（西元一六二二），再遷遼陽太子河右岸今新城之地築京城，號曰新京（後名之曰東京）。是年四月移其興京山陵於遼陽城東北之揚魯山，是為第二次之建都。

後金都在遼陽約三年，於明熹宗天啓五年卽後金天命十年（西元一六二五）三月，努兒哈赤又欲遷都到瀋陽，其部衆諫之曰：「新京城宮室才成，民人家屋尚未完，今又遷移，重興大役，未免疲勞民力。」努兒哈赤曰：「不然，瀋陽形勢之地，西征明朝，自都爾弼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從渾河、蘇子河上游伐木、順流而下，以此治宮室，供炊爨，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獸多，河上水族，可捕取，我籌之熟矣」。遂決定第二次遷都瀋陽（後稱為盛京。）（清太祖實錄卷九頁十—十一）

15—5393

努兒哈赤有十六子，二侄，八孫，一重孫，計二十七人皆為八旗兵之首領及分部頭目。其中除其長子褚英於明萬曆四十三年犯罪被殺外，到努兒哈赤死時，其中以代善為最年長，四十六歲，其餘阿拜、陽古岱、莽古爾泰、塔拜、阿巴泰、皇太極、巴布泰、德格勒、巴布海、阿濟格、賴幕布、多爾袞、多鐸，費揚古諸子、及阿敏、濟爾哈朗二侄，與杜度、尼堪(以上褚英之子)、岳託、碩託、薩哈璘、瓦克達、滿達海、祜塞（以上代善諸子）諸孫，以及阿達禮（薩哈璘之子）重孫，皆已成人封王，但不裂土，只各領軍。與將軍費英東、額亦都、揚古利等各按旗分守邊地，正黃旗、鑲黃旗分駐在鐵嶺；正白旗，鑲白旗分駐於安平（即今遼北省康平）；正紅旗鑲紅旗，分駐於石城（今遼寧省新民縣北部）；正藍旗、鑲藍旗分駐於張義站靖安堡（在今遼寧省中縣西）。分別驅使漢民墾地種糧，以供軍食。

與後金對峙之明軍，只是南守寧遠城（今遼寧省興城縣城），北守錦州城（今遼寧省錦縣城），專事防守，而無進攻恢復遼瀋之志，其守將首長袁崇煥正遣人到瀋陽來弔努兒哈赤之喪，遂即與後金繼主皇太極信使往還，謀談和平相處中。皇太極斷定袁崇煥之謀求和平，其目的在緩和一時，以圖進兵據守錦州至寧遠間各據點，使山海關更趨鞏固。皇太極則因已想出對明軍施行迂迴之戰略，正欲將明軍之實力固定於錦州及山海關之間，使之膠着於當地，處於絕對之被動地位，然後再由無人防守之地進軍乘虛深入也。於是，皇太極決計以其全兵力八旗之一半，乘機南征朝鮮。

二、朝鮮地理

朝鮮與後金已成近鄰，朝鮮與明朝之陸路交通，自後金侵佔明之遼、瀋後而中斷。朝鮮與後金接壤之境地，東

自豆滿江（卽今之圖們江）口，西至鴨綠江口，界上開有義州（今北韓新義州）、中江（今北韓平安北道北端鄰近中國臨江縣處）、會寧（在圖們江南岸上之韓國境內）三市場，以與後金之安東、臨江、豆滿三市場互爲交易。朝鮮國人心向明朝，更加以明游擊毛文龍在朝鮮逼近，實有左右朝鮮之力，故朝鮮此三市場不以粮食出售給後金。

朝鮮國都在京城（卽今韓國首都漢城）。而其產粮地區多在國之西部及南部，運粮至鴨綠江各市場，須借海運，明游擊毛文龍巡弋海上，粮船亦不得北上。而朝鮮國之東北部多大山，所產之粮實不足以供當地人民食用，故會寧市場更無餘粮可售

豆滿江一帶爲後金之老家，及後金化家爲國之後，所有成年人皆從龍而西，飛黃騰達，所遺在豆滿江流域者盡屬老弱且無知識者。朝鮮人鄰居近處，深知其後方之虛，日夜越境深入卜兒哈免（今延吉）、灰扒（今輝發江）等地打獵、採參、摘松子。明游擊毛文龍部下，採知此等詳情，亦分批追隨朝鮮人深入敵後偵察敵情，惜其目的多在採參圖利，未曾乘虛實行游擊。

後金發現其後方空虛之害，但種族人數有限，必須盡數使用於建軍方面，不可能抽調有力之一部留守後方。所俘虜之漢民雖多，足以分派一部去爲其留守老家，既能開墾田野增加生產，又可以防守後方，充實實力，惟後金不放心漢人，不敢如此作爲。後金補救其此一缺陷計，乃將其在北方俘虜之瓦爾喀人（卽今明史中之兀良哈人亦今之烏梁海人）各賜給漢人男婦二十口，馬十匹、牛十頭、飭裹蟒服四時之衣，各在延吉、輝春、圖們、汪清一帶，劃分田廬器用，使蒙古人布占泰統御之，以鎭守延吉。

布占泰精通東北各族語言，深知後金國所缺乏者爲兵源，能爲金多尋出一些壯丁，以補充其滿州八旗人員缺額

，即當取得開國元勳功業。於是，彼除以財貨富貴招募東北方遠及白令海峽、庫頁島各部族人民前來投順後金之外，對於朝鮮人越境打獵採參者，更用盡威脅利誘手段，迫使歸降，使之會說三句滿州話，即送往瀋陽去充滿洲八旗之補充兵。於是，布占泰以功得爲將軍，封王且尙公主。朝鮮越界人多以此變爲滿州人，朝鮮國大懼乃自動派官吏設法阻止其人民向北越界。

朝鮮人向北越境者日少，布占泰感於人力來源不足時，即促使其轄下之瓦爾喀人向南越境，然後以捕逃爲名，率衆越境捕捉，朝鮮東北部以此人口益稀。及後金主皇太極即位時，朝鮮國之咸鏡北道、咸鏡南道，實際上成爲後金之領土矣。

第三節　皇太極第一次征朝鮮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五—六一四）

明熹宗天啓七年，即後金主皇太極天聰元年（西元一六二七），正月初八日，後金主皇太極允朝鮮都元帥姜弘立之請兵，南征朝鮮以定其內部李適等廢立君王之亂。命阿敏貝勒、濟爾哈朗貝勒、阿濟格貝勒、岳託貝勒率兵往伐朝鮮。其誓師之詞曰：（見清太宗實錄卷二頁二）

「朝鮮累世將罪我國，理宜聲討。然此行非專伐朝鮮，明毛文龍近彼海島，納我叛民，故我怒而遣之也。」

後金軍自瀋陽出發，於正月十四日進陷朝鮮義州（即今新義州城），分兵南向鐵山襲擊明游擊毛文龍，毛文龍拒戰失利，退還皮島。後金乃集中兵力在朝鮮降將姜弘立、韓潤嚮導下，進入定州，擒朝鮮郭山郡守朴有健、定州牧金搢，陣斬宣州牧守奇協。又進克南漢山城，屠宰軍民數萬人，燒粮百餘萬斗。然後長驅直入，渡清川江，以主

力於二十日進擊朝鮮安州（即今韓國北部安州），克之，二十一日進擊陷平壤，安平監司尹暄棄平壤南走，後金軍遂盡陷大同江以北各城，兵至大同江之南。

投降於後金之朝鮮韓潤等，在後金軍中向朝鮮人聲言，要爲舊朝鮮王光海君復仇，朝鮮人聞之，異常恐懼，朝鮮新王李倧在京城（今漢城）亦大爲張慌，派其兵判張晚爲都元帥，徵諸道兵來京城勤王。張晚奉命北行，行抵黃海道之平山（即今韓國金郊北之平山），聞平安諸城皆爲後金所攻陷，乃棄職逃走。於是，京城以北益空虛。李倧不得已，乃以金尙容爲留都大將守京城；命都體察使李元翼、左議政申欽等，奉世子李湼走全州、他親奉祖宗廟主逃遁到華江島（在漢城西北方海中），領議政尹昉、右議政吳元謙、參贊李貴、吏判金瑬、戶判金藎國、禮判李廷龜、參判崔鳴吉等大臣，及宮眷大臣家屬，皆從。然後發使責問後金用兵之故。

後金兵於正月二十七日次於中和（在今平壤之南），朝鮮國使者進昌君齎國書至，其書大意云：

「貴國無故興兵入我內地，我兩國原無仇隙，自古以來，欺弱凌卑謂之不義，無故殘害人民是爲逆天，若果有罪，義當遣使先問，然後聲討，今亟反兵，以議和好可也。」（見清太宗實錄卷二頁十五，十六）

二十八日後金以二貝勒阿敏之名，送答書給朝鮮使者，指責朝鮮罪案凡七條，其書云：

爾稱無故興兵，試言其故，嚮者我取瓦爾喀（兀良哈）時，爾國無故出境與我兵相拒，一也。烏喇國之貝勒布占泰屢侵爾國，爾以彼爲我壻，求我勸阻，得以罷兵，曾無一善言相報，二也。我兩國原無仇隙，爾己未（即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薩爾滸之戰）發兵助明圖我，幸蒙天鑒，爾國官員爲我們執，我仍望和好，故不殺而收養之，縱返爾國，至於再三，爾國並未遣人來謝，三也。天以遼東賜我，毛文龍自我國逃去，爾國容

留之，歷年侵擾我遼東百姓，我仍望修好，令爾執毛文龍送我，復成兩國和好，爾竟不從，四也。辛酉年（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我來擒毛文龍，志在捜捕明人，並不騷擾爾國，亦爲望和好，故不加侵害，爾國竟無一啓善言相報，五也。明國之主，且不給粮餉於毛文龍，爾國乃給以土地使之耕種，資以粮餉而贍助之，六也。我先汗崩時，明方與我爲敵，尚遣官來弔，兼賀新君卽位，我先汗與爾朝鮮，素相和好，何竟不遣一使弔問，七也。爾國結怨多端，決難修好，是以興此大兵。今尚自以爲是，與我爲敵耶？抑將引咎自責重修和好耶？如欲和好，速宜遣使，我亦欲兩國和好，共享太平。」（見太宗實錄卷二頁十六—十七清朝全史十三章頁八—九）

此後金對朝鮮之宣戰書也，惟其不發於開戰之時，乃因敵國來使而發布之，是亦後金之一種謀略。

朝鮮乞和專使至後金軍中是二月初五日，見後金貝勒阿敏於黃州（卽今韓國黃海道之黃州城），後金提出三項要求：一割黃州以北之地予後金；二捕明游擊毛文龍送後金；三借兵一萬助後金南伐明朝。朝鮮使者不允，後金兵立卽向前進攻

二月初七日後金阿敏進兵至平山，距江華島僅百餘里，朝鮮上下人人危懼，有後金使者劉興祚渡海至江華島與朝鮮王面談和平條件，朝鮮王李倧坐不發一言，劉興祚怒斥之曰：「汝是何物土偶，若果人耶，爲何不動。」王赧然徐言曰：「吾居母喪，故如此耳。」興祚曰：「因爾好自尊大，悖逆無禮，國中百姓，至罹荼毒，不爲不甚矣。爾先時戲弄我使臣，又問我先汗之諱，如此何以議和？」王不能對，但說不知，興祚乃提和議條件曰：「王欲議和，則先去天啓年號，以王子爲質，然後歲進貢幣。」朝鮮王允去明正朔改用後金正朔。王子年幼不能爲質，改以王弟李覺爲質，但以爲定額入貢爲城下之盟，是春秋所恥者，不便接受。劉興祚曰：「汝如此支吾，遲一日則汝民多受

一日之害，吾今為此言，實念爾民，即遣爾弟行可也，盟畢，大軍即退矣。」朝鮮王不得已從之。遂遣王弟李覺來後金營，並進戰馬一百匹，虎豹皮一百張，綿綢細苧四百疋，布一萬五千疋。（見清太宗實錄卷二頁二一—二二）

於是後金貝勒岳託、濟爾哈朗、阿濟格共議，遣人與朝鮮王定盟，阿敏從之，遣八旗大臣（八旗固山額眞代表八人）為正使，劉興祚、庫爾纏榜式二人副之，逕往江華島與朝鮮王定盟。當即築盟壇於江都處門外，於三月初三日夜半，刑白馬黑牛祭天為誓，朝鮮王以居喪故不蒞盟，遣宰臣李廷龜、吳允謙、金瑬、李貴等代往，其雙方盟文曰：

後金誓文

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我兩國已講和，今後同心合意。朝鮮國若謀仇金國，整理兵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則皇天降禍；若二王子起不良之心，皇天亦降禍。若兩國二王同心德，共遵公道，則天神保佑獲福萬萬矣。丁卯三月初三日立誓

朝鮮國誓文

朝鮮國今以丁卯年甲辰月庚申日與金國立誓，我兩國已講定和好，今後兩國各保封疆，若我國謀仇金國，違背和好興兵征伐，則皇天降禍；若金國起不良之心，違背和好起兵侵伐，則皇天降禍。兩國君臣各守善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嶽瀆神祇鑒聽此誓。（誓文見清朝全史第十三章頁十）

後金使者與朝鮮宰臣，同時並立有私誓，其共同大意為：

朝鮮三閣老六尚書，與大金國八大臣南木太、大兒漢、河世免、孤山太、托不害、且二革、康都里、薄二計立

誓。朝鮮大臣等若謀仇金國起不善之心，則如此血出白骨現，必死之。若金國大臣等無故起不良之心，亦如此血出白骨現，天必死之。二國大臣各行公道，毫無欺罔，則歡飲此酒，樂食此肉，皇天佑護為福萬萬，自今以後，兩國各守封疆，不許尋仇，永世相好。如違此約，皇天降禍。（見清朝全史等十三章頁十一—十一）

盟畢之翌日後金撤兵。後金為兄，朝鮮為弟。撤兵後不得踰鴨綠江，不奉歲幣，只送犒軍資若干，悉承認朝鮮之請，乃攜朝鮮之質李覺以歸。二貝勒阿敏以其未參與盟誓、縱兵大掠三日，然後退至平壤，始覺還有補訂誓約之意，阿敏乃與李覺訂立盟誓，要求市粮，越境捕人，最惠待遇等，四月，後金之師乃凱旋瀋陽。至天聰五年春，朝鮮以後金貝勒阿敏，在明永平府敗還，對後金因有輕侮之念，而將貢金之物，忽然減額，詭言國家窮迫之故。後金主知其意而致書責之，並云：「王若助南朝以欺我，我將遣蒙古之貧窮無賴者十數萬，驅之貴國。海島以外，凡係陸地，恐非貴國所有也。」（清朝全史十三年）。翌年春遂遣使朝鮮，要求改兄弟國之關係，更結君臣之約，禮遇後金使臣與遇明使同。且增加進貢方物。朝鮮惟許增加方物而拒君臣關係之要求。由是引起後金主第二次之南征。

第四節　皇太極第二次征朝鮮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五—六一五）

至明思宗崇禎九年，卽後金國天聰十年（西元一六三六），後金主皇太極以自已勢力已强，足以與明朝廷分立為帝，便要朝鮮國王等上書擁戴勸進皇帝尊號。乃用諸貝勒名義，至書於朝鮮王曰：

「我等應天順時，勸進尊號。上曰：『汝等固我子弟，朝鮮亦吾弟也，定大號宜令朝鮮王知之。』我等以此諭旨合於大義，故遣使告聞。不識王之意以為然否？以吾等度之，王亦念兄汗兵威之臨，各國歸順，兼獲玉

璽大爲慶幸，親來稱賀，固其理也。勸進尊號，不更宜乎？王乃置此不講，不可謂非王之疏略也。古人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今上寬仁厚德，博施濟衆，國中就緒，外藩傾心，恩澤浹洽於人，中心誠服，無異與父子兄弟之相親，以故東漸海西（指今庫頁島及白令海峽地方），西抵湯古忒（後稱唐古特指西藏），北至北海（指今貝加爾湖），各國歸附，是皆合天意順人心至所也。我等仰承帝命，俯合人情，欲推戴主上而進尊號，王以爲如何？』（清朝全史第二十章頁七一—七二太宗實錄卷二七）

朝鮮國君臣仍堅不欲與後金兄弟關係改變爲君臣關係，當時儒生亦多上疏請焚後金國書，斬其使，並請朝鮮王李倧親征，以振士氣。此等主戰者且上疏云：

「臣自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今虜此言奚爲而至也。曩者賊臣引寇猝至，乘輿播越，乞和爲好，苟於其時先梟弘立之首，我堂堂大義昭揭如日星，戎狄豺狼，豈能不感聳欽艷於我之禮義乎？計不出此，惟以得弘立爲幸，倚以爲安危之機，彼欲左衽我，臣妾我，實由於是。臣自聞僭帝之說，膽欲裂，氣欲斷，寧爲魯連而死，而不忍此言之污口也。請亟執虜使，責其背約僭號而戮之，然後函其首，奏聞皇朝（指明朝廷），則大義益伸而氣益張，如以臣言爲妄，請先斬臣之頭以謝虜人』（見清朝全史第二十章頁七二）

此等主戰言論，頗激厲朝鮮上下，故朝鮮領議政尹昉等傳諭各道州之宣布斥和備戰之書曰：

「國家猝值丁卯之變，不得已權許羈縻，十年之間谿壑無厭，恐喝日甚，此誠我國家前所未有之羞恥，上自聖明，下至臣庶，含垢忍痛，所以欲一奮以湔此辱者，豈有極哉。今此虜益肆猖獗，敢託僭號之說與我商，此豈我國臣民以忍聞乎？不量弱强存亡之勢，一以大義決斷，卻書不受，嚴斥其言，雖胡差（指金使）等要請，

終不接其詞，至發怒辭而遁，都人士女咸共聞覩，雖知兵革之禍迫在旦夕，反以爲快。何則，四方若聞朝廷有此正義之舉，必聞風激發，誓死同仇，豈以貴賤遠近而有間乎？茲因遭逢變故，必有告諭之文，今以此意下諭諸道，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務期共濟時艱，爭得正義之勝利。」（清朝全史第二十章頁七三）

此時朝鮮國也有主和派，爲京城府尹崔鳴吉以爲國家軍備不充，徒主戰斥和甚爲危險，且慮動搖國家之根本。彼言：「既不決戰守之計，又不作緩禍之謀，一朝虜騎長驅，則生靈魚肉，宗社播越，及至其時，咎將孰任乎？愚意以爲諸臣將皆移居平安道，約束諸將有進無退，且移書於彼，備盡君臣之大義，以一探敵情。若無他心，姑守前約爲後圖。若不然，則固守龍灣（即今韓國新義州）背城一戰，決安危於邊上。或計非萬全，猶勝於束手待亡也。舍此不圖，進退無據，江冰將合，禍迫目前，所謂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江者，不幸近之。彼更後金爲清朝，汗位爲皇帝，今日之情勢非我所當問，徒弄大言以誤君父，亦自己所不忍也。」（清朝全史第二十章頁七三～七四）

是年十一月，朝鮮遣使至後金偵察實情，後金主皇太極告朝鮮使者曰：「爾國宜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送王子大臣及斥和主戰者來，不然，則我大舉東渡矣。」並命英俄爾岱出示其將來之朝鮮通諭各道文書，而言曰：「渝盟之端，明在此書，何故破我先盟？若謂貴國多築山城，則我當自大路而直向京城（指漢城），其以山城可捍我乎？貴國之所恃者江都也。我若蹂躪八道，其以一小島可爲國乎？貴國之持議論者儒臣也，其揮筆可以却之乎？」於是，後金斥逐朝鮮使者回國。決裂至此，是爲宣戰。（見清朝全史第二十章頁七五～七六）

後金既對朝鮮宣戰，十一月中召集大軍，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盛京以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等防守西邊以備明軍。然後於十二月初一日皇太極集十萬之師於盛京（今瀋陽），翌日起程南進，先發將士三百人

，由瑪福塔率領，僞裝爲商人，星夜去朝鮮京城，以防朝鮮王遁走江華島。然後以豫王多鐸，貝子碩託率軍繼之，於冰上渡鴨綠江，後金大軍長驅直入朝鮮國內，命貝勒杜度，率孔有德、尙可喜、耿精忠等漢軍往攻皮島、雲從島、大花島、鐵山一帶明游擊隊。於二月十一日至定州，命蒙古兵沿海略地，十四日金兵開始圍攻朝鮮之京城。崔鳴吉具牛酒迎勞金諸將以爲緩兵之計，朝鮮王李倧欲乘間去江華島，至陽川江爲金兵所阻，乃折回守禦京城南漢山城。

李倧入山城後即命守四門及各將台。令御營大將元斗杓守北城，並以蠟書下達各道，使募兵勤王，救援京城。時京城守軍約一萬三千將士。粮糈可支六十餘日之需。各道勤王之師有陸續至者，與後金戰多失利，惟全羅道兵使金俊龍，陣斬後金名將揚古利，是唯一大捷。

翌年正月初二日後金以問罪書送入山城。朝鮮君臣大胆放言要抵抗到底，對於尊號之詰難則不予理會。即以覆書勸其退兵。書使往還至十四日，後金將多爾袞已攻取朝鮮之江華島，後金主皇太極乃嚴詞以告朝鮮使者曰：「今日貴國所擇者僅有兩途：今爾欲生，則速出城歸降；欲戰則急出一戰。無論佞口美言，皆不足以傾吾之聽聞也。」然後以在江華島俘獲之內官、宗室、諸臣內眷示使者。由是朝鮮君臣連夜會議出降，並允送出斥和主戰魁首吳達濟、尹集二人，由崔鳴吉至金營請降。後金開出之投降條件爲：

一、執君臣之禮，新結宗屬關係。
二、去明朝之年號，絕明朝之往來，獻納明朝所與之誥命册印。
三、王則以長子及第二子爲質，大臣則以子或弟爲質。
四、準明朝之舊例爲貢獻。

五、討伐明朝之時，不可違出兵之日期。

六、今次攻取皮島（指明游擊所居），應出兵及兵船。

七、捕虜渡鴨綠江後逃還本國者，應執而送於本主，若欲贖還，則從兩主之便。

八、雙方居民可以結婚。

九、新舊城垣不許擅自建築。

十、一切瓦爾喀人（即兀良哈或稱烏梁海人）等概須交還。

十一、許與日本貿易，可導其使來朝。

十二、每年進貢額所定如下：黃金一百兩，白金一千兩，水牛角弓面百副，豹皮百張，鹿皮百張，水獺皮四百張，青鼠皮二百張，茶一千包，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把，順腰刀二十把，蘇木二百斤，好大紙一千卷，好小紙千五百卷，五爪龍蓆四領，各樣花蓆四十領，白苧布二百匹，各色綿紬二千匹，各色細麻布四百匹，各色細布一萬匹，布一千四百匹，米一萬包。

朝鮮君臣不得已，而接受此種投降條件。（以上參見清朝全史第二十章頁八十～八四）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一、朝鮮由明之屬國變爲後金屬國

朝鮮國既已交出主張斥和之大臣，接受後金之投降條件，依照後金主皇太極之要求，朝鮮王李倧應出城向之行

投降禮。於是後金乃命其禮部在城外松坡之三田渡築受降台壇，壇凡三層，前臨漢江之碧水，後挹黃州之山色，出城投降之日期，定爲正月三十日。是日皇太極詰旦渡江，端坐壇上之朱紅椅上以待，晨大霧，日色無光，朝鮮國王及世子，身被後金送來之藍色緞之戎衣，由西門出，於滿城哭送中，聲動天地，步行至後金獺皮大帳，帳中周圍貂皮，設有中庭，敷白羊皮褥坐，兩行立者皆朝鮮豔裝加笄美女，及總角少女，多至數百直達受降台上。朝鮮國王則於此長角道上通過走向壇台，國王至第二層，王世子止第三層，由後金命拜天，然後北面向後金主謝罪。後金主諭之曰：「朝鮮國王既知罪來降，朕豈有念舊惡而爲苛責之理乎？爾今以後，一心盡忠，勿忘恩法可也。」乃使執君臣之禮，命坐在左側下壇，賜宴款待，留其世子及鳳林大君爲質外，放還在江華島一切所捕虜之人員，並命解山城之圍。至二月初一日後金遂振旅凱旋。（參見清朝全史第二十章頁八四並清代通史上卷頁一九八）

朝鮮都城計受圍攻者凡四十七日夜，京城附近及京城以北之各道州城，俱被殘踏破碎。蒙古軍取道咸鏡道，則此路被害尤甚於其他各地。死者狼藉，房屋燼墟，數月之後，猶不見有鷄犬之跡，三年之後，始見人烟。

朝鮮既失去獨立，而明游擊毛文龍所遺留之皮島等各島嶼亦遂有不能固守之勢。後金從勝朝鮮而北歸，皇太極乃命降於後金之漢兵，與朝鮮國之水軍，進攻皮島。據守皮島之明將，時爲沈世魁，率衆力戰數月，直至粮盡援絕而死。明將士死於皮島等島嶼者計四萬七千餘人，戰至最後，有數千人爲朝鮮人所得，臨受戮刑時大罵曰：「天朝何取怨於爾朝鮮乎？何毒至此，」蓋朝鮮人戮殺極重，行爲慘酷也。據清實錄記載，在皮島之戰役中，掠獲明軍物資册中計得：蟒素緞四萬餘匹，銀三萬兩，青布十八萬匹，紅毡五萬條，紅衣大礮七門，法蘭西礮二門，西洋礮一門，俘虜明軍三千餘人。可見當時皮島之富矣。（參見清朝全史第二十章頁八五）

當朝鮮爲後金所圍時，明朝以宗主國地位，未出一兵一將爲之助，亦無一使一紙爲之勞。被圍四十七日夜，失敗而投降於其強敵後金，由兄弟之幫一變而爲其所隸屬之臣屬國，朝鮮人民移其怨恨於明之在皮島之守軍，所以慘酷屠殺，正欲以教訓明朝之不見救助也。

二、後金改國號曰大淸帝國

努兒哈赤自稱後金國大汗，建元天命，皇太極繼之稱爲大金國可汗，建元天聰。天聰十年即是明思宗崇禎九年西元一六三六年。是年四月，後金內外諸貝勒大臣文武羣臣，共上表請稱尊號，滿州、蒙古、漢人降者共集議定分用滿、蒙、漢文三通，由吏部和碩墨勒根、代青、貝勒多爾袞捧滿文表；科爾心蒙古土謝圖濟農捧蒙文表；都元帥孔有德捧漢文表。其表文曰：

「諸貝勒大臣文武各官及外藩諸貝勒，恭惟皇上承天眷佑，應運而興，當天下皆亂之時，修德體天，逆者威之以兵，順者撫之以德，寬溫之譽施及萬方，征服朝鮮，混一蒙古，更獲玉璽，內外化成，上合天意，下協輿情，以是臣等仰體天心，敬上尊號，一切儀物俱已完備，伏願俯賜俞允，勿虛衆願。」

皇太極嘉納之。於是，由禮部擇定吉日祭告天地。（見淸大宗實錄卷二十八頁十四並淸代通史上卷頁一八四）

四月十一日，皇太極親捧祝文，祭告天地曰：『臣以明人尚爲敵國，不可遽稱尊號，固辭不獲，勉徇羣情，踐天子位，建國號曰大淸，改元爲崇德元年。』翌日新皇帝皇太極率諸貝勒詣家廟，尊家廟爲太廟，尊始祖爲澤王，高祖爲慶王，曾祖爲昌王，祖爲福王，尊父親努兒哈赤爲武皇帝。改北墓道曰福陵。又命將開國功臣費英東，額宜都配享於太廟。（見淸太宗實錄卷二八頁一九並見淸代通史上卷頁一八五）

努兒哈赤初起，自認是金朝後裔，以號召各部女眞族人共同叛明自立，故建國曰後金。各女眞族部落，以努兒哈赤戰功顯赫，視之爲大金國完顏阿骨打之再世，皆願受其牢籠，爲之馳驅。及皇太極繼起，以東征朝鮮，西平蒙古，南擾明朝，使後金之勢力日强，漢人歸降者逐有增加，於滿州八旗之外，增編蒙古八旗，漢軍天佑兵、天助兵二旗。因此自以從女眞蒙汗之地位，一躍而居於女眞、蒙古、漢人三大部族統合領袖地位，若再沿用後金國號，不足以號召漢人之來者，乃取欲廓清天下之意，稱其國曰大清。是說明其已有代明而分治天下之意。

又其改國號曰清之另一意義，則認爲二十四節氣中清明並立，更不惜爲否認其族是女眞，而想盡方法塗改所有後金，大金字樣，改用滿州二字以代替之。甚至自承其爲中原人之後裔，故冒姓爲肇。其未及塗改去之後金字樣者，迄今只有偏僻地之扁額，如遼陽之喇嘛墳扁額，營口西大石橋之娘娘廟碑，瀋陽城撫近門之石額而已。至於清實錄檔案悉爲之塗改，而後金國所發出給朝鮮國王之文書，傳諭公告已留落在外者，以改不能改，仍使後世人知其族曾自承爲女眞人，曾號其國曰後金。皇太極此種心理反應，多由於朝鮮國以夷狄視彼而來。

朝鮮人刺激後金主皇太極最深者，有數端事可以見之。當皇太極欲稱尊號時，要朝鮮上表，而朝鮮國嚴詞拒絕。後金主舉行稱帝典禮時，適朝鮮使臣羅法憲、李廓留在瀋陽，後金國要彼二人得參列之榮，二人抵死不從。命彼二人持後金國書返朝鮮，二人竟棄國書於通遠堡而去。朝鮮主戰派諸臣上表其國王稱金使爲「胡差」，稱後金國爲「賊奴」，稱金國書爲「虜書」，稱金主爲「賊酋」。及朝鮮請降，依要求交出其國中主戰斥和諸臣，主戰派領袖吳達濟、尹集、洪翼漢等人至後金營中，大義不屈，至死不二，仍視大明爲天朝，視後金爲寇虜，堅持胡虜既主中原，亦絕無百年氣運之說。指斥後金實爲夷狄之邦。皇太極雖盛怒斬之，然氣勢實爲之所奪。故朝鮮雖敗於戰，身

屈而義猶不屈也。

第六節　中　論

朝鮮國受明朝厚恩，念念視明朝爲天朝，恭順忠心無所不至，以此仇視後金，致發生皇太極兩次進征朝鮮之戰。朝鮮國君臣之報答明朝者，可謂至矣。尤其是第二次戰爭，明知不敵而猶據正義以危亡不計相爭執，甘願爲明朝之正朔犧牲，實爲仁至義盡。反之明朝在此兩次戰爭中却對不起朝鮮。如謂明朝因連年荒旱，流寇竄擾，外寇不時入寇京師，實爲自顧不暇，然明自山東至朝鮮非遙，一帆之使，一紙之書，可以隨時抵達朝鮮國中，而明君臣對於爲其出死力之屬國存亡，不加慰撫，是明朝社稷將亡主因之一。

後金主努兒哈赤死於寧遠戰場之傷痍，已是不爭事實，其屍骨未寒，即發生逼繼母殉葬，弟兄互生疑心之事，可見努兒哈赤一代英雄死得並不從容。死後立有骨肉之變。據清實錄記：「太宗（皇太極）之母出自葉赫，福金死後，太祖（努兒哈赤）立烏喇之滿大貝勒女爲大福金。大福金美豐儀而心術不端，頗拂太祖意，雖有機巧，皆制於太祖，太祖慮己死後，有擾亂國政之憂，預書遺諸貝勒曰：『我死後必以之爲殉』。諸貝勒以遺命告大福金，福金不願從死，語頗支吾。諸貝勒堅請之。大福金遂著禮服，飾以金玉珠翠珍寶之物，涕泣謂諸貝勒曰：『吾年十二侍先帝，今二十有六年，何容相離，但吾二子多爾袞，多鐸共幼，幸恩養之。』大福金遂殉死。殉太祖者此外尚有阿濟根德、澤因二庶妃。」當時頗多謠言，朝鮮人所聞者則記有：「太祖臨死時謂貴永介（即大貝勒代善）曰：『九王（指多爾袞）當立而年幼，汝攝位後，可傳九王也。』貴永介以嫌疑，遂讓洪太氏（皇太極）。」是努兒哈赤之

15—5407

眞正遺囑要立多爾袞，皇太極因侍病而篡奪之，爲求對外立功，故以朝鮮不來弔賀爲詞，立卽發動南征朝鮮。清實錄不但多有掩飾，且經多次擅改，事實絕不會如實際所記，則可以斷言。（見清朝全史十二章頁一三八—一三九）

後金主皇太極所以要先用兵進攻朝鮮，其責朝鮮不爲弔賀是表面理由，而眞正原因，實因朝鮮國內亂，抗力小，可以立功、擴地、得資財，以解決後金國內部之許多困難。所謂金國之內部困難，第一是粮食不足；第二是受明游擊毛文龍自朝鮮方面之威脅；第三是寧遠戰敗後，明勢力正盛，後金士氣民心沮喪，必須立戰勝之功以振作之；第四老汗死後，諸貝勒對皇太極有許多疑心，必須藉對外戰爭以轉移內部骨肉相殘之危機。

後金軍南征朝鮮，朝鮮國卽遣使乞援於明朝。明遼東巡撫袁崇煥聞之，卽遣舟師自寧遠之覺華島東援毛文龍，又遣精兵九千進攻三岔河（在今遼河西盤山、台安間），藉以牽制後金。而明之朝廷則對於後金進攻朝鮮之事未作任何表示。足徵明思宗之昏庸。與明諸臣之無用。

朝鮮旣接受投降條件，後金領兵統帥阿敏派專使一大羣與朝鮮國訂立江都條約，信誓旦旦，天人共鑒，而身爲後金統率之阿敏，却以未參加盟誓爲由，縱兵大掠三日，是後金土匪暴行暴露無遺，更可知後金窮苦之極。不能抵抗滿地物資誘惑也。後金皇太極聞阿敏之縱掠，卽馳書戒之，書中並言：「義州貯積之粮，充餉若有餘，或他處有餘粮，並察數遣員來奏，以便搬運。」等語，可知金國上下實以搶掠爲生。（見太宗實錄卷二頁二十五）

時朝鮮國尙儒臣，缺名將，故講義理者多，度知時勢者少，崔鳴吉之見，亦可謂獨在其羣儕者矣。待後金兵臨朝鮮山城之下，勤王之師不能解圍，後金兵威可懼之時，朝鮮王猶懇以古人城上拜天子之儀，不出城而於城上降，是眞徐偃王、宋襄公之亞流矣。皇太極給其書云：「今命爾出城見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二則欲加恩於爾，令

永王爾國。旋師以後，示仁信於天下耳。若以計誘爾，何以示信天下？朕方承天眷佑，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愆，以風示南朝。若以詭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絕人歸順之路也。爾若猶豫不出，則地方蹂躪，芻蕘罄竭，生民濱於死亡，禍變日增，誠不容刻緩者也。爾首謀敗盟之臣，朕原盡誅方已，今爾果出降歸命，先縛送首謀三四臣，當正國法以儆後人。蓋陷爾舉國阽危，誤朕西征大計，咸此人之罪也。若不縛送首謀，俟爾歸順之後，始行索取，朕不爲也。爾若不出，縱諄諄祈請，朕不聽矣。」是皇太極以出降要挾，必欲示信天下，而朝鮮國偏不信後金人之不譎詐。（見淸代通史上卷頁一九五—一九六）

朝鮮王李倧將出城降，其參判鄭蘊諫之曰：「殿下今稱臣，是君臣之分已定。夫君臣之分已定，則不可不惟命是從，若彼命之出降，殿下卽出降乎？命之北去，殿下卽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殿下卽易服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聲罪於我，事至於此，殿下將何以處之？鳴吉所云「一經稱臣卽可以解圍而全君父。」此猶如歸寺之忠耳。夫與其屈膝而生，何若守正爲社稷而死？我國與中朝，可忘其父子之恩耶？可背其君臣之義耶？天無二日，而鳴吉欲二其日；民無二王，而鳴吉欲二其王。是可忍，孰不可忍耶！」此種仗義執言之士固佳，惜無武事以濟之。（參見淸朝全史第二十章頁八一）

後金軍知朝鮮所恃者有江華島在，其宗器社主宮眷及羣臣家財所在之地也。皇太極爲求朝鮮王速出降，乃決心先攻取江華島。爲攻取江華島，乃命勞薩囘至瀋陽，招收漢人工匠，並命各旗各造船八十隻。用車輪自後駕之，先在陸地曳之入海中。多爾袞建此議，受此命，費盡心血，卒以此急造之船衝破朝鮮江華島渡口上百餘船之船陣，發紅夷大礮，大破朝鮮守軍，破江華城，獲朝鮮王妃、王子及宗室七十六人與諸臣眷屬百六十六人。多爾袞嚴令所屬

一無所擾，以此多爾袞之名譽日高，深爲其國內外所器重。

第六章　後金迂道襲燕京之戰

（附圖十五——六一六、六一七、六一八、六一九、六二〇、六二一）

明熹宗天啓七年（西元一六二七）七月免袁崇煥職，後金卽進兵毀錦州城。思宗崇禎元年（西元一六二八）四月復起用袁崇煥，後金主皇太極知打通山海關之道已不可能，乃採取迂迴道路，自遼北入熱河省北部，經大寧衞地入喜峯、崇井、大安、洪山諸長城口，下遵化，繞過薊州而圍攻明之京師，於崇禎二年（西元一六二九）十月二十六日夜半入長城，至翌年二月底大部退出長城，在關內凡四個月，明朝全國秩序因之大亂。

明爲防敵再次進犯，復進兵修築大凌河城，因有凌河及長山之戰，明軍敗績，後金亦畏明軍之堅強，因得有短時期之平靜。

第一節　袁崇煥二次戍遼

明熹宗天啓七平（清太宗天聰元年、西元一六二七年）六月初五日，後金軍攻寧遠（卽今遼寧省興城縣治）、錦州（卽今遼寧錦縣）不克，解圍退還瀋陽（後改爲盛京）。明軍在寧錦得到空前勝利。軍事勝利本爲國運之轉機，但遼東巡撫袁崇煥因不加入宦官魏忠賢之黨，而與魏忠賢有隙，魏忠賢竟以當時專權震主之勢，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而列滿桂、趙率教功居第一，且於七月初二日罷袁崇煥。

袁崇煥既去職，明室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節寧遠。一時輿論沸騰，朝野嘩然。所幸明熹宗於是年八月逝世。明思宗莊烈帝卽位。權閹魏忠賢伏誅。當年十一月復擢袁崇煥爲右都御史，使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明年爲崇禎元年（西元一六二八），四月聞後金又起兵西至錦州。明思宗知非袁崇煥無人能以拒敵者，乃命袁崇煥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今山東省牟平時爲登州）、萊（今山東省掖縣）、天津軍務。時袁崇煥休在故鄉，地方所司敦促上道。

就在袁崇煥由故鄉起程尚未至京之時，而後金軍却乘機攻略錦州。淸太宗實錄卷四中記載有：

「五月辛未，聞明兵棄錦州，遁往寧遠。命貝勒阿巴泰（努兒哈赤之第七子）、岳托（大貝勒代善之長子）、碩託（代善之次子）及八固山額眞（卽八旗旗長猶今之軍長）等，各率兵三千人往略明地，並墮錦州城。癸未，貝勒岳托遣巴爾泰、代松、阿奏捷，言我軍於十六日往略錦州、松山，獲人口及馬牛驢共八百，墮錦州、杏山、高橋三城，並毀十三站以東墩台二十一處，殺守台者三十人。遂引軍而還。」

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思宗召見於平台，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崇煥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思宗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思宗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思宗出。崇煥奏曰：「遼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旣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思

宗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乃賜崇煥尚方劍，且假之便宜。賜酒饌而出。崇煥以前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擠，不得竟其志。乃復上言：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而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毋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見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傳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煥傳）

思宗優詔答之。崇煥始赴任，以八月初抵關，距其於天啓七年七月初離任，爲時方一年有餘。不意其方到任，適有寧遠戍兵叛亂。崇煥誅首惡，並靖關外大將四五人。更以關外事多掣肘，乃裁撤駢枝，關內外只設二三大將，合寧錦爲一鎭，由祖大壽總其事，加中軍副將何可剛爲都督僉事祖大壽駐寧遠。又移薊鎭趙率教於關門（即今山海關）。崇煥自留於寧遠。而置遼東全部事務於祖大壽、趙率教暨何可剛三人身上，且自期五年竣事，屆期不效，願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以報，思宗可之。

崇禎二年（西元一六二九）閏四月，袁崇煥擅殺將軍毛文龍，以其狀上聞，思宗驟聞意殊駭。念文龍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崇煥在遼與趙率教、祖大壽、何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合四鎭兵共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共八萬一千有奇。遼東形勢，遂日以固。

第二節　明與後金議和及備戰情形

皇太極卽皇帝位後（史稱清太宗），其第一次對明軍挑戰，企圖攻略寧遠、錦州，以竟父志。不幸無功敗退，還師瀋陽。此實使皇太極對于侵犯明邊畏於再作嘗試。是以皇太極意欲維持現況，而與明和談，皇太極談和之原因雖多，但以經濟軍事兩項爲最重要因素。由於後金之興起急驟，經濟落後，方引起努爾哈赤之侵掠明邊，藉以彌補其經濟之匱乏。然努爾哈赤係以搶掠爲手段，以戰爭爲行動。皇太極乃欲改爲取資他國採用和平方式。故後金談和之目的，仍爲解決衣食問題，以求生存，其屬於軍事方面者，則以後金軍之八旗制度，係屬軍政合一，兵民不分之制。旗主卽是親王，指揮官卽係政治領袖，兵士固勇於作戰，但歷史太短，文化低落，膨脹過速，基礎未固，連遭二次敗北，戰勝信念動搖，意志漸趨渙散。且明廷雖師老財匱，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況猶能聚天下之全力，注於一隅之地，俯仰之間，實力正厚，況後金軍昔日之勇健驃悍，於今因生活優閒，趨於淫靡，故其驃悍較前已稍遜，且勞師襲遠，地理不熟，戀於搶掠，不能專致於戰，故成敗參半矣！至於政治方面，當時皇太極則尙無摧毀明帝皇位，攫取明室天下之野心，因而其作戰並無明確之作戰目標，其幹部亦無希求公侯之封賞也。基於上述因素，後金方面故樂於覓致短暫之和平，而取得所要之物資，以待有利之機會，再作後圖。而明室亦以連年喪師失土，民窮力竭，極欲獲致喘息，再圖恢復之計，故明清雙方，均欲虛與委蛇，以拖延時日，於是信使往還，和議以起。初明室要求清軍退出遼陽、瀋陽。皇太極則謂遼東土地，係屬天授，不可退還。惟許易皇帝之尊號而仍稱汗，不用國寶，由明室造印以頒給之。雖然折衝議款，終於雙方缺乏誠意，議不能決，而未能化干戈爲玉帛。

後金見和議不成，乃復積極備戰，因而對其下次行將進軍之路，與將欲攻擊之目標，在選擇上頗成爲焦思之問題。會有常入寇明邊之喀喇沁蒙古台吉布爾噶都到後金投降，皇太極與之細加盤旋，知其曾數入明之京師，因述及攻明之新路線，可以取道大凌河上源，與蒙古聯兵南下，而直取明之京師，倘攻入明之京師，坐上明朝皇帝之寶座，則明之天下各城，可以傳檄而定之也。於是布爾噶都更述說其所聞之明皇帝登金鑾殿受朝拜之威儀，卑視後金三大貝勒與皇帝並著而坐以受朝拜之小局，由是皇太極遂生打天下之志，與明和談態度由之轉強。

皇太極在研究西道攻明之計劃中，由與明和談諸文件摘出其將欲傳檄關內各城之興兵理由，作爲其與明人宣戰之要旨。其文曰：（見清太宗實錄卷五頁三十八）

「大金朝皇帝諭紳衿諸民知悉：我國素以忠順守邊，葉赫與我原屬一國，爾萬曆皇帝干預邊外之事，離間我國分而爲二。曲在葉赫，强爲庇護；直在我國，强欲戕害。屢次侵陵，大恨有七。知其終不相容，故告天興師。天直我國，先賜我河東地（指遼河以東）。我太祖皇帝意圖寧居，遣人致書講和，不允。旣而天又賜我河西地（指遼河以西），復遣使講和，爾天啓皇帝、崇禎皇帝仍加欺陵，欲去我後金皇帝之號，用自製國寶（即璽印），我亦樂於和好，遂去帝稱汗，欲爾國製印給用，又不見行。故我復告天興兵，由捷徑而入，破釜沉舟，斷不返旆。是爾君臣非牧民之父母，不顧和好而樂干戈也。今我兵至矣。凡紳衿軍民有歸順者，必加撫養，違抗不順者，必加誅戮。此非予殺之，乃爾君殺之也。若謂我國偏小，不宜稱帝，古之遼、金、元俱由小國而成帝業，豈有一姓而恆爲帝之理乎？天運循環，有天子而廢爲匹夫者，有匹夫而起爲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爲也。上天旣已佑我，爾明廷乃使我去帝號，天其鑒之矣。我以抱恨之故興師，恐不知者以爲恃强興師。故此諭知！」

此一篇宣戰告諭，爲後金改稱大淸後一再修改而留存之文字，但與當時本來面目猶存其輪廓，是爲明淸和議之唯一結果。在萬曆二年後金天聰三年（西元一六二九）十月，皇太極約集各地蒙古之使者回報之後，遂一聲令下，化玉帛而爲干戈矣。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五——六一六）

明淸邊界，經過十餘年戰爭（自西元一六一八起，至一六二九年止），已自撫順、淸河、靉陽、寬甸之線，而移至松錦南北之線，按松山、杏山、寧遠、錦州一帶地域（參閱各章附圖）東起醫巫閭山，西訖山海關，北背松嶺山脈，南面瀕臨渤海，天然形成阻山絕海自北斜向西南之一窄狹走廊，爲溝通冀遼之唯一咽喉孔道。此遼西走廊，於明於淸，在作戰上，均有高度之地理價值，誠爲當時雙方必爭之地。地處松遼平原之極西尖端，隔山海關與黃淮平原之冀東接壤，然以形勢局限，儼若介於山水之間之一大縱谷，故使攻者，阻礙重重，不易發揮全力，而難奏偉功。皇太極初時未能體認乃父努兒哈赤攻寧遠失敗之流血教訓，故自己又接受到冒盛暑攻寧、錦而招致慘敗之經驗。此一經驗給予皇太極對此帶地形以正確之作戰認識與地形判斷，啓迪其「以迂爲直」之思想。

惟松、錦地勢雖爲險阻，亦只能阻扼滿淸軍之由此地之入侵而已，並無法抑止淸兵侵略明邊以滿足其生存之野心。當時海上全權屬於明室，後金殊少船舶，其軍欲越洋進窺內地，在事實上爲不可能。故只有越過西北方即今熱河省之山坡地區丘陵地帶，以南犯明之薊州邊堡與昌平邊堡之一途。此一作戰行動，自屬遠程懸軍，但在軍事上誠有出人意表之特殊優勢。今就此區之地勢，加以分析：此一高地，囊括今熱河全省暨遼北省之科爾沁台地，今稱熱

河高原。地處大興安嶺西南山麓，西接蒙古高原，位於松遼平原、黃淮平原及宣化（指今察哈爾省宣化縣）盆地之間，城內山地起伏，河谷縱橫。

其西部多高山密林，而東北爲一大開闊地，有新遼河發源於北，西遼河發源於西，老哈河發源中部，交黎河（叫來河）、參柳河（敎蓮江）發源其東，皆西喇木倫河及遼河之支流也。秦漢以來，爲遼西郡地，郡治天遼即在今熱河省開魯附近交黎古城之東。老哈河下流古稱渝水，上流即古白狼河。

明初棄守大寧（今熱河省寧城），此處久爲空虛之地。其東南河谷丘陵，即爲明之營州、大寧、會州、安州、興州諸衞地，地屬於薊鎭，只有少數戍兵鎭守其間。適可以爲皇太極迂道襲明京師之通路，亦即由今瀋陽西出醫巫閭山北麓，經朝陽、平泉而南下喜峯口之路線。或經平泉、承德、灤平而西出古北口之路線。此區中，其東南河谷丘陵區，南有燕山、松山綿亘其間，西端爲灤河河谷，平泉以東是大凌河、小凌河流域之分布地。域內河谷寬廣，局部平原，到處皆是，地勢雖屬錯綜，但一般形成小起伏之台地。地扼蒙古高原與松遼平原之通道，亦扼松遼平原與華北黃淮平原及宣化盆地之間。適當北平天津一帶北方之要衝。要之，本區乃蒙古高原與松遼平原、黃淮平原三大地域間的過渡地帶，故域內之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亦均有過渡性質。即在用兵作戰形勢上如遼之侵宋，金之西下，皆取建瓴之勢，亦皆以此地爲過渡地帶。故熱河省之地區，便利於北方之向南攻擊，地勢如此，亦偶然歟?

此區域之西北爲今之察哈爾省，當時蒙古插漢部虎墩兔常出沒之地區也。明史所稱之插漢即察哈爾。其部長自稱林丹庫圖克汗，即明史中虎墩兔其人也。後世稱之爲林丹汗者是。時林丹汗娶葉赫貝勒金台什孫女，葉赫爲努兒哈赤所滅，其族人遺衆西逃，而歸依於林丹汗，明知邊事諸臣知之，故欲利用林丹汗以對抗後金。林丹汗既得薊鎭

總督王象乾遼東巡撫王化貞等厚賞與重視，曾常大言助明。及明失廣寧之後，彼乃致書於後金主努兒哈赤曰：

「統兵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思汗問水濱三萬人大金主安寧無恙。明我二國之仇讎也。聞爾年來數苦於明，今年夏，我已親往明之廣寧招撫其城，收其貢賦，倘汝兵往廣寧，則吾爲汝牽制，吾二人非素有釁端，但以吾已服之城，爲汝所得，殊爲不可，若不從吾言，吾二人之是非，天必鑒之。先時二國使者常相往來，因汝使臣謂吾不以禮相遇，構吾二人，遂不復聘問，若以吾言爲是，汝其令前使來，復至吾國。」（清太祖實錄卷六頁三十一）。

後金曾答之曰：「汝爭廣寧，畢竟不過阻止我國西爭之口實。汝言平日無仇隙，何故爲此異姓之明廷出此惡言乎？」於是林丹汗乃率其族人以助明攻金姿態，進入熱河北部西喇木倫河流域與今察哈爾省灤河上游等地。明廷未得蒙古之力以收復遼東寸土，却因王象乾此一玩弄，年失四萬兩白銀，又賠上熱察二省北部大片土地。

皇太極精通蒙漢語文，自幼與蒙古人交往甚密，即位之後，先拉籠北方蒙古之巴林、扎魯特、烏珠穆沁，以及阿巴噶等部以對抗西部蒙古人，並爲漠北之喀爾喀蒙古聯盟，以牽制西部蒙古人之東進。天啓七年即後金天聰元年（西元一六二七），皇太極圍攻錦州時，烏珠穆沁與阿巴噶蒙古叛林丹汗而逃往漠北投奔喀爾喀，皇太極知之，乃遣使說敖汗、奈曼二部，使之叛林丹汗而東來投降於後金。敖汗部爲投降建功計，更使族人往說喀喇沁蒙古部與後金聯盟，而脫離林丹汗，自此林丹汗勢孤，而退往西方，皇太極乘其族人之移動而遣阿濟格（努兒哈赤第十二子）貝勒率兵與遼北土默特部落洛根汗以兵從後追擊之，大破林丹汗於趙城（在今熱河省經棚縣東），殺四萬餘人，林丹汗之勢力遂完全退出西喇木倫河流域，此天啓七年（西元一六二七）九月事也。明廷北方之藩籬，以此盡撤，西喇木倫河上下游皆落入後金控制之下。

皇太極之爭取西喇木倫河，原爲拒止林丹汗之東侵也，及其再攻寧遠不下，知山海關之防禦不易攻破。於是研究征明之計，非別取進軍之路不爲功。及敖汗部介紹喀喇沁部蒙古來降，而有喀喇沁會盟之舉，喀喇沁台吉布爾噶都到後金，說出襲明道路之後，皇太極虛心以接納之，對此攻明奪取帝位問題遂出現了曙光，清太宗實錄卷五有云

「噶喇沁台吉布爾哈圖，曾受賞於明，以熟識路徑，今爲嚮導………。」

其所稱布爾哈圖，即明史中布爾哈噶都也。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五——六一七、六一八、六一九、六二〇）

一、皇太極擧師襲明都

當時明清兩方生存條件，互相抵觸。縱然信使往還，折衝委蛇，亦難臻於和平相處，故其和談乃蒐集情報而已。後金主皇太極既認定明有可乘之機，乃於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西元一六二九）冬，親自率領大軍，大擧伐明。此次清軍之作戰計劃，係避開寧遠、山海關明軍堅強之正面，而遠程迂道遼西之西，由北側面直接進擊明之京都（即今北平）。其進軍部署：則以噶喇沁蒙古部台吉市爾噶都爲嚮導，皇太極自率大軍十餘萬分道自遼北向西進發，擬沿大凌河上流自喜峯口入邊，以襲薊州重鎭，進而迫擊明都，而直接威脅明廷。

後金軍自瀋陽向西北行，渡遼河、巨流河，而與東北蒙古軍會師於納里特河（在今熱河省開魯縣東），轉道而西次會噶喇沁蒙古於青城（在今熱河省林東之東南）。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乘夜詣皇太極密諫班師，蓋以

大軍深入敵境，勞師襲遠，若不獲入明邊，則馬疲餉匱，何以為歸計？縱得入邊，而明人令各路兵馬環攻，則衆寡不敵。且我等既入邊口，倘明兵自後堵截，恐無歸路矣！」皇太極不以為然。遂起爭議。至夜半，岳托、濟爾哈朗（努爾哈赤弟舒爾哈濟之次子）入見。時皇太極赤面默坐，意極不懌。已而憮然曰：「可令諸將各歸帳，我謀既墮，又何待為？」岳托曰：「否！」乃勸進取。至天將明，始決計由喜峯口進軍，右旋迴脅迫明都城，翌日仍督師分道南下，向明之長城線上前進。（參見太宗實錄卷五頁二十四、二十五）

十月二十六日夜半，後金軍毀邊墻分道自喜峯口、龍井關、大安口、洪山口入邊，預定諸軍在遵化會師。當後金軍集向遵化之際，薊鎮巡撫王元雅正在遵化淘汰城中兵。遵化汰兵見後金軍至，即開城延後金軍入，故巡撫與監軍太監皆被俘於行署。十一月初一日，明京師戒嚴，初三日皇太極會師於遵化城，初四日明總兵趙率教於相戰四晝夜後而戰死於遵化。皇太極既陷遵化。略事部署，即揮全軍續向西進。明崇禎帝初聞後金軍侵入喜峯口，即命薊遼總督劉策控扼石門（今河北省薊縣東石門鎮），以防阻後金軍之西進。

明督師袁崇煥在十月末已偵知後金軍之入侵，乃率祖大壽、何可綱剋日西上，十一月初三日督師進山海關。兼程併進，初十日揮軍入薊州（即今河北省薊縣），沿途所歷撫寧、永平（今盧龍）、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之。又大同總兵官滿桂督軍於初六日入援，駐節順義，尤世祿駐三河。初七日，宣大、保定諸鎮兵相繼入援。明京師得轉危為安而人心稍定。

二、袁崇煥入京應援

崇禎帝一面飛檄徵天下鎮兵勤王，一面馳命袁崇煥盡統京都各路援軍、竭力抗敵。後金軍十一月十二日進抵薊

州，與袁崇煥軍相遇，連戰三日，明軍皆捷。但皇太極斯時之作戰目標不在擊破袁崇煥軍隊，而思銳意西進以威脅明之都城。是以後金軍於十九日乃繞道引兵西馳，二十日近迫燕京德勝門，營於南海子。袁崇煥懼慮後金軍之久擾京師，乃亦揮軍間道馳抵左安門外扎營。旋兩軍再度鏖戰於沙鍋門及左安門，兩戰後金軍又皆失利。二十三日，崇禎帝召崇煥等於平臺，慰勉有加，崇煥請入城休兵，崇禎不許。崇禎長篇中載有二年二月甲戌總兵祖大壽疏云：

「督師袁崇煥檄調，當選精兵，統領西援，十一月初三日進山海關，隨同督師星馳。……初大日統兵入薊，三日之內，連戰皆捷，又慮其逼近京師，間道飛抵左安門外札營。二十日、二十七日沙鍋、左安等門，兩戰皆捷，城上萬目共見，何敢言功。……」二十七日後金軍乃轉取守勢以示久駐之計。

初後金軍自寧遠兩次戰敗以後，對於袁崇煥已存戒心。至此皇太極對入侵取勝之念，已感到失望，且以袁崇煥之才智雄勇，使其感到有被擊破之危險。於是乃亟謀去袁崇煥，遂用反間計。縱使投降之人，謊言後金軍與袁崇煥訂有成約，乃將所俘之明廷太監，交由其將高鴻中、鮑承先二人輪流看管。二人遵受皇太極之密計，故意坐近二太監之側，高問鮑以當日出戰情形，高漫應之而不肯多言，及二太監假寐，高始向鮑耳語曰：

「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在陣上，見上單騎向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見清史太宗本紀卷二天聰三年十一月乙巳，又見太宗實錄卷五頁四十四）

太監佯臥，竊聞其言。數日之後，又故意失去看守，直任其逃還。此逃還太監，急將此事白於皇帝。崇禎皇帝遂開始疑惑袁崇煥之不忠。

緣袁崇煥曾提議與後金和談，且又曾先後自作和談多次。以及是年六月擅殺封疆大吏毛文龍，已早爲崇禎帝所

不能諒解。且袁崇煥驕橫已慣，時常觸怒許多朝廷大臣，尤其與奸相溫體仁極爲不睦，而溫體仁與毛文龍有同鄉之誼。只以袁崇煥功高，又提兵在外，未能如何之也，至此皇帝既惡其不馴，又疑其不忠，溫體仁遂借題發揮，對袁崇煥備加攻訐，甚致連此次袁崇煥之率軍入援，也引起多方面之非議，袁崇煥在衆意排斥之下，終於十一月初一日受詔入城，召對於平台，遂不容置辯而縛下入錦衣衞獄。

當袁崇煥被捕時，祖大壽在旁親見，戰慄失措，不敢置詞。因而出城，卽擁兵一萬五千，潰叛走向山海關。於是明都城外之戰局乃急轉直下。

明思宗亟任命大同總兵官滿桂爲經略，使督統諸路勤王兵。初五日又起用故督師孫承宗自通州（今海北省通縣）移鎭關門（山海關）以召撫祖大壽之歸命。滿桂既受命。乃督步騎四萬，陣於永定門外，嚴濠柵，環以槍礮十重，嚴陣以待。皇太極見假明思宗之手以殺袁崇煥之計已售，且見祖大壽已叛變而去。時後金諸將皆勸皇太極乘勢攻下京師，皇太極笑曰：「城中癡兒，取之如反掌耳，但疆圉尙强，非旦夕所能破，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旅以待天命。」遂移師而南，祭金太祖世宗之陵於房山，降固安，屠良鄉。聞滿桂亦率兵到京。皇太極乃厲兵聲稱爲父報仇，由京師之南方復來攻打京師。

後金軍再次攻打京師，乃改明攻爲乘夜進襲。又以一部效明兵甲裳旗幟，以行潛襲。其時明各地援軍滿郊甸，新任之經略滿桂實不能察其眞僞，故亦以爲友軍也。十二月十七日黎明，後金奇襲之突擊兵乘明軍之不意，而突入滿桂大營，滿桂及總兵孫祖壽具戰歿於陣。總兵黑雲龍、麻登雲等被擒。明軍情勢益爲危殆。

三、皇太極之退軍（參看附南十五——六二〇）

明思宗情急，乃擢游僧爲總兵，造戰車，及擢庶吉士劉之綸爲兵部侍郎，募義兵以應緊急。惟事出倉卒，未訓

練成軍，悉遭敗死。而皇太極亦以師久無功，不欲曠日持久，乃為議和書，分置於永定門、德勝門外。而移軍轉略取通州張家灣及薊州而東。

明年（即崇禎三年後金天聰四年西元一六三〇）正月，後金軍陷永平府，又陷遷安，越四日再陷灤州等地。唯昌黎居民集潰軍，合軍民之力登陴守城，皇太極以蒙古兵攻之，不克，命達爾漢率大兵往，晝夜進攻，亦不克。皇太極乃自撫寧移師，四面環攻昌黎，火燎雲梯折，不得踰城，復揮軍持盾鑿城，亦被攻却，後金軍計窮，而昌黎以全。而三河、寶坻見昌黎以守而未失陷，因亦據城堅守遂皆得全。二月皇太極見關內各城人民，盡皆奮起自衞，其力竟不能侮，知此行無望，乃欲班師回歸瀋陽，但探知戰志極堅之孫承宗守在山海關，欲由山海關出恐難以得志，欲轉道而去喜峯、大安諸口，又懼為勤王之師所堵截。因後金離開瀋陽業已七個月，轉戰數千里外，人馬俱疲，實在難以再戰。就在此萬不得已中，決定由遷安北之冷口退走。皇太極又因其庶兄阿敏（努兒哈赤之弟舒爾哈齊之長子）久握重兵，與其弟濟爾哈朗常有不利於皇太極之論行，皇太極思欲除之，乃於下令班師之同時，另以命令留阿敏、濟爾哈朗等率兵一萬五千鎮守永平、遷安、灤州、遵化四縣。然後大軍啓行。是年五月明朝集軍二十萬，以馬世龍為總指揮，對冀東後金之殘置部隊，實行反攻。

四、明軍反攻冀東（參看附圖十五——六二〇）

當後金軍入喜峯口取遵化，將薄燕京之際，明室廷臣爭請召孫承宗。詔以原官（經略）兼兵部尚書守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明思宗召對平台，明帝慰勞畢，問方略。承宗奏曰：「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為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尤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帝曰：「卿欲守三河何意？」對曰：「守

三河，可以阻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護京師」？承宗對曰：「當緩急之際，守陣人苦饑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帝曰：「善，卿不須往通州，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承宗辭出，已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令承宗守通州。時烽火遍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三騎，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旣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議守。而後金已薄都城矣！乃急遣遊擊尤岱以三千騎卒赴援，旋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營於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於廣寧門。至十二月初四日明朝廷中敵人之計，捕袁崇煥下獄，而有祖大壽之變，遠近大震。承宗聞知，急遣都司賈登科齎手書往追，以慰諭祖大壽，而令遊擊石柱國馳撫諸軍。祖大壽因傷心過度不肯受命，登科徒勞而返。承宗乃奏言曰：「大壽危急已甚！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譌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馬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密扎諭祖大壽：命其急上章自列，且請立功以贖督師（指袁崇煥）罪而已，其餘諸事，自已當代爲剖白決不一誤再誤。祖大壽以其誠，敬諾之，乃上疏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帝優詔報之。命承宗移鎭關門（山海關）。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有自祖大壽處來歸者。大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乃斂兵待命。當祖大壽潰兵出山海關時，關城被刼掠，閉門謝市。承宗至，人心始定。孫承宗以山海關關城故十六里，衞城只二里。今敵在關內，關城無可守。衞城連關可步屧而上也。乃別築墻，橫亘於關城，以爲西向防守諸設施。穴城使礮可平擊。又城中水不足，乃令鑿井一晝夜而穿鑿百井，舊時所汰牙門將僑寓城中者，恐其人窮而思亂，乃皆令廪之於官，各使按隊成伍巡行街衢，守台護倉，甚至各家老小，亦均對關城防守上有所事事。

以此內間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所得。由是關門守完。乃遣馬世龍督步騎兵一萬五千人入援，令遊擊祖可法等率騎兵四營，西戍撫寧。（見明史卷二百五十孫承宗列傳）

崇禎三年（西元一六三〇）正月，祖大壽入謁孫承宗，率親軍五百人，被堅甲而候於門首。承宗開誠與語，大壽感動，即列其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師禮，羣疑頓釋。時後金軍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後金軍拔永平（今河北省盧龍），八日拔遷安，遂陷灤州（今河北省灤縣）。乃分兵攻撫寧，祖可法堅守，城不可破。後金軍遂轉向山海關進發，離關三十里而營，明副將官惟賢等力戰拒阻。後金軍乃退後再攻撫寧及昌黎，因守者人心已固，而攻者已疲，故俱不能下。

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馬世龍軍及四方援軍在西，兩方不得信息，孫承宗乃募死士沿海南行，轉道而達京師，京師始知山海關及榆城尚無恙。明各路勤王軍士氣大振，遂在兵部指揮下準備反攻，擬先收復灤州。由於關西南三縣：撫寧、昌黎、樂亭迄立未動。關西北三城：石門、臺頭、燕河，敵亦未能攻取，有此六城拱衞山海關，故敵欲取道山海關以退回遼東爲不可能也。及敵留一部守在永平（盧龍）、遷安、灤州、遵化四城而主力退去，孫承宗乃飭關西諸城嚴守，而遣將先由谷關（即今劉家營）以復建昌（今冷口內建昌營），於是切斷敵之交通路線，敵始領兵守禦四城，因敵入城爲守，孫承宗乃再遣將戍開平（在豐潤南）於是關門與京師聲援始接。

方京師戒嚴，天下勤王先後至者二十萬兵，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詔旨屢督促，諸將亦時向敵作進攻準備，然莫敢遽進而有能克復者。至是，馬世龍請先復遵化。孫承宗曰：

「不然，遵化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緩取，以分其勢，應先圖灤州，今當多爲聲勢，示欲取遵化之狀，以牽制

敵軍。而使諸鎮兵赴豐潤、開平，聯繫關兵，襲取灤州。灤州得，則以開平兵守之，而以騎兵游戰於敵人所守各城間，然後再圖永平。得灤永，則關永二地取得聯合，而後再進取遵化則其勢易易矣！」

議既定。孫承宗乃令東西諸營分向灤州前進，並親詣撫寧以督之，五月十日，祖大壽、張春及邱禾嘉諸軍，先抵灤城下，馬世龍、尤世祿、吳自勉、楊麒及王承恩等軍繼至，乃合力圍打灤州城，並用紅夷礮攻城，破堞口二座，城樓焚火，後金軍少卻，明軍乘勢登城，但後金軍致命死反撲，又擊退明軍，明軍再次奮力復登，灤州城乃破。後金軍諸將不復顧兵，身先奔潰。衆兵聞主將已逃，請逐狼狽潰圍奔向永平，沿途遭明軍截殺，死傷無算。十二日灤州克復。而副將王維城等亦克遷安。（見明史卷二百五十、孫承宗傳）

後金貝勒阿敏等守在永平，見大勢已去，乃盡殺歸順人民，並盡委輜重，北向逃逸。承宗遂人永平。五月十六日諸將謝尙政等亦入遵化，於是四城俱復。明思宗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爲太傅。

後金貝勒阿敏等於六月底遽歸瀋陽，狼狽不堪。皇太極震怒，議罪，幽禁各貝勒大將。按皇太極此次入犯關內，在內地逗留達七月之久，明室在精神上所受威脅，黎民遭受塗炭，以及人心上所蒙受的創痛等，實有以促進明社稷之危亡與崩潰。同時亦可知明無人才，設當清兵頓挫於京師之時，遣一支軍向瀋陽挺進，則前方之清兵亦可能因而崩潰也。

第五節　孫承宗規復淩錦（參看附圖十五——六二〇）

一、進築大淩河城

孫承宗既收復關內四城，進而策劃規復遼東舊域。崇禎四年（西元一六三一年）正月。承宗出關東巡，抵松山

（在錦縣南三十里）、錦州。初天啓五年（西元一六二五）右屯（在錦縣東七十里卽今右屯衞）、大凌河（卽今大凌河甸子）二城，孫承宗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代經略，復盡撤之，二城遂毀。至是巡撫邱禾嘉巡鎭遼東，復議取廣寧（今遼寧省北鎭）、義州（今遼寧亭義縣）、右屯三城。承宗言：「廣寧道遠易受隔絕，當先據右屯，城大凌河，以漸而進」。旋朝議違其意，而邱禾嘉違其節制，遂同在廣寧、大凌、右屯三地開工並築城爲守，兵部尚書梁廷棟罷去，代者盡反其議，言築城非策，乃下令，盡撤戍軍四萬五千赴薊爲守，獨留防兵萬人，僅給粮萬石於錦州城內。至是，承宗乃議以粮散軍，委城而去，勿使資敵。邱禾嘉又見大凌城版築工程業大部完工，舊有城壘尙多可以利用。乃與祖大壽及大壽之弟祖大弼縱馬上城東望，只見大凌河水繞流新城之東，如一帶焉，河水之東爲一平原，遠山蒼翠者卽十三山也，城東南三十餘里爲右屯衞故城，其地開闊，一望無際。邱禾嘉嘆曰：「孫經略以宰相守邊、反不如其在兵部尙書任中之督師也。當其督師山海關時，袁崇煥欲守寧遠其有勇氣支持之，今却欲委此大好城池去，豈視今無如袁崇煥之人乎，抑人官高而胆自薄耶？」祖太弼聞言，目視其兄，祖大壽亦正視其弟，於是兄弟二人願率四千精兵與萬餘戍兵守此城。議旣定，邱禾嘉遂不聽孫承宗之命，卽於是年七月再度開工增築大凌河城。

方孫承宗於崇禎四年正月巡視遼東至於錦州之時，後金主皇太極正在瀋陽巡視其令人所鑄成之紅夷大砲，其炮身所鐫文字爲「天祐助威大將軍」七大字。另有「天聰五年孟春吉旦督造官總兵佟養性額附、監造游擊丁啓明、備禦祝世蔭、鑄工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等四十三字。諸貝勒見炮身沉重，操練不易，深恐大凌城建築完成，雖有此砲，亦雖以攻克，故力勸皇太極趁其城垣猶未完工而往攻之，免使將來大凌河城亦變成寧遠、錦州也。皇太極使人分往大凌城及錦州探聽消息，知明巡撫邱禾嘉已違背孫承宗之意旨，決定修築大凌河城，並以祖大壽任大

凌河城守備。明崇禎四年（西元一六三一年）七月，明大凌河城守備祖大壽，於興工築大凌河城之同時，選定將軍孫定遼、祖可法、何可剛等爲其守備之輔，統率精銳五千，並帶萬餘築城戍軍，運粮建舍以監督版築。祖大壽統御有方，又從而鼓舞之故，明軍士氣頗旺。

二、長山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二一）

後金天聰五年（崇禎四年西元一六三一年），皇太極旣見紅夷大礮鑄成，遂命投降之漢軍演練之，但一時尙不能使用，爲求不待敵人築城完畢，即往妨害之，乃不待礮兵而於是秋七月興兵令諸新歸附之蒙古貝勒頭目等，各自帶領其軍於八月初五日，整集大凌河城北三十里之白雲山下等候校閱，並聽誓師。以合兵攻打大凌河城，時巡撫邱禾嘉，正分兵興工方半月餘，因兼築兩城，故工程進度較緩慢，大凌城之基壁敵樓已粗完成，而城上雉堞，僅完其半。八月初六日，後金兵抵大凌河城下，攻城，無功，乃四面掘長圍而圖持久以困之，且分兵往截錦州之來援，並屢勸誘祖大壽歸降，大壽不理，皇太極又使其兵詐爲明兵之來援者，以誘大壽出戰而攻之。大壽發覺，復退還城內，明遣派松山軍，赴援大壽，爲後金阿山勞、薩圖魯什等軍所擊敗。明錦州赴大凌之援兵，亦爲後金貝勒阿濟格（努兒哈赤第十二子）等所敗。九月。邱禾嘉及總兵吳襄、宋偉以及明太漢寺監軍張春等率步騎四萬，逾小凌河而陣，圖援大凌河，以解祖大壽之圍，後金主皇太極見明援軍大至，乃分軍爲二，先率其半以進，逼明之援軍。及見明軍陣容整齊，知是强敵乃未敢冒犯，欲俟其移營再乘隙擊之，引兵還走大凌以誘之，明軍見敵不戰而退以爲敵怯，乃趨大凌河，陣於長山口（在大凌城西），距城十五里，祖大壽遙望大軍，又恐爲敵之詭計，不敢輕以出擊。後金主皇太極督兵三萬以迎擊此大隊援軍。明軍堅陣不動。皇太極乃率兩翼勁騎，先衝宋偉營，營中火器齊發，聲響

震天。後金軍左翼避槍礮，隨右翼後而進，衝突宋營，宋偉殊死戰。攻擊軍多死傷，不得逞。皇太極乃督左翼軍趨吳襄營，自東向西攻擊，並發大礮火器助攻，時天空黑雲突起，風從西來，吳襄軍乘風勢縱火反撲，進逼後金軍陣，忽大雨，風反吹向明軍，襄營遂毁，其兵先走，後金軍右翼攻宋偉營，力戰，至晡，亦衝入宋壘，明軍遂敗，奔潰，後金軍以伏兵截其歸路，援軍盡被殲滅，張春、張洪謨等三十三人被擒。

邱禾嘉軍既被殲，使大凌河更形孤立。一時明廷議者紛紜，人心披靡，大半咸欲爲懸城固守堅壁清野之計，亦卽置祖大壽軍於困斃，而置大凌河於度外也。少數人則以爲遼左半壁，惟倚賴祖大壽一人，若棄而不救，是自毁長城也。然事實上則欲增援卻無此增援之兵力。

祖大壽之弟祖大弼時爲副總兵，亦守在大凌河城中，怒後金軍之詐，思有以報之，乃夜率五百騎出城，斫入皇太極之營，大戰於營中，燒殺無算，其刃殆及皇太極御馬之腹，直殺天明以後始還。蓋大弼有萬夫不當之勇，皇太極及後金諸貝勒皆呼之爲「祖二瘋子」。從此後金及蒙古諸營皆嚴加戒備，盤詰極愼，不出示髮辮，卽不得通行其壘。大弼又募集通曉滿人語言之敢死士，得百二十人，盡爲滿人之髮辮，着後金軍人之服裝，各懷利刃。於暗夜縋城出以潛入後金軍白雲山之大營，殺後金及蒙古游擊備禦以上四十餘人，殺其貝勒三人，傷貝勒二人，後金主皇太極左右扈衛死者數百，皇太極每夜四移其臥處以爲防，猶死其替身之人，軍營中驚擾半月有餘始告稍息。

十月，大凌河城，以援盡粮絕，殺人馬以食，城中商民三萬，僅存三分之一，而後金軍礮聲揚塵，詭爲援兵誘明守軍出城敗之，守軍復退還城中。旣而錦州援兵四萬果至，守城軍心疑而不敢出城以爲援兵之應矣！日久守軍益困疲，祖大壽無奈，率城內諸將請降，獨副總兵何可剛願與城共存亡不肯降。十月二十九日，祖大壽出見皇太極，

言其妻在錦州，請詭往以爲內應。並與皇太極約定計取錦州。次日祖太壽帶領從子祖澤遠及從者二十六人，謫赴錦州城爲後金軍作內應。但祖大壽至錦州，復與守軍堅守以抗後金。於是皇太極乃毁大凌城，而回師瀋陽。

第六節　申　論

按守禦遼東之明軍，自遼陽失陷，退保廣寧；廣寧失陷，退守寧遠；於今寧遠、松山、錦州、杏山等地，已成爲關外重鎭。其間無所不爲要衝，無所不應當設守。在此幅員不及四百里之地區中，明朝已屯宿重兵六萬四千七百有奇，阻絕遼西走廊之北端，處處猶未失爲雄鎭也。及長山潰敗，大凌被毁，明軍共失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人。卽有散兵陸續歸隊，總兵力亦僅餘五萬五千三百有奇。馬騾向報一萬五千二百匹，今但存七千二百八十匹。又自內三鎭所調兵官二萬八千四百有奇，馬騾牛三千一百有奇，在此次亦因進援大凌河而失去官兵九千八百八十五人，馬騾一千三百六十一匹。是自長山作戰之後，關外之明駐防軍，已是支離殘破。

關內各地因後金入寇京師，官軍紛紛入京勤王，地方空虛，以致於盜賊蜂起，道鎭諸師，追勦捕逃，更疲於奔命。回顧自後金軍迂道襲京以訖長山之戰明軍敗北之時，其間兩軍游騎爭逐，每日夜皆互有殺傷，但戰事進行在明室京師近畿，生靈塗炭，烽火擾攘，民心士氣風雨飄遙，已足以促進國人對於明廷失去信心，是戰役實動搖明之國本，人人皆知明朝將被顚覆之情勢益趨嚴重。況喪師失地，震撼朝野，而明朝廷對於新喪國本之餘，更無一新政召告國人，茲對明及後金雙方作戰得失，檢討如左：

一、後金方面

後金之用兵：就其作戰指揮言之。皇太極鑒於乃父及自己兩度進犯松、錦，遭遇阻扼。更以袁崇煥已將遼東地

區堅壁清野，再以重兵屯守要害，使寧、錦、松、杏之防禦系統，混爲一體，互爲掎角而牢不可破，使得後金必得另謀進兵途逕，因而獲得一極正確之戰略概念：後金軍如欲必經山海關以入寇明之京師，則必得逐點攻略，阻礙重重，勝算無多。不如謀求遠程迂迴，以收避實搗虛之奇效。且自明京師之北方側面突入，雖冒孤軍懸入之危，遠程疲憊之弊，但有出敵意表，攻敵不備之益。皇太極此一軍事行動，在作戰指揮上，實有超人之創意。故在其戰事進行中，確已收得奇襲效果。又在精神上此一戰略行動，實爭取到最有利之主動，而給予明廷以極嚴重之威脅。是以皇太極此一迂迴戰略之遠程作戰，姑不論其有無其他歷史背景，在作戰意志上，在戰略指導上，均屬放胆豪邁行爲，即在其他諸方面，亦均迫使明軍放棄其既設防禦陣地而陷於被動，是此主宰戰場之戰爭行爲，足爲後世所取法者實多。設使袁崇煥能遣有力之將如祖大壽者，乘虛進襲藩陽，則明京畿之戰必大爲改觀。

後金之用間：皇太極鑒於孤軍懸入，進迫明京，在作戰手段上，雖已出敵致勝，在作戰目的上並未獲致全功。按此次皇太極之作戰目的，可能只是求擄掠物資，或欲威脅明室京師，在順利況狀下略取燕京，或欲由反對方向來打通山海關之主作戰要道。當此進退維谷之際，當然處處應以智勝，不可以力取。皇太極於此急迫時間中，却能從容設計，誣陷其殺父勁敵袁崇煥於必死之寃獄。而又能麾其數萬大軍，在敵境之內優遊滯留，恣意奪取，達七月之久。其作戰行爲，亦可謂之在謀而不在勇也。

後金軍之素質：由於後金軍膨脹過速，以及諸貝勒大臣已宴於物質享受，縱然在數量、火器、裝備與技能諸方面，均有顯著進步，而作戰力及素質方面，並未能齊頭併進。尤其高層將領，普遍形成好逸惡勞，宴安思靜之趨勢。是以在士氣方面，雖不是厭戰，但是已絕不似十數年前之普遍好戰而勇往直前。不過比較言之，後金只是人心未

和，企圖不爲旺盛而已，其作戰行動仍屬一致，決非明軍之暮氣沉沉，各自爲戰，各作主張，意志不一，力量紛歧，自速其敗所可比也。

二、明朝方面

明末，以樞臣、經略、巡撫三者，分別掌握軍事大計，因使作戰指揮與地方軍政，未能相輔相依，一致爲用。而此樞經巡三臣交相爭訌，互相侵權，始終未能協調一致，共濟國艱。或則戰守不一，或則意見紛歧，或故爲掣肘，或不受節制，造成分崩離析，上下解體之危險情勢。而明熹宗、明思宗既缺乏統一完整之國事概念，且對邊事重臣有所顧忌。促成朝廷鎭道間有所隔閡，君臣將佐間諸多派系，終致在上者不信任其下，在下者亦缺乏精誠，不受節制，屬下抗命，相互猜疑，因而暴露弱點，時爲敵所乘。其時勢如斯焉能望其羣策羣力，以共挽危難，而圖存哉？

此戰役爲一缺乏整體戰略指導之戰爭，在後金軍固未能圓滿完成其作戰任務，而明軍亦未能予攻擊者以相當打擊。雙方自均無戰果之可言，但此次作戰實給予雙方在意識上諸多的反應，皇太極由於此役結果，對攫取關內之奢想，而多所顧慮。不敢輕舉草率從事，而趨於穩健，改取長期困擾明室之政策。明廷經此次京畿近戰，百孔千瘡。王師奔命，雖能固關自守，但內地盜賊却因而蜂起，從此四方多事，國內已無寧土，造成天下擾攘，遍地盜賊之混亂局面。此雖不能謂爲後金軍之戰勝有以導致，但至少後金軍之騷擾是爲構成此種危亡現象之重要因素。

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之爲邊將也，皆以蓋世之才、能稱其職者，而該三人所用之將亦能委身許國，而效死不屈。只以閹豎宵小當朝執政，陰相排擠，又使僅懂舞文弄墨者横議之，故邊事日壞。廷弼常言：「朝堂議論全不知兵，敵稍緩則鬨然促戰，及軍敗則愀然不敢復言。此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鬨然責戰矣。」崇煥再出時亦曰

：「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又言：「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微瑕，事任旣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爲此身者也，況謀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疆臣難。」而明廷竟使熊廷弼寃死，袁崇煥罹刑，其自壞長城，夫復何言。方明之殺袁崇煥時，京師人心大快，蓋以燕京之兵禍皆崇煥縱之而來者，史官紀之亦但以其功高殺之有些太過，而不知其寃枉也。至清人修明史本太宗實錄以爲崇煥立傳，其寃始大白於世。明人之寃獄如此，宜亡國至於不復。

孫承宗以七十餘歲之高齡於後金軍襲京師時，復統軍應戰於極惡劣之環境中，當袁崇煥下獄，祖大壽稱叛，滿桂、孫祖壽等戰死於陣，黑雲龍、麻登雲兩總兵爲敵所擒之時，驅敵出關，已爲極難之事，何況在掃清關內敵人蹤迹之後，更欲進兵圖遼東也。蓋當時遼人正在失望痛心之際，吾人可由祖大壽在崇禎二年十二月之疏見之，其疏云：

「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請聖諭，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更奮圖功以贖督師（袁崇煥職名）之罪。此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初三日夜哨見海子外營火，發兵夜襲，本欲拚命一戰，期建奇功以釋內外之疑，不料兵忽東奔。臣同副將何可剛、張宏漢及參游都守竭力攔阻，多方勸諭，人衆勢解，收攝不來，此時在臣不難即死自明。奈……及到山海關，閣部孫承宗差總兵官馬世龍賷捧聖諭將到，傳令扎營於教軍場迎接，衆兵眼望家鄉，齊擁出關。臣即止於關外歡喜嶺，同所統官旅人等聽宣讀畢，皆痛苦流涕，舉手加額。臣因衆軍感泣，諭之曰：『遼兵素受國恩，頗稱忠勇，今又蒙朝廷特恩寬宥，若不建功，何以生爲?!』衆軍聞言，反復泣下務立奇功，仰答聖恩於萬一矣。」

由此可見，明廷只顧調遣軍隊，實忽略軍隊之物資與精神上之供給。因而浪費人力，而遠道赴援者，未戰先疲；已接戰之後，更迫使叛亂流離，變成盜賊，使百姓遭殃，於國事却毫無補益。而益弄益壞。孫承宗知祖大壽之叛，只係由朝廷捕袁崇煥之寃獄而起，故極力勸諭，諸般剖白，卒使祖大壽重回祖國懷抱，仍爲朝廷不失忠義之一員大將，是孫承宗在危殆局勢中之一大貢獻也。方孫承宗於熊廷弼失敗後奉命治軍以來，其一切規劃，皆異常艱苦，彼曾疏於天啓帝有云：

「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武官用兵而使文官招練，以武官臨陣而使文官指揮，以武略備邊陲，而日增置文官於幕府，以經撫任於邊，而戰守問於朝，此大弊也。夫今日之天下宜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勿使文吏沾沾於其上，其邊疆之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以確守山海關使無闌入，徐圖恢復之計爲上策………」（見明史卷二百五十，列傳第一百三十八孫承宗傳頁二）

故彼守在山海關，進而築寧遠城，與錦州大凌右屯三城能使努兒哈赤及皇太極皆不能得逞其志。又經營覺華島以控制渤海及遼東灣之制海權，四五年間，修復九大城，四十五堡，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戰具數百萬件，拓地四百餘里，開屯五千傾，歲得銀十五萬兩，使遼西之一隅不入於敵，而山海關之屹然不動者，實由孫承宗之遺策也。嘯亭雜錄評論其收復永平四鎭之功，謂比之韓蘄王之大儀鎭、岳武穆之朱仙鎭更爲偉大。崇禎帝以等閒視之，等閒賞之，是無以示國人之戮力者也，況又於大凌河城之役，立罷斥孫承宗，明朝之亡，良有宜矣。

15—5435

附錄

一、順天府：舊元大都路，明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八月改爲北平府，十月屬山東行省。二年三月改屬北平，三年四月建燕王府，永樂元年正月，升爲北京。改府爲順天府。永樂四年閏七月，建北京宮殿城垣，十九年正月告成，宮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門八：正南第一重曰承天門，第二重曰端門，第三重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元武。（明史地理志作門八，僅列其門六）宮城之外爲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門六：正南曰大明，東曰東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門東轉曰長安左，西轉曰長安右。皇城之外曰京城，周四十五里，門九：正南曰麗正（正統初改曰正陽），南之左曰文明後改稱崇文，南之右曰順城後改曰宣武。東之南曰齊化後改稱朝陽，東之北曰東直，西之南曰平則後改稱阜城，西之北曰彰儀後改稱曰西直，北之東曰安定，北之西曰德勝。嘉靖二十三年（西元一五四四年）築重城，包京城之南，轉包東西角樓、長二十八里，門七：正南曰永定，南之左爲左安，南之右爲右安，東曰廣渠（按廣渠門者即聖武記之沙鍋門也，概以此地產沙鍋而得名），東之北曰東便，西曰廣寧，西之北曰西便。參看附圖第十五—六一九。

二、大安口：不詳，今假定爲龍井關西南約二餘里之下營附近，蓋喜峯口、龍井關、下營三關中以下營距遵化城最近。附圖十五—六一六、六一八所示之大安口係概略位置，容再證。

三、長山、松山、杏山、塔山：附圖十五—六一六、六二〇所繪之位置均欠精確，蓋此等位置均係依據聖武記註解數字所訂。

四、青城：按聖武記註在哈剌沁部地，其意即言「今喀喇沁地也」。蓋滿清爲帝中國後，賞布爾喀都嚮導攻明之功

，而分封今熱河省平泉縣城北爲喀喇沁中旗，凌南附近爲喀喇沁左翼旗，赤峯、隆化之間爲喀喇沁右翼旗。實則青城並不在是區域之內也。查今老哈河下游爲青河，而青城之原註謂「此地實當西喇木倫河上源」，是青城當在老哈河流入西喇木倫河入口之西，遼永州、饒州或明全寧（今烏丹城）之城也。因此區中有大城址二十餘處皆久無人居，究爲何城爲當時之青城，恐與會者在事後離開亦再難指定其集會之地也。

第七章　後金五次迂道入關及松錦之戰（附圖十五—六二三、六二四、六二五、六二六、六二七、六二八）

明思宗崇禎四年後金天聰五年（西元一六三一）冬，後金第一次迂道入關襲明京師之後，崇禎七年第二次迂道入關，崇禎九年第三次迂道入關，崇禎十一年第四次迂道入關，崇禎十三年二月至八月有明、淸松山、錦州之戰，明師覆滅，關外松山、錦州、杏山、塔山四鎭相繼陷敵，淸軍乃於崇禎十五年卽淸崇德七年（西元一六四一）冬十月而有第五次迂道入關之役。

滿淸歷次迂道入關之作戰目的在於搶掠人員及物資，而必須迂道者以山海關之道不通。爲求打通山海關外各鎭，故有松錦之戰。

第一節　明室式微

自明崇禎四年，後金天聰五年（西元一六三一）冬，後金軍第一次迂道襲擊燕京，以迄大凌河、長山之役，明與後金事實似已成爲兩敗俱傷之勢。後金主皇太極因而偃旗息鼓，銳意於暗中充實自己之戰力，以準備俟機而動。而明朝則以京畿困擾，長山喪師，薊、遼軍主力及各鎭道援軍，相繼殘破，既無進取以恢復舊邊之志，亦更無其人以爲主持之者，再加以遼左之半壁業已喪失，有銳志之總兵趙率教陣歿於遵化，國家干城之將滿桂戰死於京郊，崇禎帝更因讒間，誣磔忠義之臣袁崇煥，致使是非顚倒，佞臣當權，濫用重典，逼民爲盜。

按趙率教於遼左諸戰，屢著偉功；滿桂忠勇絕倫，社稷之長城；袁崇煥智謀殊強，而胆略過人；該三人均在挽回遼東危局中先後屢予後金軍以相當嚴重之打擊，而使後金軍，多所顧忌，不敢放胆妄肆侵略。明室朝廷腐敗已極，致使此中流砥柱之臣，一役而盡失去，元氣將竭，刑章顚覆，法度無存，是以對遼東諸舉措，更多所乖錯，於長山敗後，明室廷臣爭劾孫承宗不當築大凌河城，以喪師辱國。而承宗亦劾邱禾嘉違令築大凌河城以致失機，並乞自罷以明責任。明思宗在人事紛擾中乃先罷孫承宗。繼罷邱禾嘉，而以楊嗣昌代爲遼東督師。於是遼西之局，在敵未興師攻擊之前，苟延歲月而已。

先是因陝西饑饉，盜賊蜂起，邊軍缺餉亦羣起投賊，及至燕京被兵，延綏、固原、甘肅、臨洮、寧夏五鎭總兵。皆動勤王之師入援京師，因而陝、甘地方空虛，流寇蔓延，勢益猖獗，大有不可抑制之勢。兼之山西勁卒五千，在巡撫耿如杞督率入援之際，因調動頻繁，士卒疲於奔命，且缺乏餉食，致掠奪民需。及事發，耿如杞被逮，其五千勁卒遂潰歸而叛。風氣所及，延綏、甘肅等鎭之兵亦效尤之而潰。於是晉之羣盜亦從此大起。於是盜賊遍地，而朝中諸臣却復上下交鬨，明室至此乃不可爲矣！（明末羣盜之亂，已詳上卷之末章）。

初明天啓間，王象乾、王在晉主款蒙古，因而招致之使游牧於灤河上游（今察哈爾省中部）及西喇木倫河（今熱河省北部）流域，定月餉新舊額賞及馬市，歲納百萬。順義王俺答之後裔，曾先後進馬騾五萬二千五百，易銀三十二萬。比之市場馬價，高昂數倍，非貿易也，實爲發餉。至崇禎初，順義王裔爲漠北蒙古插漢部（按卽察哈爾之初譯）所逐，插漢部之自稱爲四十萬騎林丹汗，因請代順義王爲明守邊，不貢馬匹但求額賞。其理由爲因饑困，且欲助明攻後金故無馬可市，遂請援例折價以給賞之。大同巡撫張宗衡力言插漢衰弱無能，絕不能助我以抗拒滿人，

不當歲耗百萬以餌飢困悖慢之虜。遼東經略王在晉與薊鎮總督王象乾以及遼東巡撫王化貞則堅持原議，迷信林丹汗可為明用，明帝不能決。及崇禎五年（天聰六年、西元一六三二），後金主皇太極滅插漢，屯兵歸化城（即今綏遠省歸綏）。乃致明大同（山西今縣）、陽和（在今山西省高陽縣西）、宣府（今察哈爾省宣化縣）各邊臣書曰：

「朕統帥至此，詢知爾國歲給插漢至百餘萬，與其費此鉅款於無用之地，曷若與我修好，自當遜爾為大國，爾等亦當視我居插漢之上。」（見清太宗實錄卷十二頁七—九）

遂與明大同巡撫沈棨等刑白馬烏牛以盟，大開市場於張家口（今察哈爾萬全），並斬蒙古兵之掠略明邊者以殉於市。明思宗聞知，即下令逮沈棨治罪。於是後金雖一再向各方求互市，惟各總兵、巡撫無敢陳報，更無敢議款者。天聰七年，明登州參將孔有德、耿仲明等，以舟師叛降於後金，明年廣祿島（今遼寧莊河石城島東之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亦降於後金。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皆毛文龍部將。先是毛文龍既為袁崇煥所殺，陳繼盛遂代毛文龍統領其衆。毛文龍之舊部孔有德不服，乃與耿仲明、李九成等走山東登州（今山東省牟平縣），依登州巡撫孫元化。元化久官於遼，以遼人可用，乃以孔有德、耿仲明二人為游擊，李九成亦補為參將。崇禎四年即後金天聰五年（西元一六三一）後金軍圍攻大凌河城急，孫元化乃遣孔有德率水師赴援，兵至登州城西之吳橋集結時，天大雪士卒無所得食，有一卒與諸衆發生口角，有德笞之，其衆大譁。適李九成奉命購馬路失其金，回過吳橋，見士兵大譁，思利用之以免自己失金之罪。乃率其子李應元與部卒共刦孔有德而叛。遂以兵攻山東諸城。山東巡撫余大成起兵截之，孫元化亦起兵追之，共向之招降，叛兵佯降而嘯聚日衆，旅順副將陳有時、廣祿島（即今遼寧莊河縣南海中石城島東之廣鹿島）副將毛承祿各叛其上官來與山東叛兵會合。於是匪勢日盛，匪衆欲推孔有德為王，有德不肯

，衆强之，有德乃自稱都元帥。從此，此都元帥之兵連陷郡縣，所遇皆破。崇禎五年(西元一六三二)秋，孔有德進圍萊州(今山東掖縣)，凡六閱月而城不陷，有德乃退守登州。崇禎六年(西元一六三三)四月孔有德、耿仲明遣其將劉承祖、曹紹中拜表於後金請降。後金主皇太極得書大悅，命諸貝勒迎之於安東大東溝外，孔有德等，率戰船數百艘歸降於後金。皇太極更自迎之渾河右岸，至所設之黃幄中將行抱見之禮。諸貝勒以禮過分而問之，皇太極曰：

「昔者張飛尊上陵下，關羽傲上愛下，以恩遇之豈不善乎？況元帥總兵奪取登州，攻城略地，正當强盛而納款輸誠，遣使者三，率其民而歸我，功孰大焉。朕意已決，定與二將行抱見之禮。」

於是行抱見禮。封孔有德爲都元帥、耿仲明爲總兵官。

先是尚可喜於毛文龍被誅後，遁于海上爲盜，今聞有德、仲明降于後金而貴，乃乘機收取諸島兵數千奔後金，皇太極遂令部三人領火器各爲一軍，以有德、仲明爲天祐兵，可喜爲天助兵，使用白鑲皂旗爲幟，以別于八旗。

第二節　皇太極第二次迂道入關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二二、六二三)

皇太極鑒于兵馬益强，且來歸者亦日衆，乃召集諸貝勒大臣共議征明與伐朝鮮二者孰先？皆言後金之勁敵惟明，其朝鮮與蒙古插漢，宜且置之度外。及宜先攻取山海關外寧、錦各城。皇太極曰：

「不然；山海關及寧、錦各城，敵戍重兵，不進不退，不爲我害，亦緩圖。惟由間道入明腹地，腹地得則外藩外部自歸順矣。察哈爾(卽插漢)前爲我所敗，其貝勒大臣將歸于我，我宜西去迎之，就便以窺宣化、大同而入內地，是有大利可圖者。」(參見清太祖實錄卷十八頁二十三)

於是皇太極乃于崇禎七年（後金天聰八年，西元一六三四）五月西征。七月，復會蒙古於納里特河（今熱河開魯縣東）及多倫諾爾（今察哈爾多倫縣卽明初之開平衞），然後卽于多倫諾爾命四路兵南下攻明，其部署概要如左：

皇太極自統一軍，從上（聖武記作尙）方堡（今萬全縣東之膳房堡）經宣化府（今縣）趨應州（山西今縣）指向大同（山西今縣）。

貝勒阿濟格（努兒哈赤第十二子）統一軍，從巴顏朱爾格地方（今察哈爾省崇禮縣南）經龍門口（今察哈爾省龍關縣西之龍門關）入會於宣府，與皇太極軍會合以趨大同。

一軍由獨石口（今察哈爾省沽源縣南）入，會皇太極軍於應州（今山西省應縣）。

一軍由得勝堡（在今山西省大同縣北）入，歷大同趨朔州。（今山西省朔縣）。

另以一部沿邊繞殺虎口（在今山西省右玉縣北）趨朔州。

後金軍既至宣府城下，於是年八月攻打大同、宣府、湯和等城，並搜刼附近小城堡，盤桓兩月之久，所攻多不能克。明廷以賊在宣大地境之內，時有東進之可能，乃詔總兵官陳洪範守居庸關，巡撫保定都御史丁魁楚等守紫荆關、雁門關。繼則京師戒嚴。後金軍進克保安，沿邊諸城堡多不守。八月明廷分遣總兵尤世威等援邊。詔宣大總督侍郎張宗衡節制各鎭道援兵。閏八月後金軍克萬全左衞。明宣府巡撫焦源淸當時之奏本云：

「奴賊步步受虧，始不敢存站。於閏八月初四、初五、初六、初七數日之內，大營十五個、從膳房堡（卽上方堡）與夫張家口（卽今萬全縣）之紅沙梁，陸續奔遁殆盡矣。各將領齊力追擊，必不肯令逍遙而歸也……。奴賊連年大舉入犯，似未見如此番之踉蹌者，此皆仰仗皇上齊天之福。」（見明淸史料甲編第七八五頁）

是後金此次入侵，在軍事上之攻擊行動，並不順利。大同、宣府、深井城（不詳）、龍門諸地，均未攻陷，到處遭遇阻礙。皇太極實行大迂迴之雄心，既受到挫折，乃又屬意於和談。但一般投降漢人則均建議於皇太極攻打燕京（即明都城北京），採取速戰速決，以奪取明朝江山之策略。並多方鼓勵皇太極打江山者應英勇果決，避免猶豫。而批評皇太極過於深謀遠慮，顧及許多不爲嚴重，且不應慮顧諸問題，沒有冒險犯難之行動，便不能一舉成其大業。

當時皇太極對諸臣曰：「至謂朕宜速出師，以成大業，此亦不達時勢之見。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衆，焉能攻城必克，野戰必勝。今以速出師爲言者，乃小人之淺見。朕度其意，不過欲勞師旅，克城池，冀得財貨，以償一己之勤勞。而軍國之艱難，竟置之膜外也。朕反覆思維，將來我國既定之後，大兵一舉，彼明主若棄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因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請和，其許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許，而彼被迫求和，當更何以處之？倘蒙天祐，克取燕京，其人民應作何安輯？」（見清太宗實錄卷二十二頁二二—二三）

第三節　皇太極改建大清帝國與明之流寇猖獗

當時若干投降之漢人，所持爭天下之意見有三：一爲急圖之策，是直攻燕京；一爲緩圖之策，則主張先取燕京附近諸城邑；三是逐次進圖，其策爲先屯田於寧、錦，一方面墾地，一方面縱掠，曠日持久，迫明自動放棄寧、錦。寧、錦既得，山海關自易出入矣。同時又有人建議：即便談和，亦須以重兵困圍燕京，方可獲致有利之協議。縱

15—5443

然皇太極顧慮許多，終經不起羣臣之日夜諍諫。於是乃在明崇禎九年後金天聰十年（西元一六三六）改元崇德後，對明朝之侵略，逐漸加緊。此固由於後金實力逐漸增强，另一方面可能是皇太極企望藉武力壓迫明室作城下盟。由於皇太極於天聰十年四月已自爲寬溫仁聖皇帝，改建國號曰大清，是爲清太宗。尊其父努兒哈赤爲清太祖改其都瀋陽爲盛京，以及分封諸貝勒及滿漢大臣爲王，更封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爲外藩，皇太極既爲清帝，則其問鼎中原之企圖，已日益積極。蓋自努爾哈赤立國二十年以來，向以後金爲國號，以天賜之天字爲年號，當時用後金作國號之目的，係在求女眞族人基本兵力之自我團結，實具有排外之意味。皇太極於擊滅察哈爾蒙古，收降其分散之衆而統一蒙古於滿人實力之下以後，漢人來歸者日衆，至此始發覺欲圖入主中國，絕非單依女眞人實力，所可成事。勢須借重蒙古人及漢人之力，而宜有新組織，新號召，以廣招徠蒙古人及漢人之來歸。於左列封賞中，更可見皇太極雄霸中國之野心。當其改元崇德改其國號曰大清，改瀋陽爲盛京，以及開科考選滿漢人爲秀才舉人等之際，除封大貝勒代善等爲親王外，並賜異族功臣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及外藩蒙古各部王爵。此不但加强對漢蒙各族之籠絡與誘惑，更進而分化明室之國家力量，皇太極此一政治決策，實爲清室入主中國開一先機。

卽在後金改建爲清朝之同時，其對方明室，因連年對後金用兵，國力空虛，帑藏日拙，致使勤王之師多有餓散者。於是盜賊蜂起，民不聊生。賊中渠帥李自成乘勢於崇禎七年八月進圍隴州（今陝西省隴縣）。九月洪承疇雖解隴州之圍，但賊衆聚集於陝西，却聲勢日大。崇禎帝鑒於陝西之賊勢兇張，大有燎原之勢，乃詔天下兵，合力圍剿。志在根滅陝西賊寇不爲後金在西北方爲舖路之嚮道也。於是命河南兵入潼關華陽，湖廣兵入商縣雒南，四川兵由漢中，山西兵出蒲州（今山西永濟）韓城。協力進擊。更以洪承疇兼攝五省軍務，統一剿匪專責。是冬陝西賊衆，

因在陝難藏，乃分犯湖廣、河南，賊首李自成更進陷陳州（河南淮陽）。崇禎八年（西元一六三五）春正月，賊陷上蔡（河南今縣），並連陷汜水滎陽、固始（皆河南省今縣）。洪承疇見勢迫，乃亦出函谷關以東討賊。而賊之一股張獻忠旋陷潁州（卽安徽阜陽），又陷鳳陽（安徽今縣）焚明祖皇陵樓殿。續犯廬州（卽今安徽合肥），尋陷廬江、無爲（皆安徽省今縣）。李自成走歸德（卽今河南商邱）合羅汝才之股賊復入陝西。二月張獻忠陷潛山（安徽今縣）、羅田（湖北今縣）、新蔡（河南今縣）。四月賊張獻忠西走入漢中而北上以犯鳳翔（陝西今縣）、平涼（甘肅今縣）。洪承疇大軍之進勦，只是追隨賊兵之踪跡，並不能扼止賊衆之燒殺掠奪。七月賊張獻忠復走河南；八月李自成陷咸陽（陝西今縣）。九月又東走與張獻忠合股。續陷陝州（河南省今陝縣）。李自成復自光化（湖北今縣）走湖廣，再轉安定（甘肅省今縣）犯榆林（陝西省今縣）。張獻忠更犯襄陽（湖北今縣），續擾安慶（卽今安徽省會）。崇禎十年（西元一六三七）五月李自成自秦州（天水）犯四川。兼之山東、河南大起蝗災，陝西、山西亢旱，於是民無寧日，國無寧土，賊勢日猖，益發不可收拾矣！其事已詳於上卷。

第四節　皇太極第三、四次迂道入關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二四、六二五）

清太宗皇太極於明崇禎九年卽清崇德元年（西元一六三六）秋，命武郡王阿濟格率兵越獨石口入居庸關，過昌平（河北昌平縣）逼北京城，又過保定大小五十六戰，陷十二城，俘獲極多而去。是爲第三次入關之役。越三年，卽於明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西元一六三八）又復決定調集優勢兵力，從西北方面再次攻明，是爲第四次入關之役。此次攻擊目標：是針對明北邊防守力微弱，且西北邊接蒙古之地區爲進軍路線，作擾亂關內之作戰，欲打通山

關之路。於是乃決定各以一部兵力分別進擾明朝北邊及西北邊各關口，實施牽制擾亂。而以主力直接進擊寧、錦二城。蓋由遼東通往燕京仍以山海關爲唯一要道，必須攻取到手，方可以放心長驅直入關內各地而有持無恐。是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極乃派克勤郡王岳托（代善之長子）杜度等（皇太極長兄褚英之長子）等率右翼軍。九月派睿親王多爾袞（努兒哈赤第十四子）豪格阿巴泰（努兒哈赤第七子）等率左翼軍。分道自西遼河及大凌河道進兵，以攻略明境青山關（在古北口之西）、董家口（即界嶺口），而期會師於通州（今河北省通縣）。十月皇太極親率濟爾哈朗（皇太極之庶弟）、多鐸（努兒哈赤第十五子）等大軍向山海關進發。皇太極於十一月初一日命和碩豫親王多鐸往會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在中後所（在今山海關外之遼寧綏中縣城是）地方，遭遇祖大壽軍之强烈抵抵，清軍先鋒由是戰敗。皇太極所率主力部隊於初九日始抵達中後所，審察其先鋒所以敗績之由以後，當即變更其此次進攻之決心，而逕率本隊班師。清太宗實錄中，其卷四十四載云：

「十一月己未朔，和碩豫親王多鐸，率本部兵往會和碩鄭親王。將過中後所（綏中），會明總兵祖大壽聞我軍征燕京，率兵往援至其城，遂以兵來襲多鐸兵後，土默特部落（蒙古）俄木布楚虎爾（酋長名），及滿州兵甲喇章京翁克等率衆先奔。護軍統領哈寧噶、甲喇章京阿爾津、俄羅塞得等，且戰且退。固山貝子博洛向前迎擊，乃却之。多鐸兵陣沒者九人，失馬三十四。多鐸收兵不戰，即於是夜至濟爾哈朗營。濟爾哈朗等聞之忿甚。」但朝鮮實錄之載於遼海叢書瀋館錄卷一，則云：

「十二月十一日狀啓，皇帝西行時，祖大壽在中路結陣，十王（指多鐸）以五百輕騎衝犯陣前，祖將大軍四面圍住，接戰良久，後稍開一路，則十王僅以百餘騎突陣而出，而軍兵折損者過半，被擒者亦多……。蓋

十王自中路分領軍兵，帝行未及漢境之前，經由他路直向關門而相戰於前屯、中後所之間云云。故大君一行，則未見其戰狀，而軍中諱其敗，則仍于略得聞知而莫得其實。是白帝。」是祖大壽大勝，擊敗清皇太極之大軍甚明。後因祖大壽不敢稱其功，清人更諱其敗，故記載皆失其實矣。

皇太極既自中後所敗歸，乃注意於西道繞進之兵，而對岳托及多爾袞諸軍則仍按原計劃實施侵擾。此一軍事行動實俱有高度之機動性質，其目的似旨在給與明軍以莫測之眩惑。於明崇禎十二年即清崇德四年（西元一六三九）二月，清主皇太極即趁其他軍隊未返之際，又興師進犯明邊。攻松山城，明太監高起潛總兵祖大壽自寧遠遣副將祖克勇、徐昌永等率兵趨錦州，途中爲清軍阿爾薩蘭截擊敗之，斬徐昌永擒祖克勇，然因不得已而解松山圍，移兵以圍杏山，以砲擊杏山城，破其台毀其堞，惟不能突入城內，又乘夜以三路穴城，亦被守軍擊退，皇太極不得已乃解圍，復班師回其都城。九月復遣兵略錦州、寧遠，以擾明軍民之秋收。至於自北邊進犯之清軍（左翼多爾袞，右翼杜度等），乘明薊遼總督吳阿衡酣酒，不及備戰。故清軍遂一鬨而突入墻子嶺（今河北密雲東北五十里）青山關（似即薊縣東北長城邊之青山嶺口）。此兩翼兵因得會師於通州（今河北省通縣）。然後繞越明之京師齊向涿州（今河北省涿縣）進襲，爲求張大聲勢，使明不知所救，不能杜截又復分兵八道，續向明朝內地各城進擾。此八道兵：一路西沿太行山之東南行；一路東沿運河之西南行；其在此山河之間，則六路并進。明直隸督師盧象昇時丁父喪斬麻以戰清軍於鉅鹿之蒿水橋，歷八時而戰死。清軍揮兵直下，在直隸與河南地方攻略眞定（在今河北省正定南）、廣平（今河北省永年）、順德（今河北省邢台）、大名（河北今縣）直至山東臨清州之東昌（即今山東聊城），乃渡運河，再破濟南，明德王被虜。於明崇禎十二年即清崇德四年三月始還師。

此股清軍之竄擾，東逼燕京，西迫大同，南破濟南。凡陷五十城，降城八，居民被俘四十六萬。牲畜金幣被擄不可勝計，明室所遭受之損失，不能估計。而清軍克勤郡王岳托，與其弟輔國公馬瞻，以及大將公和爾本都死之。明崇禎十三年即清崇德五年（西元一六四〇），清軍築義州城，屯田於錦、寧之北側，以逼明關外諸城，並擾其春耕。至此，清主皇太極對寧、錦之估價，又有所變更。蓋彼深知寧、錦州城池鞏固，不易攻略，但彼亦熟料，此一披山襟海之縱長走廊，實爲其入關企圖之軍事上之所必爭之地。亦即寧遠、錦州不得攻下，則不僅由山海關往燕京道不得通，既迂道入關亦有被遮斷退路之虞。且山海關不通。則清軍永不能進圖明室京城，而擁有中原內部之城市土地。更鑒於懸軍迂道繞襲長城以進擊燕京，亦不能每次皆順利馳騁。反之，此種遠征之軍實冒有反封鎖被消滅之危機者極大。又何况對於駐在寧遠錦州之明軍，亦有乘虛搗襲盛京之顧慮。此次兩翼軍之入關游擊行動，只能在竄擾奇襲上達成任務，並不能迫使明廷於危亡。於是清主皇太極不得不重新策訂對明攻略之作戰計劃。

第五節　清軍持久圍困寧錦（參看附圖十五—六二六）

由於清軍四次突入長城，以侵入明朝之內地，雖然攻城陷地，掠奪財貨，但在作戰上均不得要領而返，故清主皇太極認爲大軍屢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者，其癥結所在，皆由於山海關從中阻隔，調度不便所致。而欲取得山海關，又非先取關外之錦州、寧遠、松山、杏山四城不可。於是清朝諸貝勒及一般大臣以及諸漢人之投降清廷者，各乘機進勸，請實行對寧錦實施「持久圍困」之策。故皇太極於明崇禎十三年即清崇德五年（西元一六四〇）二月派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多羅貝勒多鐸率師圍明寧遠，亦於城外修築城垣而實行屯田。十二月又派和碩睿親王多爾袞

等往代濟爾哈朗。更分兵以圍困錦州城。明年正月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等攻錦州，以必克爲期。而多爾袞以堅城難下，乃督師離城三十里而營，又私遣甲士更番還家渡假，致使明軍芻糧樵採，出入無忌。皇太極聞之震怒，詰責之。降多爾袞爲郡王，罰銀一萬兩。於是年二月再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往代多爾袞，偪城築長圍以困之，又派孔有德、尚可喜，以及阿哈尼堪等往助之，遂斷扼松山、杏山來援錦州之路。明總兵祖大壽以錦州被圍困而告急於朝廷。朝廷遣洪承疇爲總兵經略出山海關，進駐寧遠。洪承疇疏請調宣府、大同諸鎭兵，俟集合關內外十五萬人及糧草足支一年以後，才足以談戰守。是年崇禎十四年清崇德六年（西元一六四一）三月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等八大將之兵皆到寧遠，朝廷派兵部職方郎中張若麒爲監軍，使洪承疇將之赴援錦州。時祖大壽屯兵守在錦州，以收降之蒙古兵爲外城守備。

蒙古兵受清兵引誘，知清軍志在必克，懼而私降於清軍。與祖大壽軍起內鬨。清軍乘之，縋而上，遂克錦州城外郭。降蒙古數千。會祖大弼又病不能軍。錦州遂益危急，夏四月明經略洪承疇、巡撫邱明仰率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玉田總兵曹變蛟、寧遠總兵吳三桂、薊州總兵白廣恩、山海關總兵馬科、前屯衞總兵王廷臣，宣府總兵楊國柱等，計總兵官八，軍十三萬，馬四萬匹，集結於寧遠，芻糧支一歲。自寧遠前進，志在解錦州之圍。

第六節　明清松錦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二六、六二七）

錦州既被圍困，總兵祖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明援師不可浪戰，但以車營徐徐逼進爲是。經略洪承疇亦與諸將議定，先以兵護糧餉輜重，由寧遠至杏山，再由杏山輸至松山，然後再由松山輸往錦州，採用步步爲營之戰法

，而兵部尚書陳新甲，却以似此戰法，必師久餉匱，但又想不出良策新法，為表示關心，乃遣職方中郎張若麒前來監軍。張若麒為人素狂躁又好作誑言，見軍隊每進一步，便日夜向朝廷報捷。並報請密敕趣戰。洪承疇遂不敢堅持前議，乃留糧餉於寧遠、杏山及塔山外之筆架岡（今遼寧省錦西縣北）。而親自率兵六萬先進，以諸軍居後繼之。軍到松山，先以騎兵繞列於城之三面。以步兵主力據城北之乳峯岡為陣。在松山、杏山兩山之間列七營，備以長壕。清軍來攻失利，是謂之松山之戰。清兵如何敗績，清太宗實錄卷五十六載有：

「先是，上命內大臣圖爾格……同兵部各官，察議和碩親王濟爾哈朗等圍困錦州時，敗明援兵及乘夜攻擊援應錦州東關來降之蒙古等一切功罪。至是，察明回奏，言：明洪承疇以兵來援松山，立營松山西北。右翼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令右翼兵擊之，失利。山頂立寨，兩紅旗，鑲藍旗，三旗（即三個軍）駐營之地，為敵（指明軍）所奪。騎兵固山額眞葉臣等領兵至半途而止，未與敵對陣。惟四旗護軍，散汗、奈曼（蒙古部隊名）部下兵，察哈爾四旗兵，恭順王（蒙古王）下兵，及內大臣伊爾登所率衆侍衞，前進迎戰，伊爾登入敵兵隊伍，奮勇馳擊，人馬被傷者甚衆……。」

又朝鮮實錄仁祖十九年十月庚戌項下亦記載有云：

「九王陣於漢陣之東，直衝漢陣，不利而退。清人兵馬，死傷甚多……。」

是此役清軍實先後失利，幾至潰敗。直至是年八月清主皇太極親自率衆赴援錦州時，多爾袞當面報告最近戰況云：「累經攻戰，微有損傷」皆自飾之詞也。清太宗實錄卷五十七記其自承認其事實云：

「今聖駕親臨，臣等勇氣倍增，惟務進攻。但為圖功，敢陳一得。觀明兵甚衆，臣等先率兵圍錦州，累經

攻戰微有損傷，如再速戰，恐力不及，頃皇上令屯營高橋（即今錦縣南之高橋），倘敵人爲我們所迫，約錦州、松山之兵，內外夾擊，協力死戰，萬一有失，爲之奈何？皇上欲親自高橋來援，亦必得勝負少分之後，今如暫駐松山、杏山之間，則臣等大有益矣。」

是可見在八月以前之戰場狀況，清軍頗爲不利。

八月十四日，清主皇太極恐困圍錦州之清軍有失，乃親率大軍赴松、錦，晝夜兼程，六日而至。朝鮮瀋舘錄卷三中曾記載皇太極匆促出師之情況：

「清人自上年夏，有圍錦之役，今年春，汗欲往錦州，有王世子（指朝鮮爲質在瀋之儲君）率去之令，其後中止。每密問於鄭譯，則答以不可臆度云。瀋中凡事甚秘，莫能聞知。八月初，竊聞援錦大軍用兵異前，錦之圍住之兵，勢不可當，急報請救，故添兵陸續發送而西。初七日，龍（指清主皇太極）將馳向錦州，瀋中人頗有憂色云云。十一日昏，卒然入門擊鼓，諸將奔集，莫知其故。俄而博氏、范文程、比巴、加麟、希福、剛林等，以其帝命來言於世子及大君前曰：『十四日，皇帝親率大軍當往錦州，世子及大君亦當同行』。世子答以『唯命是從。但義州（指朝鮮之義州）人馬遠莫致之，凡具未備，何以措爲？』博氏曰：『帝命如此，不得有違，人馬未備，帝亦知之，當給馳馬耳。』……。」

皇太極率大軍既到達錦州，則清軍之圍攻松山、錦州等戰更形嚴密。明軍每思突圍，但屢經失敗。清軍更分其軍，復自山至海，橫塹大路，以斷明杏山之餉道。幷分軍先襲明塔山護餉之兵，敗之。筆架岡之積粟，遂均爲清軍掠獲。明軍既失餉道，又不敢野戰，遂撤其七營，背松山城而陣，夜屢次突擊敵營不利。清主皇太極知明軍自寧遠

至松山，所賫行糧，不過五六日，勢必西走，乃夜布諸軍潛伏於塔山、杏山、小凌河諸要隘，以邀明軍之歸路。又益兵守筆架岡之糧，而親督大軍橫列以待。八月二十一日初更，吳三桂等六總兵果各率所部，更番殿後，嚴陣迭退。而王樸所部先遁。於是諸軍無復行列，爭奔杏山。曹變蛟亦撤兵入松山城與洪承疇、邱民仰、王廷臣困守。突圍五次，皆不得逞，曹變蛟乃揮軍直突清主之御營，不幸中創遁還，清主皇太極料定明軍必奔寧遠，乃分遣精兵兩部，一伏高橋，一伏桑噶齊堡（在今錦縣西南紅螺峴與大興堡之間），俟杏山軍出，扼險掩殺，明軍倉惶失措，自相踐踏，不復成軍。王樸、吳三桂等僅以身免，張若麒匿漁舟中，由海道遁還，是役明軍先後被殲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三員。計駝六十六、馬七千四百四十四、甲冑九千三百四十六幅。遺失礮械，數以萬計。自杏山至塔山，明軍死傷狼藉，海中浮尸如雁鳧，清軍自稱僅傷十人。明軍至此，四總鎮失踪，洪承疇等收集散兵還守松山，計明軍守在松山者，猶有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與祖大樂等，士卒不過萬餘，連同司道，坐困松山，守在錦州者為總兵祖大壽等，各城內之糧且絕，援兵無望。清軍復掘外圍以困之，於是遼東明軍，危在旦夕矣！

第七節　清軍攻取關外四鎮及第五次迂道入關之戰

（參看附圖十五—六二六、六二七、六二八）

明崇禎十四年清崇德六年（西元一六四一）即明清松錦之戰同年九月，清主皇太極自松錦戰場還盛京，松錦二城之被圍困因以稍懈，明由天津海運糧餉至松山以濟久困之師，圖延日月，卻無力救援。明年即明崇禎十五年清崇

15—5451

德七年（西元一六四二）二日，明松山副將夏成德與清軍勾結，密送其子夏舒出城爲質子，並約爲內應。及清軍攻城，夏成德果從中接應，松山城因而陷落。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游擊祖大名、祖大成等悉被清軍所擒，械送盛京。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却想盡方法以勸洪承疇降、洪堅不肯。

洪承疇被俘至盛京（今瀋陽，後金改爲大清時同改），即以死自誓，絕粒累日，精神漸萎，清主皇太極以洪承疇爲明崇禎帝之寵臣，亦剿賊之名將，文章經濟頗有聲價，如能降之，實足以打擊明廷之作戰意志，又可以收攬漢人士大夫歸向之心。因令人百計勸之，然終不聽。乃問計於明之降人，有何以餌承疇者否？人有以其好色對。皇太極喜，使美女數輩往侍。無效。時皇太極之妃博爾濟吉特氏者（卽順治之生母後爲孝莊皇后）乃蒙古科爾沁貝勒塞尋之女也，貌美而黠慧，見皇太極以洪承疇不降而日形愁苦，因請自往以求其效，皇太極笑而遣之，妃密貯人參汁於小壺，效婢裝入侍於洪承疇，承疇閉目面壁泣不已，妃强勸之，亦不顧，已而妃又强勸之曰：「將軍縱絕粒，難以卽死，此鴆藥也，何不稍飲以就義也。」語次，情態婉媚，意致悽愁，且以壺承其唇，承疇乃少飲之，愈時竟不死。妃又進焉，承疇連飲之而精神且充壯愈恆，及開目見妃，遂不能自持。如是者數日，妃多方勸慰，迭進美饌，承疇漸甘之。未幾，意轉遂飲啖如常，由是益日夜進勸，並反復喻以利害，承疇猶未首肯，及知所侍己者乃清帝之妃，始叩頭請降。皇太極乃親至其室，解貂裘而與之服，徐曰：「先生得無冷乎？」承疇茫然視之良久，歎曰：「眞命世之主也」。因叩頭請命。皇太極爲之陳百戲作賀。

清諸大臣見對洪承疇敬愛過分，多有微詞。皇太極笑問諸大臣曰：「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究欲何爲？」衆皆以「欲得中原」對，皇太極正色曰：「譬如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衆乃心服。

洪承疇已降。清軍乃縱祖大樂還錦州，勸祖大壽降。時錦州被圍已一載餘，戰守計窮。人丁相食。祖大壽聞知松山失守，待援無望，乃於崇禎十五年三月初八日降清。四月初清軍攻塔山，四月二十一日陷之，杏山因亦相繼陷落。於是明關東四鎭，次第淪落，洪承疇所統率之十三萬援軍，亦同關東明守軍全部覆沒。至此，關東局勢，急轉直下。山海關以北之遼西走廊地帶遂門戶洞開，而明室亦無力再謀恢復遼河之東西地域矣！

明失掉關外四鎭之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流寇四起，無力再調集新兵出關作戰，乃密陳當前情狀於崇禎帝，得帝媾和之密示。新甲乃遣使者到錦州，向清錦州守軍稱述求和之意。守軍遣人護送之盛京（卽瀋軍），使者出其陳新甲之敕書，大意云：（見清朝全史頁九四）

「遼瀋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之所以未輕信者，亦因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令卿部屢次代陳，保其出於眞心，我國開誠懷遠，亦似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而連絡恩義………。」

皇太極以此乃兵部之敕書，而非明皇帝之璽書，乃使洪承疇驗其眞僞。因答以此雖爲明皇帝之親自授意，然非國書，不以覆書作答。是年五月，明廷更使兵部員外馬紹愉、主事朱濟之、副將周維墉等八名又僧人一名，從者九十九名，賚國書至寧遠，先遣人約清來議和好。清主皇太極乃召馬紹愉等至盛京，紹愉出示其國書云：

「勅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所奏，乃稱前日所諭之休兵息民之事，至今未有確報者，因未差官至瀋，未得確音。今准該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確探實情………。」

清主皇太極，卽覆書曰：

「向屢致書修好，貴國不從，事屬旣往，其又何言。予承天眷。自東北海濱以迄於西北，其間使犬使鹿，

產狐產貂之地，及厄魯特部斡難河源，皆我臣服。蒙古、朝鮮盡入版圖，用是昭天告地，正位改元，邇者兵入爾境，克城陷陣。乘勝長驅，亦復何畏。予特惓惓為百萬生靈計，若能各審禍福誠心和好，自前以往，盡釋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較焉。古云『情通則明，情蔽則暗』，使者往來，期以面見，情不壅蔽。吉凶大事，交相慶弔；歲各以地所產，互為餽遺；兩國逃亡，亦互歸之；以寧遠雙樹堡為貴國界，塔山為我國界，而互市於連山（今遼寧錦西縣）適中之地，其自海中往來者，則以黃城島（即今葫蘆島之外島）之東西為界，越者各罪其下。貴國如用此言，兩君或親誓於天地，或遣大臣涖盟，唯命是從，否則，後勿復使矣。」

遂厚賚明使臣及從人，並詳細提出六項條件如次，然後遣之歸。

清主皇太極向明朝廷所提出之六項和平條件為：

一、和好之後，雙方吉凶大事互相慶弔。

二、每年明廷贈與黃金萬兩，銀百萬兩於清廷；清廷贈與人參千斤貂皮千張於明廷。

三、清廷逃叛人不論漢人、蒙古人、滿人、朝鮮人，凡至明廷者，明廷以之交還於清廷；明廷逃叛人之至清廷者，清廷以之交還於明廷。

四、雙方之境界定之如下：寧遠與雙樹堡之中間之土嶺為明之境界，塔山為清之境界，連山即定為適中之地。

五、互市場設於連山。

六、自寧遠與雙樹堡之間之土嶺界，北至寧遠之北台，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清朝人之越出者均按律處死刑，

海道則自寧遠與雙樹堡中間之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爲界，清朝則以黃城島以東爲界，雙方越界者處死刑。（見清朝全史頁九四至九五）

此類條件，自爲漢人之降於清者所不滿，以爲此等媾和，徒有利於明朝，而不利於清廷。當時清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庫爾禪等則謂：

「南朝內情，到處苦於賊盜與飢饉，兵力已竭，庫廩已虛，徵調不前，勢將歸而瓦解，所恃者惟山海關外九城耳。今更喪其四城，遼東方面之兵將，已亡十之八九，若我國再舉兵，則明室必至南遷，是黃河以北不能不爲我清朝之有。且南方非練兵之地，南人習武原不相宜，錦繡江山豈非全屬於吾皇帝耶？若欲成立和議，則以黃河爲界爲上策；以山海關爲界爲中策；以寧遠爲界爲下策。使彼入貢物而稱臣者上策也；使蒙古各家索其舊額者中策也；只言貿易者下策也。」（見清朝全史頁九五）

惟清主皇太極欲於和平中進行其陰謀，而其諸臣則欲以戰爭中而建立其功績，因而降清之漢人乃設法使陳新甲之機事外洩，於是言官譁然，帝責陳新甲失機，新甲猶以和談居功自詡。於是明崇禎帝大怒捕斬陳新甲，明清之議和，於是而止。

清主皇太極見媾和不成，乃於是年（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西元一六四二）九月，命貝勒阿巴泰（努兒哈赤第七子）爲大將軍，與圖格爾格等率兵沿大凌河西進，十月左翼則由古北口毀長城而入，右翼則自雁門關黃崖口而入，共會於薊州（即今河北薊縣），然後向南進攻，轉入山東而直攻達山東之兗州（今山東省滋陽縣）而東，計陷河間府（河北省今縣）、順德府（今河北省邢台縣）、兗州府三府，又陷十八州，六十七縣，殺明宗室魯王朱衣珮

，獲人民三十六萬餘口，收降州一，縣五。與明軍有大小三十九次作戰，斬明樂陵(山東省今縣)、陽信（山東今縣）、東原（今山東省東平縣）、安邱（山東今縣）、滋陽（山東今縣）五郡王，及明宗室將吏文武凡千餘員，俘虜人民牲畜金幣以數十萬計。翌年三月，清軍入山東之莒州（山東省今縣）休養士馬，春草滿山，嘉禾遍地，皆爲解鞍牧馬之良地，而南北驛路信使往來，略經化裝，而明軍無一盤詰之者，及至四月底，阿巴泰始統其大軍反從南方北上，經天津奔涿州（河北今縣），其車馱成隊長達三十餘里者十餘起，陸續渡蘆溝橋上，經旬日猶未畢。明所有勤王之師，聚屯通州（河北省今縣），無一敢出而阻截之者。故清軍得徐徐安轡出古北口以歸。此清軍第五次入關之戰也。所獲而點交於皇太極之財物，計黃金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銀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各色緞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四，裘衣萬三千八百四十領，貂、狐、豹皮五百張，整角及角面一千一百六十幅，家畜可供運輸者三十二萬一千有奇，俘得人民三十六萬九千二百六十餘名。其未交出，不知凡幾矣。

第八節　申　論

一、清主皇太極對明之策略

清朝之立國於遼東也，參貂野產、牛馬家畜雖豐，惟其族人不事耕作，而米糧棉帛都不足以自給，雖俘得漢人爲之種植，然猶必須仰賴明室及朝鮮之輸入。輸入不足，則興兵搶掠以補足之，搶掠之餘，則談和平而交易互市，以解決民生之衣食兩大問題。一旦因戰爭關係，而明朝中止物資輸出，則清人之生命線立刻遭受威脅，故必立即興師挑戰。是以清對明此際之挑戰行動，主要目的，不在擊敗明軍，而在迫使明室接受和平條件。故清主皇太極父子

最初所慣用之和平辭令，一如今日侵略者之和平共存之煙幕口號焉。皇太極曾向明邊臣建議曰：「戢兵息戰，兆庶敉寧，財貨豐足，互相貿易，各安耕織，以樂太平」。觀此，可知當時清朝之企望，祇是求取輸款與互市而已。蓋兩國間若能和平互市，清人即能豐衣足食，共享太平。再就清者皇太極激礪士氣之詞意觀之：「爾諸將士臨陣，各宜奮勇直前，何必爭取衣物，縱得些破壞衣物，尚不能資一年之用。爾將士如果奮勇直前，敵人力不能支，非與我講和，必是敗於我軍。其時之穿吃，自然可長遠供應，早日解盔卸甲，共享太平，豈不美哉！」更足以顯示清朝之立國條件，是衣食不足。所以其作戰目的，就是「吃穿」必須物資之獲致，是即清皇太極父子侵明之主要目的。

滿清之對明作戰，主要目的既在獲致生存必需品。而其當時獲致之方式，亦不必戰敗敵人，旨在迫使明朝樂予互市而已。當時皇太極父子對明朝之政策，在其軍事力量條件下，是企望能與明朝和好共處。戰鬥行動則必須於生活物資不能滿足時方行使用。試看明清初期之戰爭，雖均係由清方挑起，而每次和談亦均自清軍提出，且每次戰爭之後，更不論清軍之勝或敗，清軍必向明朝求和。但由於明朝之自尊自大，每拒絕或不肯與清軍談和。和談若不成，清朝人民之生計則無法維持。只要戰爭再起。於是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交織於明清之際。雖然明史實只記戰爭，而將和平醞釀幾全部抹殺，其實清朝之求和與挑戰，是交互爲用，相互參半。只是明帝避諱言和，故明實錄中僅有戰爭，殊少和談之記錄。是以清立國之政策，雖然可能於清初即已企望入主中國，但在清皇太極改後金國爲大清國之際，由於軍事力量之不足，對明朝則只是企望生活必需品之供給。而其獲致是項物質之觀念，則認搶掠不如交換互易，交換互易不如迫使明廷無條件志願供給。是以當時清對明之挑戰，似是僅是一種覓致物資之手段。

二、明崇禎帝外交態度及松山戰敗之影響

崇禎帝承繼神宗、熹宗之後，慨然有爲，卽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翹望治平之將再現。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朝堂則門戶糾紛，此傾彼軋。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百姓流離，縱然崇禎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以治國治軍，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終致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當關外四鎭相繼淪落之後，危機已伏，而崇禎帝意仍不能決，而求籤於奉先殿，是視國運如兒戲耳！旣決意和議，又復諱於直接談洽，而致斷送明祚。初明援錦州，洪承疇所統領之十三萬大軍，乃明朝最後能抽集之兵力，又不幸全軍敗歿，總督成擒，明軍此役之損失，誠然較薩爾滸之役，尤爲嚴重。而薩爾滸之役爲明清正式敵對行動之開始，松山之役則爲明清遼東軍事衝突之結束。松山旣敗，關外憑藉頓失，清軍阻扼於關外者二十六年之久，自今以後得以長趨直入，進叩燕都，問鼎中原矣！松山之敗，若謂爲直接威脅明室社稷之危亡，亦不爲過！

第八章　南明諸帝抗清各戰役（附圖十五——六二九、六三〇、六三一、六三二、六三三、六三四）

> 自滿清入關佔領北京後，明宗室先後立於南方稱監國稱皇帝者有福王朱由崧、魯王朱以海、靖王朱亨嘉、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唐王朱聿鐭及宗室朱容藩等，靖王朱由崧於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即清順治元年）四月監國，五月即帝位於南京，年號曰弘光，翌年五月被平。西元一六四五年（順治二年）六月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靖江王朱亨嘉監國於桂林，唐王朱聿鍵稱帝於福州，年號隆武。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年號永歷。唐王朱聿鐭稱帝於廣州改年紹武。直至明永歷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二清康熙元年）冬永歷帝被執，西南平定而台灣之戰猶未已也。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十五——六二九）

一、滿清之入關

滿清之初建後金國時，實一搶掠集團也，至皇太極天聰元年（西元一六二七），始勅諭諸將領，對於搶掠所得之物公私平分。其勅云：「所得之物不拘好歹，不似往年各搶各得。宜盡行入官平分。」其往年自是指其父努兒哈赤之時代，但努兒哈赤在滿清開國實典之武錄中對搶掠物之「各搶各得」辦法爲：「預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

分公用，勿得分外私取」。是努兒哈赤初志僅欲作一邊疆自由掠奪之酋而已。至其子皇太極當政，因聽信喀喇沁蒙古台布爾都之唆教，並由之為嚮導，始有入關搶掠之企圖。惟因當時山海關外尙有寧遠、錦州等城拒清，使之無法接近山海關，故其欲入關搶掠只好迂道於熱河省北部。其於第一次迂道入關得到甜頭，因而更有第二、三、四、五次之入關搶掠之舉，而每次搶掠之成績，均較前次為豐盛。於是被俘乞降之漢人，於搖尾乞憐中，便上「打點皇帝規模之建議，范文程、張存仁、洪承疇等，皆因而得到大用。因而改其實錄中稱謂以後金為大清帝國，改瀋陽城為盛京城，改老寨為興京，改「謹奏皇帝陛下」為「致書明帝」，改「皇朝」為「明朝」，改「太監老大人」為「爾躬」，改「亦曾屢屢奏書稟告皇帝」為「屢控爾主」等等，自然更要改「搶掠」為「伐明」，皇太極於改元「崇德」之年號後曾言「規模非復往昔」者，即大規模搶掠而已。惟其未曾攻下山海關，對入關搶掠必須迂道，是第一不便；又懼山海關以外之明軍突然對之向東出擊，因而不敢傾巢以事搶掠，是第二不便；既欲「打點皇帝規模」，乃希望明朝遷都南京，使自己坐食大江或黃河以北，而搶掠其南，不下山海關，明之朝廷便不會南移，是其第三不便。故滿清之欲攻山海關者，只希望得江河以北之地而已。清主皇太極終賫志以歿，不克實現其夢想。

清睿親王多爾袞輔立年方六歲之福臨為順治皇帝，知不對外作戰必將引起內部禍亂。乃於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西元一六四四）夏四月，親督豫親王多鐸（努兒哈赤第十五子），英親王阿濟格（努兒哈赤第十二子）及明之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等滿漢蒙古各八旗大軍十餘萬人，欲乘明寧遠守將吳三桂之撤退而進取寧遠，以攻打山海關。其軍方至廣寧之南。突接到吳三桂所遺副將送來書函謂：（見清朝全史第二十五章頁一至二）

「三桂蒙我先帝（指明崇禎帝）拔擢，猥以不才，負此遼東總兵之重任。受任以來，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

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亦王之所知也。今我國以爲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使三桂棄寧遠而守山海，俾得堅守東陲鞏固京師，不意流寇逆天犯闕，彼狗偷烏合之衆安能成功。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而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指李自成），虜掠財帛，罪惡已極，誠爲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心已離，其敗立待。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重耳漢光武之中興者應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輒思拒守邊門，興師問罪，下慰人心，無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不得不泣血而有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亦惻然念之。且亂臣賊子當亦北朝之所不容也。夫除暴翦惡者大順也；拯危扶顛者大義也，救民出水火者大仁也；取威定霸者大功也。況流寇之所聚者，金帛子女更不勝數，義兵一至皆爲所有，此豈非大利之所在耶？今王以蓋世英雄，値此摧枯拉朽之會，誠爲時不再得。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卽力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以合兵而抵都門，滅流寇之宮幃，而示大義於中國，則我國之報於北朝者，奚啻財帛，行將裂地以酬，決不食言。本宜上疏北朝之皇帝，因未悉北朝之禮，故不敢輕瀆聖聽，乞王轉奏。』多爾袞極爲興奮，當卽想出圖明之謀略，針對吳三桂子女玉帛裂地爲酬之語。而反要脅吳三桂投降於彼。因覆吳三桂之書曰：

「欲與明修好久矣，然明國君臣不計國家之喪亂，軍民之死亡，曾不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二次進兵攻掠，蓋欲以決絕之意表示於明國君臣，庶幾挫其勢而得爲通好地也。至於今日，則不須復出此言，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于聞流寇攻陷京師，崇禎帝慘亡，不勝髮指！因此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期必滅賊，出民水火

，不達目的，誓不返旌。夫總兵守遼東，雖與我爲敵，然今亦不因前故而復致懷疑。何則，昔管仲射桓公中鈎，桓公用爲仲父卒成霸業。今總兵遣使致書，深爲喜慰，若率衆來還，必封以故土，進位藩王，一得以報國仇，二可以保家身，世世子孫長享富貴，永如山河……。』

多爾袞更下令其軍中曰：

『攝政王令旨諭官兵人等知道：曩者五次往征明朝，俱爲俘掠而行；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顧，要當定國安民以成大業。入邊之日，凡有歸順，不許殺害。除薙頭（剃周圍頭髮留頂髮以編髮辮之謂）外，秋毫無犯。其對於鄉屯散居之人民，不許妄加殺害；不許擅掠爲奴；不許跣剝衣服；不許拆毁房舍；不許妄取民間之器用。其攻取之城，法所不赦者殺之，其應俘者留養爲奴，其中一切財產，沒收之爲公用。凡屬城屯，不論攻取與投順，其房屋俱不許燒焚，犯此令者殺以儆衆！……凡我將佐所屬軍官人等務使三令五申。勤爲通曉，特諭。』（見清朝全史第二十五章頁四）

此中所不許者，皆以前所鼓勵者。因「今非同昔日」要當定國安民以成大業，是其企圖已變更搶掠物質，而爲搶掠皇帝寶座矣。

二、多爾袞謀帝中國之政略

吳三桂得多爾袞覆書，知其不理裂地之約，而反欲封己於故地爵藩王，欲奪明朝之皇位。已不敢允亦不能拒，惟在猶豫中拖延時日。及李自成以兵來攻山海關，三桂見事迫乃復遣人促多爾袞進兵，仍申說自已所抱之忠義，欲屠賊而伸國家之恨，請求援助，決割地爲酬之意。多爾袞知坐觀垂鈎難以得魚，乃偕洪承疇等兼程而進，疾馳至沙

河（沙河距山海關僅十里），而道路已爲李自成軍攻關外者所梗。多爾袞卽命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各率萬騎，由東西水關分道入；自引大軍繼進，敗自成前鋒於一片石（山海關西北山上城牆牆口名）。三桂見滿清軍已至，先發大礮爲之開路，然後自率親兵五百人開關出迎。多爾袞深知漢人重視民族象徵，忽視皇家觀念，乃卽由吳三桂之來迎，逼其就在軍中薙髮設誓以示其請助之誠，然後隨三桂入山海關，而不問三桂之降否。此四月二十二日事也。實卽爲大清開國之眞正紀念日，卽爲吳三桂薙髮之日。

多爾袞以吳三桂既求助以攻李自成，當不會反復，然薙髮雖斷其歸明之路，但仍不可不防。於是在第二日攻自成軍之時，乃命三桂率所部爲先驅，開關進戰，而自蓄精銳以待。及見三桂與自成軍殺傷相當，於是始漸信之。翌日復使三桂出戰衝賊前鋒，使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率鐵騎乘勢突出，橫擊賊陣。李自成見滿清兵至乃下岡先走，羣賊望之亦各西走。於是賊軍大潰，清兵與三桂兵逐北數十哩，斬獲數萬。多爾袞因此戰勝慰諭之機，乃下令吳三桂，令其屬下各兵民皆薙髮，如滿州人樣，並言非如此外齊其形，而不能內齊其一致殺賊之心，以此，乃使三桂之軍變爲滿清之漢軍旗之軍，然後命三桂將步騎二萬爲前驅追賊。多爾袞統大軍在吳三桂之後向燕京前進。

五月二日，多爾袞一帆風順而至燕京之朝陽門外，明之文武故官來犒王師者不少，而城內城外之百姓，多焚香插花，鳴爆竹，敲金鼓，以表示敬意。於是多爾袞率其軍直入朝陽門，昂然走入明朝皇帝接授朝賀地之武英殿，以接受朝賀。因嘉勉吳三桂擊賊開道，以及發動人衆出城歡迎之功，爵之爲西平王。更聽信洪承疇之策劃。下令爲崇禎帝服喪三日；遣使持檄招撫各州縣；命明之內閣六部以及都察官員等，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其印信並鑄滿漢文字；更下令降等者薙髮。然後以捷報奏盛京，請祭告天地，詔發中外，以盡除明季加派之各種稅餉，以及廠、

衙諸弊政；並為詔宥免五月二日以前之一切罪人；更請其皇帝乘此中國無新皇帝之時，速即遷至北京以君臨中國。此滿清「打點皇帝規模」之意圖，於然大備。

滿清既改其搶掠而規模帝業，兼以搜求其所需之子女財帛，乃先尋求明內閣六部檔案，因得萬曆初年（西元一五七三）名相張居正之會計錄。多爾衮一面派軍繼續追賊；一面研究如何籌集軍餉；另一面却要收買明遺民之心以規模帝業。洪承疇以為中國之人，對於誰來做皇帝一事，向來淡漠，其最大希望為太平；第二希望為豐年；第三希望為薄稅斂省刑罰。於是便議定收買民心政策如下：

『地畝錢糧，俱照前明朝之會計錄，從順治元年五月一日起按畝徵解。凡加派之遼餉、練餉、召買等攤派民間之捐稅，悉行蠲免。其大兵經過地方，仍免一半錢糧。歸順地方係大兵未經過之地方，免三分之一。明朝之東西廠、各兵衞、各屯衞一概取銷，其產業轄地一律歸公。凡五月二日以前之罪犯人等，罪無大小，一律赦免。凡五月二日以前人民所滯納之捐稅，一律蠲免。大亂之後，人丁銀之定額，皆由各該州縣重新查定。其州縣鄉里之有節孝宜於旌表者，神祇壇廟之宜保護者，歷代帝王陵寢及名賢墳墓之宜加修理者，隱逸山林之士宜加徵聘而為國用者，各州縣官吏及人民悉宜注意報請施行。至於明室宗親之祿養，歸順官員之待遇，鹽稅之更改，關稅之釐正，柴炭稅之免除，以及文武考試之會期等，已飭內閣六部儘速擬定條例，澈底執行，以期早蘇民困，而多得人才也……。」

此即新朝之政綱，亦即多爾衮「打點皇帝規模」之政略。是年九月，年方六歲之清順治帝自盛京遷都北京（即今北平），向中外布告其君臨中國之意。中國百姓以為滿清曾自號為後金，乃遼金元時之金國後人，雖然為異族而

非漢人；但亦爲中華民族之一支，從前曾經入主中國，且今有剿賊弔民之功。更加以人民對於明代之黑暗政治與苛捐雜稅，極度痛恨，今能以改朝換帝，澄清政治，減輕捐稅，猶有重興國家之望，又見滿清政府先以減稅捐除弊政爲號召，故黃河以北之人心多安之。此滿清入關之初政，可謂爲一成功之傑作。

三、史可法奉福王朱由崧監國於南京

明制以南京爲陪都，陪都設有宗人府及兵、吏、禮、戶、刑、工六部。通常有一尙書總領五侍郎留陪都，名曰參贊機務。當李自成圍攻北京時，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乃集勤王之師於浦口，準備北上勤王。就在其集中未發之時。崇禎十六年（西元一六四四）夏四月，北都陷賊，崇禎帝殉國，報至南京，人心惶懼，諸大臣乃議立新君。因崇禎帝之太子下落不明，只好於諸藩王中擇立一王以爲監國。聞崇禎帝之從兄福王朱由崧，與崇禎帝之從父潞王朱常淓，俱避賊在淮安，皆可迎立之以爲監國。常淓有賢名，而由崧倫序爲親。立親立賢，遂成爲南京諸大臣爭議之焦點。

兵部侍郎呂大器，因受前禮部侍郎錢謙益（時被廢在家）及郎中周鑣、僉事雷縯祚等影響，力持立君維賢之說，而右都御史張愼言，詹事姜曰廣等皆贊助之，於是聯名致牒史可法，略言：

「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是也。潞王神宗之侄，賢明當立」

史可法亦同意立君維賢，以維繫人心，而利於號召。惟是時鳳陽總兵馬士英却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誠意伯劉孔昭（劉伯溫之十二世孫），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成集團，而致書於史可法曰：「必立福王

！』

史可法鑒於江南兵權盡操在立親派之手，而立親派攻訐立賢派有私心，在懼追妖書、挺擊、移宮等案，以邀功名，非爲國家計。是以可法不便決，而回至南京集合朝中逃難諸臣共議之。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徐達十世孫）、戶部尚書高弘圖，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共議於朝。時呂大器見立親派抬頭，其署禮兵二部印信，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厲曰：『今日有異議者斬？』劉孔昭亦面斥大器。而馬士英更握兵在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眞，連營江北，以張其勢。史可法不得已，乃以福王朱由崧之名告廟，率諸臣迎福王於江浦。五月初一日，福王入居南京內守備府，蒞監國之位以受百官之朝，以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王鐸並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更令史可法仍掌兵部，馬士英仍總督鳳陽諸軍，張愼言爲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徐石麟爲右都御使，舊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同部協理京營戎政，餘皆遷擢有差。史可法乃定京營之制，使侍衞及錦衣衞諸軍悉入伍操練，不設錦衣東西司房及南北兩鎭撫司官，以杜告密而安人心。

時馬士英無志爲崇禎帝復仇，而欲旦夕入相。因引魏忠賢舊黨阮大鋮謀，將呂大器等所牒史可法之七不可書上奏，又懼於可法之衆望所歸，自己難以得志，乃令徐泗（今江蘇銅山、泗縣）總兵高傑等上疏，請可法外出視師，而使士英擁兵入覲。

史可法聞滿清軍已入北京，正驅吳三桂等追擊闖賊李自成而南。自己出京督師實有必要，亦請命出鎭淮陽（即今江蘇省淮安），以便宜行事而節制各鎭。福王由崧正患可法之不出，見其請命，即力促之行，並召士英入閣辦事。士英拜命連夜入京，即促使福王速即帝位。史可法以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多誅賊所置之僞官以據城自

保，而未知南京擁立之事。可法爲求團結實力，一致對外起見，監國登極皆足號召人心，以慰撫山東河北軍民，故亦聽其卽帝位而朝賀之（史稱南明弘光皇帝），只請開禮賢館，以招四方才智及下僚之有才被棄者以舉用之，遂率領總兵劉肇基、于永援、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等離南京，而赴江北

四，南明諸將之互爭揚州

當史可法離南京赴江北時，滿清軍事首領多爾袞正在北京集合明及闖賊所遺之內閣六部及都察衙門等人員，俱以原官使教滿官辦理政事。另外，一面驅使已投降於滿清之漢軍，追擊李自成；一面用洪承疇等策劃以盡除明代弊政，省刑罰，薄稅斂，來招降闖賊所統諸城。於是，北京以東以北諸府，皆降於滿清，而保定、大名、眞定諸府問，明之潰兵羣起，各據城自保。山東、山西、河南三省內諸府州縣，亦皆紛紛起兵，殺闖賊所設之僞官，據城自保以待招撫。只有江淮間馬士英所督率之劉澤淸、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四總兵所轄之軍，與史可法所督率之五總兵所轄軍，是爲明朝所僅存在江北之軍隊。

馬士英聞滿清軍已進入北京，竟不務於恢復之謀，而亟欲立帝以自相，因棄其軍，而率精銳入南京，其所遺淮南之諸將，遂橫行不法，縱兵殃民不一而足，彼等聞史可法已來江北督師，各懼於赴敵，而思自居於富庶之地以擁兵自衞。時揚州爲南北運粮之樞紐，物阜民殷，繁華冠於全國。諸將各以其多資，遂皆欲駐守其地。徐泗總兵高傑以近水樓台，掠得官民船隻，載其兵南下，先到達揚州城下，將入據州城。揚州城內人民，懼高傑軍之殘暴，乃要求知府馬嘯騄，推官湯來賀閉城不納。高傑大怒，下令攻城，日掠城厢婦女財貨。城內人民聞之益懼，乃極力堅守。

有歙縣進士鄭元勳者，適家居在城內，因與高傑有舊，及自抱奮勇，隻身出城到傑營中說傑退兵，責以大義，說以利害。高傑感悟，退兵於五里之外。由是城西北門始啓，以通樵薪。旋守城者違約，出城追捕高傑之兵，傑遂又進兵圍城。城中人疑鄭元勳通傑而出賣城中消息，因競殺元勳。

高傑圍攻揚州月餘，猶不能下，始知城不易得，攻意稍怠。及淮海（今江蘇省淮安及東海縣）總兵劉澤清，聞高傑往攻揚，乃亦率兵大掠淮上，欲入臨淮城，城民亦閉城持械堅守拒之，鳳壽（今安徽鳳陽及壽縣）總兵劉良佐所守諸城亦多被澤清軍所攻。至史可法出兵臨淮時，劉澤清始退，而高傑乃大懼，連夜掘深坑掩埋數千暴骸，以圖脫罪。

史可法以國家正在用人之際，諸將之縱兵爲亂，實由於兩三月未發粮餉之故，雖是罪無可逭，於情却不無可原。欲使諸將有戴罪立功，遂使人召集滁和（今安徽省滁縣和縣）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來見。得功、良佐、澤清知史可法已寬宥之，各應命而來。惟傑自知罪重，遲疑不至。可法爲表示披肝瀝膽激以忠義，乃輕車簡從往見高傑。傑聞可法已入其部屬帳中，始往謁之，見面時傑懼，可法坦懷待之，更接見其偏裨諸將，皆以溫語慰撫。高傑因是大喜過望，然自此亦易可法。遂用自已之甲士以爲可法之防衞，對可法所發之文檄，必先取視而後發行。可法夷然若不知者，更爲之具疏請朝廷宥其罪，屯其衆於瓜洲（今江蘇省鎮江江北之瓜洲），傑又大喜，可法因而開府在揚州，重新劃分諸將駐地，使之分別出兵以圖山東、河南各府州縣地。

15—5468

第二節　戰爭起因

一、長江上游及北方狀況之變動（參看附圖十五—六二九）

先是武昌等地爲李自成所攻，崇禎帝以左良玉督諸將守武漢等地有大勳於國（詳見上卷），乃詔封左良玉爲寧南伯。旋京師陷落，福王即帝位於南京，詔書至武昌良玉營。其部下諸將以崇禎帝殉國應由太子即位，藩王只宜監國，不可自立爲帝。於是皆集於帳前請求不開讀此項不合情理之僭位詔書。巡撫何騰蛟聞之，急往見良玉欲說之，比至則良玉已從其部將盧鼎之言，如禮開讀詔書，惟諸將尙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諸將以良玉年老多病，銳志已竭，故不甚服其命令。良玉乃盡出其所藏金帛銀綵財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於是諸將噭然皆哭。其副將馬士秀因奮然曰：「有不奉公令，復敢言欲東下者，吾以兵擊之。」即下令使巨艦斷絕江路，衆心始定。良玉遂拜表入賀。南京朝廷因進良玉之爵爲寧南侯，將上流之事專委良玉。良玉乃發兵收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等地。湖廣巡撫何騰蛟，總督袁繼咸亦皆與良玉和善相處，由是南都依之以爲屏蔽。

魏忠賢之黨阮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於崇禎末年避流賊居南京，招納遊俠談兵說劍，希以邊才召用，以謀東山再起。時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等方聚講學之士於京，惡大鋮而揭其企圖。大鋮懼禍，始杜門謝客，而獨與馬士英深相納結。福王即立，馬士英入閣秉政，大鋮實與謀焉。士英欲專權任事，結私罔利，因大鋮知兵，乃與宦官等在帝前極稱大鋮之才，謀使其入覲，面上守江之策，陳述其「三要」、「兩合」、「十四隙」之疏。朝臣以大鋮

逆黨巨魁，不可起用以翻先皇定案，使先朝罪人盡登膴任而亂名器，士英令淮海總兵劉澤清將兵入朝以圖排除異己。於是，張煌言、呂大器、姜日廣等賢達之臣，皆不能安於其位。良玉在武昌不直馬士英所爲，知南京內訌日甚一日，以爲必先靖內而後方能攘外，遂以入清君側爲名，提兵東向。然未幾物故於中道，諸將擁其子左夢庚繼之，士英與大鋮乃使總兵黃得功拒之於銅陵。後左夢庚內部分裂，故進攻不利。

時吳三桂與滿清英親王阿濟格之追擊李自成至定州，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走眞定，集其衆逆戰，三桂復擊破之，賊不能支。自成逃至望都，中流矢創甚，乃用三桂妾陳姬「留妾緩追兵」之說，留陳姬以緩三桂之追擊，三桂因急欲見姬故，乃自望都（今河北省定縣東北）返師，而以「窮寇勿追」報滿清，自成因得西踰固關（在今河北井陘西南）走山西，糾合潰散至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殺其黨李巖，然後遁走西安。

李自成既西遁，山東河南諸州縣人乃爭殺其所置僞官復爲明守。但斯時南京之朝廷毫無遠志，史可法雖有大志而指揮失靈，故無一兵一卒至河北。滿清攝政王多爾袞探知南朝行動，正撓於內而不暇顧外，乃命肅親王豪格進兵山東。豪格引兵駐濟南，分遣其軍破青州，斬自成黨趙應元等，平定山東。復引兵徇河南，河南因亦爲滿清所下。多爾袞復命都統葉臣等往徇山西；更使其直隸巡撫衞國允率沈文奎等先後剷平大名、順德、廣平各府縣據城拒守之賊。大兵因出固關，平三晉，擒僞官陳永福於太原，破僞總兵李遏於大同，再遣山西巡撫馬國柱進擊汾州、平陽之賊，至是山西亦入滿清之手，於是滿清與南明之疆土接壤，南明雖無恢復故國之志，但滿清却欲掃除南明而統一中華，故其後滿清進攻南明之戰因之而起。

二、南明與清之交涉

南明既立，滿清既以仁義之師相標榜，自應於救亂之後退出北京，歸還其故國瀋陽，而却以明室未有正嫡遺留爲口實，移都北京，已有佔據北方之事實，尚無奄有中國之論據，故對於南明猶不得不承認其爲自立之事實也。南明爲求探知滿清之態度，以及明瞭北京之實況，乃欲以通好爲名，遣使於滿清，惟計議許久難得其人。會左懋第以母親歿於燕京，欲返北京葬母，上疏請行。明廷乃拜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使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往。並令懋第就便經理河北，聯合關東諸軍務。懋第臨行上言曰：

「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

朝衆韙其言，只令其賚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匹。以三千兵護送之啓行。

是年（西元一六四四）十月初一日，懋第進入滿清勢力之境，清令其以百人陳行。使招待員導之於四夷舘。懋第曰：「置我於四夷舘是以屬國相待也，我必不入。」清乃改之爲鴻臚寺。懋第與多爾袞相見，南明所提出之交涉要項其概要有四：

一、天壽山特設園陵。厝先帝之梓宮，併太子二王之神櫬。

二、割山海關以外之地於滿清。

三、歲幣以銀十萬兩爲率。

四、清之國號則聽從其自己之意見。

滿清欲借來使而了解南明之情況，因對各使施以利誘威迫，左懋第忠貞爲國不爲所動，懋第有降賊後又轉降清之弟懋泰，來謁，懋第曰：「此非吾弟也」，斥之出。但多爾袞却利用該使團中之副將韓拱薇，寄一書於揚州兵部尚書史可法，盡其威脅利誘之能事，其書云：（清代通史第二篇二九八頁）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風傳，有謂金陵已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其所以防亂臣賊子者，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逐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之謚號，卜葬山林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使立朝，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而非得之於明朝，賊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詎得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以斷流乎？夫闖賊但爲明朝之祟，何嘗得罪於我國家，徒以薄海同讎，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則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之全力且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之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豈待蓍龜。予聞君子愛人以德，細人則愛人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其削號歸

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歸者，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臨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豈爲隨俗浮沉耶？取舍從違應早審決，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勿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至遺笑於亂臣賊子，予有厚望焉。書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盡言。」（清朝全史二十六章頁十四—十五）

滿清之大學士剛林，問左懋第曰：「我國發兵爲汝等破賊報仇，江南不發一兵，突立皇帝，此何意乎？」懋第曰：「北京失守事出不測，南北隔絕，諸臣聞變而集練兵馬，正欲北來，恰聞先帝之變，又值今上（指福王）至淮，今上乃神宗皇帝之嫡孫，夙有聖德，先帝既喪，倫序當立，天與人歸，臣民擁戴，因告位於高帝之廟，此國家之所當宜者，何必問？及聞貴國已發兵逐賊，故江南之兵未便前進，恐與貴國爲敵也。今特遣我等來謝，并相約共爲殺賊也。」剛林曰：「勿多言，我等將發大兵直下江南矣。」懋第曰：「我等本爲感念汝攝政王發兵破賊，又爲先帝發喪，我皇帝特命我等齎御書銀幣自數百里遠來，要在通好致謝！何故以兵勢相恐嚇耶？用兵亦何嘗之有，但以禮來，反以兵往，此亦非攝政王當初發兵破賊之意，況江南水鄉，地面尙大，兵力亦多，爾騎兵焉能保其必勝乎？如難必勝，故不宜小覷之也。」剛林不能答，轉報於多爾袞，多爾袞問對來使之處置，馮詮曰：「使彼等辮髮而拘留之可也！」洪承疇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禮也。若苦彼等，則後此之來使者懼矣。」因令懋第等南歸。途中陳洪範欲降而密通於敵，並請自往江南招降劉澤清等。於是滿清追懋第至滄州，使還館於北京太醫院，而獨縱陳洪範

南歸，並為滿清鋪設進兵道路。由是滿清既深知江南實況，又有內間為助，遂決定南下江南。（見陳洪範北使紀略）

第三節　清軍之下江南（參看附圖十五—六三〇）

一、史可法覆書及滿清進攻江南

史可法在揚州接得韓拱薇轉來多爾袞之書，可法不便自專，欲商之朝廷，但朝廷正鳩工興修坤寧宮及慈禧殿，更奉母妃之命，大選民間淑女，入宮服役。而阮大鋮方為兵部侍郎掌握中樞之軍權，却將兵部尚書之名義給與前大學士王應熊，使之在遵義（貴州省今縣）督師，以討盤踞在蜀之張獻忠巨寇。馬士英等以外有屏藩，內有阮大鋮之防禦計劃，以為足以抵禦外侮有餘。因言於弘光帝，使只有督師名義之大學士史可法自行答覆多爾袞之覆書。於是可法致書多爾袞，其要點有四：一、表示福王以親賢即位，為天意民心之所歸趨，亦為明主法統之所許。二、對清軍驅走李自成，克復故都，並為崇禎帝舉喪，表示感謝。三、願與共滅李自成、張獻忠，清軍退還本國，明廷當依遼金舊例，年輸金繒，兩國永結盟好。四、可法自為堅決表明，處在今日，祇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精神，以盡明臣之節。

多爾袞接得此書，知可法祇願依據契丹、女眞之前例，則可斟酌俯從；如欲併吞中原，則將率領明臣民竭力致死以周旋到底，其不止於無降意，且為一篇永世宣戰文書。多爾袞至此乃決心使用其可以使用之漢人武力，以攻取江南。

多爾袞以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各府州縣，業已次第為滿清軍所平定。又見薙髮為辮之漢人正適宜攻擊束髮

之漢人，因命英親王阿濟格為清遠大將軍，帥領山西投降各軍以西討李自成；更命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統率河北山東投降之各軍，以滿蒙漢軍之八旗兵各四旗在後為督師，以進攻南明。

二、史可法之督師北伐

史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即決策北伐。先使為害揚州及伏襲黃得功之總兵高傑由瓜州北上徐州，以規復山東，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先鋒。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為之後援，更以賀大成鎮揚州。又使王之綱準備出鎮河南。高傑固跋扈且多行不義，但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誠，敬奉約束。可法因與之謀恢復事業，議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邳州今江蘇睢亭西北）、宿（今江蘇宿遷）以防河，高傑自提兵直趨歸德（今河南省商邱）、開封，以進窺宛（南陽）、洛（洛陽）、荊（湖北江陵）、襄（湖北襄陽）而為國家根本。

高傑上言以為「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因黃得功終記念前仇，不肯為高傑後方之援。而劉澤清尤狡橫難任，不顧信義。史可法不得已，乃移黃得功駐廬州（今安徽合肥）以防桐城、皖縣；調劉良佐赴邳縣、徐州，進復山東，以為高傑聲威之援助。又使左中允、衞允文二人兼兵科給事中，以監高傑軍。史可法亦將大軍自揚州前進至清江浦（今江蘇省淮陰縣），以便指導前線諸軍。

史可法到清江浦（淮陰）時，即先遣官往開封屯田，以為長時經略中原之計。並準備屯田之軍民，以便佔領之後，立即施行。

時諸將各分汛地，皆欲選擇便利之地，以保存實力而坐享豐裕之生活。故自王家營（今河北省清河縣東北）南至宿遷運河要道，最為衝要，諸鎮無敢任其防守者，可法亦自任之。並即令幕下文武逐段築壘為防，以圖先立於不

敗之地。準備既畢，然後上疏請頒詔書以北上討賊，而復興故國。其疏曰：

「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恥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於燕齊，君父之讎置諸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國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功足錄。臣於登極詔藁特將加恩一款删除，不意後來復國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行兵討賊最苦無粮，搜括不可行，勸諭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斷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亦槪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滿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仇，振奮朝野精神，萃勵萬方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十一月條）

疏上，而南京之朝廷一切行政，實操持在馬士英、阮大鋮等手中，朝廷其他大臣已不能欲事一事，而馬、阮二人則惟知擴張其私人勢力，排除異己。彼等以為北兵不會南來，既來，尚有史可法大軍以為屏蔽，更有大江之險足為天塹，並且阮大鋮知兵，盛倡說其「強弱何常永守」之說，其並舉「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有一將何須多之」以為

用兵之實例。以是不欲出兵北伐，但求史可法守在汎地，能以坐地籌餉，不向朝廷要粮即爲滿足。至於闖賊李自成之剿除，似當委之滿清，更以爲滿清已得黃河以北之地，即可算爲對其剿賊之酬勞，使彼知足而止，不至再犯江南。故深慮史可法之行動，會有開罪滿清之處，因而不但不發討賊之詔，且不許史可法之兵北進。於是可法北伐之圖，遂成畫餅。

三、滿清軍南下

滿清豫親王多鐸，於明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清順治元年）十月末受命，十一月自山東分兵南下，先令有力之一部攻取海州（今江蘇省東海縣），然後自海州進攻宿遷。

史可法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宿遷，復其城。越數日，滿清軍圍攻邳州，劉肇基往援，敵軍屯城北，援軍屯城南，相持半月而敵退去，而轉略贛榆、豐、沛等各縣。其大軍則西取河南府（治在洛陽），河南總兵李際遇迎降於敵。河南巡撫飛章告急於南京，明朝廷始下詔使史可法令高傑之軍進駐歸德府（今河南商邱）爲備。

明弘光元年（西元一六四五年清順治二年）正月，高傑帥師進駐歸德。時總兵許定國駐睢州（即今河南省睢縣），嘗上書詆高傑爲賊，故傑深恨之。傑微聞許定國已遣使納欵於滿清，並送其二子渡河到滿清軍中爲質。爲求證實其情，乃召許定國到歸德議軍情。定國心虛不至。傑欲效史可法之親詣其軍以感召之，乃偕巡撫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國營。定國懼於見襲，則藏其精銳而以羸兵郊迎之，既相見，故作被感動而屈服狀。高傑心輕定國，遂入睢州城。十一日許定國置酒享傑，飲酣，傑令定國刻期前進開封殺敵。且微及其送子爲質事。定國既無離睢州之意，而傑促之行，因益疑傑已知其投敵之事，遂乘夜伏兵襲殺高傑，而越其杰亟遁得脫。明日高傑部衆攻睢州城，自東門

入以屠睢州，軍民無有孑遺者，定國僅率百餘人奔投於清軍。黃得功聞高傑在前方被殺，亦引其軍進襲揚州，欲盡殺高傑之妻子以報被襲擊之仇，揚州城人大懼，而斂兵守城。史可法聞之，急命同知曲從直往諭解之。黃得功始引軍而去。高傑既死，其部下兵將大亂，互有雄長，將睢州附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大爲流涕曰：「中原不可爲矣！」遂馳往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高傑甥，請用爲提督代統其衆，又立傑子高元爵爲世子，撫定其軍。

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聞史可法欲以李本身將高傑之軍，則連章劾之。而監軍衞允文得馬士英指示，亦上疏論史可法督師實爲累贅。馬士英大喜，卽擢衞允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人馬，經略開封、歸德防剿軍務；陞原兵部右侍郎阮大鋮爲兵部尚書，仍巡閱江防，詔命史可法還軍駐守揚州。以此分權，使可法益難展布。而新任兵部尚書阮大鋮却不務軍事，而濁亂銓考之政，使官以賄成，糾以金免，於是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時人爲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是時滿清則令其武英親王阿濟格率吳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以拊西安之背。豫親王定國大將軍多鐸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擊潼關，與阿濟格會師西安，迫使李自成焚宮室走藍田，出武關趨襄陽，復入武昌，聲言將取南京。滿清大軍自其後方追擊之，於是東南大震。

先是李自成自北京劫明太子朱慈烺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及清軍取西安，李自成逃奔武昌，有自言北來南京者自稱爲太子。朝廷使府部九卿科道辨其眞僞。下之於城中司馬獄。城中士民皆以太子爲眞。衆論籍籍，咸論馬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於是黃得功上疏抗爭，略言：

「…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卽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

朝廷懼於衆論，命三法司覆訊之，宣稱乃係故駙馬都尉王昺侄孫王之明，曾侍衞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遂燬黃得功之抗疏。又有河南婦人童氏自稱係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述具儀送至南京，廷議以爲假冒，下童氏於錦衣衞獄，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於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於是中外譁然。劉良佐亦上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馬士英等置之不理，於是朝野離心。故及至清軍南進，將士多有不戰而降者。河南歸德以及郾城、上蔡、南陽等地，遂皆爲滿清所有。

第四節　南明抗清之屢起屢覆（參看附圖十五—六三〇、六三一、六三二）

一、揚州陷落及史可法殉國（參看附圖十五—六三〇）

史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敍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擒劇盜程繼孔加太傅。可法皆力辭不獲。後以宮殿落成，可法切諫之，始允其所辭各職。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扇，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爲之置妾，可法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會左良玉率軍自長江上游東下，欲至南京清君側；李自成自武勝關乘虛進入武昌；而滿清軍已取歸德將進兵泗州。史可法以國家已三面受敵，自己宜當其大者，且可法在河南方面已策動義師劉洪起等四五萬人，山東方面有凌駉、謝陞等爲求協同一致，即欲移駐泗州以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朝廷以左良玉軍已至銅陵（即今安徽省銅陵縣），國家有燃眉之急，詔可法入援。可法不得已乃沿江北上行，自燕子磯（在今南京東北）渡江，知黃得功已擊退左良玉軍

。可法乃急回天長，檄諸將往救盱眙，俄報盱眙降於滿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歿。滿清軍已渡淮而南。史可法乃急回揚州拒守。（以上見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傳）

時降滿清之許定國部下已潛伏在揚州城中，因知高傑黃得功等在揚州之恩怨，乃造謠言曰：「許定國兵將到，殲盡高傑等舊部曲！」城中人知定國部下殘忍，不敢留在城中，乃連夜聚衆斬關而出。於是揚州舟車一空。史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有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赴援，請背城一戰，可法不許。

滿清軍豫親王多鐸以尚書韓岱出南陽追李自成；以固山額眞拜音圖自上蔡向信陽；以都統準塔之師自歸德向廬州（今安徽合肥）；而親率大軍自歸德向泗州、盱眙。四路大軍向長江直進。俄而向淮之清軍連陷太和、潁州（今安徽阜陽）。四月十三日。其主力軍已到距泗州二十里之處，卽遣將先奪泗州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滿清軍遂連夜渡淮而直向揚州前進。四月十八日清軍到達揚州城下，使人持書往招史可法、衞允文等出降，史可法收兵閉城以拒之。

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自城中拔營出降，揚州城中勢力因益單薄。城內諸文武仍分陴拒守，各以死自誓。城西門險要，可法親自守之。

越二日滿清軍以巨礮擊城西北隅，破城而入。總兵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與敵巷戰，力不支而死。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等皆戰死。兵部侍郎總督興平標下諸軍之衞允文亦赴水死。可法圖自殺爲一參將所救，擁之出小東門遂爲敵所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軍民皆奮命攻敵鏖戰甚久，從死者數千人，可法死於亂戰之中。在籍侍郎張伯鯨、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知縣周知畏、羅伏龍、吳道正、運使楊振熙、縣丞王志端、幕客盧渭、歸昭等皆與敵拚命而死。員外郎何綱、庶吉士吳爾壎皆參可法軍事，城破分別自焚或投井以死。其諸生高

孝纘、王士琇、王續、武生戴之藩、醫士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等，見史可法被殺，皆持械擊敵至力盡而死。（以上見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傳）

此戰役之後，滿清軍在城內留五日。爲民衆襲殺者千人。滿清之豫親王定國大將軍多鐸大怒，遂下令屠揚州城。死者七十二萬人。

二、南京杭州淪陷弘光帝被俘（參看附圖十五—一六三〇）

滿清軍自揚州南臨大江，明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明主擢楊文驄爲常鎭（常熟鎭江）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京口（鎭江），合鄭鴻逵等兵駐守南岸，與滿清軍隔江相峙。滿清軍於北岸支流中編大筏，夜置燈火，放至江中流。南岸明軍以爲敵人之大軍進攻也，盡發巨礮以擊之，筏燈皆覆入水。鴻逵等以爲獲勝，日夜騰章告捷，而滿清軍却利用曉霧潛渡，其先濟者數百騎，據高阜鳴螺樹幟，明兵始覺，而急列陣於甘露寺，及敵人大軍畢濟，即以步兵攻其前，以騎兵躡其側，明兵大潰，京口遂陷，蘇松巡撫霍達對楊文驄俱走蘇州，鄭鴻逵等却縱兵大掠，遁還閩中，

初南京聞鎭江江中大捷，故了無戰備，而設宴以慶賀之、及飲至夜半，鎭江陷敵之消息到。於是南京大震，城內外秩序大亂。弘光帝以有逃難之經驗，乃自跨馬出通濟門西走，欲奔太平。此時有擁戴功之馬士英，雖內結勛臣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外連劉澤清、劉良佐等諸鎭，用阮大鋮爲佐，欲尋一商議之人亦不可得矣。於是以黔兵自衞，挾帝母妃，前奔廣德，廣德知縣趙景和閉門不納，士英攻城，破而殺之。

南京人民見敵未至，而皇帝逃宰相走，及劉孔昭已斬關而遁。乃集亂兵入獄，請出冒充東宮太子之王之明，立

15—5482

之爲皇帝

弘光帝知總兵黃得功屯兵蕪湖，乃冒充傳騎潛入其營。黃得功見而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之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帝泣曰：「非卿無可仗者！」

馬士英自廣德逃奔杭州，阮大鋮亦自上江逃至，與之俱隨潞王朱常淓左右。

滿清軍既陷鎭江，即沿丹陽向南京前進。比其先頭到達南京城外，明帝等已逃走三日矣。明總督京營之忻城伯趙之龍聞滿清兵到即奉表册獻款。勳戚自魏國公徐允爵、駙馬都尉齊贊元、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曰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幷城內官民遂皆迎降。高傑子高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亦於沿途歸降於敵。滿清軍得明馬步兵二十三萬人。惟刑部尚書高倬，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屈而死。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縊死，戶部主事吳嘉允謁方孝孺祠堂投繯死，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博士陳子階自殺於公署中。其諸生布衣死者則有吳可箕、金壟、陳士達等。而被立爲皇帝之王之明從此失其下落。

滿清軍已取南京，即遣官兵率降將劉良佐等往襲太平。弘光帝登舟，欲渡江走。滿清軍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戰敵於荻港，傷臂，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向江口進攻，而降敵之劉良佐却沿南岸高呼，向之招降。得功怒叱之曰：「汝乃降乎？」忽一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回視，知其部屬所爲，即急尋之，已紛紛降去。黃得功知不可爲，乃擲刀拾所拔之箭，自刺其吭而死。其總兵翁之琪見部衆皆去，亦投江死。另一總兵田雄，見黃得功已死。遂挾弘光帝至蕪湖降清。

滿清軍執弘光帝至南京，改南直隸爲布政司，以應天府爲江寧府，分遣軍往徇各縣，各縣皆降。多鐸遂遣貝勒

博洛率兵東攻常州（即今江蘇省武進縣）、蘇州（今江蘇吳縣），至皆下之。因留兵二千駐蘇州，集大軍悉趨杭州

時明潞王朱常淓流寓在杭，諸臣聞弘光帝已爲滿清所俘，乃請常淓監國，常淓不肯。及滿清兵至常淓大懼，乃聽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之計，率衆開門迎降。監司及郡邑長吏多逃竄，獨錢塘知縣顧咸建不降而死，臨安知縣唐自綵欲部署抵抗而死，邵武同知王道焜見不可爲投繯而死，紹興諸府悉望風納款。明前左都御家劉宗周以與馬士英、阮大鋮不合，時居山陰，聞杭州破出辭祖墓不食而死。明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行人陸培皆先後殉國。馬士英與阮大鋮見潞王常淓出降，乃俱逃往嚴州（今浙江省建德縣）總兵方國安營。嘉興地方官已降於滿清，及滿清軍進攻杭州，而士紳屠象美等復集衆據城爲守，滿清軍還軍攻之，半月而破。明吏部尚書徐石麒死之。

明年滿清軍擒馬士英殺之。阮大鋮投降滿清，率導滿清軍攻仙霞關，被人仆於石上以死。

三、魯王唐王監國東南（參看附圖十五—六三一）

浙江省各府多已降清，寧波同知治府事亦將齎圖籍迎附，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則力主拒守。於是肅樂一呼之下，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旗，行事郡中。總兵王之仁既納款於滿清，聞之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及聞有明宗室魯王朱以海逃在台州（今浙江省臨海縣），乃遣舉人張煌言奉表往謁，請其監國以號召義兵。會有諸生陳遵謙殺滿清招撫使於江上，因與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舉兵於紹興。九江兵備僉事孫嘉績、給事中熊汝霖等自餘姚以兵應之。國維乃親自往迎魯王於台州，魯王至紹興，用方逢年之議，稱魯監國。以國維爲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督師江上，盡錢塘江而守之。總兵官方國安亦自金華至，王之仁自寧波至，魯監國加國安爲荆國公，之仁爲武寧伯，遵謙爲義興伯，張鵬翼爲永豐伯，使錢肅樂、熊汝霖、孫嘉績等各領一軍。分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爲方安國、王之仁兩軍食用，而餘軍皆資於富室之助餉。以是安國、之仁二軍常有餘糧，其他諸軍食糧則日不相繼。張國維督諸軍進攻，連克富陽、於潛等縣。及再進戰而敗，遂退還錢塘江南岸，樹木城於緣江要害，聯合諸營爲持久計。

唐王朱聿鍵在崇禎間爲倡義勤王得罪曾受禁錮，後被赦出。行至杭州，遇自鎭江敗退之總兵鄭鴻逵及戶部侍郎何楷、吏部郎中蘇觀生等，鄭鴻逵係鄭芝龍之弟，以饒產業於八閩，且富有橫海經驗，又嘗殖民台灣，以爲奉明宗室有較大號召能力，遂奉唐王入閩。至閩後，卽與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南安伯鄭芝龍等奉唐王爲監國。鴻逵則以爲只監國尙無以壓衆心，宜卽正位稱帝。諸臣以爲稱監國則名正，俟出閩再建號未遲。爭議數日，終以擁立者多欲艷其推戴之功，遂稱帝於福州（卽今福建省閩侯縣），改年爲隆武元年（西元一六四五），以福州爲天興府，卽布政司署爲行宮，大赦，進芝龍、鴻逵爲侯，鄭芝豹、鄭彩爲伯。兵事機宜悉以芝龍爲政。以天興（今福建閩侯）、建寧（今福建建甌）、延平（今福建南平）、興化（福建莆田）四府爲上游；以汀州（今福建長汀）、邵武（福建今縣）、漳州（今福建龍溪）、泉州（今福建晉江）四府爲下游，各設撫按，議簡戰守之兵，自仙霞關（在今福建省浦城縣北，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處之仙霞嶺上）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閩浙兩粤之餉不支其半，乃請預借兩稅一年，並令羣下捐俸，勸士紳輸助，催徵各府縣銀穀之未解者，官吏督迫，閭里騷然。

15—5485

唐王聿鍵既稱隆武帝，例置百官，以素重黃道周學行，用爲首輔，以張肯堂爲禮部尚書，何楷爲戶部尚書，郭維經爲吏部侍郎，蘇觀生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設儲賢館分十二科，召四方賢士令觀生領之。惟所召之名賢皆不至，至者多庸流，遂罷其事。拜觀生爲東閣大學士，使參與機務。時芝龍、鴻逵兄弟橫甚。一日帝賜宴，芝龍以侯爵欲其坐位在道周之上。道周與爭，衆抑芝龍，自此文武大不睦。又鴻逵扇殿上，何楷呵止之。以是皇帝出郊天，芝龍兄弟稱疾不赴，何楷怒曰：「禮莫大於郊，二勳臣不陪祀，無人臣禮。」帝獎楷有風節，命掌都察院事。但途中爲芝龍部將楊耿所截，割何楷一耳去，楷知不爲所容，遂請告而去。隆武帝聞滿清軍攻江西省正與人民所組之忠誠社作戰，欲令芝龍出兵往助，芝龍不聽。道周知芝龍有降敵之意，乃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羣帥成立大軍。隆武帝給以空劄百函，以隆武元年（西元一六四五）七月二十二日啓行，僅齎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得卒九千人，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多有響應之者，於是遂得廣信府（治今江西省上饒縣），更由廣信出兵衢州（浙江省今縣）。隆武帝乃以周定礽爲右僉御史巡撫廣信，使詹兆恆爲兵部侍郎，萬文英爲兵部員外郎，以監道周之軍。更以胡奇偉爲湖東副使，與兵科給事中胡夢泰同守廣信。

福建之隆武帝聞魯王已監國於浙江，而魯王令譽夙著，浙東義士輸誠者多，而知名之士黃宗羲兄弟與朱永佑、吳鍾巒皆投之，且不理會福建之稱帝者，心中各皆不快。會多爾袞再度宣布其薙髮易服之令，漢人皆以爲薙髮乃至大汚辱，故各地相繼騷動，羣起而爲復明之運動。給事中陳子龍、吏部主事夏允彝起兵松江；兵科主事吳易、舉人孫兆奎起兵吳江；行人盧象觀奉宗室瑞昌王起兵宜興；中書葛麟、主事王期昇起兵太湖；主事荆本徹、員外郎沈廷揚起兵崇明島；副總兵王佐才起兵崑山；典史閻應元、陳明遇起兵江陰；僉都御史金聲，與邱祖德、尹民興、吳

應箕等起兵徽州（今安徽省歙縣）、寧國，並通表於福州，遙受其拜除。江西省亦同時起兵，擁明宗室益王據建昌（今江西南城）；擁永寧王據撫州（今江西臨川）；四川巡撫等擁明宗室朱容藩於夔州（今四川奉節）；靖江王朱亨嘉稱監國於桂林；兵部侍郎楊廷麟據贛州（今江西贛縣）。彼等各聚不願薙髮易服之民數萬至數十萬，或表通福建之皇帝，或接受魯監國之節制，聲勢浩大。由是滿清軍四面皆敵，戰志為之大怯。降將洪承疇以為自己在漢滿兩族中皆有聲望，乃請命至南京以總攬東南軍政。

洪承疇先將滿清軍及降服於滿清之軍，各分其半，使在互相監視之下，一在南京居其麾下；一在杭州為經略東南之基礎。更先令駐杭州之軍採取防禦，以抵制浙江福建方面之進攻與援軍。而承疇自率其南京之軍，分頭攻打江蘇各地，逐一攻下松江、吳江、宜興、崑山、崇明、太湖等地。又憤江陰之積久不下，乃悉衆圍攻，四面發巨礮，城中死傷無算，仍堅守自如，至八月二十一日滿清軍始從祥府寺後城攻入，城衆猶巷戰，男婦投井投池皆滿。滿清兵屠戮三日，城主閻應元臨死，於城樓上血題一聯曰：「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積留大明三百里江山。」是役城內九萬七千人盡死，無一降者。城外死者亦逾七萬五千人以上。洪承疇更命降將張天祿等往攻寧城、徽州，戰六十餘日而陷。於是，承疇遂進攻浙江、福建。（見清朝全史二十六章頁二一一—二一二）

四、桂王稱帝肇慶唐王稱帝廣州（參看附圖十五—六三二）

滿清軍既下江蘇、江西二省各城，福建之隆武帝欲統一閩浙諸軍以對抗滿清，乃使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之魯監國。魯王左右欲應之，而熊汝霖獨出檄嚴拒不納。張國維遂馳疏福州曰：

「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臣庶，所宜同心並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

日，鳩集有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何可追。臣老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于間哉。」

隆武帝乃召還劉中藻，自是閩浙如水火矣。

福建議出師，楊廷麟等請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浙中諸將請出衢州。蘇觀生以事權悉鄭氏所握，請出贛州。隆武帝乃遣蘇觀生先赴贛州募兵。留曾櫻鄭芝龍留守福州，司轉餉，將自北上親征。十二月帝至建寧，廣東布政司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始使行將離散之軍，復稍集聚。會黃道周兵敗於婺源（江西今縣），芝龍迫於衆議，始遣鴻逵爲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右先鋒出江西，築壇拜將行推轂禮以出師。鴻逵至仙霞關，鄭彩至杉關（在江西光澤縣西），皆託言候餉駐軍不進，旋鄭彩回師，與芝龍各留原駐地如故。此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正月事也。隆武帝知鄭氏不足以有爲，決心出汀州入贛州與湖南爲聲援。二月帝至延平（今福建南平），芝龍不欲帝出走，卽率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以留之，隆武帝遂駐在延平。乃手書以勞魯王朱以海曰：

「吾無子，王爲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無分彼此。今遣僉都御史陸清源齎餉銀十萬兩，用勞浙東軍士。」（見清代通史上卷頁三二一）

陸清源入浙東，方國安縱兵截之，留清源於其軍，且出檄數隆武帝之罪。張國維聞之嘆曰：「曲在我矣！」洪承疇知閩浙之詳情後，遂分兵西攻贛，東攻浙。西攻者不久下吉安，進圍贛州。東攻者至五月二十七日滿清軍涉錢塘江，方國安盡棄戰艦拔營走紹興，刼魯王南行。江上各營聞報，一時俱潰。六月一日滿清軍入紹興。方國安欲獻魯王以降，使人四守之。會守者病，魯王得脫，逃至台州航海而走，命張國維防遏四邑以圖後舉。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可支，死之。浙江盡陷。

魯王至舟山，守將黃斌卿不納。乃浮海至廈門，轉赴廣東南澳。方國安降敵，敵以其又用蠟丸通閩誅之。滿清軍遂進克衢州，向仙霞嶺而進。

敵人攻衢州，黃道周死之。時鄭鴻逵駐仙霞嶺，聞敵至，徒跣疾走，三日而抵浦城。滿清軍遂從容進入福建，而至延平，隆武帝將逃奔汀州，集諸將出一篋而告之曰：

「吾賴諸卿擁戴，越在海隅，布衣蔬食曉夜焦勞。正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惟恐負卿等立君之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一百餘封，今俱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見清代通史上卷頁三三一）

因令錦衣衞官當衆焚之。然人心終不可回，延平無守，遂奔汀州，滿清軍追至汀州，隆武帝被執。芝龍不聽其子鄭成功之諫，竟投降於滿清。福建、江西皆陷。

隆武帝被執之消息報至粵中，明總督兵部尚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巡撫御史王化澄，與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賀、董天閎、朱治憪、周鼎瀚、方以智、朱容藩等議所立，乃共推桂王朱由榔。桂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於無君，吾兒仁柔，願更擇其可者。」丁魁楚等請益堅，遂於十月十四日稱永明王監國於肇慶（今廣東省高要縣），預定於明年為永曆元年。以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並為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尚書，大器兼兵部尚書，式耜兼吏部右侍郎。蘇觀生要求共事，丁魁楚素輕觀生，且欲專定策之功。又慮觀生為舊隆武之相將居己上，乃拒之。大器亦以觀生非兩榜出身叱辱之。觀生怒走廣州，適隆武帝之弟聿鐭與大學士何吾騶自閩浮海至廣州，梁鍾朝乃倡兄終弟繼議，觀生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總兵林察等，遂在廣州、擁立聿鐭為帝，改元紹武元年（西元一六四六）永明王使人向廣州述說宗支之倫序與監國之先後，促其來歸，共同抗敵。蘇觀生等

毆拒之。並招海上鄭石馬徐四姓海盜，授以總兵之官以與肇慶相拒。於是肇慶與廣州興兵相攻，大器知不可爲，則請命入蜀。

滿淸軍乘廣東內亂，卽遣李成棟率兵攻潮州（今廣東省潮安縣），更攻惠州（今廣東惠陽），遂進迫廣州。李成棟用潮惠二州之官文書向廣州遞報無警，故廣州未防備，及滿淸兵至廣州，蘇觀生號召兵搏戰，倉卒不能禦，觀生死之。新爲紹武之皇帝聿鐭被執。不食不飮，投繯而死。肇慶方面聞之震驚失色，又聞滿淸軍已攻取贛州，永明王遂不用式耜之諫而出奔梧州（今廣西省蒼梧縣）。及聞敵至肇慶，知梧州已不能居，再西走桂林。

第五節　南明永曆帝之恢復曙光（參看附圖十五—六三二）

一、永明王稱帝四方響應

南明隆武帝朱聿鍵被滿淸軍所執而死於福州，其弟紹武帝朱聿𨮁又被執而死於廣州，監國之魯王朱以海又逃在海上與各地一時失掉連絡，明諸臣遂擁戴自肇慶逃往桂林之永明王朱由榔，由監國而改稱帝號，是爲永曆帝。（西元一六四七年是爲永曆元年卽魯監國二年淸順治四年）。方永曆帝奔梧州，瞿式耜兼道趨赴，遂共往桂林。丁魁楚王化澄皆棄永曆帝而去，爲滿淸軍李成棟所追俘。

永曆帝到桂林，乃以吳柄、方以智爲大學士，同瞿式耜入閣辦事。遣使勞何騰蛟，趣兵入衛。徵四川文安之、雲南王錫衮入閣。以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等爲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爲給事中，馬吉翔掌錦衣衛。二月滿淸軍李成棟欲打通與湖南之交通路，乃一意向西攻擊，永曆帝感於桂林難守，欲往全州（今廣西全縣），瞿式耜亟陳桂林形勢，力請堅守，略言：

「留粤則粤在，去粤則粤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能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

永曆帝不能用，式耜請留守桂林。

永曆帝既去全州，其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按御史辛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𤏡、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瞿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永曆帝以總兵焦璉援之。敵至文昌門，登城樓以瞰式耜公署，式耜使焦璉逆襲之。式耜身立石矢中與士卒同甘苦，卒擊敵退出城外。會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戰自若，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其妻出簪珥助之。既而劉承允所遣援兵五千人在城與焦璉之兵主客不和，擊傷焦璉大掠城中而去。焦璉亦率兵追擊，式耜集吏民爲守，城幾破者數次。廣東人聞桂林固守不下，義兵遂四方蜂起，就中勢力較大者高州陳邦彥、東莞張家玉、瑞州陳子壯等，於是廣州告急，滿清之兩廣總督佟養甲傳檄召李成棟還救，而桂林因以獲全。式耜欲迎永曆帝還桂林，不意劉承允已刼永曆帝遷於武岡（即今湖南省武岡縣），而湖南總督何騰蛟亦敗退出長沙而走衡州。

何騰蛟麾下多係左良玉及李自成之餘衆，再加以兩湖江西不欲薙髮之人民，初未受何等節制。是年（西元一六四七）六月明永曆帝召騰蛟爲督師入武岡以除劉承允。滿清即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之大軍攻衡州，永曆帝復奔廣西柳州。孔有德之兵遂進略全州而進圍桂林。並約略平廣東之李成棟軍來會，於是桂林再度危殆。惟瞿式耜防守甚力，圍攻之軍久不能下而退。

永曆二年（西元一六四八年清順治五年）正月，已降於滿清之左良玉舊部金聲桓叛滿清於南昌，復爲明抗清。

北攻九江，南圍贛州，滿清命都統譚泰爲征南大將軍率兵二十萬討江西。至是年四月，滿清提督李成棟亦刼廣東總督佟養甲叛清擁明，滿清廣西巡撫耿獻忠聞之，亦在梧州叛清以應之。於是何騰蛟乃乘間突出湖南，而收復洞庭湖之南半壁土地。永曆帝亦自南寧（今廣西邕寧）至潯州（今廣西桂平），而回至肇慶（今廣東高要）。

斯時滿清控制之地區內適有山西大同總兵官姜瓖之抗清，明之舊臣在陝甘者亦參與回教徒之抗清，河南開封南北亦抗清事件迭起，太原、西安之滿清軍已陷入重圍中。而四川省因滿清軍平張獻忠時，捕殺無辜人民過多，恨滿清極深，聞各地起兵抗清，亦各起兵據守，遣使歸順於明永曆帝。故是時明永曆帝號令所及，實已達於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及四川七省，中興之望略露端倪。

二、明諸臣之各自樹黨分散其勢（參看附圖十五—六三四）

永曆帝之將去肇慶，瞿式耜深慮李成棟將挾帝自專如劉承允者，上疏諫之。永曆帝以李成棟新附，宜親往撫之，乃赴肇慶。李成棟進謁於帝，帝拜之爲大將軍，以其子李元允爲錦衣衛指揮使，封成棟爲南陽伯。成棟言式耜擁戴元勳不宜久在外，請帝召之還。式耜則顧留桂林不肯應召，而疏之曰：

「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

永曆帝雖褒納，但亦不能盡從之也。時帝左右諸臣各自樹黨，先是從李成棟至者自以策反之功成爲一黨，以抗從帝之舊臣。久之復分有吳、楚之黨，主吳者爲朱天麟、張孝起、吳貞毓、王化澄、李用楫、褚允錫、萬翔、程源、郭之奇等，皆內結於錦衣衞馬吉翔，外結於潯州豪帥慶國公陳邦傅。主楚者爲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蒙正發、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結錦衣衞指揮使李元允。而元允持其父以廣東反正之功，方掌握政

權，袁彭年等倚之爲心腹，攬權殖貨，勢力甚張，時人目之爲五虎。

袁彭年嘗論事於帝前，出語不遜。帝以君臣之義責之。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惠國公（指李成棟時已加封之爲惠國公）以五千騎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帝及左右皆色變，由是大惡之。袁彭年遂謀攻馬吉翔、陳邦傅，以爲便可以獨專朝政也。因令金堡上疏陳八事，劾陳邦傅十可斬，馬吉翔及中官龐天壽、大學士嚴起恆、王化澄皆罪至宜誅。疏上，嚴起恆、王化澄求去，朱天麟却上疏奏請留之。金堡與丁時魁等乃反復劾奏起恆、化澄等之罪不已。太妃因召朱天麟面諭武岡危難時賴馬吉翔左右護衞，令擬諭以嚴責金堡等。朱天麟爲之調解，不敢以言者罪，而袁彭年等益怒。帝不得已，乃召兩造令盟於太廟。然兩造水火已甚，黨益固不能解。至翌年，即永曆三年（淸順治六年西元一六四九年）正月，滿淸軍攻湖南，明湖南諸守軍以彼此不和，多棄城走，致使督師大學士定興侯何騰蛟在湘潭空城中爲敵所俘而死。旋明守在南昌之昌國公金聲桓、新喩侯王得仁、在籍大學士姜曰廣等，亦以南昌陷敵而俱死之。而袁彭年之爭權却不因之而已。（見淸代通史上卷頁三四三）

陳邦傅嘗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爲金堡所訐。至此陳邦傅乃檢舉金堡官臨淸時，曾降於流賊受僞職，且請爲己之監軍。大學士朱天麟據此疏擬諭以譏金堡，堡等聞之大憤，乃與言官十六人詣閣爭辯，登帝殿喧嘩，並各棄官帶擲印信。帝大驚失色，兩手交戰，茶傾衣襟，急取還天麟之擬諭而罷。朱天麟卽面辭職求去。袁彭年等並逐其弟及其二子，王化澄因亦落以貪鄙無物望之名，碎冠辭服而去。帝乃召何吾騶、黃士俊入直，旋吾騶亦爲金堡等排擠而去，獨嚴起恆、黃士俊在，帝復召朱天麟，天麟不至。却上疏言曰：

「今國勢累卵，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絕不問，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

方無利害者，執爲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社稷……。」

其意是爲金堡等人呼朋引類，任意恣行而發也。

是年（西元一六四九）二月，明兩廣總督李成棟率大軍攻贛州，兵敗而死於信豐。永曆帝乃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代成棟駐廣州，以嚴可義守南雄，命瞿式耜以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

時滿清以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與孔有德攻湖南，以尚可喜攻廣東，明各守將悉力拒戰，滿清各路皆無甚進展。是年五月，滿清乃變更進攻政策。改封恭順王孔有德爲定南王，令率所部二萬人，攜家駐防往徇廣西，其全省巡撫道府州縣各官印信及任命權狀俱令攜往。改封智順王尚可喜爲平南王，率所部一萬人，改封懷順王耿仲明爲靖南王，率所部一萬人。合共二萬人，皆令挈家駐防往徇廣東，其全省巡撫道府州縣各官並印信及任命權狀俱令攜往。其意即攻下該省，即爲王於該省也。不久耿仲明懼罪死，以其子耿繼茂襲之。

是年冬十二月除夕，滿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以潛師襲取明將江起龍守禦之南雄，而進兵韶州（今廣東曲江），守將羅成耀棄輜重而走高州（今廣東茂名）。永曆帝以此留馬吉翔爲兵部尚書使與南陽伯李元允督守肇慶，帝登船走梧州。

駐守潯州（今廣西桂平）之陳邦傅聞帝已留李元允守肇慶，乃遣兵入衞梧州，因使戶部尚書吳貞毓與郭子奇、萬翱、程源合諸御史給事上疏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及金堡等五虎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等罪。帝以袁彭年有歸附功，免議。下金堡等於錦衣獄杖之。大學士嚴起恆跪帝舟上力請不允，留守大學士瞿式耜七疏論救皆不納。卒命法司定議成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等。帝再召宋天麟入直，天麟疏辭之曰：

15—5493

「年來百爾構爭，盡壞時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擐甲冑。臣已抽洞丁、擇土豪，募水手以經略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蓋天麟知朝廷難以有爲也。

第六節　南明抗清事業之失敗（參看附圖十五—六三四）

尚可喜、耿繼茂進攻廣州，明兩廣總督杜永和與李成棟次子李建捷，以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於城外，爲礮台水環其下，故守禦堅固，久不能下。永曆帝使陳邦傳與高必正率兵往救廣州。而陳邦傳因與李建捷之兄李元允有怨，又怒高必正侵擾其防地，乃陰令其副將姚春登連結土司以攻高必正軍。高必正與相攻殺之後而歸，陳邦傳因亦不進。於是廣州被圍十閱月，杜永和屬下偏將范承恩約內應，決礮台下水，敵兵乃藉薪徑渡得礮台。因以礮台轟城，凡二日遂下廣州。杜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今海南島瓊山）。

廣州陷敵，而滿清各軍聞之勢振，平南王孔有德遂攻下全州而進攻桂林。時趙印選軍駐桂林，諸軍以餉爲名屯聚桂林者不少。瞿式耜以敵將至，爲戰守計以部署軍隊，則諸軍聞風多逃走一空。獨王永祚未逃，但却率其軍迎降於敵。其部將逃四城，見式耜府中家人已逃散，而式耜却端坐府中不動。請其上馬速走，不肯。會兵部侍郎總督諸軍務之張同敞自靈川至，入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諸軍皆棄我去，我固獨夫也，故來尋公。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一老兵侍。式耜因取敕印，召中軍徐高率府中餘人以送還明永曆帝。是夕，二人秉燭危坐達旦，黎明，敵騎至，式耜曰：「吾

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孔有德前，二人席地坐。同敞謂孔有德曰：「我宰相張居正之孫也，汝非我毛帥（毛文龍）之家僕乎？」有德厲聲曰：「余爲大聖之後」，同敞叱之曰：「汝辱先聖，其罪當死！」有德氣咽，直前而批其頰。有一人徐謂式耜曰：「國家興亡何代無之，二公何拘儒節，盍爲僧乎？」式耜搖首。乃幽之於民舍，使二人異室，但聲息相聞。二人日賦詩唱和，各得百餘首，始具衣冠從容就死。

兩廣既失衝要，因而形勢大變，朱天麟乃力勸永曆帝從孫可望之請赴雲南，帝不聽，蹉跎甚久，及南寧危迫，諸臣有請走海濱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以避難者；有議泛海赴閩往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於孫可望，堅主赴黔依孫可望。吳貞毓執不可。而帝亦不欲去瓊與李元允處。及敵至，乃西走入苗人土司之區。轉輾頗久，終爲孫可望刼持西去。

孫可望乃張獻忠之部將，與李定國、白文選、劉文琇自四川南入雲貴，以同爲漢人之故，尙甘爲明之援軍。永曆三年其臣魁孫可望求永曆帝封之爲秦王，帝不許。翌年帝播遷至南寧始許之。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二月，孫可望刼帝移居於安隆所（即今貴州省西隆縣），改爲安龍府，以歲供銀四千兩、米百石爲定額，隨從臣僚亦悉取給於此數中。然孫可望向滿清軍之反攻，却頗有成績。如李定國之恢復桂林，使輕兵出河池，大軍駐柳州之孔有德自經以死，獲降將陳邦傅及其子陳曾禹磔而殺之，傳屍至安隆所。李定國更分兵攻廣西各州縣，以取梧州、柳州。劉文琇入四川破吳三桂於敍州（今四川宜賓），下重慶，進圍吳三桂於保寧（今四川閬中）。

孫可望又遣白文選攻辰州（今湖南沅陵），殺滿清總兵徐勇而進攻常德，因收復廣西四川湖南之大部。滿清命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偕貝勒吞濟等征楚粵，敬謹親王爲追擊李定國於衡州，而戰死於陣。滿清復命護軍統

領阿爾律爲定南大將軍與固山額眞馬喇希等統征湖廣，旋又以多羅貝勒吞濟爲定遠大將軍，使洪承疇經略湖南雲貴。

李定國既取楚粵諸府州地，兵力益强，遂不復聽孫可望約束，可望欲召之議事而誅之，定國覺，辭而不往，因轉其兵力趨柳州，更東攻肇慶未克，乃轉南以攻取高州（今廣東茂名）、廉州（今廣東合浦）、雷州（今廣東海康）。會白文選爲滿清阿爾律所破，退出常德辰州，而劉文琇從水道出湖北進攻武昌之兵亦未奏功。只有李定國攻新會，陷高明，威脅廣州，略有進展而已。

時洪承疇自南京移駐長沙，派定四川總督李國英駐保寧，湖廣總督陳泰及將軍阿爾律屯荆州，尚可喜駐肇慶，耿繼茂駐廣州，使吳三桂、吞濟與孔有德所遺之軍，分道逐段前進，以縮小此包圍圈之範圍。並規定如明軍犯境時擊之，退不窮追，以待其內變。

永曆帝被孫可望禁困於安隆所，塗葦薄以自蔽，日食脫粟，窮困備至，而孫可望却自設內閣六部等官，並且立太廟定朝儀。將脅永曆帝禪位矣。永曆帝大懼，乃招廣西之李定國入援。可望諜知之，遂與之戰，並捕大學士吳貞毓等十餘人殺之。更使馬吉翔、龐天壽勸帝讓位。帝以死自矢，因相峙兩三年不得決。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西元一六五六）二月，李定國爲滿清軍擊敗將走安隆，孫可望令白文選以兵往安隆欲遷帝於黔，白文選不直孫可望所爲，因以情告帝，遲不行以待李定國之至。於是共奉帝走雲南。守雲南之劉文秀等亦怨孫可望，遂私款李定國而迎帝入居於孫可望舊署中。可望在黔，以妻子財產皆在雲南故不敢加兵。帝令白文選還黔以慰諭可望，可望銜其貳心於定國，乃悉奪其部衆，羈之軍中。

李定國既奉永曆帝至滇，以馬吉翔爲可望監囚永曆帝，又逼帝禪位，捕收將殺之。吉翔以媚術服其將，更以媚

術取樂於定國，反令定國荐其入閣辦事。明年（永曆十一年）春，帝命張虎送可望妻子赴黔，可望遂留馮雙禮守貴州，而親舉兵以攻雲南。九月，李定國，劉文秀帥師禦之，相遇於三岔河（在今貴州省安順西北），兩軍未戰而留在孫可望軍中之白文選走歸李定國之陣。旣交戰可望之前鋒馬維興又走。孫可望全軍遂潰，不得已收敗兵回貴陽，然其留守已降於追擊軍。於是可望間道走長沙，投降於洪承疇。

洪承疇得孫可望之降，深知雲南內訌實況，卽使吳三桂由漢中、四川方面進軍；使都統趙布泰由廣西方面進軍；使都統貝子羅託由湖南方面進軍，三方一齊指向貴陽，至永曆十二年（淸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五月，滿淸軍三路入貴州境，時劉文秀已死，馬進忠在貴陽，李定國追擊懷貳之王自奇、關有才未回，因失貴陽。於是滿淸以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至軍，戒期入滇，留羅託與洪承疇於貴陽供給糧食。是年十月，多尼、吳三桂、趙布泰由貴陽、遵義、都勻三地出發，分三路向雲南進攻，李定國不能防禦三路之西進，乃集其軍守北盤江之鐵索橋（今貴州省關嶺西北）。及聞吳三桂已進至雲南霑益，趙布泰已進至安隆，李定國乃退師守雙河口，因其軍不戰而亂，乃回滇奉永曆帝走永昌（今雲南保山）。永曆十三年（淸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正月初三日，昆明淪陷於滿淸軍，於是洪承疇自貴陽赴雲南，多尼則向西追擊，破白文選於大理之至龍關，遂渡瀾滄江，過永昌，渡潞江，破李定國於磨盤山，追至騰越，聞永曆帝已由囊木河走入緬甸境，始旋師。

翌年，卽永曆十四年淸順治十七年（西元一六六〇年），吳三桂上表於滿淸皇帝，請先討伐李定國及明永曆帝以息邊患，蒙准。吳三桂乃進兵征緬甸，至永曆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一）十二月緬甸乞降於滿淸，執永曆帝及馬太后王皇后以下而獻於淸軍。時李定國已與古剌、暹羅二國定約，以兵救緬甸在途，聞降乃止，李定國大失望，知難

成志，遂死於猛臘山中。

第七節 申論

本戰役自崇禎皇帝殉國起，至緬甸降於滿清獻出永曆帝止，南明自號皇帝抗清，計抗戰十有八年，此十八年間，滿清軍俘擄南明四帝，轉戰於東南、南方及西南十餘省，滿清所以能成其大功者，要在善於利用漢人，而南明之所以失敗者，其要因有二：南明擁立者皆志在「奇貨可居」「攀龍附鳳」之私心，除史可法、瞿式耜二三人外，餘皆無挽救國家社稷之大志一也。南明擁立諸人中，無一傑出之人，皆是庸碌之輩二也。由于第一原因，遂產生各朝內部自相爭奪，內部不和之惡果。譬如：弘光帝之君臣上下多從事於個人權位與利益之爭，隆武帝、紹武帝、永曆帝三朝，亦復如是，相繼重蹈覆轍。由于皆私心自用，視內部爭權奪利，大于國家社稷之利益，因此各抗清勢力間忽視聯合作戰之重要性，遂致於在其個別奮鬥中，悉被滿清所逐個消滅，此非止關係於南明之復國運動，亦實民族盛衰存亡之命運也。

方吳三桂請滿清軍入關時，河北、山東、河南各府州縣之人民皆殺僞官據城以待招撫，南京之朝廷不知乘時收復國土，而營私樹黨以制止史可法之北伐，以致引起諸將爭奪揚州之亂，及左良玉入清君側之兵。馬士英、阮大鋮固是誤國之賊，弘光帝亦實自掘坟墓。阮大鋮所倡「强弱何嘗永守」之論，引證「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有一將何煩多兵」爲證，是自許其爲周瑜、謝玄也，及其已爲兵部尚書，却棄二十三萬大軍而逃走杭州，可爲歷史上好大言者之鑑矣。馬士英以滿清取得河北、山東土地足爲其剿賊之報酬，生怕史可法再開罪於敵人，此等希望敵人知足

之愚蠢想法，眞千古之一大混蛋之想法也。可笑亦復可憐。

史可法對於驕兵憨將，激之以忠義，足以感化高傑等一二人，却無法感化所有桀傲之將，然在許定國殺高傑之後，馬士英當朝不務善後，却思奪史可法之權，南明只有此一忠勇爲國之人，竟縛其手足以貽敵人，史可法之死於揚州，亦千古之遺恨也。

明太子眞假問題，全國軍民莫之辨，朝廷亦不公開其供詞而下之獄，此使明諸臣與諸軍離心離德之主因也。敵人已動大軍南下，而朝廷猶在興宮室，尋采女；輕信京口大捷，繼聞敵人已至，則君臣逃走一空，此種不顧土地人民之君臣，亦千古所罕見也。及馬士英、阮大鋮皆逃，亂兵與城民從獄中請出冒充太子之人而立之爲帝，雖僅立三日而亡，是足見人心之向背矣。

明之遺老聞弘光帝已爲敵俘，乃立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立唐王朱聿鍵爲帝於福州。本來同是流亡人，卽應和衷共濟，同挽危難方是，但不此之圖，而皆斤斤于針尖上之權利是爭，各不少讓，是皆知有自己而不知有國，更不知有人民者。幸滿清以薙髮令助之，始得壯大一時之聲勢。然亦無助其在互相爭奪權利中終爲敵各個擊破，一走海上，一被俘而死也。

廣東方面聞隆武帝已死，因議所立，衆推桂王朱由榔爲永明王以監國，應鑑於浙閩之敗，而有所警惕，以求合作也。但以瞿式耜之忠烈，竟不能容納一蘇觀生，必驅使之另立一帝，以與之對抗。甚至大敵當前，而兄弟鬩牆，以兵戎相見，不有李成棟之攻殺紹武帝朱聿鐭，則將不知鷸蚌相爭于幾時也。

李成棟乃高傑之舊部而投降於滿清者，其已下廣東全省，又兩次幾下桂林，南明既能策動之使之反正，爲明效

死，而陣亡於攻打贛州之役，是可見朱由榔似賢於其他諸王。但其不能用兵，柔懦無力，被操制於左右宵小權臣之手，劉承允刼之，五虎拔之，對於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佟養甲，廣西耿獻忠之紛紛反正之蜂起力量，不能利用。當何騰蛟再出湖南，孫可望反攻四川，滿清正有大同之變、陝西之亂之時，實恢復大業千載一時之良機。而南明君臣坐使此大好機緣轉瞬逝去，寧不使人浩嘆！

瞿式耜雖斯文中之傑者，惟知全己之忠貞，不知忍辱負重之節義，其排斥蘇觀生於先，又懼李成棟挾帝自重於後，其於惶急之中，更不知利用全國之人民力量，故太平盛世之循吏才，實不足以當國之大事。

孫可望出身於賊，凶性不改，欲自爲帝，却不知打點皇帝規模之道，在弔民伐罪。故其雖能用衆，却不能喚起民衆共同奮鬥，甚至扶帝自重之策亦不了然。其失敗降敵，終必被誅，也宜矣。

總之，南明恢復事業之失敗，非敗於滿清勢力，而敗於內部勢力之不和，於天時地利無關也。而南明上下之所以不和，則在於人存私心，只知爲個人計，而不知爲國家及人民計也。當滿清薙髮之令下達之時，向如羔羊之人民業已變成猛虎，而南明之君臣似皆不之知，爲國者不知人民之所愛尚可，而不知其人民之所恨，則不足以有其民矣。

反觀清廷則與南明情況異，彼善于利用洪承疇及漢軍，以貫澈其「以漢制漢」之政策。又善于運用洪承疇之才略，及其對明人之影響力，所以終能將大江以南屢起抗清之勢力一一翦滅之，而奠定其大一統之新帝國，可知多爾袞之流，實亦善知人事以乘時勢之人傑也。

第九章　南明鄭成功抗清復明漳廈之戰（附圖十五—六三五、六三六、六三七、六三八）

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鄭成功受隆武帝知遇，命爲將，封忠孝伯。清軍攻閩，成功父鄭芝龍降清，召成功，成功拒降，而起兵於金門、廈門間之鼓浪嶼，與清軍戰於同安、泉州、漳浦、詔安，遙奉明永曆帝正朔，與魯王聯兵，以金門、廈門爲根據地。連年進攻福建各地，整軍經武，以備大舉北伐。至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五月止，是爲鄭成功抗清漳廈之戰。

第一節　鄭氏之家世

一、鄭成功家世及遭遇

鄭成功祖籍河南光州（今河南省潢州縣）固始縣，其先世入閩居漳州，再移粵之潮州，後復居福建省泉州南安縣楊梅山下之石井鄉，乃世爲南安人。其祖父紹祖字翔宇，祖母黃氏生成功之父芝龍，叔父芝虎、鴻逵、芝豹。芝龍幼名一官，稍長富膽智，有才略，喜樂器，好拳棒，惟復倜儻而跅弛放縱，漸流蕩逸，因失父愛。及遭父逐，隻身赴粵，依舅父黃程。程營商置船，興販東洋。萬曆三十六年（西元一六〇八）五月，芝龍因附其舅之船從香山澳放洋，遠赴日本，始以賣履爲業，繼轉營商，不數年積貲成爲獨營之巨賈，常往來於中國、日本間，居日華僑咸推重

之。萬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八月十五日，芝龍以領袖華僑資格，往見日本幕府大將軍德川家康於駿府（即今之靜岡），家康命招待之於長崎賓舘，以此名顯日本，得與日本豪貴交遊，日本人稱之爲「老一官」。後於河內浦千里濱建新居，娶平戶侯家臣田川氏女爲妻，於明天啓四年（西元一六二四）七月十四日生子，取名福松後名成功。

僑居日本平戶華人以漳州海澄人顏思齊爲首領。鄭芝龍與思齊等二十八人爲結義兄弟，思齊居長，芝龍最幼。因日本幕府秉政官吏蠻橫，謀以華人力量，推翻暴政。事洩，日本幕府搜捕，思齊與芝龍等愴惶駕船入海，至台灣北港登陸，闢土伐木構築寮寨，與山地番人洽談，各求安居，齊力墾植，謀足衣食。惟日用生活必需品衣食之外，勢非外求不可，求之不得，遂在閩粵浙江海面上剽掠往來商船。芝龍等思增強人力，乃引其家鄉諸弟來台，漳泉一帶失業游民亦相隨蠭集來台。至天啓五年九月（西元一六二五）思齊手下已有衆三千餘人。會思齊患病死，衆舉芝龍爲領袖。芝龍率衆犯金門、廈門，所向無能阻之者。於是縱橫海上，軍威頗壯，明水軍與之戰，敗官軍不追，俘官兵而縱還之。明招之降，委爲海防游擊，時崇禎二年（西元一六二九）事也。

鄭芝龍歸誠後，思念遠居日本之妻兒，遣使迎之，日本時正鎖國，不肯放出境。芝龍因遣其弟芝燕率戰艦數隻往泊日本海口外，用暗賄明脅之手段索之。日本幕府亦憚於戰，祇許其子成功個人回國。時成功方七歲。

鄭成功生性穎敏，思解迴異常人。十一歲時，塾師以「洒掃應對進退」爲題，令其作文。成功作文曰：「湯武之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塾師大奇之。爲取名曰鄭森，指爲可造材也。年十五補南安縣學生員，每試高第。嗣被送往南京太學深造，因仰錢謙益之名，執贄爲弟子，謙益甚重之，乃號之曰大木，許其將爲棟樑之選也。至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西元一六四五）四月，清軍攻陷揚州，南京太學解散，成功遂自南京回閩。

二、鄭成功之效忠明朝

鄭芝龍以海上起家，富敵王侯，乃在福建晉江安海鎮自築安平水城，置守城水軍，自給軍俸不取官府。其軍旗幟鮮明，戈甲堅利，並分使其諸弟將水軍，弘光帝在南京欲用其力，因封芝龍爲南安伯。及南京陷清，弘光帝被俘。芝龍之弟鴻逵時爲鎮海將軍，於收兵轉浙入閩途中，迎得明之唐王朱聿鍵，因歸閩與芝龍議，欲立唐王爲監國，於福州建行在，立明宗廟社稷，北守仙霞嶺，可撫有福建及南方各府也。芝龍既貪擁立新朝大功，又羨總攬新朝全政大權，遂於弘光二年閏六月，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共立唐王（朱聿鍵）爲帝，即位南郊，改福建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行殿，大赦，改元爲隆武元年，遙上弘光帝號曰聖安皇帝。設六部九卿，以芝龍、鴻逵及道周爲首輔，肯堂爲吏部尚書，李長倩爲戶部尚書，曹學佺爲禮部尚書，吳春枝爲兵部尚書，周應期爲刑部尚書，鄭瑄爲工部尚書，鄭英爲錦衣衞都指揮使，並封芝龍爲平虜侯、鴻逵爲定虜侯，俱加太師，餘多封爵爲伯。分福京上游四府下游四府，合兩浙、兩粤，有兵二十餘萬人，設守百七十餘處，集大軍在福京爲總策應，並謀及對反攻收復故國。芝龍以首輔身分，命其子鄭森（即成功）爲隆武帝侍衞。

隆武帝既依鄭氏爲長城，又見鄭森氣宇不凡，忠誠英武，乃撫其背喟歎而鼓勵之曰：「惜吾無一女以配卿，卿可盡忠吾家，勿忘故。」因改其名曰成功，字明儼，並賜姓朱，拜爲御營中軍都督，賜上方劍，儀同駙馬。軍中因尊之爲「國姓爺」。年方二十二歲也。時魯王朱以海方監國於浙江，滿清方在各地推行其留髮不留頭之命令，江蘇，浙江抗清之氣勢正熾熱，故福建乃得一時之偏安。

鄭成功自七歲離母及弟七左衞門，每派使往日本接其母，無如日本施鎖國令不放出境。至此，鄭氏父子已名震

15—5504

中外，日本懼於結怨，又僅准成功之母田川氏一人出國。田川氏遂痛捨七左衛門，於隆武元年（西元一六四五）十月得至福建安海鎮安平城。成功還里省母，其母以事君秉誠忠教之。成功因立大志，以中興明室爲己任，乃徹夜寫作「恢復大業治兵籌餉銳精兵器之要策」一疏，送上隆武帝閱覽。隆武帝詔諭之曰：「兵餉器三事，今日已有手勒，確托於卿父子，茲覽卿奏，言言碩畫，朕讀之感動，其總理中興，恢復兵餉器甲，統以卿父子是賴。」然軍政實權均操諸芝龍手中，成功雖欲竭誠效忠，却毫無能爲。成功知其父並無中興明室之誠意，其擁立隆武帝也，將欲用之以與滿清交換八閩地盤耳，且正由洪承疇居間，信使往還，與清暗中協議，成功一再以大義進諫，而芝龍竟毫不動心，成功每慟哭失聲。

第二節　戰前軍事政治概況（參看附圖十五——六三五、六三六）

一、鄭芝龍之投降滿清

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三月，清命洪承疇調兵遣將，招撫江南。四月清軍東自杭州南渡錢塘江，西自武漢轉攻湖南、江西。浙江方面，明監國魯王之部將張國維督諸軍抗拒清軍，而張國安擁衆數萬，却不戰而潰。國維力難支持，遂於是年六月，退守東陽（浙江省今縣），江、浙兩省在滿清大軍蹂躪之下，使漢族拒滿運動，大受摧殘。魯王被迫與其將張名振亡命至福建廈門，滿清大軍平定江南，乃即移其兵力，南向攻閩，閩中大震。鄭芝龍正暗中與洪承疇、黃熙胤等勾通，準備投降滿清以保全其擁有八閩之地位，故不肯出兵守禦閩中邊界。黃道周慷慨憤激，自請視師，經略江西，鄭芝龍却不給一兵一卒。道周以明朝宰輔地位，奔走號召，所到之處父老感動

，荷鋤持斧以投效者數至萬餘。是年十月，道周開府於廣信(今江西省上饒縣)，與守禦浙南閩北諸軍相呼應，隆武帝並命將出屯金谿(江西省今縣)以爲之援。然芝龍却傳命仙霞嶺守將武毅伯施天福撤守回閩，使福建北部開戶洞開。

隆武三年（西元一六四七）正月初二日，清軍自江西南攻福建邵武之西，初三日永勝伯鄭彩棄甲曳兵而逃。隆武帝震怒，以鄭彩喪師失地，革其職。命鄭成功自延平（今福建南平）出兵西上，收拾鄭彩餘衆，進守邵武西之分水嶺，以阻清軍。六月晉封鄭成功爲忠孝伯，使移軍北守仙霞嶺（在今福建浦城之北）。芝龍以清軍將大舉入閩，乃遣心腹吏蔡輔往命成功撤兵。蔡輔至仙霞嶺見成功，成功不待其出語，即厲聲責之曰：「敵師已迫而糧不繼，空釜司爨，吾將奈何耶？速歸請太師（指其父鄭芝龍）急發餉濟軍，愼勿以封疆付一擲也。」蔡輔噤不敢言。還報于芝龍。芝龍：「癡兒不知天命，固執乃爾，吾不發餉，彼豈能枵腹以戰乎？」成功屢次催糧餉均不得，軍中乞食，逃散日衆，成功不得已而撤至延平（即今福建省南平縣），旋入見隆武帝跪奏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隆武帝遂親征欲西入贛，成功辭君赴金門，欲聯絡豪傑同赴贛尋隆武，不意隆武帝在延平爲清軍所執，殉國而死矣。

鄭芝龍自以爲有撤守不抵抗滿清進軍之功，必得滿清之厚償。聞清軍入閩，即率所部退保安海。及清軍至泉州安平（即安海），大肆淫掠，芝龍乃令其弟芝豹將子女玉帛收拾上船出海。成功母田川氏未及出，清兵已入，恐受辱，而自縊死。時成功方至金門招納新兵，聞母死訊擗踊號泣，縞素率師星夜進軍安平，清軍見船隻塞海而進，急退兵還泉州，成功入安平爲亡母營葬。芝龍聞清軍破其家，心始恨清，見其子成功擊退清軍，乃率軍會安海，欲輔魯王以抗清軍。清統帥滿州貝勒博洛因恐芝龍抗禦，即遣泉州紳士郭必昌持書往招之，其書曰：「我所以重將軍者

，以將軍能立唐藩（指隆武帝）也。若不輔立，吾安用將軍哉。人臣事主，苟有爲，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卽投清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今兩粵未平，令鑄閩粵提督印以待。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卽召弟鴻逵、芝豹及子成功，共商降清之事。成功泣諫曰：「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險設伏，收人心以固其本，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不難矣。夫虎不可以離山，魚不可以脫淵。離山不成，脫淵則困，願吾父思之。」芝龍不悅拂袖起。成功出以說鴻逵，鴻逵壯之，入語芝龍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功立業，乘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勢不可爲，則弟不敢虛鼓脣舌，況兄尚帶甲數萬，舳艫塞海，粮餉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委身於人？此弟爲兄所不取也。」芝龍戀其在閩五百餘所莊倉，堅欲降清以爲富翁，遂不聽諫言，向清進降。

成功知父不納諫，恐遭挾持，乃乘間逃走。

二、鄭成功抗清復明運動（參看附圖十五——六三六）

鄭成功既離父南走，芝龍遣人至親友處召之，成功憤慨覆書曰：「從來父教子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大人不聽兒諫，倘有不測，惟有縞素復仇而已。」遂與父絕。芝龍降清至福州謁貝勒博洛，博洛與之暢飲三日，忽於夜半拔營而挾之北行，芝龍大悔而向博洛哀求曰：「子弟不肖，在海上恐爲患也。」博洛笑曰：「此與爾無干，亦非吾所慮也。」遂挾之去北京。（見清史第八册卷五三七頁五九五三——五九五四）

鄭成功既愧其父之貳行，又悲母之慘死，乃決心抗清到底，以恢復明朝。因在離家之後，攜其儒巾藍衫，詣泉州城西二里之孔廟，哭焚衣巾而祝之曰：「昔爲儒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謹謝儒服，惟先師昭鑒。」

」遂長揖而去。往約其平時友善者陳輝、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及其他願與同行者九十餘人，乘兩巨艦入海至南澳（今廣東省今縣），募兵將數千人。回至鼓浪嶼（即今廈門外之嶼），苦無資餉，以購備械用，適有鄭家商船自日本返，上有兩僕在，成功問有資幾何？僕對近十餘萬。成功命佐軍，僕以未得主母命不可擅動。成功怒曰：「汝視我為主母何人？敢抗耶。」拔劍欲殺之，遂盡用此資以招兵製械。

時廈門、金門兩島為鄭彩及其弟鄭聯所踞，往說之，不肯即來。成功即在鼓浪嶼與路振飛、曾櫻等計議，設明高皇帝神位，與諸人共盟，誓效忠明室。然後以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名義，移檄遠近，人皆知朱成功即鄭成功也。時成功年方二十有四歲。

鄭芝龍降清後，其水軍全部瓦解。定國公鄭鴻逵率一部分親兵逃來金門，建國公鄭彩在廈門亦收得其一部分。惟定遠侯鄭聯收容其大部，而勢力較大。初得成功之約會，各欲觀望，皆不前。及見成功樹義旗，明朝遺老與各地志士遐邇歸時，金、廈兩島人心激昂，諸鄭亦願受成功節制。成功乃令人經營南澳，以為進出兩粵之基地。置官守，駐鎮將，訓練士卒，造船艦，築營壘，通海道，派商賈，徵賦稅，撫士民；以洪政、陳輝為左右先鋒鎮；楊才、張俊為親丁鎮；郭泰、余寬為左右護鎮；杜習山為樓船鎮；柯震樞、楊朝為參軍；杜輝為總協理；諸將各分職以整訓軍隊，招納順撫，仍用隆武年號，儼若有海國之規模矣。

成功既舉義旗，各地聞預響應者，有鄭西王常、在籍御史沈佺期、光祿寺卿林橋升、主事郭符甲、推官諸葛斌等皆起兵，並分別進攻閩、浙沿海，屢與滿清之佔領軍苦戰。成功亦用兵自海上攻清軍以助之。各地民心振奮，明大學士劉中藻亦自福安（福建今縣）起兵，攻取寧州（即今福建寧德），魯王朱以海以兵攻取興化（今福建莆田縣

15—5508

），成功皆自海上助之。

第三節　戰略指導及作戰準備（參看附圖十五——六三六）

一、戰地概況及戰略指導

清貝勒博洛既挾鄭芝龍去北京（即今北平），以諸鄭勢力逃海上，故留芝龍性命以為招降諸鄭之地。芝龍亦知清人擅長陸上馳驅，一時不能掃平閩海，乃大言曰：「他日為清之大患者，必鄭成功也。」清因以重兵防守福建沿海，徐圖招降之策，於是清在八閩後方空虛，給予魯王等進出建寧（即今福建建甌）等地之機會；劉中藻等亦將恢復閩北數縣。加以福建省多山，清軍轉移兵力不易，山地各州縣被圍，清軍欲移兵往救，而成功必以兵船游弋海邊以牽制之。故魯王部將張煌言、張名振等得從容攻取興化（今福建莆田）、建寧（今福建建甌）、紹武（即今福建邵武）、福寧（即今福建霞浦）等三府一州，並攻略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皆福建省今縣）等二十七縣，以進駐沙埕（在今福建省福鼎縣東南與浙江省交界處之港口）。此等戰果皆繫於與鄭成功連絡一致，行動配合而有之成就。

鄭成功用兵船在海上牽制清軍，不僅使福建省境內各地明之勤王軍作戰有所助益，即對於江西省、湖南省、廣西省、廣東省各方面明之勤王軍亦多有大助。明廣西巡撫瞿式耜、明兩廣總督丁魁楚等，在廣東肇慶（即今廣東省高要縣），聞隆武帝在福建敗亡消息，乃共迎立桂王之子永明王朱由榔於梧州（即今廣西省蒼梧縣），先稱監國，以肇慶府署為行宮，由丁魁楚、呂大器為大學士，瞿式耜為吏部郎兼閣學掌銓敘人事。旋聞隆武帝已在福州為清軍殺害，而兩粵人士遂於西元一六四七年（清順治四年）擁戴永明王即皇帝位，取封藩之永字及神宗之孫繼承萬

曆之號，故定年號爲永曆。

鄭成功在海上不知兩粤方面消息，爲奉明王正朔以號召羣倫，乃從明大學士路振飛與曾櫻之議，以文淵閣印頒布隆武四年戊子大統之日曆，通行於軍民。及後微聞兩粤方面已立新皇帝之消息，因道途遙遠，又無專使聯繫，不敢認爲確息。鄭成功乃倡導聯合，派光祿寺卿陳士京、中書舍人江子燦、黃子高等，奉表去廣東肇慶以探取該方面之實況。自己便在鼓浪嶼整飭內部，排除障礙以擴充實力。至明永曆三年（即西元一六四九清順治六年），陳士京自肇慶歸來，奉明永曆帝之詔，封成功爲威遠伯；洪旭爲忠振伯；張進爲忠匡伯；林習山爲忠定伯；陳輝爲忠靖伯。成功大喜曰：「吾有君矣！」遂奉永曆正朔，以是年爲永曆三年。

二、作戰準備

鄭成功於魯王聯合行動，以攻取福建各地時，主要作戰目的在牽制滿清兵力調動，使有助于魯王諸將在陸上之作戰。故其軍在海上行踪飄忽，忽而出現於浙江沿海，忽而出現在福建各岸口，忽而登陸奇襲，忽而率陳輝、林習山等進攻同安（福建省今縣）。當成功率兵進攻同安時，清同安守將廉郎、祁光秋出禦，鄭軍擊破之，遂佔領同安城。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爲明同安知縣，以舉人陳鼎爲縣教諭，並留丘縉。林壯猷、金作裕等將兵以守之。然後約會定國公鄭鴻逵，合力攻打泉州（即今福建省龍溪縣），大破清軍於城外之桃花山，旋以清軍援兵到達，鴻逵先退，成功不得已亦撤軍。清軍圍攻同安城四月餘，以重兵待於海岸上，是年八月，成功不能往救，同安城破，葉翼雲、陳鼎、丘縉等皆力戰陣亡，清軍遂屠同安城。

鄭成功自泉州戰場撤回鼓浪嶼後，對此次失敗，認爲係前方兵力不足，後方措施失當，而最主要因素則因鄭彩

、鄭聯等，擁兵自雄，袖手旁觀，不肯爲國出力。成功爲欲聯合羣力，使人以大義勸之，而鄭彩竟專橫示威，擅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並逼得錢肅樂憂憤自戕，而兼併其軍。使得成功欲救助陸上各守縣，因慮彼等相乘而不敢動，由是外勢遂弱，所復郡縣不久亦皆爲淸將陳錦所攻陷，復明抗淸陣線，大起動搖。

時有潮州（今廣東省潮安縣）人黃海如、陳斌，慕鄭成功之忠義爲國，自動引導成功率兵往襲潮州。至即擊破潮州之淸軍而佔領州城。潮陽（廣東省今縣）知縣常翼風亦納地獻城以行反正，成功因分洪旭軍往鎮潮陽。於是抗淸復明之聲勢復振，各地歸降於成功者，接踵而來，成功之軍因而稍振，威名遠著，惟建國公鄭彩、定遠侯鄭聯持權專地，肆虐無道如故。成功自潮州還師，據部屬詳報，得知鄭彩將章飛雲蠻橫不法，致使民不堪命諸事，乃與陳霸議曰：「金廈兩島乃國家土地，彼鄭彩鄭聯兄弟所據，肆虐無道，大爲不堪。」乃嚴密佈署，於八月十五日夜抵廈門，知鄭聯正夜宴賞月於萬石岩，報至鄭聯已醉，成功遂即乘時揮軍登陸，分散島上實力。及天明鄭聯出見成功，于交拜甚歡之際，成功笑曰：「弟欲支援陸上作戰，兵力不足，兄能以一軍相借乎？」鄭聯未對，執銳者前脅之，鄭聯乃惟命。於是成功揮軍過船，鄭聯之軍皆降，海上軍亦皆掛降旗。鄭彩在金門聞風率所部遁去，在海外飄泊數年，成功遣人招之，後病卒於家。從此成功得以廈門、金門、鼓浪嶼、潮州、南澳等地爲根據地。極力開闢交通，繁榮商賈，嚴紀律，正軍令，軍民合力，以準備反攻實力。（見夏琳撰海紀輯要卷一）

時魯王朱以海部將張名振、阮駿，自浙江南田（即今浙江省象山南之南田縣）進攻健跳所（即今浙江省寧海縣之健跳鎭）克之，欲迎魯王入浙，並欲攻取黃斌卿所佔據之舟山羣島以爲海上根據地，而商之于鄭成功。成功方欲擴大南明抗淸之聲勢，即出兵護送魯王自南澳北上，並助兵攻舟山，敗黃斌卿，使魯王據有舟山羣島。此明永曆三

年（西元一六四五）事也。

第四節　廈門之戰作戰經過

一、鄭芝莞失守廈門（參看附圖十五—六三七）

明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西元一六五〇）秋，滿清以其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率滿漢大軍數萬進攻廣州。明西寧王李定國遣使乞援於鄭成功。成功爲援助定國，以牽制清軍之側背計，於是年閏十一月率各鎭官兵南行，留其叔鄭芝莞守禦廈門島。十二月成功軍至廣東揭陽（廣東省今縣），恐福建清軍襲其金廈根據地，乃以副將蘇茂代施琅爲先鋒；命施琅同鄭鴻逵率一部軍回廈門、金門，協助鄭芝莞守禦。然後水陸並向廣州方向進取，三月攻克清軍所守之惠州（即今廣東省惠陽縣），使進攻廣州之清軍背腹受敵。

清軍爲解救其廣東方面戰勢上之危機，而命其福建巡撫張學聖、提督馬得功，乘鄭成功大軍南下作戰之機，進襲廈門、金門。馬得功知廈門爲鄭芝莞防守，而芝莞戀財懼鬥不能死守，乃率清軍駕船夜襲之，芝莞果不能禦，收拾資寶財物乘艦而遁，馬得功自五通口登上廈門，戒其士兵不許殺戮，然廈門島上軍民各顧身家性命，紛紛尋船逃避，軍中既無主將，一時皆不及抵抗。明大學士吏部尚書曾櫻，是時留在廈門城中，有人勸其逃匿，彼慷慨告人曰：「此一塊乾淨土，正吾死所，豈復泛海求活耶？」遂自縊殉國。其門人陳泰、阮文錫，謀收其遺骸，泰痛哭謂文錫曰：「有吾在，毋庸子，子出而不返，則老父倚閭而望！吾孤身，死則死耳，子效力於親，吾效力於師，不亦可乎？」文錫從其命返家；泰負師屍走三十里，付家人殯之，歸不食而死。後文錫隨父事鄭成功，父死後，竟爲僧以終。

方鄭芝莞收拾資財乘艦欲逃時，于解纜間，鄭成功之夫人抱鄭氏神主至岸，舵工李禮涉水上岸負之登艦，芝莞曰：「此是戰艦，夫人坐不得。」再三促之上陸，夫人以戰艦非爲出征，乃用作逃亡，夫人亦可以乘艦逃之，故堅拒不肯下船上陸。芝莞以其抱神主來，又因敵人風聲卽至，始於不得已中帶之出海。及施琅與鄭鴻逵自海南回航至廈門附近海上，廈門已失半日矣。不得已，乃共率軍以守金門。徐圖恢復之策。

二、鄭鴻逵施琅之收復廈門（參看附圖十五—六三八）

清提督馬得功既佔據廈門，清福建巡撫張學聖及興泉道尹黃澍，於三月一日同至廈門，爲部署防守而同登山四望。張學聖愕然謂其衆曰：「此絕地也，若有緩急。援兵豈能飛渡？實用兵之大忌。」因主張卽速撤退。提督馬得功貪於既成之功，不肯聽命。張學聖等乃先還。（見夏琳閩海紀要卷一）

不數日鄭鴻逵與施琅等引兵截港以反攻廈門，施琅並分兵從負通港襲擊馬得功，得功欲退而歸路被截，不能飛渡。清軍望救不至，士氣低沉。馬得功初爲鴻逵屬下守備，探知鴻逵所在，乃駕小舟冒險訪鴻逵，既相見，乃跪地哀求之曰：「得功奉命來廈門島，未嘗擾及廈門一草一木，今固無舟可渡，必死，但恐得功死，軍不得退出，廈門島亦必不得全，且公兄在京（指清北京），公等家口皆在安平（卽今福建省南安），恐不利於公家，請熟慮之。」鴻逵因縱之。使解甲留械而全部駕船逸去。及成功回師到廈門，馬得功已逃去數日矣。

鄭成功痛恨廈門之失，遂加強整治廈門、金門兩島上各要塞，然後集合諸將，檢討廈門作戰得失，數其叔鄭芝莞過錯而殺之於衆前，衆將無不服慄。賞施琅銀二百兩，賞陳勳、鄭文星各百兩。阮引、何德以防守不力，罰笞五十；藍登戴罪立功，厚恤吳勃之家屬，並率衆致祭曾櫻墓。鄭鴻逵有私放馬得功之罪，雖得免議，自知有虧職守，

請交卸兵權，歸隱私第。

施琅恃功，以賞薄而不滿意，會其部將曾德犯法，走匿鄭成功營中，被施琅搜尋捕出擒去。成功馳令勿殺，施琅竟將其處死。成功怒甚，欲捕施琅並逮捕其家屬。施琅乘間逃去，匿於曾厝垵一石洞中，經兩日搜尋不着，後施琅飢餓不堪，夜潛投其部屬蘇茂處，蘇茂念已往主從之情，藏之營中，次夜以小舟祕密送之過安平（今晉江之安海）去。然後蘇茂則席藁請罪於鄭成功之軍門。成功以其坦誠知罪，赦之，以之補施琅左先鋒之缺。

施琅本爲鄭成功前最能幹之將，年最少，知兵善戰。與成功同起義師，自樓船旗幟陣伍之法，皆其製定，故知成功之實力極詳，從此逃去，成功亦料定將爲他年之大患。施琅逃至安平，依鄭芝豹，旋復他去，投清廷得爲清水師提督，終成爲成功之大敵。

第五節　漳浦、海澄、長泰之戰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五—六三八）

一、漳浦之戰

鄭成功既統一金廈等地軍令，乃即立法度，强化戰備，革新政治，振興文教，禮賢下士，尊崇明室，更求發展交通，繁榮商賈，廣籌兵餉，勤訓師旅，使金廈煥然成爲一海國，擁有精兵六萬人，大小船隻千餘艘，軍紀嚴明，兵勢振奮。準備用積極手段來守禦金門廈門之基地。乃於是年（明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西元一六五一）五月，率其中提督甘輝、左先鋒蘇茂、中衝鎮杜輝、左衝鎮郭義、右衝鎮蔡祿、後衝鎮林明、前衝鎮統領余新、奇兵鎮楊祖、智武鎮藍衍等，自廈門、鼓浪嶼間西行，於海澄南，西入南溪，在南溪各岸邊登陸，取清南溪（今福建海澄縣白水

營)。清漳浦鎭將王邦俊率騎兵一千步兵二千自漳浦來戰，成功以兵迎擊之，大敗清軍於磁灶(地在今漳浦東北近白水營處)。

時駐福建清兵聞鄭成功率軍南攻漳浦，知廈門空虛，欲乘虛再攻廈門，集船於同安、長泰等地，泛水分向廈門進襲，成功將陳煇督水師禦之，相遇於崇武所(今福建同安南集美)，一戰大破清水軍，清兵後續諸船皆靠岸登陸逃命，船隻悉爲陳煇所獲。六月有舊將黃興及高梧，自清軍中率衆反正，詣成功營請降，成功卽授黃興爲中權鎭統領，以黃梧爲其副將。

是年九月，鄭成功復督師南攻漳浦，圍之。清漳州(今福建龍溪)總兵王邦俊自漳州率兵南救，成功擊破之於中途，追擊之至馬口(南溪上流龍溪至漳浦之渡口)，收降其將士數百人。十一月清提督楊名高，以漳浦被圍，總兵王邦俊大敗，福建南部各地動搖，爲挽救危局，乃自北方發動攻勢，集合其轄下之兵於福州(今福建閩侯)，然後親自統帥步騎數萬南來，經福州、莆田、惠安、晉江、向同安方向而進，欲攻金門、廈門之後背。成功乃以部將繼續圍攻漳浦，而親集諸軍迎戰楊名高於小盈嶺(在今晉江與同安之間大盈嶺之北)，大破清軍，楊名高狼狽逃入泉州(卽今晉江)。成功乘勝回軍，以戰勝清軍所獲之戰績，示漳浦城中人。清漳浦守將楊世德、陳堯策知不得救，因獻城歸降。成功卽授楊世德爲英兵鎭統領；陳堯策爲護衞前鎭統領，仍命守禦漳浦城。並以參軍林其昌爲明漳浦知縣。於是福建泉州以南悉降服於鄭成功。

二、攻取海澄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三八)

明永曆五年(西元一六五一)九月，鄭成功在圍攻漳浦中，聞清軍攻破魯王將王翊於四明山後，又遣陳錦將滿

漢大軍進攻魯王之舟山，成功以不能分兵往救，乃遣部分舟師往助之。旋舟山失守，魯王妃張氏、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吏部尚書李向中、工部尚書朱永祐等皆殉難死，西定侯張名振、英毅伯阮駿、兵部尚書張煌言、大學士沈宸荃等，奉魯王逃亡海上，鄭成功乃遣使北上迎之。及魯王將至廈門。成功召集諸將議迎接禮。潘庚鍾以成功已受封爲延平郡王，故主張用王者相迎之賓主禮以行接見，成功曰：「不然，外藩於宗室王非敵體，況監國乎？如用賓主禮，則國家紀綱混，吾以宗人府正之禮見之，則於禮可謂兩全矣。」衆議遂定，乃率衆迎見之於岸，贄千金，紬緞百端，以安插諸宗室及諸從官，使居於金門太武山下，建宮殿爲供奉，而張名振，阮駿等，爲求兵權統一，堅請交出兵權，請成功收編其部下將士，以分隸諸鎭統領。以是成功之將士日衆，兵力益盛。成功爲求振奮士氣，議攻取清軍之要地，以打擊清軍之氣勢，於是而有攻取海澄之戰。

海澄位於廈門港之西，爲連絡廈門及漳州之中間要地，其地東面南面臨海，西面接湖，只有北面連接於大陸。東距鼓浪嶼不過四十里，距廈門約五十里，西北以水道連接長泰，滿清爲瞰制廈門、金門兩島，特在長泰、泉州、海澄三地駐紮重兵。就中長泰爲步兵基地，海澄爲水師基地，泉州則騎兵與舟船以支援兩地者，成功大軍一日不克復以上三地，便不得除去迫於眉睫之威脅也。以水道在近，可乘海潮暴漲之時，切斷其水陸援軍之路，一鼓而襲取之。於是成功決定在永曆六年（西元一六五二）正月初二日，以水師進攻海澄。

是日潮水暴漲，成功先以大軍遮斷海澄之退路及援道，然後命水師進圍海澄城垣，至卽攀附登城。淸海澄守將郝文興，見其水師已被冲散，輔軍及退路已絕，不得已舉城請降。成功率大軍入城，收降其水陸軍訖，然後選擇海澄舉人黃維璟爲海澄縣知縣。更集士紳問以光復明朝，進攻清軍之策。有同安浯州人周全斌，時客居海澄亦與會，

對曰：「若以大勢論之，藩主志在勤王，必當先通廣西之永曆帝，更會孫可望、李定國之師，以連舟粵東，兵出江西，從洞庭以直取江南，是為上策。奈今李成棟已歿，廣州新破，與西之路未得連通，浪戰福建，徒自勞也。為今後之計，且固守各島，上據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邊之侵；興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後舉兵取漳（即今龍溪）、泉（即今晉江）為基地。陸可由汀郡（今福建長汀時為汀州）而進，水從福（福建閩侯時為福州）、興（福建莆田時為興化）而入，則全閩可得也。」成功大悅曰：「此誠至論。」即授周全斌為房宿鎮統領。自此，成功謀士雲集，軍紀嚴明，惟以人多餉缺為憂，其參軍馮澄獻策曰：「方今日本最富庶，前太夫人歸國，國王意甚厚，若以甥禮遣使見之，借彼物產以足我用，然後下販呂宋，暹羅、交趾諸國，源源不絕，則糧餉足而進取易矣。」成功從其議，遣使與日本通好，日本果以禮相答，願以鉛銅相假，令官協理，鑄銅製永曆錢、盔甲、器械等物。由是成功大喜謂左右曰：「海澄一戰，得海澄城；得復明大計；又得鑄錢足餉之謀。取一得三也。」

三、取長泰進圍漳州（參看附圖十五—六三八）

鄭成功既取海澄，即遣中提督甘輝進攻長泰，甘輝與清副將王進大戰於長泰南之北溪，戰良久不分勝負，成功後軍至，清軍退入長泰城拒守。甘輝日夜攻城，不能破，部將吳世珍先登而死於砲火，成功因令火器鎮統領何明，鑿地道攻之。此二月中事也。王進防守嚴密，地道一時無成。三月初七日，清福建浙江總督陳錦，親率大軍救援，自泉州向同安，移營於江東橋，駐軍牛蹄山（皆在長泰縣東北）欲與成功決戰。其游擊張玉諫陳錦曰：「鄭軍中皆閩南人，地形熟習，長於以寡制衆，官軍遠道赴援，未可輕進，宜先遣一旅，由山道至長泰北方，出小道以邀擊，通聲氣於長泰城中後，大軍再行進戰，使鄭軍前後受敵，於首尾不相顧中，乃可破之也。」陳錦不聽，麾軍逼戰。

成功設伏於長泰之東北，大破陳錦軍，錦乃退守泉州。成功復回軍攻長泰，破之，王進率十餘騎逃奔漳州。

鄭成功乘勝續進軍圍攻漳州。時陳錦進軍於同安之鳳山尾（在同安之東），以戰敗愧恨，號令嚴峻刻薄，常鞭其左右奴庫成棟幾死，庫成棟恨而刺死之，持其首來降。成功以奴刺殺其主爲大不順，命斬之，成棟大呼曰：「陳錦率軍不仁，衆已離心，免我一死，必有望風而歸附者，八閩可不勞師而定也。」成功曰：「得八閩者一時之私利也，誅叛逆者萬世之公義也，吾不忍以一時之私利，廢萬世之公義焉。而使僕隸皆戕其主，是天下無刑也。」乃梟庫成棟之首以示衆，而厚賞於庫成棟之家。

時漳州久圍，清遣浙鎭馬逢知（原名馬進寶）率兵赴援，五月中與鄭圍城軍戰於漳州城北，又敗入漳州城中。漳州城益乏食。成功擁鎭門之水以灌城，堤壞不能浸城，乃復列柵以圍之。城中人相食，死者枕藉，自三月至八月，內外隔絕。成功軍亦以久頓兵於堅城之下，糧餉不及，思欲退兵，復聞清廷命其固山額眞金礪入閩，會新任福建總督劉清泰，統率滿漢士軍救漳，已屯兵同安，卽將分兵來戰。成功乃令周全斌爲後衛，掩護大軍撤退，轉兵以守海澄。

四、海澄之戰（參看附圖第十五—六三八）

清軍卽解漳州之圍，卽於永曆七年（清順治十年西元一六五三）五月，移軍來攻海澄。鄭成功爲迎敵計，令前鋒鎭統領郝文興、戎旗鎭統率王秀奇、護衛前鎭統領陳堯策駐守海澄西之鎭遠寨；令前提督黃廷、中提督甘輝等守海澄東之關帝廟，皆立堡壘塞，以爲掎角。成功自率諸將駐守海澄北之天妃宮，建立督戰台以行督戰。

既而清朝提督金礪率步騎數十萬攻打海澄，安放大小砲位數百座，日夜對鄭軍堡塞轟擊，鄭軍營壘多被破壞，

而成功在台上督戰，揮紅旗指揮自若。甘輝以其張蓋而坐，目標顯明，亟諫去之，不聽。再諫之，乃答曰：「彈當避我，我豈避彈。」甘輝曰：「王身關係明室之復興，督戰非所事。」强翼之而下。方離台，而台已爲砲火擊倒矣。成功大呼曰：「天祐孤臣，諸將無慮矣。」

時淸軍進攻之砲火甚猛，營壘木柵皆爲摧燬，鄭軍乃掘壕避砲火，淸兵臨塞樹梯登城，有廝養卒鄭仁，持斧劈之墮，衆皆起效之，于是各舉斧操刀以待敵。淸兵持梯板渡外壕，鄭軍引所埋火藥爆炸，更出兵以刀斧拒戰，淸軍渡壕者非被炸卽遭砍殺，屍積壕漲，餘皆舉手請降。

此一役相戰數日，淸軍精銳傷亡殆盡，連夜退回漳州。成功以忠孝伯印綬給甘輝，輝不敢受，跪拜退還。但請拜廝養卒鄭仁爲官。成功卽拜仁爲都督，軍中大悅。

鄭成功既勝，以海澄舊土城多毀缺，不堪防守，而海澄地位衝要，足爲登陸作戰跳板，且可牽制敵人大軍，因命馮澄世督率軍民築海澄縣城，合舊有五處土城爲一大城，垣高二丈餘，用石壘砌成，規模宏大，並築女牆，附堤短牆於城垣之上，安置大小砲位三千餘所，周城之圍皆繞以水港，外壕寬度可通行大船，海澄地據海潮之咽喉，城成之後，益與金門、廈門相爲表裏，成功復屯以重兵，廣積粮械於此，用爲橋頭陣地。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一、南明方面

鄭成功既戰勝淸軍，乃遣使藍紀、施士紳以蠟表上疏明永曆帝，詳陳閩浙戰況及作戰經過。永曆帝得疏，並召

見使者詳詢後，卽詔封成功爲延平郡王、漳國公。成功自以未建恢復之功，拜表辭謝。但爲奬掖部下有功諸將，則表請敍勳，永曆帝因下詔，封甘輝爲崇明伯，黃廷爲永安伯，郝文興爲祥符伯，王奇爲慶都伯，張煌言爲兵部左侍郎，馮澄世爲太僕卿兼僉都御史，餘各封爵有差。

時清廷遣人百計招撫成功，成功拒之。成功知清軍必將大舉進攻，爲先發制人之計，於永曆八年（清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謀先光復福建漳（今龍溪）、泉（今晉江）、興（今莆田）、福（今閩侯）各府及臨接閩界粵浙等地，以爲北伐之出路，乃於十一月晦日，親率軍自廈門至海澄，嚴密部署，乘夜西進，至四鼓而進抵于漳州城下，乘敵不覺襲入之。守將劉國軒，汀州人，雄偉有將略，素慕成功忠義，乃同勸漳州總兵左營遊擊林世用、魏標，約定於十二月初一日晨獻城歸降。成功遂兵不血刃，取得漳州。清知府房星燦亦降。旋漳州十縣皆下。成功乃擢用降將劉國軒爲後衞後鎭統領；魏標爲大武營統帶；林世用爲水武營統帶。並命戴捷率軍鎭守漳州，然後親率大軍移攻泉州（今晉江）。將至，泉州郝文興建議曰：「泉州城堅，守將韓尚亮與施琅同學，富有韜略，築壘守城且得人心，善戰者不如善守者，宜先略取諸縣，寬其圍而姑置之以待其變，勿損我士卒爲上。」成功採其議，遂先盡取泉州諸縣城，各縣多望風請降，惟仙遊知縣陳有虞率民拒守，屢攻不下。神器鎭統領洪善，請用滾地透火藥攻之，甘輝用其計，果破其城，陳有虞戰死，遂克仙遊。

鄭成功土地既廣，須設置行政機構，使政治軍事隨土地之增廣而加强，以利於推行政務，乃於永曆年九年（清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二月，分所部爲七十二鎭，設六官以分理庶政，卽以壬午舉人潘賡昌爲吏戶官，丙戌舉人陳寶鑰爲禮官，世職張光啓爲兵官，浙人程應璠爲刑官，丙戌舉人馮澄世爲工官。改廈門左中所爲思明州，以鄧

會爲知州事。奉監國魯王、盧溪王、寧靖王居金門，漳、泉等地各府縣仍舊，分別委派知府知縣，以理民政。又以避難縉紳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徐孚遠、紀許國等爲賓客，軍國大事多諮詢之。立儲賢館、儲材館、察言司、賓客司、更設印局、軍器局、船艦修造局等。成功凡所便宜封拜者，輒朝服北向稽首望永曆帝廟位進疏以封存之。

旋以武備內政初定，又昇郝文興爲左提督，萬禮爲後提督，王秀奇爲右提督，林勝爲戎旗鎮統領，黃昌爲援勦左鎮統領，黃梧爲前衝鎮統領。五月行祭旗禮，操演陸師，集縉紳觀之，戈甲耀日，軍容大振。遂拜定西侯張名振爲元帥，以忠靖侯陳輝、洪旭、陳六御等副之，分兵二十四萬，由海道入長江，以搗滿清之心腹，以謀恢復。又知清兵必將大舉至閩，乃隳安平、漳州、南安、同安諸城，移各地人民於金廈安置，別遣郝文興率軍守海澄，以爲犄角。命黃廷、萬禮等率兵二十鎮在陸上以機動抵禦清兵。遣甘輝、王秀奇等率兵二十鎮乘船北上，以接應陳六御等，並隨時策應岸邊作戰。

二、滿清方面

福建廈門、漳州等地之戰後，滿清始知鄭成功實力雄厚，致使清軍受挫。爲實施招降之策，乃于順治十一年，明永曆八年（西元一六五四）二月，命成功之父芝龍遣家人李德，隨同鄭、賈二使臣，以海澄公勅印入閩，並預封鄭鴻逵爲奉化伯，鄭芝豹爲右都督。清福建總督劉清泰亦託使附書，婉辭以勸成功。成功以其父芝龍在北京受清廷控制，不得已，乃與清之使者周旋，而辭以未裂土不受爵。同時遺書答劉清泰曰：「數十萬衆按甲待和，豈能枵腹。敬就漳、泉、興、福各屬，權宜借餉。」並不待清泰覆書，即分派各鎮官兵四出，向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各府屬縣鎮徵集粮餉，各地聞風駭慄，多準備資粮以待，惟求免來攻城。此是順應言和之勢先取利于敵之計也。

滿清使者再三要求提出和議條件，成功乃提出四條件如下：

一、先割漳、泉、興、福四府；

二、軍隊永不奉調遣；

三、不受部、撫節制；

四、如朝鮮之不薙髮變服。

清廷得成功之條件，知不可屈服，乃一面準備集大軍進攻；一面力迫鄭芝龍尋求招降之道。

時魯王朱以海屬將張名振，得鄭成功之助力，爲牽制清軍調動，率舟師北上，已攻入長江口上之崇明島。取得各地歸附船隻五百餘艘，乃別遣其將顧忠統領之北上至天津，奪得清軍粮船百餘艘。因而擴編水師，軍威大振。名振繼率船深入長江，到達鎮江之金山，於山上遙祭明崇禎帝及明弘光帝。不幸名振未幾病卒於軍次，其衆乃由魯王別將張煌言統之。於是清將李樂秦、郎廷佑等與張煌言有舊識者，皆百計勸誘之降，煌言峻拒之。

鄭成功在福建各地借粮餉中，聞有海盜鷗汀貝者，聚衆剽掠海船，對商工旅客實行抽腸刳腸慘刑。成功震怒，回師海上以追剿之。鷗汀貝逃回台灣安平港內，恃其土城險固，負隅抵抗。成功以大軍圍其塞，攻破而盡殲滅之，自此海上商旅得安。

鄭成功仍分向各府州縣徵借粮餉，清廷苦之，但大軍未集，莫可奈何。不得已復遣滿員阿山與內院學生葉成格、偕鄭芝龍第四子鄭渡（卽鄭世忠），來閩願以福建四府地安駐成功之兵將。阿山等齎勅至閩，先使鄭渡來見成功爲先容，成功卽令渡迎候清使於安平；然後自偕諸參軍前往，但命水陸軍數萬設伏以待之，以備不虞。清使者亦嚴

整軍衞出見。成功請清使先開讀詔書，然後再談別事；清使者謂：「未薙髮非命，焉可輕出詔書，俟薙髮後再見。」言畢竟退回泉州。成功笑曰：「忽然而來，忽然而去，意可知也。」遂作書報其父曰：「兒隻字不敢相通，懼貽累也。今修稟以聊述素志。和議非心也，不意海澄公（清欲封成功此爵）之命突至，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欲清割漳、泉、興、福四府與成功）之命又至，兒又不得已，接詔以示誠。……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曖昧。能信兒言，則於吾父爲孝；不信兒言，則於吾君爲忠。……阿、葉（清二使臣見上）見爲大臣，奉敕入閩，不惟傳宣德意，亦且奠安兆民；百姓如此困苦，將士如此蕃多，目睹情形，不肯商榷，徒以薙髮二字相逼挾……兒名聞四海，苟且作事，亦貽笑於天下後世矣；且吾父已入彀中，得全至今者大幸也。萬一父不幸，天也、命也。兒惟以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句耳，他何言哉？」更致其弟鄭渡書曰：「兄之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以動吾心，卽斧鉞相加，亦不能稍移吾志也。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夫鳳凰翺翔於千仞之上，悠悠於宇宙之間，任其縱橫所之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也。兄名聞四海，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盡孝道，勿以兄爲念。」清使者返京以此兩書覆命，清廷怒置鄭芝龍於高牆，流鄭芝豹於寧古塔。然後命其滿州鄭親王濟爾哈朗之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來閩防剿，既至，察知清水軍提督張天祿，失海艦不報事，卽序褫職，然後調集大軍於泉州，親率之以進攻金、廈兩島，但結果大敗而還。

第七節　申　論

鄭芝龍有創業精神，而無忠君志節。其子鄭成功接受母教，效忠明朝，成爲完人，蓋亦得力於隆武帝之知遇，

士爲知己者死之義居多。方其父芝龍令其監視隆武帝，準備用隆武帝換取滿清之高官厚祿時，成功處於君臣父子不得兩全之中，能以「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之言，以奏告隆武帝，然後自己辭君南下招兵組軍，以爲勤王復國之永遠大計，而不效翼衞隨死之愚忠，成功可謂明朝之忠臣矣。

清軍入閩，鄭芝龍以不抵抗行爲，欲藉以保留其私產，或希冀換得有閩八府之祿位。殊不知清軍大肆淫掠，芝龍家破人亡，如非成功聞母死訊，號泣縞素以率其軍實行反攻安平，則芝龍雖妻死不得收葬。蓋滿清對不忠不義、唯私利是圖之輩，亦屬不齒。

先聖有言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已矣。」鄭成功泣諫其父，父不聽而拂袖起去。更以眞誠勸叔鄭鴻逵，鴻逵爲之勸芝龍，知將受脅制，乃令成功外逃，是成功之事父母可謂竭其力矣。其父使人召之，其復諫父書曰：「從來父教子忠，未聞教子以貳。」可謂大義無虧。以此不見容納，而攜儒巾藍衫詣孔廟明志願，致身於君國，全信於友人，故其振臂一呼，豪傑皆起而隨之，乘艦入海，共舉抗清復明義旗，與鄭彩、鄭聯、鄭鴻逵等之逃命保產，又不可同日而語矣。

鄭成功以二十四歲之年，行頂天立地之事，用忠孝伯大明招討大將軍名義，組織義軍，抗滿復明，自是以天下國家爲己任之人。其父所謂「他日爲清大患者，必此兒也」。是自悔當初，且喜有跨灶之子耳。

明隆武帝自閩赴贛，鄭成功知之。及在閩贛交界處爲清所虜，被害於福州，鄭成功得自傳聞。以爲其消息來自敵方，多是詐言，不足憑信，故舉義旗仍尊奉隆武帝正朔。然對於稱監國之魯王朱以海，認爲共獎王室之同志者，誠意同德與之聯合作戰。故在自己陸軍未訓練完成期間，用自己招納之水師，多方支援魯王屬將劉中藻、張名振、

張煌言等之陸上作戰。並不時支援兩粵，進兵廣東。及其與明永明王朱由榔取得確實連絡，更知隆武帝已殉國後，即願從兩粵人意願，擁立永明王爲永曆帝。其「吾有君矣」一語，可知其心情之苦與矢志之忠矣。

鄭成功以上陸作戰來訓練其陸軍，進取同安，攻打泉州等役後，方知鄭彩、鄭聯不足爲緩急之恃，其叔鴻逵亦非可靠之將，於是始有統一軍令之要求。加以鄭彩、鄭聯等專橫無道，縱其將士殺害賢良，欺侮民衆，實足以動搖復明抗清之統一陣線，計奪其軍，亦事非得已。鄭成功南救廣東，鄭芝莞失守廈門，是芝莞初無守禦決心，不待戰而先自退走，致使施琅與鄭鴻逵回軍支援不及。鴻逵與施琅反攻廈門，一戰而克復之，施琅以此戰成功而驕縱，鴻逵因放走敵人而失職。鄭成功自廣東回軍廈門，檢討廈門得失之功過，殺芝莞，貶鴻逵，爲嚴肅軍紀，尚無不當。惟對施琅追捕犯法之將，逼令赦免，未得免即下令追捕施琅，致逼施琅走降敵人，失去最初共同起義盟友與謀士，是乃成功抗清復明事業上最大之一失着，亦是其一生成敗之最大關鍵。

鄭成功軍圍漳浦，是爲圍點致援，設伏打援之戰術運用。破清遠近之援軍，收復福建南部之地，將金、廈兩島之外圍遠向前推，從此金廈兩島之威脅解除。其所以必要攻取海澄者，亦同於此議。由於攻海澄，而得聆聽周全斌之戰略指導意見，成功此後行動，多賴有此以爲方針。尤其是軍政與經濟方面，不有此遠大眼光，絕難以有所成就也。

守禦海澄之戰，鄭成功登台指揮，示衆人以不怕死之決心，爲共同死守而已。其將甘輝力諫之而强翼之躲避，此爲將眞正輔主之道，可謂有勇知方也。軍中激戰而敵人深入，由一廝養卒奮勇持斧爲發起逆襲之倡，一戰殲敵，應得上賞，成功即超擢爲都督，故其衆知所自勉，成功之功業得於人力者類此實多。主將不自居功，拜辭封爵而請

改封部下諸將士，而旁及魯王諸將士，使衆人各知爲國家戮力，爵賞懲罰出自國君，此等去私存公精神，如對施琅出走前卽行之，則功業將不可限量也。

清廷脅鄭成功之父以要降，成功不言降而云和議，顯然以敵體自居；又以借餉爲名，作爲用兵藉口，更提出不受調，不受節制，不薙髮爲條件，以專全閩地面，非願爲清之藩屬，乃爲其父身家性命而變通之計也。人子處於君父國家之間，如鄭成功者，可稱爲得乎中道矣。滿清雖盛怒其不順，却無殺其父之藉口。

15—5526

第十章　南明鄭成功進攻南京戰役（附圖十五——六三九、六四〇、六四一、六四二、六四三、六四四）

明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二月，鄭成功攻取漳、泉各地，初奠內政，設置六官。五月拜定西侯張名振爲元帥，統兵二十四萬遠征長江，十一月名振病卒於軍。鄭成功於擊破清廷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度於泉州近海之後，乃決定親率大軍北伐。於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五月十三日誓師，翌年三月再至舟山，五月入長江，取瓜洲，七月進圍南京城，滿清震恐，順治準備退回關外。會清南京守將約期詐降，成功信之，遂失大機，退師金廈。因而東向規復台灣，以爲反攻復國之長久根據地。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鄭成功之大舉準備（參看附圖十五——六三九、六四〇）

明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二月，鄭成功以人多兵衆，向全閩八府各屬縣借取粮餉爲名，率兵分頭攻取福建各州縣。三月，清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度自泉州（今福建晉江）出兵，擬進攻金廈兩島，爲成功所擊敗。成功因遣使告捷於永曆帝，帝遣潭平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航海至思明州（即廈門），封成功爲延平王（初封爲延平王後始晉封爲郡王）、招討大將軍，便宜封拜，其册文曰：「克敍彝倫，首重君臣之義，有功世道，在嚴夷夏

之防，蓋天地之常經，實邦家之良翰。爾漳國公賜姓，忠獻愷摰，壯略沈雄，方閩浙之飛塵，痛長汀之鳴鏑。登舟灑泣，聯袍澤以同仇，嚼背盟心，謝辰昏於異域。而乃戈船浪泊，轉戰閩十年，臘表興元，間行萬里。絕燕山之僞款，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於東南，繫遺民以弁冕，弘勳有奕，苦節彌貞。惟移孝以作忠，斯爲大孝，蓋忘家而許國，乃克承家，銘具金石之誠，式重山河之誓。是用錫以再封爲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修矛戟，丕建犂庭之業，永承亟胙土之庥。尚敬之哉！」

明西寧王李定國亦有使者致鄭成功書曰：「東事輔車之誼，潮惠壘奏之勳，上每召問，附睥久之。用特專敕遙頒，冀公於咫尺天顏，沈戈靡懈耳。公其堅帆飭旅，布號宣威，待我於長江把臂，擊楫論心，一償夙願，不亦快哉？！」成功亦復書曰：「宸居既云鞏固，帝業未可偏安，況中原有可乘之機，胡運值將盡之時，宜速乘勝，並力齊舉。不佞既提水陸精銳，收復閩浙，薰風盛發，指日北向。」於是成功益急謀大舉。

是年（永曆九年）十二月清烏金世子至泉州（今福建晉江），再遣人至廈門招降，成功以其辭不遜，拒之。使者易書再來，並以祖大壽、洪承疇之與清久戰，降後皆取得高官厚祿爲實例以設詞，成功依違答之，使者不得要領而去。清軍發動大軍進攻廈門及白沙，成功遣林順、陳澤以炮船出禦，大破清軍，清軍自此不敢再事妄動。

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西元一六五六）正月，清平南王尚可喜以大軍攻揭陽，成功部下將蘇茂不聽諸將之諫，輕自出戰失利。潮州（今廣東潮安）守將黃廷亟往援之，始擊退清軍。成功以蘇茂拒諫出師，按軍律論其罪收斬之。令黃梧帶罪贖功。六月，成功將大舉北伐，令左提督王秀檄黃梧、蘇明等還守海澄，黃梧因蘇茂被誅，自己帶罪，心怨成功，已至海澄竟密遣人通款於清師。梧又邀飲蘇明，言其兄蘇茂被殺事。因露刃挾勸蘇明同降。清帥郎

將前欲封鄭成功之海澄公印授梧，令鎮漳州。成功於克期解纜北征之際，突遭海澄之變，但仍奮然告其諸將曰：『吾所圖者大，豈以海澄小事阻事，有不行者斬！』遂依期揚帆北上。

二、鄭成功北伐之序戰——浙海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四〇）

明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西元一六五六）六月十三日，鄭成功自廈門誓師北伐，計有戈船之士十七萬人，以五萬人習水戰；五萬人習騎射；五萬人習步戰；一萬人披鐵甲繪以朱碧彪文號爲鐵人當前鋒，金火不能入，一萬人習健行設爲往來策應。大軍沿海北進數日到達閩江口外，取閩江口南岸之閩安鎮及鎮北之黃琦島等地爲停泊所。然後水陸並進，溯閩江以攻取福州（即今閩侯）南之南台島，進圍福州。

清福建總督李率泰等，知省會被圍，全閩大震，急調省內外各地清軍以爲救援。鄭成功欲牽制清軍行動，乃相度地勢，令馮澄世督兵在南台島東之羅星塔，及閩江口上之閩安鎮兩地，築寨鎮守。更以水陸軍襲攻福州所屬各縣鎮。及清援軍大集，諸軍則不戰而退，還于閩安鎮，以準備乘清軍之虛。

時張煌言在崇明，陳六御與阮駿在舟山，是年（即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八月，清大將軍伊爾德，率明降將田雄進攻舟山，總制陳六御、美毅伯阮駿等連兵迎戰，大敗清兵。陳六御阮駿復於數日後乘勝向鎮海攻擊清軍，將及岸邊忽南風大作，帆破桅折。清軍見勢，出小舟分左右薄之，阮駿船大，膠沙洲不得行，遂與誠意伯劉永錫赴水死。陳六御見敵人登上己船，左右皆死，亦自刎死。其水師總兵張晉爵率船隻與敵力戰兩晝夜，亦力竭而死。明太常卿陳九徵與副使僉師範在舟山，突圍被執，皆不屈而死。中權鎮統領黃信時統兵攻南田（即今浙江省南田縣），轉兵北上救援，僅援得舟山留守者出險，舟山不幸陷敵。

鄭成功因知閩地敵軍集在福州，浙省敵軍多在鎮海，乃遣甘輝率舟師北攻溫州（今浙江永嘉）、台州（今浙江臨海）。清軍急速南調救援，於是成功水師北進，恢復舟山。

清軍以鄭成功根據地在閩安鎮，擬集中福建大軍於陸上攻之。及其準備就緒，行將開始進攻時，成功卽以其水陸師連合進攻羅源（福建省今縣）、寧德（福建省今縣），以爭取先制之利。清軍被逼又急抽調福州附近各軍，由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度親自率領往援。比至，鄭軍又已退去。清諸將見鄭軍陣容嚴整，雖從後追擊，却不敢逼近；獨滿洲章京阿克襄認爲可擊，而急進迫之；時甘輝親自殿後，至護國嶺（在今寧德南羅源北），見敵軍追至，卽命韓英、劉巧伏兵于西山谷中，黃昭伏兵于路橋之東岸堤地以待；然後使魏其志、陳謙等逆敵與戰，僞作不勝，敗逃過橋，敵人恃勝進追，伏兵四起，斬阿克襄，並盡殲其軍。然後更逆襲諸追者，大敗巴都等，盡獲其輜重而還。

清廷以鄭成功勢力方張，戰又不勝，乃再迫鄭芝龍勸之就撫。芝龍使謝表賫書于成功，成功具書覆之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然竊私籌父之安危禍福熟矣，使者重來，良非得已……更何言哉……乃所以强忍須臾，不輕身一擲者，徒南望吾君雲天萬里，北思吾父喘於重圍，恐一朝落機穽，飽虎狼，爲婦孺所竊笑，負君父重恩，靡有極耳……。」清廷逼撫之計又敗。

黃梧降清之後，荐施琅爲清副將。施琅痛恨鄭成功收斬其家屬，乃與黃梧向清廷獻出平定成功之五策：

一、屯兵沿海各口岸，以堵塞鄭軍之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所（卽廈門島）。

三、沒收鄭氏產營，並誅鄭氏親黨。四、斷一切商賈，以絕金、廈兩島米糧物資接濟。

五、發掘鄭氏祖宗墳墓，以洩敗軍之恥憤。

以後，黃梧更獻遷海岸各地居民，實行堅壁清野之計。（見江日昇臺灣外記卷五黃梧密疏遷五省）

第二節　鄭成功繼續北伐之議（參看附圖十五——六三九、六四一、六四二）

一、鄭軍之北伐要求

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西元一六五七）二月，鄭成功遣總制張英、後提督萬禮，督舟師北上進攻溫州。清溫州守將瞿永壽望風獻城降。成功又命施舉、李順，往浙江沿海招撫漁民駕漁舟舉家來歸，以共襄大事。是年（永曆十一年）四月，在松門（今浙江省溫嶺縣東之松門山，在大陳島西南方）北航，欲赴定海關（在舟山羣島西南），以偵察長江方面之清軍狀況時，突然遭遇颶風，船隊被吹四散，施舉與李順之船被漂流至海岸，為清水軍所圍攻，二人力戰而死。

是年八月，鄭成功遣師進攻黃巖（浙江省今縣），清黃巖守將王戎以城降。鄭軍乃乘勝北進以圍攻台州（即今浙江省臨海縣），清總兵李必、台州知府齊維藩、臨海縣知事黎嶽詹俱降。九月，鄭軍遂南攻太平（即今浙江省溫嶺縣），北攻天台（浙江省今縣）。不久，清太平、天台守將亦皆出降。成功遂移軍至台州準備大舉北伐事。而福州方面，清鄭親王濟度及福建總督李率泰，則集合大軍以進攻閩安鎮，鄭軍前提督兼右鎮統領余程戰死，護衛前鎮統領陳斌則率五百人守在羅星塔，不得出。清軍偽着鄭軍服裝，佯為鄭軍擊退清軍來救援者，誘陳斌率衆出堡塞，

郎以軍圍攻之，陳斌等且戰且走，至南台橋，橋斷力盡，郎為清軍所殲滅。鄭成功棄台州回軍還救不及，乃還軍廈門，集諸將計議。吏官潘賡鐘、工官馮澄世、參軍陳永華，均主張集大軍北伐以攻取江南，據長江中游，依形勢圖進取，建立攻則有餘，避免守則不足之勢，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使敵人疲於奔命也。惟甘輝主張堅守一地，徐圖發展。潘賡鐘言曰：「邊地雖得亦不足號召天下豪傑，昔太祖起義濠州，若不得愈通海、廖承忠等水軍，安能奪取采石，而得金陵以成統一之基，以鍾管見，漳泉沿邊數載戰爭，民亦苦極，不如將數百號戰艦，直從瓜鎮而入，逼取江西，南京一得，則閩粵浙楚，以及黔蜀之豪傑，悉響應矣。」成功慨然曰：「吾有大舉北伐之心久矣！武侯有言「勢不兩立」，我不進取，彼豈忘我耶？我從間道以行、集滇、黔、楚、粵之師，出洞庭會江南，則天下將跂足以從也。」因遣楊廷世、劉九章泛海間道赴永曆帝之行在，以請大張撻伐之旨，比至，永曆帝下其策使羣臣集議，明兵部侍郎冷孟銋曰：「國姓（指鄭成功）執大義拒父命，遠隔海洋，獻議籌策不絕，實有桓文尊周之義，包胥存楚之心，宜晉封秩，以鼓嚮義之風，雖祖制重臣無封兼王之例，今擾攘之際，豈可守經？況國姓係先帝賜姓，義同皇枝，當以郡王爵之，亦與祖制無違。」於是廷議決定，請永曆帝手詔閩、滇、黔、楚、粵各地之師，均大舉北伐，預定於永曆十三年夏季，各軍會師江南。共伸大義於天下。

永曆帝遣專使楊廷世、劉九章來廈門，齎册印劍，晉封成功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兼潮王，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軍記錄，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又以從義諸將，皆久經沙場，勞苦功高，不加爵，何以昭激勵，除甘輝、王秀奇等已册封者外，封洪旭為振忠伯、馬信為建威伯、陳輝為忠靖伯。文臣自兵部侍郎張煌言以下亦各晉秩。有帝手詔，令鄭成功進兵江南，伸大義於天下。成功再拜受命，亦以軍政兩繁，遵旨而設長史（參謀長）、審理（參謀）、典

寶（印符）、典仗（侍衞）、典儀（禮賓）、典膳（起居庶務膳食）諸官，並設政務六官以分掌吏、戶、禮、兵、刑、工，以隨軍紀錄，彙報帝之行在。然後築演武亭於廈港，召冋諸鎭兵，分別操演，仍分爲六十二鎭，補足第一線出師預定額二十萬人，其餘將士留守金門、廈門、南澳、潮安等地。

二、決議進取金陵

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春，鄭成功訓練水陸大軍，將依永曆帝詔命出師北伐，因集諸將計議進軍路線與進攻目標。張煌言主張溯張江以攻取金陵（今南京城），聲動遠近，對敵攻心。諸將皆以南京道遠，城池堅固，大費兵力資力，不如近攻閩、浙沿海，取得人力資力之後，而徐圖江南，取勝穩便，實力既可日增，又能使敵疲於奔命，然後俟機以進襲南京之虛。惟右提督馬信言南京可取。於是，成功決策曰：「北去舟山，轉赴崇明，溯長江而上，張名振亦嘗探此進路矣。我軍北伐，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入我囊中。作戰以攻心爲上，我軍當直取南京爲是。」進攻南京之議遂決。

是年（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五月十三日自廈門出師北上，以黃廷爲前提督；以洪旭爲兵官居守思明（卽廈門）。北伐軍二十萬人，由中提督甘輝爲首程；右提督馬信爲二程；後提督萬禮爲三程；鄭成功自率武衞鎭林勝、統領余新、虎左衞鎭陳德等爲四程。以兵部尙書張煌言爲監軍。於風雨飄搖中，逕舉帆入浙。五月二十一日抵沙關（卽今福建省與浙江省交界處之沙埕港）駐扎，依當地漁民以瞻風訊。六月初七日以陸軍進襲浙江之平陽（浙江省今縣），清平陽守將單任遲獻城降。十三日清瑞安（浙江省今縣）守將艾誠祥、部將竇奉先、楊志道亦皆以城降。十六日進攻溫州（卽今浙江省永嘉縣），時値狂風暴雨徹夜不止，往攻諸軍不克下船而放棄攻擊。遂轉大軍北進

，於七月初二日鄭之全軍到達舟山（即今浙江省定海縣之舟山羣島）。以風信未順，乃暫駐以息軍及操練部隊，旋張煌言亦率所部到達舟山，乃共議進入長江，攻取南京之進軍路線。

會中鄭成功問以水路遠近、港門、山嶼、流水等甚詳，引港都督李順曰：「此去長江口必經羊山（在今江蘇省金山縣金山衞正東海上大戢山是），舟山至羊山，鷄鳴開駕，好西南風，午後便到。該處有二山不甚高，一名羊山、一名猴山，上皆無人居，但羊山上有龍祠，海泊過者必祭以生羊而放之於島之山上，久之羊孳衍日蕃，見人不畏避，故人以羊山呼之。相傳羊山龍祠極靈應，海泊必祭祀，不可金鼓獻紙，否則必不平安。）成功笑曰：「焉有此理，光武涉滹陀之河，金人渺混同之水，天意有在，嶽瀆爲之效靈。我提師望復神京以爲社稷，涉歷波濤有年矣，未見如此妖氛也，傳說之言，不可信。」衆將諫之曰：「入境問俗，敬鬼神而遠之，非關天意，只令軍士安心而已矣，爵爺何惜一羊及遣一使耶？」成功曰：「海泊平安與否，事關天候，不可靠之祭占，吾之所以不欲致祭於海中龍王者，正欲軍中破除迷信，而信天意民心也。」遂不祭祝。（以上參見楊英從征實錄頁一三二）

第三節　第一次北伐受挫於颶風及再整軍（參看附圖十五——六四二）

一、羊山遇颶風受挫

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八月九日鷄鳴時分，鄭成功北伐大軍齊自舟山揚帆北上，天氣晴和，風平浪靜，至午刻，東抵羊山，圍山停泊後，軍士見山上之羊甚多，見人不知畏避，乃爭相登岸逐之以爲餐佐。翌日初十日午後，各提督來見成功，將議進攻崇明島。成功過船中，突見有黑雲自北方起，風轉不順，當即催

令各提督及各鎮統領各歸船隊戒備，並令各小船擱山，大船寄椗港灣停泊。不移時，風起浪湧，迅雷閃電大作，旋即雨大如注，天色昏暗使人對面互不相見。成功在中軍船上，第聞鄰船有呼死呼救，折裂衝擊悲慘之聲，因船搖盪如鞦韆之驟烈，欲出現亦昏黑不能見。旋有管船都督陳德跪告曰：「六中軍（鄭近衞各鎮）近在此邊，今不見矣。風濤異常，本船所有棕椗三條俱斷，今卸放一舊草椗下去，未知何如？藩主上應天生，請上拜祝告，乞上蒼平風息浪，以救此數十萬官兵如何？」成功叱之起去，而大言曰：「以天意有在，豈人所能乞禱免之者。」又瞬間，陳德入報：「草椗又去一股。」時太監張忠與各官等俱向成功跪求哀勸，成功不得已，乃姑從之，就船四拜。其後，波浪稍靜，及四方靜霽，則時已黃昏。令人查訪六中船隻，確已不見，惟有六中船號之船枋漂擱在岸邊，船中失去成功之第六妃嬪，及從軍之第二子鄭濬，第三子鄭浴，第五子鄭溫，及明宗室義陽王朱由梹，以及男婦老幼梢兵近官等二百三十一人俱沒水中，僅一老媼及梢公浮水逃生。（以上參見江日昇台灣外記頁一七二）

風災後查點各鎮，計損失將士屬員八千餘員，碎巨艦四十餘艘，其餘大小船隻皆有輕重損傷。成功乃上令收死難者為之營葬，然後還師舟山，進泊湌洲（在今浙江省定海縣城東十三里處），修理舟楫，八月十五日，集提諸督鎮統領議曰：「官軍船隻破損，糧食材料亦均不足，必須分別進襲象山、三門、台州、溫州各港灣，奪取清軍船隻糧食材料，以整備船隻，再圖進取。」諸將乃各依計而行。（以上參見楊英從征實錄頁一三三—一三六）

九月初七日鄭成功亦親率軍南行徵取糧材，初十日經象山（浙江省今縣），清象山知縣徐福率縣中父老攜豬酒以迎降。諸將分赴各港徵糧奪材械船隻者，因清軍毫無防備，均所獲極豐，故修理船隻工作，頗稱順利。惟在羊山風災之後，大難雖過人人餘悸猶存，恐怖之餘，多思逃歸。又軍中多傳言，訛傳中有謂新附各北將，將復投清之說

。會援剿右鎮統領賀世明，用朱粉其船檣，人以告成功。成功心疑，乃令姚國泰代統其衆，然後盡解各新附北將之兵權，謠言始息。十月初二日成功率一支軍至台州灣徵糧時，南將後衝鎮統領劉進忠，竟入黃巖之海門投降于清軍。成功令周全斌追之，破清軍於海門城，但劉進忠却被逃脫。鄭軍因此士氣極爲不振。

二、再造北伐軍

鄭成功在海門，以士氣低落，軍紀廢弛，必須謀求善後之策，以再造北伐之軍，實行繼續北伐，否則將從此淪爲海寇，無以舉大事伸大義於天下矣。於是選定浙江省東南部地區，作爲「以兵就糧，以船就材」之地，招兵徵糧，取材料修船艦，訓練軍隊，嚴伸紀律。因令各鎮統領統率所部，各就汛地分駐。以左武衞鎮統領林勝、右虎鎮統領陳鵬等駐紮盤石衞（在今浙江省永嘉縣東）、永嘉場（在今浙江省永嘉縣南）一帶，担任對西機動警備。以右武衞統主周全斌、左虎衞統領陳魁等駐扎沙園所（在今浙江省瑞安縣南二十里處）一帶，担任對西南機動警備，以前鋒鎮統領余新、左衝鎮統領黃安、中衝鎮統領蕭拱辰等駐扎平陽（浙江省今縣）一帶，担任對南機動警備。以左先鋒鎮統領楊祖、右衝鎮統領黃禮、後衝鎮統領黃昭、援剿右鎮統領姚國泰等駐扎蓁嶼水（在今浙江省寧海縣北）、澳斂城（在今浙江省天台縣西）一帶，對北機動警備。以左提督翁天祜、奇兵鎮統領高應、正兵鎮統領韓英等駐扎碣石（今浙江省仙居縣西）一帶，對西機動警備。以右提督馬信、五軍鎮統領張英等統率諸軍，分別駐扎溫州（今永嘉）、台州（今臨海）各地訓練。鄭成功自率宣毅左鎮統領萬義，駐扎在盤石衞，往來巡視及支援各地。並令各軍各就地籌餉養兵、招兵、造船、修船、製械，以備後圖。於是諸軍安定，士氣大振。清軍未知鄭軍之虛實，只堅守府縣之城，不敢出城作戰，因而鄭軍自十一月到翌年二月，得到百日之整補訓練時間，遂復具有北伐之實力。

永曆十三年卽清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滿淸政府聞永曆帝在雲南行在下達北伐之命，認爲其旣有發號施令之能。早晚必將成爲心腹之大患。但對鄭成功在沿海，已被颶風摧殘，所餘勢力，亦僅能割浙江省南部兩府地方自王而已，已不足以爲大患。因決定擒賊擒王之原則，當先以全力進擊雲南、貴州、於是在洪承疇統一策劃下，準備三路大軍進攻，以吳三桂爲第一路軍，由漢中、四川方面而進。以滿州都統貝子羅託爲第二路軍，由湖南方面向西南而進。以都統趙布泰爲第三路軍，由廣西方面向西而進。此三路大軍，主要目標爲包圍攻擊永曆帝。（詳見本卷第八章）

鄭成功在浙江南部，探知滿清正集其全力向西南雲南、貴州進攻，爲牽制清軍之後方，以解救雲貴之危機，更爲乘敵人之空虛，攻其所必救而不易救之地南京，因決定卽時起兵北伐，向南京實行奇襲。

第四節　第二次北伐之作戰準備

一、鄭成功方面

鄭成功在羊山遇颶風，使其北伐戰力損失奇重，船隻人員損失猶可修復補充，惟作戰爭勝之信心，遭受極大挫折，而難於補償，其中尤鄭成功違衆出師，衆以爲上干天怒，繼之訛言北將降敵，遂撤換北將，而南將仍有降敵者，因此以衆怨言盡發向主帥。成功面對此種內部情勢，知之甚明，乃坦誠布公，愷切訓以大義之後，由舟山移駐浙江南部，就地整訓，以百日時間，再造北伐軍實力，遂再出師。

舟山羣島位於長江、錢塘江兩江口外之海中，爲兵家所謂之「控全浙而動三吳」之地。前張名振、阮駿、張肯堂擁有舟山，擁魯王朱以海建立行朝以稱監國於此，蓋以其得與四明山之王翊、張煌言等陸上切取連繫，互爲支援

也。而鄭成功之實力强大於魯王數十百倍，故使得浙江之清軍，除守城之外，每有舉動，必遭鄭軍之擊破殲滅，鄭軍因此亦得以迅速恢復其北伐必勝之信心。

永曆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成功自浙江省溫台二州，率諸軍齊集舟山，欲以全軍北進，入長江取瓜洲（在今江蘇省鎮江江北）。張煌言諫曰：「崇明爲江海之門戶，當先取之以爲老營，倘有疏虞，亦可以進退有據。」成功以爲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費時日，不如先取瓜洲，截斷南京之南北交通，並藉以遮斷崇明之糧道，則其城可不攻而自下。又認爲進攻之目標已是南京，迅速接近作戰目標，是爲達成目的之最要之務。張煌言又言：「鎭江在瓜洲之南岸，爲南京之外圍，與瓜洲成爲江上兩大據點，必須先下之，而後可以由陸路進圍南京也。」成功然其計，於是，選定是年（卽永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北伐大軍自舟山揚帆北上，越崇明島而不攻，溯長江西上，直取瓜洲、鎭江。

二、清軍作戰準備

清軍以成功據有浙江省南部，初以爲其僅割地自雄而已，不料其會入長江進攻南京也。又其前擊破張名振而佔領舟山後採取空島政策，將島上居民悉數遷入內陸，以爲從此舟山不能再爲清患，而不知此空島適足爲張煌言、鄭成功自由出入之海上根據地。清廷鑒於前失，乃將橫塞長江口之崇明島，加强築城，以總兵梁化鳳率重兵以守之。清蘇常提督馬進寶以海防關係，受命離開蘇州（今江蘇省吳縣）、常州（今江蘇省無錫）二府，而駐軍松江（卽今江蘇省松江縣在上海市之西）。淸江寧提督管效忠，亦以防守長江關係，受命離開江寧府（今南京市附近各縣），而駐軍在福山鎭（在今江蘇省常熟縣北長江南岸邊）。各分其兵隊，守禦要害，防務極其鞏固。清軍並在圌山（在

今江蘇省鎮江縣正東接近揚中縣之江水東岸上）、潭家洲（在圌山之西長江中間）二處舊有砲台上重新裝設鎮江大砲。更在鎮江北江上之金山、焦山江南上橫佈鐵鎖，號稱爲「滾江龍」，自上流而下之船，觸之立破。更在金焦二山接連江北江南兩岸之上築造木柵，柵後架炮，號之曰「木浮營」，隨時皆可以開砲擊碎江上船隻。

清瓜洲守將朱衣佐、左雲龍，鎮江守將高謙，皆宿將，以能戰著名，以爲拒守此兩地，南京已固若金湯，故在南京不再留兵設守。而蘇州、常州等府亦皆空虛。

清兩江總督郎廷佐，以兩江重兵皆調赴雲貴，南京城僅留有鐵騎千人，乃調集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爲，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內守兵之半以增强南京之守備。號稱萬人，但此臨時調集之兵其心不一、指揮運用甚難，故無甚作戰實力。南京城爲歷朝故都，城壁高厚雄壯，有幕府山在北，鍾山在東，雨花台在南，西及西北臨江，以玄武湖、莫愁湖爲池，向稱龍蟠虎踞之地。在軍事上如能取得南京，實足以控有中國之東南半壁河山，明太祖之成帝業卽基于此。故滿淸亦極重視之。

時淸廷採取東撫西攻政策，認爲在東南沿海之鄭成功乃皮膚癬疥之患，既無皇帝可輔，而稱監國之魯王已死，無外援亦無前途發展，其父芝龍業經投降，錮在北京，用其父子之情，威脅利誘之，視其投降乃爲早晚間事，故在長江口岸上設防，亦僅爲預防萬一而已。

第五節　進攻南京之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五—六四三、六四四）

一、鄭軍攻取瓜洲之戰

永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鄭成功軍由崇明南入江，清崇明總兵梁化鳳斂兵據守崇明城，既見鄭軍自崇明南直入長江，船隊之長兩日夜方過盡，知其志在疾襲南京，化鳳爲求建立救援南京之功。乃待鄭軍過後，以船橫渡長江而南，經常熟、無錫、溧陽，直向南京增援。

清江寧提督管效忠守在福山鎭，見鄭軍船隊大至，知小船攔江截擊無效，乃令岸上發炮擊之，但鄭軍船隊傍北岸行，炮力不及。又見鄭軍只是溯江疾駛知其目標必在鎭江，以切斷南北運河交通路，乃卽率其精銳，沿江南岸西上疾趨鎭江。

當鄭成功進入長江口時，卽曾遣劉澄上岸密通清江南提督馬進寶，請其卽時反正響應，故梁化鳳、管效忠等檄請馬進寶西援南京、鎭江、及速還汎地時，進寶却按兵不動，意存觀望。

鄭成功軍由張煌言爲前軍先導，馬信爲先鋒，沿長江北岸泝航，沿途擊破少數之敵，直向瓜洲前進。當馬信軍爲清圌山、譚家洲炮兵所阻時，前鋒鎭統領余新，則立以快艇急進，襲奪兩處炮台。材官張亮以清「滾江龍」、「木浮營」阻軍，亦卽選善泅水者數十人，夜持巨斧斬斷之。並以巨艦十七艘，乘風揚帆隨潮水以衝清之「木浮營」，於是清軍之橫江鐵鎖斷開，鄭軍進泊於焦山下。成功登焦山，致祭天地、明太祖、崇禎帝、宏光帝、隆武帝，慟哭誓師，並賦詩曰：「黃葉古祠裏，秋風寒殿開，沉沉松柏老，浜浜鳥飛迴，碑碣空埋地，庭階畫雜苔，此間到人少，塵世轉堪哀。」然後令周全斌率以部二千人向北岸登陸以進攻瓜洲，鄭成功親引諸軍以繼之。

時清江北各地援軍已抵瓜洲，及周全斌登陸卽行大戰，身被五處箭傷，尤奮勇進攻。會大雨如注，清援軍多騎

兵，陷泥濘中不得繼進。成功率中提督甘輝、左提督翁天祐諸軍至岸，皆跣足蹈泥，乘勢衝擊，清軍大敗，斬清將左雲龍，擒朱衣佐，盡俘清各援軍到達戰場者，遂佔領瓜洲。時為是年之六月也。成功已克瓜洲，即以援勦左鎮統領劉猷守之，以監軍何平督理江防，然後自率其餘諸鎮還於焦山，準備攻取鎮江。（見匪石、鄭成功傳頁九六）

二、攻取鎮江之戰

清江寧提督管效忠方自福山鎮趕至鎮江，即聞瓜洲失守，旋又遭受鄭軍之攻擊，激戰一晝夜，方幸南京鐵騎一千來援，而無奈鄭軍愈戰愈勇，激戰兩日夜，清軍全線大敗，管效忠退保銀山（在今鎮江城南），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遂獻城降。鄭成功以陳魁率鐵甲軍再攻銀山，清軍見此鐵人，不怕箭射，列陣直前，專事殺砍，步騎不能拒止之，於是銀山清兵一鬨潰逃。管效忠喟嘆曰：「我自滿洲入中國以來，身經十役，未有如此死戰也。」乃集合其潰兵逃將，更集各路趕來之援軍，為挽回頹勢，編成五路軍布成疊陣，分頭並向鎮江反攻，成功令發火炮拒止之，一時炮聲隆隆，彈落如雨，濃烟遍地，清軍亦下馬欲作殊死戰，鄭軍於炮轟之後，齊起攻之，清軍五路又俱潰亂，管效忠見勢已不可為，乃率百餘人逃回南京。

鎮江父老攜牛酒迎接鄭成功進入鎮江城，鎮江府各屬縣亦紛紛來鎮江城納款。成功令休兵三日，以周全斌、高昭守鎮江，以兵部都事李徵知鎮江府。以馮澄世為常鎮道。大宴將士於京峴山，紀前鋒馬信與周全斌二人為第一等功。席間有後部屬將以在瓜洲所俘之清操江軍門朱衣佐，押至，成功即席問其肯降與否？衣佐戰慄竟不知所對，成功以好言諭以大義，衣佐乃以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為辭。成功大笑曰：「眞腐儒也，殺之徒汚吾劍，釋之反見大度。」遂釋之。

鄭成功與諸將計議進兵南京道路，甘輝進言曰：「瓜洲、鎭江爲南北運河之交通咽喉。斷瓜洲則山東之敵不能進江南，據鎭江則敵人兩浙之路不能通，長江以南可不勞而定，故我軍居此爲守，以待機再行轉動爲宜。」潘賡鍾亦言曰：「今於此作戰數日，對南京已無用奇之處，故未可驟進，當暫守瓜洲、鎭江、分兵以據淮揚，扼敵咽喉，收拾人心，觀釁而動，北堵清兵使不得南下，南斷運道使南糧不能北運，兩月之間，敵人必生內變，此曹操所以取勝於官渡也。」馮澄世亦言進取不易。成功獨曰：「不然，時有不同耳。昔漢祚改移，羣雄分據，故曹操常以勝算制人。我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國變，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復舊京，號招天下豪傑，千載一時也。若老其師，敵之援兵四集，前後受敵，我勢豈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兪通海水師，奪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貴神速也。」（以上參見江日昇台灣外記頁一七七）

適有荆州運粮船十四艘自長江來降。江北來人言：揚州（今江蘇省江都縣）城清之文武官員已逃避一空，城中父老正綉綵旗聚羊酒，將來鎭江勞軍。成功以大勢以趨，乃決定立功進攻南京，以符民望。

三、圍攻南京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四四）

張煌言別將所部先行，爲先遣部隊，船沿長江北岸溯行中。距儀徵（江蘇省今縣）五十里，儀徵吏民已來迎降。煌言率衆至南京觀音門（在今南京下關幕府山東北）時，方聞成功已攻克鎭江，而蕪湖請降之書亦到，清太平府守將劉世賢更遣人來約獻城。成功又使人送書給煌言曰：「蕪湖上游之門戶，倘留都（指南京）不能旦夕下，則江礎之援軍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於是煌言溯江至蕪湖，隨又分師四路，一軍出溧陽（江蘇省今縣）以窺廣德（安徽省今縣）；一軍趨扼池州（安徽省貴池縣）以杜清軍上流之援軍；一軍渡長江而北進佔和州（安徽省今縣）以

鞏固釆石磯之防禦；一軍南向宣城寧國，以進出徽州（今安徽省歙縣），杜江西方面之援軍。然後更使人以檄書傳達遠近，令各省府州縣即速起義，以迎王師。於是安徽列城望風納款者，凡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東南大震。

七月初二日，鄭成功率諸鎮統領自長江直薄南京，大軍自儀鳳（即今下關）、江東門（即今水西門）登陸，屯兵獅子山（在下關之東），即依預定計劃圍攻南京城。其諸鎮圍城屯營處，大概如次：

(一)馬信、黃昭、蕭拱宸屯營於漢西門外，以連結林明、林勝、黃昌、魏雄、楊世德屯營，而到雨花台以東。

(二)陳鵬、藍衍、蔡祿、楊好屯營於水西門外，依水爲陣，互相結連至于下關。

(三)劉巧、黃應、楊正、戴捷、劉國軒屯營於獅子山前，以逼南京城之北面。

(四)甘輝、余新屯營於神策門外。

(五)張萬里、楊祖屯營於神策門之南。

(六)黃安督水師屯營於觀音門之三叉河口，以策應城北各軍。

(七)翁天祐屯營於儀鳳門大道。

(八)張英、陳堯策、杜習山屯營在岳廟山（在幕府山前）爲中軍總預備隊。

時鄭成功有八十三鎮，各令札營寨設鹿角瞭望，掘外壕，建木柵立營壘，以圍困南京城，提督馬信以爲南京已成爲甕中之鼈，應即發動攻勢，搶奪良機，攻入城內。成功爲求慎重，竟制止之。此七月初二日事也。

滿清兩江總督郎廷佐，率各府臨時調來之兵萬餘人，在南京城內把守，與巡撫蔣國柱登城四望，見鄭軍旌旗遍野，戈甲閃爍，金鼓齊鳴，乃緊閉城門，不敢出戰。時朱衣佐正逃在郎廷佐左右，向廷佐獻守禦南京之策曰：「鄭

成功連戰連勝，竊以爲南京已志在必得，宜速遣人卑詞請寬，以驕其志而待援軍，徐籌破之之策。」廷佐用其計，使人出城求見成功，而哀求緩攻曰：「我朝有例，守城過三十日者，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寬三十日之限，及期當率衆出降。」（以上參見江日昇台灣外記頁一七八）

四、鄭成功之作戰指導與清軍戰備（參看附圖十五—六四四）

鄭成功得郎廷佐緩兵之請，以爲南京已成甕中之鼈，欲允之。參軍潘賡鍾諫之曰：「孫子有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降則降，豈戀內顧，此緩兵之計也。宜即速進兵攻之，促其速降，斯爲上策。」成功曰：「我自舟山興師至此，戰必勝，攻必克，彼焉敢緩吾之兵耶？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今既乞降，驟攻之，何足以服其心哉？」甘輝亦諫之曰：「兵貴先聲，及其謀且未定，其勢易拔，今以南京城言，爲我衆彼寡，但就全般言之，則彼衆我寡，寡衆之勢不可輕棄，否則俟彼謀成守固，則難以爲圖矣」。成功爲使天下皆知其爲仁義之師，不聽諸人之言，而批准郎廷佐緩期之乞降書，令其使者回城。（以上參見江日昇台灣外記頁一七八—一七九）

時清崇明總兵粱化鳳回援南京，其軍過溧陽，探知鄭軍已圍南京城，但缺東南隅而未合圍。因約蘇常提督馬進寶，共同赴援，時進寶（即馬逢知改名）方與鄭成功暗中連絡，擁兵觀望，不聽。化鳳見其不來，乃自率所部騎兵二千步兵六千人赴援，而由南門及東門進入城內。鄭成功聞之，以其兵少，亦未介意。

滿清皇帝順治，初聞鄭成功大軍入長江，以爲連江鐵鎖足以阻之。繼聞已破鐵鎖取瓜洲及鎮江，進兵圍攻南京，因知南京空虛，江南半壁大勢已去。又慮江南失則山東、河南必亂，而北京之軍皆已遠征西南，北京亦虛，故有準備退守關外「老家」之計。其母孝莊皇太后責之，更聞南京城尚未陷，乃幸南苑集六師欲親征，以挽救江南大局。

時管效忠已集合及收容其所屬府州得三萬人。又在南京城內徵集勇壯得二萬餘人，但以新敗之衆，恐難固守，乃委之未曾與鄭軍接戰之新銳軍崇明總兵梁化鳳。化鳳日夜登城觀望鄭軍營壘，見鄭軍之官兵，解去征衣，浴於水中，樵汲四出，或有倒塘以捕魚者，入夜則燈火相熒，歌聲嘹亮，盪漾在勝利高峯之上，只等待城內清軍至期開城迎降，一似已忘却將有戰鬥之諸事。化鳳更以神策門外白土山下之鄭軍一營，師老而疲，警備極疏，有可擊之隙，遂令人密啓神策門之閉塞，於七月二十一日夜半月出時，親率五百騎銜枚出城，突向白土山下鄭營襲擊，至碎其營，鄭軍統領余新人不及甲，愴惶拒戰，副將董延中、藍拱柱皆戰死，化鳳遂俘余新等數十人回城。以是清軍士氣復振，各欲建功。

鄭軍受此挫折。成功謂其諸將曰：「將有大敗，必有小勝，明日正欲仗諸君之力，以滅此醜虜耳」乃令姚國泰、楊祖、藍衍、楊正等鎮移屯獅子山上；並令甘輝、張英率精銳潛伏於白土州谷中；令林勝、陳魁等佈列陣式於白土山下；令陳鵬、蔡祿等率所部往來接應。令後提督張萬里等諸鎮軍，仍各駐扎原防地，以備迎擊清軍之出戰者。

五、南京城外之戰（參看附圖十五—六四四）

七月二十二日，梁化鳳見鄭軍開始移動營壘，即準備城內全力，預定在其連夜忙亂，營壘未定中，大舉襲擊之。乃連夜挖掘神策門附近之城牆數處，於二十二日拂曉，親率城中步騎主力，向鄭軍獅子山下之營突襲。另以一部由都統哈哈木率領，則直向鄭軍岳廟山（鄭成功大營所在）進攻。

鄭軍左先鋒鎮統領楊祖，首先與梁化鳳軍遭遇，楊祖奮戰三次擊退敵人，而敵人復合來攻，右鎮統領姚國泰、前衞鎮統領藍衍、後勁鎮統領楊正亦各率所部出營助戰。但鄭軍因忙碌一夜，精神體力所耗亦多，故激戰至午，卒

至戰力不繼。担任接應之鄭軍右虎衞鎭統領陳鵬、右衞衞鎭統領張萬祿、右武衞鎭統領蔡祿等軍，因山道不熟，行動困難，到達已遲，致統領藍衍及司馬張應陣亡於堪岩之下，姚國泰、楊正則生死不明，楊祖之營壘破碎，而陳鵬、蔡祿之軍遠來疲敝，遂爲梁化鳳所各個擊破。淸軍遂由獅子山向東，以與都統哈哈木夾攻岳廟山鄭成功之中軍大營。

鄭成功在岳廟山上立麾蓋以指麾各軍作戰，見陳鵬、蔡祿等接應部隊作戰失利，又見白土山下陳魁之軍受到夾擊，遙望神策門之南萬里等部隊，亦在與敵發生鏖戰，雖令中軍華蓋頻頻揮動，而其各軍仍然不能彼此支援。成功心急，欲招其停泊在下關及幕府山北之水師登陸作戰，乃告其參軍潘賡鍾曰：「爾立蓋下代吾指揮，吾下山催水軍上陸，從山後抄殺，此敵可殲也。」遂帶健將十餘及侍從等下山北去。至江叉口見潮水大退。江叉水乾，所有戰艦皆移向下游大江之中，欲尋快哨催軍，而邊岸無哨船，乃沿岸往下尋覓，因此費時頗久而至誤失戰機。

潘賡鍾在岳廟山守護華蓋，不知成功與甘輝、張英、林勝等約定之信號如何，故僅作不斷揮動而已。林勝在驚訝之下與其將金岸、康龍曰：「敵人着着近逼陳魁之軍，雖有進展，實無多騎，然藩主不發號令，使諸軍齊擊之者謬矣。吾願担故違節制之罪，爾二人出兵擊之，吾以大軍爲援焉，必退此敵。」陳魁得此救援遂免于被殲滅。

甘輝、張英等率精銳伏山谷中，始終不見出擊號令。以爲諸軍已將拒止。或正欲誘之深入，故不敢輕動。

陳魁、林勝等方脫出淸軍之圍攻，見岳廟山中軍又爲敵軍所圍，又見中軍華蓋不停揮動，乃紛赴中軍救援，陳魁於衝進中中箭陣亡，林勝、魏標，撲世用、洪復督等軍亦被擊破。鄭中軍各營與敵久戰，亦傷亡奇重，乃列其鐵人軍五百以拒敵。惟山地崎嶇，人着鐵甲後，難以進退，且易摔倒。敵人初見之甚懼而稍退，繼見其笨重不靈，乃分

數人爲一組進捕鐵甲兵，奪其兵刃，抬之而去。鄭中軍於是大潰。參軍潘賡鍾亦戰死於中軍華蓋之下。

甘輝與張英，見中軍戰亂，乃急率軍出谷，然四週已被清軍所包圍，苦戰半日，方突圍北走，又爲梁化鳳軍所扼截，所部盡皆戰死後，甘輝殺敵數百人，力盡被俘，張英與張萬里亦皆戰死。及成功率水師登陸來援，神策門方面各線陸軍均已大敗。成功不得已，始下令各軍上船，向鎮江撤退。並令周全斌、柯平汾駕快船，在南京城附近江邊以救載逃散之殘兵敗將。圍攻南京之戰，遂因成功指揮失當而告慘敗。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一、鄭軍還軍廈門

鄭成功自南京撤退至鎮江，計點諸鎮，只有左右提督，右虎衞、右衝鋒，及援剿後鎮諸軍未受損傷，其餘各鎮，除十五鎮覆破外，皆損傷慘重。七月二十七日，後哨收容黃安等率散兵到達鎮江，即向成功請罪，成功陡然悲傷，聲淚俱下而言曰：「是吾欺敵，非爾等之罪也」從此憂鬱廢寢忘餐，後竟因此成爲憂鬱病，畢生未得療治。

七月二十八日，清軍之騎兵出現於鎮江近郊，成功以其軍不能戰，乃令馬信、韓英督舟師守江口；令周全斌、黃昭、吳豪等爲後衞以殿後，然後整頓各軍船隊，從容向長江口撤退。過崇明島，駐船隊以攻之，而正兵鎮統領王起鳳陣亡，島不能下。成功乃率軍退出長江口，以陳輝、阮美、羅蘊章等守舟山，引諸軍退還廈門金門。

張煌言在蕪湖正率軍進攻銅陵城（安徽省今縣）中，以寧國人衷起震、徐長春往江北招撫，方回報廬州（今安徽省合肥），合肥即起兵相應，以爲國家光明前途業已在望，正可爲大明復興大業爲慶時，突得南京鄭軍大敗惡耗

，不久又接到清兩江總督郎廷佐遣人向其招降之書。時煌言猶欲順流而下與成功合兵，而清之水軍已在南京阻截其歸路，乃欲以孤軍奮鬥到底，與舊部楊廷麟、萬元吉等，議在江西、湖北一帶重創新局，但西抵池州（今安徽省貴池縣）時，聞清軍已在雲南、貴州凱旋。湖北之清水軍已順流而下來攻。煌言不得已率衆退入東溪（今安徽省青陽縣東北），部衆日漸星散。煌言遂在此變服，改姓名，輾轉於旌德、祁門山中，旋受虐病之侵害，轉走休寧（安徽省今縣）然後附商船由新安江東下嚴州（今安徽省建德）。再渡錢塘江入東陽，奔天台。尋與舊部復在天台及浙江沿海，重整旗鼓，再圖恢復。其首尾十九年中，三渡閩關，四入長江；百戰浙海，赤膽忠心，爲明末名臣，後埋骨於浙江杭州之南屏山麓，浩然正氣，萬古長存。

甘輝被俘後，清江寧提督管效忠令輝跪見，輝不爲所屈，效忠曰：「豈以吾劍不利乎？」輝從容答云：「吾豈不知，大丈夫當死沙場，但大廈已傾，非一木可支，若默默與士卒同僵臥於荒郊，是所不願耳。吾今聲言，吾明朝甘國公也，有爲甘國公落頭而來者，是吾恩人，此地爲吾死所，吾正欲人知我死地也。」管效忠敬其勇烈，卑詞勸其投降，又令降將余新勸之。甘輝一見余新即厲聲大罵曰：「余新匹夫，枉生天地之間，兵敗投降，有何面目見我？爾今雖降，將亦難久活，我甘國公頭可斷而志不可易也。」於是被害，余新亦爲清軍借故所殺。成功聞甘輝死訊，望北跪拜而泣曰：「若早從甘將軍言，不至此矣。」乃在廈門立明忠臣廟，設死難諸將士牌位，而以甘輝居首位，每朔望必入廟拜祭之。

二、清進攻廈門

滿清皇帝順治聞成功尙未攻下南京，以爲大局猶可挽救，乃親臨北京之南苑，召集六卿計議御駕親征。旋聞成

功已在南京城外敗走，總兵梁化鳳建立破敵大功，乃停止親征，擢化鳳爲江南提督。不久清軍已陷南明之雲南、貴州等地。明永曆帝逃入緬甸。吳三桂、鐸托等奏捷。順治乃詔以雲、貴、川、廣、湖五省蕩平，宣示中外。令南征大軍班師，在南京方面以都統劉之源爲鎭海大將軍，屯駐鎭江，以防鄭成功之軍再度進攻。

初明宏光帝卽位南京，擁有長江以南之國土，與滿清平分天下。及宏光帝失敗，魯王監國於浙江，隆武帝卽位於福建，桂王據有西南半壁，明朝猶有天下三分之一。今隆武帝魯王，永曆帝相繼失敗，鄭成功南京無功，張煌言潰走，則衰衰神州，僅餘下金門，廈門兩小島，猶爲明朝守而已，至永曆十四年（卽清順治十七年西元一六六〇）五日，清遂發動大規模攻勢，進攻金廈矣。

滿清於永曆十四年五月發動對廈門之攻擊，以將軍達素、總督李守泰爲指揮官，大船出漳州（今福建龍溪），小船出同安（福建今縣），並檄廣東降清之將許隆、蘇利等，分道夾擊廈門。鄭成功以陳鵬督諸部守高崎（在廈門島北部），以防止從同安來襲之敵，以鄭泰出浯州（今福建詔安東南之東山），以截斷廣東清軍之歸路。成功自勒諸部扼海門（卽海澄通海之口），令五府陳堯策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兵不動，揚幟而鼓。令未畢清軍漳州之水軍猝至，諸將倉卒受命莫敢先發，致使閩安侯周瑞之船隊爲清所乘 ，周瑞與陳堯策俱戰死。但陳輝舉火燒敵船，，敵船方繞向上風，成功卽揮動手旗，命巨艦橫擊清軍之船，遂撞翻其一二船，波浪震盪，其餘各船搖擺，清兵不諳水性，立足不定眩暈不能戰鬥，死者什七八，有清兵二百餘人棄船登圭嶼，乞降，餘者十之一二，逃回漳州等地。

是日自同安來襲廈門之敵，晨是接近廈門北之高崎，陳鵬僞與敵相約，至岸卽降，故止諸鎭兵列陣岸邊以待，欲俟敵近岸一舉而盡數殲之。其部將陳蟒不知有此詐降之謀，見敵人大至，乃高呼曰：「事急矣，當決死：」麾所

屬與殿軍鎮統領陳章合力擊敵人於水際，清兵多陷泥淖中，陳鵬亦揮軍攻擊，斃敵十之七八，其後隊逃回同安。

策應清軍之許隆、蘇利船隊，於北進途中遭攔截，後二日方至廈門島外，聞清諸軍已敗績，即欲退走，鄭成功以船隊圍擊，蘇利敗退至金門大武山，爲其下所殺，其衆乞降。

清廷以其平遠大將軍達素，此次進攻廈門之役全軍覆沒，賜死於福州。自是以後清廷終鄭成功之世無敢復議進攻金廈者，只採用降將黃梧（清封海澄公）之經濟封鎖政策，遷開沿海居民，以絕鄭軍之接濟及防其登陸而已。

第七節　申　論

鄭成又反攻南京之戰，自永曆十二年（即清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五月十三日誓師北伐起，至翌年九月敗還廈門爲止，其先後所用時間爲一年又四個月，在此一戰役中，首遭颱風挫折於羊山，其損失幾乎至於不能復振程度。幸賴成功以極其堅強之意志，在僅及半載之時間，想盡方法，得以再造北伐之大軍，其此種不屈不撓之精神，足式千古。故能於永曆十三年三月，重集其大軍，放棄浙江南部復興基地，再至舟山，於是年五月十三日又誓師北伐，可謂大智大勇者矣。

鄭軍兵入長江，捨崇明島而直取瓜洲、鎮江，一戰而切斷滿清南北運河要衝，形勢之佳，深得戰略之要地。其得以乘敵南京之空虛，以圍攻南京，示天下以形勢。各地聞風響應，紛紛納款者以此；滿清皇帝一度考慮退守關外者亦以此。然而輕許南京城三十日之限。而不及時進攻，予敵人以充裕之時間，重整其反攻軍事，因而招致慘敗，使大將謀士如甘輝、潘賡鍾、張萬里、萬禮、張英、林勝、藍衍、陳魁等皆不得伸展其力而陣亡，而實成功最大之

失算及指揮上之重大錯誤所使然。

鄭成功以大軍進圍南京城，缺其東南而未合圍，雖合乎孫子兵法之原則，但對梁化鳳之入援不能及時阻遏，此實大誤。馬信欲乘時攻破此城，而潘賡鍾亦曾言敵乞寬限之詐，甘輝有衆寡移勢之喻，皆主張立刻乘勢攻城，此成敗之大機也。對於戰略關鍵之要地，當取不取，不唯後悔無及，且機會千載一時，轉瞬即逝，無可彌補，成功見不及此，易勝爲敗。指導戰略之人，可不愼歟！

除上述足以改變歷史之大關係者以外，鄭成功在戰爭指導上値得檢討者，仍有數端，茲提其要點如次。

一、對兵要地誌未作詳細調查，是其進軍一大缺憾。古有云：「爲將不知天時，不知地理，不足以言兵。」鄭成功生長於海上，對於海上氣象變化，應有深切之認識。閩浙沿海，地處台灣海峽，每年秋夏之際，時有颱風爲患，各漁民各商旅人皆知之。依衆人累積之經驗，羊山所受之風災，非爲不可預防者。是乃成功未作詳細調查之故。成功竟貿然率數十萬大軍前進，致遭風災，損失慘重，除損兵挫銳之外，更失掉奇襲機會，使得滿清在長江設防，完成崇明、團山、瓜洲、鎭江等地之海防。設使成功當時計稍審愼，不有羊山風災之挫，則鄭軍可一路無阻，直取南京。南京下則江南傳檄可定，中原大震，南明基業或可再造，故爲將者不可不知天地。

二、再造北伐軍甚爲艱苦，成功與諸其將士竟能於半年多時間完成之，此不僅表現成功之領導有方，亦足表示其諸將士之才能與士氣。尤其在一羣迷信天意之團體中，遭遇偌大且重之天災，還能以人力挽回天意，重整旗鼓，再造士氣，繼續一如本初之志完成北伐之行。此種不折不撓之精神，實屬難得之至。然設使成功不有羊山颱風之挫折，雖在其南京失敗之後，必能以如羊山風災後之東山再起，此二鼓衰三鼓竭道理，以其士氣已衰，故有

南京戰之敗。

三、鄭成功圍攻南京計劃，除有上述之失著外，又放棄紫金山、天堡城等高地瞰制之利，此又是重大失着。因爲守在南京之敵爲陸軍，入援之道亦在陸上，依「圍點打援」之原則，圍之者不應開放南京陸道，使敵援兵從容入城。以鄭軍當時狀況，其大軍應自觀音門（卽燕子磯一帶）上陸，自紫金山之東以封鎖南京城東南兩面，設使不容梁化鳳等軍入城，則南京城眞爲甕中之鼈，卽或詐降，約期一月，亦必不易挽救其厄運。尤其疏於防敵之反攻，在最初策定圍攻計劃時卽有疏漏，此又是一大過失也。

四、大將軍建旗鼓以爲指揮，從來講求帥不離位，鄭成功於岳廟山作戰指揮所，用其麾蓋爲軍中耳目，以指揮各軍作戰，在戰鬥中因敵人集中一二處攻擊，鄭軍竟逐次使用不足之兵力，而被各個擊破，及成功招戰場預備隊無效，本可使用埋伏之軍；亦可使人召調後備軍；更可以親率其中軍向敵逆襲，成功不應輕離指揮所親召後備軍，致使戰場指揮失時，陷諸軍於紛亂，更陷甘輝、張英等軍於絕地而不得發揮戰力。設使當時成功不離其指揮所，則可使甘輝、張英之軍出戰，或中軍出戰，則梁化鳳出擊之軍雖不被殲滅，但其敗還則勢所難免。故此戰之敗，成功輕離指揮所實爲一主因。

五、鄭成功治軍有一大弊病，卽不奬勵部下諸將有獨斷專行。由獨斷專行者之戰後請罪，及蘇茂以獨斷戰敗而被殺，黃梧以獨斷失利而降敵，皆其實例也。戰場上事有不可預測之變，必須各級指揮官能臨機應變，在南京城外酣戰中，甘輝、張英等待中軍號令，而成功不在其位，設使諸將能獨斷專行作戰，戰機可以立刻轉變，不只可以繼續圍攻南京城也。

第十一章 南明鄭成功東征台灣戰役（附圖十五－六四五、六四六、六四七）

明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八月，鄭成功軍敗於南京城下，九月退出長江，十月還於金廈。翌年五月，清軍進攻金廈，爲鄭軍所敗。成功爲求得一抗清基地，遂於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三月，率水師東征台灣，三月二十四日軍至澎湖，四月初一日進攻台南鹿耳門，初四日取赤崁城，十二月荷蘭人降。於是台灣成爲鄭氏抗清復明之基地。

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西元一六六二）五月初八日成功病卒，其世子鄭經繼位，勵精圖治，曾助三藩聯合抗清，於永曆三十五年（清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八一）正月憂病而死。其將馮錫範殺經世子克臧而立克塽。至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七月遂降清，明之正朔至是始亡。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鄭成功尋求反攻基地

明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十月，鄭成功自南京失敗退回金門、廈門後。北伐大計遭受重大

挫折，軍事上陷於絕對被動，困守金、廈，欲圖再舉，已嫌地狹勢逼。爲求自立之計，必須別開天地，安頓部屬，重新生聚教訓，再造反攻機運。因此環顧浙閩海疆惟有台灣，可供反攻基地之用。是時台灣已爲荷蘭人侵據，且有相當基礎。成功乃下定決心東征台灣，光復舊土，以開闢此進可攻退可守之基地。

台灣至後漢尚稱夷洲，未入版圖。後漢書有稱「夷洲」。三國時，吳主孫權以其民多逃避役賦乘筏浮海者，乃於黃龍二年（西元二三〇）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水軍浮海求之，以追捕逃者，此台灣與中國之初度關係也。隋大業三年（西元六〇七）三月，隋煬帝遣羽騎尉朱寬、何蠻使「流求」，此流求亦即今之台灣。後三年隋又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渡海擊流求。此皆中國與台灣之初期關係也。事詳本史第十一章卷第五章中。

南宋中原板蕩，浙閩人民多移台灣謀生者，鹿耳門之稱爲北港，即始於其時，至元十八年（西元一二八一）元師征倭（日本）遇颱風，艨艟巨艦全覆，有乘小船漂船至琉球、台灣及澎湖者，至此海上交通開放，琉球、台灣、澎湖三地，漸爲國人所熟稔。元朝以澎湖人口既多，乃置巡檢司以治理之。及元亡明興，明太祖恐海外孤島，易爲桀驁之徒所嘯聚，乃於洪武五年（西元一三七二）命信國公湯和率兵巡海上，廢澎湖巡檢司及台灣分司，嘗剿雞籠山東番，遷民內渡而墟其地。明宣宗宣德五年（西元一四三〇）三保太監鄭和率舟師航海，嘗避颱風至台灣西岸，稱台灣爲東番，撫民收貢而去。明嘉靖四十二年（西元一五六三）都督俞大猷征討海寇林道乾，追至台灣鹿耳門，以偏師駐澎湖，常巡防台灣，是爲中國設防台灣之始。明萬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日本有謀取台灣之議，明廷下詔閩浙海上警備，從此在澎湖、台灣設衝鋒兵及游兵。時有葡萄牙人自澳門循海岸北駛至台灣海峽，遙望台灣山色如畫，遂狂呼「虛爾摩沙」（Icha Formosa），蓋讚其爲「美麗之島」也。此爲西洋人知有台灣之始

明天啓四年（西元一六二四），顏思齊與鄭成功之父芝龍等二十八人，自日本逃出，駕艇十三艘漂泊海上，依陳衷紀建議乘風利直駛至台灣，在台南安平港（時名一鯤身）之北港登陸，撫台灣華、夷人，立寮寨，闢土地，招收閩人及日本人等，同事墾植，欲準備實力，以推翻日本之幕府政權。時芝龍諸兄弟各率漳、泉失業者來台灣墾殖，及顏思齊染病身死，衆擁芝龍爲領袖，芝龍即以陳衷紀留守台灣，親率大小船數十艘，連檣出海，以搶掠閩浙沿海。明沿海守備疏漏，芝龍因得縱橫海上，奪船艦，收水盜，擁衆數萬，財富敵國，號稱東海霸王。旋受明廷招撫，以其兵力征服閩粵內亂，殲滅劉香等海寇，明廷論功行賞，陞芝龍爲都督。於是乃自築城於福建省南安之安平鎭，坐徵海上船稅，每船非三千金不發通行令旗。因而所部兵粮餉自給，不取於官，亦不顧台灣居留諸人生活矣。

二、荷蘭人之佔據臺灣

在顏思齊與鄭芝龍等到達台灣之同年秋，有荷蘭船遭颱風漂泊至一鯤身，（即今台南安平港）旁岸，與當地居民交涉，欲租得一牛地，即多金不惜。當地土番與閩人不知其計，許之。荷蘭人即抱溫牛皮一張上岸，用刀割牛皮如縷線，植樁向周圍圈匝，得數十方丈地，乃就地築城以居，稱之爲熱蘭遮城（Fort Zeelaolia）即今安平城以下簡稱熱城）。已而在城外開市區，設教堂，立學校，徵稅粮，並用羅馬字拼番語而創新港語文。當地人以荷蘭人反客爲主，來意不善，請其退出。荷蘭人不聽，當地人羣起驅之，荷蘭人用槍砲作戰，大事屠殺，從此連年廝殺不止，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總督不斷派兵遣將率戰艦增援，台灣當地人戰敗，荷蘭人佔據地面因而日大。

時西班牙人佔據呂宋（即今菲律賓），聞荷蘭人佔據台灣南部，亦藉口保護呂宋、日本間之貿易爲名。命載發爾載斯率夾板船十二艘，自呂宋北岸之西巴里港出發，沿台灣東海岸北上，至台灣之東北角登陸，名其登陸地曰聖

地也哥（即今三貂角），遂進兵鷄籠（即今基隆），而據之，更前進至淡水，築淡水城並設置太守。於是開道路，築港灣，設炮台，建教堂，立學校，以武力統制台北一帶地面，對居民及過往船隻，均效荷蘭人課以重稅。

明天啓崇禎（西元一六二五—一六三五）間，因正有事於遼瀋，無暇顧及台灣。荷蘭之台灣太守波尼士德拉載尼斯，乃集其戰艦攻擊西班牙之台灣太守康沙羅波爾帝利奧，相戰年餘，經六次大血戰，卒驅逐西班牙人退出台灣北部各地，崇禎十五年（西元一六四二）九月，荷蘭人遂佔據台灣南北東各地區。

荷蘭人既據台灣，認爲土番易制，華人難服，乃施用離間政策，挑撥土番與華人間之感情，想盡方法以阻止土番向慕中華文化，獎勵人民學習荷蘭語言。荷蘭人欺侮中國人，不准報復，凡有仇殺荷蘭人者，皆指爲華人煽動，弘光初年（西元一六四五），知明社破亡，便大捕華人中之知識份子，或監禁，或殺害，或配戍於鷄籠，或驅逐出境。肆意派罪，以爲統制上之鎭壓手段。惟中國商船時來台灣貿易，而日本、暹羅、安南、南洋海舶亦紛來台灣販運，爲維持商業繁盛，離不開華人，故心存歧視，用盡壓迫、凌辱方法，但不便驅逐。至永曆十四年、（西元一六五〇）聞鄭成功北伐失敗，將有進攻台灣可能，荷蘭之台灣政廳與東印度公司之台灣商館，即以商務繁盛，台窩灣（今安平港）、北汕尾（安平北鹿耳門南之小島）兩小島，已不敷應用，爲擴建商埠及防守上之安全計，特在台窩灣東隔江六里之赤崁社，建築赤崁城（即今台南市）及普羅民遮堡（Provintia即今赤崁樓），以下簡稱普堡。

普堡背東面水，左南右北建市街，東爲東印度公司台灣商館，旁有病院，後爲官邸及職員宿舍，南建華人街，北建番人住宅區，堡廣三百尺，高三丈餘，四隅，各架炮位，全堡工程皆用磚石粘石灰漿砌成，成爲極堅固之方形城砦。落成之後，荷蘭政廳佈告，勒令台窩灣及北汕尾兩島之華人，限三日內，悉數遷入赤崁城中。又因土番社人

不習耕作。漁獵生活又不能自贍，荷蘭政廳乃用利誘政策，招誘閩、粵華人來台墾荒。是時大陸上戰亂連年，又值荒旱，閩、浙、粵沿海人民舉家遷台墾荒漁獵者日衆。荷蘭政廳即採用所請「王田制度」，使來台華人由荷蘭政廳受以耕田，資以耕牛籽種，然後按畝徵稅。爲防止偷漏，令十家爲結，選一人爲結首，合數十結更選一人爲大結首。使分負管理課稅之責。來台耕墾者，七歲以上月徵人頭稅、耕地稅、漁獵稅，並劃區招商承包稽徵各種產物稅。而荷蘭官廳人員皆假公濟私，公行貪墨，欺壓愚民，脅取財物、侵奪田畝。人民懷恨，皆以「紅毛賊」、「海盜」呼之。時起反抗，均遭荷蘭人屠殺，由侵奪領土關係，更造成民族血債之深仇大恨。

三、臺灣華人之反荷運動

明朝君臣用盡全力以對付滿人，滿人亦用其全力以對付明廷，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荷蘭人乘機侵奪台灣，明人不暇顧及。當時如果荷人不以暴力殘賊地方，則地方人民亦可視爲世外桃源，以台灣爲亂世避難所，與荷蘭人和平相處，安心爲其順民。不意荷蘭人自明天啓四年（西元一六二四）佔據台灣南部之後，即將當地華人視爲被征服之奴隸，任意迫害，盤剝勒索，無所不至。迨明崇禎十五年（西元一六四二）荷蘭人以武力驅走西班牙勢力，佔取淡水、鷄籠等地，爲推行其慘暴統治，對華人實行六次大流血之武力鎮壓，對於負有名望紳士或拘捕處死，或配戍惡地，或驅逐出境。致使台灣寶島，一變爲荷蘭人宰割華人之屠場。

永曆六年（西元一六五二）荷蘭富爾普接任台灣太守，對待華人尤其殘暴。有郭懷一者本鄭芝龍之舊部，芝龍受明廷招撫，率兵與荷蘭人戰於閩粵沿岸，郭懷一與何斌仍留台灣，各率二三千戶軍眷，墾殖於赤崁城南之二層溪兩岸。何斌耕於溪北，郭懷一耕於溪南，各自成鄉，號稱巨富。依荷蘭人頒布之王田制度，郭與何皆被選爲大結首

，因不堪荷蘭人之欺凌，乃集衆密謀曰：「吾人爲紅毛所虐久矣，不相率死抗，是等死耳。戰而得勝，則台灣還爲我有，否則惟死，唯諸君圖之。」衆皆激憤，誓共誅荷蘭人以報復積寃，於是計劃於是年八月十五日（陽曆九月八日）藉中秋夜宴客爲名，遍請荷蘭官紳富商，至其宅賞月，擬乘機盡殺之，然後以送客爲由，率衆進襲赤嵌城堡。議既定，有村人普仔，與懷一之弟，勸勿輕舉。懷一怒斥之。二人恐其無成反招滅族之禍，乃夜奔荷蘭政廳告密。荷蘭富爾普太守疑信參半，留二人於城堡，派一隊長率兵八名來探虛實。懷一發覺其計劃已洩露，爲先發制人計，乃先一日率衆一萬六千人進攻赤嵌城，一舉破之。荷蘭守軍逃出，集其各地船艦兵衆，並僱用土番人合力反攻赤嵌城，對戰半月餘，各有死傷不得決。荷蘭人雖少，但船堅炮利，人持火槍，戰力頗强。懷一部衆雖然日增，但僅有少數火槍，人皆執鋤、耙、棍棒等器。實不能持久。會懷一戰死，衆失統帥，棄城南渡二層溪，憑溪爲守。土番人導荷蘭兵繞溪夾攻，血戰七晝夜，大敗其餘衆。屠殺村人男丁四千、婦孺五百，濫遭射殺者千八百人，用火烙死者數人，五馬分屍者三人。鄭成功在金廈聞之，切齒東望，乃嚴令各港澳及東西洋船隻禁勿來台。

鄭成功自永曆六年（西元一六五二）十月初對台灣禁運，迄於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西元一六五七），台灣成爲孤島，產物堆積不能運出，所需物資無由輸入，外貨奇缺，商業斷絕，荷蘭商館虧損極大。荷蘭巴達維亞東印度總督蘇挈爾，乃將其台灣太守富爾普召還查辦，另派揆一（Coyett）接替，以冀緩和。揆一經任後，召集僚屬，商討復興貿易之策，討論結果，惟有遣使向成功求情之外別無良策，於是乃公推二層溪北之何斌爲引導，率荷蘭使者，賚荷蘭國書（由巴達維亞東印度公司總督蘇挈爾出名者）及貢物，於永曆十一年（西元一六五七）六月，駕船至廈門求謁，請成功解除海禁。

第二節　鄭成功之謀復台灣

一、何斌建恢復臺灣之議

荷蘭使者至廈門謁成功，遞國書，貢產物，成功雖接納之，但以其侵略台灣土地，殘殺華人數萬，故不准其所請而海禁如故。荷蘭通事何斌，原爲鄭芝龍舊部，與成功戶官兼財政總理鄭泰爲舊識。何斌乃求見鄭泰，暢談台灣與中國大陸一般狀況，商談結論，認爲既是目前不便對台灣用兵以解救台灣，恢復失地，當與台灣保持祕密關係，明瞭台灣內部實況，以爲隨時收復失土之準備。鄭泰因將此情轉啓於成功，使何斌密通台灣情報，並委託何斌在台灣便宜行事，代徵華人商舶稅餉，然後召荷蘭使者重談，荷蘭人願每年輸納鄭軍餉銀五千兩，箭極十萬枝，硫黃千担。成功乃許之，遂開放海上禁令。（見楊英，從征實錄，頁八十六）

何斌回台，被推爲台灣長老會長老，兼荷蘭台灣商鎭通事。何斌即以何廷斌名義，依荷蘭人進口稅比率，而加徵明政府之出口稅，給予定稅人憑證，俾其船回航至金廈時，不必再繳納稅餉，何斌以所收得稅項，扣留其經辦費用外，餘悉數解運至廈門繳庫。行之三年，皆稱順便。但終爲荷蘭政廳偵知，以非法課稅之罪，撤何斌在台灣本兼各職，將於法廷起訴，而繩之於法，勒令追罰款二十餘萬兩。何斌知案發，乃攜其所測繪之台灣地圖，及鹿耳門各港道圖等件，於永曆十三年（西元一六五九）正月，與郭平等駕釣船從僻港逃出台灣，奔至廈門。時成功方率軍北伐，何斌乃詣參軍陳永華，戶官鄭泰等報告種切。

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十月，成功還軍廈門，何斌乃獻其所繪製台灣各要圖，並報告荷蘭

人在台灣防務部署等於成功，並建議曰：「公何以不取台灣？台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得本地足以應國，取其財足以餉兵。且台灣華夷備受紅毛（荷蘭人）凌辱，每欲反攻之久矣。如以公威臨之，則其勢如狼逐羣羊也。」因就其所陳各圖，指劃險要及設防實況告成功。成功覽圖嘆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其時，滿清方遣將軍達素率大軍進犯廈門，成功已擊敗之。爲慮滿清之常爲後患，亟思覓一海外駐足地，以安頓從征軍將士家屬。乃召集諸將以商討何斌所獻議進取台灣之策。

二、鄭成功恢復臺灣之謀議

鄭成功召集諸侯伯、提鎭、參軍及各文武官會議，宣布何斌報告之內容及其建議進取台灣之策略。然後成功提議曰：「每夜徊徘籌劃，感附近無一住足。惟台灣一地，離中土不遠，可暫取之，連金、廈而進諸島，然後廣通外國，訓練新兵，進則可戰，而復中原之地；退則可守，而無內顧之憂。………欲整師奪據之，如此？」其宣毅伯吳豪曰：「台灣前乃曠野，故太師（指鄭芝龍爲明隆武帝太師）寄跡其間，今爲紅毛所據，築城二座，一在赤崁，一在鯤身。臨水設礮台，又折沉夾板船數隻，紆迴曲折於內港，使欲入港者，必須由其礮台前經過，否則，船舶進入者必觸破沉沒。近有二十餘年，其設防頗爲堅固周密，欲往取之，恐徒費其力，難望其功。」黃廷亦曰：「如吳豪所云，欲入其港，攻其城，卽無別道可達，必須由其礮台前而進，此所謂以兵與敵也。不宜輕往。」成功謂衆曰：「此亦常見耳，諸公可有別見？」（見臺灣外記中册頁一五一）

何斌屬下有自台灣逃來者曰：「近台灣曾發生連續二十三日不絕之地震，據台灣老年人云：『地久震爲天怒，必生大災殃。』地震後有人在海邊發見人魚；熱堡中荷蘭戍兵常於夜間聽有千萬軍馬奔騰之聲；又有白晝見城上礮

台青烟飛騰火焔上昇，荷蘭兵營暗處夜常有呻吟唷歎悲泣聲。因此紅毛營中謠言日起，咸認『何斌逃走，已往廈門搬兵求救，鄭成功將率領大軍攻打台灣。』荷蘭太守揆一，及其文武僚佐，均感不安，乃向巴達維亞總督請派大艦隊來增防。總督蘇挈爾接獲告急文書，卽派弗安禮蘭爲遠征司令官，率艦十二艘，載兵六百名，先來救援，並令其俟台灣平靖後往征澳門島。該艦隊既到，見台灣並無戰事發生，卽欲轉赴澳門，台灣太守揆一堅留不放。不久艦上之六百兵皆染時疫，偃臥不起者幾及半數，弗安禮蘭懼，不顧太守之挽留，急急揚帆而回。因爲，台灣之荷蘭人更惶惶不安矣。」

杜威伯馬信因進言曰：「藩主（指鄭成功）所慮者，金廈諸島縱深短淺，恐難持久以對抗滿清，因欲先固其根本，而後發榮枝葉，此乃始終萬全之計，當用全力以期其必成。且台灣久爲我國之國土，紅毛人乘明朝之不暇而侵佔以設防守，是我早晚必將恢復之，所解救該地人民於塗炭者。際此往攻，正爲良機。馬信北方之人也，對海島港岸攻防作戰，委實不知其詳。但以人事而論，蜀有高山峻嶺，尙可攀籐而上，捲氈而下；吳有鐵鎖纜江，尙可用火燒斷，用筏蕩開。今紅毛雖桀黠，布防周密，其內部腐化厭戰情形，正如蜀吳而又過之，其有一礮台一航道，豈無別計別途可以破之。不如統一勁旅前往探望之，倘可進取，則攻之；如果厲害，再作別商亦未晚，此馬信之管見也。」吳豪急起言曰：「台灣爲吳豪往返屢經之地，對其實況知之甚詳，知其詳而不阻諫，恐將來負罪，未敢阻撓大計也。」參軍陳永華曰：「凡事必先盡人事，而後聽之天，宣毅（吳豪封號）身經其地，細察利害，乃守舊之見，亦愛主也。杜威伯（指馬信）之論，乃行權將略，試行之，以盡人力，悉由藩主裁奪之。」軍戒政楊朝棟亦倡言可試行之，於是，乃準備東征。

第三節　雙方作戰準備

一、荷蘭人作戰準備

荷蘭人佔台之後，首建熱城以爲根據地，城係堅磚、石塊砌成，壁厚二公尺，呈長方形，四面築稜堡，各設砲位，內駐兵二千八百人。城東舊名台窩灣，因改名爲熱蘭遮街，成爲商港市鎮。當地中國人呼之爲安平城，或曰赤崁城。位於一鯤身（卽安平島）之北端。另在城南沙邱之上築一堡壘，名曰係多扎夢多堡。當時之安平爲一鯤身島，其上皆鹹水無甘泉，荷人在城中鑿井兩口，水質皆不宜飲用，故城市用水，非仰給主島（台南）運水不可。

其後，荷人見明清正在酣戰，不暇東顧，遂再度佔領澎湖諸島；更北驅西班牙人，奪得淡水城、鷄籠城，而全有台灣南北，遂欲以台灣、澎湖爲基地，俟機進取廈門、閩海等地。適值鄭芝龍受明朝廷招撫，以其水師戰船鎮守海疆，荷人攻閩粵者，悉爲芝龍所擊敗。荷人認爲在台華人多與芝龍有密切關連。必其洩露作戰機密，致令每攻閩粵，悉遭破衄。因此積極拉攏土番，仇視華人。每有土番仇殺荷人情事，皆認係華人煽動，必大事拘捕，進行屠殺，或配戍鷄籠等烟瘴之地。但荷蘭人在台者僅三千餘人，三分之二爲士兵，荷人與土人皆不能經營農產，爲求發展農產配合商業販運，實際上又必需利用華人。乃於台南地方建築普城（Provintia），爲新街市，城廣三百公尺，牆高十公尺，砌磚石爲之，粘以灰漿，四隅置稜堡，架巨砲。雄峙江邊，與熱城（卽今赤崁城）遙對。城西面臨江，三面建街市，爲華人住宅區。多方勸誘來台作農作。爲防華人意外反抗，又於普城外增建碉堡二座，加强鎮守。荷蘭人實行王田制度及人頭稅法，包稅收於商人，稱之曰贌社，剝削農民之暴政，層出不窮，農民忍無可忍，遂有

聚衆抗暴之舉。郭懷一案，爲其中之最大一次，華人死者萬餘人。故何斌採取接近荷人之方法，用謀略以圖之。荷人警覺後，乃乞援兵來台助守，以防鄭成功之來攻。同時，爲防華人與鄭軍暗通聲息，則嚴密監守在台灣之華人，拘捕嫌疑者於獄，對于民衆任意搜索。

明永曆十四年（西元一六六〇）九月，巴達維亞總督蘇挈爾派將軍弗安禮蘭，率戰艦十二艘到台助守。等待許久，不見鄭軍來攻，其士兵又多患瘴疫，臥病不起。自知毫無作戰能力，有負此行，乃藉患病爲由，急欲率艦回航，太守揆一堅留之不果，於是人心惶惶益發不安，乃遣使賫書，以入貢方式，赴廈門獻於鄭成功，以探虛實。

二、鄭成功與臺灣信使往返

荷蘭太守揆一，遣使者賫書至廈門，謁呈鄭成功，並道來意。成功接之以禮，其書略云：

「邇來聞殿下將整師旅東征台灣，謠言充耳，使台灣民以惶惶不安，但敝國人尚不敢盡信。而數月來貴國之貿易船舶頓減，此尤足啓東印度公司台灣政廳之疑慮者。所傳然耶？不然耶？幸垂明教！

成功復書曰：

遠阻重洋，輒勞貢贈，衷心快慰！對貴國人之經營台灣，雖未盡可厚非，但尚多不愜人意者。蓋台灣之地，爲家君手創舊業，棄由貴國經之營之，至有今日之規模。然余雖重洋修阻，但尚有吾民耕漁於是，商旅於是，豈能盡量不聞不問耶？蓋執事以我國船舶不至台灣互市，便疑心忖度將有事於台灣者，則未免杞憂。蓋余秉愛國忠君之誠，志在規復故國山河，共輔大明皇室，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俾禮義之邦不淪於夷狄，乃不辭連年苦戰，驅除韃虜也，故聲威所至，民皆謳歌迎附。又此次韃虜傾全國滿漢精銳，水陸來犯，於本年五月十日大戰於海上，經一鼓而殲之，俘虜將士百餘，兵卒萬計，獲其輜重無算，大獲全勝。若有所企，則台灣可朝發而夕至，如探囊取物耳。

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可釋疑慮。至於我國船舶之少至台灣者，實由貴國政廳對中國船之入境課徵過苛。夫商賈之遠渡重洋，所圖者利也，卽被課剝殆盡，豈願徒碌碌於千里波濤乎？且年來因與韃虜交戰，民船多應徵運送軍需，亦一原因也。今已息戰，倘執事善體商艱，省課輕斂，則不久可期恢復如往時之來往耳。謠固不可信，然人言亦可畏也，幸釋疑慮。永曆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荷蘭使者回台，備述其在廈所見種種，對於成功是否有征台準備，却無從察知。太守揆一一再詳讀成功覆書，亦終不解其用意如何？其荷蘭艦隊司令官弗安禮蘭，已率其艦隊十二艘停泊台灣待戰，五閱月，而成功攻台仍無迹象。在台灣之中國人亦毫無備戰動靜。弗安禮蘭乃因其將士多病，亟謀離去，太守揆一堅留之，因與揆一發生齟齬，終于是年二月率其大部戰艦離台。僅留「見克法亞」號與「鄂禮維蘭洛」號二艦，及「列維因克」號運輸艦，與「馬利亞」號快艇於台灣。

三、鄭軍征臺準備（參看附圖十五—六四五）

鄭成功爲準備征台，令熟悉台灣情況之何斌等，各就記憶所及，在金門造製台灣地理模型及赤崁城堡與港道沙盤，使諸將輪流觀看，畀衆人皆知，所謂一鯤身島卽安平島，北有北汕尾，南有二鯤身、三鯤身……七鯤身，最南接近二層溪口右岸。蓋自北汕尾起，浮沙突起，成爲一行列沙洲可作內港之防波堤，外瀕波濤澎湃之台灣海峽，內與赤崁城（卽今台南市）隔江相望，江闊六里，長約三十里，名曰台江。由防波堤數十沙洲間水可出入。但多淺灘，大舟出入不便，祇有一鯤身與北汕尾之大港，大船可以出入無阻。北汕尾與北沙島間舊稱北港，又名鹿耳門港，原爲出入門戶，近因水淺灘多，僅通小船矣。至於荷人所築之城堡、礮位、兵營、倉庫位置、礮火射角及射擊距離、

每地守兵多寡，及守兵所使用憑籍之實力等，均能使將士一目了然。

永曆十五年（淸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正月，成功在廈門檢閱其所整備之東征船隊後，集諸將而告之曰：「天未厭亂，閏王（指滿淸皇帝）猶在，使我南都（指明永曆帝）之勢，頓成瓦解之勢。去年我軍雖勝虜（指滿淸軍）一陣，僞朝（指滿淸朝廷）未必遽肯悔戰，則我之南北征馳，眷屬未免勞頓。前年何廷斌（卽何斌）自台灣來，所進台灣一圖，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製器，吾民鱗集，所優爲者。近爲紅夷（指荷蘭人）佔據城中，夷夥不上三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灣以爲根本之地，安頓將士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耳，可生聚敎訓也。諸君宜各努力以赴。（參見楊英從征實錄頁一八三—一八五）

二月成功率諸將提師至金門，就沙盤模型以分配諸將任務。分部衆爲二程：首程成功親領，率文武官，親軍右武衞、左右虎衞、提督、驍騎鎭、左先鋒，中衞、後衞鎭、宣毅前後鎭、禮武鎭，援剿後鎭等，由鎭守澎湖遊擊洪暄，率領港二百人前導引航，其餘諸鎭衞爲第二程。留其世子鄭經守廈門，令馮錫範、洪磊、陳繩三將輔佐之。命參軍蔡協吉、戶官鄭泰，佐守金門。另以洪天右、揚富、楊來嘉、何義。陳輝等督率水師於南日、圍頭、湄頭一帶，與金、廈互爲連繫，以防淸軍來襲。

三月初一日祭江，初十日命各船集中料羅灣候風，其時軍心惶惶，皆以渡海爲慮，成功毅然於二十三日午刻，下令捩舵東甲，放洋進軍，二十四日中午士兵上桅東望，報稱「澎湖山嶼在望。」未刻，成功率大小戰艦開始進入澎湖之媽宮港。二十六日成功親祭海岳，並巡視澎湖諸島嶼，謂其左右曰：「台灣若得，則此爲門戶，足以保障台灣。」於是令陳廣、楊祖、林福、張在等守澎湖。卽於是月三十日晚，傳令向東進發，由洪暄領艦船先導引港，時

風浪未息，又陰霧迷朦。管中軍艦船蔡翼請求暫候風雨稍定，成功諭之曰：「冰堅可渡，天意有在，天意若付我平定台灣，開駕自然風恬浪靜，不然官兵豈堪坐困此島受饑也。」蓋成功因信何斌「台灣多糧」之言，令各船持一月糧，但候風過久，而澎湖無糧可徵，故勢須冒風雨東進以就台糧也。（見從征實錄頁一八五—一八六）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五—六四五、六四六）

一、臺江之戰

四月初一日（陽曆四月三十一日）黎明，台澎間海上風雨少間，波浪未息，成功所乘之先頭戰艦，已由洪暄、何斌等引導進至台江外北汕尾附近各沙島水際。卽命哨船以竹篙探測鹿耳門之水道。辰時天明，哨船回報鹿耳門水道淤淺，戰艦不能入。成功乃傳令戰艦一字排開，等候潮至，以便避開大港口敵礮控制，而進入台江。因於艦上親筆傳諭曰：

「本藩立志恢復，念切軍興。前者出師北伐，恨尺土之未得，旣而舳艫數萬，還恐孤島之難居。故冒波濤，欲闢不服之區以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爲貪戀海外，苟延安樂，自當竭誠禱告皇天並諸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師。爾從征諸提鎭營將，勿以紅毛火砲爲疑畏，當遙觀本藩鷁首（船頭之稱）所向，銜尾而進，破彼紅毛，還我國土也。」（參見臺灣外記頁一九四）

何斌等爲鼓舞士氣，加强將士必勝戰志，特排香案，請成功向天求供潮水。旋潮水果至，鹿耳門口頃刻水深丈餘。於是鄭軍歡呼震天，金鼓齊鳴，發砲三聲。何斌引導戰船，魚貫自鹿耳門進入台江。遂卽分爲二路，主力直撲普城（卽今台南市所在）；別部由宣毅前鎭督統陳澤率領，從鹿耳門而南，沿北汕尾島東岸前進，以拒荷兵自熱堡

（即安平）出兵，北攻鹿耳門口。

當時荷人守熱堡者有水陸軍兩千餘人，守普城約六百餘人，泊於台江之戰船，最堅強者有「貝克德亞」號、「鄂禮維蘭洛」號兩巨艦，此外尚有巡弋艦「威因克」與「馬利亞」兩艘，以及戰鬥艇與夾板艦多隻。四月初一（陽曆四月三十日）晨刻，荷蘭熱堡哨兵，以望遠鏡發見鄭軍。當即報知太守揆一。揆一見鄭軍，蔽海而來，乃笑謂其左右曰：「彼不知北港水淺，船不能入，其欲攻台江，必經我砲火瞰制之大港口下，只着砲台發砲，則彼等無遺類矣。」歡笑自若，不以為意。少頃，見各船，竟從鹿耳門魚貫進入台江之中，始大驚異，乃急命發砲遠擊，但相距過遠，射程不及。於是惶駭失措，急遣其上校隊長拔黎爾，選荷兵精銳二百四十人，駕船急至北汕尾島截擊。更遣隊長英爾洛爾普，率荷兵二百人，駕砲艦，從三鯤身入台江，迎擊鄭軍之主力艦隊。

鄭軍宣毅前鎮陳澤，見荷軍登陸北汕尾，亦急登以迎擊之，殲荷兵百餘人，荷拔黎爾上校陣亡，全隊潰散。陳澤率衆追擊，水陸並進，掠荷蘭小艇夾板船殆盡。

鄭成功登望哨在桅上望見荷軍調動狀態，即傳令高昭帶銃手五百人，連環熕二十門，分三船隊往一鯤身南端列陣，杜截荷兵向南相動。又命楊祥率籐牌手五百名，乘小船繞出一鯤身南，以牽制七鯤身之敵。更命萬拱宸率快哨二十隻，作渡江進攻普羅民遮城之狀，以亂敵軍心。然後列陣圍攻東江中之荷蘭艦隊。

荷蘭見克德亞號戰艦首先發砲，其他各艦繼之，另有大艦海克妥號率三艘小型戰艦自熱堡下東來求戰。一時砲火交飛，硝烟罩海。鄭軍戰艦不唯不怯，反逐漸接近，縮小包圍，發砲急攻。激戰四小時，突然爆鳴如雷，見克德亞號為鄭軍擊沉，馬利亞號負傷東逃，另兩艘荷蘭戰艦亦受傷冒火突圍西走，逃至熱堡砲火掩護下，躲避不出。荷

蘭隊長英爾洛爾普所率之各砲艦，皆被擊沉於台江中。其陸軍上岸者逃入普城不出。

鄭成功既破荷蘭水軍，又初斷其普城與熱堡間之連絡，並清掃台江內所有敵人之船隻，然後下令何斌率洪暄先鋒戰船，長驅直搗普城。

二、普羅民遮城之戰

普城原有荷兵六百人，又加台江戰役逃入者二三百人，更有商館、政廳、稅務官吏及眷屬等千餘人，描難實叮爲守將，駐守城中。鄭軍既入台江，城中守軍以曾與郭懷一作戰之經驗，自以對華人作戰可以一抵百。故描難實叮乃留二百人守城，自率四百人出城屯禾寮港（現今台南市忠義路一帶），防止鄭軍登陸。及見台江交戰，荷蘭水軍大敗，其戰艦被擊沉者有之，受傷奔逃者有之，圍困乞降者更多。始知鄭軍勢大難禦，乃于驚惶中收容敗兵殘艦，退回城中拒守。

是日（四月初一日）中午，鄭軍先鋒洪暄，在嚮導何斌率領下，於禾寮港距普城南約一里之處，安然登陸，分派軍隊佔領該城街道及其近郊要隘。該城之華夷人，恨荷人入骨，今見鄭師登陸，皆歡欣鼓舞，扶老攜幼，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普城荷蘭人見之，開砲轟擊，成功乃指揮各軍進逼，積極攻城，何斌獻計，謂應急圖奪取荷人倉庫及水源地，成功亦因軍中缺糧，從其計。一面令諸軍緩攻以圍困之，一面更令戶官都事楊英持令箭，委同楊戎政等，分兵封鎖街道隘口，收其倉庫糧食，分發各鎮食用。

荷蘭太守揆一，見台江水戰失敗，北汕尾山陸軍潰散，上校隊長拔黎爾陣亡，而普城又被圍困，內外消息不通，乃遣快船回巴達維亞乞援。復移恨華人，盡數搜捕熱堡內外供事之華人五百餘口，不分男婦老幼全數屠殺以洩忿。

普城荷蘭守將描難實叮，以城內無井，水源在城外，已爲鄭軍切斷。孤城無援，水源又絕，縱令鄭軍不攻，亦必坐困而死。於是乃令其弟羅谷具夫婦於初三日夜，化裝越城請援。不幸爲鄭軍捕獲，解詣成功。成功待之以禮，諭之以義。然後命通事吳邁、李仲、與楊戎政送之還城，並招諭荷蘭守將描難實叮納降，准許保全城內所有生靈之安全無恙。描難實叮因約定四月初四日（陽曆五月三日）中午獻城出降。成功許之，卽令放水入城，以蘇其困。描難實叮身受感動，亦依時出降，開城納鄭軍入，並呈獻其指揮刀於鄭成功。成功令其軍仍駐原城內營中，分賜其各將士及荷蘭人等以廈門土儀。然後，將指揮刀交還描難實叮，使其率通事往熱堡招太守揆一來降。

三、熱蘭遮堡之和議

永曆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一）四月初二日（陽曆五月一日），荷蘭台灣太守揆一，在熱堡召集幹部開緊急會議。其祕書長伊伯年曰：「我軍尚有堅城可守，防備力亦未全失，當然繼續作戰，未可言降。」故熱堡守軍準備堅守待援。及初四日晚普城守將描難實叮奉成功命，去熱堡招降。荷蘭太守揆一等因已殘殺華人過多，懼報復，心欲降而不敢。部下意見參差，最後揆一決之曰：「吾人決不甘放棄台灣，尤其歷年經營之普、熱兩城，以及從西班牙手中奪得之淡水、台北、鷄籠（基隆）等地之沃野地帶。況今南北土番已多聽我約束，而奉基督敎，吾人亦不忍使其改宗變敎。故吾人與國姓爺（指鄭成功）所可和談，而能允許其要求者，祇可增加每年之輸送額數而已。」於是，遂以此意答復招降使者。

使者回報鄭成功，成功將往再攻，而荷蘭太守揆一遣其參謀連納子斯，帶通事胡興來謁，請求續談。成功命其回請揆一親自來見。使者唯唯而退，翌晨爲四月初六日，荷蘭使者伊伯年、連納子斯與荷蘭通事烏依利安（拔黎爾

15—5570

上校之子）再來求見。使者呈遞荷蘭太守揆一手書曰：

「（上略）揆一素抑將軍忠肝義胆，澤被荒服，至今仍秉以小事大之誠，年年輸貢不虛，自惴未嘗有所觸忤，抑或於不自覺之疏忽，而獲徵懲乎？亦未可知耳。然以將軍之弘度海涵，定能見宥，過者無心，事前未垂明責，致莫知所遵循。詎料忽爾陳兵海疆，遽成敵對。昨奉諭勒令獻城納土，委讓公司產業，盡率敝邦人撤退台灣。事出倉卒，方寸無主，惶惑萬狀，莫知適從。經開會結果將各文武之結論遣使向殿下披歷，甚望能以無利害衝突之範圍內，商洽得其有良好之效果，使揆一能于此不同情境下，得有解決之法，俾能繼保歷年來開拓之沃野及城砦。則雖傾所有之財貨，在所不惜也。並願以銀十萬兩賫獻勞軍，照例年年輸貢。倘蒙俯准，則恩重如山，揆一當明詣轅門請罪！臨書惶恐，不盡欲言。」

成功覽畢，又由烏依利安陳述來意，成功即覆其書曰：（中華叢書台灣通史上册十六頁）

「執事率數百之衆，固守城中，何足以抗我軍，而余尤怪執事之不自知也。夫天下之人固不樂死於非命，余數告執事，蓋爲貴國人民之生命，不忍陷之瘡痍耳！今再致意，願執事熟思之。執事若知不敵，速獻城降，則當以誠相待；否則，我軍攻城，而執事始揭白旗，則余亦止戰以待後命；我軍入城之時，余嚴飭將士秋毫無犯，一聽貴國人民之去。若有願留者，余亦保護之與華人同。夫戰敗而和，古有明訓，臨事不斷，智者所譏。貴國人民遠渡重洋，經營台島，至勢不得已，自衞之道，固余所壯也。然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久爲貴國所據，今余既來索地，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取而歸。若執事不聽，可揭紅旗請戰。余亦立馬以觀，毋游移而不決也。生死之權在余手掌中，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執事其圖之。」

但荷蘭太守揆一仍出示紅旗，於是遂有熱堡之戰

四、熱蘭遮堡之戰

荷蘭人既出紅旗，鄭成功以熱堡在一鯤身北端。北隔大港口以控制北汕尾島；南接淺水有大小沙堆七座，以與本島之喜樹半島相連；東頻汪洋浩瀚之台江；西臨風濤汹湧之外海，地勢既踞險制高，堡之四角又裝有巨礮可資嚴守。必於東南北三面夾擊之，更逼近以困之，方可克之。於是卽於四月初七日乘潮水低退時下令水陸聯合進攻。以宣毅前鎭、侍衞鎭陳廣、左虎左協陳澤等，各率水師由台江進擊熱堡城下之戰艦、甲板船隻；合北汕尾島之統船隊，水陸並起，夾攻該堡之北；更令馬信、劉國軒率陸軍精兵自喜樹半島北進，越過鯤身沙州，由一鯤身前進以攻該堡之南。

初七日拂曉，各軍同時攻擊，熱堡下甲板船及戰艦首遭攻擊，荷蘭戰艦欲戰無力，欲逃不得，對戰不久，卽焚者沉者各一艘，其餘艦上軍官兵幸得堡上砲火掩護，乘划艇入堡中。其不及逃者，非死於銃火，卽爲北汕尾船隊所擄。荷蘭在台之船艦至此悉爲鄭軍所得。

成功之陸軍自七鯤身北擊六鯤身。荷蘭守軍不敵，逐島北遠至一鯤身，藉熱堡砲火掩護，向鄭軍逆襲，鄭軍將士冒砲火突擊，與荷蘭兵肉搏，荷蘭兵不敵，棄甲曳兵逃奔堡內，鄭軍追至堡下，乃於各要隘立寨堆土建壘，環柵挖壕以困之。一日之間，各島嶼皆入鄭軍之手，僅餘熱堡未下。

鄭成功既圍困該堡，以庶政急在撫民，乃遣人四出慰問華人及各土番。各地人民及酋長久仰成功之聲名，多相率詣軍門求見，成功皆設宴賜袂帽靴帶烟酒等物，更慰撫受害人民，由何斌率導，成功親赴蚊港、新港、蕭壠、麻

豆、目加溜灣等地巡視，經歷之處華番人等皆空巷爭看，並貢獻土產，齊聲贊嘆：「國姓爺天神也，竟能打敗碧眼紅毛槍砲利害之强賊。」台灣土人向畏荷人如虎，忽得昭蘇，咸感激零涕，爭送糧米以供軍食。於是成功命諸軍在一鯤身築土圍長堤，以圍熱堡。四月二十四日（陽曆五月二十三日）土垣圍成，分裝巨砲二十八門，一齊開砲向熱堡轟擊，更以四千官兵掘壕近迫堡下，因熱堡堅，火力雖熾盛，一時不能下，乃繼續圍困之。

是時巴達維亞荷蘭總督蘇挈爾尙未知台灣戰況，以台灣太守揆一無能，乃另派郭冷谷（Hermanus-Clen）接任，郭冷谷率隨員到台，見正在作戰中，乃遣人冒險入熱堡。揆一回書向之求救。郭冷谷乃匆匆逃去。會巴展維亞總督已得自台灣逃出之馬利亞號戰船乞援，乃以耶昂夫契優爲援軍總司令率艦隊來救，戰艦七艘，載兵七百人，北至台灣近海，見鄭軍船舶甚多，又加風波怒發，不敢接近熱堡。熱堡荷蘭官兵，見援軍到達，狂喜異常，繼見不能靠近，又大失所望，乃於夜間冒險往接，復爲鄭軍攔截，只接得部分火藥及食糧入堡。旋逢天氣轉變，風浪大作，荷蘭七艦中之烏爾克號，顚簸觸礁，有二荷蘭兵漂至鹿耳門，爲鄭軍哨兵救獲，因盡知荷蘭救兵虛實，而放其從容登陸入熱堡，以待其出堡反攻而捕捉擊破之。於是乃大作各種攻城準備。

十月初，荷軍以兩巨艦夾小艇數隻，自熱堡北爭奪北汕尾島，用砲火掩護步兵二百餘登陸。鄭軍水陸夾擊之，大破其人員及船隻。荷蘭人遭此慘敗，便採取消極防禦，於堡周海岸構植木柵以防鄭軍。

五、臺灣荷蘭人之投降

是年十月末，滿清閩浙總督李率泰，欲與荷蘭人聯兵夾攻鄭成功，乃使人駕漁船致書於荷蘭台灣太守揆一曰：「鄭成功固我朝（指滿清）與貴國同爲敵愾同仇，今後須同心戰力以剪除之，否則恐後患無窮也。今聞足

下方與交戰，對於軍火糧食，有轉運不繼之虞，此余頗爲足下憂之，然余亦可能爲足下謀之，使得源源供應耳。唯有求於足下者，則請先派大批兵艦，至福建與我聯合，剷平鄭氏在閩、粵沿海勢力，俾其首尾不能相應，然後本總督當撥遣將兵，與足下合兵，掃除鄭氏在台灣之水師。一舉兩得，幸乞裁奪。」

揆一覽罷，苦笑不已，以非力之所能，乃即覆之曰：

「來示謹悉，敢不遵命，唯奈此地兵力有限，未可擅分，若肯先發兵至台灣合兵以克敵，待破敵之後，直往征除閩粵沿海鄭氏殘部，豈不妙哉？閣下以爲若何？」

書去之後，遂渺無消息。

時困守熱堡之荷蘭人以爲外邊已知其在堅守，而巴達維亞必傾全力來援，因乃計算其糧食與軍火，爲力求節省使用，欲將不能担任戰鬥之人員及公司貴重物品，先由援軍司令契優送往巴達維亞；又欲利用滿清相約攻守同盟機會，先抽戰艦兩艘，載兵赴滿清剿平閩粵沿海鄭氏勢力之約，以分鄭氏海上之勢力。開會中契優願任與滿清聯合作戰之指揮官。及其於十二月初三日率二戰艦、二夾板船，載其士兵赴閩粵沿海途中，却轉向而南，逃回巴達維亞，去接受赴援無功處分，熱堡遂成爲絕地。

荷蘭台灣太守揆一，坐守孤堡，彈盡援絕，堡內人人具有降意。有將軍馬篤爾德，不忍僑民遭受苦難，乃率之越城垣詣鄭軍降，備述堡中實況，請速攻之，以解倒懸。鄭成功乃令宣毅前鎮陳宣、右虎衞左協陳冲，以小船數十隻，內裝礦藥及引火諸物，以推進焚燒敵夾板船。命黃信督水師攻熱堡之東；劉國軒督陸軍攻熱堡之南，水陸各駕巨砲二十尊以轟擊堡垣之一點。於正月二十五日拂曉開始攻擊，須臾堡垣破裂，硼堡亦壞，鄭軍乘勢進攻，荷軍杜

截不住，遂衝入堡中。荷蘭人欲逃奔艦上，見各艦船已爲鄭軍所燒，不得已乃聚守堡之西北角頑抗。

鄭成功見荷蘭人窘勢，乃遣通事李仲往諭之曰：

「此地非爾荷蘭人所有，乃前太師（指鄭芝龍）練兵之所。今藩主前來，是復其故土。此處離爾國家極遙遠，爾等安能久乎？藩主動柔遠之念，不忍加害，開爾一面。凡倉庫不許動擅，其餘爾等珍寶珠銀等私積，悉聽載歸。如執迷不悟，明日環山海悉用油薪硫磺積壘齊攻，船破城毀人盡，悔之莫及矣。」

荷蘭官兵自知不敵，遂請停戰五日，至期出降，成功許之。荷蘭人遂降服而退出台灣。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參看附圖十五—六四七）

一、臺灣之政局

鄭成功與荷蘭人所訂定之台灣條約，其條文計十四條，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從此雙方捐棄前嫌，消除憎惡敵對之心。

(二)熱蘭遮城及附郭等所屬之砲台、碉堡等軍事設施工程及重砲、火藥、戰具及公司所有之糧食、商品、金錢等一切之財產一律讓國姓爺部隊管理。

(三)荷人得攜足供自台灣至巴達維亞之米、麵粉、酒、肉、油、醬、繩索、帆布、錠、練、火藥、子彈及船中之應用之必需品等物下船。

(四)荷人在台灣之高級官吏之私有動產得攜之以歸。

(五)於前條所定之動產外，准特殊人員二十八名得攜帶現款二千盾，及義勇隊員二十名得攜帶一千盾以歸。
(六)荷士兵之私有物經驗訖得帶歸，並許着武裝整隊登艦船昇旗而去。
(七)公司須將原華人之未繳納田賦名簿及公司負債之文件呈報國姓爺備查。
(八)被俘之公司人員及荷人男婦老幼、奴隸等，於八日至十日間由鄭軍送還登荷船載返巴達維亞。
(九)交還所奪荷人小船四隻，及公司財產目錄。
(十)准許公司於必要時得借用中國船搬運荷人及其財物登荷艦。
(十一)於公司所屬人員悉數從城內撤退時，祇許揭白旗，不准掛任何旗幟。
(十二)所有倉庫之管理者，須待公司之人員及物件皆運登船後，經過三天清理之後方許開船。
(十三)交換俘虜。
(十四)荷蘭政廳之圖書案卷等得攜往巴達維亞。

雙方簽定此約，荷蘭人於永曆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一）十二月二十三日（陽曆一六六二年二月五日），如約帶武器火藥，及各人私積登船而去。計自明天啓四年（一六二四）荷蘭人強佔台灣以來，至此凡三十八年。又自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鄭成功開始進攻起，至荷蘭人完全投降，凡九個月餘。在台灣之荷蘭人三千餘，戰死者一千百餘，占半數以上，其餘少半數撤走者約三分之二，其留在台灣歸化中國者約二百餘，鄭成功皆視同中國人以治。

鄭成功既驅逐荷蘭勢力，光復台灣故土，乃祭告山川神祇，改熱蘭遮城爲安平城以稱王城，建桔秩門，改普

民遮城爲承天城，以爲承天府治所，下轄天興縣（在今嘉義縣）、萬年縣（在今鳳山）。留勇衞二鎭守安平、澎湖、承天等處，其餘各軍悉令各就駐扎地墾植，於是闢地有打鼓山（一名打狗即今高雄市）、阿猴（今屏東）琅𤩝（今恆春）、新營（今台南縣）、諸羅（今嘉義縣）、林杞楠（今雲林）、半線（今台中市）、竹塹（今新竹）、淡水（今淡水）、鷄籠（今基隆）等地，各伐竹木建廬舍，插枝爲籬，聚居立社。以陳永華爲謀主；以羅馬神甫稗庫羅（Vitto Rioricca）爲諮議，制法律，定職官，招賢才，興學校，講農事，修戰備，起池館，興水利，並招徠福建、廣東兩省，漳、泉、惠、潮之民以安居之，命周全斌代替承天府尹楊朝棟爲府尹，兼督南北路軍事，命天興知縣祝敬兼轄北路各地；萬年知縣莊之烈兼轄南路各地。旋補鄭省英爲承天府尹，周全斌專督南北軍事，然後令各軍眷在金門、廈門及留在內陸者，儘量移居來台灣各地安置。於是，內地衣冠之士不願降伏於滿淸者，多浮海來台灣，台灣地土日闢，物產富饒，民食軍糧而無缺短，寓兵於農之政策成，而台灣兵民日相安且富足。

二、滿淸在大陸之政局

鄭成功之攻略沿海各地，滿淸對之防不勝防，攻之又屢次失利。故在滿淸統一中國各地時，獨對鄭成功莫可如之何？不得已，乃聽信降將黃梧堅壁淸野之平海五策，以絕其海上經濟接濟。其平海五策爲：

一、金廈兩島彈丸之區，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實由沿海人民走險，糧餉油鐵桅船之物靡不接濟，若徙山東、浙江、閩粵沿海居民盡移入內地，設立邊界布置防守，則不攻自滅也。

二、將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監樁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勿赦，如此半載，海師船隻是無可修葺，自然朽爛，敵衆雖多，糧食不繼自然瓦解，此所謂不用戰而坐看其死也。

三、其父鄭芝龍羈縻在京，成功賂商賈，南北興販，時通消息，即速究此輩，嚴加懲治，貨物入官，則交通可絕矣。

四、成功坟墓現在各處，叛臣賊子誅及九族，況其祖乎？悉一概遷毀，暴露殄滅，俾其命脈斷，則種類不待誅而自滅。

五、投誠官兵散在各州府縣，虛靡錢糧，倘有作祟，又貽害地方不淺，可將投誠官兵移住各省分墾荒地，不但可散其黨羽，以絕後患，且可藩衆而足國也。

滿清聽用此五項策略，下令沿海三十里不許居人，界內不許商船漁舟一艘下海，並派出四大臣分赴沿海各省，執行此禁海之令。民戀生計，多不願遷入內地大受失業之苦，然受嚴刑逼迫之餘，而秕政又加增二十里，旋又再縮界十里。民經三遷，轉死流離不知幾百萬人矣，滿清之殘害人民，當以此役爲甚之一。

遷海之同時，滿清殛鄭芝龍於燕京市上，鄭氏在京諸人皆死。滿清兵部尚書蘇納海至閩會黃梧，收殺閩省諸大商賈之販運京師及海上者，並挖毀鄭氏祖塋，報至台灣，鄭成功初以爲妄傳，認爲滿清不會似此幼稚而無見地也。及後證實所傳皆爲眞事，乃悲泣中謂左右曰：「使吾當初徇諸將之意，不自斷東征台灣得收復此一塊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矣。」因使各鎭船往沿海各地收運難民來台灣墾植。台灣各官兵及眷屬人等均各出全力，以協助難民創建田舍，慷慨同仇，誓復明朝。

滿清知其堅壁清野政策，實驅逐沿海人民往台灣依鄭成功爲活，乃又採用散除鄭成功黨羽政策，板印詔紙以密送台灣鄭氏部屬手中，欲招降其衆。其詔文曰：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自古帝王撫御寰區，必安中外，凡屬血氣之倫，咸被生成之德，即有愚迷頑梗，亦不忍絕其自新之路，棄於化外。朕荷天眷，纘承大寶，敉寧率土，嘉與維新。逆賊鄭成功盤據海隅，罪惡貫盈，至其部下僞官將士人等，雖從逆助惡，念爾等或屬其舊黨，歸正無由；或遭其迫脅，不能自拔。遠違鄉里，捐棄坟墓，親戚睽絕，骨肉仳離；揆諸人情，能無動念！祇因陷溺已深，虐燄久錮，自揣罪重。即歸正抒誠，恐難邀寬曲，躊躇觀望，情所必然。朕洞鑒隱衷，深爲憫惻！玆特網開一面，赦其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徑，凡僞官將人士等有能將鄭氏生擒來獻，或斬首來降，必破格論功錫封公侯。如不能擒斬鄭成功，或擒其妻子，或率各所屬僞官兵丁投誠，亦從優敍錄，不吝高爵重賞。至於馬信、李必、王戎、高謙等，雖背恩從逆，念其陷賊之由，有恐被人誣參而從賊者，有力窮被執者，有畏罪苟免偷生者，未必甘心從逆，亦因畏罪不敢來歸，倘能立功來歸，不惟赦其前罪，仍一體分別封賞，朕奉天子民，布大信於天下，招攜懷遠，決不食言。爾等亦宜盡釋疑畏，乘時建功，勿得坐失良機，致貽後悔。」

鄭成功屬下軍民見之者皆笑置之，蓋皆知滿清既對封爵之鄭芝龍猶蔑其功，毀其信，當然此爲另一詭計，欲再令人中其圈套也。故此招撫，毫不生效用。

三、南洋方面之局勢

鄭成功驅逐荷人光復台灣之消息，傳到南洋各地，各地土著及中國僑民，莫不歡欣鼓舞。時呂宋羣島爲西班牙人所佔據，有華僑數十萬人，久遭西人虐待，乃暗中遣代表來台晉謁鄭成功，請求乘此戰勝荷蘭之餘威，轉兵進取呂宋。成功以台灣新復，政治經濟須待整理，不便再度東征。爲求使呂宋西班牙人能優待華僑，及使其知所畏懼，

乃遣台灣諮議羅馬神甫稗庫羅往民尼拉（即今馬尼剌），說西班牙呂宋總督於台灣通商入貢。

稗庫羅神甫赴民尼拉遊說，初頗順利。因西班牙在台灣勢力爲荷蘭人所擊走，鄭成功大破荷蘭人使全台重入中國人之手，足證鄭之實力必大於西人與荷人之總和。於是對鄭氏在台灣頗存畏懼，願與台灣通商，亦願入貢方物。稗庫羅在呂宋見華人勢力大於西班牙人，當地人亦愛華人痛恨西班牙人，而台灣之後援又較西班牙歐洲之後援直如近在咫尺與遠在天邊，以爲可以舉大事，羣起驅逐西班牙人。因而，彼乃暗中活動並連絡各島華僑準備武力，定期起事；一面令當地土人守中立觀望；一面遣人請台灣以舟師應時往援。不幸其密謀洩露於西班牙人，西班牙呂宋總督下令戒嚴，然後集其大軍於民尼拉，逐島清搜華人武器。華僑準備未全，連絡未周，聚集不及，乃於情急勢逼中倉卒與西人開戰，小島多戰一日半日，即慘遭屠毒，大島上亦僅支持兩三日，惟民尼拉鏖戰八晝夜，卒被屠戮，其駕小艇逃奔台灣者，中途又遭風浪沉沒爲數不知凡幾。因呂宋當地土人意向華人，多方爲之掩護，而西班牙人亦深懼台灣之鄭成功舉師問罪，乃急遣使向鄭成功乞和。

鄭成功欲出師征呂宋，會永曆帝之兵部司務林英，變僧裝從雲南出逃至廈門，轉台灣，謁鄭成功報告云：永曆帝於十年（一六五六）走雲南，十三年爲清軍壓迫退入緬甸，在緬三年。爲吳三桂所弒，即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也。成功聞之頓足大哭不已。馬信等啓請爲帝縞素去朔，另立明帝以擁戴之。成功以林英得之聽聞，未敢遽信，仍奉永曆年號以爲正朔。然成功自此憂鬱成疾，旋即不起，五月初八日强起冠帶，拜讀太祖聖訓，命左右敬酒，持杯飲罷，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乃以兩手扳面而薨，年甫三十九歲。世子經繼承其業，勵精圖治。與三藩聯合抗清，於永曆三十五年（清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八一）正月年方四十病殂於台灣。權臣馮

錫範弒經世子克𡒉，而立其婿鄭克塽嗣位，錫範獨攬軍政大權，諸將各懷異志，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七月，清聖祖用芝龍降將施琅督水軍征台迫克塽降。台灣自此入於清廷版籍。

施琅既入台灣，備牲物致祭於延平王鄭成功之廟，其祭詞云：

「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人，逮賜姓（指鄭成功）啓土，始為巖疆，莫敢誰何？今琅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與賜姓剪為世讐，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為，公義私恩，如此而已。」

祭畢。投地大哭慟不已。乃上疏清廷，請禮待鄭克塽及其諸將，藉以收攬台灣民心。清廷准其請，封克塽為漢軍旗一等公，封馮錫範、劉國軒為伯爵。從此台灣歸屬於滿清帝國領土。

第六節　申　論

一、鄭成功東征戰略

鄭成功自進攻南京失敗後，以金門、廈門地狹逼處，不足以為反清復明基地，乃策定東征台灣，開闢新基地，其眼光遠大，目標正確，堪稱雄略獨到。如果天假之年，當可收復呂宋，混一南洋，以海上勢力與滿清長期周旋。否則亦可聯合南洋各地華僑全力，另起扶餘於海外也。

台灣本為中國故土，明中葉後為防海盜，始遷台民而墟其地，視為荒島而棄之。鄭芝龍等自日本逃來，遂據台灣以組織其水師。後受明室招撫，為明守禦海疆，防制荷蘭人、西班牙人侵寇，為閩浙沿海之惟一海防軍。荷蘭人

乘明清作戰之際，進佔台灣視爲次殖民地。鄭成功如於北伐中取得南京，當以全力恢復明朝，亦將無暇於收復台灣失地矣。明朝失地，鄭成功爲明朝恢復之，以用爲復明基地，其在台灣之明朝子民，向祖國報告紅毛賊寇掠台灣及凌辱殺害中國人民實況，乃理所當然事。故鄭成功之力排衆議，主持東征，在戰略上見先機，亦因係完全中國人對外寇作戰有其必勝信念也，非比其與滿清作戰，漢奸遍地，多存改朝換帝之傳統觀念在焉。

鄭成功對台灣實行海禁，爲其東征之先聲。以現代語言之，可謂之曰經濟封鎖戰。在台荷人所圖者爲海上貿易。今以海禁扼絕海上交通，使台灣生產物資不能運出，所需物資不能運入，則台灣成爲死地。使在台荷人不得不遞國書，貢方物，求開海禁，是成功政略之第一步之成功也。何斌鑒於郭懷一武力對抗荷人之失敗，乃竭力運用鄭成功恢復台灣，救民自救，是其用智强於用力處。彼知鄭軍所缺者惟錢與糧，特以台灣多錢多糧爲詞，以引動鄭軍之必來東征。然後更爲之準備進軍道路及軍用地誌，俾能順利得手，是台灣之光復，多出於何斌善爲運用之力也。成功覽其圖而有「東方扶餘」之興趣；諸將見其模型而能進退出入如指掌，此作戰之必勝準備也。荷蘭人聞怒潮而疑爲千軍萬馬；見礮壘陰暗，而不禁呻吟嘆息，衆情疑懼，此作戰之必敗現象也。終於民間謠言四起，迫使荷蘭太守向巴達維亞無故請援。及援軍既到，久無作戰迹象，又遣使至鄭軍探其虛實，情怯多疑，徘徊不定，致令援軍撤走，束手無策，此必敗之象也。皆是孫子所謂：「兵者詭道也，故能示之不能，用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道。因此，鄭軍東至澎湖，即能迎風而東直抵鹿耳門外，待潮升至丈，得以從容進入台江，一戰而破其海軍艦隊，再戰而攻取普羅民遮城，遂即進圍其基地熱蘭遮堡，取得台灣全部地面。此其戰略成功，故能爭取作戰上

容易之例證也。

二、鄭成功一生功業

鄭成功出生於內憂外患交迫之明末，生長於海盜及漢奸集團之中，受賢母忠愛之教，出淤泥而不染，忠貞耿介，發揚正氣，挽狂瀾於既倒，作砥柱於中流，不效愚忠而重創大業，屢受挫折，志節堅貞，當其北伐失敗之後，又能重起爐灶，開闢台灣復興基地。養民敎民，奉明正朔，期以長久對抗滿清，恢復故國，是明朝最後之純臣也。

考鄭成功一生事業，頗具有現代思想，如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思想；每遇大事，必依會議議決之民主思想；不與投降主義者妥協之國家思想；不私其親，而盡孝於民族之正義思想；招徠被迫害民衆之公理思想；有功不驕，失敗不餒之革命思想等，皆可以作爲現代人之模楷，其所以未能建立大業者，在其本人未得其壽，繼承未得其人，故所奠定之良好基礎，轉瞬即逝也。設使成功不死。則據台灣寶島爲基地，得各地僑胞爲後援，內聯三藩以號召復國志士，外結海國以更新戰具，則滿清將絕對無百年之氣運，康熙初年或即退回其老巢矣，其必能恢復明朝，媲美東漢。益其具有現代思想，則其所創造之後明，當更有卓越進步表現矣。

成功北伐失敗，另闢台灣基地，準備奮鬥到底，其再接再勵，殊有強者之精神表現。我國歷史上，當故國破滅之後，能率領志士另建新國，以維持宗社，續奉國家正朔於不墮者，有三人焉。原商朝之箕子建朝鮮國；遼朝之耶律大石建西遼國；明朝之鄭成功建立台灣基地是也。三人之事業大致相同，對後世均產生深遠之影響，尤以鄭成功之事業，迄今不只猶存，適在方興未已，今日之台灣，正一脈相承之鄭成功事業也。鄭成功爲進行反淸復明運動，與


陳輝、洪旭、張進、張禮、祁文、蔡綠等創立天地會。一名洪門會。指天爲父，指地爲母，萬衆一心，結爲手足，恢復中土，使「洪」字成爲「漢」字之革命集團也。陳近南發揚而推廣之，遍及於中國大陸與海外各華僑社會中，至乾隆十四年（西元一七四九）由蘇洪光加入宗敎色彩，供奉達摩爲祖師，取天時地利人和三合之意曰三合會，遂演化成各種各式會黨。太平天國之起義，及　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國民革命，皆憑藉此洪門會力量，以發揚大漢民族精神，是鄭成功之思想與事業可稱之爲中國近代革命最大之源泉也，

15—5584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五冊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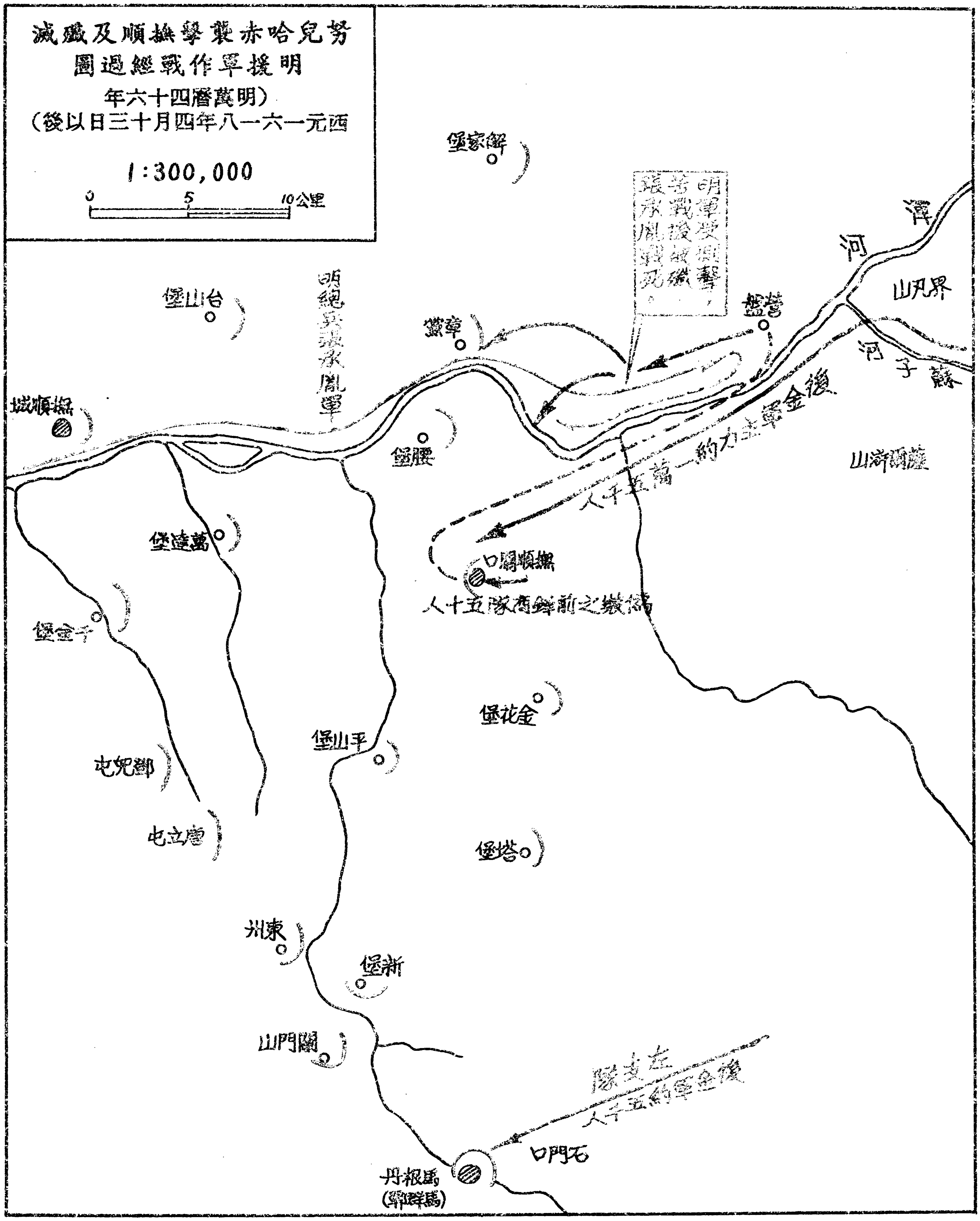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五九四至十五——六四七（按逆序裝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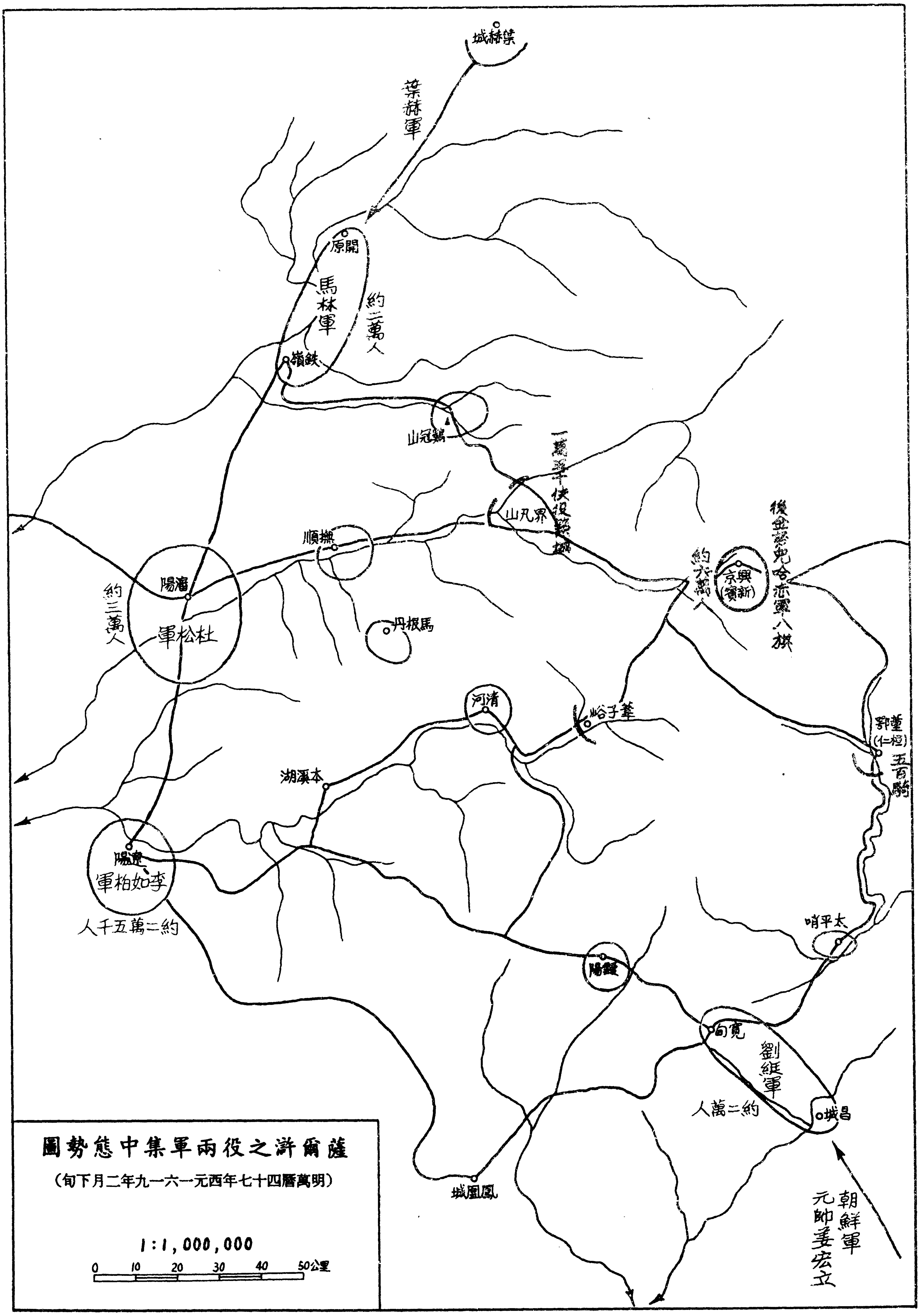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五九四



努兒哈赤即汗位前
明與建州女真一般形勢圖
(明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前)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說明：
① 明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年四月努兒哈赤攻尼堪外蘭於圖倫城
② 同年八月攻尼堪外蘭於甲板城
③ 萬曆十二年春征李岱於兆佳城
④ 同年六月陷馬爾墩城
⑤ 同年九月討董鄂部
⑥ 萬曆十三年西元一五八五年討哲陳部
⑦ 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七月討尼堪外蘭於鄂勒渾城
⑧ 尼堪外蘭逃走撫順明人拒不納遂被努兒哈赤捕殺
⑨ 萬曆十五年正月董鄂部顏完部歸降努兒哈赤
⑩—⑳ 努兒哈赤攻略東方諸部
㉑ 萬曆二十一年(西元一五九三年)九月哈達烏拉等九部連橫進攻努兒哈赤戰於古埒山九部聯軍敗
㉒ 萬曆二十七年(西元一五九九年)九月努兒哈赤滅哈達部
㉓ 萬曆三十五年(西元一六〇七年)滅輝發部
㉔ 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年)正月滅烏拉部
興京
撫順
清河
山海關
渤海
鴨綠江
松花江
圖們江

附圖十五—五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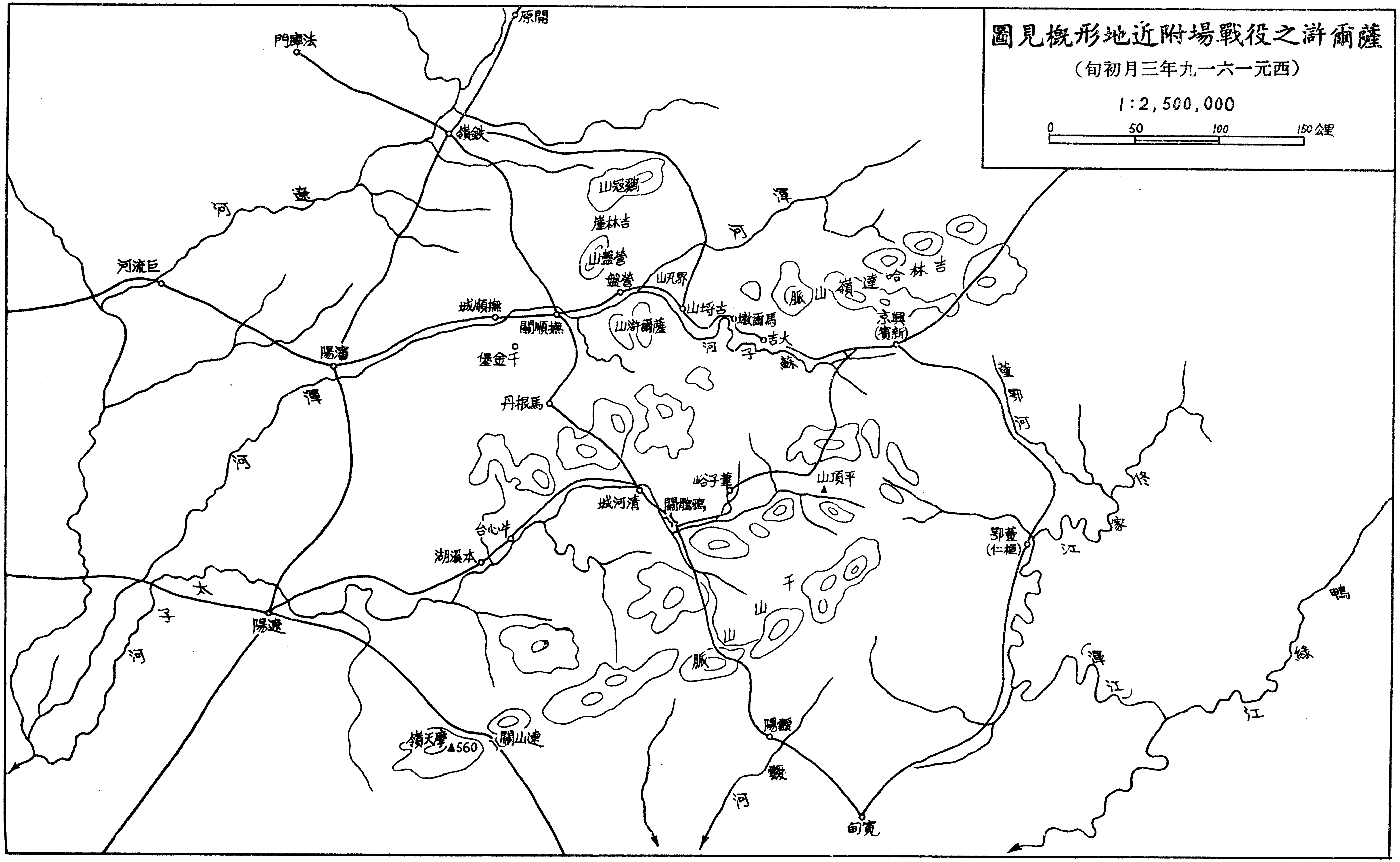

努爾哈赤襲擊撫順及殲滅明援軍作戰經過圖
（明萬曆四十六年
西元一六一八年四月十三日以後）
1:300,000
0 5 10公里
解家堡
台山堡
撫順城
章黨
營盤
明總兵張承胤軍
明軍受側擊，苦戰後被殲，張承胤戰死。
渾河
界凡山
蘇子河
腰堡
後金軍主力約一萬五千人
薩爾滸山
萬達堡
撫順關口
撫順之前鋒隊五十人
千金堡
金花堡
平山堡
鄒兒屯
唐立屯
塔堡
東州
新堡
關門山
左支隊
後金軍約五千人
石門口
馬根丹
（馬群鄲）



薩爾許之役兩軍集中態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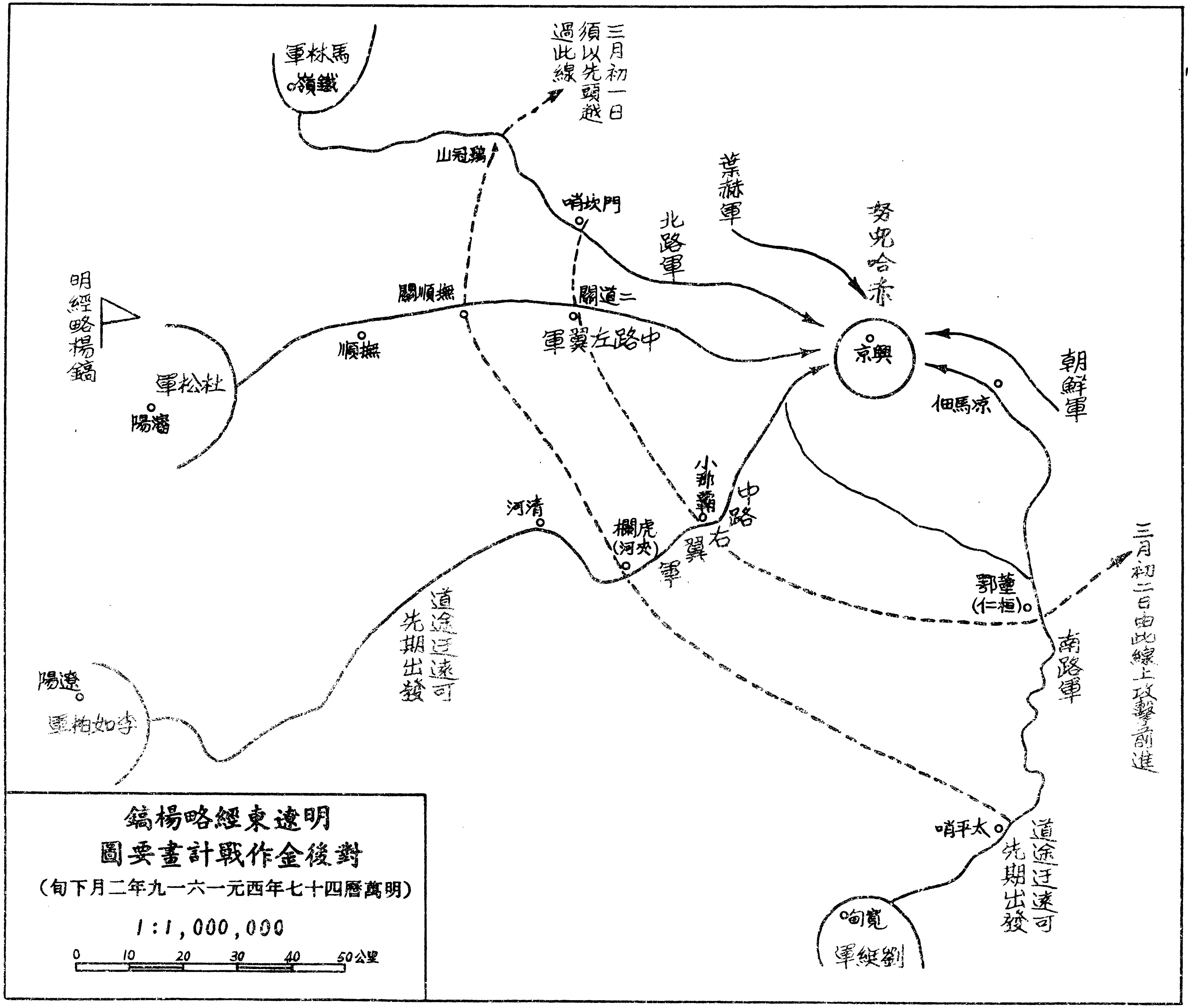
(明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二月下旬)

附圖十五—五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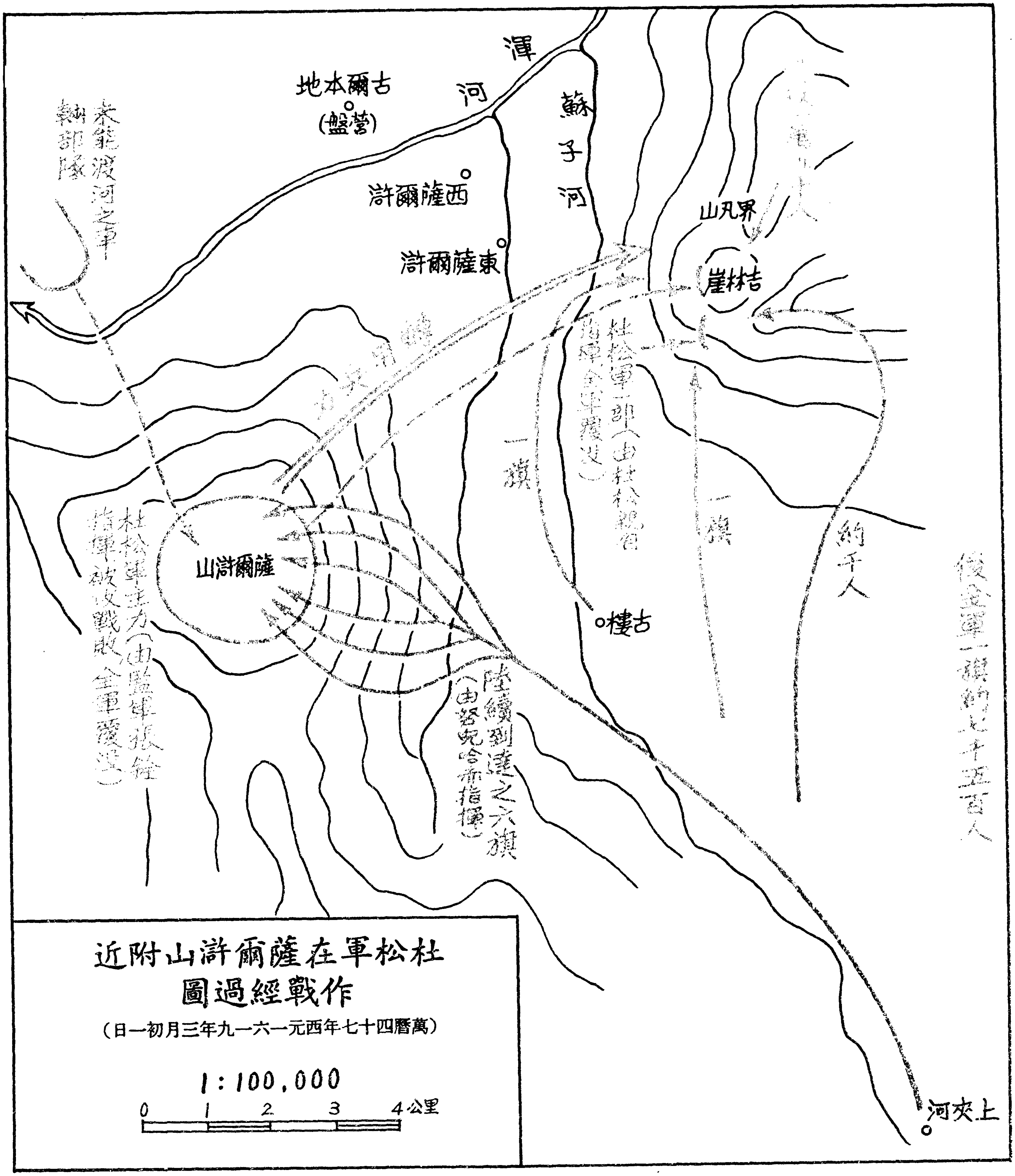
薩爾滸之役戰場附近地形概見圖
(西元一六一九年三月初旬)
1:2,5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開原
法庫門
鐵嶺
遼河
巨流河
撫順城
撫順關
瀋陽
千金堡
馬根丹
渾河
鷄冠山
吉林崖
營盤山
營盤
界凡山
薩爾滸山
大吉
蘇子河
吉林哈達嶺山脈
興京
(新賓)
董鄂河
佟家江
董鄂
(仁桓)
平頂山
董子峪
清河城
鷄鶻關
半心台
本溪湖
太子河
遼陽
千山山脈
摩天嶺
▲560
連山關
靉陽
靉河
寬甸
渾江
鴨綠江

附圖十五—五九八



明遼東經略楊鎬
對後金作戰計畫要圖
(明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二月下旬)
1:1,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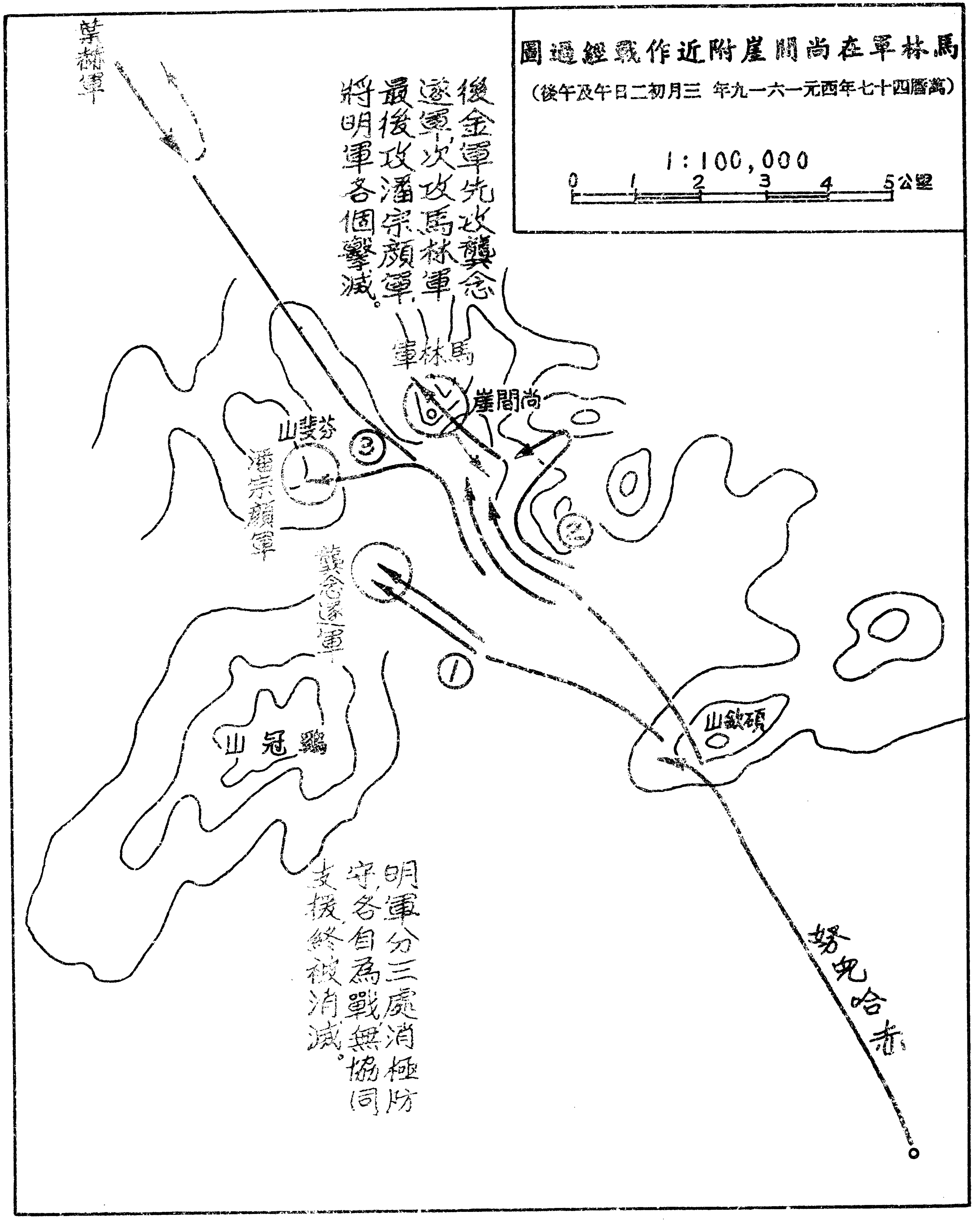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五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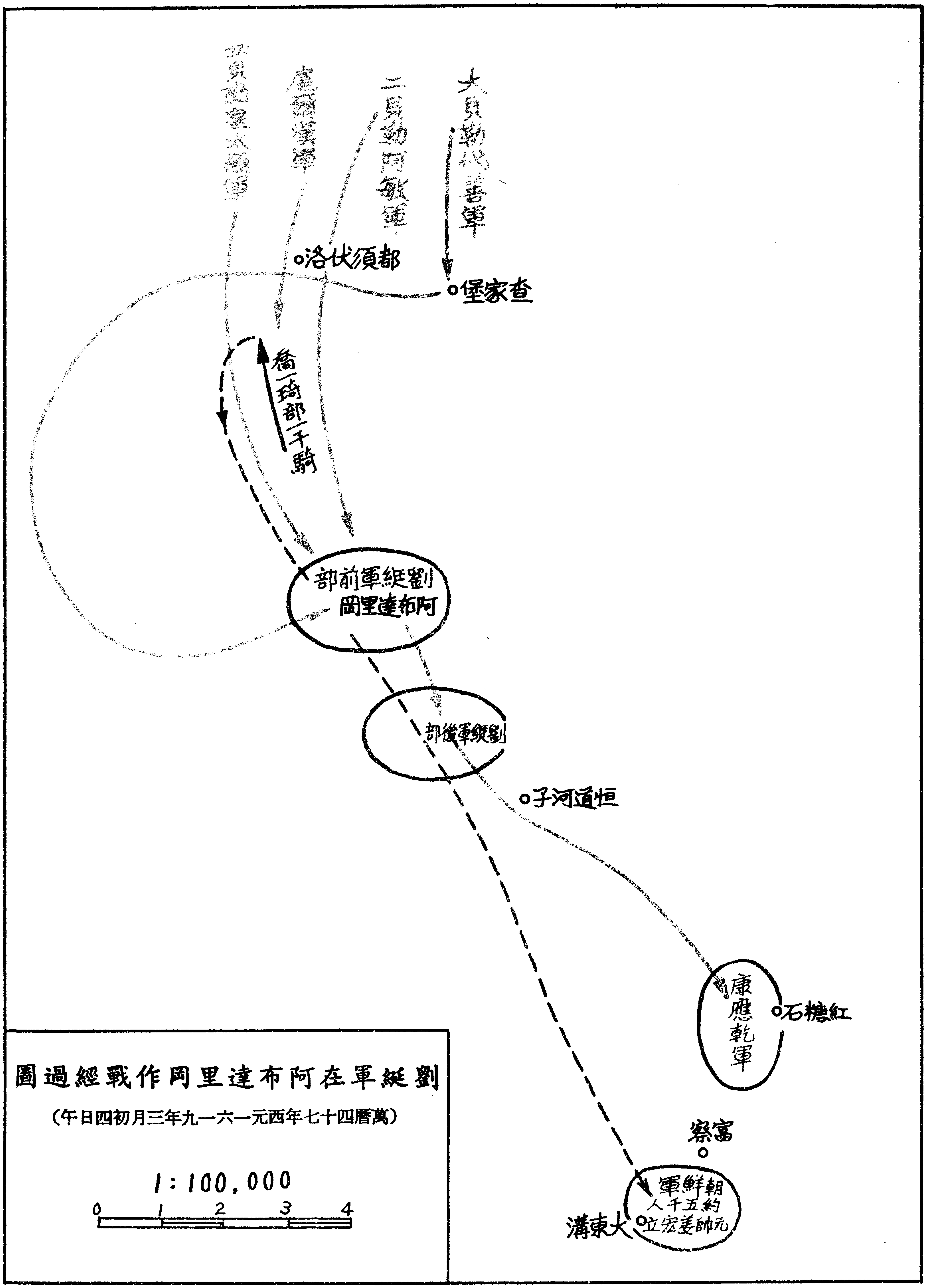
杜松軍在薩爾滸山附近作戰經過圖

(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三月初一日)

附圖十五—六〇〇


馬林軍在尚間崖附近作戰經過圖
(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 三月初二日午及午後)
1:100,000
0 1 2 3 4 5公里
後金軍先攻龔念遂軍，次攻馬林軍，最後攻潘宗顏軍，將明軍各個擊滅。
葉赫軍
馬林軍
尚間崖
斐芬山
潘宗顏軍
龔念遂軍
鷄冠山
碩欽山
明軍分三處消極防守，各自為戰，無協同支援，終被消滅。
努兒哈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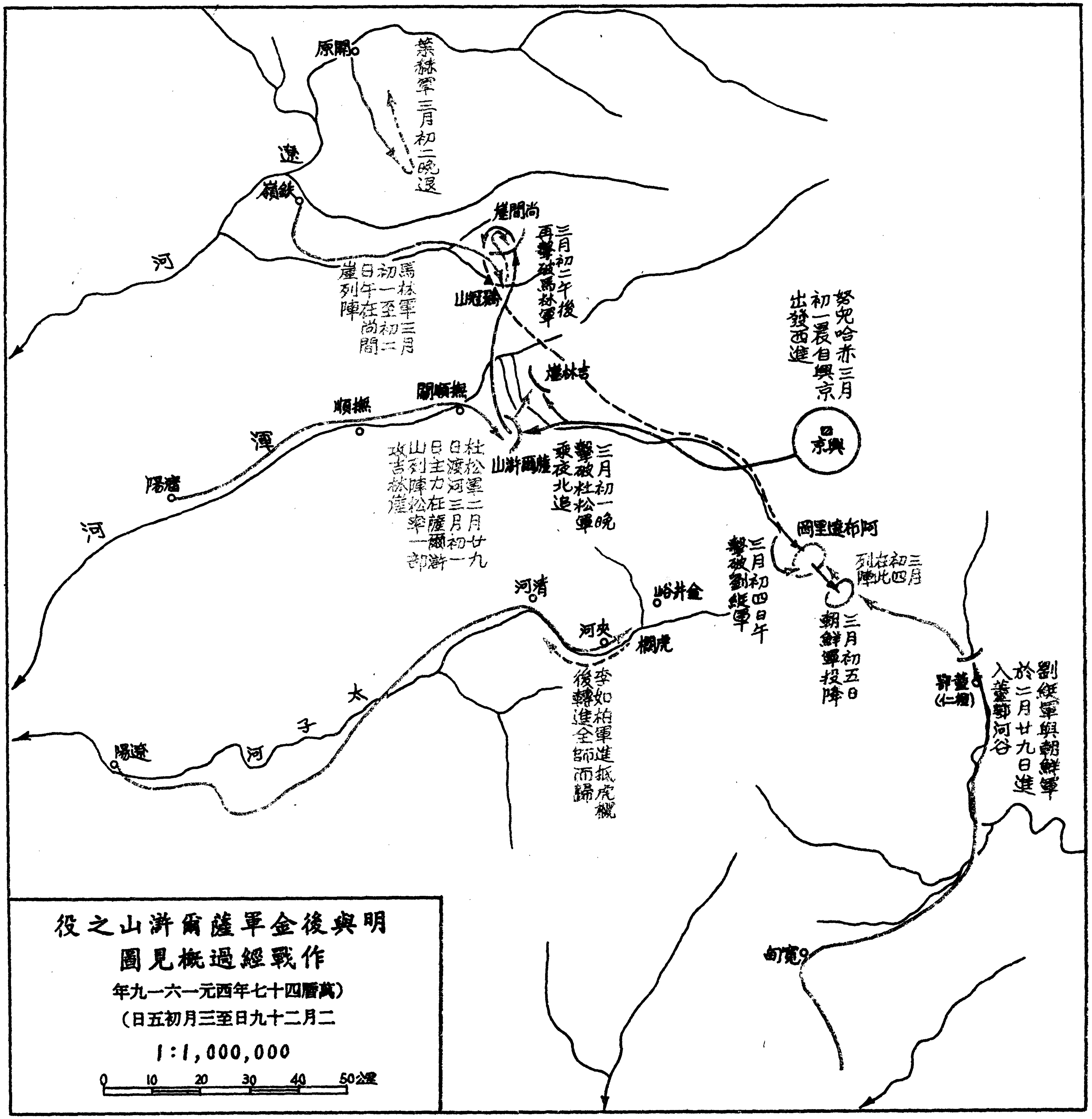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六〇一



劉綎軍在阿布達里岡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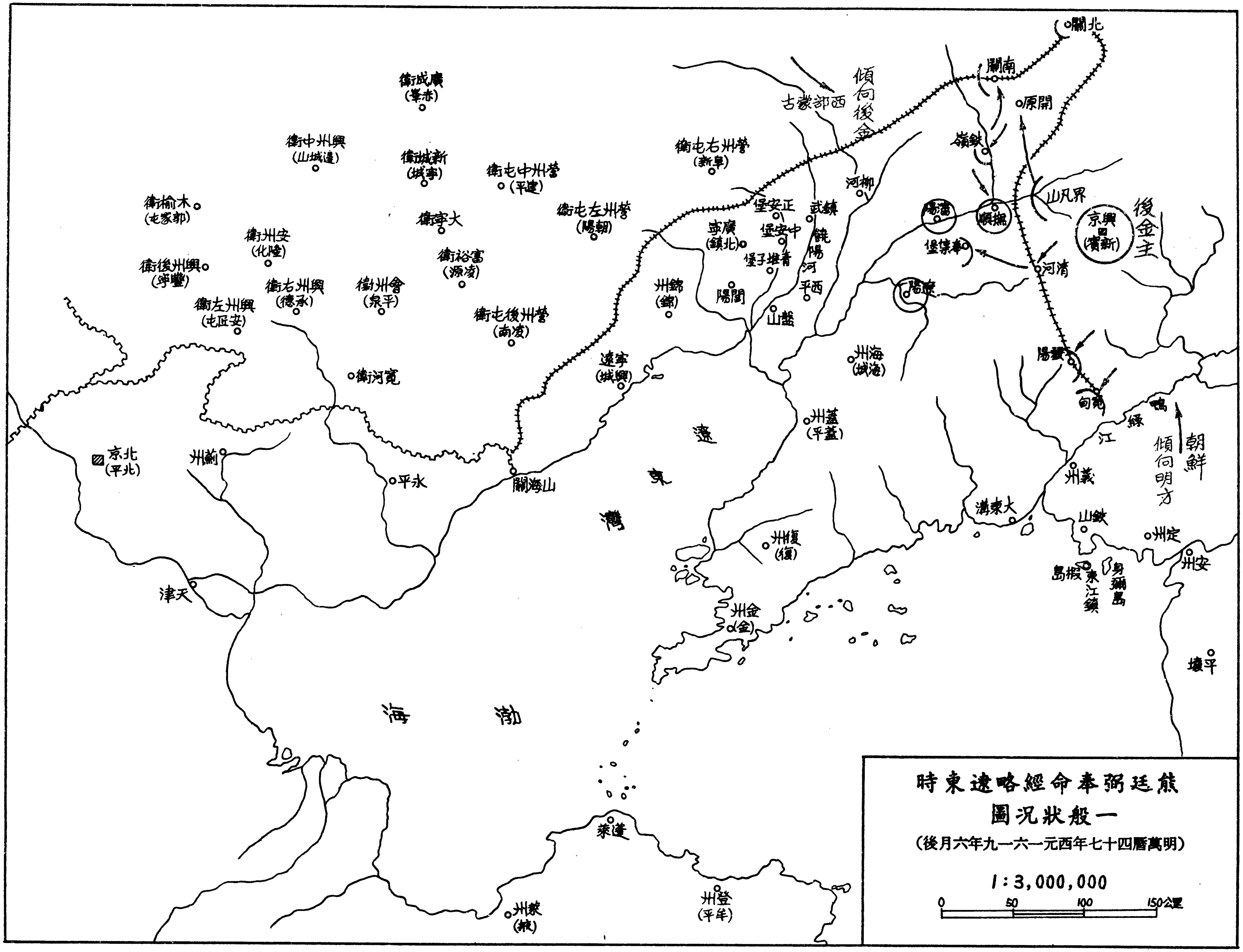
（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三月初四日午）

附圖十五—六〇二



明與後金軍薩爾滸山之役
作戰經過概見圖
(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
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初五日)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附圖十五—六〇三



熊廷弼奉命經略遼東時一般狀況圖

(明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年六月後)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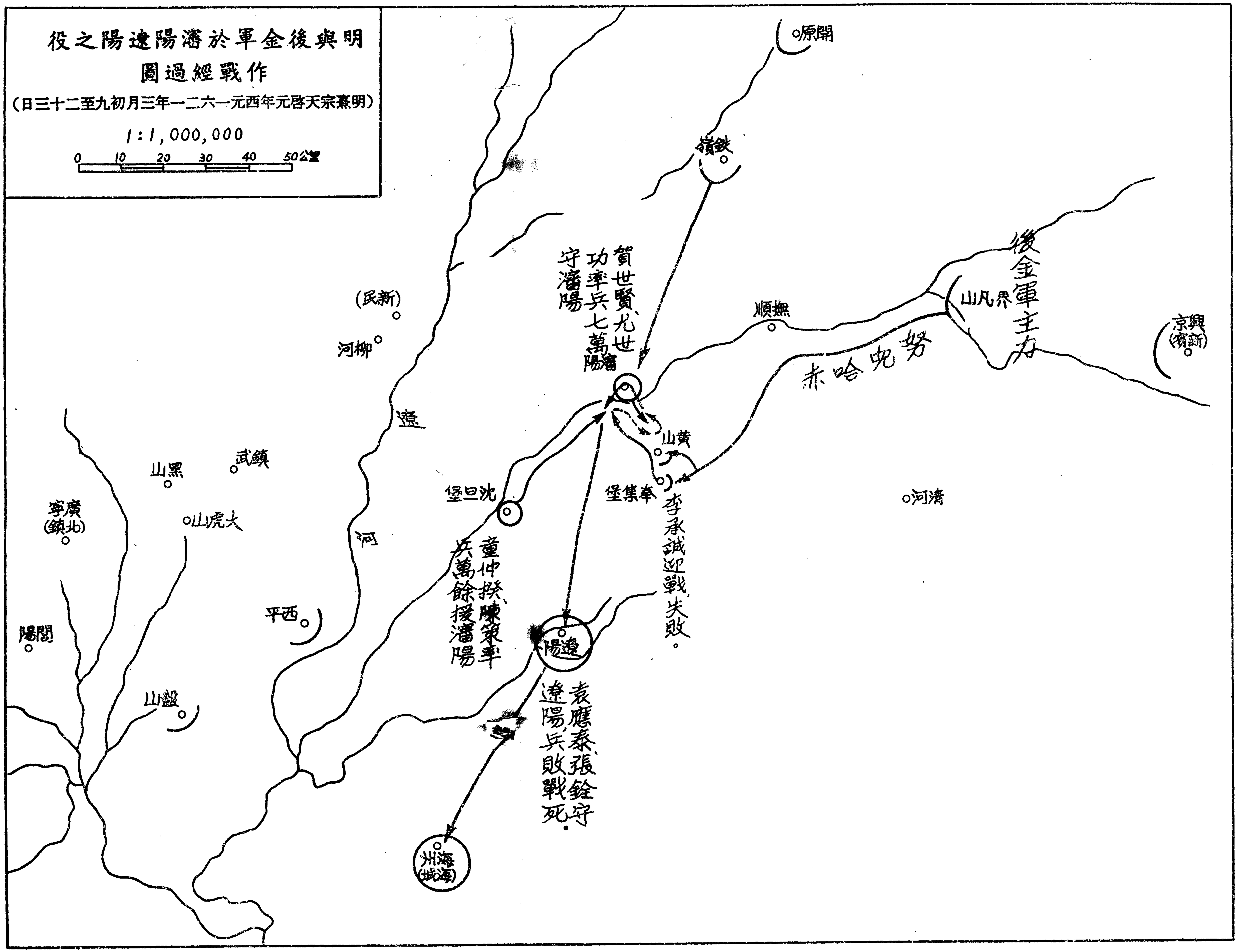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十五—六〇四

明與後金軍於瀋陽遼陽之役作戰經過圖

(明熹宗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年三月初九至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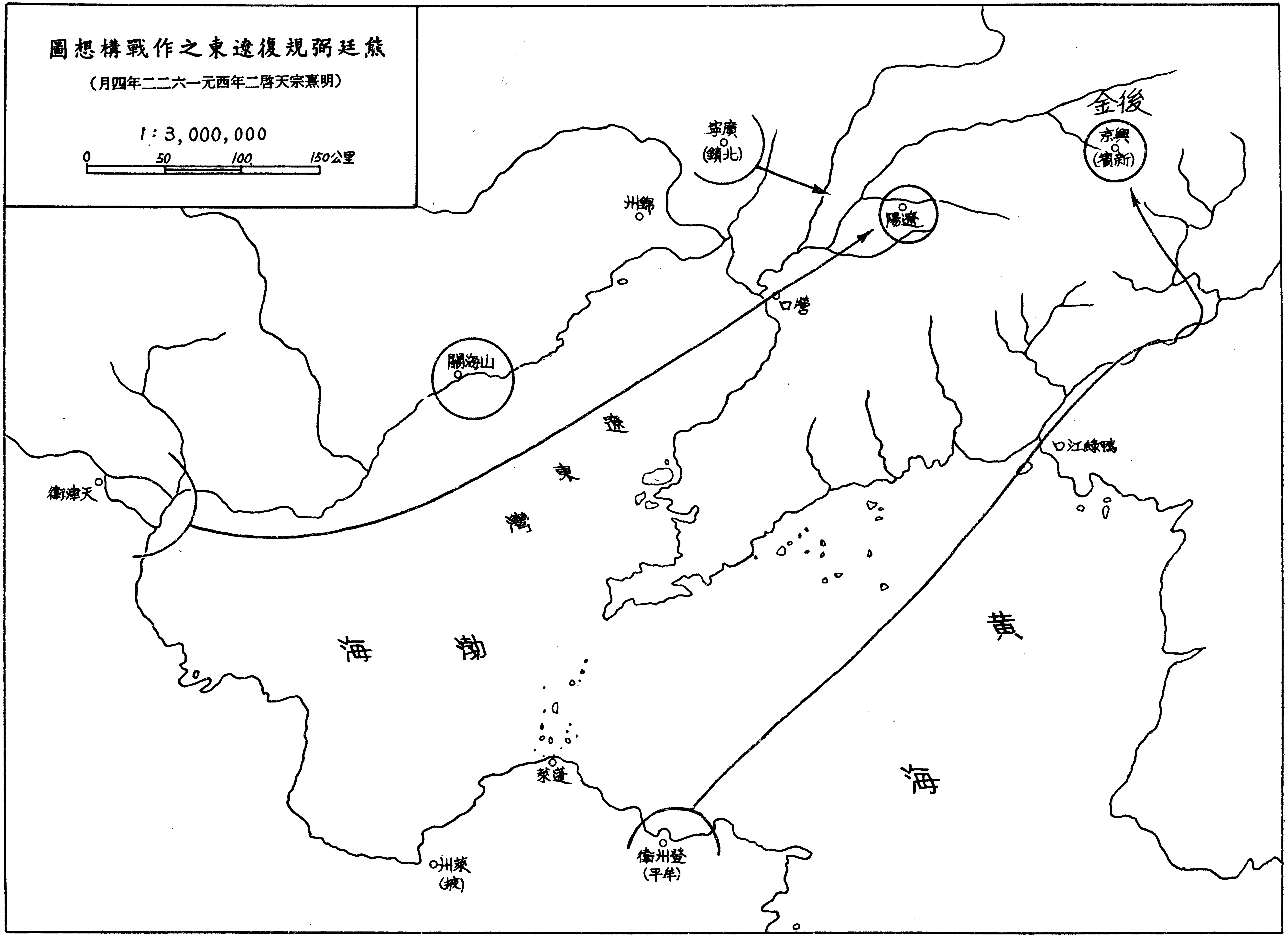
1:1,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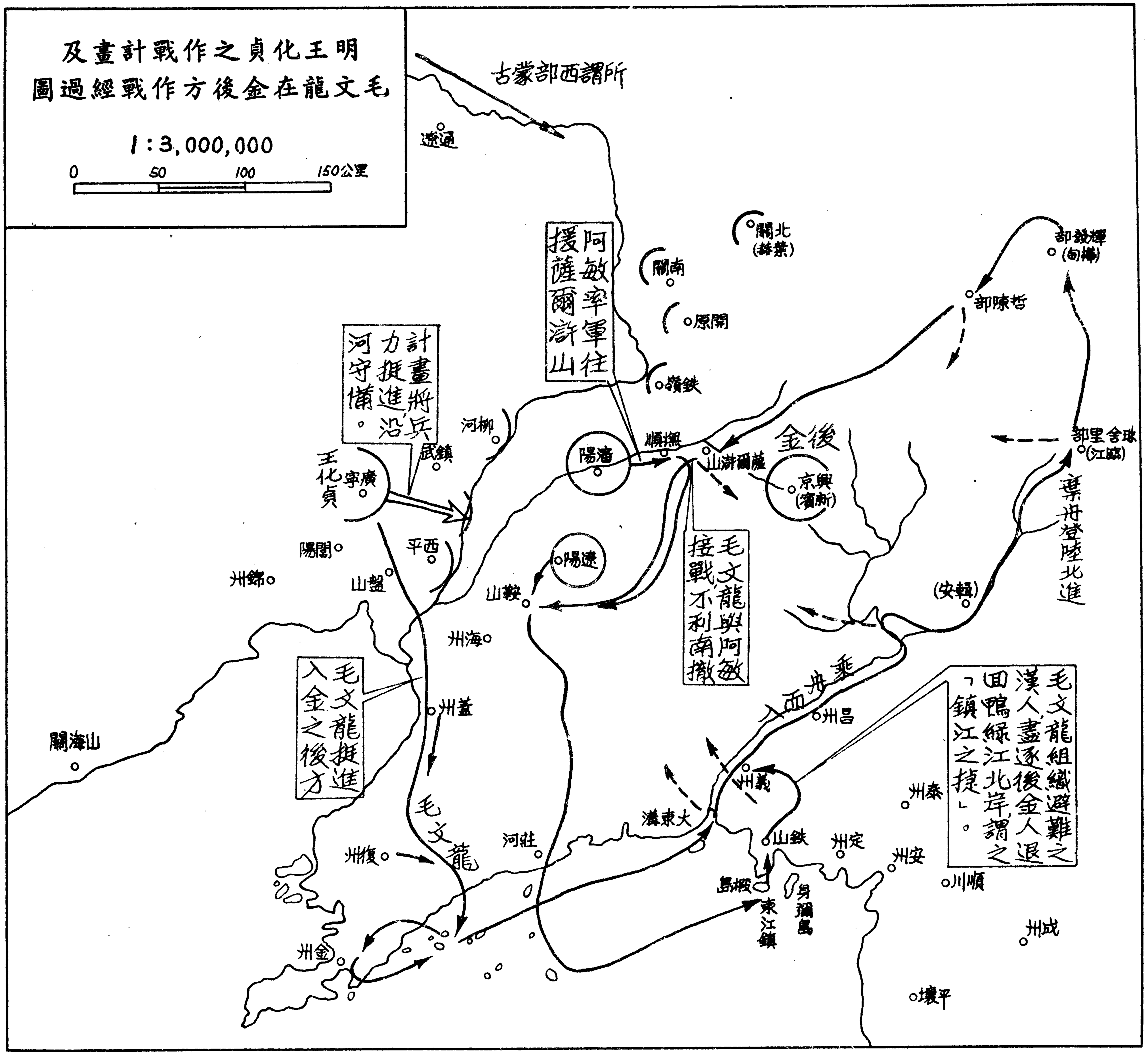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六〇五

熊廷弼規復遼東之作戰構想圖

（明熹宗天啓二年西元一六二二年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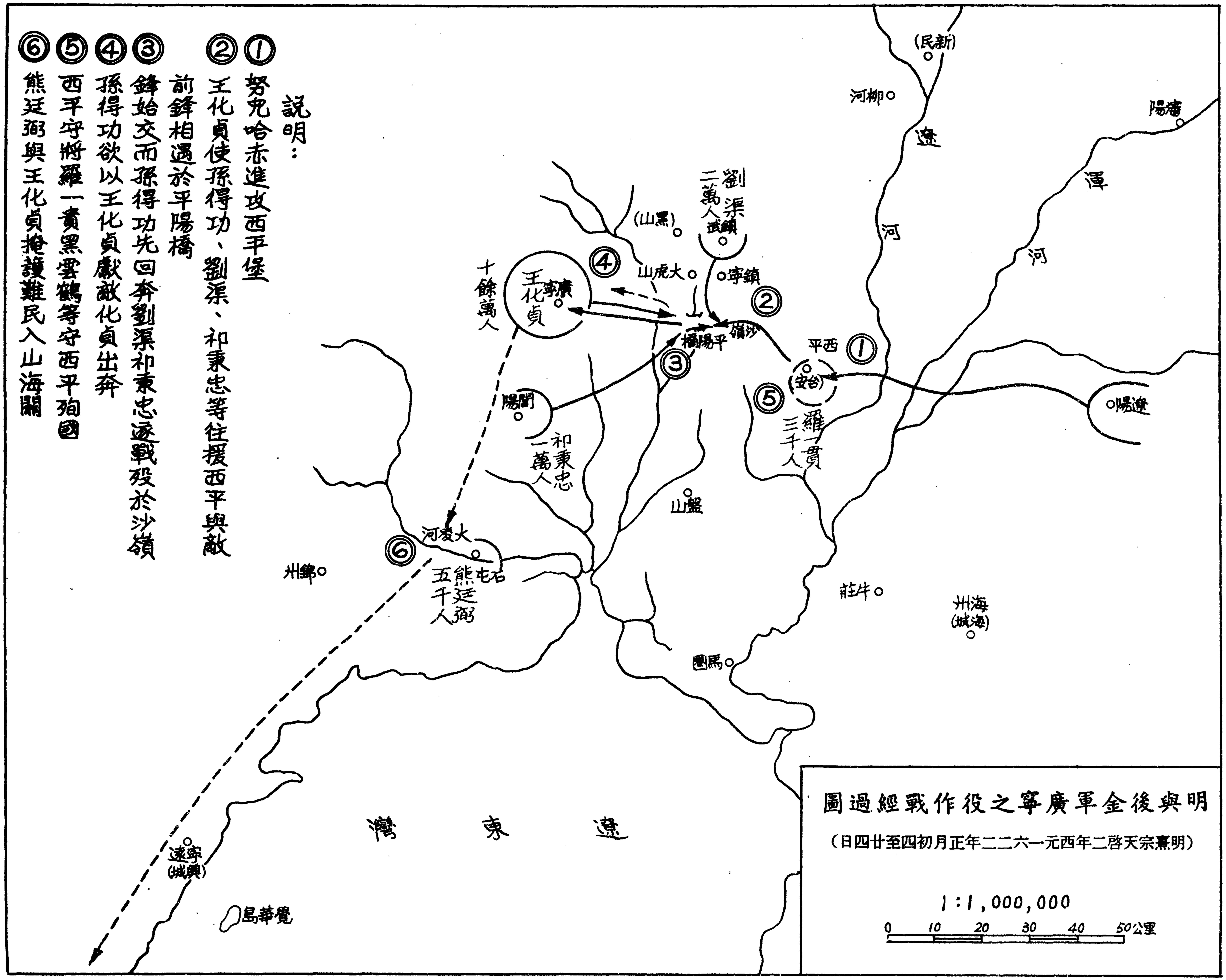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六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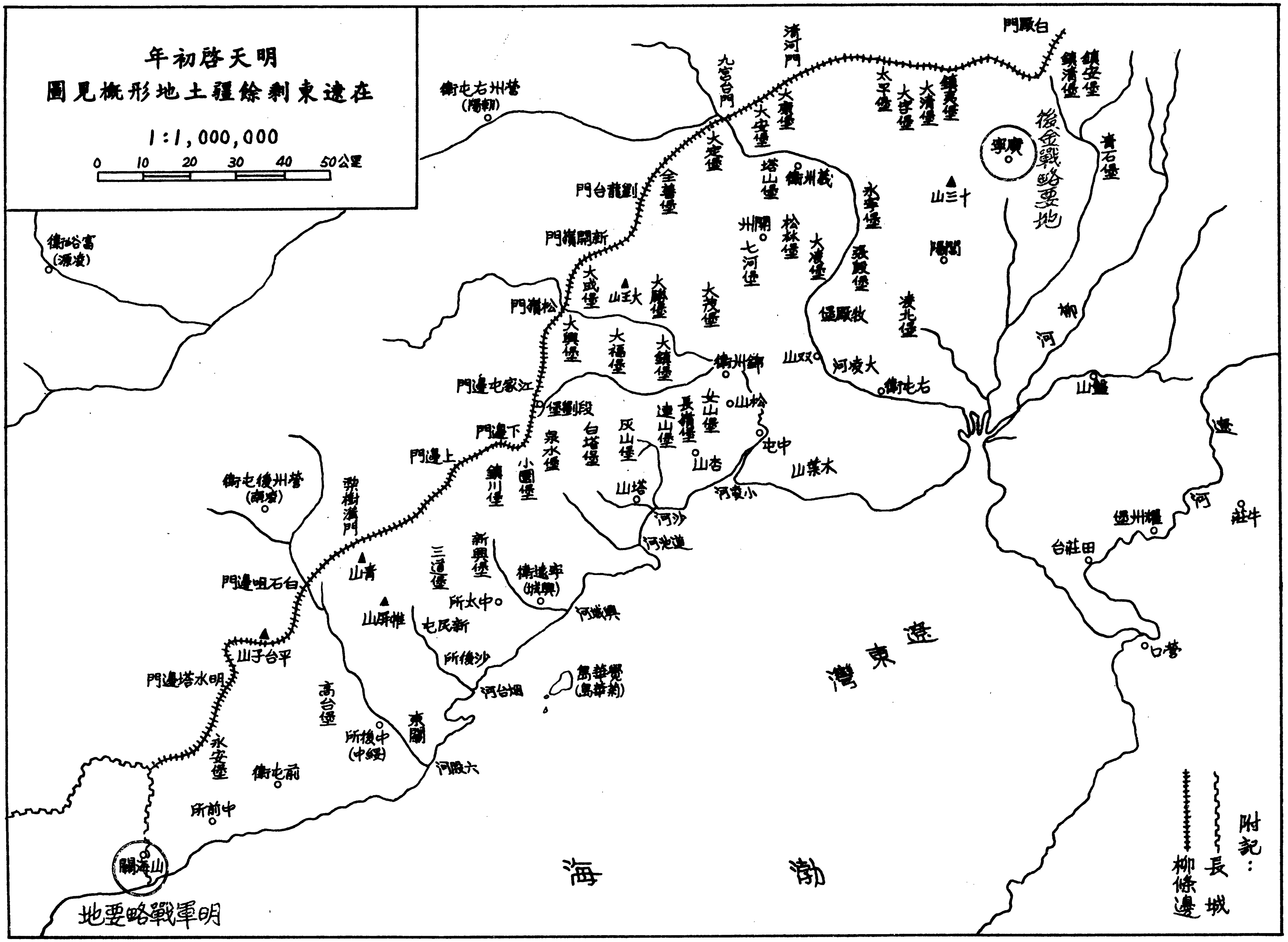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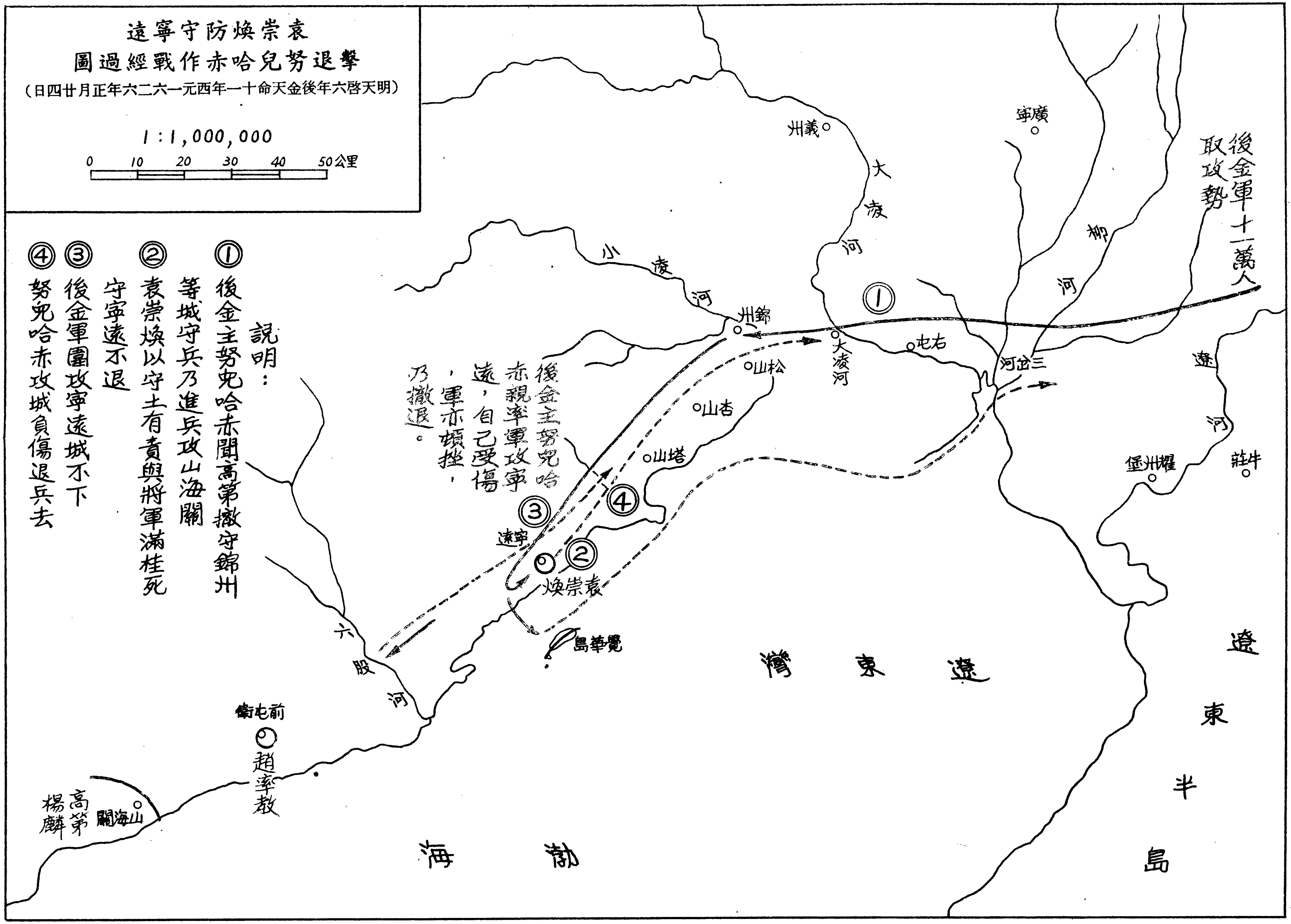
明王化貞之作戰計畫及
毛文龍在金後方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所謂西部蒙古
通遼
北關(葉赫)
南關
開原
鐵嶺
柳河
撫順
瀋陽
阿敏率軍往援薩爾滸山
薩爾滸山
後金
興京
哲陳部
輝發部
珠舍里部
計畫將兵力挺進沿河守備。
王化貞
廣寧
鎮武
西平
閭陽
錦州
盤山
遼陽
鞍山
海州
毛文龍與阿敏接戰不利南撤
蓋州
毛文龍挺進入金之後方
山海關
毛文龍
復州
金州
莊河
大東溝
乘舟西入
昌州
義州
鐵山
椵島
身彌島
東江鎮
定州
安州
順川
泰州
成州
平壤
乘舟登陸北進
毛文龍組織避難之漢人，盡逐後金人退回鴨綠江北岸，謂之「鎮江之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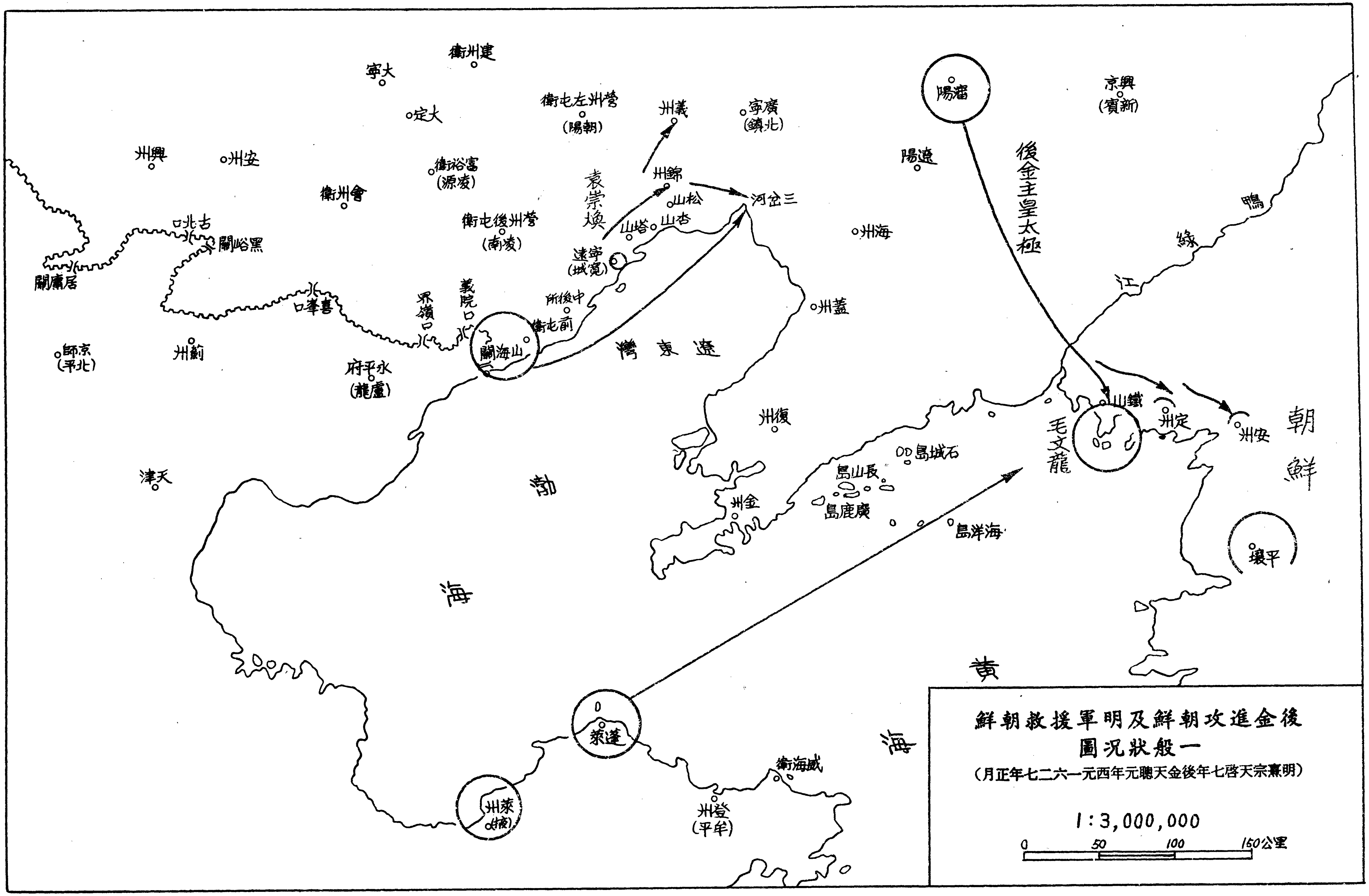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六〇七


說明：
① 努兒哈赤進攻西平堡
② 王化貞使孫得功、劉渠、祁秉忠等往援西平與敵前鋒相遇於平陽橋
③ 鋒始交而孫得功先回奔劉渠祁秉忠逐戰歿於沙嶺
④ 孫得功欲以王化貞獻敵化貞出奔
⑤ 西平守將羅一貫黑雲鶴等守西平殉國
⑥ 熊廷弼與王化貞掩護難民入山海關
明與後金軍廣寧之役作戰經過圖
(明熹宗天啓二年西元一六二二年正月初四至廿四日)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新民
柳河
瀋陽
遼河
渾河
黑山
劉渠 二萬人
鎮武
大虎山
鎮寧
廣寧
王化貞 十餘萬人
沙嶺
平陽橋
西平
台安
遼陽
閭陽
祁秉忠 一萬人
羅一貫 三千人
盤山
大凌河
錦州
右屯
熊廷弼 五千人
牛莊
海州 (海城)
馬圈
遼東灣
寧遠 (興城)
覺華島

附圖十五—六〇八


明天啓初年
在遼東剩餘疆土地形概見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營州右屯衛
(朝陽)
富峪衛
(凌源)
九官台門
清河門
鎮安堡
鎮清堡
青石堡
後金戰略要地
廣寧
十三山
閭陽
柳河
大康堡
大安堡
大定堡
塔山堡
義州衛
太平堡
大寧堡
大清堡
鎮夷堡
劉龍台門
新開嶺門
全勝堡
七河堡
松林堡
大靖堡
永寧堡
鎮邊堡
鎮北堡
牧廠堡
松嶺門
大成堡
大王山
大勝堡
大茂堡
大興堡
大福堡
大鎮堡
錦州衛
雙山
大凌河
右屯衛
江家屯邊門
段劉堡
松山
中屯
木葉山
杏山
小凌河
下邊門
上邊門
泉水堡
白塔堡
灰山堡
連山堡
長嶺堡
塔山
小團堡
鎮川堡
沙河
梨樹溝門
青山
新興堡
寧遠衛
(興城)
興城河
白石咀邊門
平台子山
新民屯
沙後所
明水塔邊門
高台堡
中後所
(中綏)
東關
六股河
覺華島
(菊華島)
永安堡
前屯衛
中前所
山海關
明軍戰略要地
遼東灣
渤海
營口
田莊台
牛莊
附記：
長城
柳條邊


袁崇煥防守寧遠
擊退努兒哈赤作戰經過圖
（明天啓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西元一六二六年正月廿四日）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說明：
① 後金主努兒哈赤聞高第撤守錦州等城守兵乃進兵攻山海關
② 袁崇煥以守土有責與將軍滿桂死守寧遠不退
③ 後金軍圍攻寧遠城不下
④ 努兒哈赤攻城負傷退兵去
後金軍十一萬人取攻勢
後金主努兒哈赤親率軍攻寧遠，自己受傷，軍亦頓挫，乃撤退。
義州
廣寧
大凌河
小凌河
柳河
遼河
錦州
大凌河
右屯
三岔河
松山
杏山
塔山
耀州堡
牛莊
寧遠
袁崇煥
覺華島
六股河
前屯衛
趙率教
高第
楊麟
山海關
遼東灣
遼東半島
渤海



後金進攻朝鮮及明軍援救朝鮮一般狀況圖

(明熹宗天啓七年後金天聰元年西元一六二七年正月)

附圖十五—六一一

說明：

① 袁崇煥聞後金軍來攻，即令大凌城兵撤退，助守錦州

② 後金軍圍攻錦州不能下

③ 袁崇煥使尤世祿祖大壽率精騎四千往救錦州

④ 尤世祿等知後金軍南進退回，滿桂前進助守寧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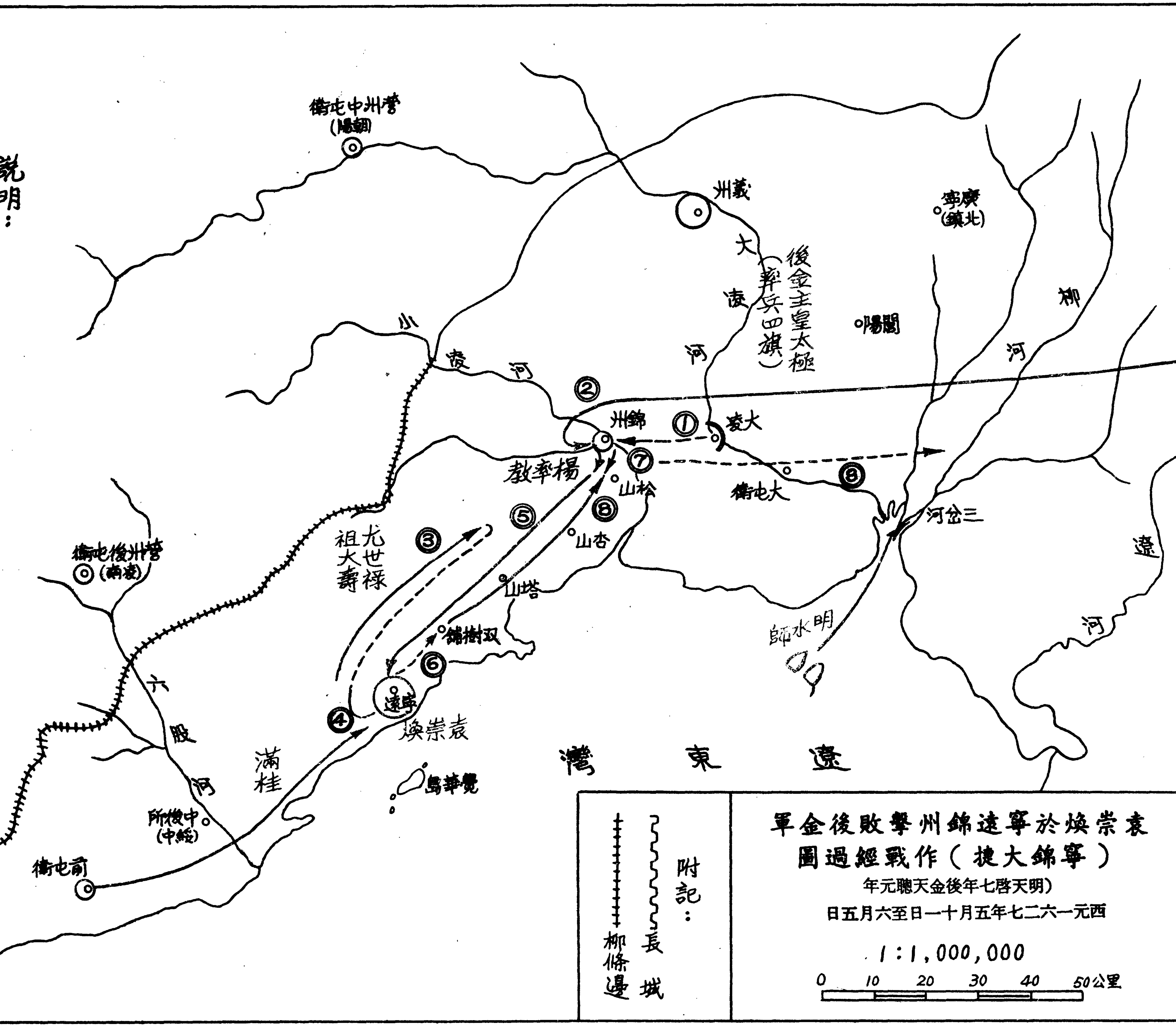
⑤ 後金軍移攻寧遠戰滿桂不勝

⑥ 後金軍撤退至双樹舖

⑦ 錦州守將楊率敎出擊後金軍

⑧ 後金軍再回攻錦州不能下

⑨ 後金軍撤退，寧遠錦州安全無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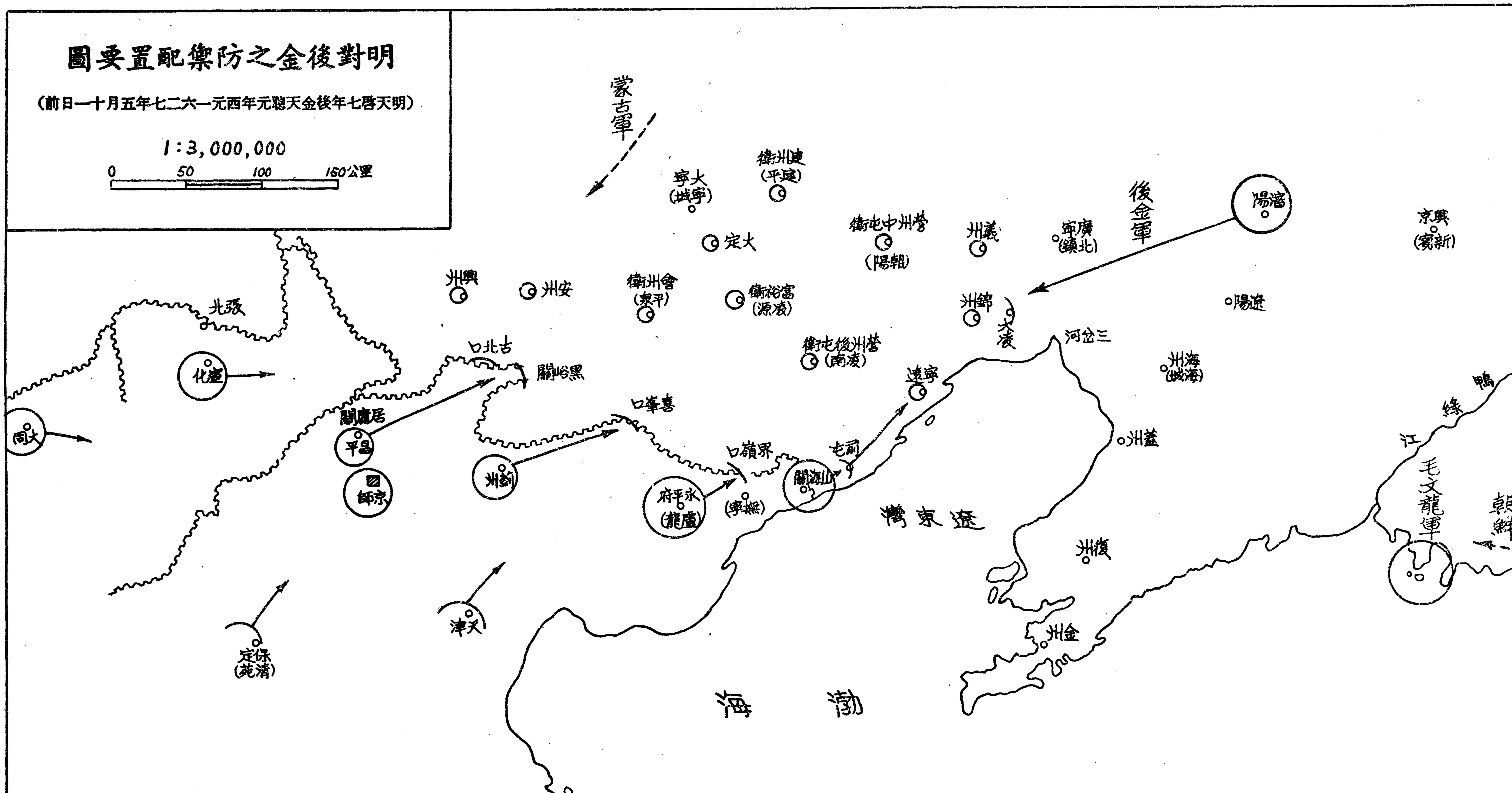


袁崇煥於寧遠錦州擊敗後金軍作戰經過圖（寧錦大捷）

明天啓七年（後金天聰元年）

西元一六二七年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五日

附圖十五—六一二




明對後金之防禦配置要圖

(明天啓七年後金天聰元年西元一六二七年五月十日前)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十五—六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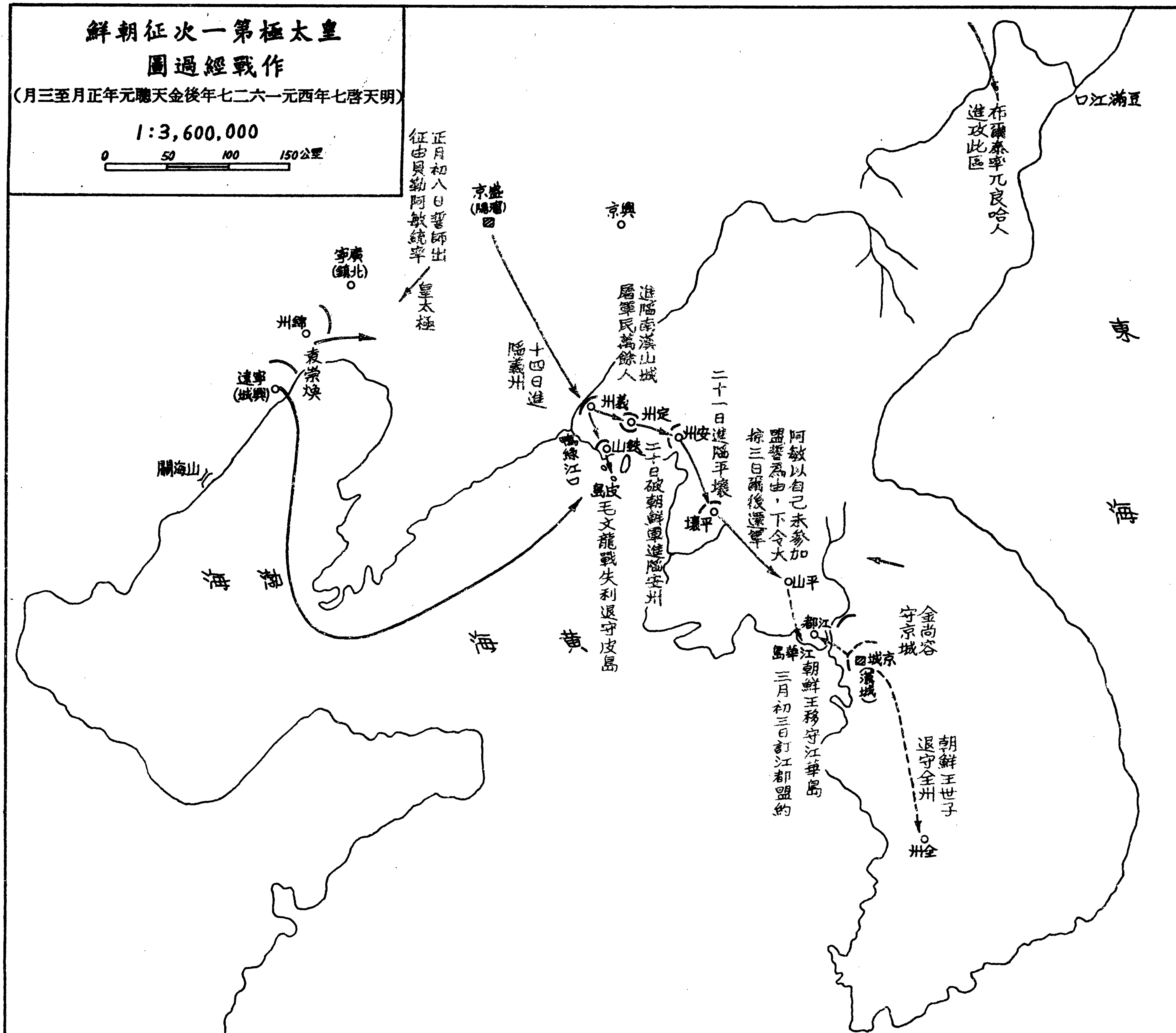


朝鮮與後金戰前一般態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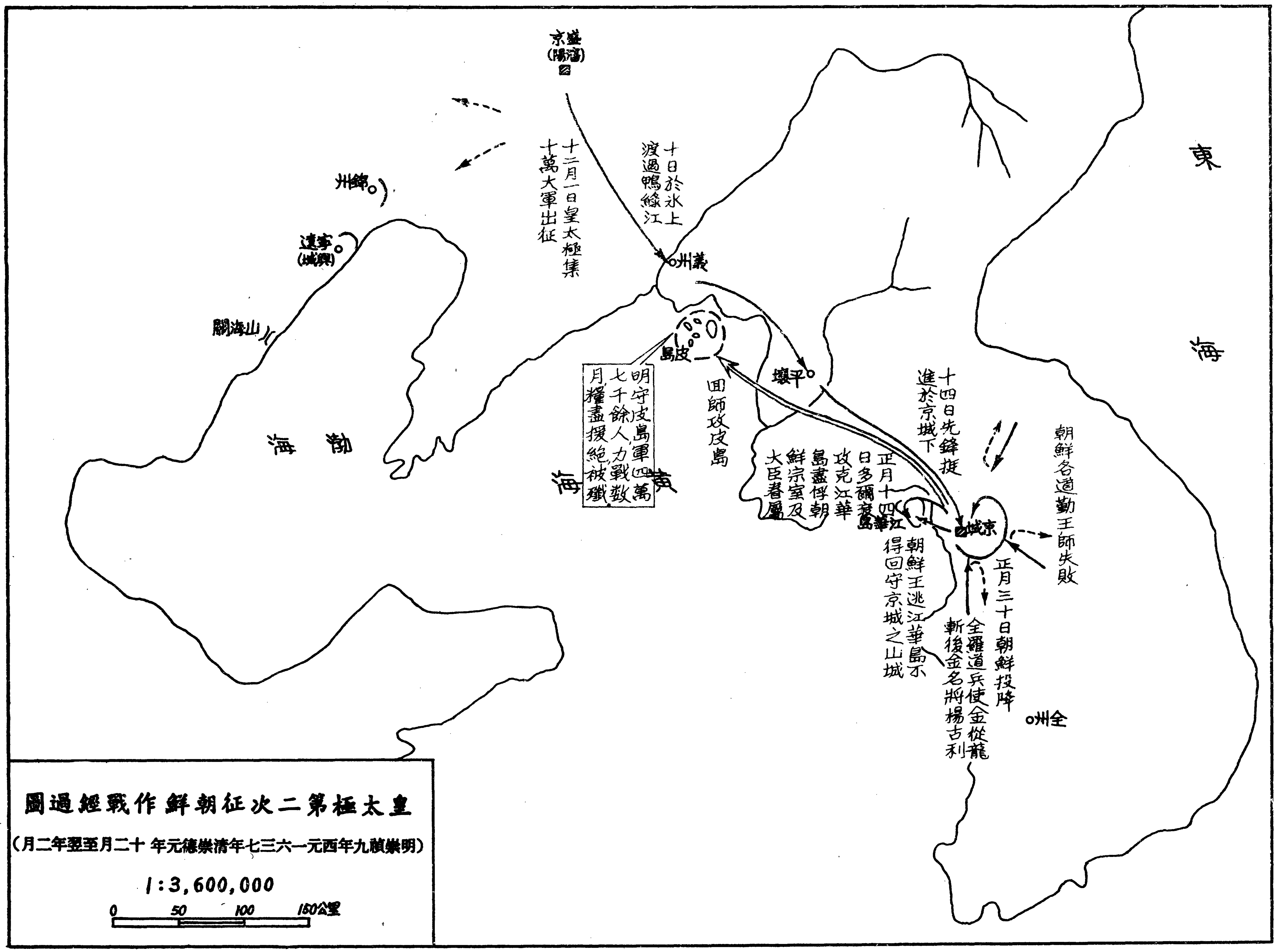
(明天啓七年西元一六二七年正月初)

1:3,600,000

附圖十五—六一四


皇太極第一次征朝鮮
作戰經過圖
(明天啓七年西元一六二七年後金天聰元年正月至三月)
1:3,6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豆滿江口
布爾泰率兀良哈人進攻此區
東海
黃海
渤海
盛京(瀋陽)
興京
廣寧(北鎮)
錦州
寧遠(興城)
袁崇煥
山海關
正月初八日誓師出征由貝勒阿敏統率
皇太極
十四日進陷義州
進陷南漢山城屠軍民萬餘人
義州
定州
安州
鐵山
鴨綠江口
皮島
毛文龍戰失利退守皮島
二十日破朝鮮軍進陷安州
二十一日進陷平壤
平壤
阿敏以自己未參加盟誓為由，下令大掠三日爾後還軍
平山
江都
京城(漢城)
金尚容守京城
江華島
朝鮮王移守江華島
三月初三日訂江都盟約
朝鮮王世子退守全州
全州


附圖十五—六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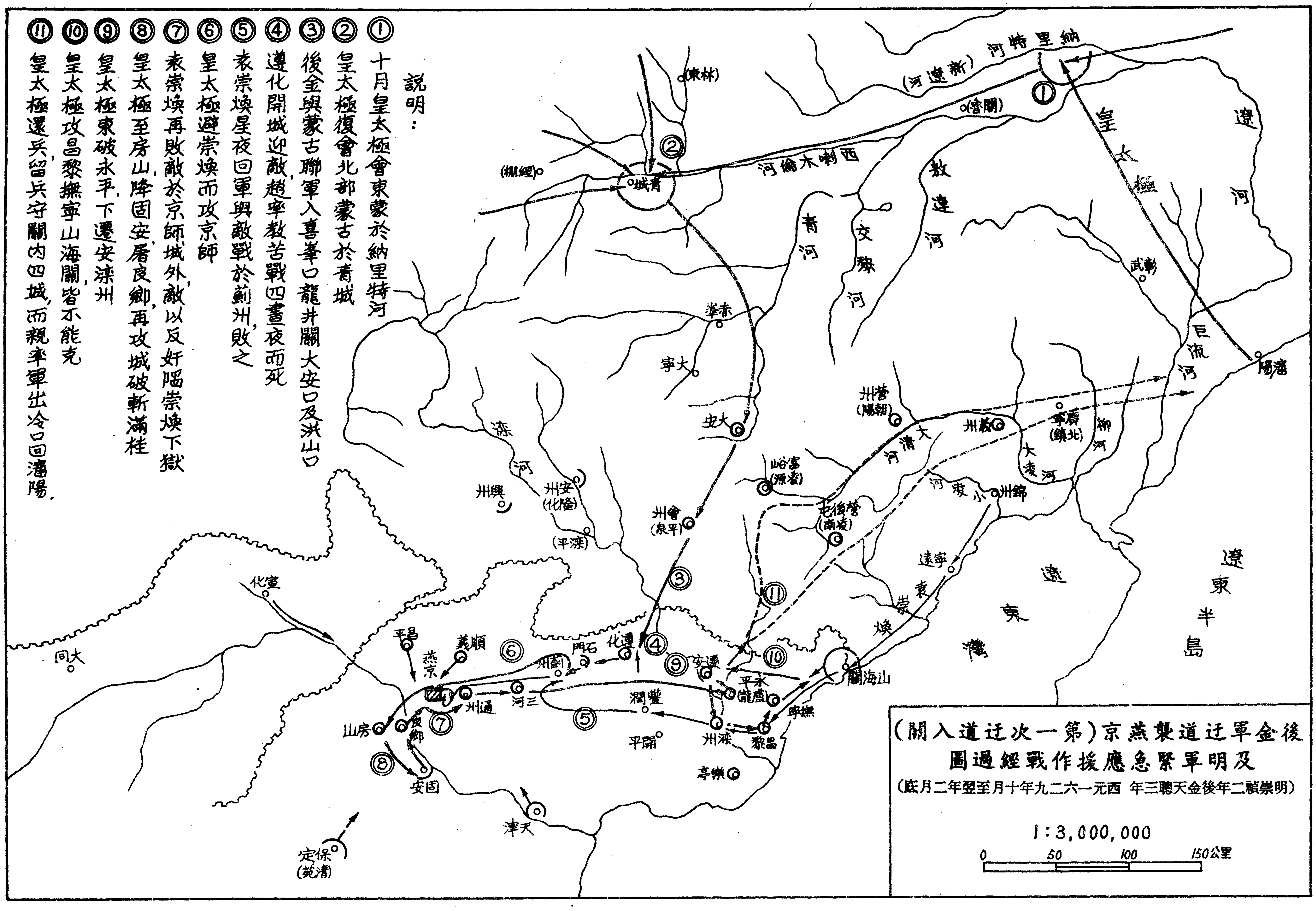


皇太極第二次征朝鮮作戰經過圖

(明崇禎九年西元一六三七年清崇德元年 十二月至翌年二月)

附圖十五—六一六


後金入侵明京戰地形勢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60公里
北京
通州
順義
懷柔
密雲
平谷
三河
薊州
玉田
寶坻
豐潤
開平
灤州
昌黎
撫寧
永平
遷安
臺頭
燕河
石門
山海關
遵化
大安口
龍井關
喜峯口
三屯
古北口
承德
平泉
青城
(凌源)
三座塔
(朝陽)
至瀋陽
義州
錦州
大凌河
右屯
長山
松山
杏山
塔山
寧遠
光華島
南凌
至大同
至樂亭
永定河
運河
灤河
小凌河
大凌河
六股河
遼河
燕山
松嶺山
遼平原
遼東灣
渤海
醫巫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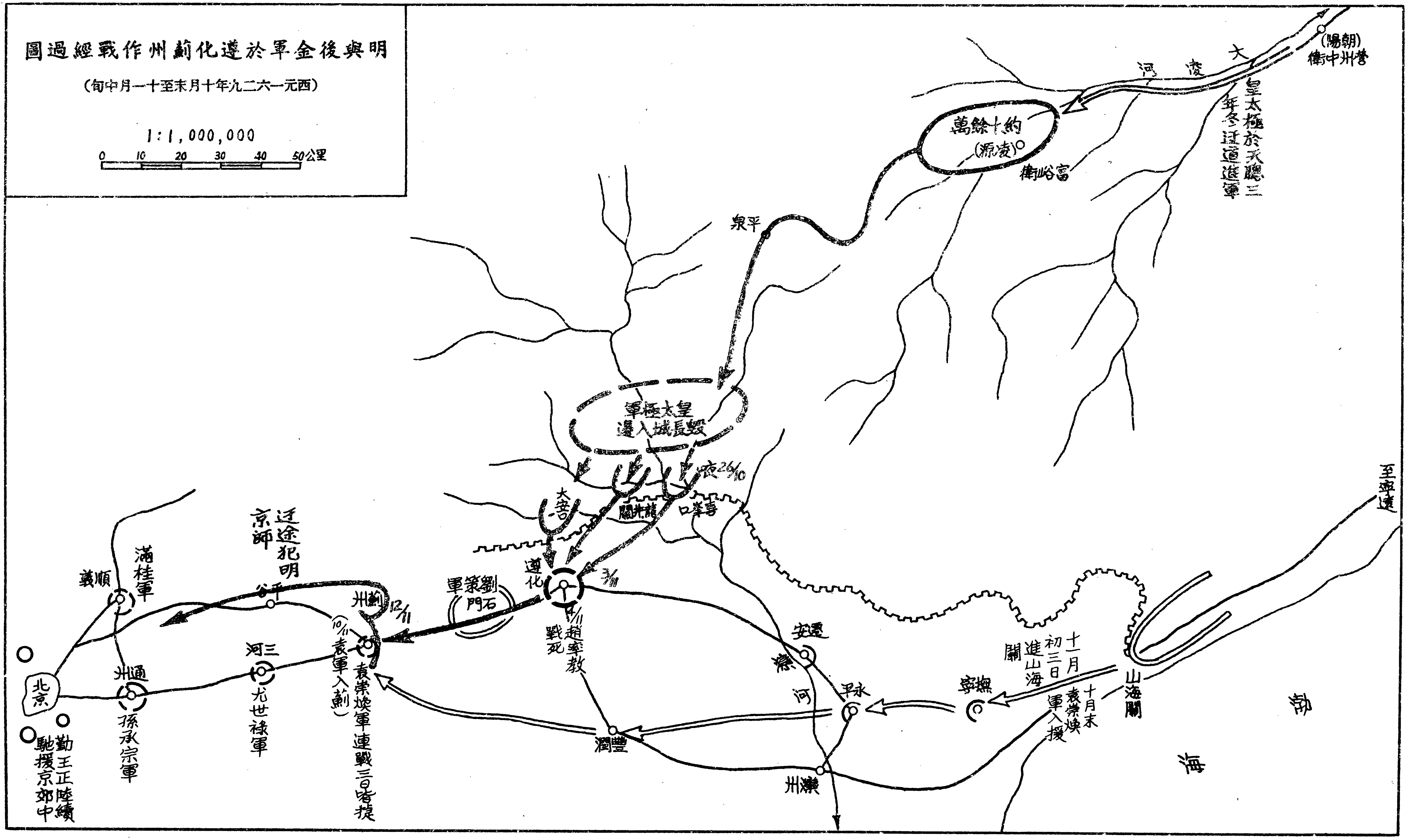

後金軍迂道襲燕京(第一次迂道入關)及明軍緊急應援作戰經過圖
(明崇禎二年後金天聰三年 西元一六二九年十月至翌年二月底)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說明：
① 十月皇太極會東蒙於納里特河
② 皇太極復會北部蒙古於青城
③ 後金與蒙古聯軍入喜峯口龍井關大安口及洪山口
④ 遵化開城迎敵，趙率教苦戰四晝夜而死
⑤ 袁崇煥星夜回軍與敵戰於薊州敗之
⑥ 皇太極避崇煥而攻京師
⑦ 袁崇煥再敗敵於京師城外，敵以反奸陷崇煥下獄
⑧ 皇太極至房山降固安屠良鄉再攻城破斬滿桂
⑨ 皇太極東破永平，下遷安灤州
⑩ 皇太極攻昌黎撫寧山海關皆不能克
⑪ 皇太極還兵，留兵守關內四城，而親率軍出冷口回瀋陽
納里特河
(新遼河)
皇太極
西喇木倫河
青城
遼河
教遼河
青河
交𣲗河
巨流河
瀋陽
大寧
大安
會州
(平泉)
灤河
興州
安州
(化隆)
(平灤)
化宣
大同
平昌
順義
燕京
通州
三河
薊州
石門
遵化
遷安
豐潤
永平
(盧龍)
撫寧
山海關
昌黎
灤州
開平
樂亭
房山
良鄉
固安
天津
保定
(清苑)
錦州
寧遠
義州
大凌河
小凌河
大淸河
遼東灣
遼東半島
袁崇煥

明與後金軍於遵化薊州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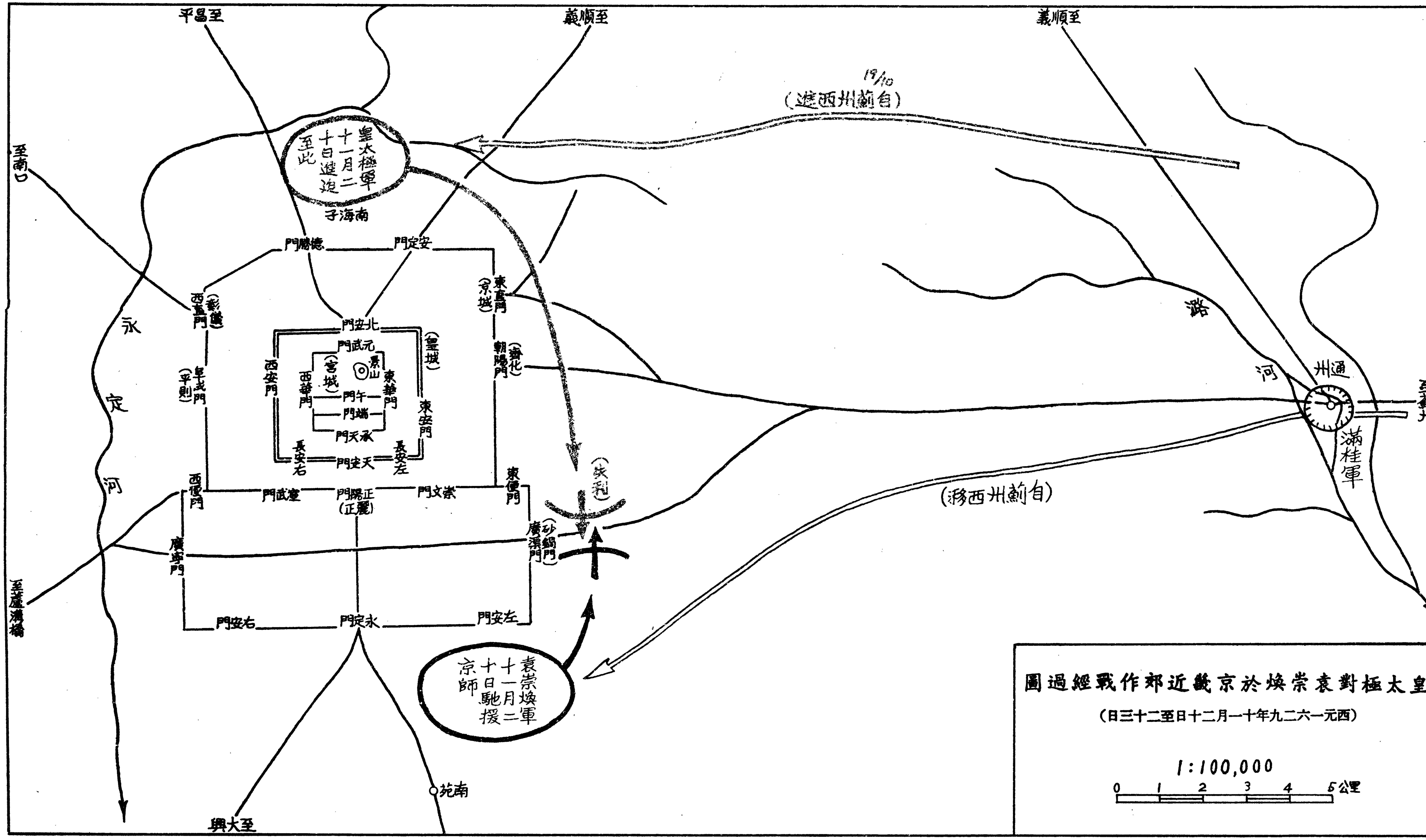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二九年十月末至十一月中旬)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附圖十五—六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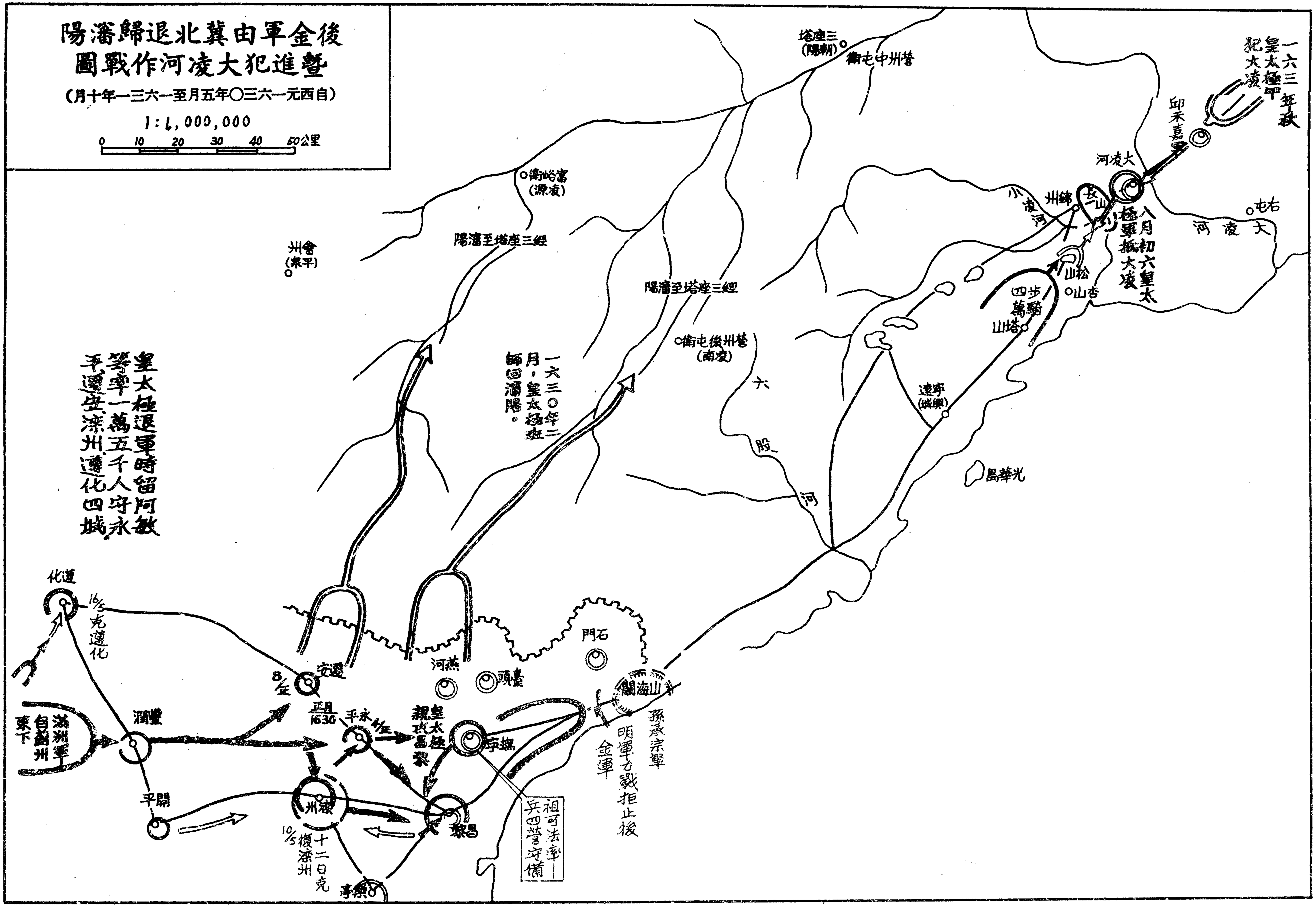
皇太極對袁崇煥於京畿近郊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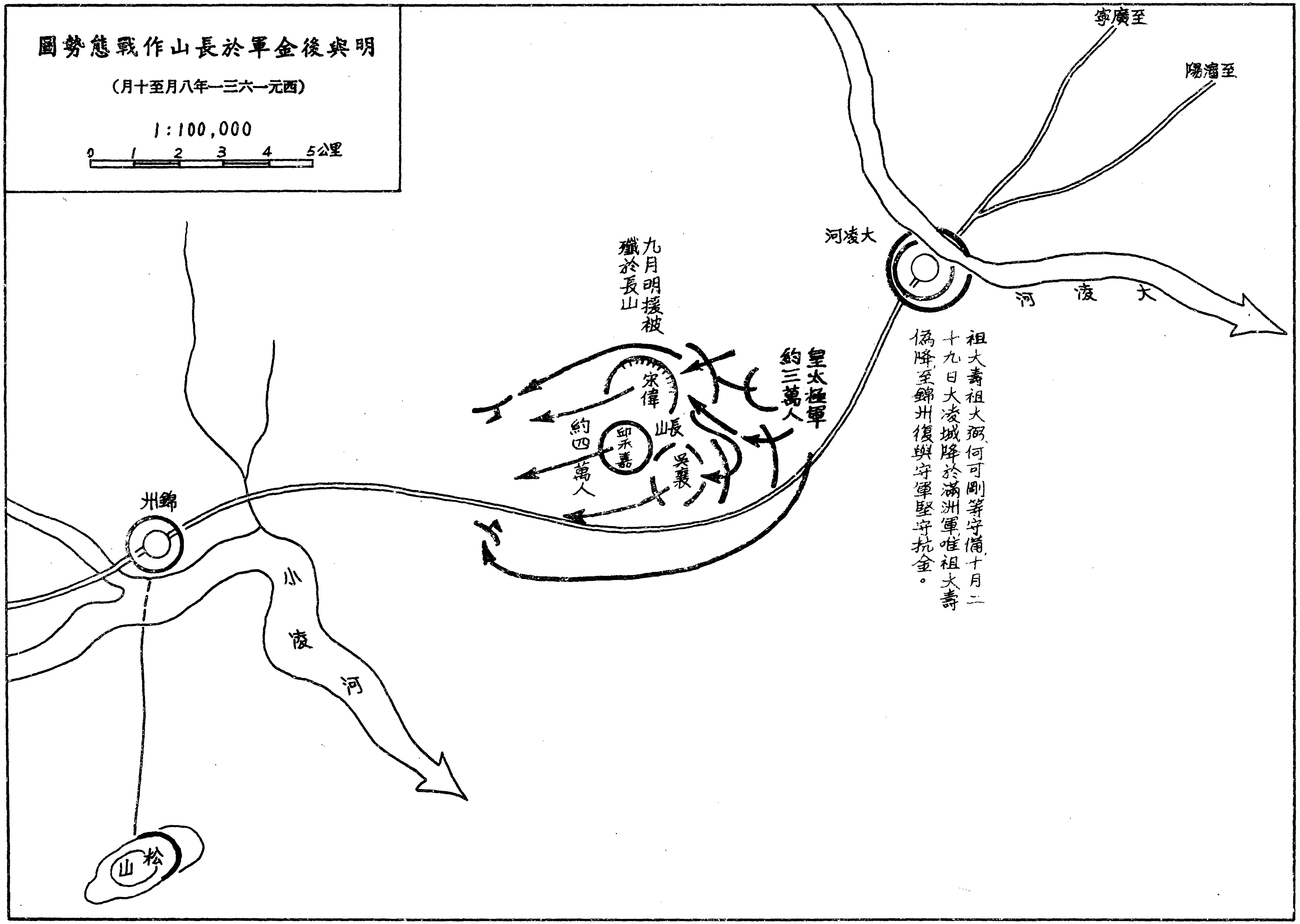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後金軍由冀北退歸瀋陽暨進犯大凌河作戰圖

(自西元一六三〇年五月至一六三一年十月)

1:1,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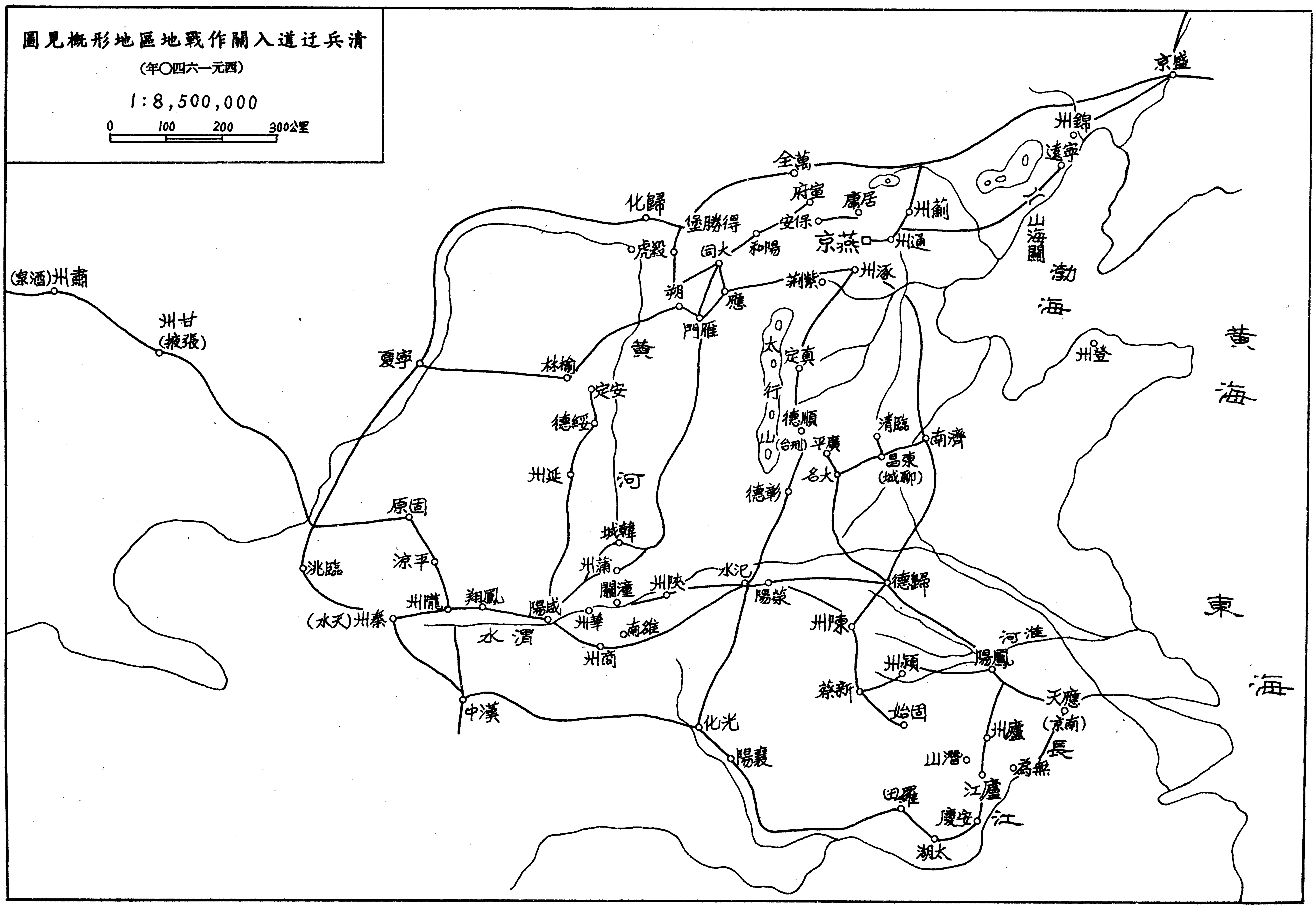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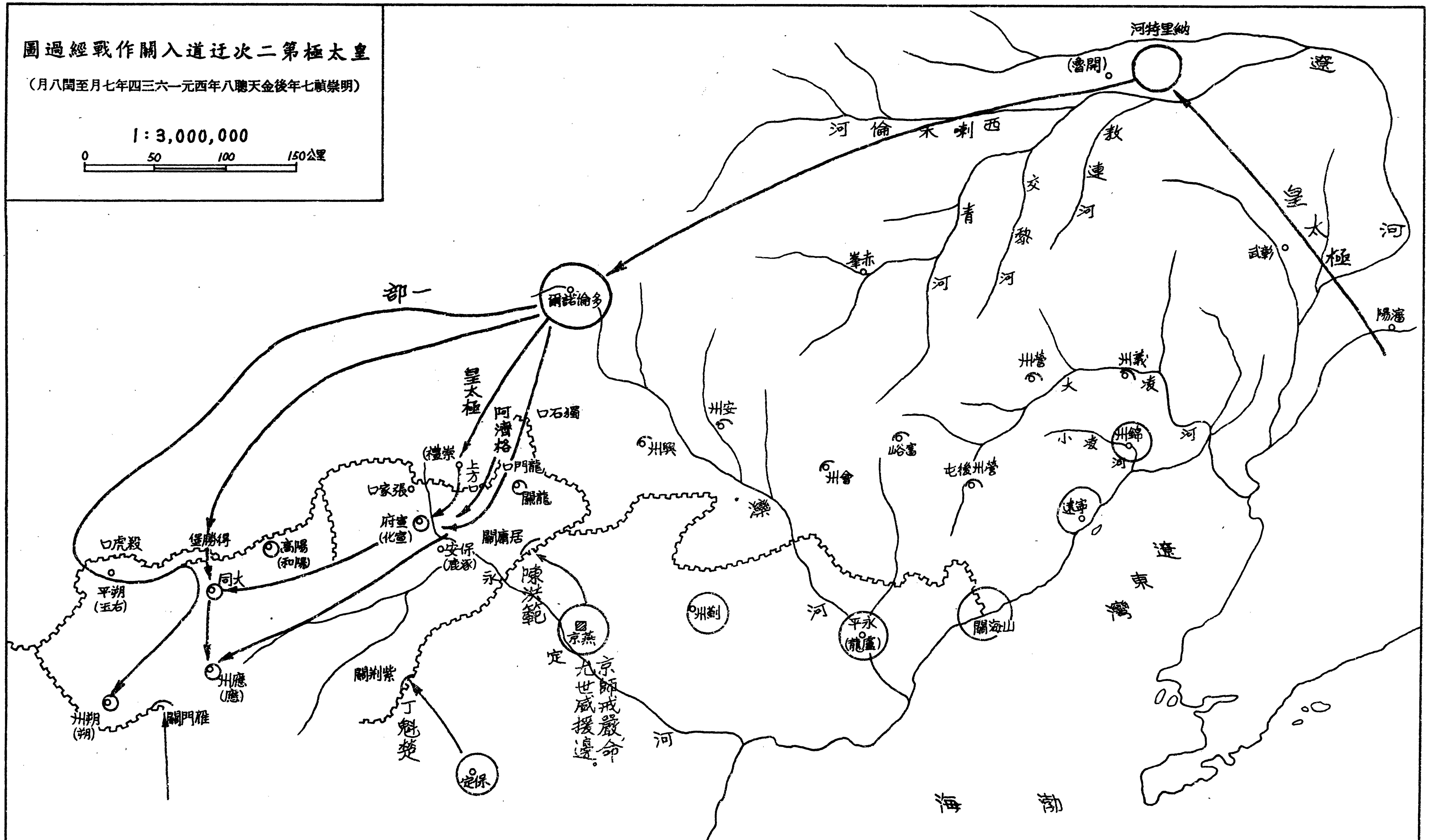


明與後金軍於長山作戰態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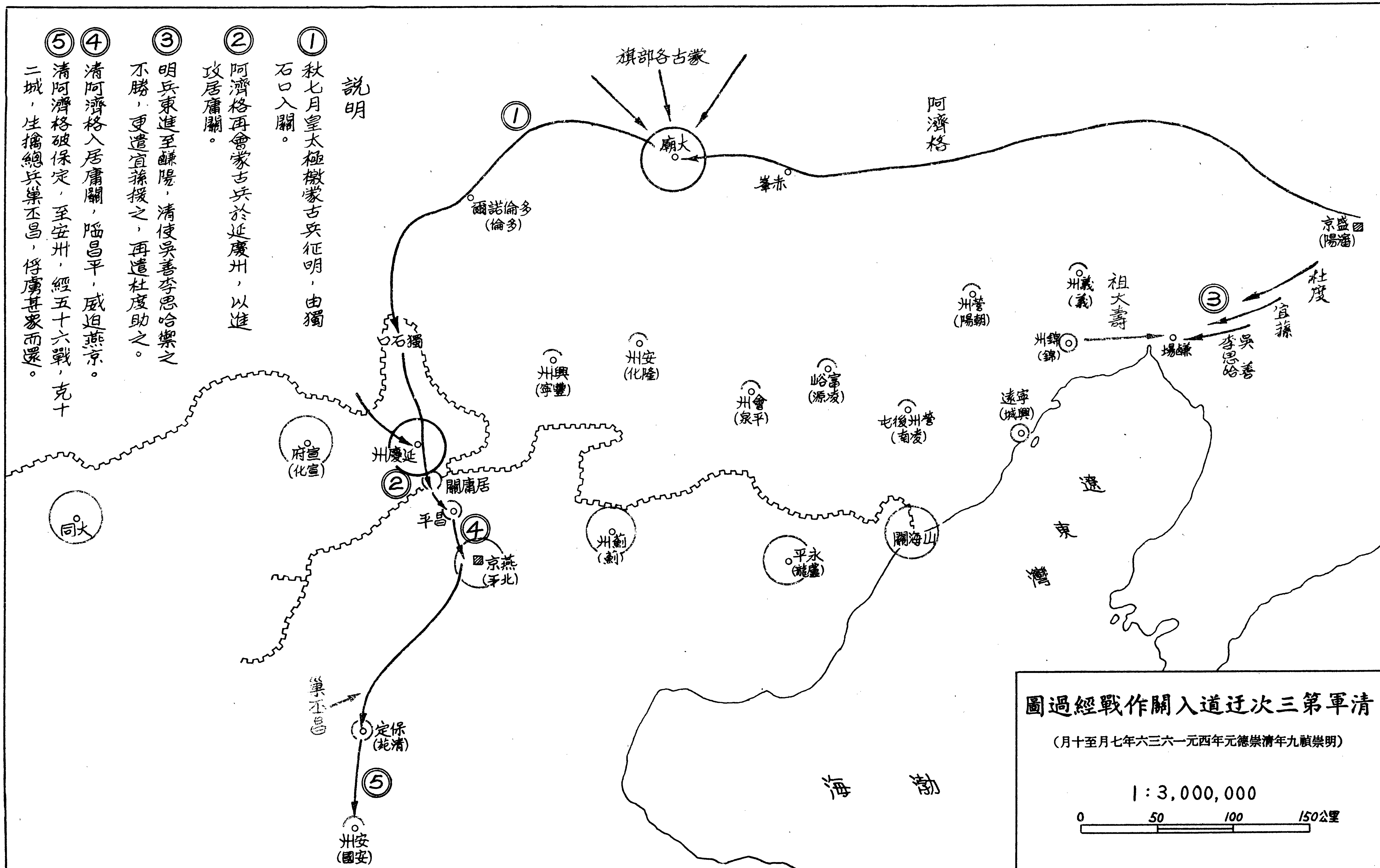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六三一年八月至十月）

附圖十五—六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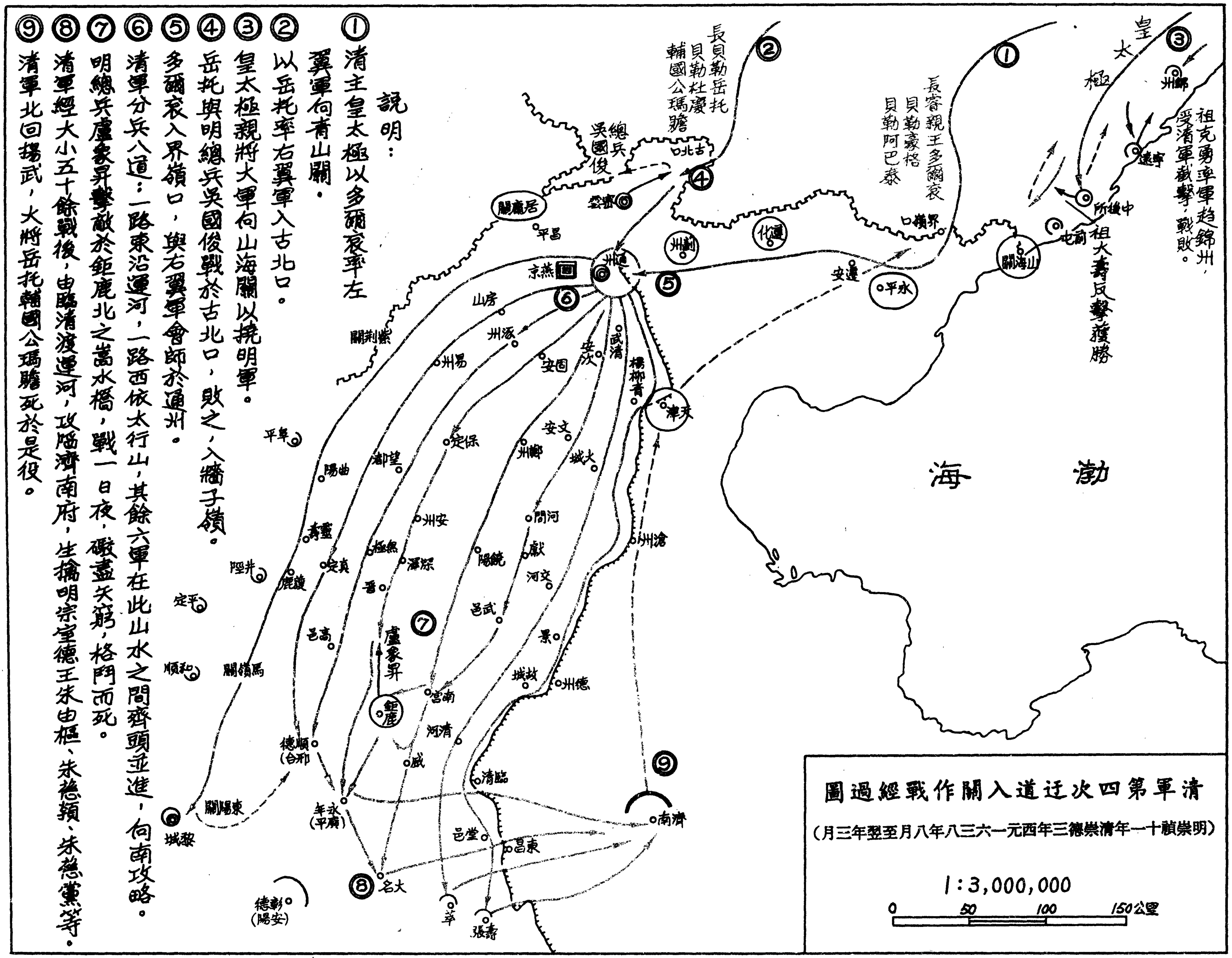

清兵迂道入關作戰地區地形概見圖
(西元一六四〇年)
1:8,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盛京
錦州
寧遠
山海關
萬全
宣府
居庸
薊州
歸化
得勝堡
保安
燕京
通州
殺虎
大同
陽和
涿州
紫荊
應
雁門
肅州(酒泉)
甘州
(張掖)
寧夏
榆林
黃
河
安定
綏德
延州
真定
太
行
山
順德
臨清
濟南
廣平
(邢台)
大名
東昌
(聊城)
彰德
登州
渤
海
黃
海
東
海
固原
韓城
蒲州
臨洮
平涼
汜水
陝州
潼關
隴州
鳳翔
咸陽
滎陽
歸德
秦州(天水)
華州
雒南
陳州
淮河
渭
水
商州
鳳陽
潁州
新蔡
固始
應天
(南京)
漢中
光化
廬州
襄陽
潛山
無為
長
廬江
羅田
安慶
江
太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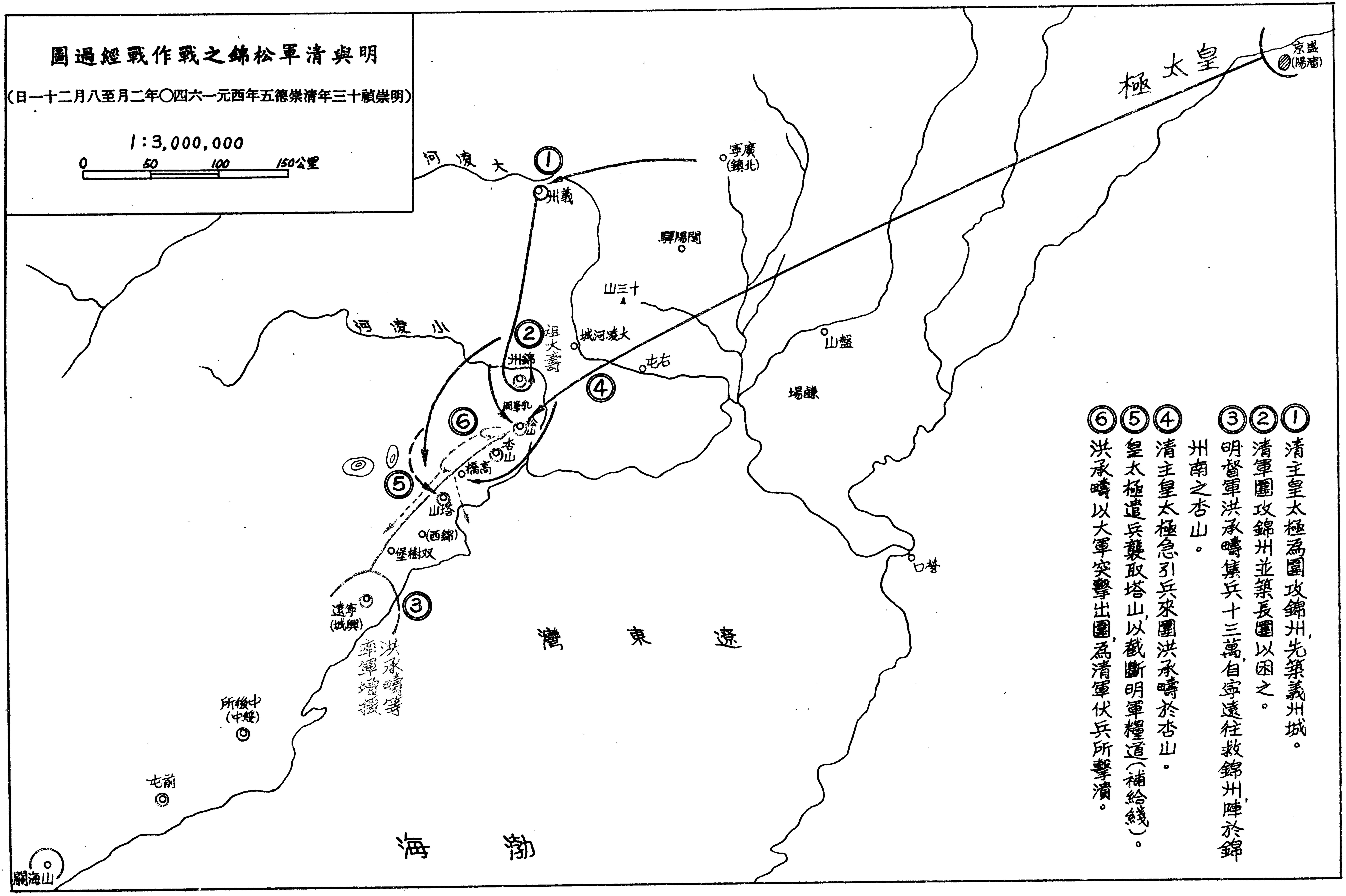

皇太極第二次迂道入關作戰經過圖
(明崇禎七年後金天聰八年西元一六三四年七月至閏八月)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納里特河
開魯
遼河
西喇木倫河
皇太極
多倫諾爾
一部
赤峯
獨石口
龍門口
龍門關
張家口
宣府(宣化)
崇禮
殺虎口
得勝堡
陽高(和陽)
大同
保安(涿鹿)
居庸關
平朔(右玉)
應州
朔州(朔)
雁門關
紫荊關
保定
燕京
永定河
灤河
薊州
永平(盧龍)
山海關
寧遠
錦州
興州
安州
會州
富峪
後營七
大凌河
小凌河
營州
義州
彰武
瀋陽
遼東灣
渤海
阿濟格
陳洪範
京師戒嚴命丁魁楚援邊
九世威

附圖十五—六二四


說明
①秋七月皇太極檄蒙古兵征明，由獨石口入關。
②阿濟格再會蒙古兵於延慶州，以進攻居庸關。
③明兵東進至蘇陽，清使吳善李思哈禦之不勝，更遣宜蓀援之，再遣杜度助之。
④清阿濟格入居庸關，陷昌平，威迫燕京。
⑤清阿濟格破保定，至安州，經五十六戰，克十二城，生擒總兵巢丕昌，俘虜甚衆而還。
蒙古各部旗
大廟
赤峰
阿濟格
多倫諾爾
(多倫)
盛京
(瀋陽)
杜度
宜蓀
吳善
李思哈
祖大壽
義州
(義)
營州
(朝陽)
錦州
(錦)
蘇場
興州
(寧豐)
安州
(隆化)
會州
(平泉)
富峪
(凌源)
營州後屯
(凌南)
寧遠
(興城)
獨石口
延慶州
宣府
(宣化)
居庸關
昌平
燕京
(北平)
大同
薊州
(薊)
永平
(盧龍)
山海關
遼東灣
渤海
巢丕昌
保定
(清苑)
安州
(安國)
清軍第三次迂道入關作戰經過圖
(明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西元一六三六年七月至十月)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十五—六二五


清軍第四次迂道入關作戰經過圖
(明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西元一六三八年八月至翌年三月)
說明：
①清主皇太極以多爾袞率左翼軍向青山關。
②以岳托率右翼軍入古北口。
③皇太極親將大軍向山海關以挑明軍。
④岳托與明總兵吳國俊戰於古北口，敗之，入牆子嶺。
⑤多爾袞入界嶺口，與右翼軍會師於通州。
⑥清軍分兵八道：一路東沿運河，一路西依太行山，其餘六軍在此山水之間齊頭並進，向南攻略。
⑦明總兵盧象昇擊敵於鉅鹿北之嵩水橋，戰一日夜，礮盡矢窮，格鬥而死。
⑧清軍經大小五十餘戰後，由臨清渡運河，攻陷濟南府，生擒明宗室德王朱由樞、朱慈類、朱慈黨等。
⑨清軍北回揚武，大將岳托輔國公瑪瞻死於是役。
長貝勒岳托
貝勒杜度
輔國公瑪瞻
長睿親王多爾袞
貝勒豪格
貝勒阿巴泰
總兵吳國俊
皇太極
祖克勇率軍趨錦州，受清軍截擊，戰敗。
祖大壽反擊獲勝
錦州
寧遠
中後所
前屯
山海關
界嶺口
遷化
薊州
古北口
密雲
居庸關
昌平
燕京
通州
遷安
永平
房山
涿州
紫荊關
易州
固安
安次
武清
楊柳青
天津
保定
文安
鄚州
大城
河間
滄州
望都
曲陽
阜平
靈壽
真定
安州
無極
深澤
晉
饒陽
獻
交河
井陘
獲鹿
平定
高邑
武邑
景
故城
德州
和順
馬嶺關
盧象昇
鉅鹿
南宮
清河
威
順德(邢台)
永年(廣平)
東陽關
黎城
臨清
濟南
堂邑
東昌
大名
莘
壽張
彰德(安陽)
渤海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明與清軍松錦之戰作戰經過圖
(明崇禎十三年清崇德五年西元一六四〇年二月至八月二十一日)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大凌河
義州
廣寧(北鎮)
閭陽驛
十三山
大凌河城
小凌河
錦州
祖大壽
右屯
松山
杏山
高橋
塔山
(錦西)
双樹堡
寧遠(興城)
洪承疇等率軍增援
中後所(綏中)
前屯
山海關
遼東灣
渤海
盤山
鹽場
營口
盛京(瀋陽)
皇太極
①清主皇太極為圍攻錦州，先築義州城。
②清軍圍攻錦州並築長圍以困之。
③明督軍洪承疇集兵十三萬，自寧遠往救錦州，陣於錦州南之杏山。
④清主皇太極急引兵來圍洪承疇於杏山。
⑤皇太極遣兵襲取塔山，以截斷明軍糧道(補給線)。
⑥洪承疇以大軍突擊出圍，為清軍伏兵所擊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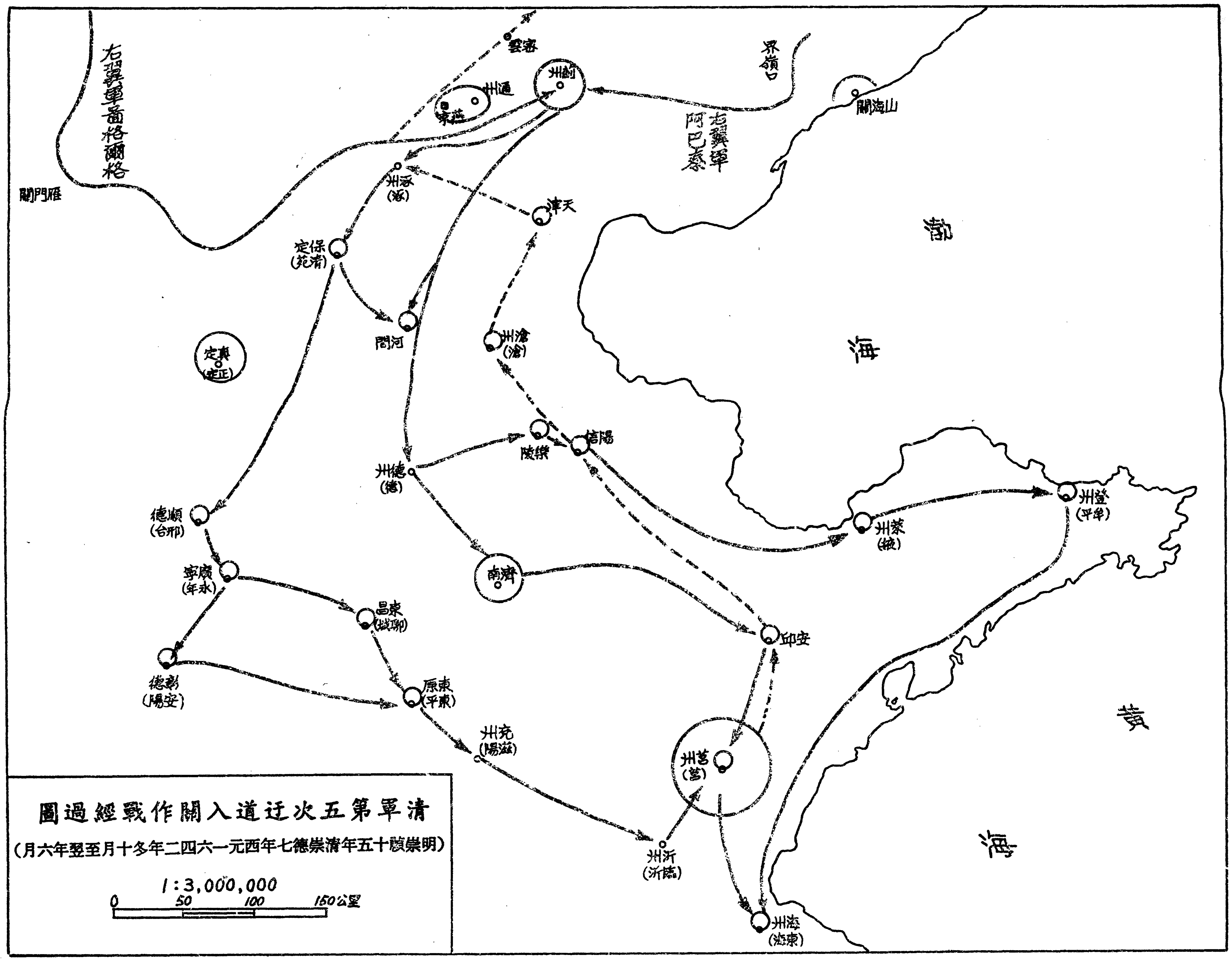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六二六



明軍與清軍松山戰鬥經過圖

(西元一六四一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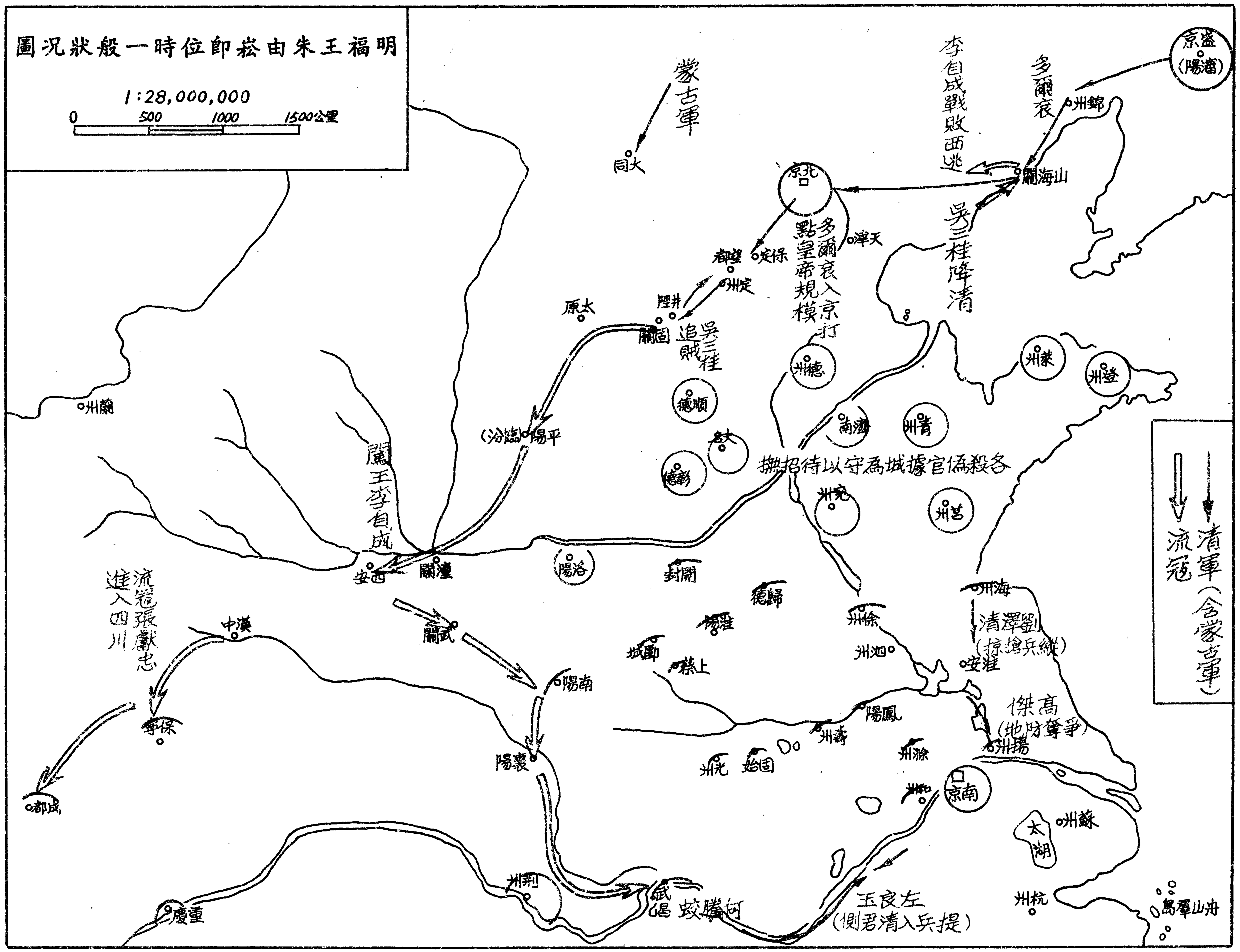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六二八



清軍第五次迂道入關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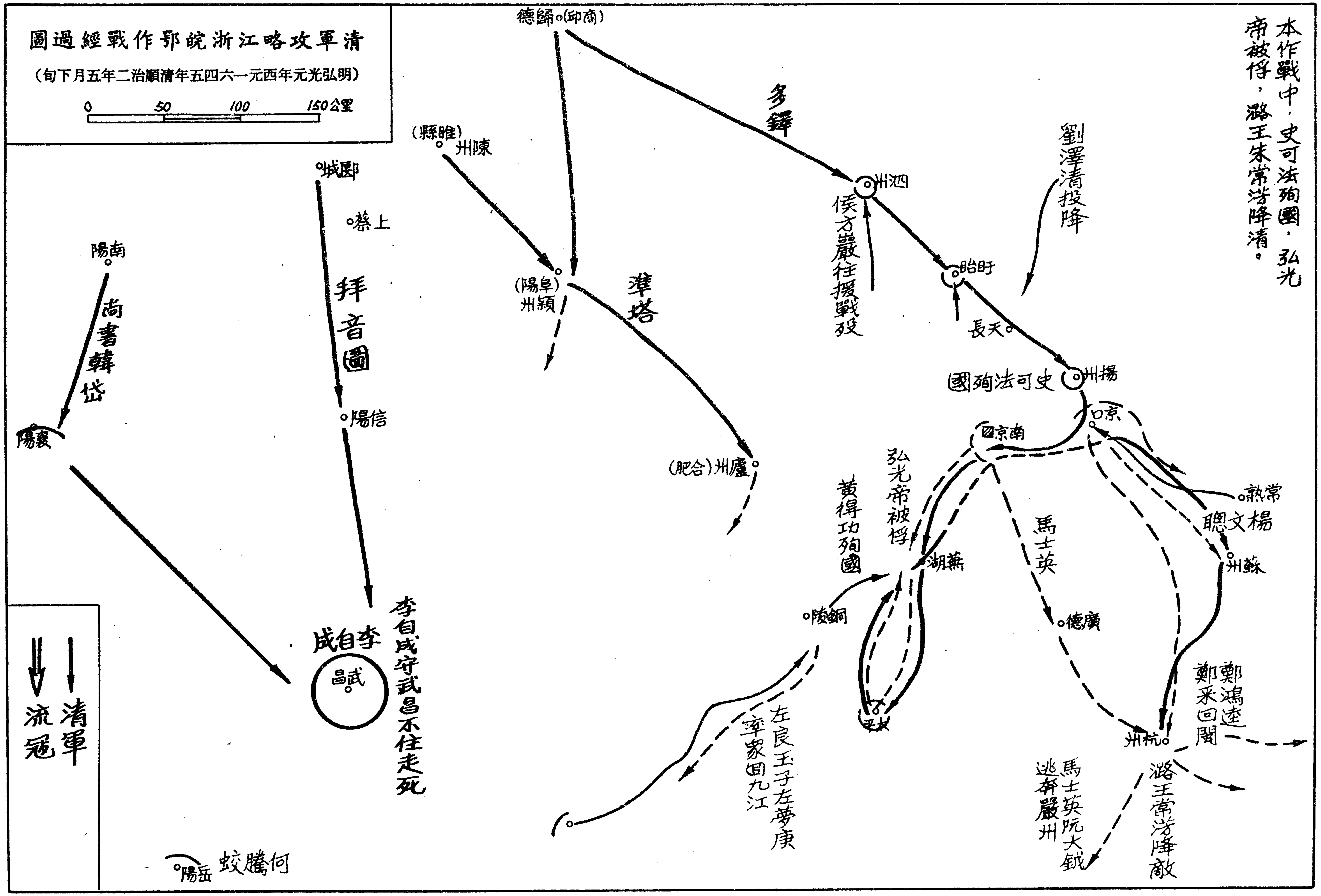
(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西元一六四二年冬十月至翌年六月)

附圖十五—六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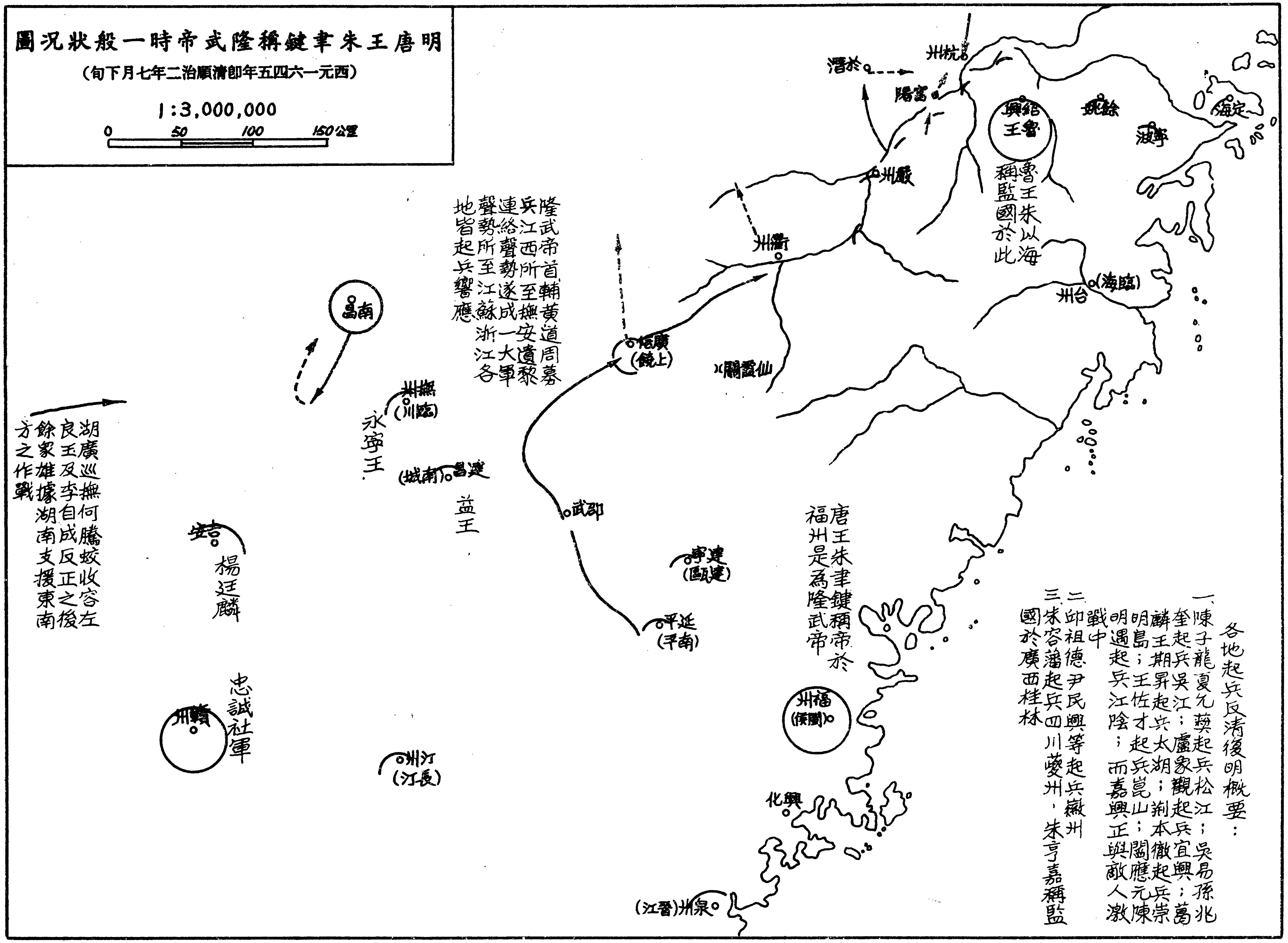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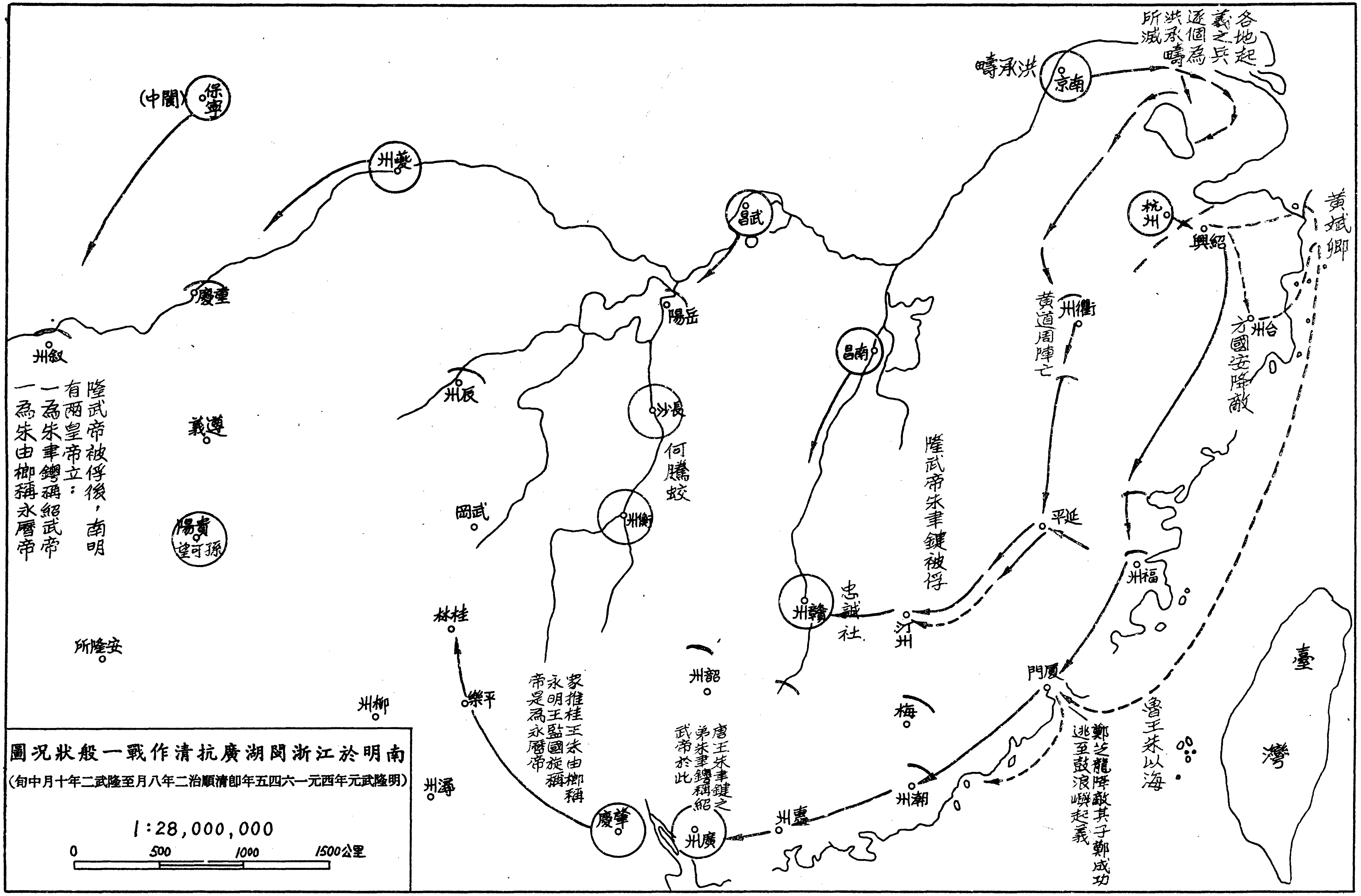
明福王朱由崧即位時一般狀況圖
1:28,000,000
0 500 1000 1500公里
蒙古軍
大同
北京
盛京(瀋陽)
錦州
山海關
多爾袞
李自成戰敗西逃
吳三桂降清
天津
保定
望都
定州
井陘
固關
太原
吳三桂追賊
多爾袞入京打點皇帝規模
德州
順德
大名
彰德
各殺偽官據城為守以待招撫
濟南
青州
萊州
登州
兗州
莒州
蘭州
平陽(臨汾)
闖王李自成
西安
潼關
洛陽
開封
歸德
睢州
徐州
海州
邳州
淮安
劉澤清(掠搶兵縱)
流寇張獻忠進入四川
漢中
武關
南陽
郾城
上蔡
保寧
成都
襄陽
鳳陽
壽州
高傑(地財爭奪)
揚州
光州
固始
滁州
和州
南京
蘇州
太湖
杭州
舟山羣島
荊州
武昌
重慶
何騰蛟
左良玉(提兵入清君側)
清軍(含蒙古軍)
流寇

附圖十五—六三〇



清軍攻略江浙皖鄂作戰經過圖
(明弘光元年西元一六四五年清順治二年五月下旬)
0 50 100 150公里
本作戰中，史可法殉國，弘光帝被俘，潞王朱常淓降清。
歸德(商邱)
陳州(睢縣)
郾城
上蔡
南陽
襄陽
信陽
潁州(阜陽)
盧州(合肥)
泗州
盱眙
天長
揚州
京口
南京
常熟
蘇州
蕪湖
銅陵
廣德
杭州
武昌
岳陽
多鐸
劉澤清投降
侯方巖往援戰歿
準塔
拜音圖
尚書韓岱
李自成
李自成守武昌不住走死
史可法殉國
弘光帝被俘
黃得功殉國
馬士英
楊文聰
鄭鴻逵鄭采回閩
左良玉子左夢庚率家由九江
馬士英阮大鋮逃奔嚴州
潞王常淓降敵
何騰蛟
清軍
流寇

明唐王朱聿鍵稱隆武帝時一般狀況圖
(西元一六四五年即清順治二年七月下旬)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杭州
於潛
富陽
紹興
魯王
餘姚
寧波
定海
嚴州
魯王朱以海稱監國於此
衢州
臺州(臨海)
隆武帝首輔黃道周募兵江西所至撫安遺黎連絡聲勢遂成一大軍聲勢所至江蘇浙江各地皆起兵響應
廣信(上饒)
仙霞關
南昌
撫州(臨川)
永寧王
建昌(南城)
益王
邵武
湖廣巡撫何騰蛟收容左良玉及李自成反正之後餘家雄據湖南支援東南方之作戰
吉安
楊廷麟
建寧(建甌)
延平(南平)
唐王朱聿鍵稱帝於福州是為隆武帝
忠誠社軍
贛州
汀州(長汀)
福州(閩侯)
興化
泉州(晉江)
各地起兵反清復明概要：
一、陳子龍夏允彝起兵松江；吳易孫兆奎起兵吳江；盧象觀起兵宜興；葛麟王期昇起兵太湖；荊本徹起兵崇明島；王佐才起兵崑山；閻應元陳明遇起兵江陰；而嘉興正與敵人激戰中
二、邱祖德尹民興等起兵徽州
三、朱容藩起兵四川夔州，朱亨嘉稱監國於廣西桂林



南明於江浙閩湖廣抗清作戰一般狀況圖

(明隆武元年西元一六四五年即清順治二年八月至隆武二年十月中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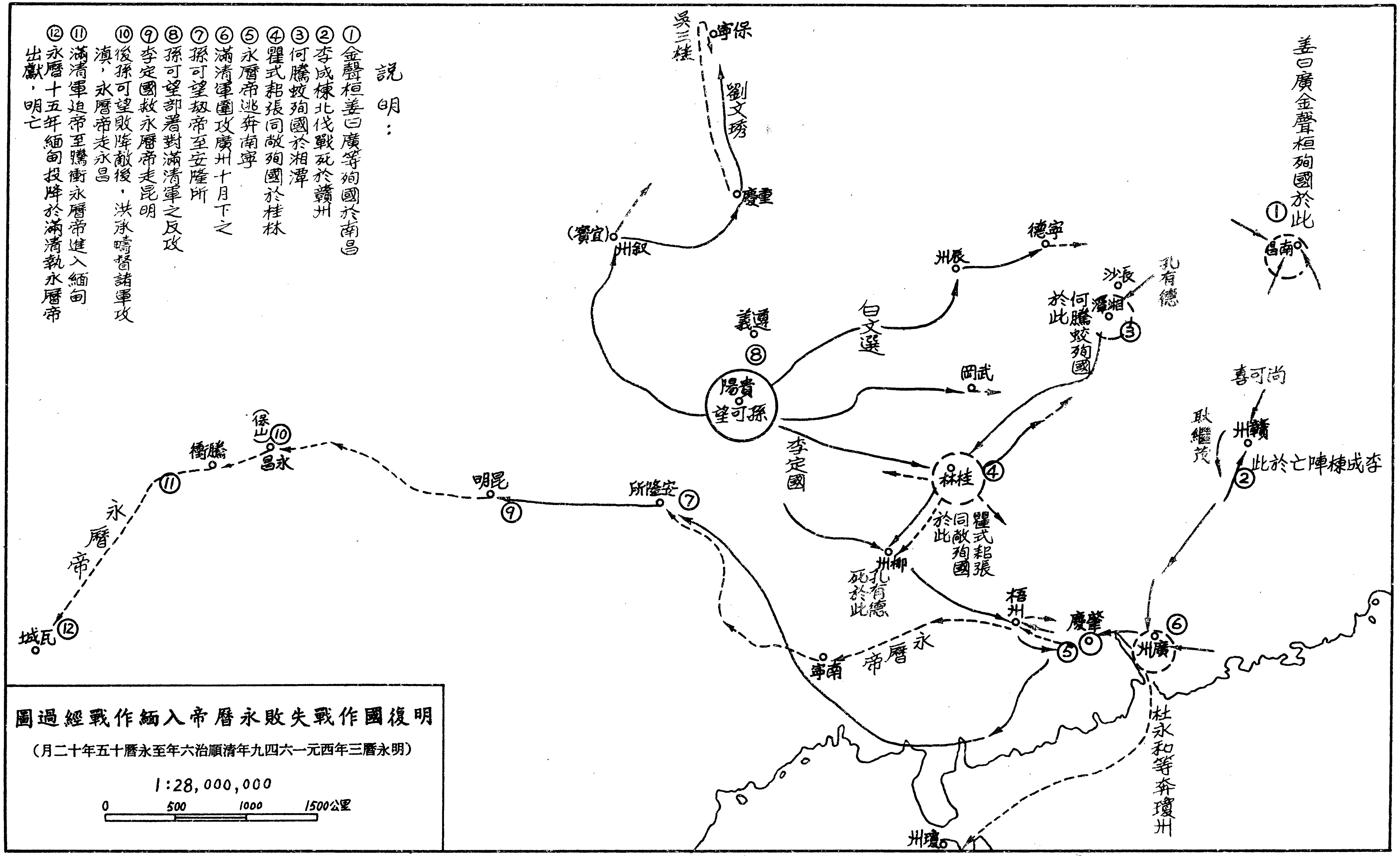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六八三—三



明永曆帝復國運動恢復曙光之形勢圖

(永曆元年西元一六四七年清順治四年正月至五年八月)

附圖十五—六三四



明復國作戰失敗永曆帝入緬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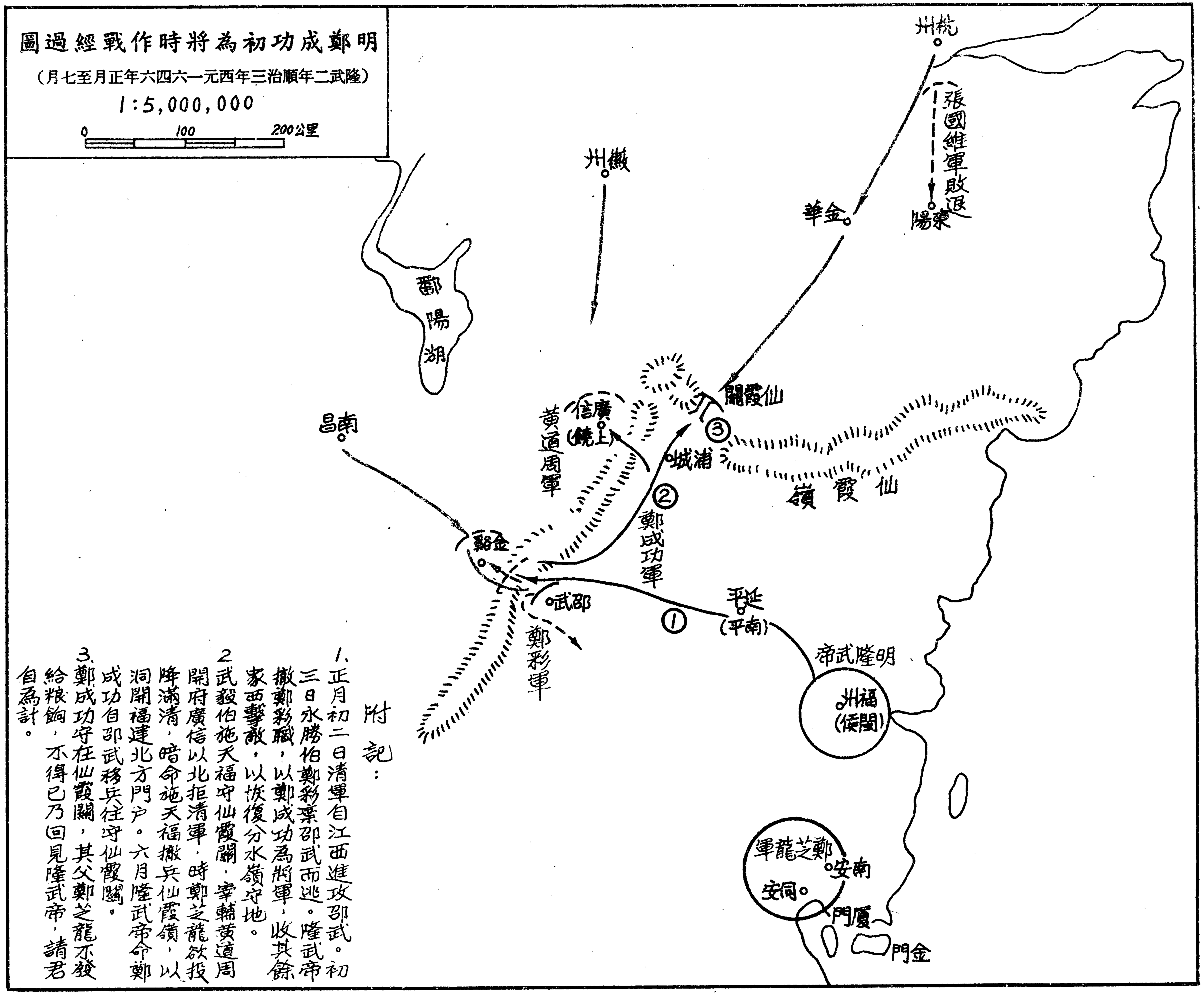
(明永曆三年西元一六四九年清順治六年至永曆十五年十二月)

明鄭成功初為將時作戰經過圖

(隆武二年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年正月至七月)

1:5,000,000

0 100 2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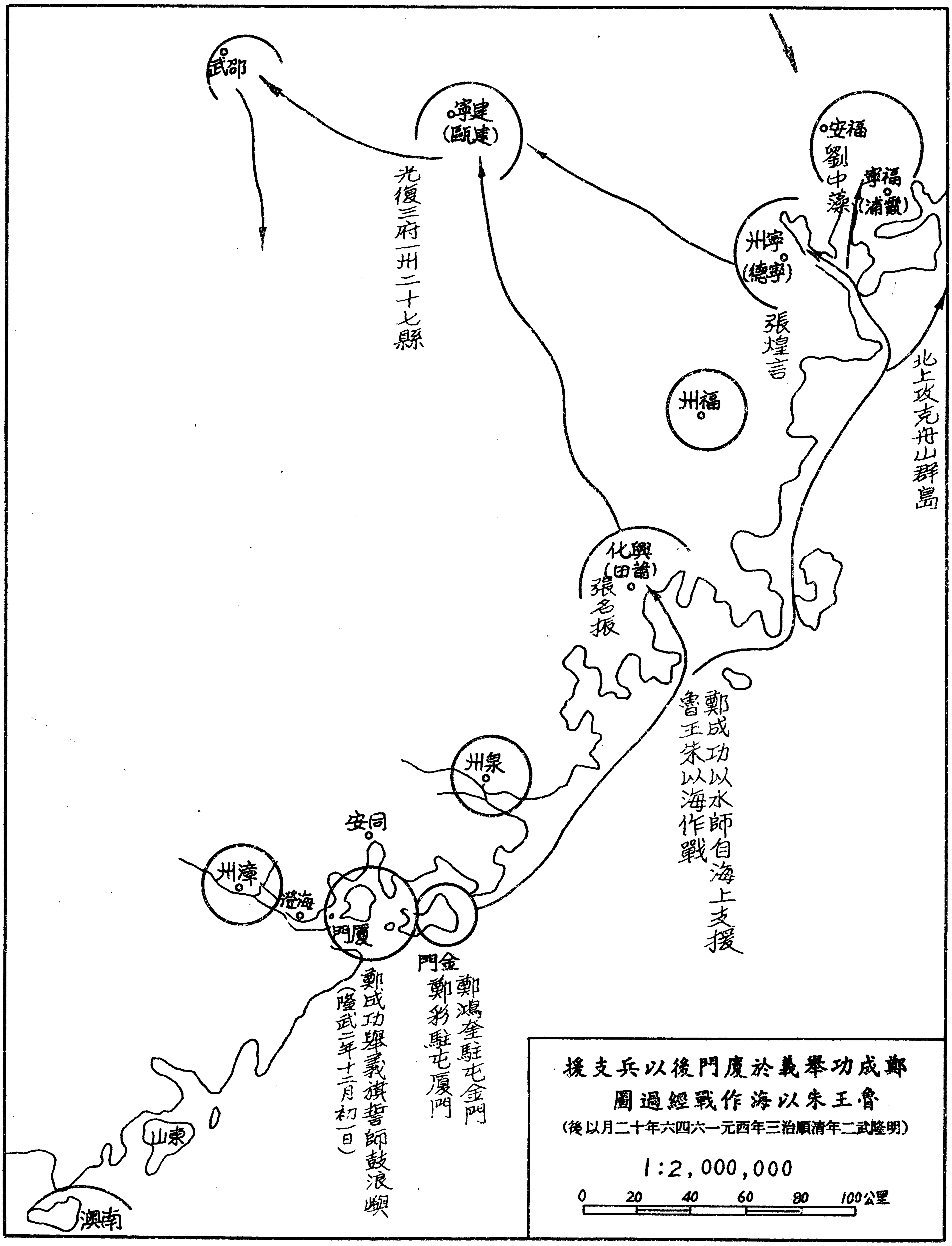


附記：

1. 正月初二日清軍自江西進攻邵武。初三日永勝伯鄭彩棄邵武而逃。隆武帝撤鄭彩職，以鄭成功為將軍，收其餘家西擊敵，以恢復分水嶺守地。


2. 武毅伯施天福守仙霞關，寧輔黃道周開府廣信以北拒清軍。時鄭芝龍欲投降滿清，暗命施天福撤兵仙霞嶺，以洞開福建北方門户。六月隆武帝命鄭成功自邵武移兵往守仙霞關。

3. 鄭成功守在仙霞關，其父鄭芝龍不發給粮餉，不得已乃回見隆武帝，請君自為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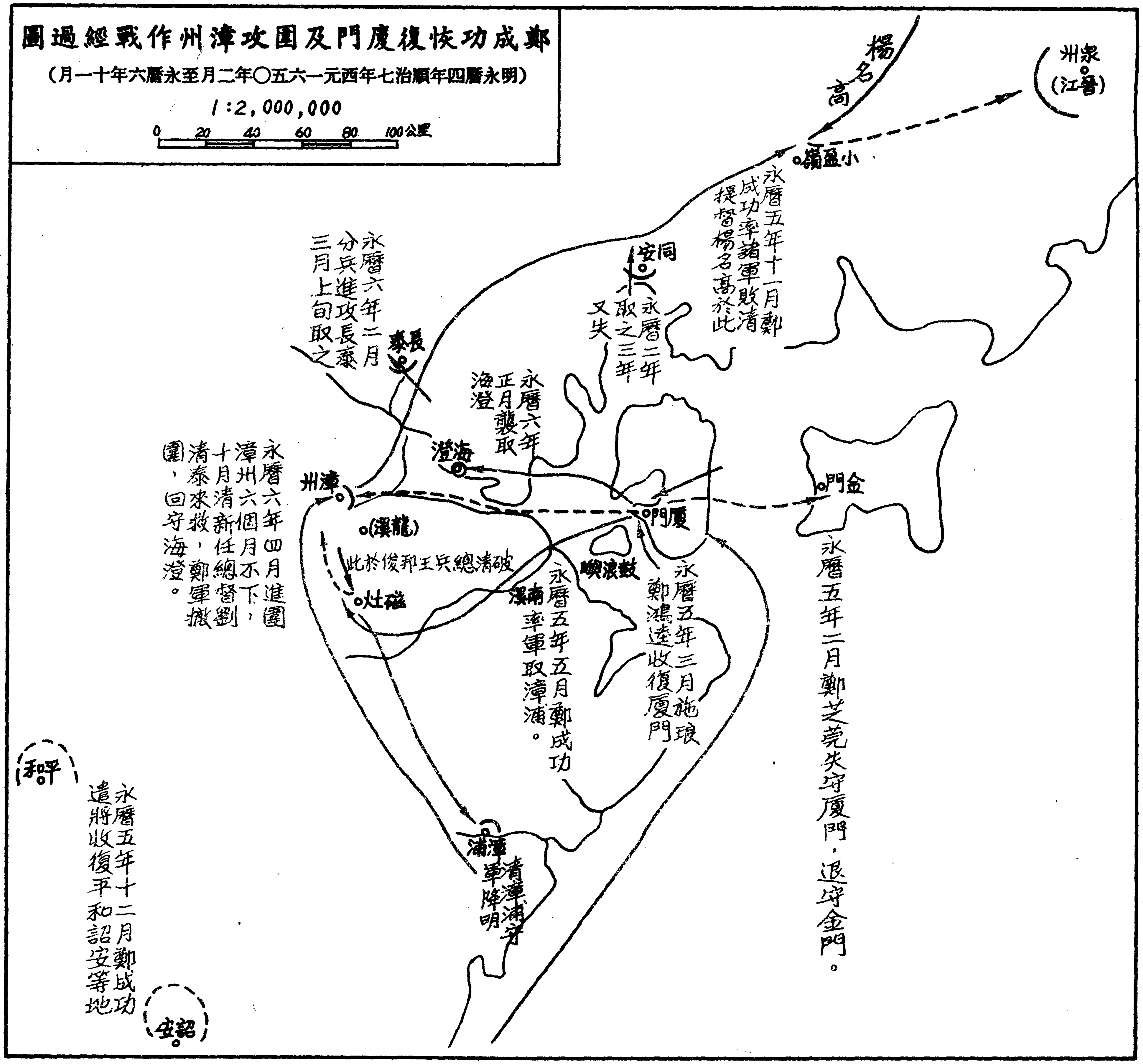
鄭成功舉義於廈門後以兵支援魯王朱以海作戰經過圖
(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年十二月以後)

附圖十五—六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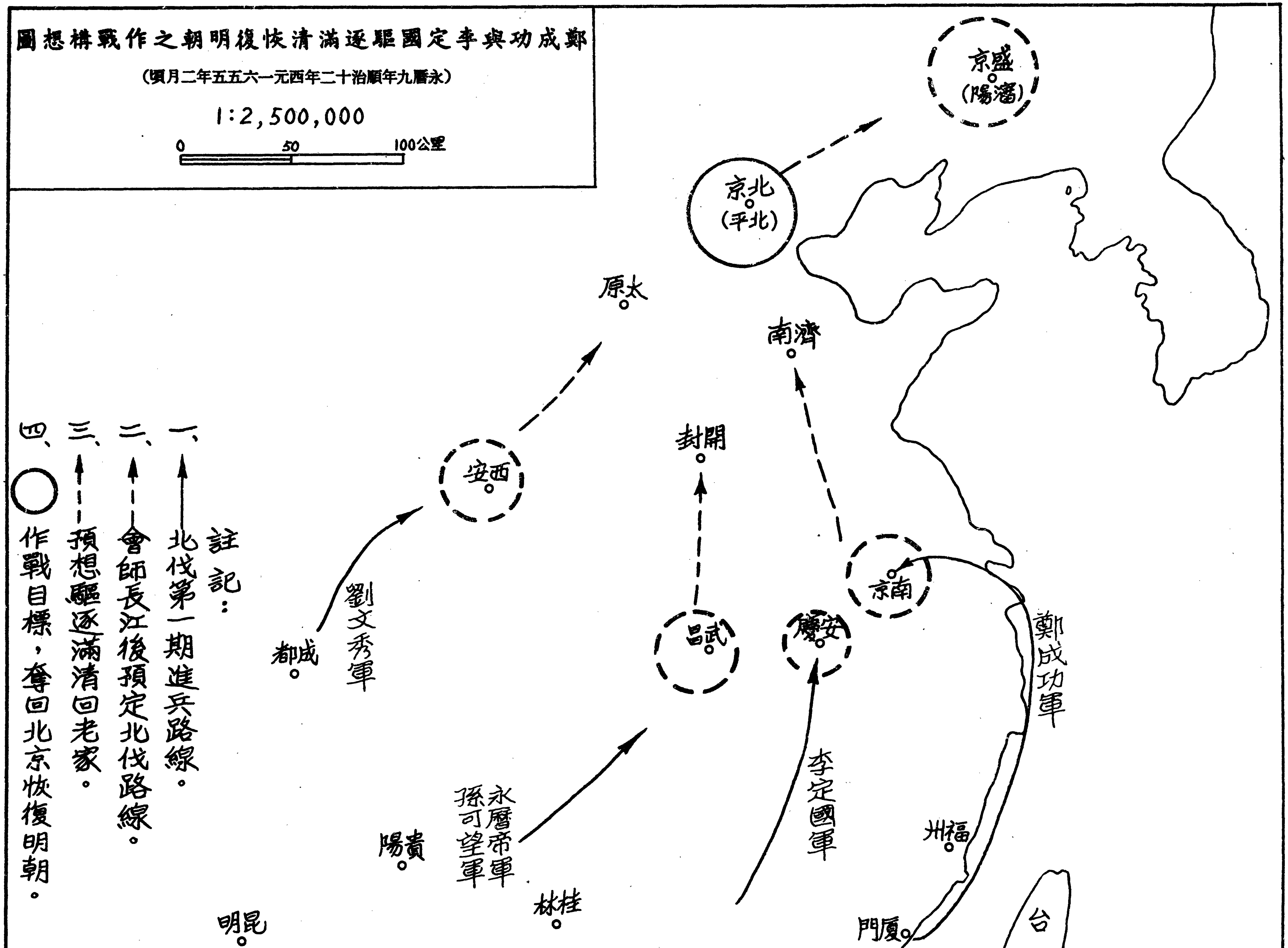
鄭成功支援李定國作戰經過圖
(永曆四年西元一六五〇年十一月至翌年三月間)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永曆四年順治七年西元一六五〇年清派尚可喜耿繼茂率大軍四萬進攻廣州
廣州
西寧王李定國軍向鄭成功求援
惠州
(惠陽)
揭陽
潮州
(潮安)
十二月初至此命施琅與鄭鴻逵回救金門廈門基地
鄭軍主力
鄭軍一部
南澳
東山
銅山
於永曆四年閏十一月南下
鄭成功軍
漳州
(龍溪)
同安
廈門
金門
永曆五年二月清軍突襲廈門取之，鄭軍回救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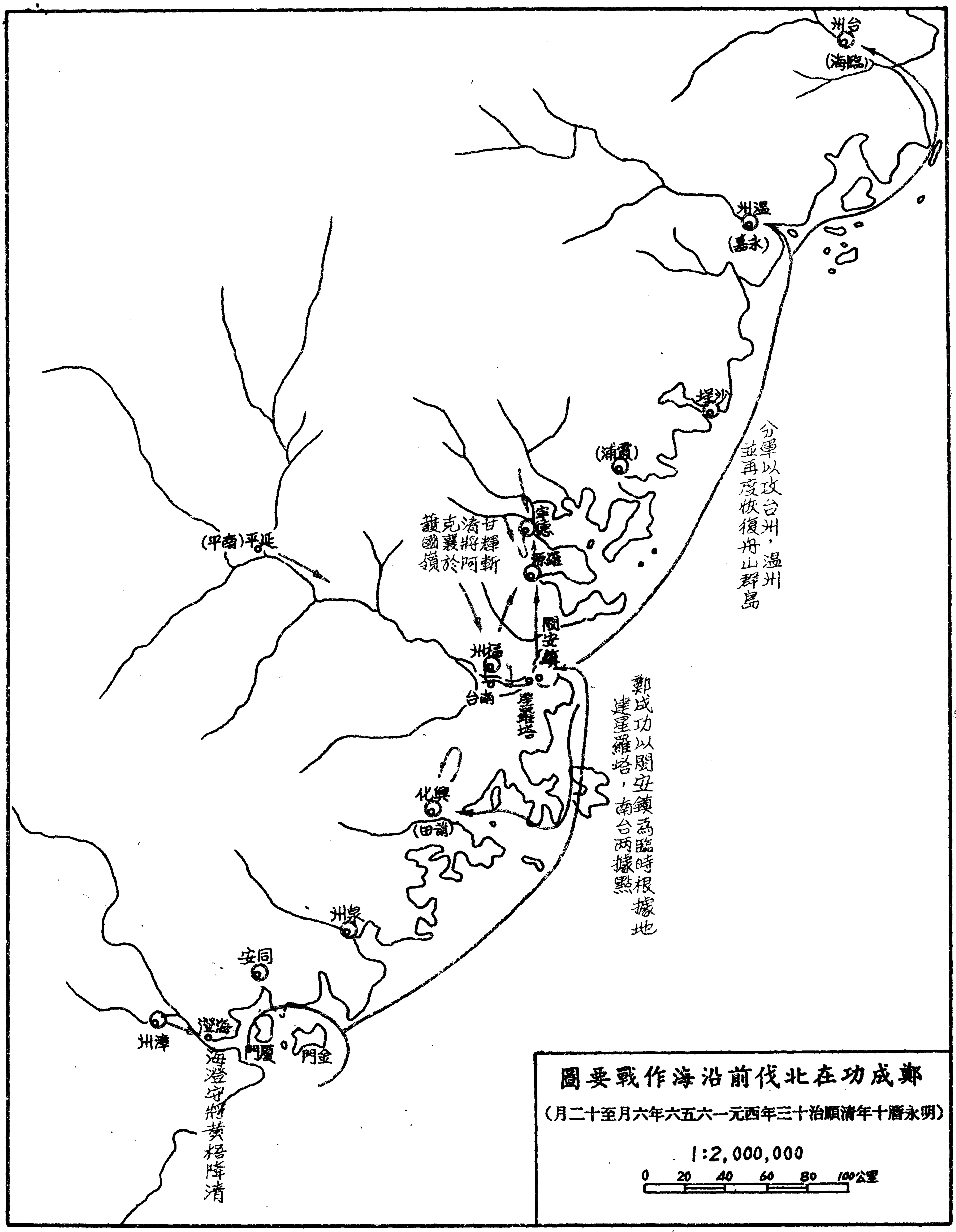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六三八



鄭成功恢復廈門及圍攻漳州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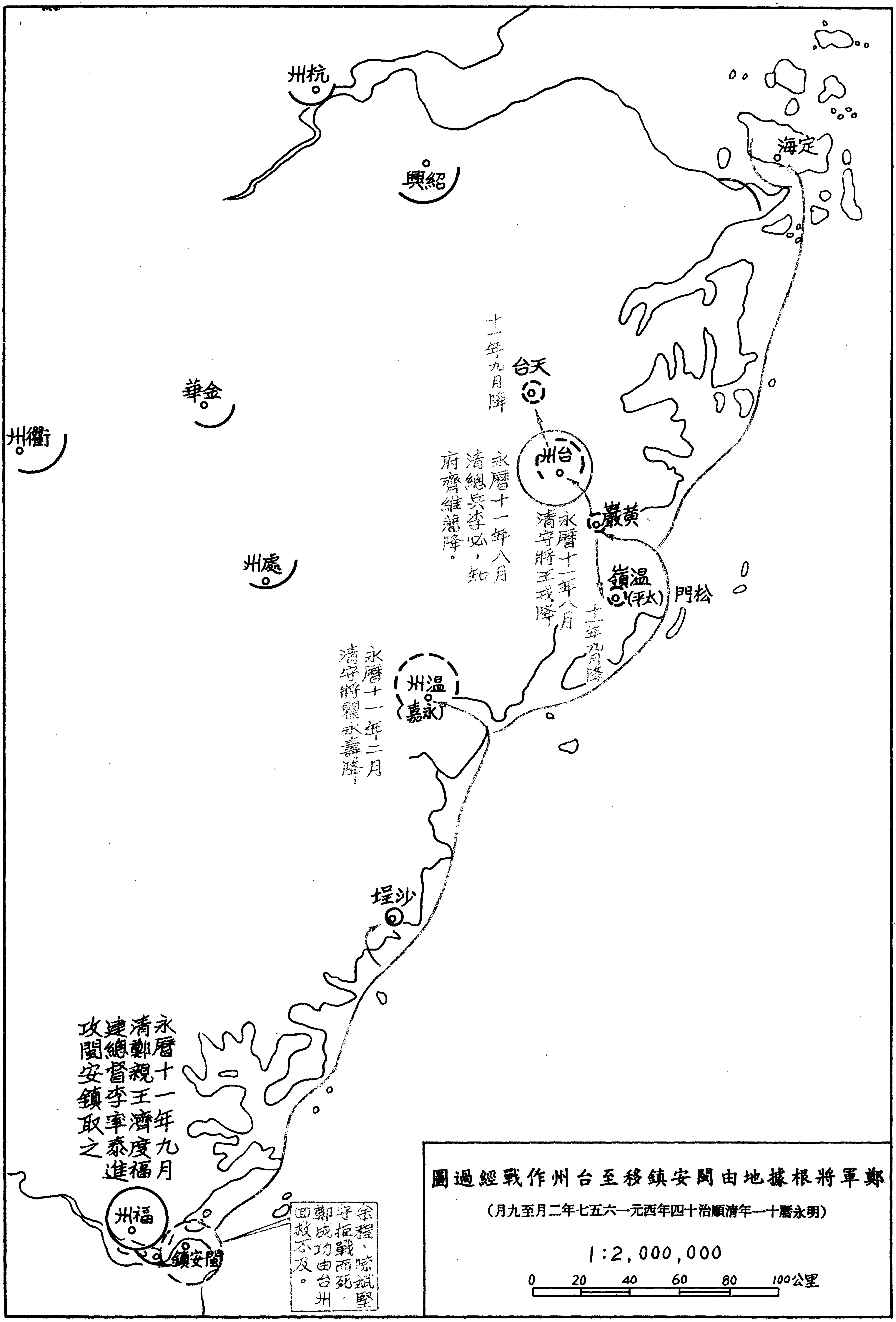
(明永曆四年順治七年西元一六五〇年二月至永曆六年十一月)


鄭成功與李定國驅逐滿清恢復明朝之作戰構想圖
(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二月頃)
1:2,500,000
0 50 100公里
盛京
(瀋陽)
北京
(北平)
太原
濟南
開封
西安
南京
武昌
安慶
成都
劉文秀軍
鄭成功軍
李定國軍
永曆帝軍
孫可望軍
貴陽
桂林
昆明
柳州
廣州
福州
廈門
台灣
註記：
一、北伐第一期進兵路線。
二、會師長江後預定北伐路線。
三、預想驅逐滿清回老家。
四、作戰目標，奪回北京恢復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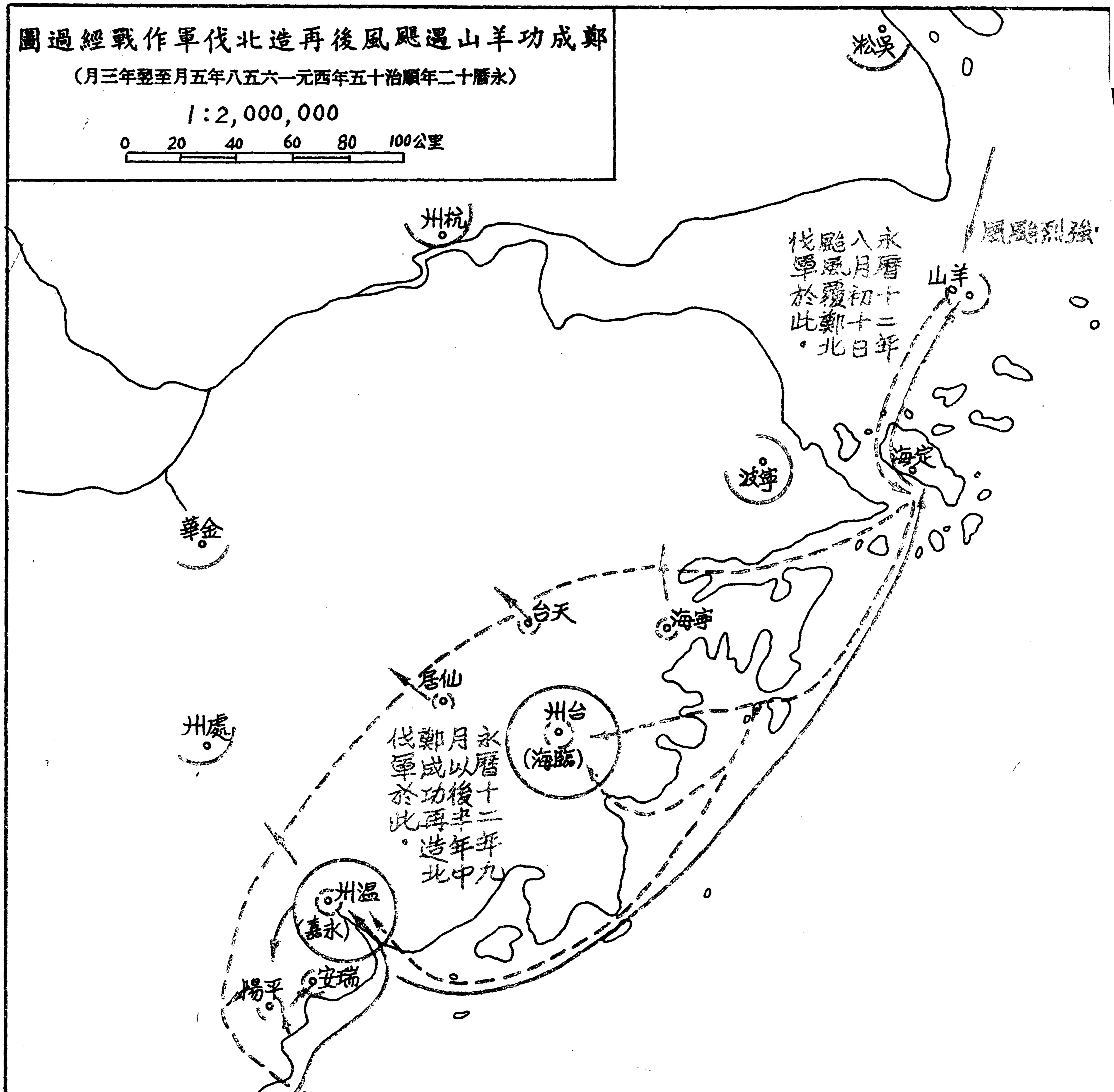
鄭成功在北伐前沿海作戰要圖

(明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西元一六五六年六月至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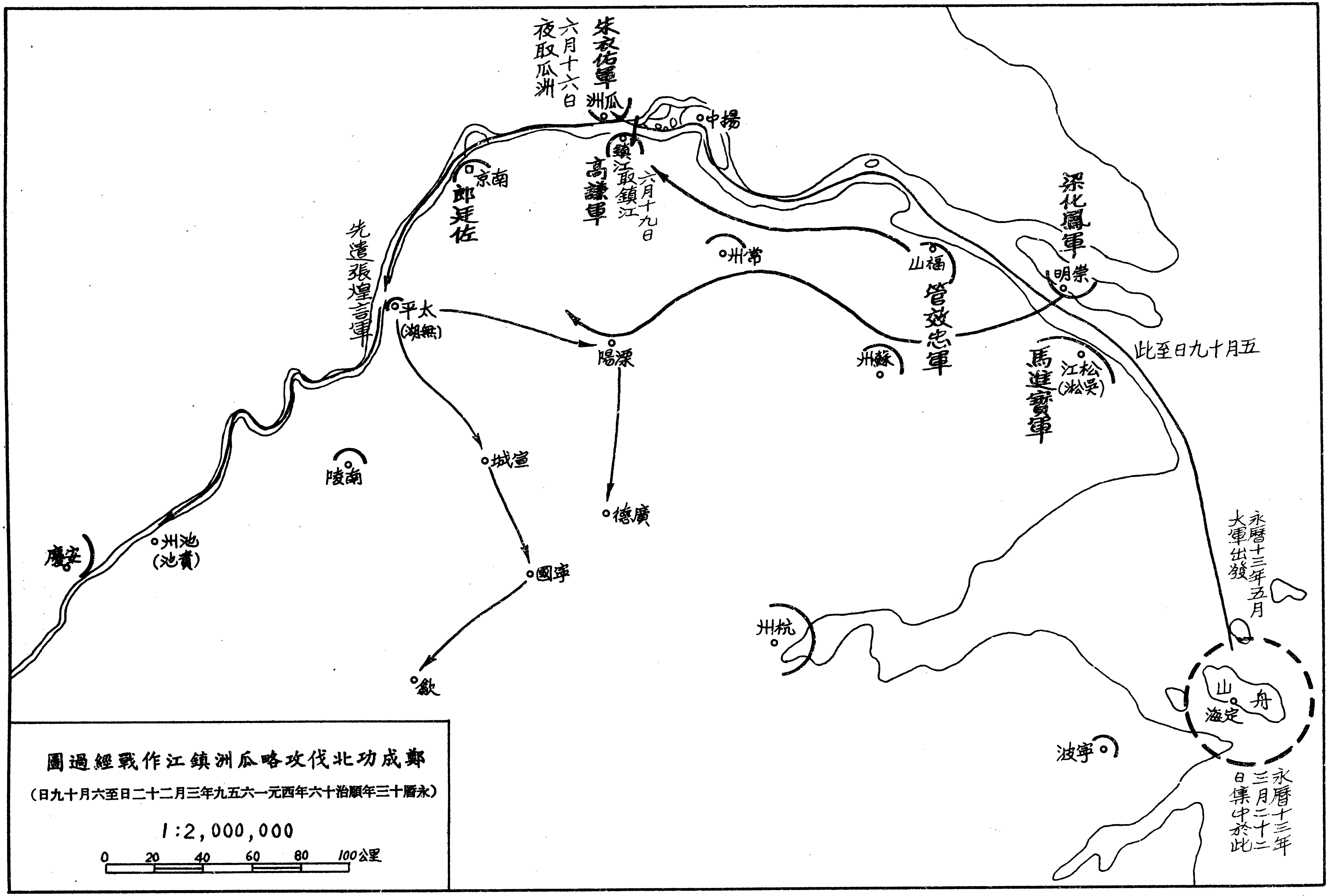
鄭軍將根據地由閩安鎮移至台州作戰經過圖

（明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西元一六五七年二月至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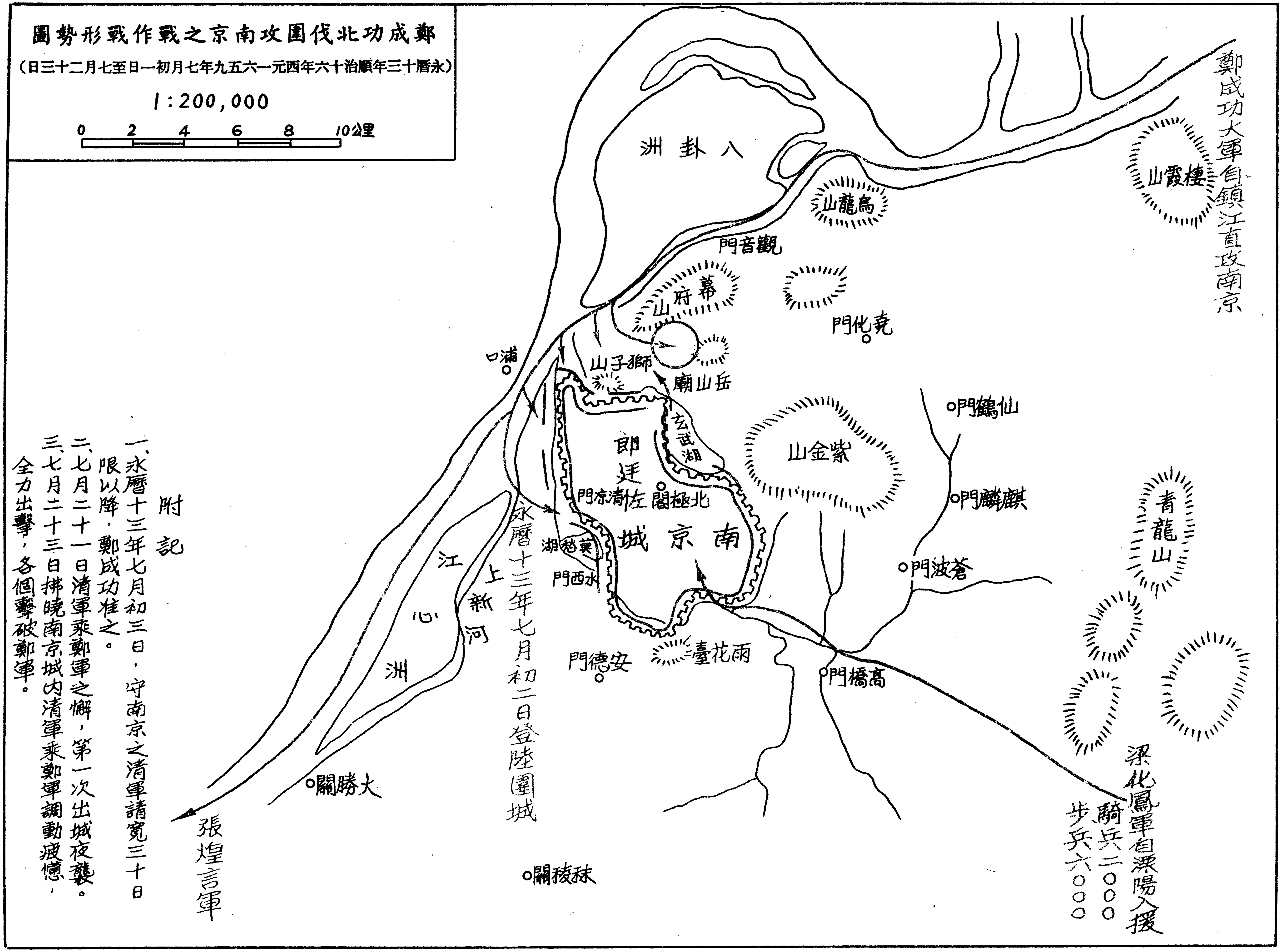
鄭成功羊山遇颶風後再造北伐軍作戰經過圖

(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年五月至翌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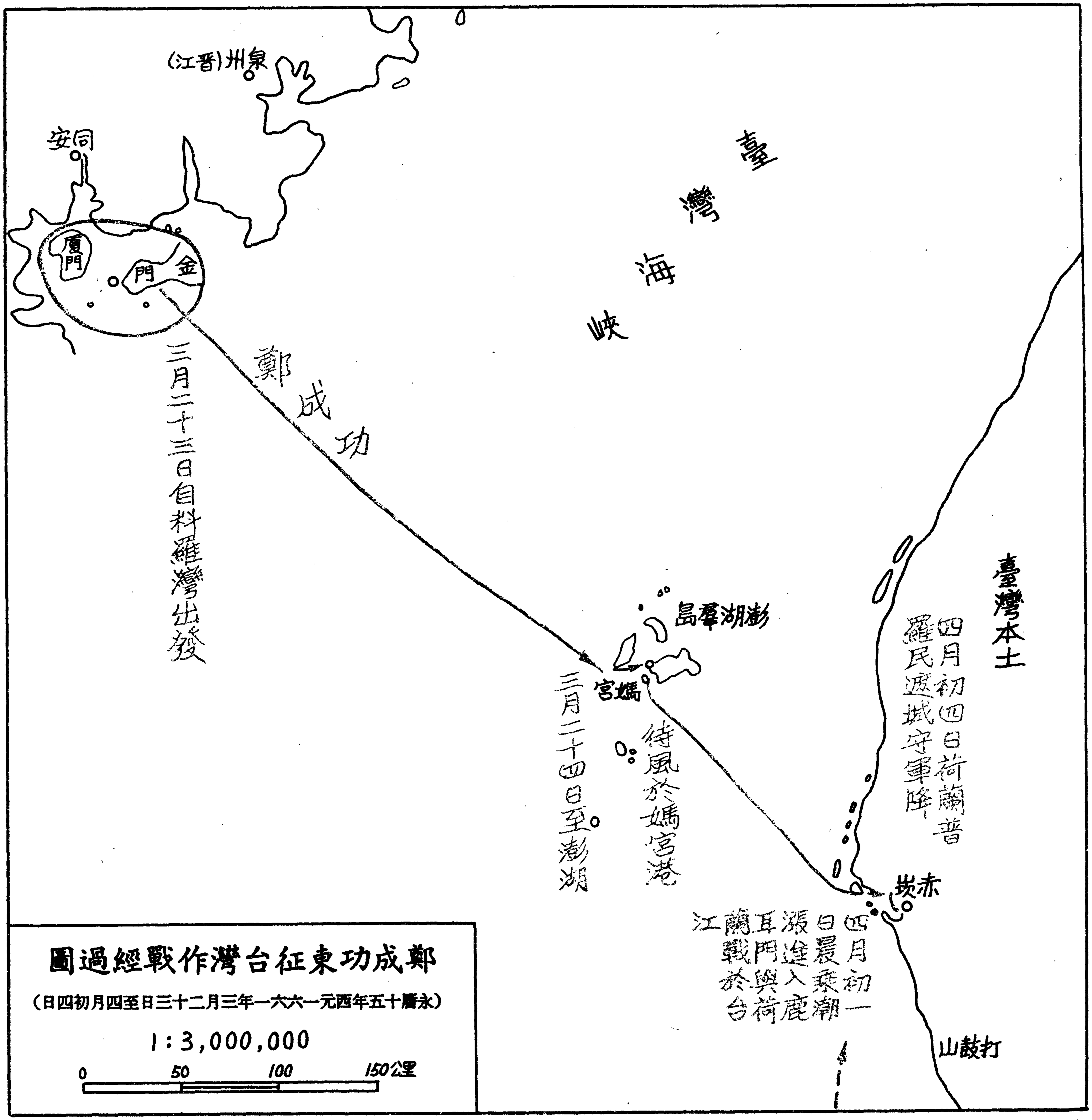


鄭成功北伐攻略瓜洲鎮江作戰經過圖

(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十九日)


鄭成功北伐圍攻南京之戰作戰形勢圖
(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年七月初一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1:200,000
0 2 4 6 8 10公里
八卦洲
烏龍山
棲霞山
觀音門
幕府山
堯化門
獅子山
岳山廟
浦口
仙鶴門
玄武湖
紫金山
郎廷佐
北極閣
清涼門
麒麟門
南京城
莫愁湖
水西門
滄波門
青龍山
江心洲
上新河
雨花臺
安德門
高橋門
大勝關
秣陵關
鄭成功大軍自鎮江直攻南京
永曆十三年七月初二日登陸圍城
張煌言軍
梁化鳳軍自溧陽入援
騎兵二〇〇〇
步兵六〇〇〇
附記
一、永曆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守南京之清軍請寬三十日限以降，鄭成功准之。
二、七月二十一日清軍乘鄭軍之懈，第一次出城夜襲。
三、七月二十三日拂曉南京城內清軍乘鄭軍調動疲憊，全力出擊，各個擊破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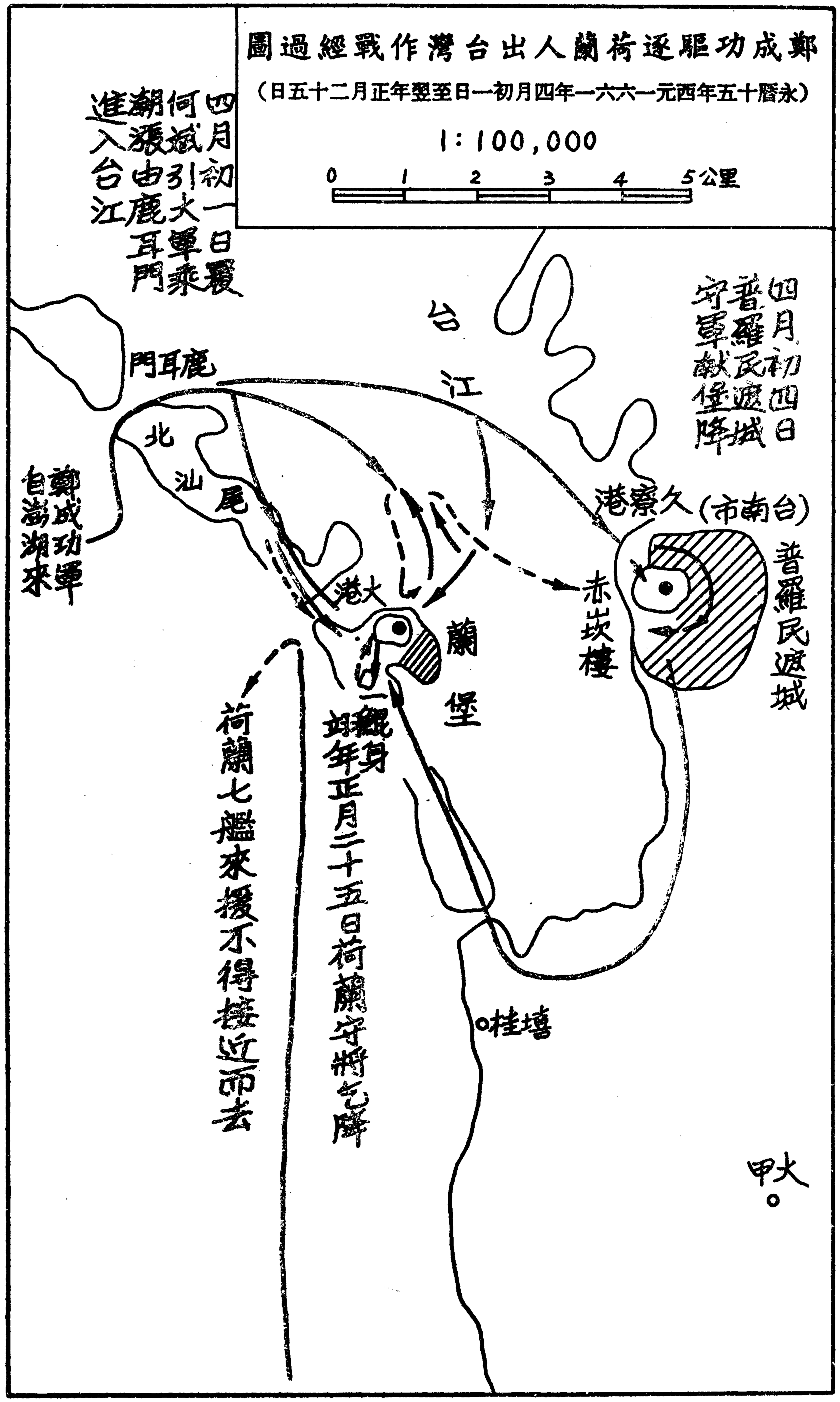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六四五



鄭成功東征台灣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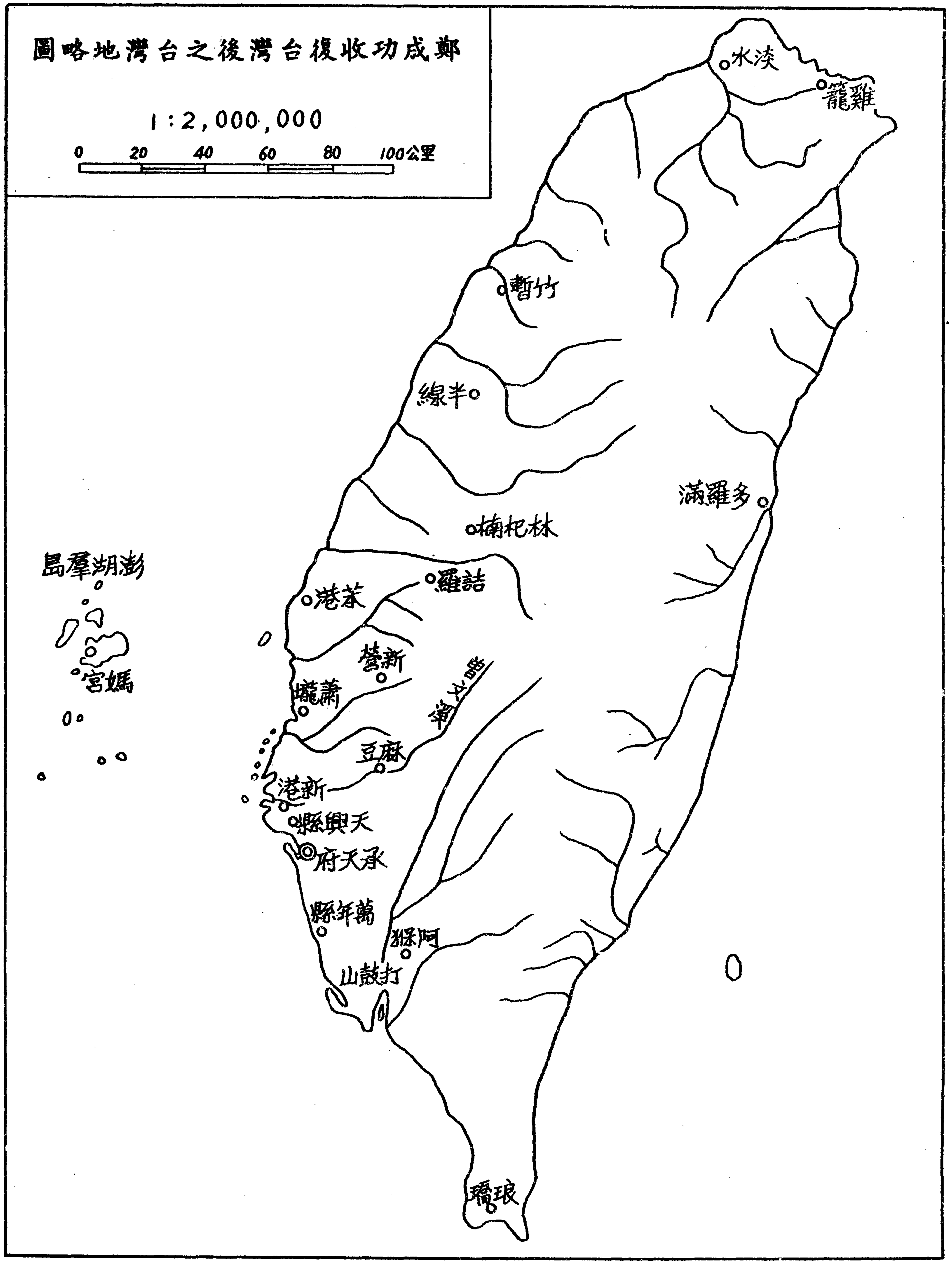
(永曆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初四日)

附圖十五—六四六



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出台灣作戰經過圖
(永曆十五年西元一六六一年四月初一日至翌年正月二十五日)

附圖十五—六四七


鄭成功收復台灣後之台灣地略圖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淡水
雞籠
竹塹
半線
多羅滿
林杞埔
澎湖羣島
媽宮
笨港
諸羅
新營
蕭壠
曾文溪
麻豆
新港
天興縣
承天府
萬年縣
阿猴
打鼓山
瑯嶠

內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十五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15